



天河配

張恨水著

7715.53
第10000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390B

注 意
或 勿 書
損 摺 籍
壞 編 請

張恨水作

天河配

原名歡喜冤家

建中出版社發行

百新書店總經理



自序

本書的故事，大部分是有的，只是書中女主角的下半段演變，與事實相反而已。當這故事發生的時候，我還住在北平見聞逼真，我覺得女子謀職業，實在不易，尤其作伶人，很難逃出社會的黑暗層。而同時又感到青年用非所學，不能吃苦耐勞，雖有學識，也是容易落入陷阱的。這種故事，實在是現成的小說題材，不應該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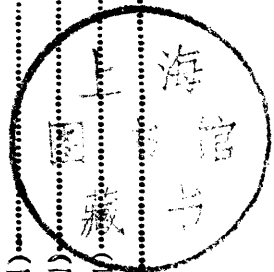
就在這時，潘公展先生在上海辦晨報，約我寫部社會長篇，我就以此篇故事報命取名歡喜冤家。載出之後，頗也蒙社會人士予以不壞的批評。抗戰而後，有人將此書盜印，銷行滬港。書展轉到了重慶，我取了書再看一遍，覺得對男主角的轉變之由，還寫得不夠，因此我重新增訂，改名為天河配，以便更切合戲劇氣氛事實上，他們也正是天河配。意識方面，對「懦夫立」這點，特地加強。而就人情言，也毋寧說這是應有的了。我們作小說問世，不敢說令讀者讀之一定有益，至少也讓人讀之無害，區區微意讀者於看完全篇之後當可予以亮察。

至篇中所寫年月，比較的含混，這是筆者討巧之處，不過將故事時間縮小，讓它緊湊些，並非筆者蠅蛄不知春秋也。附帶聲明一句。

三十三年三月張恨水序於南溫泉

目次

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聲到煞尾	甜酸莫辨倩影記從頭	(五)
第二回	一念虛榮停歌投大吏	十分誠意拱手送情人	(二〇)
第三回	投刺怯嚴威綠慳一面	贈儀消宿約報止千金	(三六)
第四回	心事重歸來忽忽送客	風光問嫁後鬱鬱思人	(五〇)
第五回	不語只溫存少年可愛	試歌轉悽楚怨女興悲	(六四)
第六回	兩地纏綿旁人暗結網	半生惆儻知己故談狐	(七八)
第七回	為悅己容頻來露心跡	解美人意隔座受衣香	(九三)
第八回	座有解人定情在杯酒	目無餘子立誓作花鈴	(一〇六)
第九回	漸起疑團情書漏消息	忽生急病妙計定風波	(一二〇)
第十回	好語珠圓媒妁翻靈舌	寸心麻亂晨昏計聘錢	(一三三)
第十一回	解悶時都忘纏綿無限	棄官言不得啼笑皆非	(一四七)
第十二回	閨夢逐征軍還憐小別	農家苦夏日轉異遠來	(一六二)
第十三回	掘地取藏銀艱難贈弟	登門獻重幣揮霍為卿	(一七六)
第十四回	冷熱只因財留餐沽酒	聰明還弄舌餞別放歌	(一九一)
第十五回	如願以償千金博此夕	見機而作一曲話當年	(二〇五)



第十六回	伉儷情深解鈴原有術	逢迎道苦托鉢竟無門	(一一九)
第十七回	一代鶯花銷磨七件事	滿城風雨高臥二分愁	(一二五)
第十八回	頻道不如歸形成槁木	可憐無所好目送飛鴻	(一三一)
第十九回	離膝去依依枯榮莫卜	回鄉愁戚戚甘苦難同	(一六八)
第二十回	舉目盡非親且餐粗糲	捧心原是病頻夢家山	(二八三)
第二十一回	革面却繁華衣衫盡換	健身安貧賤井臼同操	(二九九)
第二十二回	奇貨可居雙身釋重負	百喙莫辯十里報讒言	(三一)
第二十三回	無限傷心假爐度長夜	不堪回首含淚看新春	(三二五)
第二十四回	生女不留人川資暗贈	求官還作客京市空來	(三三九)
第二十五回	鍛羽空回托足嗟無地	埋名可隱傷心愧有家	(三五四)
第二十六回	一飯艱難王郎原自愧	十年薄倖馮婦竟重來	(三六七)
第二十七回	喜怒總無因心藏隱痛	聲容渾不似絃托悲首	(三八〇)
第二十八回	情敵難忘借杯澆塊壘	醉鄉堪老酣睡是生涯	(三九四)
第二十九回	宴客避良人強為歡笑	開門迎兇父故作癡聾	(四〇九)
第三十回	歸去已柔腸何曾奮鬥	別來空忍淚終冒嫌疑	(四二三)
第三十一回	言所雖宜頗狂半夕醉	勢在必走決絕一封書	(四三七)
第三十二回	垂淚尙登場悲歌欲絕	傷心艱撒手忍辱空還	(四五)

天
河
配

上冊

張恨水著

第一回

甘苦不同歌聲到煞尾
甜酸莫辨倩影記從頭

(5)

這書開場的所在，乃是一個舊式戲館的後台，台上正唱着戲，後台的戲子，在鑼鼓聲中，紛紛的扮戲，雜亂極了。這是北京的唯一的一坤伶班子，後台除了管事和梳頭跟包的人而外也全是女子。一個扮楊貴妃的角色，穿了宮裝，戴了鳳冠，站在上場門後邊，手上夾了一枝煙捲在抽着。她面前站了兩個扮太監，六個扮宮女的配角，簇擁着一團。一個扮高力士的丑角，將手上的雲拂，在宮女頭上舉了起來，大聲喊道：『小劉！小劉！跟我買的麻花燒餅呢？我這就上場了，吃不吃呢？』管事的田寶三搶上前來道『別亂，要打上了。嘿！楊老板，您馬後點，程老板還沒有來。』說着，他向那個扮楊貴妃的說話。她噴着煙道：『我怎麼馬後呢？多唱一段四平調嗎？那個師傅教的醉酒，是那樣子唱法？』田寶三道：『請佟老板多說幾句廢話……』扮高力士的冷笑道：『得！到了我們這兒，就是廢話了。』田寶三道：『佟老板，你別儘挑眼……楊老板你叫板。』那

個扮楊貴妃的搶上一步抓住門簾子，正待說話，又向後一退。扮高力士的道：「這是怎麼回事？高力士沒上，娘娘就叫板了。打上了，老周，咱們上罷。」門簾一掀，兩個太監上場去了。田寶三見楊貴妃瞪了一雙眼睛，便向前對她拱了拱手道：「對不住，今天我真急，有點亂。您瞧就剩醉酒了。這新人的家庭，全沒有扮，來得及嗎？」楊老板道：「我楊桂芬不伺候大角兒，你不會預備墊個戲，讓我們抓瞎幹什麼？剛才我是沒囑出來，囑出來了，台底下準是個滿堂彩的倒好，唱這多年戲，連一齣醉酒都唱不過來，這不成笑話了嗎？別人有了主兒。我們還得靠唱戲吃飯啦！」她說到這裏。早聽到戲台上，太監已經說着「遠遠望見娘娘來了，」只好搶上前一步，抓着門簾，叫了一聲「擺駕！」將手指上夾的煙捲頭，向地上一擲，退後讓宮女們上場，接着也就出台了。田寶三回轉身、站在後台當中，兩手一揚道：「就剩今天一天了，大家都不給我一個面子，打電話，派人找，什麼都辦到了。還是頭齊腳不齊，這叫我怎麼辦？沒法子，墊個化緣罷。」他口裏說着話，人在後台亂跑，抓了幾個女戲子，將她們拖到一處。亂指點着道：「你扮和尚，你扮老道，你扮相公，你扮院子去，！」說着，用手將這四個小角兒一推。這四個小角兒看了他一眼，不敢說什麼，各自扮戲去了。田寶三在後台跳着脚道：「戲也墊了，再要不來，我可沒法子。」說時，在身上又掏出小表來看，搖着頭道：「我真不懂這名角兒是什麼心眼兒，到了這個結巴眼兒了，還要給我們爲難，我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媽……」忽然好幾個囑了起來道：「程老板來了！」果然有四個花枝

招展的女子，笑嘻嘻的走進來了。第一個就是叫程老板的程秋雲，緊跟了她後面的叫白桂英，是這班子裏兩個台柱。最後面一個子秀寶，一個叫金小樓，也都是重要的配角。田寶三搶上前，迎着程秋雲笑道：『四位在那兒來？我們那裏沒有找到，真急了。我除了招呼她們馬後點而外，又墊了個戲。』程秋雲臉上紅紅的，笑道：『我們有個飯局，你忙什麼？到了上場的時候，我自然會來。今天是臨別紀念，你瞧，又賣個十成座不是？我憑着這些聽戲的面子，也不能誤卯。不用墊戲，我們說扮就扮。田大爺，你得明白，今天我可是盡義務來的，你可得委屈點。』田寶三笑道：『得啦！程老板，你扮戲去罷。程秋雲走了，白桂英站着，手上拿了條花綢手絹，當了扇子，在臉上拂了幾拂，笑道：『今天天氣真熱得很！』田寶三看她臉上時，酒暈紅到耳朵邊來，身上穿了印花粉紅緞子夾袍，越發烘托得豔色凌人。她拿着手絹的那隻手，光了大半截手胳膊在外，帶了一隻玉鐲子，越顯得手臂溜圓。她前額的劉海髮梳得很長；幾乎可以要罩到睫毛上那雙滴溜溜靈活的眼睛，只管看了人活轉。田寶三笑道：『程老板因為要出閣了，所以那樣高興，白老板今天也是這樣高興，又是什麼喜事呢？』白桂英依然將手絹在臉邊拂着，微笑道：『自己心裏痛快了，就高興，不痛快了，就不高興，要有什麼事情才高興嗎？』田寶三碰了這樣一個釘子，倒沒有什麼話好說。只得點着頭道：『到了時候了，你去扮戲罷。』白桂英笑道：『忙什麼，我在半中間才上場呢，誰有煙？送我一根抽抽。』田寶三連忙在身上掏出煙盒子來。笑道：『我的煙不大好，白老板抽不抽？』白桂英

笑道：『只要有煙過癮，我倒不論好壞。你若真有心請我，不會去買一包煙來請我。』田寶二笑道：『這算什麼？你先抽這一根。』說着，將那根烟捲遞了過去。白桂英將煙捲啣在嘴裏，將兩個手指頭，夾了兩夾，笑道：『送煙來怎麼不送火來？』田寶二答應了一聲『是』連忙找了一盒火柴來，擦了一根，彎着腰將她的煙捲點着。她噴出一口煙來，道了一聲『勞駕』，高跟皮鞋，走得如風擺楊柳一般，到她的特別化裝室去了。原來這個戲館子，叫三喜茶園，是個純粹的舊館子，後台的糟亂，簡直不可言語來形容。後來伶人思想進化，在這裏唱戲的台柱，有些不滿意於後台的秩序，因之就另闢兩個特別化裝室。留給台柱扮戲。這兩間屋子。便是程白二人，各佔了一間。白桂英走進了她自己的屋子，跟包的早已拿出了衣服，坐在那裏等着扮戲。白桂英洗過了臉，抹了胭脂粉，見壁上只掛了兩件旗袍，便問道，『老李，有的是行頭，幹嗎不給我多拿幾件來？』老李道：『往日唱新人的家庭，都是這兩件。』白桂英道：『幹嗎和往日打比，今天不是臨別紀念嗎？』這句話說完，有人在門外答道：『程老板是臨別紀念；怎麼白老板也是臨別紀念呢？』田寶三手上拿了一盒煙，笑嘻嘻的走進來了。白桂英笑道：『這竹槓算我敲着了，真送我一包煙捲。』田寶三道：『真個的，白老板不打算幹了嗎？你要不幹！我們這班子就散了。我們這班子，不比別家，全是靠本戲叫座。程老板走了，你又走了，那裏找這兩個人抵缺去！』白桂英打開煙盒子，又取了一根煙捲抽着：笑道『那活該了。我能爲了這個班子，唱一輩子嗎？我今年二十五歲了，再過幾年，我成了老太

婆，唱戲不吃香，嫁人也不吃香，我怎麼辦呢？」田寶三笑道：「這樣子說，我們也要喝白老板一杯子喜酒了。姑爺是誰？」白桂英道：「什麼姑爺呀？我找汪督辦去。我到了那裏，他要我不要我，我還不知道呢。」田寶三道：「大家都要走，我也沒法。這是小姐們的終身大事，誰敢多說一句話呀！」白桂英道：「坤伶有的是，你們不會再去找兩個人？本戲也沒什麼難，多說兩回就行了。」程秋雲這時忽忽的走來了，嚷道：「你們說話有完沒完，該上場了。白桂英這才換了衣服，站到上場門去等候。田寶三聽了她的話，憑空不免添了一樁心事，在牆角邊一個戲箱子上，盤腿坐了。口裏啣了一技烟捲，只管想心事。有人叫道：「三爺！想什麼了？坐在這裏發楞。」他看時，是白桂英的母親朱氏，便由戲箱子上跳下來，笑道：「今天是臨別紀念了，咱們這個局面，湊合着也就有三四年，今天說散了，心裏怪不好受的。」朱氏道：「那沒什麼呀？東方不亮西方亮呢！您不會想法子，讓咱們時頭兒，再組一個班子嗎？」田寶三道：「我的意思不是那麼說，咱們在一處湊合着這多年，相處得很好的，現在說散就散了，總有些捨不得。您的白老板，也轉了心眼了，不久也就有婆婆家了，」說着一笑。朱氏歎了一口氣道：「不用提了，這年頭兒，半由天子半由臣。依着我的意思，我們姑娘總得替我再唱兩年戲。可是程老板一走，她也動了心了，我有什麼法子呢？」正說到這裏。台底下哄然一陣的叫着好。朱氏又道：「你瞧。外面這樣叫好，她們的人緣多好，偏是不肯幹。」田寶三再要說什麼，却見白桂英走進來了，於是向朱氏去了個眼色，偏是她眼快，早看

見了，便迎上前來道：「你們這裏又說我什麼了？」田寶三笑道：「說怨人緣兒好，捧的多，」白桂英鼻子哼着道：「下旬我跟你們說了罷，爲什麼不唱戲呢？」朱氏瞪了她一眼，沒有說什麼，白桂英冷笑一聲道：「誰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們爲你們打算；我自個兒也爲我自個兒打算。」說着，一扭脖子走進她的化裝室裏去了。他們在後台說話，聽着的人，自然是很多，這時有穿古裝的，有穿時裝的，有打了一臉的墨，化了裝的，一大堆人，圍了田寶三，都是問散了班子，以後怎麼樣。田寶三一拍手道：「我那知道呢？我是個管事的，有人唱戲。我就管事，沒人唱戲，我就再找飯碗。今天到了這個時候，時老先生還沒有來，大概也不得勁兒。你們回家去候着罷，不組班就罷了、要是組班的話，當然咱們還湊合着在一處。」這些女戲子們，聽到這個話，大家面面相覷，總而言之，大家是沒有指望了。所有前後台的人臉上都帶着愁容，只有程白二人是高興的。這樣一來，後台坤伶們，三三兩兩，議論紛紛起來，大娘們都說：「放了戲不唱，忙着嫁人作什麼？嫁人有什麼好處。在家裏要管家事，看公公婆婆的顏色，受小姑子小叔子的閑氣，出外還得和丈夫說明。那一樣自由？」姑娘們又說：「像她們唱紅了的人，有人搶着要。什麼時候要嫁人？要嫁怎樣一種人？自己都可以去挑。沒有唱紅的人，人家聽說是唱戲的姑娘，不會居家過日子，都不肯要，只好唱一輩子戲了。」程白二人見後台大家團聚着低聲說話，心裏也各明白。在台上程秋雲下場的時候，和白桂英輕輕的說了一句话：「你到我屋子裏來。」她下了場，裝着找東西，找到程秋雲屋子裏來

。秋雲將房門掩着，低聲道，『你瞧見沒有？因為我們兩個人不唱戲，大家要散伙，都怪我們呢？』白桂英道：『活該！我們能爲着大家唱一輩子戲嗎？唱戲也成他們給我找個爺們去。』程秋雲將一個手指搔着臉腮笑道：『你也不害臊。』白桂英道：『實話嗎？什麼害臊不害臊？你要怕得罪人，你就別跟張三爺去，我也不去找汪老頭子。』程秋雲笑道：『你喝多少酒了，到這個時候。你還說着醉話。』白桂英道：『我句句說的心腹之言，一點兒也不醉呢？』外面有人嚷道：『兩位姑奶奶，幹嗎？關了門啾咕着，別誤場呀！』這正是朱氏站在房門外。白桂英開了房門走出來道：『誰關了門？您這話倒說的是，咱們就是這一台戲，別鬧出什麼笑話來。』朱氏最愛聽這一句，站在一邊，又瞪了一眼。這不但她母親瞪她，所有在後台的戲子，見她那種喜洋洋的樣子，都遠遠的望着她。她只當不知道，只管笑嘻嘻的在後台走來走去。到了戲完了，大家卸了裝，正待要走，她們的班頭時鶴年跑到後台來了，手上拿了帽子，遠遠的看到白桂英，就連連拱手道：『偏勞偏勞！我有點事分不開身，這時候才來。白老板請緩走一步，我還有幾句話說。』白桂英道：『您不用說，我明白，也不忙在這一會兒。我等着要回家去，吃點兒東西呢。』先前那個扮高力士的佟福庭，還沒有走，這時走上前來向時鶴年道：『你不知道，我們這班子裏，是雙喜臨門，白老板也有了姑爺了。她穿了對襟黑布短夾襖，敞着胸面前一路鈕扣，露出裏面的白汗褂子來，大有男子的氣概。頭上歪戴了一頂呢氈帽，露出腦門子來，腰上繫了一根白扁帶子，在白襖下露出一大截白繡子來。白桂英

向她臉上望道：「你要在後台唱打魚殺家嗎？瞧你這個樣子！」佟福庭點一點頭道：「您還記得，我們初次配戲，就是這個。現在您是抖起來了。我們不知那輩子出頭。」白桂英知道她的口舌不饒人，笑着向大家道：「再見罷！」說畢，在人叢中擠着就走了。佟福庭伸了伸舌頭，又搖搖頭道：「姑娘出門子，這也很算不了一回什麼事，爲什麼這樣的高興呢？」朱氏留在後台，還沒有走，聽了許多人說，都是批評自己姑娘不對的，只好裝着糊塗，悄悄的走出後台，就雇輛車子回家。到家的時候，桂英換了一雙拖鞋，躺在一張睡椅上，口裏哼唧唧的唱着。朱氏問道：「你不是說回家來吃東西的嗎？怎麼在這裏躺着？」桂英道：「我爲什麼不回來？我在那裏，存心去聽閑言閑語嗎？」朱氏板了面孔，不理會她，依然走向她自己的臥室裏去，桂英望着她母親的後影笑了一笑，還是躺着唱她的。這個時候，她的包車夫，在院子裏叫道：「林二爺來了。」桂英道：「請罷！」在說話的當兒，有人在院子裏道：「今天沒出去。」這人進來了，是個三十附近的人，穿了件灰色湖縐的夾襖，黑呢帽子，雖不寒酸，却很樸素。在堂屋門口，就取下帽子，連作兩個揖，笑道：「白老板，我對不起！對不起！」桂英笑道：「沒進門，先來兩個對不起，什麼意思！」他道：「今天是白老板的臨別紀念，我因爲有事，沒來捧場，你說應該要怎樣子罰我，就怎樣子罰我得了。」桂英笑着，和他接過帽子來，掛在帽鉤上，用手絹將棹子邊的椅子拂了兩拂，請他坐下。原來這人叫林子實，是煤礦公司的一個重要職員，捧白桂英多年，花錢也很不少，只因爲人忠厚，對於一切的時

髦玩意，都不在行，行爲也欠活潑，桂英雖很得他的幫助，却有點嫌他笨，所以交情只是平常。可是朱氏倒很歡喜他，常叫他到家裏來坐，因之他比一班捧場的，容易接近桂英些。這時他見桂英滿面春風的，坐下來笑問道：『白老板今天這樣子高興？』桂英笑道：『因爲你來了。』林子實道：『這就不敢當。我今天沒有捧場，你不怪我，就原諒得多了。』桂英拿了一根烟捲，放到他嘴裏，擦了火柴，給他點上，又倒了一杯熱茶，放到他面前。林子實一起身道：『您別張羅，讓楊媽來得了。』桂英笑道：『不感？咱們交朋友，交一天是一天了，這幾年您待我這一番好意，實在少有，人心都是肉做的，我自己想想，實在沒有什麼報答你的。』林子實抱着拳頭道：『你這樣我就不敢當。』白桂英眼睛向他一飄道：『不能那樣說呀！捧角的人，爲什麼來着？又化錢，又耽誤了光陰。』是個忠厚人有話說不出來，我心裏可是明白的。』林子實被她赤裸裸的說明白了，倒無話可說，只是搭訕着抽烟捲。白桂英笑道：『真個的，我不是說假話。今天請你坐一會兒，讓我到飯館子裏叫幾樣菜，請你一請。我還有一句話奉勸您，以後你別捧角，詳細的情形，讓我慢慢告訴你。』林子實道：『白老板，你既然知道我是個老實人，當然我不會朝三暮四的，又去捧別個人。』白桂英道：『唉！你還是沒有懂到我的話。因爲從今天起，我已經不唱戲了。我怕您那班朋友，因爲你無人可捧，又湊合着去捧別人。這捧角可是冤大頭的事呀！』林子實道：『白老板也不唱了嗎？我只知道程老板不唱，倒不知道白老板也不唱了。』朱氏坐在屋子裏，先是生白桂英的悶氣，不願意出

來，這時聽了她所說的話，有些忍不住了，便走來笑着叫了一聲『林二爺！』接着嘆了一口氣，在他對面坐着道：『你不用問，她和程秋雲一樣，犯了名角兒的病。』白桂英道：『怎麼叫名角兒的病呢？』朱氏道：『反正是什麼事都不在乎罷了。』林子實怕她母女二人會爭吵起來，就搖搖手笑道：『我都明白了，白老板也應該……』說着一笑，白桂英站在堂屋門口，就向外叫道：『到館子裏給我叫幾樣菜來，還帶兩壺玫瑰露。』林子實站起來，正要謙讓着，白桂英一擺手道：『你難道瞧我不起，我不唱戲了，請你在家裏吃餐飯都不成嗎？』林子實笑着，只得坐下來。白桂英在身上掏出一張鈔票，吩咐車夫去叫菜，然後又陪着林子實談話，因笑道：『我不但是不唱戲了，也快不在北京待着了，離別是真離別了。我應當送些什麼東西給您作紀念哩？』林子實道：『不在北京待着了，上那兒去？』白桂英道：『您總也知道。』她不覺得低了頭，抿着嘴微微一笑。林子實道：『莫不是要到鄭州去？』白桂英點了點頭。林子實有句話想說，立刻又忍回去了。白桂英見他胸脯伸着，又收縮回來的樣子，便問道：『您說什麼？』林子實道：『你不是說過送我的東西嗎？別的不要，你再送我一張相片就得了。』白桂英道：『喲！我相片子送你就送多了，還要相片子作什麼？』林子實道：『就是因為相片多了，我才要一張。因為我那裏有了十一張，你要是再送我一張，就湊起了一打。』白桂英道：『好辦好辦。不過我那幾張相片子你有，那幾張相片子你沒有，我不知道。我屋子裏還掛了幾張，你自己去挑一張罷。』說時，她先在前面走，走到房門口，手扶了門簾

，掉轉頭來，向他又點頭又招手，笑道：『你來呀！我這屋子裏，雖是不讓隨便的人進來，對林二爺那是要特別開放的，你就來罷！』說着，用手招了兩招。林子實倒也向她屋子裏去過的，只是老媽子相引，含糊着進去。現在她自己說明了，是特別開放，倒有些難爲情，便笑道：『那敢情好，我倒要瞧瞧有什麼好相片。』說着話，也就不顧朱氏怎麼，一低頭就鑽進屋子裏去。北方人，對於臥室，是不大講陳設的，除一張炕，便是兩三件桌椅而已。桂英的屋子，向來也是一張土炕，佔了大半邊屋子，現在却把土炕拆了，陳設了一房芽黃色的木器，一張銅床，掛着水紅色的帳子，垂着大紅緞子的帳檐，床上水紅毯子上，疊着大紅綢子的棉被。林子實不由笑了起來。桂英道：『你笑什麼？你笑我這屋子像個新房嗎？』她說破了，林子實如何能隱瞞，點了點頭道：『白老板是個喜歡熱鬧的人。』桂英讓他在一張小園椅上坐下，笑道：『我也不願這樣辦，因爲汪督辦總說我屋子裏太素淨，交了五百塊錢給我媽讓她給我佈置這屋子！你想，在她們手裏去辦，有什麼不熱鬧的？我想人生在世，不過幾十年光景，幹嗎不舒服點。我也不知自己已做得了新娘，做不了新娘，自己先做了新娘再說。』林子實道：『汪督辦來過嗎？』白桂英道：『他先來了一回，看到屋子不好，所以就送我五百塊錢佈置屋子，可是讓我把屋子佈置好了，他就上鄭州去了。』林子實笑道：『作官的人，究竟是闊，隨隨便便的，就花上幾百塊錢。』桂英笑道：『你別吃那個飛醋，能到我這屋子裏來的，能有幾個？』林子實這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抬了頭，便去看牆壁上的相片。牆上除了桂英

掛的大小零張相片而外，却有個大鏡架子，裏面嵌了二十四張相片，有半身的，有全身的，都是桂英的相。他便抬了頭，只管看那相片。桂英走過來，一手扶了他的肩膀，也向鏡子裏看着，一手指點着道：『你看那張好，我就送你那一張。』她說話時，一股香氣，沖入林子實的鼻子。他自從認識桂英以來。話是無所不談，可是這樣接近芳澤，還是頭一遭。假使她早肯這樣接近，成績一定是很好，現在她不唱了，而且要嫁人了，縱然親密，也是最後的一次，捧了她幾年，不過如此而已。我這樣待她，就不如汪督辦吃香，你看她談來談去無非是汪督辦。心裏如此想着，既覺得甜蜜，又覺酸楚，望了相片框子，簡直說不出所以然來。桂英見他不作聲，偏過頭來，向着臉上問道：『你在想什麼心事？』林子實道：『我看這些相片，一大半都是我所有的，我挑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挑那兩張才好。』他說着話，也回過臉來：看到桂英的嘴唇，那樣紅紅的，又是一怔。桂英眼睛一飄道：『你看我作什麼？不認得我嗎？』林子實向後退着，和她離開了，心裏跳了幾跳，才勉強的笑道：『你不是要出遠門了嗎？我把你的相貌，看得熟熟的，記在心裏頭一輩子忘不了。』桂英笑道：『有我的相片在你那兒，也就夠你記熟的了，還要看本人作什麼？』林子實坐下了，像有一口氣要歎出來。可是他又忍回去了。桂英坐在床上，兩手抱了銅欄干。側了身子，向林子實望着。他兩腳懸空，不住的來回幌動，就把一隻拖鞋摔了出來。摔到林子實面前。他彎腰將拖鞋檢着，送到桂英腳上來。桂英笑道：『啲！不敢當。林二爺！這幾年，你總算實心眼兒待我，我要送你一樣特別的

東西才好？」林子實坐在她對面，向她臉上望了，笑着道：「特別的東西？」桂英點頭道：「特別的東西，你可記得你初次瞧我的戲，是一齣什麼戲？」林子實道：「我怎麼不記得？就是天河配。可是在朋友情義上，這齣戲，值不得紀念。」桂英笑道：「不是那意思。你初到我家裏來，有一樣東西，放在桌上，你只瞧了瞧。我立刻搶着收起來，有這麼回事嗎？」林子實道：「對了，有那麼回事，是一張相片吧？」桂英笑道：「對了，是一張相片，是一張天河配，織女蒙了紗，洗澡的相片。您看清楚了沒有？」林子實笑道：「沒看清楚。」桂英道：「人家說唱戲的是瘋子，聽戲的是傻子，我想這話真不錯。每次唱天河配，戲報上說的什麼真牛上台，織女洗澡，就能叫座。其實真牛上台，算的什麼，你到牛奶場裏去看，大的小的，胖的瘦的，那樣的牛也有，看起來，還是一個大不花，織女洗澡，更是笑話，大家不過穿了一件粉紅色的汗衫褲，胸口繫個兜肚，人家身上，至少還穿有兩件衣服呢，誰能像模特兒一樣，光了身子讓大家瞧不成？就是那樣不要臉，警查廳也要干涉呀！」林子實笑道：「那不怪聽戲的，只怪戲館子裏說話哄人。」桂英笑道：「不過我那張織女洗澡的相片，可有些不同，這是程秋雲跟我照的，自己圍着好玩，可不給人瞧呢。」她說着，就打開了衣櫥，在裏面翻弄了一陣，找出一個紙套來，在裏面取出一張相片，抱在懷裏，將相片後背朝着外，笑道：「你答應不給人瞧，我才送你。」林子實道：「你不許給人瞧，我當然不給人瞧，我說話，你當然可以相信得過。」桂英於是笑嘻嘻的，將相片遞到林子實手上。他接過來一

看，是桂英的半身相，脖子以下和兩個手臂，繞了一道薄紗，都是光的。胸前微微露出一小截兜肚，頭髮散着，披到肩上。她也斜着雙眼，將牙咬了下嘴唇，有些含羞的樣子。林子實只管注視着，都看呆了。桂英輕輕用手拍了他一下肩膀道：「怎麼了，看出了神嗎！」林子實笑道：「這也不見得就是織女在天河裏洗澡的那個樣子呀！」桂英笑道：「反正是那個意思得了，比台上的織女，好看得多吧？我的相片，送人不少，可是這繡相片。誰也想不到的，我就送給你罷。」林子實覺得這個表示，太密切了，拿了相片在手，和她作了兩個揖，連道謝謝。桂英道：「我媽平常總說林二爺待我們很好，要對得住人家，這可算我對得住你吧。」林子實拿了相片在手，癡癡的又望着，因低聲問道：「汪督辦也有一分嗎？」桂英臉上紅着，很有些生氣的樣子，撇了嘴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多的小心眼？我再三再四的說，這相片是爲了你第一次要看沒看到，所以送給你，把這件事從頭說起，總算交代得明明白白的，你怎麼還是問到姓汪的頭上去？我姓白的作事，就是要由性兒，若是不能由性兒……」林子實這才覺得自己有些冒失，於是站起來再向她作了兩個揖；她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林子實在這幾件事上看起來，白桂英嫁汪督辦是嫁定了，自己究竟敵不過作大官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她肯將這種相片相送，又不是泛泛之交，她雖然要嫁汪督辦，但是肯把這相片送給我，到底還是不錯，不但是簡單的送相片而已，而且還記得這張相片，是我第一次所看到的，她記得那樣清清楚楚，特意把這種相片拿出來給我，這是她對我有深心，若是沒有深心，怎麼會記得

如此清晰呢？他一個人如此想着，一刻兒是不平，一刻兒又是歡喜，那情懷是酸一陣子，又甜一陣子，究竟處在什麼一個感情裏面，自己都說不出來了。

第二回

一念虛榮停歌投大吏
十分誠意拱手送情人

這個時候，林子實因爲在想心事，乃是靜悄悄。白桂英在一邊看到，揣想林子實的感受，也是靜悄悄的。兩個人在屋子裏這樣靜悄悄的，倒把在堂屋裏的朱氏心裏着了急，自己不便進這屋子，可也不便聽其自然，絕對的不問，隔了門簾子，就咳嗽了兩三聲，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怎麼叫的菜還沒有來？」白桂英這才走出來，一掀門簾子，望了她母親道：「用不着着急，反正林二爺今天沒事，讓他多坐一會子也好。」朱氏偷眼向自己姑娘一看，却也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形態，也就不說什麼了，林子實將那張相片用手絹包了，笑嘻嘻的走了出來。向朱氏點頭道：「您別張羅，照說白老板快出門了，我得和她餞行才對，倒要她先請我吃。這可有些不對。」朱氏道：「誰說桂英要出門？」桂英插嘴道：「我自己說的，你還不知道呢？」朱氏看了看桂英，又看了看林子實，雖然有兩句話，想要說出來，可是沒有那種勇氣，自己又忍回去了。桂英心裏明白，只是微微一笑。她拉着林子實的手，讓他在椅子上坐下，又倒下一杯茶，送到他手上，笑道：「咱們親近一會兒，就是一會兒，以後我要做規矩人，不能亂交朋友的了。媽！您說是不是？」說着，笑嘻嘻的望了朱氏。她正沒好氣，鼻子裏哼了一聲，一掉頭就

進屋子去了。林子實看了，倒有些難爲情。桂英就像不知道一樣，依然陪着說笑。不多一會兒，飯館子送了飯菜來了，一齊送到桌上。桂英只擺了兩副碗筷，端好椅子，就請林子實坐下吃。他笑着低聲道：「老太太呢？」桂英笑道：「你這人作事，也太不看看風頭。現在我母親那個樣子，氣大着呢！她能夠坐下來好好的喝酒吃菜嗎？喝罷，咱們來，」她拿了酒壺，滿上一杯，就送到林子實的面前。林子實覺得桂英相待太好了，自己不喝酒，也先有了一些意，這也就不能再顧及朱氏，就坐着吃喝起來了。朱氏對於自己的姑娘，向來姑息慣了，現在總還想她回心轉意，繼續着唱戲，也不敢太沖撞了她，可是對於姑娘那個樣子，又不願親眼看着，所以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生悶氣，並不出來。兩個人鬧個酒醉菜飽，林子實抬起手表一看，已經十點多鐘。便笑道：「今天晚上，公司裏結賬，我得去看看，明日下午，你在家不在家，我來請你看電影，吃小館子。」桂英昂頭想了一想，笑道：「那很難說。因爲這幾天我天天要到程秋雲家裏去，和她幫個忙兒，我就是不去，她也會來找我的。不過有一層，我沒有到鄭州去以前，一定還要和你會上一面的。」林子實聽她所說這話，彼此僅僅只能再見一面罷了，歎一口無聲的氣，就向外面走。桂英一直送到大門口，就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而且學了一句英語「谷得擺，」說的時候，身子一扭，帶着狂喜的姿態。這種表示，暗下告訴林子實，離別是於他無所關心的了。林子實心裏，一陣難過，低着頭走了。桂英倒是毫不在意的，從從容容的回上房去，看看母親，還是不曾出來吃飯，自己覺得喝了吃了樂了，對於母親

還是不大理會，有些過意不去，便站在堂屋裏喊道：「媽！你還不出來吃飯？」叫了一聲，她並沒有答應，跟着又叫第二聲。朱氏的態度，倒是很堅執，始終是不曾答應。桂英碰了這樣的大釘子，心裏十分的不高興，自己一個人，也跑回屋子裏去。擦過了手臉，啣了一枝煙捲，就在一張軟椅上躺着，一人不住的微笑。過了一會，朱氏出來了。聽到她有移椅子聲，又有扶筷子聲，却聽到她一人自言自語的道：「這一桌子菜，全都不吃，遭罪。」於是她又叫女僕的熱菜聲，移動碗筷聲，已自吃將起來。心裏可就想着，以為母親這個樣子，是和緩多了，也就不必再去理會她，今天實在也乏了，自去睡覺。朱氏吃飯的時候，聽聽屋子裏面，並沒有什麼聲音，想着，姑娘一定是睡了。走到門邊，掀開一些門簾子，向裏面張望，姑娘可不是睡了嗎？自己本有許多話，想和姑娘說，可是再轉着想想，姑娘今日好像高興，又好像生氣，固然她是小孩子脾氣，可是也摸不着她，今日爲了什麼原由，要鬧成這個樣子，心裏有什麼話，暫時不說也罷，於是她就忍住了，不去攪她。到了次日，桂英因爲不必上戲館子了，安心大睡，直睡到十一點鐘，方始醒來，一看桌上，却放了一張金線盤花的大紅帖子，看看帖子上的字，十停倒也有七八停認識的，揣想着，乃是「茲擇定月之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二時在雙喜堂結婚潔治喜宴恭候光臨張濟才程秋雲拜啓。」還有其餘的字，也不用看了。扔下了這帖子，在棹子邊一張椅子上坐下，用手撈了頭，對那帖子呆呆發想。只聽到屋子外面有人道：「程秋雲的日子，怎麼定得這樣急，就是這個星期日子，咱們送點什麼，也得預備呀！」

這樣好的交情，光出一個份子，那是不行的。」這話說的是白桂英的哥哥白大福，沒有什麼本領，因為妹妹的關係，在場面上打小鑼，每天分十吊錢戲分，每月只有七八塊錢的收入。不說別的，光是敷衍他的茶葉煙捲錢，也還嫌不夠，他全憑着妹妹掙錢多，一月津貼他二三十元，現在歇了戲，聽說妹妹也不唱了，他心裏很着急。昨晚在外面找了許多人，請人勸他妹妹唱戲。人家都說他妹妹意思很堅定，恐怕勸不過來。今天又聽到母親說，妹妹要到鄭州去，轉念一想，走就讓她走罷，假使她嫁了汪督辦，自己也可以在督辦公署裏鬧一分差事做。如此想着，索興就擁護妹妹的主張，贊成她不唱戲，早上和母親商量了一陣子，不曾得有結果。這時聽到妹妹屋子裏有響聲，知道妹妹起來了，不便無緣無故的問妹妹的話，就先把送禮的話爲題，引起她妹妹的話。可是白桂英看到這大紅帖子，勾引起了一肚皮的心事，正在出神，大福說些什麼，她全不會理會。大福碰了妹妹一個釘子，跟着說下去不好，就此不提也不好。便叫道：「媽！大妹還沒有起來嗎？」朱氏在屋子裏，惡狠狠的答應了一聲，「我不知道。」大福沒有辦法，只好坐在堂屋裏抽煙捲，直等桂英出來了，才站起來笑道：「大妹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桂英見他沒話找話說，知道他是必有所謂，也是不願理會，鼻子裏隨便答應着哼了一聲。她自己預備了茶水，漱洗了一陣，就叫包車夫拉車，朱氏實在忍不住了，便出來道：「快吃飯了，你吃了飯出去，不好嗎？」桂英道：「我到秋雲家裏去吃去，人家是新娘子，我陪她一天玩兒是一天了。」她說着話，換了一件衣服就出門去了。朱氏和大福道：

「你瞧瞧我們這位大姑娘，像發了瘋似的，真沒有法子說她。」大福道：「瞎！你別管她了。俗語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們還能夠留她一輩子嗎？她要是嫁汪督辦的話，反正人家不能虧咱們，三千五千的，你還不能和他要上一筆嗎？就是我，也可以找到督辦衙門裏去弄個小差事。真是時來運來，就不許咱們升官發財嗎？」朱氏道：「是呀！你想作官了，你就要她去嫁汪督辦。你說讓我要個三千五千的，那算什麼？三千五千，就能過活一輩子嗎？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說，她年歲大了不是？嫁人只管嫁，嫁咱們一個同行的得了。嫁了之後還是一樣的唱戲。」大福道：「您算盤也別太打得過分了。你想，她嫁了人之後，還能掙了錢往家裏拿嗎？」朱氏道：「她唱戲是誰花錢讓她學的！現在唱成了名角兒了，別說我是她媽，就算我是個放債的，現在我也應當收回本息了。」大福道：「你別和我抬槓，我不過是這樣子說，你不信，將來就走着瞧罷！」他說畢，也一賭氣走了。朱氏將兒子姑娘們的話，想了一遍，也覺得姑娘二十五六了，再要留着她唱戲，爲了自己掙錢，就誤了人家的青春，本來也說不通，倒不如讓她嫁了汪督辦，籍此訛上一筆。如此想着，一人悶在家裏，不免想了一肚子的話，等着姑娘回來，就和她鬧起談判來。不料白桂英這天到程秋雲家去，直到晚上十點多鐘，方才回來。回家之後，她只覺身子疲倦，一進房去就睡覺了。朱氏蹙了一肚子氣，看看這樣子，姑娘心裏，未必痛快。現在去和她開談判，不是時候，只好又算了。到了次日，看看桂英的態度，一如平常了，等她在屋子裏閒着看小報的時候，於是啣了一枝煙捲走到她屋子來

坐下，笑道：「小報上有什麼新聞嗎？」桂英道：「怎麼沒有？提着秋雲出門子的事情呢！」朱氏道：「報館裏的人。閒着沒事。無論人家什麼事，也要他登上一段兒。」桂英道：「怎麼不登？有人就愛瞧這個啦！」朱氏道：「有人作文章罵她嗎？」桂英細着臉道：「做姑娘的出門子，是正大光明的事情，誰都像您這心眼兒不贊成。」朱氏噴出一口烟來，笑道：「我也沒說不贊成啦！」桂英道：「這年頭兒，不贊成也得行啦，」朱氏微笑道：「我也知道這幾天你和我鬧脾氣，可是你也得把事明白了再說。我知道你願意到鄭州去找汪督辦，我也不攔着。可是汪督辦現有三房家眷，你去就是第四房了。照說，汪督辦一定是歡喜你，可是人心隔肚皮，誰也摸不着誰的心眼，去你只管去，也得放一條後路。」桂英道：「什麼叫後路？」朱氏道：「難道我叫你去打虎騙財不成？」（打虎即騙婚捲逃之意）不過有一天汪督辦要不歡喜你了，跟人跟不成，唱戲也過去了，怎麼辦？最好你和他要一筆錢，我跟你保存着，有朝一日有事，你可以拿着用。再說我養活你這麼大，也費了不少的心血。就是這一回了，你也得和我跟汪督辦要兩個棺材本兒。」桂英笑道：「這算您談了一句心腹上的話。我存錢不存錢，這個你別掛心，我自然有辦法。說到你的錢，我自然會和您辦。以前我一年總和您掙個一千二千的，現在，我去了您就每年要少兩千塊錢的進帳，就這樣放手，您怎麼能樂意？可是您也得想，這樣的錢，我可掙不了多少日子了。等我掙不了錢，您再去找人，那可沒有人要了。難道你爲留我再掙一年二年的錢，就害我一輩子嗎？乾脆說，您要多少錢才放手，我好和人家

去開。』這一逼話，把朱氏的臉漲得通紅，將手上的煙捲頭扔在地下，用腳踏碎了，望了她道：『要不爲你是我肚子裏生下來的，我要說出不好的來了。做娘的人，總是望姑娘終身有靠的。你若嫁給人家作一夫一妻一輩子不受氣，我不但不要人家一個大，（大，當二十銅元之簡稱）我還有陪有送。現在你嫁給人家作第四五房，說起來，我面子上可不大好看，我得要幾個錢。這是你自己說的，留着你也不能唱兩年戲，那末，你總也給我掙五六千塊錢。不用說多，你就跟我跟汪督辦要五千塊錢罷。』桂英道：『你開口倒也不算多，可是出錢不出錢，權在乎人家。說我是替你去說。未見得就能一個大不少。』朱氏道：『汪督辦有幾百萬呢！五六千塊錢比咱們用五六塊錢還少，他若是願意討你，一定肯出的。要不然，我情願陪一點送一點，讓你嫁給人家作一夫一妻。不說別人，那林子實就想討你。你要是嫁他的話，我真不要他一個大。』桂英聽了母親的話，兩手捧了那張小報看看，只管不作聲，突然站了起來，向朱氏道：『好罷，我就照着你的話去辦，你別說話不算話呀！』朱氏道：『我有什麼不算話呢？我再說一遍，你嫁汪督辦，我要五千塊錢。你若嫁給人作一夫一妻，我一個大不要，還有陪有送。』桂英因是站起來臉朝着外的，她母親說話，她正眼看着窗外，並不答覆她母親的話，忽然噉了一聲道：『林先生買了許多東西來了。』說着話，母女倆迎到外邊堂屋裏，林子實在前，後面有個粗人，提了兩大蒲包東西送到堂屋裏，然後出去。他先笑道：『我知道白老板是愛吃水果的，以前白老板唱戲，我不敢胡亂送吃的東西，怕壞了白老板的嗓子。』

現在不唱戲了，所以我就大着膽子送來。」桂英笑道：「人家都說你是個老實人。我看不見得，心眼裏可有主意，送一點水果，前後還想的這樣週到。」朱氏笑道：「你這孩子，真也不知道好歹，人家買東西送你，你倒說人家有心眼。」桂英笑道：「我這不是壞話，說林先生也是有心眼的人呢。你可知道，現在說誰老實，就是說誰無用。」林子實也不說什麼，只是笑。桂英站在房門口向他道：「你怎麼不進房來坐？」林子實道：「白老板沒有招呼，我可不敢胡亂進去。」桂英道：「怨別拘束，遇事都隨便罷！咱們交朋友日子短，讓你最後進來一次，以後見面也許我是太太了。」朱氏也就湊趣讓林子實進房去坐。林子實笑道：「白老板老是說交朋友不久了，什麼時候起程出京呢？」桂英道：「那可沒定，反正是快了。」林子實因為女僕送進一杯茶來了，就捧着一杯茶喝，默然無語。喝完了這杯茶，隨便說了一些閑話，就起身告辭。桂英要留他多坐一會兒，他已走到了院子裏，只好送到堂屋門口，由他去了。朱氏道：「林先生今天來，是很高興的。怎麼去的時候。又是很掃興的樣子呢？」桂英笑道：「這是有個原故的。昨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他的好朋友孟正材，他把我請到咖啡館子裏讓我吃點心。探問我的口氣究竟要嫁誰。我一聽他口音，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一定爲了我那天請林子實吃着喝着樂着，以爲我對林子實回心轉意了。本來我可以三言兩語，告訴孟正材將他的希望打斷，可是我在秋雲那裏，多喝了兩杯酒，故意拿人家開玩笑，對他說：『你叫林先生到我家裏來一趟罷。我可以把心眼裏的話，對他直說。』孟正材很是歡喜，以爲我真要嫁林

子實，很高興的去了。我回來之後，又有些後悔；不過我想林子實是知道我脾氣的，一定不會來。不料他今天真來了，而且帶了許多水菓來。我想不能再含糊了，所以今天老實實告訴他，我要到鄭州去，他今天算是死了心了。」朱氏說：「怪不得，你今天說他有心眼。這就是你不對，和他一個老實人開玩笑。我想他一定恨極你了，他有報館裏的朋友，一定會跟你登報的。」桂英道：「我想不至於，真要那麼着，我也沒法。本來是我自討的。」朱氏也不敢怎樣深埋怨她，說完了也就把這事丟開。過了兩天，已是秋雲結婚的喜期日，桂英因為要和她去招待一切，一早就走了，白大福也是跟着幫忙去。朱氏一人在家看家。直到屋子裏上了燈，桂英喝得滿臉通紅，在院子裏一路高跟皮鞋響着，就喊道：「媽！我醉得不得了啦，咱們家水菓還有嗎？快削兩個梨我吃罷！」一路說着，走進屋去，和着那作客的粉紅色長旗衫，人就向床上一倒，二隻高跟皮鞋，也不用手來脫，腳撥着腳，將皮鞋剝了下來，腳伸在床外，皮鞋落地，卜通一響，朱氏走進房來瞧着道：「唉！你幹嗎喝成這個樣子？」桂英用手捶了頭道：「有些客，不鬧新娘子，直鬧我，這個灌一杯，那個灌一杯。楞把我灌醉了。」朱氏皺了眉道：「這是何苦！」於是把林子實送的水果，找了兩個梨出來，連忙用刀削了，用碟子裝着，送到床上來。桂英閉了眼睛，用手抓了削的梨片，陸續的送到嘴裏咀嚼着。迷迷糊糊的，就把一碟子梨吃光了，然後昏昏睡去。朱氏不放心，晚上倒進來蓋上幾回被。次日起來，她還是懶綿綿的，用手撐了桌沿坐着，歪着頭只管抬不起來。朱氏進房問道：「你昨天喝多

少酒了，喝成這個樣子？」桂英微笑道：「是大福一個朋友，嘴裏瞎說，說是汪督辦又要升官了，我這一去，是雙喜臨門。這話說開了，大家就全鬧起來。」朱氏道：「這可不該，人家還是大姑娘，究竟嫁不嫁汪督辦，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大家好信口胡說呢？」桂英道：「讓他們說去，要什麼緊？今天過一天，明天一天，後天晚上，我就搭晚車上鄭州。」朱氏聽說，站在房門口，楞了楞，望了她道：「你打算後天就走嗎？」桂英道：「您別找急，我不過先去找汪督辦一趟，事情說得有個大不離兒，我就打電報來叫你去。」朱氏道：「你一個人去嗎？」這句話，桂英還不會答覆出來，大福在外邊就接嘴道：「我們說好了，我送她去。」他說着話，由門簾縫裏伸進一個腦袋來，向她笑嘻嘻的道：「你說是不是？」桂英飄了一眼道：「誰和你說來着？」大福索興挨身而進，站在門簾下向她作了一個揖道：「你就不能提拔提拔哥哥的嗎？」桂英鼻子裏微微哼着，淡笑道：「瞧你這塊骨頭！」這雖是一句罵人的話，但是在在大福聽着，明明是妹妹不會拒絕自己到鄭州去。從這天起，他比桂英還忙，在家裏收拾行李，在外就是料理私務。一面還向親戚朋友告辭。一混就是兩天，到了第三天，桂英給了他五十塊錢，讓他去買些香脯梨脯以及景泰藍雕漆的小件東西，預備到鄭州去送汪督辦。大福將東西買好了，攔在人力車腳踏板上，自己坐在車上，兩腿高抬着，笑嘻嘻的左顧右盼，心裏可就想着，要走馬上任去做督辦的大身子了。手上拿了大白紙扇，在胸前亂搖着，他向前一看，見林子實在馬路上走着，於是收起了扇子，將扇子頭連向他點了幾下道：「林先生

過來，我有話和你說。」林子實雖然覺得他大模大樣，有些討厭，然而他說有話說，也不能不走過去，就走近兩步，站到車子邊，問有什麼事？大福笑道：「我們今天要到鄭州了。」林子實聽了這話，覺得一怔，因道：「你們真要走！」大福道：「什麼都預備好了，今天晚上十一點鐘上車。」林子實道：「買的頭等票呢？二等票呢？」大福道：「我說讓我們妹妹坐頭等車的，我不拘什麼也好湊付。你想我們這一去電報，汪督辦還不會派人到車站上來接嗎？要是接到二等車上來，似乎不大好。可是我母親只說花錢多，買了二等票。」林子實道：「那就是了，我們回頭見。」說畢，點頭而去。大福坐了車子，高高興興的回家。將買的東西，一齊搬到堂屋裏桌上，望了梨子笑道：「我們現在帶土產去送人，將來我們在外省日子一待久了，北京的親戚朋友，找我們要差事去，也會送我們土產的。」桂英道：「你還沒有作官，倒說人家要找你。」大福笑道：「現在是這個年頭嗎！只要咱們有了好處，誰不來呀？我告訴你一句話，我在大巷上遇到林子實，他知道咱們要到鄭州去了，在街上站着直發楞。其實這個人倒也不錯，將來我要作了官，一定和他找個差事。」朱氏道：「你別胡說了，人家混的事情很不錯，你一個大光棍，他倒會求你！」大福道：「那很難說呀，三年河東，三年河西，就不許我們幹上大事情嗎？」朱氏在家裏收拾東西。眼睜睜姑娘兒子都要走，心裏很是難受。可是聽聽兒女所說，這次出門，都是要得一套大富貴，又不覺得喜上心來。這一下午，真鬧得她悲喜交集。轉眼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她也殺了一隻雞，燉了一碗湯，又配上了幾種葷

菜，母子三人，飽啖一頓，先讓大福押着行李上西車站，到了十點鐘，朱氏親自送着姑娘到車站上來。桂英究竟是個聰明人，不知此行成就如何，所以並沒有告訴什麼人是晚上動身，當然也沒有人送行，可是剛一走進月台來，一個人笑嘻嘻的迎面就是一揖，不是別人，正是林子實。桂英想着他惱上了一定不肯再見面，不料他倒來送行，不過也許他是和別人送行，無心在車站上碰着的罷了。因向他笑道：『我這回出門，也許不久就回來的，沒有敢驚動人，倒勞動的駕。』林子實笑道：『這實在是您客氣。我們這樣的熟人爲什麼也不通知呢？』桂英抿了嘴笑道：『可是我怕……我怕您沒有工夫呢。』林子實笑着，一步一步的跟了桂英走，不覺得到了二等車邊，林子實道：『就在這節車上，上車罷。』朱氏道：『林先生倒知道得清楚。』林子實道：『我早就來了，在車上和你令郎談了好久的話，車子上擠的很，怎麼辦？』說着話，他退後一步，桂英只站在車門口，還不會走進去，早就有一陣熱氣，向臉上撲了來，不覺也向後退了一步。大福由車窗子裏伸出半截身子來，用手搖着道：『人滿極了。』桂英道：『已經買了票了，就是擠，也得上去。』說畢，鼓着勇氣，走上車來。這二等車，不但各屋子裏人是很滿的。就是車房外面，那條行人的夾道裏，也是滿地坐着和行李包裹擠成一堆的人，那容人開步走路，只好在人叢中帶蹦蹦跳跳的挨了壁子走。到了房間裏，四個鋪位，上下有七個人。除了乘客不算，還有送客的在內。桂英走了進來，正好將乘客的容量，擴充了一倍。這屋子裏下面鋪坐了四個人，上鋪坐了五個人，空了一張上鋪堆東西，大福只站在房門邊，

他向上舖上指道：「這是我們的舖。」朱氏擠不進屋子，在過道裏探頭探腦望着。看那屋子裏除了人而外，還有小箱子大網籃，紅紅綠綠的點心包，高高低低的酒瓶和水果包，簡直把這屋子裏塞得透氣的地方都沒有。朱氏皺了眉頭道：「這是怎麼好呢？」大福在屋子裏橫着身子擠了出來將胸前的衣襟牽了兩牽道：「真熱。這還是二等，三等裏頭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了。我也不知道怎辦？」桂英站在屋子裏，更是進退失據。心裏說不出來那一分焦燥。這個時候，忽見林子實滿頭是汗由車門外擠了進來，向朱氏亂招手道：「有辦法了，有辦法了。」朱氏道：「有什麼辦法？」林子實道：「我在頭等車裏找着一個舖位，白老板，你請上頭等車罷，」桂英聽了這話，心中真是一喜，由屋子裏擠出來道：「在那裏？」林子實又點頭又招手，把桂英引着下車，再由月台上，走到頭等車上去。這個頭等車，是中間有夾道，兩邊屋子相對，一間屋子一個舖。雖然，比兩張舖的屋子小，這裏倒可以一人佔上一間房。桂英走進屋去，連說幾聲好極了。朱氏跟着來道：「這屋子沒有人嗎？車票呢？」林子實也不等桂英再開口，就在身上掏出一張頭等車票交給了她。笑道：「令兄可以坐二等，那張三等車票，說不得了，犧牲了罷。」他說着話，又忽忽忙忙的出去，由二等車上，和桂英搬了行李來。桂英母女很自在的坐在舖上。林子實找着茶房，泡了一壺茶來，隨後車守來了，他又介紹說白老板是至好的朋友，一路上請多多照應。車守去了，他才道：「和站長有點私交，所以買得了這張車票，車守經站長招呼過，一路定照應得好的。」桂英見他如此熱心，十分感謝，就親

自煎了一杯熱茶。遞到他手上，而且讓座道：「在舖上坐一會兒罷，林先生，您真累了。」林子實道：「不要緊，我站一會兒回家去，不過是早點睡。你是出門的人，可別累了。」接了那杯茶，依然靠門站定，不肯坐下。桂英道：「真幸得了林先生幫這個大忙，要不然我要斃死在二等車裏了。」說着話時，一個聽差樣子的人，提了兩蒲包東西過來，林子實向他笑道：「我怕你誤了，你倒來得快。」說吧，讓他將蒲包送到屋子裏來，桂英道：「喲！又要你送東西。」林子實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是一點水果。本來我先就要帶來的，我料着二等車裏沒有地方，不敢再給你添麻煩。後來我跟你買了頭等票，我就打電話回公司去，讓聽差買一點水果送來。」桂英笑道：「你真想的週到。」朱氏也是連聲道謝。林子實掏了一塊錢到聽差手上，手一揮道：「你去罷。」聽差去了，桂英笑道：「喲！我心裏真亂，怎麼也不給人家兩個酒錢。」林子實笑道：「水果也不值多少錢，賞他作什麼？」桂英道：「爲什麼你到給他錢呢？」林子實道：「他是公司裏的人，不是我私下用的人，要他跑了來，總得給他一點好處。」桂英道：「我也是這樣說呀。你這人一客氣起來，客氣得我真沒有辦法，連小費都不要我們花，我們是乾乾淨淨的，收下你一批禮物。」林子實道：「算不了什麼禮物。」朱氏站在一邊，見他兩人只管說客氣話，心裏倒是納悶，林子實罷了，自己姑娘到臨別的時候，也該對母親說幾句正經話呀，她如此想着。臉上當然有些表示。林子實忽然心裏明白了，向桂英拱兩下手道：「白老板沒有什麼事了吧？您一路保重！」桂英道「忙什麼？您坐會。」朱氏

笑道：「你這孩子，人家只有催送客的早些回去，你倒留人家坐一會。」桂英道：「不是那樣說，咱們分別了，可不定那個年月再見面，多談一會兒也好。」林子實道：「你娘兒倆談談罷，我先下車。」說着又拱了一拱手。這時，大福由二等車走過來，也是連連和他作揖道謝。林子實道：「不是你來，我幾乎忘了一件大事，你瞧我心裏多亂。」於是在身上掏出兩封信，交給大福道：「鄭州我們有個公司，有一位鄭先生和一位田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到了那裏，若有什麼事要人幫忙的話，拿我這信去找他們，準成。地點在信封上面寫得明白。」大福拱拱手道：「勞駕勞駕，多謝你照顧。」林子實道：「你們自家人談談罷。」他一面說着，一面走下車來。桂英送到車門邊，還要走下月台來，林子實兩手一橫，攔着道：「不必了。這車快要開了，回頭上車會來不及。」桂英只得手扶了鐵欄杆，站在踏梯上。林子實道：「你進去罷，這裏很危險的。」大福道：「對了，要說話，你到屋子裏，伏着窗戶上去談罷。」桂英向林子實招招手道：「你別走，」於是她很快的走進屋子去，伏在窗戶上向外看。只見林子實低了頭，在窗外月台上緩緩徘徊着，桂英向他招招手道：「林先生！林先生！」林子實走過來問道：「還有什麼事嗎？」桂英道：「沒有什麼事了。」林子實道：「那就不打攪，你們自己人還有要緊的話說呢。」於是取下頭上的呢帽，連點幾下頭，又捧了帽子作個揖，笑道：「再見！再見！」就掉轉身走了。不過他走了幾步，就回頭看一次，走到老遠去了，還不住的回頭。桂英在窗戶口上，情不自禁的歎了一口氣道：「真是一個好人！」可是林

子實低了頭在混亂的行客堆中，黯然而去，這一番忙亂，博得美人最後一聲贊許，那裏知道呢？

第三回

投刺怯嚴威緣慳一面
贈儀消宿約報止千金

白氏兄妹由北京啓程，抱了滿肚子的希望，以爲一個要作夫人，一個要作官，將來有一天再回北京來，當然另是一番氣象；也許有人調音樂隊到西車站來恭迎，也未可知呢。一路行來，都是如此想着，白老板坐在頭等包房裏，向窗子外看了那些田園山水，都非常的有趣。次日，到了鄭州，白老板挑選了一家最大的春風旅行社住下，將行李稍事安排，就打聽汪督辦的寓所。一問之下，汪督辦就住在督辦公署裏，一個月也不一定出來一回，要去見他，先到督辦公署裏去掛號，註明姓名住址，和求見的事由，然後等督辦公署的電話召見。大福聽了這話，就來向桂英報告，桂英道：「在北京的時候，他在旅館裏開房間也好，在他公館裏也好，我到了，直衝直進，那裏有這些囉唆。你去打聽打聽汪督辦衙門裏的電話多少號，讓我打個電話找他來談話，他回電說，我們什麼時候去，我們就什麼時候去。那多省事！」大福用手搔着頭道：「我們這倒要想想，不可胡來。這裏汪督辦是個頭兒，猶如北京城裏的大總統一樣，這豈可以隨便打電話，不要弄出亂子來吧。」桂英道：「我們在北京城裏，是很熟的朋友，有什麼話也可以說。難道到了鄭州來了，我們就變成生人了嗎？」大福道：「不是那樣說，打起電話來，那邊

要問我們姓甚名誰，是幹什麼的，我們若是照直說了，恐怕有些不便當。若是撒謊，又怕引起了誤會，所以這可是個問題。」桂英道：「這倒也是可顧慮的，可是到衙門裏去掛號，那不一樣也有些不便嗎？」大福想了一想：果然不錯，但是由北京到鄭州來。有一千多里地，爲着什麼來了？不見汪督辦，這回跑來的事，怎麼有結果？沒有結果，難道又跑回北京去嗎？他如此想着，把身上揣的一盒煙捲取了出來，一手撐了棹子托住頭，一手夾了烟捲慢慢的抽着。桂英却橫躺在床上，也是用手撐着疊的被褥托住了頭，斜望了哥哥，大福在棹子邊，也是斜望了床上的妹妹，一間房子裏，沒有一點聲息。大福胸面前懸了個馬表。唧唧唧唧那種表的機擺聲，聽到很清楚。大福抽了一根烟捲，情不自禁的，又抽一根，直待抽完了三根煙，將煙捲頭子向痰盂子裏一扔，表示他要去的決心，站起來道：「不管了，我去碰碰看罷。」桂英由床上跳起來了道：「你去是去，不要鬧出什麼笑話來。」大福道：「這個用不着吩咐，我自然會見機行事。難道我們兩人坐在屋子裏，發一會子悶就能畫符召神的把汪督辦請了來嗎？」說着話，毫不猶豫的就到帳房來，打聽明白了督辦公署所在，一鼓作氣雇了一輛人力車，直向督辦公署去。車夫見他毫不猶豫，直說着要至督辦公署，以爲他也是督辦公署的人員，拉了車子，直拉到督辦公署門口來。這大門外東西兩個轅門，各站了五個兵士，一個兵士領班，身上背了一枝帶皮套了的盒子砲，那還無所謂。其餘四個兵士，兩個人背上了着刺刀快槍，那刀磨擦得雪亮，在日光下，銀光閃閃，射人的眼睛，別是一種驚人的感覺。另外兩個兵

士，站在最外邊，各人背了一管自動機關槍。再看轅門的裏邊還有個總大門，又站了一排武裝齊全的兵士。這車夫仗着坐車人的勢力，以爲總可以拉進轅門去，只管走。急得大福在車子踏板上連連跳了脚道：『停下來！停下來！』車夫猛然停住，車子一折，幾乎將他翻下車子來。大福看看離那轅門口的兵士，不過上幾十步路，假使再不下車，就要在兵士面前下車盤問起來；忽促之間，恐怕是對答不上，這樣想着，也不管車子是否放下，就由車子上直跳下來，身上掏了一把銅子，扔到車子上，轉身就走，走了二三十步，才回過頭來，一看守門的那些兵士，直挺挺的在那裏站着，一點笑容也沒有。心裏這就想着，幸是不曾冒冒失失衝了進去，要不然，你看大門口那樣威風凜凜，一言不合，就是毛病。一人在路頭上遠遠的向那大門口望着，只見一輛汽車，車門兩邊站了四個兵士，風馳電掣的闖進轅門，那轅門口的兵士，就吆喝了一聲，舉槍的舉槍，舉手的舉手，原來那守衛的兵士，你不要看他那樣很有權威的樣子，可是他們也很講禮節。不過知道他們是講禮節的，他們尊重坐汽車帶護兵的人，一定瞧不起雇人力車老遠就下車的人。汪督辦到北京城裏去的時候，他公館門口也不過有個請願警，那有這種威風？若是還用在北京去求見他的議式去見他，恐怕有些不靈。大福心裏這樣盤算着，不但是想不出一個上前的法子，越躊躇越讓自己膽子越小，不過不上前去打聽打聽，就這樣回旅館去，妹妹問起來，何辭以對？無論這些兵士們，有什麼威風，好在他們的總上司，和自己妹妹有交情，縱然有些失儀之處，把我抓了起來，我把話直說了，一定也可以釋放我。

的。汪督辦是我見過的人，爲人挺和氣的，我怕什麼？於是放開了膽子，從從容容向前走去，心想到了衛兵面前，和他一鞠躬，多說一聲勞駕，也就無所謂。但是走着在那轅門外二三十步的時候，恰好有兩個行人，在自己面前走着，已經靠近了那衛兵。一個拿槍的衛兵，倒拿了槍，將槍托掃了過來，口裏喝道：『你瞎了狗眼，走到什麼地方來了。滾過去！』那兩個行人，嚇得跌跌撞撞，話也不敢多說一句，就跑開了。只看這種情形，轅門口就不能靠近，慢說到門口去問那些衛兵了。於是又裝出一個過路人的樣子，目不邪視的，向前面一條支路，直走過去。然而難關是可以不過了，可是自己是幹什麼來的？就如此怕事，可以了結嗎？當時也不敢回旅館，在熱鬧街繞上了兩個圈，看看太陽偏西，天色不早了，再要不上前去，就不是機會了。自己腳一頓，下了個決心再向督辦公署來。這回是自己拿定了主意的了，將帽子早早取下，拿在手上，然後一步一步的走到轅門邊，遠遠的就向衛兵一鞠躬。一個衛兵將步槍夾在脅下，迎上前來問道：『找誰？』大福笑道：『我是由北京來的，到這兒來求見督辦，』那衛兵對他週身上下望了一遍，問道：『你要見督辦？』大福將一頂舊呢帽抱在懷裏，向人家半鞠躬道：『是的，以前督辦在北京說過，有事要我們到鄭州來找他』。那衛兵看他這種情形，並沒有瘋病，當然不敢胡說，當督辦的人，自然也不能絕對沒有窮親戚朋友，所以他雖疑心，也不敢十分拒絕大福。便又問道：『你是幹什麼的？』大福道：『梨園行。』衛兵道：『梨園行？幹什麼的？』大福欠了身子道：『我們是唱戲的。』衛兵哦了一聲道：『

是唱戲的？你唱什麼角色？」他口裏問着，向大福身上看來，便帶有一種笑容。大福答道：「我不唱戲，在場面上，我妹妹唱青衣。」那衛兵知道他是個唱戲的，就無所顧忌了。將肩膀一抬，笑道：「你妹妹叫什麼名字？是我們督辦叫她來的嗎？」大福道：「那沒有錯。」於是將白桂英的名片，由懷裏掏出一張來，遞到那兵士手上。他看了名片笑着走過去，和那領班的兵士，報告了一遍。他走過來問道：「你妹妹怎麼沒有來呢？」大福道：「她是個姑娘，沒有問明白規矩，怎麼敢來？」兵士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先掛號？」大福道：「我們由北京剛到。這兒的規矩，一點也是不懂，老總，你看怎麼好？就怎麼樣子辦。」那兵士道：「這樣的事，我們也作不了主，你跟我到傳達處問問吧！」於是將大福引進大門，送到傳達處，招呼了一聲，自走了。傳達處的傳達兵拿了白桂英的一張名片，只管躊躇起來。屋子裏有兩個同事坐着，他硬道：「大概這樣的人，不傳達上去，是不行。可是號簿上讓我們怎樣寫？」有一個同事道：「你替人家胡担什麼憂？你到陳啓盛和楊陳啓說一說，他自然知道督辦的意思。」那傳達兵點了點頭，讓大福在這裏等着，拿了那張名片，自進去了。大福在傳達處坐了等着，似乎有很久的功夫，才見那傳達兵走了出來，向大福道：「你不是住在春風旅社嗎？你回去等信兒吧。督辦有了話下來，我們這兒有電話過去。」大福看看這地方，僅僅是通報一層，還有許多手續，實在是不可亂說一句話，不可亂走一步路的地方，聽了吩咐，不敢多言，道聲「勞駕」，就回旅社來。他兄妹二人，住的是兩個房間，白桂英住在上等房裏，

大福只住在一間普通房裏。回旅社之後，他也不回自己的房，一直就到桂英屋子來，見她的房門，已經是緊閉着，大概妹妹休息了，這時就不驚動她也罷。正待轉身走開，只聽到屋子裏一陣拖鞋響，房門扯了開來，桂英早是伸了頭，向他瞪了眼道：「你怎麼這個時候才回來」大福笑道：「汪督辦在這裏，威風就大了，你以為在北京一樣，到他宅裏去，向門房裏言語一聲就行了嗎？這可是個大衙門，門口站上好幾層大兵，要遞個名片，費事極了。」一面說着，一面挨身而進。只見床上被褥凌亂着，屋子裏一股的捲煙氣味，這一定是桂英等的不耐煩，睡睡又起來抽煙。因道：「我去的時候，大概是不少吧？」桂英道：「你還說啦。你見着汪督辦了嗎？他怎樣說？」大福道：「那有那麼容易呀！由傳達處把名片送到陳啓處，陳啓處放下來一句話，說是知道了，有消息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就等着他的電話，再去見督辦。」桂英道：「去了這樣久，原來你還沒有見着汪督辦，你沒有問那個陳啓，什麼時候打電話來嗎？」大福道：「我也沒見着他，怎麼問？這是傳達帶回來的一句話。」桂英鼓了臉道：「這樣說來，你算是白去了一趟。」大福道：「你以為督辦衙門，也像這旅館一樣，可以隨便進出的嗎？你要是不帶我來，一個人到鄭州來，你還更沒有辦法呢！」桂英道：「我一個人，哈爾濱，天津，張家口，那裏也去過，沒有讓人吃下，你給我辦這點事都辦不通。」大福道：「事非經過不知難。你若是不信，你可以雇一輛車，在督辦公署門口，走過一遍，你看那裏是不是殺氣騰騰的。」桂英道：「殺氣騰騰怎麼着，難道還能把求見督辦的幸了嗎？」大福見和妹

妹說話，越說越擰，只得走開。其實桂英雖然很怪他的哥哥，她也只在房門裏面唱高調，讓她自己去見汪督辦，她未必不是半路上攔回來，大福走了，一人在屋子裏坐着，也很是無聊，躺了一會，還是叫茶房把他叫了來，兄妹閒談消遣。桂英到了此地，本想到街上去看看的，現在要等督辦公署的電話，就不敢走開。一路心中計劃而來，以爲到了鄭州，就可以看到汪督辦，立刻可以打個電報回北京，向母親報告消息。現在連什麼時候能見面都不得而知呢，那裏就能報告消息。自己抱了十二分的希望而來，到了現在，未免減少了兩分，這天在旅社裏候電話，候到晚上十一點鐘，依然沒有消息，當天自然是無望，只好望明日的消息。到了此日，兄妹二人，依然不敢出旅社一步，靜候督辦的電話。大福住的房間外面，正是懸電話機的所在，只要是電話鈴一響，立刻站到電話機邊，聽接電話的茶房說些什麼。有幾次電話鈴響着，茶房不在身邊，他就向前代接電話。然而那邊說話的人，乃是河南口音，答非所問，以後也就不再接電話了。到了下午三點鐘，依然沒有消息。桂英有些不耐煩了，就把大福叫到屋子裏問道：『我說你不要是拿話騙我，沒有到公署裏去吧？』大福道：『那是什麼話？那樣辦，不但是我騙你，我還是在騙我自己啦。』桂英道：『你說他們有電話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電話來？難道我們千里迢迢，就跑到旅館裏來這樣乾乾耗着嗎？』大福沒有說話了；又抬起一隻手來，到頭上去搔癢。桂英道：『人家不打電話來，我們又不能打電話去，那怎樣辦？你不會再到衙門裏去打聽打聽嗎？他反正不能把你吃了，你這沒有用的東西！還打算出來找事情

呢？「這幾句話罵得大福太重了，他一頓腳，又把手一摔道：『我就去，人家不理，不能再怪我。』他說畢，找了帽子戴着，這回一直就向督辦公署來。今天不比昨天了，膽子大了許多，到了轅門口，就告訴衛兵，要到傳達處去打聽消息。衛兵讓他過去了。他在傳達處就把帽子取下，拿在手上，然後彎了腰走進門去，就向人拱手道：『勞駕勞駕！』那個傳達倒是認得他，便問道：『你今天又來幹什麼？』大福拱拱手道：『昨天倒不是吩咐給我們電話嗎？可是到了現在，還沒有去。』那傳達一歪頸頸子道：『誰知道哇？你們等着吧！掛了號，等一個禮拜，也有的呢。你昨天來報到了，今天就着什麼急？』大福依然拱手道：『不是那樣說，因為我們帶的盤纏不多，日子就攔久了，我們維持不了。』那傳達並不理他。身上掏出一盒烟捲，自己點了火，自己抽着烟，却向另一個同事道：『要出門，爲什麼不帶足盤纏呢？打北京到鄭州來，這樣老遠的道，這是鬧着玩的？以爲是上姥姥家嗎？』大福坐也不會坐下，却讓人家搶白一頓。再要問話，又怕衝犯了人家，不問話吧，又沒有得一點結果，站着在傳達室門口，不知怎樣好。那傳達口裏標着烟，斜了眼睛，望着大福，將手一揮道：『回去罷，等個三天五天的，就有電話了。』大福看了他昂頭天外的樣子，恨不得搶上前去，打他三拳，踢他三腳，可是人家有權威，有什麼法子呢？和人家道了一聲『勞駕』，方才走了。這回到了旅館裏，他到不必桂英先問，到了她屋子裏將帽子取下來，使勁向椅子上一摔，冷笑道：『得了，別想升官發財了。我回北京去，還是吃我們那碗破戲飯。』桂英看他這樣子，以

爲汪督辦是拒絕不見，便道：『你問得了什麼結果嗎？』大福將棹上的茶杯，使勁拿起一個放下，提起茶壺，高高的斟了茶下去，端起一杯茶，一仰頸子，骨都一聲喝了。將杯子放下，拍的一聲響，鼓了嘴道：『他媽的，一個當傳達的，也沒有多大的位分，他就在我面前擺着那樣大的架子。什麼闊人沒有見過。他這個樣子的一個人，就想到我們面前來賣弄。』桂英聽他的話知道他是碰了一個大大的釘子回來，便道：『到了現在，我們總還是和人家好說呀，你幹嗎和人家鬧脾氣？』大福道：『我怎麼不是好說呢？』於是就把今天到傳達室裏的情形，說了一遍，因道：『千勞駕的，萬勞駕的，和人家說着好話，結果是讓人家擋了回來。那個地方，我是不能去了，他要等三四天。就等三天再說罷。』桂英這才知道汪督辦的架子，在鄭州果然不小，若是把大福鬧僵了，更是不好辦，反是用好言將他安慰一頓。大福氣得沒有話說，自回房睡覺去了，兄妹兩人，在旅館裏，又等了二天，大福睡覺睡得膩了，每日還到街上去溜上一趟。桂英怕耽誤了電話，一步也不敢離開。這三天之間，又急又悶，非常的難受，桂英自學唱戲以來，生活就自由慣了，那裏受過這樣拘束。到了第三天晚上，桂英突然有了歸志，就對大福道：『這樣子看來，分明是汪老頭子不理咱們，癡漢等丫頭，咱們老等着什麼意思？我們回去罷。不過我算了一算，錢恐怕不夠。你不是說，在西車站上車的時候，林子實給了你兩封信，說是這裏的分公司，有他的好朋友嗎？你可以拿了這兩封信去找找人看，咱們能找着人借個四五十的，就可以回去了。』大福道：『你不說起我倒忘了。是有這

樣一封信，我想沒有什麼用，塞在網籃裏，現在也許丟了，讓我找找看罷。」桂英道：「你真不會作事……」大福搶着說：「我的大小姐，我們只說奔鄭州找汪督辦來着，誰知道到了這裏，還短不了走林子實那條路呢？你別慌，只要網籃沒有抖亂，信總在那裏的。」於是回到自己屋子裏去了。過了一會，他手上高舉着兩封信，如獲至寶一般，笑道：「找着了，找着了，那公司離我們這旅館不遠，我們就拿這信去會他。」桂英道：「你可得早些回來，別讓我又着急。」大福道：「好歹我都早些回來給你的信就是了。」於是帶着三分喜色，忽忽而去。這時，桂英對那汪督辦的十二分希望，已經拋棄一個乾淨，只是計劃着要怎樣的回北京，回京之後，用些什麼話去對人說。一個人在屋子裏想着，以爲明天上午總有一個辦法。不料不到一小時的功夫，大福就回來了。他站在房門口就道：「田先生鄭先生來了。」桂英看時，由他身後跟進來兩個人：一個有五六十歲，額下長了一部長黑鬍子；一個有三四十歲，黃黃的尖面孔，兩個人都是灰色袍子黑呢馬褂，各戴着黑色小便帽，雖是買賣人樣子，却在樸素之中，帶一些和氣。他兩人自道着姓名，有鬍子的叫鄭頌周。沒鬍子的叫田子春。桂英讓坐已畢。鄭頌周摸着鬍子先道：「我們和林先生都是至好。剛才令兄把白老板到此地來的一番意思，都對我說了。你要是早通知我們，免得在這裏等這幾天，可是白老板這一趟，來得不大湊巧。革命軍攻到了湖南，鄭州這幾天，暗裏頭風聲很緊，汪督辦不便隨意出來。要說白老板到衙門裏去呢，督辦的正夫人又喜歡管閒事，兩個如夫人，吵得都不能安身，當然在這個時候

也是去不得。白老板遞上去的那張名片，是不是汪督辦看見了，那還是個問題？」桂英聽了這話，倒也不肯示弱，淡淡的笑道：「那算我們找錯了人。他在北京的時候，我們相處的很好。而且說了多次，叫我來找他，早知道是這個樣子，我怎麼也不來，現在我也不想找他了。」田子春道：「汪督辦這個人呢，倒是不肯薄待人的，不過這個時候，他真有些不便出門。既有林先生相託我們。我們當然要幫白老板一個忙，他手下有個阮副官，和我兩個人至好。白老板有什麼話和送汪督辦的什麼東西，都交給我們，我們可以託了阮副官，私人對汪督辦說一說。假使他能抽出功夫來和白老板見一面，那你什麼事都好辦。」桂英道：「要不然，我也不能來找他。因為在北京的時候，汪督辦再三再四的勸我別唱戲，說是沒有飯吃，可以來找他，打去年起，我就不唱戲，總是走不了。這回我在北京下了決心，不唱戲了，所以什麼人也不打算找，就來找他，等他一句話。現在我們千里迢迢來了，給我們一個老不管，這不是要命嗎？」鄭頌周道：「我猜他是事忙忘了，決不是陳啓忙了沒回。我們再去提上一提，他一定有個回信的。就是沒有回信，那也不要緊，白老板和子實是朋友，我們和子實也是至好，反正盤纏錢，不讓你有什麼爲難。」桂英笑道：「我到鄭州來，大門也沒出，一個熟人沒有，成天只聽到火車放汽響。有兩位先生這樣幫忙，我將來一定想法子感謝你。」鄭田二位都搖手說，那談不上。於是大福就把送汪督辦的東西，一齊檢着！堆在桌上，用一個大籃子裝着，請田鄭二位帶去。又把二位請到自己屋子裏，私下告訴他們，說是汪督辦與桂英原有嫁

要之約的，現在一點消息不給，就這樣老閉門不理，那真會逼出人命來。田鄭二位都說：『只要事情是真的，當然阮副官去說了，多少有個了斷。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去找阮副官，趁着今天晚上汪督辦上操的時候和他一提，也許明天上午，就有回信。』大福道：『晚晌還上個什麼操？』鄭田二人彼此望着，大笑起來。田子春笑道：『這個操，也是棒了槍玩，不過不是在地上臥倒放，是在床上臥倒放罷了。』大福道：『汪督辦是不抽烟的呀，』鄭頌周道：『有不花錢的烟，爲什麼不抽？軍官抽烟，不都是爲了不花錢幹上的嗎？有話明天再說罷！我們走了，』於是他兩人提了那籃禮物，告別而去。桂英兄妹，知道大事絕了望，倒不想鄭田二位能找出什麼路子來，只想和他們聯絡，將來走不動，和他們能借幾個錢也就完了。這兩天，每晚兄妹二人，都少不得唉聲嘆氣議論一陣，今晚反正是作什麼奢想，各人老早睡覺。次日睡到有十點鐘醒來，還不會起床，茶房就敲着門叫起來道：『白先生！白先生！有汪督辦公署的阮副官會你呢？』大福聽得清楚，在床上一個翻身滾了下來，口裏喊道：『請坐，請坐，真對不住，我就來的。』一面說着，抓了一件衣服，披到身上就來開門。只見一個踏皮鞋穿便服的人，脅下來個皮包，站在房門口，向他點頭道：『你就是白老板嗎？』大福鞠着躬道：『我姓白，白桂英是我妹妹，住在樓上。』那人道：『我就是阮副官，督辦讓我來見白老板的。』大福道：『是！是！請你在這屋子裏屈坐一會，我去告訴她。』鞋子也來不及拔起來。跑上樓來，站在房門外，還不會敲門，口裏先就嚷着道：『大妹子，你起來罷，阮副官都』

來了。』說着，就用兩隻手去搥門。桂英從夢中驚醒，倒嚇了一跳，聽說是阮副官來了，心中倒也是一喜，隔了房門問道：『阮副官在那裏，你先請他在樓下坐坐呀！』大福道：『是讓人家在樓下坐着啦！你穿衣服罷，我下樓陪客去了。』他也不等開門，下樓去了。桂英在屋子裏，也就忙着穿衣洗臉，不到十分鐘的功夫，大福又上樓來了兩回，桂英皺了眉道：『你就陪人多坐一會子，要什麼緊？他是爲了我們的事來的，反正不能沒有見我就回去。』大福對她發了一陣子楞，只得下樓去了。桂英洗完了臉，挑了一件好看些的衣服換了，鈕扣還不會扣好，大福就帶着阮副官走上樓來了。先在房門口站着，就介紹起來，桂英只得點了頭把阮副官讓了進來。他將桂英週身上下打量着，將皮包放到桌上，倒退一步，方始坐下。桂英忙着張羅了一陣茶烟，他首先開口道：『督辦教我向白老板致意，說是這回來，很對不住。因爲正趕上了軍事時期，鄭州這地方，鐵路是四通八達，只要時局有點動靜，這裏先就要發生問題。督辦是全省一個領袖，比不得在北京，行動可以自由。』桂英道：『這個我已經知道了。不過我這次來，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阮副官道：『是的，這一層，督辦也和我說了。在北京的時候，督辦和白老板提過的，說是白老板若是不唱戲，督辦願意接你到家裏來。可是昨晚督辦和我提了，一來呢，現在這個時局，不是辦喜事的時候；二來呢，督辦說他年齡也到了時候了，仔細想了想，恐怕耽誤白老板的青春。不過白老板這番好意，他是忘不了。今天讓兄弟帶了一點款子來，督辦說，送給白老板買點衣服料子。』說着就打開皮包，在裏面，取

出十疊鈔票，送到靠近桂英這邊的桌子沿上，因道：『這是一千塊錢。』桂英在十分絕望之餘，對於汪督辦，本來也就不想有所求於他了。現在看到拿出一千塊錢來了，便笑道：『我怎樣好收督辦這許多錢呢？』阮副官道：『這個你就別客氣，督辦既是拿出來了，反正不能拿回去。你送督辦的東西，收到了，謝謝你，辦說，本來也要買些土儀送白老板，但是又怕來不及，送兩樣白老板得用的東西得了。』說着，他又在皮包裏取出一樣東西，可是白桂英看了先前一疊鈔票是笑，看了這樣東西，却是要哭，不但要哭，就是那一千塊錢的厚贈，白桂英也不覺其多了。

第四回

心事重歸來忽忽送客
風光問嫁後鬱鬱思人

原來這阮副官最後在皮包裏拿出來的，並不是禮品，却是兩張火車免票，他含着笑容，交到白桂英面前，然後用很和柔的聲調道：『白老板，這是一張頭等免票，一張二等免票，你二位可以拿了這票，不花一個錢，回到北京去。不過有一層，這火車的限期，就是今天，今天就誤了，就要破費好幾十塊錢了。到北京的通車，下午六點多鐘到，七點鐘開，你們可以坐了這通車走。』桂英道：『我們很不容易到鄭州來玩一趟的，既是來了，我們也要看看這裏的古蹟。』阮副官道：『我不是說了，這裏的風聲緊得很，在這裏玩一兩天不要緊。可是你玩出事來，就要後悔的了。依着我的意思：二位還是今日動身的好，如其不然，我就送二位上火車也可以。』桂英聽了這話，心想這裏是好意送我們走，這就是押解回籍罷了。本待不答應，看看阮副官那情形，他不肯鬆口的。到了這種地方來了，便是他們的勢力範圍，若不從命，他們也許會強制執行。因點點頭笑道：『好罷，我們今天，就回去了。請你回覆督辦，我謝謝他了。』阮副官道：『有什麼要辦的東西沒有？若是要什麼，我可以和恁代辦，免得恁人生地不熟，就誤了時間。』桂英搖了頭道：『也沒有什麼要辦的東西了。我們到了鐘點，就上火車去。』阮

副官一回頭，看到茶房由房門口經過，就向他招了招手，讓他進來，對他道：「這位白老板的帳，歸找來算，你把帳單子寫好了。到了下午，我來會帳就是了。」說畢，向茶房看了一眼道：「你認得我嗎？」茶房半鞠着躬道：「您是督辦公署的副官，怎麼會不認識呢？」阮副官向他一揮手道：「認識就好，去罷！」桂英看那茶房深深一個鞠躬，方始退去，料着阮副官的權威，是很大的，哥哥是不行，自己一個唱戲的女孩子，如何又能抵抗他的命令，便當了他的面前大福道：「我們算沒有白來，就是今天走罷。你去收拾行李。」阮副官微笑着，夾了皮包，告辭而去，桂英把鈔票收了起來，一人在屋子裏想了一陣，心裏總算明白：「原來汪老頭子，並不想娶我，在北京的時候，天天和我在一處鬼混，無非是拿我開心。現在我真來找他了，他覺得我不配嫁他，爲了免除麻煩起見，索與連面也不見，這可見得這個人，沒有一點真心對待女子。他雖給我一千塊錢，那是怕我不肯空了手回去，算不得什麼好意。再說，一千塊錢，在他還真不算一回事，我在北京的時候，看過他推牌九，老是一千塊錢下頭注，輸了贏了，一點也不心痛，他給我這一千塊錢，只當是輸了一個頭注罷了。而況這件事，還幸是田鄭二位出面打圓場，要不然，這一條路子，也是無法可通的。說到這裏，還應當去謝謝田鄭二位，人家並無什麼交情，只是憑了林子實的一封信，就這樣熱心，這可以見得林子實這個人不錯。因爲他的朋友都是這樣誠懇，他本人當然是誠懇的一個了。」如此想着，就叫了大福來，約了一同去拜會田鄭二人。這話還是剛提着，田鄭二人就來了，見面就問：

「阮副官來沒有來？」桂英相信這二位都是好人，就把實話說了。鄭頌周道：「既然如此，白老板還是依着他們的話，今天走了的好。鄭州這地方，不過是兩條鐵路的交叉點，也沒有什麼好風景。你身邊帶了那些款子，還是早一點回北京去的穩當。子實今天又來了信，託我二人打聽白老板的消息，他的事情很好，已經調到上海去開新公司，大概二三天內，就要動身了。桂英聽了這些話，把立刻回北京去的心事，又堅決了一倍。因道：『我決定走的，讓我打個電報給林先生罷。』大福道：『今天動身，明天就到了，何必還要打電報給他呢？』桂英道：『你不知道我們這回的事情，得力林先生的兩封介紹信嗎？人家還老遠的打聽我的消息，我怎麼不告訴人家一聲？等了我們回到北京去，人家就走了。』鄭頌周道：『這個電報，倒是不必打，發多了字，明天就回北京的，後天你們可以見面，何苦花那筆錢？字發得少，子實不明白究竟，更讓他着急。我看不能那樣巧，子實就是明天走了。就是子實走了，也不要緊，我們和他，少不了常常通信，將來順便告訴他一聲就是了。』桂英本有一句話要說的，偏着頭想了一想道：『那也好，我們回到北京的時候，立刻打電話通知他就是了。』大福聽了，倒有些不解，妹妹有什麼要緊的事，這樣急於要和林子實通消息。當了田鄭二人也不便問，只望了妹妹。桂英偏是知道他的意思，便道：『我自然有我的心事，你不必管。』說着，又笑着向鄭田二人笑道：『不瞞二位說，我是個性子很急的人，有什麼事，說辦就辦，我覺得現在非急和林先生說兩句話不可。這回到鄭州來，真是得了你二位幫忙的力量不小，將來我

一定要感謝二位。」田子春笑道：「快別說這話，人生何處不相逢？也許我們將來有求白老板幫忙的地方呢，我二人是抽工夫來的，既是事情都辦妥了，那很好，我們可以放心了。回頭既有阮副官來照料上車，我們就不再送了。」說畢，就和鄭頌周同拱了拱手，告辭而去。桂英對於這兩位只會過兩面的朋友，也說不出一種什麼情緒，只覺得這兩人可敬又可愛，跟在後面，一步一步的送着，由樓上送到樓下，復又送到旅館門口，方始和人家點首而別。她果然也不想買此地什麼東西了，也不想看此地什麼風景了，一人悶坐旅館的頭等房間裏。只是想起阮副官的話，實在可惡，覺得他交代茶房，帳目都結清了，那都是有用意的，一來他好向汪督辦多開報銷，二來他也是催我走的一種表示。好！你既答應了代我付帳，以後和他們又沒有什麼交情了，樂得大大的花費你們幾文，就告訴茶房，要這樣，要那樣，連茶房都看出她是拚着花錢，未免好笑。到了五點鐘，阮副官帶了兩名衛兵來了，說是幫着送行李，桂英心裏暗笑：「汪老頭子，也不是潘安再世，也不是上西天取經的唐僧，何必這樣怕我在鄭州找他。大概我要不走的話，這兩名衛兵，縱然不搬行李還不搬人嗎？」因向阮副官笑道：「乾脆，我們這就上火車站去等車子，我們反正不等什麼，你也好放了心。」阮副官明知道她言中有刺，却事也不便說破了，只當沒有懂的話，裝麻糊笑道：「果然是先上車去的好，免得臨時謊裏謊張，我帶了汽車來的，帶着行李，我們一塊兒走就是了。」桂英道：「好！說走就走，既是阮副官帶了兩位老總來了，那就不必客氣，請他們和我幫一幫忙罷。」阮副官連說：

『好的好的！』就督率着兩名衛兵，一陣風似的，把她的行李搬了出門，運上了汽車，桂英也說不出來有什麼感想，一個人像失掉了魂一般，跟着這些人，迷迷糊糊的到了火車站。那阮副官也真是熱心，直等她兄妹二人上了火車，火車開了，方開回公署覆命。桂英到了這時，真有一萬分說不出的苦惱。不過這次在火車上，倒比出來的時候，心裏貼實得多。這反正是回家鄉，不像出來的時候，既想做督辦夫人，又怕做了夫人以後，不容於原來的幾位夫人，心裏正自計劃着，要怎樣才得到個萬全之策。現在無所謂了，回北京以後，大不了還是登台去唱戲。好在這趟離開北京自己很把穩，不敢向外傳揚自己的行蹤，雖然是撲了一個空回去，所喜並沒有人知道。這總算得了個教訓，關人是完全靠不住的，以後不要想依傍闊人了。同時心裏也斃住了個啞謎，只待到了北京以後，立刻就這啞謎揭開。大福在火車上小心伺候着妹妹，總怕她會傷心，什麼話也不敢提。火車到正陽門的時候，已是大半下午，二人僱了一輛馬車帶着行李回家，漸漸的就是街上電燈亮火的時候了。他們到了家，朱氏倒嚇了一跳，問道：『怎麼就回來了呢？』桂英揚着雙眉笑道：『這回走得不錯。』朱氏看女兒臉上並無憂色，這才放了心。桂英等行李搬進了大門，還不會進自己的臥房，就問道：『林先生，這兩天來過嗎？』朱氏道：『你怎麼知道呢？我想你走了，他不會來的，可是你走後第二天，他就來了一趟。今天上午他又來了，打聽你有回信來沒有？他說今天是來辭行的，今天搭下午五點鐘的通車到上海去。他還留了個地名，讓以後我們好通信呢。』桂英聽說，抬起手臂來看看

自己的手表，就指着大福道：『我說僱汽車，你偏要僱馬車，省那幾毛錢，誤了我的大事。』大福倒楞住了，心想：『安安穩穩的回到家裏了，又誤了她的什麼大事。』桂英也不再說什麼了，立刻就向大門口跑，雇了一輛人力車子，連說：『多給錢，拉上東車站。』朱氏摸不着頭腦，怎麼剛由西站回來，房門也不進，又跑向東車站去了。就吩咐大福快快的追了去，桂英的車子跑得很快，她坐在車上，還不住的抬起手來，看她的手表，到了車站，她在袋裏掏了一陣，恰是來的慌張，沒有帶零錢，找了個賣烟的錢攤子換了零錢，付了車錢，一直向車站裏走。到了柵欄門門口，一個穿制服的人，將手一攔，說了一個字。『票！』英桂道：『哦！忘了買月台票！』於是轉身到買月台票的櫃屋前買票去。偏是屋子前只有巴掌大的一個小窟窿，前面站住四個人擠着買票，自己無法上前。好容易，熬到那四個人買票過去了，自己才買得了一張月台票，忽忽到月台上去。她料着林子實三等車是不肯坐的。頭等車呢，作生意買賣的人，當然不至於那樣掉霍。所以一直就到二等車上去找。將一截二等車，找了一個夠，始終也不見林子實。又一想：『他是替公司裏辦事，也許公司裏給他川資，他又爲什麼不坐頭等車呢？』如此想着，剛想由車上下來，再轉上頭等車上。不料月台上叮嚀叮嚀，一陣打點之聲，火車就要開行了。忽忽的走下車來，回頭向車上看去，却見前面頭等車上，有一個人和站在月台上一羣送行的連連拱手道：『諸位請回去罷。』桂英看那人不是別個，正是林子實，也來不及上前了，老遠的抬起一隻手來，就叫道：『林先生，慢走！慢走！』在月台上

竟有叫火車慢走的，在月台上的人，怎能不加以注意？林子實在這聲中，也回頭看過來，真不料白桂英會在人叢中跑出來。人的相貌，固然是有相同的，可是白桂英那清脆的聲音，在戲台下聽她兩年的戲以後，已經深深的印在腦子裏，只要是這種聲音吐出一個字來，便可以知道是白桂英來了。現在相貌同聲音又同，不是她是誰，身子向前一探，口裏喊了一聲白老板。然而在這個板子聲音呼出以後，汽笛鳴的一聲，車子已經向東移動。白桂英情不自禁的，跟着車子跑了幾步，口裏還依然大喊着林先生。然而等她追到那羣送行人所站的地方，林子實所乘那節頭等車，已經到好遠的地方去了。桂英跑到這裏，自然的也就停止了脚步，對那越去越遠的火車，不免望着發了呆。送行人中間，有認得桂英的，便道：「白老板來晚了五分鐘了。」桂英這才向大家笑道：「我有點事情耽誤了，沒有趕上送行，真對不住人。林先生臨行說的什麼嗎？」她這句話，倒問得她所認得的人，不知所答，臨行的時候，當然要說些什麼，所說的什麼。與桂英又有什麼相干，要她過問。桂英得不着人家的答覆，她也不一定要人家答應，掉轉身子，低了頭，無精打彩的，就向車站外面走。她是個唱戲的女子，人家總怕惹了什麼嫌疑，她既低了頭走，人家也就不便再和她說些什麼了。桂英走出車站來，只見大福滿頭是汗，到處亂碰。便走近他身邊，問道：「你忙些什麼？」大福看到，臉上先有怒色，再看妹妹的顏色也不好，就笑了起來，點着頭道：「你把我找苦了，由那裏來呢？」桂英道：「你說罷，車站外面碰着我，我是從那裏來呢？」大福是自己找了釘子碰的，也就無話

可說，只得笑了。桂英也不理會他，自雇了車子回家去。到了家裏，朱氏迎着她笑道：「我猜你是送林先生去了，對也不對？」桂英道：「對了，可是沒趕上。咳！我作什麼也不順心。」這時，朱氏已經知道桂英帶了一千塊錢鈔票回來，不敢得罪她，不但不說她不該回來就走，而且想了許多話來敷衍她。她倒沒有什麼不好的言語與表示，只是時時露出那不規則的笑容來。朱氏最怕她嫁人，把自己進錢的路子塞斷，現在姑娘回來，少不了重登舞臺，自然暫時各事要哄着，她就向她笑道：「你回來得這快，熟人要看到你，真會疑心你還沒有走呢。」桂英道：「咱們把這事揭過去，不提就是了。知道我走的人，大概也不少吧？我們大福那張嘴，還不是一枝喇叭，到處吹着。」朱氏道：「這回我可叮囑過的，他可不敢瞎說。除非秋雲她一個人清楚，反正你有事也瞞不過她的。」桂英笑道：「我倒忘了問你，她嫁過去以後，情形怎麼樣？」朱氏說：「那還用問，自然是好。第三天拜客，夫妻倆在我們這兒坐了一會。雖然姑爺年歲大一點，可是總是一夫一妻，倒很好的。若是說你回來了，她一定會高興的了不得！」桂英道：「他們家有電話嗎？」朱氏道：「張家很有錢的，家裏什麼都全備，那有不裝電話的道理？我到隔壁糧食行，借個電話告訴她罷。你的朋友也多，一個月那不花幾塊錢，將來自己也按上一架電話，免得老去麻煩街坊。」桂英笑道：「你以為我回了家之後，要廣結廣交，到處求人捧，又上台嗎？老實說……」朱氏一聽話不投機深怕她將心事完全說出來了，將來不好轉圓，不等她說完，立刻掉轉身就出去了。桂英也知母親的用意，只看了母親

後影微笑。一會兒功夫，朱氏笑嘻嘻的回來，拍了手道：「秋雲她歡喜極了，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要把你請去，我說讓你多休息休息，她就說請你明天到她家吃中飯，她還要請你看電影呢。」桂英笑道：「我倒要瞧瞧她們這家新家庭是怎樣一個情形。」在煩悶之中，有了這點消息，稍微安慰。到了次日上午，就直到秋雲的丈夫家來。原來秋雲的丈夫，是個山東人，在北京開了兩家綢緞店，一月西餐館，買賣倒是不錯。作大東家的人，本來就無事，加上店裏生意好，更不必操什麼心，終日無事，只在外找樂子。當秋雲唱戲的時候，是他父親張厚德天天定座相捧。張厚德是個六十六歲的老頭子，一把蒼白鬍子飄在胸前。這樣的捧坤伶，當然只能說是藝術的欣賞，沒有其它作用。程秋雲也打聽得張老頭子是個有錢的人，就和他接近，後來索興拜在他跟前作乾姑娘，不斷的到張家去。因為如此，就和他的兒子張濟才認識。張濟才是個四十一歲的黑漢子，和他父親一樣，除了那個張字，此外關於用筆寫的，都不大認識。一見父親認了這樣一個唱戲的乾姑娘，以乾哥的資格，也湊趣捧起來有一年的功夫，張濟才原配的渾家死了，張老頭兒一力主張，把程秋雲和兒子填房，張濟才當然是求之不得。秋雲也因張家有錢，有公公沒婆婆，走去作小東家夫人，就可以管家，在相當條件之下，就嫁過來了。這個時候，她嫁過來不會有多少日子，真是要一樣有一樣，心裏很是滿意的。桂英本也認識張濟才的，這時到他家來拜訪，他怎能不盛情招待。在裏面一聽到門鈴響，就親自迎接到大門外來，接了有四回，方才接到了她。老遠的就半彎着腰拱了兩手道：「歡迎！歡

迎！」說畢，便在前方引路，程秋雲在屋子裏，隔了玻璃窗子，看到允道：「久違呀！快請罷。」說着，自己也迎了出來。桂英看她身上，還穿了一件粉紅色的旗袍，頭髮梳得溜光，在左耳鬢髮上，倒插上一朵小小的紅綢海棠花，黑髮上配着那猩紅一點，在她那脂粉調勻的臉上，格外現出一種嫵媚之態來。她左右站了兩個老媽子，都現出那笑面迎人的樣子，跟着他們女主人那一樣的親熱。桂英走上前，秋雲一把握了她的手笑道：「到我屋子裏去坐罷。」桂英隨着她，走進她的臥室裏去，只見滿屋子新傢具，都帶着紅色，太陽光由粉紅色的窗紗射將進來，別是一種光景，就是那傢具上一種新漆的油漆味，聞到了，也覺是帶有一種新人房間的象徵，秋雲笑道：「你坐下呀！幹嗎走進屋子來，只管週圍上下，四處亂瞧。」桂英笑道：「你爲什麼不懂？這就叫瞧新房子呀！」秋雲讓她坐下，兩個老媽子如穿梭一般，早就在棹上擺下了乾果碟子，斟好了茶。桂英笑道：「客氣是客氣，可是我們那位姐夫，怎麼不來陪客呢？」秋雲道：「他有事，待一會兒，自然會來陪你。」說着，向她丟了一個眼色，低聲道：「咱們先談談，要他在旁邊打什麼岔？」於是向兩個老媽子道：「一對大臘燭似的站在這裏作什麼？出去罷，叫你才進來。」兩個老媽子走了。桂英笑道：「你真機靈，把她們支使走了。我正要問你的話呢？」秋雲道：「我也正要問你的話呢？」桂英笑道：「讓我先問罷。」她說着端起一杯茶要喝又放了下來，就用手拿了兩粒瓜子嗑着，似乎是想了一點兒心思似的，這才向秋雲微笑道：「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怎麼一個情形！」秋雲臉一紅，微笑道：

「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桂英笑道：「沒有什麼意思，我要問問。」秋雲笑道：「這個情形，我可沒法兒說，將來你出了門子，第一天晚上，是個什麼情形，你經過了你就知道了。新娘子無非都是一樣。」桂英笑道：「新娘子都是一樣嗎？我怕不能夠吧？真的，我要問問我的姐夫，對你情形怎樣？」秋雲道：「那你還用問，在新婚的時候，彼此總是很好的，不過到了將來，這話可就難說。」桂英道：「我就是要問這個哇，別的事情，我管得着嗎？你說很好的，是怎樣的好法呢？」秋雲笑道：「好就是好，你讓我說怎樣的好法來，我可沒法子說，反正我要怎樣趁心，他就怎樣子去辦。」桂英道：「你們也出門去玩過沒有？」秋雲道：「前三天當然是不便出去，這兩天，他倒也陪我去玩過兩趟。可是彼此好不好，也不在玩不玩上說。」桂英嗑了瓜子只管向她微笑。秋雲道：「你對我笑些什麼？」桂英笑道：「我想你說話漏了，什麼叫趁心呢？」秋雲笑道：「一個大姑娘家，倒會挑眼，你這有什麼不懂的？譬如說：他出去了，我在家裏悶得很，他就打電話回來告訴我，說是待一會兒就回家的。又譬如說，我隨便說了一句魚好吃，吃飯的時候，就做得有魚。也無非是樁樁事情，都向着你心裏想的那條路上去辦。」桂英笑着點點頭，眼睛可四處的瞧着。見床上疊着紅綠綢被，堆在西頭，東頭四個枕頭，作了兩疊齊齊的擺着，床下面放了男女兩雙拖鞋也是比齊了擺着的，牆壁上一張大像片，乃是他們行結婚禮時攝影的，連自己的相，也在上面，另外還有新郎新婦兩張相，單獨的懸在一邊，兩張相，都是笑嘻嘻的。桂英只管滿屋子打量，手隨便伸到瓜

子碟子裏去抓瓜子，可是並不在瓜子碟裏，乃是在糖子碟裏，抓了一粒糖子兒向嘴裏拋着，還只當是瓜子，使勁就咬上了一口，及至咬出甜味來，低頭一看，手還向糖子碟子裏伸着。自己也不覺撲嗤一聲，笑了起來。秋雲笑道：「你怎麼了？看到新房，自己瘋了心嗎？」桂英笑道：「可不是有那樣一點？我還在這裏想着你呢。你以前說過，要守獨身主義，我瞧你這個守獨身主義的屋子裏倒辦得這樣熱鬧，不定是誰瘋了。」秋雲正色道：「你這話倒是一句正話，並不能說是開玩笑。我從前真是這樣想，咱們自己能掙錢，何必靠人養活、不靠人養活，就不必嫁人。可是我這兩年受家庭的氣，受前後台的氣，又要敷衍捧角兒的，我覺得苦極了。再說我們吃這碗戲飯，掙的錢不少，錢在那兒？除了那台上用的行頭而外，不過就是私人幾樣首飾，不都是和家庭掙錢了嗎？我們唱的這一行，又賣個年輕，再唱過兩年，就算台下有人捧，自己還擔憂，怕是人家打通呢。所以我想開了，若是做不了一輩子老姑娘，那就不如早早的嫁人爲妙。你這次回來，還打算唱戲嗎？要不，你不說這話。」桂英嘆了一口氣，就把這次到鄭州，碰釘子回來的話，說了一遍。因道：「你說男子的心靠得住嗎？」秋雲道：「你還是少經驗，汪老頭子，這人就不錯。若是別人，你只管住在旅館裏，他一點也不理你，你有他的什麼辦法？說嫁人，誰讓你找那總指揮總司令，咱們這種人，只好找那有碗飯吃的和他作一夫一妻，吃輩子太平飯也就完了。那個闊人，肯把戲子放在眼裏？太貧窮的人，我們也不是王寶釧那樣賢德，能在寒窯受苦十八年，只有在中班上走。年歲，相愛，那都不必去

挑了。嫁丈夫不是圖丈夫好看，好看又能值多少錢呢？」這一篇話，雖不是什麼至理名言，可是個個字，都打入了桂英的心嵌，只管噙着瓜子，默然無語。秋雲笑道：「老賢妹！你還是聽我的話能。趕早兒找個主，林子實待你不是很好嗎？」桂英默然了一會，嘆口氣道：「他到上海去了，昨日走的。」秋雲道：「一個人都是緣，那也只好將來再說了。」桂英初來的時候，是有說有笑，現時好像憑空有了一件什麼失意之事，默默無言。秋雲也怕是自己失言，兜動了人家的心事，不知道有怎麼好。恰是不先不後，張濟才這個時候進來。桂英才把她那調皮的態度放出，和他大開玩笑，一會兒功夫，張厚德也親自出來，請桂英到客廳裏談話，陪着在一處吃飯。吃過午飯之後，濟才夫婦，還要請她去看電影，她只覺得幹什麼事也不高興，便推着頭昏，回家來了；到了家裏，將衣鞋換了，便躺在床上睡覺。朱氏以爲她非玩個整天功夫不可，見她如此之早回來，料着又不定出去添了什麼心事，先是不敢過問她，後來聽到屋子裏許久沒有聲音，始終是放心不下，就緩緩走進屋子來，只見她側了身向裏，將一條毯子，蓋了下半截身體，高舉一隻手胳膊，抬過了頭，兩隻拖鞋，排了個孤雁投林，一隻在東，一隻在西，看那樣子，是倦得很厲害，倒上床就睡了。正待上前和她牽着被蓋，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嘆畢，向外一個翻身，正睜了兩隻大眼。朱氏笑道：「我還以爲你在張家喝醉了呢。怎麼樣？身體上不大舒服嗎？」桂英道：「還是在火車上沒有睡得好，我要睡呢。」朱氏看她將一件葡萄綠雁翎縐的旗袍，斜搭在小欄杆上，於是將旗袍拿過來，和她疊着，笑道：

「你自己不疊，也該叫別人和你疊一疊，爲什麼就這樣亂扔？作一件衣服要好幾十塊錢，你就是這樣的不在乎。」桂英並不理會朱氏的話，却反問道：「林先生走的時候，和你說什麼來看？」朱氏這才知道她在床上睡着，原來是在想人呢，便道：「你別儘惦記他，他這兒有通信的地址，你有什麼話，給他去封信就是了。好在這樣的信，你自己也能寫。」桂英道：「秋雲嫁過去倒不錯，張三爺待她很好的，張老頭子兩個兒子都在山東老家過，張三爺的孩子，也不回去了，秋雲現在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朱氏道：「凡事都是各人的緣分，那孩子待她爹媽不錯，應該有好處。」桂英道：「我待你也不壞，怎麼我就沒有什麼好處呢？」朱氏道：「你還是短穿短吃，有什麼不好呢？」桂英道：「一個人吃啦穿啦，就完了嗎？」說畢，一個翻身向裏，又默默的睡了。朱氏雖有些知道她的心事，可是也安慰無由，却暗地裏向秋雲打聽，他和姑娘說什麼來着，引起了她的心事。朱氏不打聽倒也罷了，這一打聽，就生出許多糾紛來。

第五回

不語只溫存少年可愛
試歌轉悽楚怨女興悲

這一天程秋雲聽到桂英所說，由鄭州失敗回來的經過，也很覺得心中難受；現在又聽到朱氏向她打聽消息，料着桂英回家，一定和她母親有什麼爲難之處，便在電話裏向她道：『桂英若是在家裏悶不過，你就可以請到她我這裏來玩玩，我總可以勸勸她。』朱氏一想，她們兩人，是最要好不過的，讓秋雲去勸勸她，也許有效。便在電話裏重重的拜託了一頓，說是明天一準讓桂英再來。到了次日，朱氏便慫恿着桂英到張家去。桂英在家裏，本也就嫌着悶，有母親一勸，自是更要出去。吃過早飯，第二次又向秋雲家來。當她到了秋雲大門口，正要下車的時候，却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白面書生，也在這裏下了車，正在付車錢呢。看他穿了件淺灰色囉噠的長袍，外套着烏亮的緞子馬褂，一頂黑呢的帽子，戴着低低的蓋了眉頭，襯着那臉子白裏透紅，更是清秀。他付了車錢，正要轉身向大門裏走，看到一位女郎來了，他就向旁邊一候，讓她過去。桂英到鄭州去的時候，就把包車夫散了。現在是零碎雇了車子坐，所以到了大門口的时候，她也是站着付車錢。一個當過女伶的人，對於男女之別，是無所謂的。她看見那白面書生站着那裏讓路，心裏却有些過不去，就向他點了個頭，笑道：『不用客氣，你請罷。』那書生

便取下帽子，點了點頭走進去了。桂英走着進來時，只見他也在秋雲臥室外，那半內室半客廳的屋子裏坐着，張濟才夫婦陪着他說話，似乎他在這裏也很熟。桂英一進門，大家都站起來。那少年還說了聲請坐。桂英笑道：「都是客，別客氣呀！」秋雲讓着坐，對他兩人看了一下，笑問桂英道：「你們兩位，以前認識嗎？」桂英道：「你怎麼不給我介紹介紹呢？」秋雲心裏想着，我看你這樣子，倒好像熟極了的朋友呢。於是介紹着道：「這是白桂英老板，這是王玉和先生。」桂英點了個頭道：「王先生在那個學校裏念書哩？」張濟才笑道：「你看着他也像個大學生嗎？他可是個小老爺！」桂英欠了欠身子道：「失敬了。」玉和微微一笑道：「這年頭，作官還算什麼呀，而且是……呵呵，芝麻大的小官。」他說的話，聲音並不大，而且又很從容的說，斯斯文文的真像個女子一樣。桂英心想：這樣一個人，怎麼沒有一點官僚氣，而且還沒有一點丈夫氣。便笑道：「王先生在那個機關裏？」玉和笑道：「交通部。」桂英道：「嘿！那是個闊衙門。」玉和沒有什麼可謙遜的，只微微一笑。他和桂英是對坐着的，因為她很爽快的和他說話，他覺得有些受拘束，便偏過臉向左邊的張濟才談話，問問這兩天鋪子裏生意怎麼樣？又問這兩天看過了電影沒有。張濟才道：「今天禮拜六沒事，咱們來四圈罷。小一點，五塊底。」玉和笑道：「今天我還有個約會。」秋雲道：「白老板是難得遇着的。第一次要你打牌，就碰了釘子。」王玉和把臉漲得通紅。向桂英一拱手道：「真對不住。」桂英笑道：「這有什麼對不住？我又沒約王先生打牌。就是約了，有您的正事，

難道還能爲打牌，把正事攔起來嗎？」玉和笑道：「不過我這話是不應該說的。大嫂子說的話很對。」秋雲道：「你瞧，你還在挺大的機關作官呢！這麼一句話，會說得糊糊塗塗，鬧不清楚。乾脆你就說是「初次約會。就不能奉陪，很對不住，」這不完了？什麼大嫂子說的這話很對，大嫂子說了你什麼話不該說呀？」張濟才笑道：「人家見了太太小姐們，就夠受窘了，你還要在一邊兒挑眼，這不是給他難上加難嗎？」玉和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是笑。張濟才道：「你有事，你就請便，明天有功夫，可以真來湊四圈。」玉和在衣架上取下帽子來，兩手捧着和秋雲桂英各作兩個揖，笑道：「對不住，對不住，」然後走了，張濟才只送到院子裏，就不送了。他走進屋來，秋雲說：「他這兩天來找你找得很勤，有什麼事？」張濟才道：「他有三百多塊錢，放在一家南貨店裏櫃上，老追不起來，託我和掌櫃的說，早點騰出來。我已經給他說好了，他想拿回錢去，所以這兩天跑得勤一點。」秋雲笑道：「他還真能存錢。」張濟才道：「他每月拿一百多塊錢薪水，一個人，又沒有一點耗費，怎麼不存錢？」桂英道：「他難道就不養家嗎？」張濟才道：「他就只有哥哥嫂嫂，在老家守着產業過活。家裏本是個小財主，用不着他的錢。他存錢就是想成家。」桂英笑道：「人家預備錢討媳婦，你就不該邀人打牌。把人家討媳婦的錢輸光了，那可損德。」張濟才笑道：「他手上，總也有個千兒八百的，打五塊底的小牌，能輸他多少錢，你不信，明天他還是準來。」桂英道：「那也是你兩口子把話說重了，人家不能不來罷？」秋雲笑道：「真的，明天你也來打四圈兒玩。他

若是不來，我們再找別的角色。你在鄭州樓了一筆來了，應該大家分你一點子。」桂英笑道：「來就來，還不定誰贏誰的呢。」秋雲站起來，挽了她一隻手道：「到我屋子裏去躺躺罷，我有話跟你說，別瞎聊天了。」於是她二人就走進屋子去了。張濟才不便進房，自走開去。秋雲說起朱氏昨日打電話來的話，問她母女有何意見。桂英道：「還有什麼好事！我媽要我再唱戲這件事罷了。我實在不願幹。」秋雲道：「難道你也想嫁人？」桂英道：「自然，若是林子實沒有走，我馬上就嫁他。」二人談了一陣，秋雲都覺得滿意，桂英都說的是牢騷。到了晚上，吃過晚飯告別，桂英就補了一句道：「明天真約我打牌嗎？」張濟才夫婦談的話，不是她話重提起，幾乎把這件事都忘了。秋雲道：「當然是真的，我爲什麼騙你呢？就算是騙你，你也不過白到我們家來玩上一趟，有什麼要緊呢？」桂英聽說，這才說了一聲「明兒見」出門去了。張濟才走回屋子來，只見疊的破頭，深深的落下兩個印，便笑道：「你們兩人，一定是摟着抱着，在床上說話的，真是一對孩子。你們說些什麼來着，一定提到桂英嫁人的那一件事啦？」秋雲道：「你管啦，我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張濟才笑道：「不是那樣說，我想她要願嫁人的話，我可以和她作個媒。」秋雲道：「你說，和她從個怎麼樣的人？」張濟才笑道：「就是玉和了，不行嗎？」秋雲頰子一扭道：「你別瞎說了，她什麼人也不會看眼裏，玉和在交通部，不過當個科員，她怎樣肯嫁他，趁早兒別提。」張濟才聽了這話，自然也就無可說的。他白天看到桂英一雙眼睛，不住的落到玉和身上，正也有些疑心，現在經

秋雲一說，似乎絕對沒有這件事，那也就不必再提了。這天過去了，到了次日，吃過早飯以後，先是王玉和來了。秋雲一見，便笑道：『你是來赴牌約的嗎？』王玉和笑着點頭道：『是的，昨天就對不住，今天我怎能不來呢？』秋雲笑道：『我們是跟你鬧着玩的，那個真娶你打牌。把你娶媳婦兒的錢贏來了，我們也不忍心。』玉和笑道：『大嫂子這張嘴，我真沒有辦法，怎麼樣也說你不贏。』他說着話，取下帽子放在衣鉤上，露出他的頭髮來。他雖然不像時髦少年一樣，頭髮梳得光而又滑，可是既烏亮，又柔軟，雖是蓬亂着，也不失其蓬亂的美，心裏想着，『這人就是掙錢少一點，照他的人品說，倒是可以作桂英的丈夫。』她正如此出神，恰好是桂英在院子悄悄的進來。玉和首先看見了她，便是深深的一個點頭，這才向秋雲笑道：『客來了。』桂英笑道：『我們這算什么客？天天來的人啦。』玉和看了她二人，並不說什麼，只站在屋角一邊，不住的微笑。秋雲笑道：『你姐夫到店裏去了，有一會才能夠回來，對不住，要打牌，可得等上一等。』桂英笑道：『我還沒有坐定啦，怎麼先就談上打牌起來了？坐着談一談罷。』玉和聽了這話，臉上倒不免紅了一紅，似乎坐着談這句話，桂英是對他說說的，却向後退了一步。桂英坐了下來，只和他的椅子，隔了一張茶几，秋雲的老媽子，這時先端上一杯茶來，放在茶几上。因為她放的是很大意的，就靠近了玉和這邊，玉和望了她一眼，她很快的轉過身子去了，要她移過去，也來不及，他趁着桂英掉過臉去的時候，悄悄的將這茶杯移向桂英的前面來。桂英剛一回頭，便聞到一陣茶香。原來人家把茶杯子移

二人同走出來，玉和却笑嘻嘻坐在椅子上站了起來，秋雲笑道：『你一個兒在這裏坐着，也不言語一聲。』玉和道：『我並沒有什麼話，言語什麼？』桂英道：『坐着這裏，不怪悶得很嗎？你也該叫人拿一分報來瞧瞧。』玉和道：『我一叫起來，一定把二位的話頭打斷。知道呢，說是我要報瞧，不知道呢，我這人嚷得主人翁聽了，好來陪客。反正二位有事才談、談完了，還不出來嗎？』秋雲聽了這話，倒不算什麼，桂英留了心聽他說話的，覺得這個人，真體貼得有趣，向他微微笑道：『這樣說起來，倒是我們沒有道理，把你約了來，一個人倒在這裏悶待着。』玉和笑道：『那沒有關係。這裏就像我家裏一樣，一個人悶待着也好，許多人在一處熱鬧着說笑也好，沒有分別。』秋雲心想，『你什麼時候約了他？他也奇怪，倒承認你約了他。』便抬了手臂，看了看手表，笑道：『這可了不得，混混就三點多鐘了。這個時候濟才要到店裏去查一查賤，牌恐怕是打不成。』玉和道：『沒關係，今天禮拜，我又沒事。』秋雲笑道：『你有了禮拜，好容易休息一天，倒在我們這裏乾耗着，你有事只管請便罷。』玉和笑道：『也沒什麼，不過出去玩兒罷了。』秋雲笑道：『你還是坐一會罷，要不然，倒好像是我下逐客令了。』玉和笑嘻嘻的拿了帽子在手道：『大嫂子更了不得，現在是出口成章了。』秋雲笑道：『我們沒念過書的人，什麼出口成章，這都是學戲的時候，學來幾句歪文。』玉和站了站，笑道：『沒事嗎？我可告辭了。』秋雲道：『昨天是你對不住我，今天是我對不住你。』玉和笑道：『沒關係，沒關係！』說着，點頭拱手的走了。桂英笑道：『這

個人也斯文過分點。」秋雲笑道：「你討厭他嗎？」桂英道：「這可是笑話了。一個人太斯文了，倒要討人家的厭，照你說，應該動手動腳，亂打一頓的，才是好人了。」秋雲望了她，微微抿嘴一笑。桂英在身邊一張躺椅上坐下，兩手抱了頭，瞅了她一眼，笑道：「你笑些什麼？」秋雲笑道：「我笑我眼裏的事，你就別管了。」桂英伸了個懶腰道：「我也不想打這個牌，身體倦得很，我要回去了。」秋雲道：「明天來不來呢？明天晚上，我們來四圈，我兩口子，你一個，再把小王找來。」桂英就搖搖頭道：「我也沒有那樣要過牌癮，昨天打不着，今天來就，今天打不着，明天又來就。難道我們家，就找不出三個打牌的人來嗎？」秋雲笑道：「不來就罷，我們也不短你這個人啦。」桂英身體，實在是疲倦，也不願和秋雲多說，自回家去了。一進家門，就聽到田寶三的嗓音，和朱氏談話。他道：「大嬸，你這話有理，每天進一文，就少虧空一文，若是坐吃山空，憑你手下有多少錢，也是完。」桂英一想，準是田寶三又受了時鶴年之託，前來邀角組班來了，自己實在煩膩唱戲這一件事，有人提到這事。就有些生氣，聽到田寶三那些話，料着母親已是和他一條心，便紮緊了臉子，走進堂屋去。田寶三早是站起身來，向她連作了兩個揖，笑道：「白老板出門剛回來。」桂英道：「別叫我老板了，我現在又不唱戲，我討厭這種稱呼。」田寶三笑道：「得，不叫白老板，叫白大小姐得了。白小姐！你請坐一兒會，我們有話，和你談一談呢。」桂英道：「談一談就談一談，要什麼緊，你讓我換件衣服再來談罷。」說着，很大方的，開着步子走向自己的屋子裏。

去，不多一會，換了一件衣服出來，一面扣紐扣，一面坐着在田寶三對面的椅子上，笑着點了頭道：『田三爺有什麼話呢？就請你說罷。』田寶三口啣了煙捲，斜了椅子背坐着的。聽了這話，立刻將身體坐得端正起來，取下烟捲，用手指頭彈了一彈烟灰，先向她笑了一笑。桂英微笑道：『你們說的那些話我也知道，無非是要我上台再唱戲。可是……』田寶三笑着搖了一搖手道：『當然，不能照以前那樣幹，以前是太痛苦了，白欠也唱，晚上也唱，中間還要四面八方去應酬人。』桂英道：『你還少說了兩樣呢，在館子裏要排戲念戲詞，回家又要管家務。』田寶三笑道：『現在不是那末着辦了，唱日戲，就不唱夜戲，唱夜戲，就不唱日戲，除非是禮拜六和禮拜這天，怕要忙一點。再說，我們的本戲也不少了。也許整個月不用得排新戲。我們打算到天津去一趟，去天津的時候，由前台發包銀。你的包銀，我也預定了個數目，是一千八百塊錢，按日拿錢，準不打釐。』（註：打釐，即折扣拖欠之謂。）桂英道：『真的？誰出那麼大的價錢？』田寶三道：『這個你就放心，我不能撒謊。當着大嬸兒當面，我田某人，多早撒過謊作事？』朱氏笑道：『田三爺，你幹嗎說這話？咱們都是吃戲飯的，誰不幫誰的忙呢？反正大家望大家好哇！您要是不爲了我們，你今天還不來呢。』桂英聽母親那話，竟是站在田寶三一條戰綫上，向自己說話，因微笑道：『我也不是個傻子，有什麼不明白的？若是真能拿一千八百塊錢包銀的話，我倒願意再幹兩三個月。開銷開銷，總也落個一千二千的。』田寶三站起來一拍手道：『白老板，不是，白小姐你這不是想的很通嗎？你在

沒有出閣以前唱一天戲，就可以掙一天錢，爲什麼不幹？有你這一句話，大事全定，咱們這次改到東城吉慶先唱，明天我要去安排。」桂英道：「什麼？你不說的是上天津去唱嗎？怎麼又改了在北京唱了？」田寶三笑着用手搔了一搔頭髮，答道：「我的話，本來還沒有和白小姐說清楚。我想，總得先在此地露出一露，然後我們整個的望天津一挪，至多在這裏也不過唱十天八天罷了。」桂英鼻子一哼，冷笑道：「我就知道你那些話靠不住。什麼上天津，什麼包銀一千八，我看全是假話。」田寶三站了起來，將眼睛睜得圓圓的，向她道：「我說句實在話，真不能冤你，若冤你，我是白家的孩子。」朱氏站起來，向他道：「三爺！你別氣急，我們姑娘，就是這個脾氣，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說着，將茶几上烟捲盒子拿在手上，抽出一根烟捲來，交給他道：「您抽烟，別忙，在我們這兒吃晚飯去。」桂英看母親那個樣子，十分的聯絡田寶三，似乎不免靠他發財的神氣。因笑道：「田三爺，您還和我媽說什麼好處來着？我媽真聯絡你呀！」朱氏一聽這話，不免臉上一紅，就道：「你這孩子，說話真有些胡鬧，你去唱戲，我能從中要什麼好處？俗語道的好，在家不會迎賓客，出路方知少主人，田三爺來了，總是一個客，我能說不招待人家嗎？」田寶三見她娘兒倆抬起槓來，自己很是不好意思，便笑道：「大婦實在客氣過分了，我又不是外人。您別張羅，我和白……小姐談笑，」桂英笑道：「乾脆，你還是叫我白老板罷。左一聲小姐，右一聲小姐，怪不順口，我看你也叫得怪彆扭的。」田寶三見她說話，老是這樣開門見真山，也是不好對答，只得笑道：「您知

道我，不會說話，您包涵一點。」桂英知道他夠受窘的了，也不能再讓他爲難，便笑道：「這也道不上什麼包涵不包涵，不過我爲人口直，有話就說出來。咱們廢話少說，不管你們在北京唱也好，到天津去唱也好，就是有一層，我要漲戲份，不打釐，有了這兩個條件，我就唱着試上一試，還有一層，我不能訂什麼週年半載的合同，我要幹就幹兩三個月，過了這個日期，我愛唱就唱，不唱呢，誰也不能勉強我。這兩件事，你能答應嗎？」田寶三手拍了胸道：「這兩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就能代表前後台答應你。」桂英笑道：「好！那就得，你回家打趙老四門口過，叫他帶胡琴來，明天我先吊一吊嗓子看。這些時候，我什麼東西也吃，恐怕是把嗓子糟塌了。」田寶三道：「行行，這個我準辦到。朱氏聽到說她要吊嗓子連眉毛都笑着活動起來，連忙站起來插嘴道：『大福在家裏，反正也沒有什麼事，就讓他把老四叫來，要不，就是我自己去跑一趟，也沒有什麼。』桂英皺了眉道：『我今天又不吊嗓子。忙什麼呢？反正是讓他明天來，今天晚上去找他，也不算遲。』田寶三插嘴道：『對了，對了，不忙着這一會子。』朱氏正要姑娘合作的時候，雖是碰姑娘一個釘子，也不便用話頂她，只好默然坐着。田寶三心想，好容易把這位姑娘說好了，不要言三語四，說出了漏縫，又把事情鬧決裂了，便起身告辭道：「好！咱們還是這樣一言爲定。我就有點事，明天會罷。」說着，向母女拱拱手，走出門去。朱氏自桂英上鄭州去以後，已經知道她十分堅決不肯唱戲了。就是她由鄭州回來，幾次探聽她的口氣，她也是口氣很緊，沒有一點鬆動，今天她對於田寶三的話

，並沒有什麼爲難之處，很痛快的就答應了，這件事很奇怪，不過她說只唱兩三個月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兩三個月以後，她還有什麼打算嗎？這也不必管她，只要她肯唱戲；以後的事，慢慢再說就是了。偷眼看看桂英的顏色，並不大好，也就不敢多說什麼了。到了次晨十點鐘，桂英不會起來多久的時候，就聽到院子裏有人叫了一聲白老板，正是那趙老四的嗓音。桂英笑道：『嘿！你真來了，誰給你帶的信？』趙老四穿了件黑布夾袍子，歪戴一頂呢帽，口裏斜啣了一枝烟捲，手裏提了一隻藍布胡琴袋，一溜歪斜的走到堂屋來。一邊連忙答應桂英道：『這幾天，我正在找急，沒有了鬧兒，正找趙旺呢。（土典故，出自舊劇荷珠配，即找飯碗之意，劇界人喜言之。）聽說您又要露了，我又有希望了，所以一頭高興，馬上加鞭，就到轅門聽點。』說着話在椅子上坐下，將胡琴掛在椅靠上，桂英一掀簾子走出房門，趙老四立刻站起來彎着腰道：『白老板，您好？』桂英笑道：『好什麼？好了也不再上台了。』趙老四笑道：『話不能那麼說，咱們是幹那行的，總得幹那行。咱們要好，得由唱戲上去找出路。咱們不唱戲，怎麼也要好不了，反正大銀行的經理，不能讓給咱們做。』桂英道：『真的嗎？老四，你記着我的話。有一天我不唱戲了，你看好得了，好不了？』趙老四心想，『你不在唱戲上面找好，你打算怎麼着？』可是現在也不敢和她拌嘴，只得悶在心裏。由胡琴袋裏抽出胡琴來，架起大腿，將胡琴蓋在膝蓋上，胡琴放在大腿上，先調了調絃子，便笑着問桂英道：『今天您打算試試那一段？』桂英道：『我聽到一些消息，有人說我唱工不行，我倒

有點不服，你就跟我拉一段六月雪，看我是行不行？」趙老四心裏可就想着，怎麼她倒要唱這樣的重頭戲，一面笑道：「對了，唱工戲，咱們也得預備預備。」朱氏聽了桂英要吊嗓子，早是自己倒了一杯茶，親自送到桂英的手上來。桂英接了茶杯，向窗戶站定，就應着胡琴唱了起來。這六月雪的一大段二簧，音調是非常的淒楚蒼涼，而且詞句也多。桂英在台上向來以做白取勝，對於這樣的唱工戲，向來不肯一試。今天突然的唱起這種戲來，氣力可就有些不濟，只唱到了一半，便有些吃力，但是她絕對不服這口氣，在胡琴過門的時候，喝了一口茶，又接着唱下去。但是子這樣東西，伶界叫做本錢，那是極有道理的，沒有本錢，硬拚硬湊，決計是鬧不好。所以桂英唱到三分之二的所在，簡直唱不下去，便突然停住，將手向趙老四亂搖道：「得了得了，我不行，明天再唱罷。」趙老四停住了胡琴，笑道：「本來您開口，就試唱着這樣重頭戲，也不應該，您休息休息，不忙，回頭咱們再來試個四句頭。」桂英坐下來，那隻空手托了拿茶杯的手，許久不作聲。趙老四知道她十分不高興，放下胡琴不好，拉着胡琴也不好，手扶了琴把，只管望了她發楞。桂英道：「得了，戲飯吃不成功了，我得另想我的辦法。」朱氏拿了一盒烟捲出來，遞給趙老四，他就趁此放下胡琴，接住一根煙捲。朱氏對桂英道：「你不忙，回頭……」桂英也不等母親將這話說完，便起身向屋子裏走。朱氏知道她自己嫌唱得不如意，所以生氣，這全是小孩子脾氣，沒有法子和她分證，只得由她去，坐在外面屋子裏就和趙老四說閑話。不相干的話，說了二十分鐘之久，不見桂英出來，也

不聽到他在屋子裏什麼聲音。朱氏口裏說着話，耳朵正用力向屋子裏聽着，忽然拍拍的幾聲響，非常的緊急，朱氏嚇了一跳，連忙跑進屋子去一看，只見懸着的汪督辦的那個大半身相，被她連鏡框子，一齊打碎，拋在地下，她眼睛紅紅的，手撐了床欄干，托住了自己的頭。朱氏道：「又犯了你那個癩脾氣。」桂英道：「他害得我好苦。我要是不相信他的話，老那樣唱着沒有什麼關係。先是說不唱戲，現在，又唱起來了。若是唱不紅的話，我拿什麼臉子去見人？」朱氏彎着腰待要將那相片拾起，桂英突然的跳了起來，用腳在鏡框子上一頓亂踏，踏得那鏡子上的玻璃，乒乓作響。朱氏向後退了一步，不覺呆了。桂英將鏡框連踢了幾腳，然後向床上一倒，伏在被上哭了起來，朱氏對於她這種情形，大是不解，便道：「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嗓子不好，與他也沒有什麼關係呀！不料這幾句話，說得桂英更是傷心，索興嗚嗚然放聲大哭。趙老四在外面聽了很是納悶，」難道唱六月雪會唱得她傷起心來了？要不然，她是怕嗓子壞了，唱戲不好。可是她根本就不唱這一路戲，嗓子能對付就行了，爲什麼這樣發急呢？朱氏和趙老四，總算是和桂英最接近的人，可是於桂英的心事，依然是猜不透，而桂英一吐苦水，無人能知，這就更不能止住自己的哭了。

第六回

兩地纏綿旁人暗結網
半生倜儻知己故談狐

自桂英在一番唱戲之後，忽然傷心落淚，她母親朱氏趙老四都莫明其妙，無法解勸。她哭了一陣子，感覺得也是太無意識，就自己在身上掏出手絹，揉擦了一陣子眼睛，在床上便躺下，仰着臉向屋外面的趙老四道：『對不住，今天心緒不好，不唱了。』趙老四當然是跟着她的話轉，她說是不唱了，就不唱了，於是站在房門口笑着點了個頭道：『好，您休息休息，明天什麼時候來？』桂英道：『我嗓子太不行，這碗戲飯，恐怕吃不成了。再說吧！』朱氏由床上望到趙老四臉上，不知道要用什麼話來轉這個灣，便道：『四哥！你明天比這晚一點兒來也就行了。是不是？』說着這話，就把眼光向了桂英臉上望着。桂英也不理會她母親的話，一個翻身，掉着向裏而睡。朱氏本想和她再說兩句話，看她那個樣子，由悲憤而生氣，却是不大好惹，有話大概也不能在這時候去說，只得悄悄的走出屋子去。堂屋裏桌上放着有烟捲，朱氏拿起一根烟捲來，擦了火柴抽着，斜靠了桌子偏了頭，在那裏想心事，口裏是不住的陣陣向外噴着濃烟，看到趙老四坐在靠門的一張椅子上，她就一把抓了烟捲與火柴盒子，一齊放到棹子邊上，向他道：『抽烟罷。』趙老四也是心中說不來怎樣的不安，朱氏叫他抽烟，他就拿起烟捲來抽烟，

也是靠了椅子背，偏了頭在那裏想着。兩個人都把一枝烟捲快抽完了，趙老四才提起了胡琴口袋，起身告辭。朱氏跟後面送到門口來，回頭看看，沒有人跟在後面，便低聲道：「她自從由鄭州回來以後，老是心不順，我也沒有法子相勸。這件事只有程秋雲可以說說她，你抽空到秋雲那裏去走上一趟，看看秋雲是什麼意思？若是她肯勸勸我們大姑娘，這事就好辦，」趙老四道：「對了，我也是這麼樣子想，除了程老板，別人也勸她不過來。我這馬上就去，你聽我回信兒罷。」趙老四提了胡琴袋，一點也不躊躇，逕直就來拜訪程秋雲。他和張濟才，以前也是熟人，所以到了這裏來，也並不費什麼事，一直就走到裏院客廳外面，先揚聲叫了一聲張三爺。張濟才在玻璃窗子裏看到了他，便道：「老四！久不見了，進來罷。」趙老四一掀門簾子，迎着張濟才請了個安。却看到屋子犄角上。坐着個青年，見有人進來，便笑吟吟站起來相迎，張濟才介紹道：「這就是王玉和先生。」又向玉和道：「這就是給白老板拉絃子的趙四哥。」玉和道：「哦！白老板的師傅。俗言道得好，紅花兒雖好，也要綠葉兒扶持，我想着：白老板成名，大概也得了趙四哥的力量不少吧？」趙老四得了人家這一陣恭維心裏是非常愉快，就笑道：「這位王先生真是客氣，你想，我們是靠人爲生的，人家不唱，我就把胡琴拉出一朵花來，也是枉然。現在白老板要不唱戲，我正着急，不知道怎麼辦呢？」張濟才道：「對了，這幾天在這裏談着，她像很灰心，不願登臺了。可是昨天對着我說，試一試也好，幹個兩三月，就不唱了。我們還說笑來着，是不是要掙出嫁妝錢來，她也笑着承認了。」

「趙老四道：『她又打算找主兒嗎？誰呢？』張濟才頭上戴着小帽子的，用手筓了帽疙疸，揭了起來，一手在禿頭上亂抓，抓着頭皮，飛雪花也似的亂舞，就笑道：『我知道是誰呢？反正有那一個人吧！』說着，顯出很躊躇的樣子，望了王玉和一眼。王玉和倒不覺紅了臉，便伸手到袋裏去掏烟捲，搭訕着，就把這個岔兒牽扯過去。趙老四是個土混混兒，在社會上混得油而又滑的人，這樣尷尬的情形，如何不看出個兩三分來，便道：『照說呢，白老板那個歲數，要是出門子的話，也適當其時。可是她家裏人，全指望她唱戲來養活着，她要是不能唱戲了，可真是大糟其糕。出了門子，別管是不是咱們梨園行，將來生個一男二女的，還要料理家務，那裏騰得出工夫來唱戲。依我說，再露個一兩年大家都別像以前一樣，到手就花，現在好好的攢上幾個，留着過下半輩子，怎麼也比湊付着過日子強吧？』張濟才在他那顆肥而且大的腦袋上戴上小帽子，兩手十個蘿蔔似的指頭互相擰着搓了兩下，微微的在黑臉上泛出淺笑來。玉和站起來向壁上掛的鐘看了一眼，笑道：『沒有什麼事了嗎？我該上衙門去了。』張濟才笑道，『晚上來打牌。』玉和笑道：『說了好幾回了，這牌老打不成功，我也不想打了。』張濟才一時不會留神，向他道：『我也約了白老板好幾回，都沒有約成功；今天她下半年進來，我把她留着，咱們一定打八圈，不完不散。』玉和向趙四偏看了一眼微笑道：『今天晚上。我有一個約會。也許不能來呢。』趙老四聽得很清楚的，只當不知道，手指頭上夾着一根烟捲，滿屋子去找火柴盒子。張濟才和玉和說着話，將他一路送出大門外去。過了一會，張

濟才進來，先向趙老四道：「這個人是我把弟，差不多天天上我這兒來，我有點事情，要託他辦一辦，和桂英在我這裏會到一回，這個人很忠厚的，你看怎麼樣？」趙老四點點頭道：「對了，倒是個老實樣子，您太太不在家嗎？」張濟才道：「她上市場買東西去了，還沒有回來。你要找她嗎？」趙老四道：「我沒有什麼事找她，我不過打這門口經過，順便來看二位，不在家就算了，我也沒有什麼話說。」說着，站起身來道：「我給你告假，改天見罷。」一面說着，一面向外面走，張濟才跟着送到大門口來，及至兩個人要告別了，才向趙老四笑道：「咱們都不是外人，我有一句話，要叮囑你，你千萬別把白老板在這裏打牌的事，回去對她老太太說。我倒不怕她別的，她那個碎嘴子，我可是受不了。」趙老四笑道：「三爺！你把我當個三歲無知的小孩子啦，這個我有什麼不明白的。咱們不給人家息是非，還替人家生是非不成？再說，你這兒也不是外人，白老板在您這兒打個小牌玩兒，那要什麼緊？」張濟才見他的表示太好了，倒覺得他爲人不錯，一手握了他的手，一手拍了他的肩膀，笑道：「你這才是好兄弟，那天有功夫，我邀你喝上一壺。」趙老四連連道謝，表示着滿意而去。張濟才把他送走了，然後走回臥室來。秋雲手上捧了一本十字布挑花的冊子，在那裏翻弄着，而且還有一隻手撐了桌子托住他的頭，表示着很無聊的樣子出來。張濟才道：「別悶了，睡一覺罷！晚上桂英來了，咱們打小牌，剛才趙老四來了，我想他無事不登三寶殿，準有什麼事來找你來看，我說你不在家，把他打發走了。」秋雲笑道：「小王來幹什麼？」張濟才道：「真怪

，這孩子有點着了桂英的迷，來了沒一點事，言前語後的，總不免談到她身上去。他又不敢直說，吞吞吐吐，鬧得我倒莫明其妙，難道這孩子，也想吃天鵝肉？」說時，就看着秋雲的臉色。秋雲道：「你望着我幹什麼？桂英不是我的親姊親妹，小王也沒有什麼爲非作歹的事，他要想她，讓他想去就是了。」張濟才道：「不是那樣說。因爲我說一回，你好像說是小王不夠那個資格。可是桂英眼睛裏，倒也不見瞧不起小王。也許他們都有意思了。」秋雲笑道：「以先我是不大相信，現在我有點疑惑了。剛才你在前頭說話的時候，桂英打過電話來了，說是悶得很，那場牌究竟打成打不成呢？我說一定要打牌作什麼？晚半天你就到我這裏來罷，王先生也會來的，大家談談不好嗎？你猜她說什麼？她說王先生進來嗎？你別冤我。我問她，他不來，你就不來嗎？她就罵了聲缺德，在電話裏笑了起來。」張濟才笑道：「這樣說，她也有意思了。咱們鬧着他們玩玩不好？」秋雲望了張濟才那個胖而且黑的大臉蛋子，鼻子聳了一聳，微笑道：「就憑你！」張濟才笑道：「你總是瞧不起我，好像我什麼都不行。」秋雲道：「你不想桂英是個什麼腳色，能夠讓人隨便的和她開玩笑嗎？」說到這裏，顏色正了一正道：「假使她真願意嫁小王的話，我們倒不妨出來和她作一個媒。這裏就是一層我不放心，小王平常是不聽戲不捧角的，老實說，唱戲的，和平常人家的大姑娘，可有些不同，他肯娶這樣一個人作媳婦嗎？」張濟才笑道：「我也不是他肚子裏的混世蟲，我知道他的意思怎麼樣？」秋雲皺着眉道：「你瞧：我和你正正經經的說話，你又不老實起來了。」張濟才

道：「回頭又要說我拿話駁你了。你也是個唱戲的姑娘，怎麼一夫一妻的。我會把你討了來呢？」秋雲道：「哼！那也是我罷了，別人肯像我這樣，在家裏作大奶奶嗎？」她說着這話，臉上雖然是發着微笑，可是依然有些牢騷的樣子。張濟才只怕她的不平引了起來，連連拱道：「得，得，談別人的事，咱們自己別抬槓。小王這孩子，我倒知道，是個實心眼兒。以前他想一個街坊的姑娘，人家是有了婆婆家的，想不到手，他也沒告訴別人，也沒託別人想什麼法子，悶悶不樂，有半年多久，後來那姑娘出了門子，他還常繞到人家門口去瞧瞧，當時沒有人知道，過了兩年，他才告訴人，你看他便是不傻呢？他現在既然迷起桂英來，我看只要桂英能嫁他，怎麼着他也肯將就。」秋雲聽他如此說着，想了一想道：「我也認識他這人了，性情也好，心眼也好，就是桂英的媽，不知道肯不肯？」張濟才道：「要是說嫁給人作一夫一妻的話，我想有小王這樣的角色，那總還可以，自己在外面混差事，每月可以混百十元，兩口子過中等人家日子，大概是夠了。萬一事情去了，他在老家還有好些個產業，一輩子的日子，都不必發愁的。」秋雲道：「你那些話，都是廢話，只要桂英願意嫁他，決定不唱戲，她母親就怎麼着反對也不成。你想：桂英要是不唱戲的話，她媽養了這麼大一個姑娘在家裏作什麼？今天等桂英來了，我先探探她的口氣。和人介紹婚姻成功，那總是好事。」張濟才見秋雲已經都有了促成的意思，自己更落得做一個現成的紅娘，便打一個電話到交通部路政司，找着玉和說話，說是「今天晚上，在自己大菜館裏叫幾樣菜回來，請他來吃飯。」玉和

在電話裏說：「若是爲了請我一個人，就用不着那樣費事的。」張濟才笑道：「當然不是請你一個人。」玉和說：「還有誰？」張濟才笑道：「一個人請客，還要先向客報告，請的是些什麼人嗎？我就是這個樣子辦，你愛來就來，不愛來就聽你的便。」玉和只得笑着道：「我來我來，我一定來。」在這個電話打過之後，張濟才笑着向秋雲報告，兩手一拍道：「我已經撒下網；靜等兩個魚兒入網，你瞧着到了晚半天，這台戲就上場了。」秋雲也是一時高興，覺得把桂英的婚事辦成功，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唱戲的時候，彼此是很好的姊妹伴，出了關又是拜把子的妯娌，這就更顯得親熱了。於是笑着向張濟才道：「這件事雖然有趣，可是咱們得規規矩矩的進行，若是鬧玩笑似的一說穿了，大家不好意思，真會把人家要成功的事都會弄壞來，那可遭罪。」張濟才呵呵笑道：「這還遭罪嗎，我可得好好的辦，到了臘月二十三，灶神上天奏一本，說是我張某人爲人不壞，得給我一點好處。」這話句沒說完，却聽得院子裏有人答道：「喲！還要灶神爺上天奏本，給你的好處啦。你還缺什麼呢？送子娘娘給你們送個大胖子來罷。」秋雲向着玻璃窗子外面一看，正是白桂英來了，等她走進屋裏來，便笑着瞪了她一眼道：「一個大姑娘家，站在人家院子裏這樣瞎嘍，什麼意思；惹得我生起氣來，我真端出姐姐的牌子來，大耳括子量你。」桂英笑道：「你還說人啦。兩口子在屋子裏鬧着玩，只管放出聲音來嚷着，嚷得院子外都聽見，你還要說人家呢？」秋雲道：「你在院子外就聽見我嚷，你說出來，我們嚷了些什麼？」桂英道：「我只聽到大姊夫說了灶神爺上

天奏一本，我就囁起來了，若是聽個有頭有尾，我就在院子裏站了好久了，那我還算個人啦。」張濟才站在一邊，正在發楞，心裏可就想着「我的話若是讓人家全聽去了，倒有些不便。現在看桂英的神氣，不像是聽到了什麼。」便笑道：「我剛才和你姊姊談閑來着，說是你們以前唱的戲，無非都鬧的是一些因果報應，戲是好，可是有些人不願意，說是聽你們的戲，是受教訓去了。」秋雲向張濟才丟了個眼色，笑罵道：「廢話。我們屋子裏來了女客，爺們在這兒聽着，什麼意思，請罷。」張濟才微微一笑，自走開了。秋雲拉了桂英一隻手，同在一張沙發椅子上坐下，笑道：「我現在很可惜一件事，當年我唱戲的時候，怎麼不把盤絲洞這戲齣唱一唱。」桂英道：「爲什麼到現在你還可惜那齣戲？」秋雲靠了椅子背，眼睛斜望了她一下微微的笑着。桂英道：「你又搗什麼鬼，向我這樣笑着。這些話，一定有意思在內，我倒想不起來。」說着就昂起頭來想了一想。秋雲道：「那有什麼想不起來的？你想，那七個蜘蛛精，把網結了起來，就是像唐僧那樣的好人，也不怕他不進圈套，當年要是我會唱這齣戲，我不定要一網打起多少人，現在可不行！」桂英笑道：「你悔什麼？你網着了一個了。」秋雲還沒有答話，只聽到張濟才在外面嚷道：「老爺子叫你有話說，你到後面去看看罷。」秋雲走出來，向後進走，張濟才在身後跟了來，拉她的衣服輕輕的道：「嘿！先前你怎麼告訴我來着，讓我不要亂說。現在你就可以和她瞎開玩笑。」秋雲道：「你知道什麼？我要是不帶着開玩笑，怎麼探得出她的口氣來。我和她上十年的姊妹，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

我自然知道。你倒好，有話對我說。說是老爺子找我，比我長一輩了。」在新婚的時候，丈夫總是容讓夫人的。張濟才自己說錯了話，這時碰夫人一個釘子，却也無甚可說。只好微笑着退走了。秋雲走進屋來，桂英笑道：「你現在真是個大大的紅人。老爺子有事都得請教你。」秋雲笑道：「老爺子沒說什麼，就是說晚上有客吃飯，他不在一張桌子上吃。」桂英道：「今晚你大請其客嗎？還請得有些什麼人？」秋雲道：「沒有什麼人，不過是一位男賓一位女賓，女賓就是你……」說時，向了她微微笑着。桂英也笑着伸了個懶腰，兩隻脚尖頂着，撐起了自己的腰支，笑道：「我也不知道怎辦，現在每天就是這樣鬼混，把日子這樣混過去。」她突然的說了這樣一句不相干的話，也不知她這個感想何由而生。爲了這樣一個打岔，秋雲也就沒有把男賓是王玉和那句話說了出來。桂英聽她留着吃飯，並不推辭，却道：「我是吃了午飯一會兒就來的，吃晚飯還早着啦。這樣久的時候，我們也找件事情來混混罷。」秋雲道：「我有骨牌，來頂牛兒玩罷。」桂英道：「輸什麼？」秋雲道：「也不輸錢也不輸玩意，誰輸了，誰就說個故事，可是要聽的人不知道的，知道的得重新說過。」桂英笑道：「這個倒有趣，就來這個罷。」秋雲在玻璃櫥的小抽屜裏，拿出個小紅漆盒子來，嘩啦一聲響，將一副牙牌，倒在棹上，兩個人斜抱了棹子角坐着，秋雲伸出一雙雪白的手，在棹面上洗着牌，笑道：「這個玩法，南方人叫做接龍，以前在我們班子裏的楊金蓮，喜歡和南方人接龍，輸一回要一個乖乖。」桂英笑道：「家裏預備下一副牌，自然你也喜歡這個。你和姐夫頂牛兒

，一回是幾個乖呢？」秋雲道：「那沒關係，兩口子在家裏，什麼事不能玩啦。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桂英笑道：「呵！一作了大娘兒們，什麼事都不在乎，不讓人家佔便宜了。」秋雲笑道：「可不是嗎？你想這個權利不想？」桂英啐了她一口，二人便頂起牛來。不料桂英對於這個玩意，遠不如秋雲在行，接連輸了五回。她先是要贏了對沖，彼此不說故事。現在接連輸了五回，秋雲就不答應了，將手按住牌道：「慢來，你把故事說給我聽了，我才能來呢。」桂英站起來笑道：「不來就拉倒，我才愛來呢！」秋雲笑道：「怎麼着，你打算逃走嗎？我請的兩個客，倒有一個客要逃席。咱們少請一個客，也不算什麼，你真要走，我也不挽留。」桂英道：「你想省一餐嗎？那才不行呢，我吃定了你。」秋雲抿一抿嘴只向她微笑，並不說什麼。張濟才已經派人辦好了乾果碟子，泡好了茶，全部都放在外面屋子棹上，笑道：「請到外面來談談罷，別冷淡我一個人呀！」桂英走出來一看，笑道：「我天天來的人，何必這樣對我客氣？」張濟才笑道：「這也是很有限的事情，將來我到你們家去，你只要也是照樣的款待我們兩口子就得了。」說着話，便斟上了一杯茶。兩手捧着，送到桂英面前來。桂英笑道：「瞧你這份殷勤勁兒。」含了笑將這杯茶接着。正待將這杯茶放到茶几上去，一轉身，却看到王玉和笑嘻嘻的走進來，他取下帽子在手。向桂英打拱又帶點頭道：「白老板早來啦！」這句話，分明有知道她必來之意。桂英道：「早來啦！」說着話，把茶杯向茶几上放去。玉和正走近前一步，要茶几邊的椅子上坐下，桂英想着，他必誤會是我給他送茶，索

與人情作到底罷，就低聲笑道：「王先生，喝茶。」玉和欠身道謝，倒算不得什麼，只是張濟才看到，心裏有些不受用，「怎麼我供給你喝的茶，你又轉敬起客來呢？」玉和如何知道這些彎曲，和大家周旋了一陣，坐下來，就端了那杯茶喝了。桂英自己正想喝茶，却只好拿了茶杯，自己來倒。可是在桌上提起茶壺來的時候，因張濟才夫婦，都望着自己，不便逕直的喝起來，就斟了三杯茶，一個人面前送上一杯，自己留下一杯茶。秋雲端了茶喝，笑道：「瞧你這份殷勤勁兒。」桂英坐在沙發上，翹了一隻腳，笑道：「你真厲害，我說姐夫一句，你就得撈了回去。」秋雲道：「本來你那種行動，透着有點殷勤啦！」說時，眼先向玉和身飄上了過來；玉和不免臉上紅了起來，秋雲只當不知道，向他道：「王先生，你會頂牛不會？」玉和道：「什麼叫頂牛？」桂英道：「就是南方人的接龍。」玉和道：「這種有什麼不會？」秋雲道：「我們自家大妹子，愛玩這個，你和她先玩兩盤。」玉和道：「好！我奉陪。可是我不大高明，準會輸的，輸什麼東西呢？」桂英捧了一隻茶杯，慢慢的喝着茶，很從容的答道：「隨便。」秋雲道：「既然是隨便，王先生是南方人，就用楊金蓮和南方人接龍的賭法，好嗎？」說時，望了桂英。桂英正呷了一口茶在嘴裏，想到秋雲先說的那個賭法，不覺撲嗤一笑，將嘴裏含的一口茶，噴了滿地板。張濟才道：「這樣一句話，也不至於讓你笑成了這個樣子呀。」桂英已是放下茶杯，伏在沙發椅靠上，笑得渾身抖戰，把玉和也楞住了，不知所云。秋雲也怕把這話說破了，大家都難爲情，便說：「桂英也是愛笑，其實沒有什麼可笑的。」

楊金蓮的賭法……」桂英一個翻身坐了起來道：「秋雲，你敢說，說了我依你。」秋雲不理她繼續的道：「輸了的人，得說一個故事。桂英今天輸了好幾回了，一個故事，也不肯講，所以她也樂了。」她如此說了，桂英才如釋重負的笑了。玉和道：「輸了說故事，這個我倒行。」張濟才道：「真的，他肚子裏故事多着啦。聊齋，夜談隨錄，子不語，他全瞧個滾瓜爛熟。白老板將來再露的話，可以讓玉和編兩齣戲，戲裏的主角，都要像你這樣子活潑的。」桂英歎了口氣道：「姐夫，你還提這個啦，都是這種角兒，把我唱壞了。像我在戲台上唱的那種角兒，現在人家說什麼浪漫派，這半輩子，就葬送在這浪漫兩個字上頭。你想，唱戲總要唱什麼像什麼，才能得一個好兒。我在戲台上，我怎能夠不浪漫？不知道的，就以爲我在台下也是這樣。嘿！也許下半生，也真會浪漫起來呢。」玉和道：「唱戲是唱戲，做人是做人，那有什麼要緊？我還記得有這樣一段故事，有一個唱戲的女子，專門唱風情這一類的戲，上得台來，唱什麼像什麼。最妙的，唱楊貴妃，她就是胖子，唱趙飛燕，她就是瘦子，沒有誰說她唱得不好。可是她下了台之後，布衣布裙，誰也不知道她是個名角兒。」張濟才道：「呵嚟！化裝到了她那個樣子，那可不易，怎麼連胖和瘦都能變呢？」秋雲坐在他對面，也是抿嘴微笑。玉和一想，便道：「那原是個大仙。」秋雲道：「是個大仙就難怪了。大仙要什麼有什麼，幹嗎唱戲呢？」玉和道：「當然有她的作用。作大仙的人，都是個儻不羣的。」張濟才用手搔着連鬚鬚樁子道：「什麼叫個儻不羣，這個我可有些不懂，你別抖文，行不行？」

玉和道：「那就是白老漢剛才說的話，浪漫。這大仙唱戲多年，也不免有些應酬，可是人家都把她當個不好的人。後來有個修練多年的冷道人，看出她的真心，料着她是在試探人心的，就誠心誠意聽她的戲。有了兩年之久，那道人總是恭恭敬敬的在台下聽戲，沒有別的舉動，後來那大仙就超度了那個人，一同到深山去煉丹修道，得成正果。」秋雲道：「故事不錯，可惜情節太簡單了，這出在什麼書上？」玉和道：「出在聊齋上。」秋雲道：「聊齋都說的是古來的事，你說的這段話，倒好像是現在的事哩。」玉和微笑着，答復不出一個理由來。桂英道：「說狐說鬼，本來就是編書的人瞎謔的，管他是那本書上的事，我們聽得有趣，也就行了。」玉和道：「真的，許多書上，都喜歡說一個女子怎麼風流，可是她的真心眼兒並不這樣，後來一樣的做賢妻良母。人都是個被環境限制得沒有法子，有了好的環境，還怕做不出好人嗎？別人不說，好比劉喜奎兒，誰也知道她那個名聲，可是她為人很好的。一出了門子，就規規矩矩的做太太。聽說他們老爺，也不是十分有錢，她可把以前的繁榮全不要，好好的過到於今，誰能找出她什麼錯處嗎？」秋雲笑道：「嘿！我今天才聽到王先生話匣子了。你從來也不說許多話的呀！桂英，你再來頂牛兒罷。輸了不要緊了，讓王先生代你說故事。他的故事，都是我沒有聽見過的，大概總是冷道人聽戲得止果，熱和尚捧角上西天……哈哈哈哈哈。」這一笑，笑得玉和把臉紅得漲破了，就是桂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秋雲說完了也有些後悔，便顏色一正道：「玩笑是玩笑，真話是真話。這也不是大妹子說的，她浪漫了半生，就是

我，以前那一分兒玩皮，在平常人家的姑娘，是不行的。可是你吃了戲飯，你想和大小姐大姑娘那樣坐着享福，誰會理你？王先生說：「一個人都是環境限制了，這實在是眞話。」桂英笑道：「你不用發愁了，你現在把冷道人超度了，成了正果子。」秋雲瞞了她一眼，心裏可就想着：「你還敢說我嗎？」自己本待說桂英兩句、轉念一想，今天約他兩個人，爲什麼來着，若是把他倆人都鬧得難爲情，這話就不好向下說了。因之並不向下說，將裏面屋子裏的一副骨牌拿了出來，放在茶几上，笑道：「王先生，你會的，我和桂英兩個人鬥你一個，敢來不敢來？」玉和不曾答應先笑了。秋雲道：「我們都是很熟的人了，你還有什麼不好意思。」玉和道：「這有什麼不好意思，我怕鬥你二位不過。」秋雲道：「輸了也不要緊，有兩種辦法……」說到這裏，忽然想到自己也是他的對手方，便道：「沒有沒有，不過一個辦法，就是輸家說個故事，你肚子裏有的是聊齋，還怕不夠輸的嗎？來呀！」說着，向斜靠在沙發椅上的桂英，點了一個頭。桂英笑道：「你先和王先生比一回，打敗了，我接殺一陣。」秋雲就走上前拉了她的手道：「我是元帥，你是先行，你得打頭陣。你是高跟鞋子，你好好的走，別讓我拉着你在這兒掉毛。」桂英右手被她拉着，左手將手絹掩了自己的嘴，低了頭笑道：「別拉，我一點兒勁都沒有，真會跌倒的。」玉和本就在茶几那邊的椅子上，不曾移動。桂英趁着秋雲拉的勢子，好像是走不動，一歪身子，向這邊椅子上坐下，笑道：「王先生，你讓我一點，我不會呀！」玉和道：「我也不會呢，」二人都低了頭用手在茶几上洗牌，張濟才背了

手站在玉和身後觀局。秋雲爲要指點僕役，料理晚飯，悄悄的就走開了。張濟才是個不大會說話的人，玉和被秋雲笑了自己開了話匣子，因之也不說什麼，桂英有點心虛，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弄得屋子裏靜悄悄的。然而不過十分鐘之久，桂英忽然撲嗤一聲，笑了出來，在場的張王二人，莫明其妙，都對望着發了楞呢。

第七回

為悅己容顏來露心跡
解美人意隔座受衣香

桂英在那聲一笑之後，自己也感覺得笑得突兀，明知人家必定疑心，便道：「你們對於我這一笑，有點兒不明白吧？」張濟才笑道：「當然是不明白。」玉和道：「是我起錯了牌吧？」桂英笑道：「不用猜了，我們還是鬥我們的牌吧。」她嘴裏如此說着，心裏可就說着：「我的心事，你們怎樣會猜到，我心裏是在想着，這位先生的手，怎麼這樣子白淨？真像一個女人的手一樣。這要是在他手上帶上一個戒指，若是把他當個男子的手，那才怪呢？」如此想着，又不覺微微一笑。張濟才道：「白老板，你今天是什麼事高興，老是這樣子笑？」桂英這才忍住了笑道：「我是想起了你們太太和我說的話，所以我禁不住要笑，至於笑的是什麼，那是大姑娘的事，你可不能問。」張濟才道：「我才愛管這閑事呢？回頭我不會問她嗎？」桂英想起了和秋雲說的話，真是不能問的，自己隨口撒的一個謊，却撒的有些不大高明，便笑着連連向他搖手道：「不管我們說的是什麼話，你不許去問她，你要問她，我就惱了。」張濟才笑道：「這事真透着有些怪，她和你說的話，我可不能問。」桂英笑道：「就是這樣子一點怪氣，只許我們說，不許你來問。」張濟才道：「玉和，你說有這個理嗎？你猜這是什麼事情？」他這一問

，玉和就夠爲難的了，自己也是不知道要怎樣的答覆才好。恰是桂英的脚，由茶几腿邊伸了過來，向他的脚碰了兩碰，而且立刻眼睛向他一轉珠子，眉毛跟着一動。玉和這一下子，真糊塗了，不知要說什麼好。這頂牛兒的牙牌，原應該是一人出一張，互相嚙接的，他這個時候，見棹上放了一張地牌，自己也用一張地牌去接上，接過之後，又拿一張么五去接着，再拿一張梅花去接么五。他一個人自出自接，桂英在一邊看着，也不作聲。張濟才用手碰了他一下，問道：「怎麼回事？你自個兒出牌，你自個兒又接上，別讓人家動手，一個人鬧着玩就得了。」他聽到人家說着，才明白過來，可不是自拉自唱，一個人鬧獨脚戲嗎？不由得臉上紅着道：「我心裏只愁么頭兒少，接不上人家的，所以只管把牌出上去，白老板也不出牌，我只當是人家出的呢。」桂英將牌一推，全部的牌都亂了，笑道：「本來我手上沒有么頭子了，不讓你自家兒接，怎麼辦呢？這次算是我大大的輸了，重來罷。」秋雲在外面聽到，走進屋子來，笑道：「是你輸了嗎？你該受罰。」桂英瞅了他一眼道：「別胡說！罰我什麼？我又犯什麼大罪？」秋雲這一來，屋子裏熱鬧起來了，大家只管說笑，就把頂牛的事，放到一邊。也不知是何原故，玉和自從和桂英玩了一會兒牌就相熟得多了。這也不必把牌，也不必頂牛，大家坐在屋子裏說說笑笑，玩了個挺酣。吃過晚飯，大家又坐着談了一會，也是秋雲有意逗着桂英玩，便笑道：「我發了戲癮了，咱們唱上一段，好不好？」桂英道：「沒有弦子怎麼唱？」秋雲向張濟才一努嘴道：「你別瞧他那個樣子，要拉胡琴，倒能湊付。」張濟才笑道

：「要拉胡琴，還論什麼長像不成？」秋雲笑道：「怎麼不論長像？你那樣的大個兒，好像就是個笨人。誰也不能相信，你的長相是個會拉胡琴的。」張濟才望着玉和笑道：「你聽見沒有？這年頭，什麼事都得論長像，你有那樣好的長像，可別把機會錯過了啦。」玉和紅了臉道：「你這是什麼話？這兒還有客呀。」張濟才哈哈大笑，拿了胡琴來，坐在椅子上，先調了調弦子，望了秋雲桂英道：「誰唱？」秋雲道：「在屋子裏的人，除了拉胡琴的，都得唱上一段。」玉和啊呀了一聲，轉身推開門來就要走。秋雲指着地道：「你只管走，你走了，以後永遠別到我們家來。」玉和聽了這話，只得回轉身來，兩手捧了拳頭，向她連連拱着道：「大嫂子，這件事你可饒了我罷。我連腔調板眼，一概不懂，這個時候，你要我上弦子唱戲，那不是個笑話？」秋雲道：「不管那些，就是沒有腔調板眼，不能上弦子，你就亂七八糟，隨便唱幾句也行。」玉和依然拱着手笑道：「大嫂子，您想，一個人縱然膽大，可也不能孔夫子面前背書文，關夫子面前耍大刀。」桂英道：「人家也說得怪可憐的，你就別再讓人家爲難了。」秋雲瞅了她一眼，用唱戲的韻白問道：「你敢是與他講情？」桂英也用韻白答道：「不敢，元帥開恩。」秋雲笑道：「你瞧，開恩兩個字都說出來了。王家兄弟，我瞧你好朋友的面子，把你饒了。喂，王先生的好朋友，你既是與他講情，你就得多唱一段。要不然，我太沒有面子，我就惱了。」桂英笑道：「我就多唱兩段，也沒關係。」秋雲向張濟才丟了個眼色，便道：「拉反調。」桂英笑道：「你怎麼老是我爲難？」秋雲笑道：「嘿！人生在世

，難得是個高興，今天在你高興頭上，你一定唱得好，爲什麼不趁機會，讓你唱一段呢？』桂英對於這幾句話，並不否認，果然唱了起來。玉和先聽到秋雲說王先生的好朋友那句話，以爲言重了，桂英一定要生氣的，不料桂英是一點事也沒有。真個答應唱，而且秋雲說她高興，她就承認高興。到了此時，自己敢大膽相信一點，她是以我爲對象的了。他一個人沉沉的想着，桂英唱的是什麼，他倒沒有注意，桂英將一段女起解的反二簧唱完了，他坐在一把躺椅上，反斜了身子，當個靜聽的樣子。秋雲道：『喂！人家唱完了，你怎麼不鼓掌？』秋雲這樣說着，却回過頭去，向張濟才道：『給我拉一段西皮原板。』玉和正在那裏凝神，追想起秋雲的話，應該鼓掌，就輕輕的叫了一聲好，將手掌拍了兩下。秋雲道『咦！這是給我捧場呢？還是給張濟才捧場呢？你這手掌拍的有些不是時候吧？』玉和醒過來了，一想是果然不對，笑道：『我鼓掌在半中間，前後的角兒，都算捧了。』張濟才道：『捧我們作什麼？』秋雲道：『捧我們也有好處，可以和他作媒，找個好媳婦。』玉和覺得這話十分露骨，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看看桂英，依然沒事一樣，背了兩手，只管向壁上懸的圖畫鏡框子注意。秋雲笑道：『瞧他這樣子，不像個大姑娘，倒是一位文謔謔的老前輩呢。』於是在場的人，一同都笑了起來。大家唱着笑着正是有趣，桂英的母親朱氏却來了個電話，催桂英回去。桂英在人家裏作客，沒有家裏來催，反不回去之理，便笑向張濟才道：『今天的時候太久了，我要回去了。那天到我家去坐坐？』說到這裏，向玉和笑道：『沒事到舍下去玩玩，可沒有這裏寬敞

。」玉和笑道：「改天過去奉看。」秋雲道：「王先生衙門裏有電話，住的公寓裏也有電話，你若是預備了好吃的，打個電話，就把人請去了。王先生，你送我們妹子一張名片，自己把電話碼寫上點。年輕的小伙子，遇事心眼兒活動點，別傻裏呱唧的。」說着向張濟才一夾眼。玉和聽了這話，照辦是不好，不照辦也是不好，正楞住了傻笑。桂英道：「王先生公寓裏的電話好打聽，衙門裏的電話，我已經知道了。再會呀，明天見。」說時，向玉和丟了個眼色，玉和也覺得明天見三個字，十分的沉着，另有含蓄，便微點了點頭。桂英別了衆人，自回家去。朱氏因她許久不回，不知是否在張家，所以打了個電話。及至電話打過之後，心中却有些後悔，自己姑娘的脾氣，是知道的，這一程子，無論作什麼事，說什麼話，她都是不順心的，她到張家去，也不是外人，何必還打電話把她催回來。因之心裏不免拴上一個疙瘩，怕桂英回來要生氣。可是今天的桂英，與近日的桂英大不相同，她一進門却先笑道：「我吃了飯啦，您還等着我嗎？」朱氏道：「我不是催你回來吃飯。我怕你回來晚了受涼，現在自己又沒有了包車，晚上回來，我不放心。」桂英道：「有什麼不放心啦，這麼大的人，還有誰能拐騙了去嗎？」朱氏道：「趙老四下午來了，問你還吊嗓子不吊，明天下午還要來呢。」桂英想了一笑道：「好罷，讓他來罷。」朱氏只要她肯吊一嗓子，別的廢話，也就不必多說。這天晚上，桂英睡的是很安適。到了次日下午兩點鐘，趙老四來了，也就吊了兩段戲。趙老四趁着朱氏不在身邊，就笑向她道：「白老板今天還到張家去嗎？」桂英道：「你別信我媽的話，

我爲什麼天天去呢？秋雲是出了門子的人，那裏可以和從前打比，成天的在一處玩兒呀。』趙老四笑道：『您還有什麼不明白？我和白老板，總是表示同情的。前日我到張家去過一趟的。昨天我也去了，我瞧見您在頂牛兒玩，我沒有敢進去，怕是攪了你們。那個王先生，爲人倒是挺和氣。』桂英一聽這話，這小子竟是完全知道，所有的事，恐怕瞞不了他，便笑着低聲道：『赫！你別瞎說。老太太知道了，又是一陣陣囉嗦。過幾天，我自然會告訴她。』趙老四道：『我怎麼會說呢？我不全仗着您攜帶我嗎？我怎能壞您的事！』就着，他放下胡琴，在身上摸索了一陣，摸出一個紅紙煙捲盒子，皺得全是裂紋，將口子向手掌心倒着，倒出半截抽過的煙捲來。桂英笑道：『瞧你這貧勁兒，半根煙捲，還寶貝似的收着，』他又在袋裏摸索了一陣子，摸出一根紅頭火柴，反着手在座椅底啞的一聲擦着，燃了煙捲吸着，那一口煙，真比吃人參還要貴重，深深的抽過了一口，才向她笑道：『這些時候，真窮透了心，我又不敢張口和白老板借錢，一來白老板沒有上台，二來我還只來吊了兩次嗓子，我趙老四愛錢是愛錢，總也講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桂英道：『你說罷，要借多少錢？』趙老四用手搔着耳朵根，笑道：『我這人顯得太什麼了，我也不好開口，若是白老板開恩，您就借我十塊錢，將來您愛怎麼樣子扣下來，就怎麼樣子扣。』桂英道：『你一開口就借十塊錢，也太多一點，在我這裏拿三塊錢去得了。』趙老四站起身來，向她一抱拳道：『別啦，白老板，我的大小姐，你在鄭州回來……』桂英正要進屋子去拿錢，聽了這話，突然回轉身來瞪了眼道：

『老四，你怎麼動不動就說到鄭州去的事？難道我到鄭州去的錢，還要分你一股不成？』趙老四連連作揖道：『得！得！您別放在心裏，我是一句無心的話。』桂英一面向裏走，一面生氣道：『要就是三塊錢，不要就拉倒。』趙老四隔了門簾子。左一聲大小姐，右一聲大姑娘，只央告多借幾個。桂英這才給五塊錢打發他走了。唱過了戲，對母親算是交了卷，自己燒着火剪，燙了頭髮，抹了胭脂粉，挑了一件芽黃色的旗袍穿着。這還不算，又打開箱子，把唱戲用的絹花盒子捧了出來，挑了一朵楊妃帶醉的芍藥花，掛在扭扣上，然後換上高底皮鞋，走出房來。朱氏看到，便問道：『今天上那兒啦？換了這樣一身新。』桂英道：『天津的李總長太太來了，要我到她家去吃飯。』朱氏道：現在還只有四點鐘，你忙什麼？』桂英道：『我也不能走去就吃呀。』她說着這話，已經走出了院子門。到了大門外，回頭看看家裏沒有人跟出來，就雇了一輛人力車，直到張濟才家來。張濟才出去了，秋雲在屋子裏，和屋子外的人說話。院子裏栽了幾棵海棠和丁香，正都在晴暖的陽光裏，向外吐着嫩芽。秋雲的公公張厚德，背了兩手，正繞了花枝兒看着，口裏可就道：『這倒是一好兩好的事。若是去找闊主兒，當人家的二房三房，這輩子不夠受氣的。只要有一碗飯吃，嫁這樣一個主兒，桂英也就很合算。桂英聽了這話，就將身子向後一縮。秋雲在窗戶裏隔了窗紗，早是看得清楚，便道：『喝！說起曹操，曹操就到了。』桂英道：『你們說什麼呀？』秋雲道：『我在這裏和老爺子說你也該來了。』張厚德迎上前來，笑道：『白老板今天上那兒出分子啦？』桂英道：『我

現在慢慢的長胖了。這些衣服，若是放在箱子裏不穿的話，將來穿不得，就白糟塌了。」張氏德手摸了長鬍子，向桂英身上，不住的打量，點頭道：「這話對的。」秋雲走出來，攜了她的手，一路走進屋子去，笑道：「你今天真美，我都愛你，」桂英笑道：「我來了，你要怎樣愛我，就怎樣愛我。」說着，兩手相攜，同在沙發椅子上坐下，笑道：「我天天來打攪你們，你討厭不討厭？」秋雲道：「咱們是什麼朋友！能幫忙的地方，怎麼着也當幫忙，說什麼討厭打攪的話？你若是看不起我做姐姐的，你還不來呢。」桂英道：「我沒有事要你幫忙呀。」秋雲道：「你這不對。我雖然沒有你那樣聰明，你相信我也不是一个餒瓜。你現在心眼裏頭，是一件什麼事，在那裏忙着，難道我還不知道？剛才我們老爺子的話，大概你也聽見，我是很願意你有個好妹夫，可是一層，你們老太太的話很難說。」桂英道：「你別瞎猜，你那把弟，人是很好的，不過提到婚姻這件事，還得向後看。我們唱戲的人，有些人疑心我們不會過日子，不敢承受的。」秋雲道：「小王本就讓你迷着了，你再鬧得花枝兒招展，他還有什麼不願意的？這個你別多心。」桂英笑道：「了不得，背了我，大概你們老說這件事。」秋雲道：「你是當局者迷，還等今日啦！你們第一次見面，我們就看出個大八成兒來了。」此時，院子裏有咳嗽聲，正是玉和來了。桂英捏了秋雲的手，瞅了她道：「你千萬別胡開玩笑。玉和在院子裏問道：『大哥在家嗎？』秋雲道：『你進來罷！白老板老早的在這裏等着你了。』玉和笑嘻嘻的走了進來，倒吃了一驚，桂英今天穿得這樣的光彩奪目，自己今天也將一件

新的淺灰嗶嘰夾袍子穿了出來，不料人家猜在自己之先，已經打扮的更美麗了。點了點頭，就向秋雲道：『大哥不在家嗎？』秋雲道：『不但是他不在家，我也要出去買東西。我派你當回代表，請白老板去看回電影，料無推辭的了。』桂英輕輕碰了秋雲的手臂一下，笑道：『王先生你別聽她的，你有事，只管請便。』玉和笑道：『白老板若是下功夫，我就請你看電影，下了衙門，我是沒有什麼事的。』秋雲扶了她一隻手臂，有些催她走的樣子，故意正了顏色道：『人家第一次請你，你就給個釘子人家碰，那也怪不好意思的。』桂英道：『喲！我能那樣不識好歹呢？我是說人家都是有事的人，不能像咱們這樣逍遙自在。』秋雲道：『人家不是說了沒有什麼事嗎？王先生爲人，是老實不過的，不會說假話的。要看電影就趁早，待一會，就趕不上了。你們到那兒，我叫人去給你們雇車。』到了此時，不能讓王白二人謙遜，秋雲竟自作主，讓老媽子和他們雇了兩輛車，催着他們出門。他兩人不尷不尬的，只好告別出門，上車而去。到了電影院門口，玉和就精神了，搶着買了門票，陪桂英入座。彼此座位相聯，只隔了一個椅子扶手。這個時候，電影還不會開映，男男女女，開始入座。玉和往日也會來看電影，每逢得一男一女，相挽入座的時候，就不覺得多看人家兩眼，心裏可就想着：那裏不可以說情話，偏要到這大庭廣衆的電影院來。及至電影開映，電燈黑了的時候，若是看到眼面前有男女交頭接耳的情形時，心裏一定想着：自從有了電影院以來，對於怨女曠夫，給了多少便利，不客氣一句話，這地方就是幽會期合所，敗壞風化，電影院是第一個地方，

假使我做了警察總監，我一定多派便衣偵探，到電影院裏來駐守，可以免除不少的怪現象，他如此想着，一直是認電影院是個不好的所在。可是到了今天，他的感想有些不同了。心裏便想着，到張家去，總有他夫妻在當面，有些話不好說，以後可以多請她看電影，慢慢的就可以相熟了。有時他抬頭看到有人注意着桂英，可又想着：一定有人認得她是北京的名坤伶，什麼人，她都不大放在眼裏的，他偏是和我在一處，這很足以自豪了。往常看到一個男子帶一個時髦女子同走，也有羨慕的時候，但是自己不相信能得到這種豔福，然而現在有了，而且是他人所不易得的，自己都得着了。多麼可喜呀！他在心裏很是自得之時，桂英手裏拿了一張電影說明書，向他手裏一塞，瞅了他一眼道：『你喜歡看愛情片子嗎？』玉和道：『我倒不問什麼片子，只要有趣味的就得。』桂英微笑道：『你今天幹嗎挑這個片子來看呢？』玉和道：『我糊裏糊塗的就進來了，今天是什麼片子，我也不知道呢？』桂英道：『看電影的人，都像你這樣，電影院老板，就不必租什麼好片子了。反正看電影的人，也不打聽打聽，什麼片子也進來看的。想秋雲那東西，誠心開玩笑，讓咱們來看這影片。你瞧瞧這個說明書。』玉和看看今天的影目，乃是美人意。玉和道：『這也無所謂，電影名字，無非是這些鶯鶯燕燕，美人相思的濫調。本來電影片子愛情的居多，這些花啊玉啊的名字，也用完了，老老實實，說出美人來，倒也乾脆。』桂英笑道：『可是秋雲有時開玩笑也開得太厲害。』說時瞅了他微笑。玉和的心裏，除了愉快而外，所有的便是彷彿四座都是人。說話既不敢高聲，也不敢

太露骨，免得人家看出是一對初程的情侶，只是心不在焉的捧了說明書在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桂英却買了一包口香糖來，她拿了一片，在玉和的手上碰了一碰，玉和見是口香糖，便接過來吃了。這時電燈息滅，電影放映起來。玉和同女子看電影，平生還是第一次的事，覺得自己的衣襟碰了桂英的衣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想。往常看到瞧電影的人，吃口香糖，吃糖果，也抱了一種不以為然的意見。看電影的人，多半有些欣賞藝術的意味在內，來欣賞藝術，就不該吃東西。而且吃口香糖的，多半是有女子在一路的人，令人想到他們吃口香糖，乃是有什麼作用，一種不光明的舉動。可是現在自己吃口香糖了，自己可沒有什麼不光明的態度。這樣想的時候，聽到桂英輕輕說了一個喂字，接着臉上讓東西碰了一碰，手摸時，正是她又遞過一塊口香糖來了。他決不能拒絕，自然接着。他在這時口裏咀嚼着糖，心裏默想着事，眼睛雖然也看到銀幕上，但是銀幕上的故事，與腦筋並不發生什麼關係，看了也是像沒有看一樣。然而他眼睛不管事，鼻子却管起事來，彷彿之間，有一種香氣，週繞自己的身子，而且無疑的，這是女子衣裳上所有的香氣。這一排座位上，雖有兩個女子，却距離得很遠，當然這香氣是從桂英身上出來的。想到：她唱戲的時候，多少人崇拜她，慢說如此靠近了坐着，細細領略她身上的香氣，就是想和她一句話，也非有特別的力量，是辦不到的。這樣看起來，她對於我十分看得起的；自己總要十分尊重，別讓人家小看了。因之那香氣不斷的向鼻子裏襲去，他還是正襟危坐，直視了銀幕。桂英的身子，略略半側着，她的一隻右手，放

在椅靠上，正壓了玉和的袖子。玉和讓她壓着，雖是覺到一股熱氣，隔了衣服，還射到皮膚上來，可是自己不敢移動那手。有時不看電影，路回過頭來偷看她一下，只見她那蓬鬆堆雲的燙髮配着那臉，自有一種動人的風韻。人生有如此一位夫人，或者如此一個朋友，就死也可以無憾了。他腦筋裏的幻影，正和銀幕上的電影一樣，一幕接着一幕，直演了下去，直等電影休息的時間，電燈大放光明，觀客紛亂起來，他才停止了他的幻想。這個電影院，本是一個貴族式的娛樂場合，平常樓下的價目，賣到八毛，樓上却是一元到一元五。玉和因為請客，花了三塊錢，買了樓上的票，這實在是非常之事。因為他對這個影院，除了朋友相邀，來過樓下兩次而外，樓上却不曾到過。往日看到樓上的座客，男的西裝革履，女的珠光寶氣，心裏便想着：這些闊老們，帶着姨太太來看十次電影，夠我們部裏兩個錄事先生的薪水了。有錢何必糟花，在樓下看也是一樣，必定花了兩倍的價錢，心裏才覺痛快嗎？所以在往常可以說是最反對在樓座看電影的一個人。現在休息時間睜眼一看，自己也就和這些西裝革履的人，雜坐一在處，這實在不能罵人了。自己並沒有錢，而且也沒有做什麼大官，只是爲了請客，不得不來一趟，在樓上看電影的人，不見得都是生成揮霍的，大概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罷。桂英用手碰他一下，微笑道：『你一個人呆想些什麼？我看你老望了台上，目不轉睛的。』玉和笑道：『我想電影裏的事呢。』桂英道：『那個女角很美，表演得也很誠懇，就是那個男子，有些老實相，偏偏不知道她的意思。』玉和道：『要不，這片子爲什麼叫美人意哩？就爲是看男

子不懂啊！」桂英道：「我看那男子一定懂。」玉和道：「你是看了說明書了。看電影最好是先別瞧說明書，沒有瞧完，先就知道了結果怎麼樣，這很要減少許多趣味。」桂英道：「我沒有瞧說明書，我猜着總是這樣的，因為外國的電影片子，沒有不團圓的。」玉和道：「你是贊成團圓的呢，還是贊成不團圓的呢？」桂英笑道：「人心都是肉做的，那有不贊成團圓的呢？電影上這個女子，很愛那個男子，當然一定是嫁他，他也很愛這女子的，當然是娶她。現在只演到女子爲了男的，和家庭吵鬧，還瞞着不讓男的知道，男的又很崇拜女的父親，極力要和她家來往，父親反對他，他不知道，他反以爲女郎從中搗鬼呢。這劇情夠曲折的了，下半部還不是團圓嗎？」玉和道：「照良心上說：本來電影都團圓才好。照藝術上說，那就太平庸了，看完了不會有什麼回味的。你是個藝術家，你以爲我的話怎樣？」桂英道：「你以爲做人也像唱戲演電影一樣嗎？若是做人，像戲上一樣，那可不是人受的！」她說到這裏，電影又放映起來了，玉和不會看到她的顏色怎樣，然而她這番美人之意，是可以領略得到的。他開始想起來，又開始聞到了那種衣香，不知不覺的，玉和的袖子上，又讓她的手胳膊壓住了。他這時已不能認爲電影院是有傷風化的，假使警察總監派了十幾名偵探到電影院裏來監視觀衆，他一定會持着反對的態度，他也許是那話的環境不同了。

第八回

座有解人定情在杯酒
目無餘子立誓作花鈴

那王玉和今天在電影院裏，領略到平生所未經驗過的鬢影衣香，他真有些醉了。那電影的結果，並不是他們預料的那種團圓的局勢，那個男子雖然娶了那個女子，但是他們都沒有得着家庭的同意，兩個人就離了家庭，開始去奮鬥。然而這男子就爲了結婚，增加了不少的痛苦，先是負債，繼而是吃官司，最後是失業。這個女子爲了減除她丈夫的痛苦起見，只好和她丈夫離婚，減除他家庭的負擔，自己却淪落得去當咖啡店的舞，來替丈夫還債，可是那男子並不了解，一怒而到非洲去了。桂英看到後半部的時候，幾乎連出氣的分兒都沒有，只是睜了兩眼，注視着銀幕。電影完了，電燈亮了，她才緩過這口氣來，向玉和笑道：『你是贊成不團圓的，你瞧，這是多麼慘啦！』玉和道：『我不明白，那個女的，爲什麼要去當舞女？』桂英道：『不是要替她丈夫還債嗎？』玉和道：『哦！原來那個人後來窮了。』桂英笑道：『怎麼着，電影上的事，你沒有瞧見？』玉和道：『我不大記得了。』桂英站起來，瞅了他一眼道：『我看你真有些心不在焉，你想什麼來着？』玉和笑了，也站起來。他見電影院裏的人，紛紛向外走，他可不動脚，似乎有一句話想對桂英說，却又不敢說出來。桂英雖是知道，可不知道他要說的

是什麼話，又不便先行就問，只好緩緩的在前面走，等他發問。他在後面跟着，快要出電影院的門了，才低聲說了一句話。桂英在熱鬧烘烘的人叢中，恰是沒有聽得清楚，就回過頭，向他笑問道：『你說什麼？』玉和紅了臉，向後退了一步，說不出話來。桂英看他那樣子，心裏已猜中了一半，便笑道：『你有功夫沒有？我請你吃晚飯去。』玉和不覺笑了起來道：『我正要打算請你，倒讓你先來請我，那可是不敢當。』桂英道：『你要請我爲什麼不說出來呢？』玉和道：『我說了，你沒有聽見。』桂英微笑道：『瞧你這斯文勁兒。』於是在前面走出門去，雇了車，直向大菜館而來。這個大菜館，有許多小雅座，最便於一男一女的約會，玉和並沒有問津過，桂英帶了他來，他只覺得太合心意了，她怎麼就揣度到了呢？二人坐下，茶房拿着菜牌子進來，問過話之後，他就放下門簾子走了。桂英和玉和隔了棹子對面坐着，她先笑着問道：『你要請我吃飯，就請我吃飯得了，爲什麼不說出來呢？』玉和笑道：『不瞞你說，我是不大會應酬的人。』桂英搖搖頭道：『這不能算爲應酬呀！』說着，又向他瞟了一眼。玉和沒得可說了，將棹上的刀叉，用白紙擦了。又把桂英面前的刀叉拿過來，一一擦了，然後送到原地方去，桂英笑道：『咱們的脾氣，有點不同，我愛說話，你不愛說話。』玉和笑道：『你爲人很直爽，我很知道，我那是不愛說話，我是無用。』桂英手上整理了刀叉，低着頭道：『我聽到張三爺說，你府上有哥哥嫂子，沒有別的人，是嗎？』玉和道：『不，還有別的人。』桂英聽了這話，吃了一驚的樣子，注視着他臉上問道：『什麼？還有別的人』

，有些什麼人呢？」玉和道：「還有一個姪子，一個姪女。」桂英緩過一口氣來，笑道：「那沒關係。」玉和心想：「這是些麼話？有姪子姪女，沒關係？」便道：「你覺得人家裏有孩子不好玩一點嗎？」桂英道：「那當然。你和令兒，是分家弟兄吧？」玉和道：「不，我自小兒是哥哥帶大的，就無所謂分不分了。」桂英道：「哦！這個樣子，你大概有些怕哥哥吧？」說着，一笑。玉和道：「無所謂怕不怕。我家住在鄉下，鄉下人家，是非常守古道的，雖然到了這個自由平等的時代，他們還是說着什麼長哥當父，長嫂當母。」桂英笑道：「這也無所謂，我們演的那狸貓換太子，公公不就是哥哥嫂嫂養大的嗎？我想你哥哥嫂嫂，一定是像公公的大哥大嫂那樣和氣的吧？」玉和道：「他們對我總還算很好。」這時，茶房將菜送了來，桂英吃菜時，都很隨便，玉和道：「怎麼着。白老板今天飯量不大好。」桂英將面前的盤子一推，搖搖頭道：「我吃西餐，就是這麼回事。」玉和道：「既是不愛吃西餐，爲什麼到這裏來呢？」桂英笑道：「張三爺是開西餐館子的，你和他是把兄弟，我想着你，或者也愛吃西餐，所以陪了你到這裏來的。」玉和不由得笑起來道：「照你這樣說，和什麼人交朋友，就喜歡什麼嗎？」他說出了這句話，覺得無故把話去駁倒人家，這是不應的，不等桂英回出話來，接着便道：「這是很對的，你想那不要錢的西餐老拉了我去吃，我有個吃不上癮的嗎？我就愛吃西餐。我不知道你不愛吃西餐的，改日我再來奉請。你是愛吃山東館子呢，還是愛吃南方館子呢？」桂英不答覆他這個話，却微笑道：「你還說你不會說話，我看着，就比我

會說話多了。」玉和無話可說了，只得對了人家強笑。忽然正色道：「可是你總能相信我，我是不撒謊的。」桂英笑道：「誰又說你撒謊了呢？」說到這裏，說話的題目，告了一個段落，二人默然着吃了兩樣菜。還是桂英先找着話來說，她道：「你既是不撒謊的，那很好，我問你一句話。你看唱戲的女孩子，是不是都能當家過日子的呢？」玉和道：「這話可得分開來說。人有了錢，自然耗費大些，人沒有錢，不節省也不行。會過日子不會過日子，也不是天生成的，唱戲和過日子，那沒有什麼大關係。你想我的話對嗎？」桂英道：「不是那樣說。因為唱戲唱像我們一樣的時候，當然是好的穿過，好的吃過，而且唱着戲可以拿到錢，就什麼事都花錢讓人去幹，治家理事，一切也都不懂。有一天不唱戲了，掙不着錢，花錢可比別人厲害，」玉和道：「那話也不見得，秋雲唱戲的時候也不是個紅角兒嗎？現在張家的事，可就是她全盤主持。我想你這樣的聰明人，一定比她還會過日子。」桂英捧了咖啡盃子，並不喝，用牙咬了下嘴唇，沉靜着想了一想，放下盃子，撲嗤一笑道：「我並沒有說到我自己身上來呀！」玉和一想，對了，她雖是話中有話，並不露骨的，怎好把她提了出來呢，便笑道：「對不住……」只這三個字，說不下去了，就捧了盃子喝咖啡。桂英道：「老實說，我看你是一個忠厚人……你不信，問問秋雲，我唱這多年的戲，沒有這樣容易和人家出來玩過一盪的。」玉和點頭道：「我知道。」桂英默然了一會。玉和却削了個蘋果，送到她面前碟子裏，桂英用刀切了一半，又送到他碟子裏去。這次，二人都沒有什麼客氣的表示。桂英笑道：「你

說話，不是秋雲的對手，我也不敢和她鬧，以後咱們別在他夫妻當面說什麼？」玉和覺得這話，是很切己的表示，只管傻笑。桂英道：「我勉強認得幾個字，你也是寫白話兒信，我對付瞧得出來，以後你有什麼話，在信上告訴我得了，咱們不像別人交朋友，什麼電影院裏出，大菜館裏進。」玉和聽了這話，也不知道是快樂，也不知道是恐懼，心裏頭砰砰跳了幾下。桂英偷眼看他的臉色彷彿是笑，又不曾笑出來。她又道：「湊付着，我也能寫幾個字，你寫了信來，我一定有回信的。你若是願意到我家去，你先寫信通知我，我一定在家裏候你。你覺得怎麼樣？」玉和道：「你……你……待我太好了！」說着，不由得把頭低着，又去拿了個蘋果來削。桂英道：「我該回去了。今天我出來，我母親很注意我哩。明天我不一定到張家去，你不去呢？」玉和道：「你不去，我去作什麼呢？」桂英笑道：「你現在說實話了，你到張家去，爲了我才去的嗎？」玉和大着胆子，笑道：「我想，你也不至於這時候才明白啦。」桂英揚着眉毛一笑道：「好，我們什麼都彼此心照。」說着，就昂着頭向外叫了一聲茶房。茶房進來了，桂英道：「你這裏有零盃子的酒嗎？」茶房道：「有的，」桂英道：「好！你給我來兩杯葡萄酒。」茶房答應着，端了兩杯滿滿的葡萄酒。放在桌上。等茶房走了，桂英先端起一隻盃子，舉着平了鼻子尖，眼光由酒盃上平射到玉和臉上，微笑道：「你瞧，這酒色是紅的，酒氣是香的，酒味是甜甜的，我們各喝完這一盃。你懂嗎？」說着，向玉和依然微笑。玉和站起來端了盃子道：「白老板，得！我陪你一盃。」桂英搖搖頭道：「別人叫

我白老板，那是客氣，你叫我白老板，就是見外。」玉和道：「那稱呼什麼呢？」桂英道：「你不會叫我的名字嗎？」玉和道：「那末，你也不能叫我王先生的了。」桂英笑道：「當然。玉和！我們乾這杯！」說畢，她把酒杯子在嘴唇上碰了一下，當着要喝下去的樣子。玉和不再說什麼了，端起了杯子，咕都一聲，一口氣不換，就把這杯酒喝了下去，喝完了，向桂英照了一照杯，桂英更不猶豫，跟着就把那杯酒喝了下去，也向他照了一照，桂英覺得喝得很痛快的樣子，嘎了一聲。手扶了桌子，注視着玉和凝神了一會，微笑道：「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了，改日再會罷！」笑嘻嘻地背轉身去了。玉和站着在這雅座中間，猶如發了呆病一般。微微的偏着頭，就想剛才過去的事，覺得這種豔福，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不料桂英對我的態度，却是如此的良好，一個唱戲的女子，對於一個窮書生，並沒有一點藐視的態度，這實在是想不到事，那茶房隔着門簾，在門外逡巡了好幾遍，也不知這個人是什麼用意，老是站了不動，到了最後，只得將賬單拿在手上衝了進來。玉和這才醒悟過來，自己還是站在大餐館裏，不會會鈔呢。他接過賬單，掏出小小一疊鈔票會了錢，統計今天花的款子，遠不及預算的數目。在他辦公以外，除了打小牌，無甚消遣的事，所以每晚在公寓裏，都很感到寂寞，今天回得公寓去，不同往常，回憶白天的事，就津津有味，除了腦筋裏面所想的以外，並無其他。他心裏想着：「桂英既是允許我寫信了，這正是怕我不好開口，所以讓我在信上寫去。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千萬不可失掉。」於是張開筆硯，伏到桌上，就要來寫信。轉念一

想：「要不要，我這樣子急迫，她不嫌我魯莽嗎？」於是將筆視收好，在屋子裏徘徊一陣，他又一個轉念：「縱然不寄去，何妨先把信的內容擬好，然後壓置一兩天再寄了去。信先寫好，從從容容的審查一番那也比較的穩當。」如此想着，又坐下來再寫信。一封信是寫了兩小時，先是要斟酌字句，讓它通俗到十分，又怕字跡寫得太潦草了，桂英會看不出來，索興恭恭整整，寫的是楷書。當他這封信寫完之後，實在頭暈眼花，不能再寫了。聽聽屋子外面公寓裏的住客，一陣混亂，正是聽戲瞧電影的朋友，都工作完畢的回來了。他向來起得早，也睡得早，今晚寫信辛苦，不覺忘了時間。將信用銅尺壓了，放在桌上，便解衣就寢，連房門都忘了上門。凡是用思想過度的人，睡覺都容易酣熟，玉和這一覺睡到次晨八時，還未起床。他九時以後，便要上衙門的，所以他的熟朋友，常在八點前後來找他。這日清晨有位嚴端甫老先生前來拜會他，用手一推房門，竟是開的，就側身而進。見玉和在床上側身向裏，睡得正香，就暫不驚動他，一面在身上掏出煙捲盒子，一面到桌上拿火柴盒子，打算先抽根煙。剛一伸手，却見銅尺下，壓下一張楷書的白紙稿子，心裏便想着，玉和的字，現在是越寫越秀氣了，情不自禁的，就拿起這稿子來一看。這稿子的第一句，便是桂英女士慧鑒，不由得心裏一跳，想着他這種人，那會和女子通信，準是和旁人代筆的，於是將信最後一段看了一看，落款正是鄙人王玉和鞠躬。咦！果然是他的信，回頭看看床上，他依然睡着，這是人家的私信，不必看了，就折疊好了，要放下去。然而玉和這種人，竟會和女子通信，實在人不可以貌

相了。信裏究竟是什麼，總得知道一點，於是由頭至尾，把信忽忽的看了一遍，其中的一段，却是最可注意，乃是：

女士在繁華坊中經過了一番的人，對我這樣的寒士，十分的垂青，我這一番感激的意思，我實在不能用筆墨來形容。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男女之間的愛情，也不相信愛情可以使人能醉生夢死，於今我知道了，我也相信了。我這還是第一次通信，雖然您告訴了我在信上有什麼話儘管寫出來，可是我還沒有那種勇氣。您若是許可我說錯了話，可以原諒的話，我第二次寫信給你，我就要實說了。

嚴端甫看到這裏，完全明瞭了，玉和正是學着時髦人物，在談自由戀愛呢。信的前後有幾句提到唱戲的事，這個女子，一定是個坤伶。對了，他的把兄張濟才不娶的是名坤伶程秋雲嗎？那末，他一定近朱者赤，走上了那條路。常在戲報上看到白桂英這樣一個名字，這個桂英女士，就是姓白的了。一個好好的青年，竟會走上了捧角這條路，實在是可惜，回頭看了床上，玉和還是睡着的，這也不願驚動他，悄悄的放下稿子，就推開房門，走了出來。心裏可就想着，幸而他不會知道我來了，要不然，衝破了這事，於他臉上不好看，也不免傷礙彼此的交情。真是巧，怎麼他寫信不收起來，讓我看着了，我和他哥哥是好朋友，而且他哥哥和我早商議定要和他說媒，將同鄉姓馬的姑娘嫁給他，我不知道這事則已，既然知道了，我不能不問。他如此想着。回到會館之後，就打了個電話給玉和，說是有話談，約他下了衙門之後，就到會館來一趟。打完了電話，就到馬家

來。和那馬老先生談話。原來這位馬老先生，只有一妻一女，自己客居北京，在同鄉家裏授蒙爲生，過着很清苦的日子。爲了減輕負擔，沒有租房，就在會館裏一所小跨院裏住着。嚴端甫走到跨院門口，先喊道：「子良兄在家嗎？」馬子良的姑娘芸姑，正站在院子裏洗衣服，兩隻手水淋淋的由盆裏拿了起來，將自己胸面前的圍襟，掀起一隻角來，擦了自己的手胳膊，笑道：「我爹爹在家看書呢，老伯忙呀，一早就看到你出門去了。」嚴端甫口裏答着話，看她圓圓的臉兒，腮上泛起兩個紅暈，配着那漆黑而大的眼睛，却是個多血的聰明女兒，她挽了麵包髻，雖嫌老式一點，頭髮却是溜光的一根不亂，身上穿的藍布褂，也沒有一些皺痕。心裏這就想着：「娶這樣一個姑娘，正好住家過日子，玉和這孩子，爲什麼一時糊塗，要去迷戀一個女戲子。」他打量了姑娘一番，自向裏走。馬子良迎了出來，向他拱了手，道：「請坐請坐，今天怎麼得閒？」嚴端甫走進屋來坐下，見馬子良的老妻倪氏，在切菜作飯，旁邊椅子上，還放了一件未曾縫完的衣服。裏邊屋子裏，一張小書桌上，放了書本和筆硯，在筆架上插了一枝佛香，馬子良一副大框玳瑁眼鏡，正放在書本上，不由得歎了一口氣道：「像你們這種人家，才是真正有趣味的人家。」馬子良笑道：「老兄，這是何意？我這個討飯的家庭，還值得你贊歎嗎？」他說着話，就提了爐子上的開水壺，向桌上瓦壺裏泡了一壺茶，倒了一杯，遞到嚴端甫手上，然後在他斜對過一張椅子上坐下，笑道：「我家裏連烟捲都沒有預備，你要抽烟，只好請你抽自己的。」嚴端甫道：「我不抽烟，不必客氣。你家連烟捲都不

設備，我所羨慕的，就是這一點，覺得你們家裏無一廢物，無一廢人。」馬子良拱拱手道：「老大哥，我們是什麼人家，還許可這個廢字存留下來嗎？」嚴端甫點點頭，手摸了鬍子道：「你這話有理。你大概要去教書了，我也不能在這裏多打攪你，我簡單的說幾句罷。就是從前我們談的那件婚事，你的意思怎麼樣？」馬子良道：「這還有什麼話說，我是千肯萬肯的了。不過我這孩子，雖認得幾個字，是我一手教的，並沒有進過一天學堂。恐怕太老實了，那位王先生有些不願意吧？」嚴端甫道：「在家裏讀書，到學堂裏去也是讀書。不進學堂，有什麼關係呢？姑娘不要忠厚些，倒要挖空了心事，專在吃喝穿戴上去研究的，那才是好人嗎？好了，你們肯了，我就去說合。老嫂子的意思怎麼樣呢？」倪氏笑道：「王先生，我還有什麼說的呀，誰都願意得一個好姑爺啦。」嚴端甫走了出來，見芸姑還在那裏洗衣服，便向她笑道：「大姑娘，剛才我們所說的話大概你都聽見了，你的意思怎麼樣呢？」芸姑當嚴端甫走了過來的時候，她就站了起來，現在一聽這話，把她紅暈了的兩片臉，更加上一層紅色，低頭向後退了一步，並沒有作聲。嚴端甫道：「姑娘，在這個年頭，婚姻這件事，都要自己拿出幾份主意的。我們雖是古道人，覺得這終身大事讓本人拿出些主張來，這是很對的，好呢，大家都好，不好，也不能怪父母。不過年長的人，經驗多一點，參加一些意見罷了。這是終身大事，你何以害臊哩？你若是不作聲，我們就認爲是你不同意了。」芸姑被他這句話一遍，才低了頭低聲答道：「我是不懂什麼的，聽憑爹媽怎麼作主就是了。」嚴端甫聽了這話，覺

得馬家一家人，對於王玉和都是滿意的，這事有幾成可行。一個年輕的人到了相當的年齡，都免不了有男女之好的，只要一娶親，自然會把這些風花雪月忘了。這樣看起來，還是趕快和王玉和把這段婚事促成爲妙。這個紅媒，自己總算八九分成功了。他想了，很是得意，以爲可以挽救王玉和的墮落，而且可以和芸姑這樣好的姑娘，找個得意的丈夫。他在地毯工廠，本來有分職務，今天預備作大媒，不上工廠，在會館裏靜等了王玉和前來。到了下午四點多鐘，玉和果然來了。他到大門口恰好是芸姑和一個買絨線的小販在那裏講價錢，絨線担子，攔門擋着，再加上兩個人，不免擋了人家的去路，玉和過去了，只得站住了脚，向二人道了一聲借光。原來馬家這芸姑，玉和是認得的，但是嚴端甫從中提親，自己却並不知道。這也由於嚴端甫慎重其事，不肯胡亂開口，以爲馬家二老，只此一女，必定問得清清楚楚，方始說合，好在玉和並沒有別家提親，所以不忙。現在看到了玉和有捧女伶的事情，而且是剛着手，正好趕着和他成起家來，這番曲折，玉和那裏知道。然而芸姑今天是曉得很清楚的了，看到玉和來了，料定便是爲了那事，臉上不由得通紅一陣，低頭避到一邊去。偏是玉和不知，還取下帽子，和芸姑點了個頭道：『馬姑娘，嚴老先生在家嗎？』芸姑以爲這位未婚夫有心和自己說兩句，這東西未免太調皮，當了人這樣客客氣氣的問話，怎好不理人家，便道：『大概在家吧？我也不大知道。』她說着話，聲音小得像蚊子一樣大，向後退着，索興靠了牆。玉和以爲這是舊式姑娘的常態，却也不放在心上。依然點了個頭，走向裏面去。到了嚴端甫屋子

裏：嚴端甫見他並沒有什麼難堪之色，料着今天早上到他屋子裏的那件事，他並不知道，這倒也不必去說他。因道：『今天你來得很好，在我這兒吃了晚飯去，我有話和你慢慢的談。』玉和笑道：『有話請老伯就說罷。六點鐘，我還有個約會。』嚴端甫道：『什麼人請吃飯呢？』玉和頓了一頓，才道：『是衙門裏的人，公請科長司長。』嚴端甫道：『你真有要緊的應酬，我就不留你。我找你來，不是別的事，就是你令兄今年寫了好幾封信來，教我和你說一頭親事。就是鄉下姑娘，你是不肯要的，城裏姑娘，又怕有一天要回家，不能過鄉下日子。教我和你找一個城裏的姑娘，又能過鄉下日子的。這個題目，可就難了，教我到那裏找去呢？』玉和笑道：『家兄多年不出門了，對外面新潮流，有些隔膜，這話也就不必掛在心上了。』嚴端甫笑道：『說是那樣說，天下未嘗沒有巧事。』說着，在身上掏出烟捲來，給玉和一根，自己吸了一根，背了兩手，在屋子裏來回踱着步子。走了兩步，站着笑向玉和道：『據我看，這只有在北京的同鄉家裏去找了。這會館裏馬子良先生的大姑娘，你是知道的了。人很好，也勤苦耐勞，在北京可以作城裏姑娘，回家去，也可以作鄉下姑娘。』玉和聽到這裏，已經知道下文了，他本是坐着的，就站起來向嚴老先生拱拱手道：『這件事不必提了，婚姻大事，小姪自有主張。』嚴端甫不料話未會說完，就碰了他一個釘子，紅着臉，向他瞪了眼睛，不住的摸了鬍子。然而年老的人，總有些忍耐性的，勉強鎮靜着向他道：『你自己有什麼主張呢？可以說出來聽聽。我們長了鬍子的人，或者也可以貢獻一些意見啦。』玉和道：『

我也沒有別的主張，就是四個字婚姻自由。」嚴端甫聽他的口風如此之緊，態度又是這樣的強硬，便又沉了顏色道：「玉和兄，現在在外面，對你很有些風言風語。說你現在也走上捧角的一條路了，有個性白的戲子和你很好。」玉和道：「老伯，你看見我常上戲館子嗎？」嚴端甫道：「要捧角也不必一定天天上戲館子。我看外面的話，不會錯。」玉和道：「就算我和姓白的認識，那也沒關係呀！我不撒謊，在朋友家裏，是認得一個女戲子，可是這也不算什麼壞事。」嚴端甫冷笑道：「哼！這樣女戲子，水性楊花，有什麼好人？」玉和臉色一變道：「老伯，您怎麼開口就罵人？你這句話不要緊，把所有的女戲子都罵了。唱戲也是一種職業，一不偷，二不搶，三不行騙，爲什麼沒有好人？」嚴端甫道：「這樣子，你很有點風流自賞啦。打算跟所有的女戲子都作護花鈴呢。你這種行爲，恐怕和你的前途有礙吧？」玉和道：「正堂堂的，和女戲子交朋友，這也沒有什麼要緊。若說作全體女戲子的護花鈴，我沒有那個能耐。可是白桂英這個人，我看她是很好的，我敢起誓，我活着做她的護花鈴，死了做她的護花神……」嚴端甫聽了這些話，氣得鬍子杪，只管抖戰，定了定神，強笑道：「我不知道世兄忽然一變，變成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物。這回算我多事，算我失言，請你不必介意，以後不要再提就是了。你有約會，你請便，我們這古董，思想是腐敗的，請不必見怪。」說着拱了拱手。玉和在棹子邊手按了棹沿，流出來的汗，把棹子面子印了兩塊，睜了眼，許久說話不得，最後才道：「也並不是小姪放肆，實在老伯的話，太言重一點。」嚴端甫冷笑道：我也

本來不該多事。不過找還要忠告你幾句，無論什麼人，決不肯有福不享，要去受罪。這就叫人向上走水向下流。世兄有作護花鈴那番熱忱，可也要看看是梅花水仙，或者是牡丹；牡丹花是不肯栽在茅屋竹籬笆下的。請使吧。」說着，又連連拱了幾下手。玉和跟人家頂撞了一番。也不能再說什麼好話，只得紅了臉告辭而去。

第九回

漸起疑團情書漏消息
忽生急病妙計定風波

王玉和走出會館門，在路上想着，這位嚴老先生，何以今天突然說出作媒的事來？而且明明說我捧角，莫不是我和白桂英的來往讓他知道了？別人知道，不要緊，嚴先生和自己哥哥是至好朋友，倘若把這事一層一層的告訴了哥哥，不久的時候，他一定有信來質問我，我當用什麼態度來對付他呢？這次不用什麼躊躇，自己的終身大事，不能因為第三個人不贊成，變更自己的態度，好在我就是娶親，現在也不用哥哥一文錢；料着他在故鄉安徽，千里迢迢的，那裏管得了我？心裏如此想着，兩隻腳就向着張濟才家的這條路上走來。原來他寫了那封信之後，當天就得了桂英一個電話。笑着說，信收到了，今天白天來不及回信，要到晚上才寫，明天上午寄出去，你收到的時候，可是明天晚上，你別找急哇！你若有功夫，下午五六點鐘，我們在張家會面罷。玉和聽了她這話，心想她來不及回信，倒先打個電話來照應我，這可見得她的殷勤了，在電話裏就笑了起來，答應準時而到。所以他在會館裏是爭了幾句口舌，可是他大部分的心事，都是惦記着到張家去。到了張家以後，在院子裏，就聽到桂英在屋子裏說笑着。這在自己，也不知是何緣故，面孔上，忽然燒然一陣紅了起來。心裏想着，寫了那封信給人

家，有些挑逗的意味，却不知道桂英見了自己，會有什麼態度，假使她露出些尷尬的情形來，這可讓自己爲難了。他在院子裏如此想着，自是有些躊躇不前。桂英却在屋子裏，隔着玻璃窗先叫着道：「王先生來了。」那聲音很平和，這不啻由她表示一切都如平常，不必害臊和胆怯了。玉和大了胆子，且走進屋子，桂英首先迎着他，點點頭笑道：「今天可來晚了。」玉和道：「因爲到會館裏去會一個朋友，談了幾句話，所以晚了一步。」他口裏說着話，眼光早是射到桂英身上，見她一切如常，彷彿就像不會收到信，不會打過電話一般，心裏不覺得說了一聲慚愧，一個男子，倒不如一個女子鎮定。便也談笑如常在屋子裏和大家坐着。秋雲雖是情場中的斲輪老手，然而當了桂英鄭重到這種二十四分的時候，簡直一點形跡不露，也就不料到這其間有什麼文章。這天晚上，彼此又是談到十一點多鐘分散。桂英當走出大門的時候，故意高聲問秋雲道：「我要找個快快的車坐了回去，到家以後，我還要寫兩封信呢。」玉和聽了這話，也只是撩起上眼睛皮，對她看了一眼。桂英此話倒是不假，忽忽僱了一輛車子坐回家去，到家以後，就在屋子裏搬出紙筆墨硯，在燈下寫起信來。但是自己看看小報；看看小說，儘管覺得文字夠用的，可是一寫起字來，每一句話，就有一兩個字寫不出，縱然寫得出，自己也疑心着，怕是有些不對。每寫一句，總要猶豫一陣子，到後來，沒有法子，索興把自己留着參考的什麼分類文言對照尺牘。什麼白話尺牘，女子尺牘，還有通俗字彙，一齊由桌子抽屜裏翻了出來，堆在手邊，她這種行爲，讓母親朱氏看到，却有些疑心了。以前她

唱戲的時候，像林子實這樣最好的朋友，捧得她過多了。她偶然寫一兩次信給人家，抽屜裏有好幾種書本，就是她爲了學寫信買下來的。今晚她一回來，就翻着書本寫字，而且手邊還有信紙信封，當然是寫信。自己在門外經過兩三次，她並不知道，尤可見她是很注意的寫着。心想現在沒有什麼人在她心上的了，這樣用心寫信，是寄給誰的？若說是寄給林子實的，這幾天，她對於林子實一句也不會提到，冷淡了好久，似乎不像。然而對姑娘這一層，自己向來倒是取放任主義的，這也只好擱在心裏，自回房去睡覺。回房睡了一覺之後，睜眼一看，見桂英屋子裏的電燈，還是很明亮的，心中就好生奇怪，難道這個時候，她還在寫信。於是披衣下床，悄悄的走到桂英窗戶邊張望。那玻璃窗下，罩了一層花紗，外面是黑的，裏面是亮的，恰是裏面看不見外面有人張望。而且桂英全副精神，都在寫信一件事上，也不想到窗子外的什麼事。朱氏見她在抽屜裏找出一大疊相片來，在其間左挑右挑，挑了兩張，然後在上面寫了兩行字。寫完了，她對了相片，眉毛一揚，微笑了一笑，然後塞到一個信封裏面去。朱氏一看之下，更是疑心。當時也不聲張，依然去睡覺，到了次日，一個人絕早起來。悄悄的走到廂房裏去，把大福推了醒來，輕聲告訴他道：「你妹妹昨天晚上，寫了一夜的信，而且還附了相片在信封裏面，也不知是寫給誰。她這封信大概是不會讓別人去寄的，你偷看到她屋子裏去瞧瞧。」大福揉着眼睛道：「狗拉耗子，多管閑事。」說着，身子向下一賴，牽了被，又把身子蓋上，朱氏輕輕在被上撲了兩下，笑罵道：「什麼狗拉耗子，多管閑事？她這次心不

在焉的，整天在外面跑，知道她幹些什麼？她要是不唱戲了，你也沒有好處吧？她在鄭州卮來，那一千塊錢先還說拿出來，大家分用幾個，現在她一毛兒不拔，也許她帶了跑呵！這幾天我看她穿一套顯一套，不定在搗什麼鬼呢。」朱氏提到了那一千塊錢，就勾起大福一腔心事。那汪督辦送的一千塊錢程儀，自己有很大的功勞，回來之後，桂英分文不給，正成天在這兒打算着。以先母親想把那錢一把抓了過去，幫着妹妹說話，沒有法和母親去吵鬧。現在母親傾向自己這一邊來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就一個翻身跳了起來，便道：「我去瞧瞧。」朱氏一把將他揪住，低聲喝道：「你可別莽撞，偷偷兒的瞧上一瞧就得了。你若是把她鬧翻了，我可說不下來。」大福道：「這還要你叮囑，我知道。他於是蹣手蹣腳的，走向桂英的屋子裏去。桂英的房門，向來是虛掩的，預備早上老媽子進去洒掃屋子。這時，老媽子正在掃地，大福掀起一角門簾，低聲道：「大妹沒起來嗎？我要根取燈兒使呢。」說着話，輕輕走了進來。一看棹上，並沒有什麼信封，四處張望着，却見床上枕頭底下，露出一隻信封角在外邊。桂英縮了身子向裏睡着，頭並不枕在枕上。大福看到有一份小報，放在棹上，故意拿過來，放到枕頭上，順手就把信封抽了出來。只見上面寫着府右街南海公寓王玉和先生親啓。下款署着桂絨二字。信封那邊的信口上下，還寫了如瓶兩字。大福拿在手上顛了兩顛，覺得裏面很厚。自己沒有那個胆量，敢把信封拆開來，依然把信塞在枕下，走出房去。朱氏站在院子裏向他連招了手。等他走到身邊，就問這信是寫給誰的？大福搖了頭道：「怪！這個人我不

但不認識，而且沒有聽到說過。」於是就把實話告訴了朱氏，朱氏道：「一個人住在公寓裏，也不是有什麼來頭的角色，她以前不認識這樣一個人，現在怎麼和他通起信來？你別管，這事交給我。」朱氏說着話，就向桂英屋子裏走。口裏故意大聲吩咐老媽子道：「你掃地也不把這鞋子挪一挪？這雪白的緞子鞋，只要沾上一點兒土，那就髒一大片。」說着話，彎了腰將床面前桂英的一雙鞋子，挪到床底下去。接着，抬起頭來，啣了一聲道：「那兒來的一封信？」桂英已經被她母親的大聲音叫着醒了。一個翻身坐了起來道：「那是我寄出去的信，別動。」睜眼看時，朱氏已經手拿了信，走到房門口站着了。朱氏望了信上道：「你昨晚寫了大半夜，是寄給誰的信？」桂英道：「說給你聽，你也不認識。是個姓張的。」朱氏道：「你就那樣欺騙不認識字的人。這三橫一豎的數字，反正我認得。」桂英道：「你說對了，把信拿來還給我罷。」朱氏將信在手上顛了幾顛笑道：「這信真厚，什麼要緊的話，寫上許多呢？」她口裏如此說着，就把這信帶到外邊屋子裏去了。桂英不問好歹，踏了鞋子就追將出來。朱氏看她這情形，更是疑心，就把信揣到衣裳袋裏去，將衣服一拍道：「我辛辛苦苦養活了這麼大姑娘，不能讓拆白的給他拆了去。」桂英追到房門口，見那封信已經上了母親的腰，料是搶奪不出來的，便道：「你收着，就讓你收着罷，這上面也沒有爲非作歹的事情。」她一生氣，自己就放下門簾子洗臉梳髮，對於那封信置之不問。忽忽的換了一件衣服，就向外面走。

朱氏道：「你到那兒去？」桂英道：「你不是說有拆白的嗎？我這就是去找拆白的，你

瞧着辦罷。」她說了這話，已經走出院子去了。朱氏不便向前拖她，只好讓她出去。立刻把大福找了來，交信給他，讓他念了出來。桂英這封信，完全是語體的，大福肚子裏的文字，雖然是有限，可是這樣的白話信，倒也不至於念不通。他就拿信在手，站在母親面前，像法庭上宣讀判詞一樣，一字一句的，由頭至尾，念了下去，語體文由嘴裏念了出來，當然也就等於說話。朱氏聽着，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原來這裏面全是些愛情話，而且這些愛情話，一大半是由許多新排的戲本戲詞裏抄下來的，差不多都是夫妻說的話。其間有一段是這樣的說：

『我吃飯的時候，飯不知是什麼味，我喝茶的時候，也不知道茶是什麼味。我坐着忘了起來，我走路忘了是到那裏去；我這一顆心，不知道是專管着什麼事了，你猜猜罷。』

朱氏劈手一把，將信在大福手上奪過來，罵道：『好不要臉。』說着話，那臉上氣得紅一塊紫一塊，站着發了呆，作聲不得，大福道：『你這是生我的氣呢，還是生桂英的氣呢？』朱氏靜默了許久，才道：『我生你什麼氣？你瞧，她和一個不知來歷人，這樣大碗的和人灌米湯，都爲的什麼。不用說，她就是到公寓裏找那小子去了，我也去瞧瞧。我想那沒有什麼好人，無非是幾個窮學生。得罪了就得罪了，怕什麼？』正說到這裏，趙老四手提了胡琴袋，衝了進來。一看她母子面面相覷，却猜不定是爲了什麼事，不由得向後一縮。大福怕他誤會了，就向他點着頭道：『桂英出去了。』趙老四道：『我就

怕她出去，一早的起來，到底還是沒有趕上。」說着，慢慢走進屋來，略蹲了一蹲身子，算是請安，笑嘻嘻的道：「大嬸又有什麼不順心？」朱氏歎了一口氣道：「還有別的事嗎？無非是爲了我那淘氣的姑娘。老四，你也許知道一點。」說着，將他讓着坐下，自己靠了棹子坐着，一手托了頭，手上還捏着那封信呢。趙老四看這情形，就猜了個大八成，便道：「什麼事，我知道一點呢？大姑有什麼事，也不會對我說。」朱氏道：「不是說她對你說，因爲你常在外頭走，她的行動，你也許聽到些。她現在和一個姓王的要逃跑，你知道嗎？」趙老四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道：「不能到那個程度吧？我想也不至於。」朱氏道：「那姓王的是個拆白黨，有什麼不至於。」趙老四笑道：「人家大小是個官啦，會幹這個事。而且我看他那樣子倒也老實。」大福笑道：「我媽說着了，你果然知道得比我們清楚。」趙老四這才醒悟過來，自己說話，一時失於考慮，竟露出破綻來，便笑道：「我那裏知道這事？也是事情湊巧，有兩次我到張濟才家裏去，都碰到了那位王先生，說起來，他敢情是張濟才的把弟。」朱氏道：「什麼？他是張三爺的把弟，張三爺那樣有錢的人，要他這樣的把弟？」趙老四笑道：「他怎麼着？也不壞啦，還是個交通部的科長啦。」朱氏聽了這話，瞪了眼望着他道：「他是個科長嗎？我不相信。科長怎麼會住在公寓裏呢？」趙老四道：「公寓不一樣，有住窮學生的，也有住大人老爺的。」朱氏道：「你準知道他是一個科長嗎？」趙老四道：「科長不科長，我不知道，他在交通部當差，那可沒有錯。」大福道：「這話倒也像。我以前聽到說過，張三爺有

個把弟在交通部。』朱氏聽他二人之言，臉色便不是以前那樣的難看了，微微的笑道：『照說，桂英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若不是有點身分的人，她是不會看在眼裏的。不過交朋友是沒有什麼關係，要說到別的，哼！』趙老四道：『那個人倒是不错。年輕輕兒的白面書生。』朱氏又將臉色一正道：『白面書生？哼！白面書生沒有好人。既是和我姑娘那麼要好，怎麼都不到我家裏來看看我？既是這樣偷偷摸摸的，這裏面準是不大光明。』剛才她還有點笑容，現在說到王玉和不會露面，臉色又漸漸的緊張起來。大福看看母親的臉色，知道她反對妹妹了，也正道：『老四也不是外人，有話也不迴避。別的不說，像桂英這樣整天整夜的在外面交際，那兒不花錢，現在不唱戲了，又沒有進項，老是這樣鬧下去，那可不是辦法。年輕的人，總是沒有算盤的，有銀錢在手上，那還不快來花錢！哼！據我想，大概她手邊上存下的那些錢，花了不少吧？』這幾句話，不覺深深的打入朱氏的心坎裏去，但是口裏還不肯說出來，免得兒子說壞話。坐在那裏微昂了頭，想了一想，向趙老四道：『你瞧怎麼樣？』趙老四這可爲難了，不願意得罪朱氏，可也不能得罪白桂英，無論偏了那一方面，都不妥當，便笑道：『我可不敢多府上的事。大姑的錢，總放在箱子裏，箱子又放在屋子裏。你們守着這屋子，瞧了那箱子，錢就飛跑不了啦。』趙老四原本是一句笑話，朱氏一拍手道：『有了，我把這個箱子搶到屋子裏去放着就得了。』大福聽了這話，雙手將袖子一捲，一點頭道：『媽這話說的對，我來替你搬去。』說着他跑到桂英屋子裏去，搨了一隻箱子，就向朱氏屋子裏去

。趙老四看了這情形，不由得身上出了一陣冷汗，心想，這搬箱子的事，是由我一句話說出來惹上的，桂英一追問起來，是我惹的禍，這可不是鬧着玩笑的。站起來，提了胡琴在手，搭訕着向天空看了看日影，自言自語的道：「大姑娘不在家，我要到韻琴家裏去一聽了。」說畢，提了琴袋就走了。朱氏不料到他這一去有什麼作用，依着大福，就要把箱子上的鎖打壞，開了箱子，看看裏面還有多少錢。朱氏就說：「那可打開不得，她那個脾氣，真會拚命。等她回來，當面打開來，錢在裏面，萬事俱休，錢不在裏面，再和她算帳。」大福冷笑道：「我知道你那番意思，不過怕我搶了走。哼？我也看過錢的。」說着，歪了頸頸子，昂了頭，就斜着步子，走出大門去了。也不過一小時之久，只聽到大門外，嗚嗚一陣汽車喇叭響。這在桂英唱戲的時候，門口來輛汽車，那是平常到一萬分的事情。可是自從她停演以後，一些朋友都慢慢疏冷了，並不見有一次坐汽車的朋友前來。現在門口有汽車喇叭聲，這倒不由朱氏一楞。正走到院子裏來張望時，只見一個人搶了進來。口裏道：「老太太快出去瞧瞧罷。你們大姑病着回來了。」朱氏聽到這話，又是坐汽車回來的，這病大概不輕，趕快就跑了出來。口裏問道：「怎麼了？怎麼了？」走出大門來看時，只見桂英斜坐汽車的角落裏，頭垂在肩膀上，眉頭深鎖，微閉了眼睛，並不說話。朱氏跳上車子來，兩手只管搖着她的身體道：「孩子，孩子！你這是怎麼了？」桂英微微的將眼睛睜開，才答應着道：「我心裏難受。」說話時，大福也跑出來了，站在車子外嚷道：「你別讓她老在車子上坐着，扶她下來。」朱氏回

過頭來問道：「你瞧瞧，這個樣子，她像能走路的人嗎？來和我把她抬下去罷。」大福見妹妹病得如此沉重。也有些着慌，就找了老媽子出來，用一把藤椅子將桂英抬了進去。桂英總是垂了頭，微閉了眼睛，而且不說話。大家七手八腳，將桂英抬到房裏，送上床去。桂英一任他們擺佈，却總是不作聲。朱氏急得將鞋子衣服，一齊和她脫了，然後又牽了被和她蓋上，摸摸她的臉，又摸摸她的手心，然後兩手撐在床沿上，俯了身子問道：「孩子，我和你倒一杯熱水來喝罷。」桂英微微睜開眼來，又微微搖着頭。朱氏再用手在她額頭上按了一會，偏着頭想想，究竟是熱也不熱。然而並不覺得她的體溫，有什麼異於常人。側了身子坐在床沿，握住桂英一隻手，捏了幾捏，依然察不出她有什麼增高體溫之處，便望了她的臉道：「你究竟是那裏不受用，先告訴我。若是自己真覺太難受了，我也好和你去請一個大夫來。」桂英將手向被裏一縮，皺了眉道：「你讓我好好兒的休息一會子罷。」說畢，翻了一個身，將面朝裏。皮氏不知道她是什麼病，又不能不問，又不敢多問，坐在床沿上，倒呆了說不出話來。然而忍耐了許久，她還是問了出來，便道：「你無論是什麼病，總說得出個所以然來，我好去請大夫。」桂英道：「你別問，我沒有什麼病，睡睡就會好了。」說着這話，兩隻腳連連的在被裏蹬了一陣。朱氏看這樣子，自己有話簡直的說不下去。就私地把老媽子楊媽叫到一邊，低聲向她道：「今天你這位大姑娘，有些犯彊扭，我說話不大靈，你可以問問她，究竟是怎麼病。吃什麼不吃？她那個脾氣我真攔不住她鬧。」楊媽是常得桂英一些好處的，這一顆心

也就常放在桂英身上。她見大福把桂英的箱子搬到母親屋子去，料着桂英回來，有一番大鬧，自己也很願意幫桂英一點忙，現在看到桂英病了回來，覺得這風波暫時可以不起。但是桂英在病中，又遇到這樣不幸的事情，怕桂英病上加病，待要去安慰她兩句，又因為老太太在當面，不敢作聲。現在朱氏叫她進去問話，就正中心意。走進房來，向門簾子外窗戶外面看了幾看，就走到床面前來要問桂英的話，問她有什麼病，不料桂英向她先笑了，而且向門外努嘴。楊媽心裏恍然，便低聲道：「老太太在外面院子裏呢，你沒有什麼病吧？」桂英笑着點了點頭道：「我要嚇他們一下子，你偷偷兒的買些餅干放在你屋子裏，沒有人的時候你就送給我來吃，千萬別讓他們知道。回頭你在五點鐘的時候，打個電話，告訴南海公寓的王玉和先生，就說我已經照計行事，很平安的。」楊媽笑着低聲道：「我遲早要喝你的喜酒了吧？」桂英笑道：「你這幾天，可別瞎說，走漏了我的消息，那就大事去矣。」說到這裏，聽到朱氏的聲音，由外院說了來。桂英趕快一個翻身向裏。楊媽站在床面前道：「大姑娘你怎麼生氣，也犯不上和自己的身體生氣呀！你吃又不吃，喝又不喝，也不說是害了什麼病，這樣鬧下去，可不是玩意。家裏人，什麼事也好商量，何必這樣呢？」她這樣說着，朱氏站在窗子外面，靜靜的聽了個夠。這算明白，桂英是氣成的病。姑娘會唱戲，自小就嬌養慣了，現在人大心大，如何管束得下來，她既然在生氣，也就不必再和她計較了。自己倒怕屋子裏人知道自己偷偷着，悄悄的走了開去，楊媽又在屋子裏坐了許久，然後出來回信，說是大姑好像生氣的樣

子，問她十句話，也不答應一句，暫時就別囉唆她，讓她睡覺得了。朱氏倒很納悶，她出去的時候，就只收沒了她一封信，我不怪她，她反而怪我不成。至於搬箱子，是她不在家的事，她在外面不會知道，不能是爲了這個生病回來。一個人納悶，也不敢說。料得箱子放在自己屋裏，她的氣不會消下去。無端把箱子送回她房裏，自己好像在姑娘面前示弱，也不甘心，自己倒也弄得六神無主。桂英上午回來，就躺在床上，到了晚上，不會吃一點東西，也不會喝一口水，朱氏進房去看她，她就面朝裏睡看，怎麼叫也不答應。朱氏一看這情形料着不是病。無非是以放賴的態度來出氣，暫不理她，看她怎樣？自己索興不進桂英的房，讓楊媽去伺候她。到了次日正午，朱氏熬了一點稀飯，讓楊媽端進房去給桂英喝，可是端進去一小時之久，楊媽依然原碗端了出來，說是她怎麼也不肯吃。看看熬到下午，朱氏實在忍耐不住了，就在床面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一人自抽着烟捲。桂英面朝裏，上身穿了件藍湖縐小夾襖，也不會蓋被，夾襖向上翻着，倒露出腰背上一片雪白的皮膚來。她一頭烏絲樣的頭髮，散了滿枕。朱氏不知道她是醒的，還是睡的，平白地連歎了兩口氣。然而你只管歎氣，桂英決沒有一點回響，朱氏只得走上前，牽了被輕輕的替她蓋上。桂英將身子扭了一扭，依然睡着不動。朱氏料着她醒的。便道：『桂英，你發了一天一宿的脾氣，誰都不敢惹你，你也就可以了，還是怎麼着。你說我收了你的信，信在我這裏，你再寄出去得了。箱子搬到我屋子裏去了，又沒有開你的鎖，你還原封不動的搬回來，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呀！』朱氏說着話，站在床

面前只管看了床上發呆。桂英總是側身睡着，連哼也不哼一聲。於是朱氏歎了一口氣道：『真要拿命拚我，我也沒有法子。我五十歲的人了，還有什麼捨不得的。』搖着頭，歎了氣走出屋子來。楊媽在外面屋子裏等着她，就跟着她到屋子裏去，低聲道：『老太太，大姑娘究竟是什麼病？你不問個清楚明白，讓她硬熬着，那可會出情形啦。』朱氏道：『我看那樣子，不是病，是跟我生氣，氣成那個樣子的。』楊媽道：『不對吧？我問她有什麼心事嗎？她說並不生氣，只是心裏難受呢。』說着，又低聲和朱氏咕噥了一陣，用很沉思的樣子，再向朱氏道：『你可別逼出她的癆病來，那不是鬧着玩兒的，我以前有個街坊，十八歲的姑娘，就是一場氣把人氣壞了。』朱氏坐在坑上，兩手放在胸前，低了頭不能作聲。楊媽走了出去，一個人啣咕着道：『兩天水米不沾牙，一個有病的姑娘，攔的住呀！是我的姑娘，我……』朱氏在屋子裏叫道：『楊媽，你來，我有話和你說。』楊媽走進來，朱氏迎上前輕輕的道：『你打個電話給秋雲，請她來問問桂英，也許她有話肯說出來，可以吃一點，可是你得瞞着她，別說是我叫你請秋雲來的。』楊媽點頭道：『除非那麼着，要不，再熬一天真會出別的毛病。』她憂鬱的臉色，還皺了眉毛和朱氏說話。可是她走出房門去，却又抿着嘴笑了。

第十回

好語珠圓媒妁翻靈舌
寸心麻亂晨昏計聘錢

那楊媽走到院子裏時，却聽到桂英在屋子裏不斷的呻吟着，便折轉到屋子裏面來。掀開門簾，伸頭向裏一看時，桂英睡在枕頭上，微微的笑向她點頭，又由被裏伸出手來，向她招了幾招，楊媽走到床面前，手撐了床沿。俯了身子向她低聲道：『老太太讓我打電話給程老板，叫她來勸你，你瞧，她可中了我們的計了。』桂英瞟了一眼，又用手在她手胳膊上輕輕拍了一下。楊媽會意，便笑道：『我這就去打電話去了。』這句話是說得極低的，說完了將聲音放大起來，向窗子外道：『怎麼啦大姑娘，你老不吃不喝，可是不行的呀！我瞧您臉上紅紅的，準是有些發燒發熱了吧？』桂英笑着，用手指點了她幾點。楊媽走了出來，立刻收了笑容，自向對過糧食店借電話打去，有三十分鐘之久，她才回來，到朱氏屋子裏，低聲向她報告道：『程老板說了，咱們大姑的話難說，她可不願勸這個架，我再三的央告她，她才說了，回頭來她先見着你，再和大姑娘說話。』朱氏坐在她自己坑沿上，啣了一根煙捲，微偏了頭，聽楊媽報告，楊媽說完了，她什麼話也不說，歎了一口氣，就橫在坑上躺了下去。楊媽好像不敢招惹她的樣子，自出去了。過了有兩個鐘頭的光景，便聽到秋雲的聲音，在院子裏叫了一聲大嬸。朱氏一個翻

身，由裏面迎將出來，見她身上穿了件霞光色的旗袍，臉上的胭脂，搽得紅紅的，在日光下照着，真個是瑞氣迎人，便笑着迎上前道：『嚇！現時還在作新娘子啦。』秋雲微笑着，點了點頭。然後才問道：『大嬌兒好？』朱氏道：『好。接着又歎了一口氣道：『要是好的話，今天還能麻煩你來上這麼一趟嗎？』說着，她直接的就走到朱氏屋子裏來。朱氏讓她坐下，首先歎了一口氣。秋雲道：『事情我都知道了，照說，不用你打電話，我也該來一趟，可是……』說到這裏，她微笑着站了起來道：『提起這件學，我也得負些責任，我先給你告個罪。』朱氏道：『喲！你這是什麼話？』秋雲坐下笑道：『只要你不見怪就得，你讓我慢慢的告訴你。桂英由我那裏回來的時候，她就說了，回家要不吃不喝，要餓死爲止。事到於今，我也不能不說，您要見怪的那個王玉和，他就是濟才的把弟，也是緣分，在我家裏，和桂英見過兩回面。他確是交通部一個一等科員，可是桂英什麼人沒有見過，偏是她不嫌棄。後來不知他兩人在什麼地方會面：一來二去的，感情好極了，桂英就有點意思。言語之間，就要我來作媒，您想，我敢担這個担子嗎？她就急了，要不跟我作朋友。後來也不知道怎麼着，她就要來和您拚命。您要來勸她，我這話怎麼說呀？』她說的這些話，有頭無尾，若即若離的，朱氏心裏倒有些疑惑，莫不是她成心來作媒的。心裏如此盤算着，口裏且不說話，却在自己的小玻璃格子裏拿出一筒烟捲來，先取了一根，送到秋雲手上，然後擦了一根火柴，彎腰和她點着烟。楊媽本已敬過一遍茶了，朱氏又兩手捧了茶壺，向她杯子裏倒上了一遍。秋雲坐在椅子上，對

於一個長輩過來招待，不得不站了起來客氣一番。朱氏在這一番週旋之後，想得了兩句話了，於是自己也斟了一杯茶，斜靠了棹子，端了那茶喝了兩口，放下杯子，兩手互相搓挪兩下，才道：「她有這些心事，那裏肯告訴我，我是一點兒不知道呀。」秋雲也端了茶杯，慢慢的呷了兩口，放在棹上，用手按住了杯口，向朱氏微笑着道：「您這樣一個精明人，家裏什麼事情，你都有個數，還有個不明白的嗎？」秋雲心裏想着，我再逼她一句，看她說些什麼？朱氏依然答道：「管家事，柴米油鹽，瞞不了我，姑娘家心事，作娘的那裏會知道呀？」秋雲道：「怎麼會不知道呀？」說畢，微微的向着朱氏笑。朱氏見她老不明白表示態度，是自己把人家找來的，怎好用話來耍人？便道：「大姐，我們桂英的脾氣，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她要作什麼事，也不會先徵求我的同意，這自由的年頭兒，她能把我的心眼裏麼！」秋雲說了這久的話，這才算套着朱氏一句話了，便笑道：「只要有你這句話，大事就解決了。我猜桂英也沒有什麼病，無非是要您所說的那點兒自由，您讓我把這話去告訴她嗎？」說着她站起身來，就要向桂英屋子裏去。朱氏見秋雲似正經非正經。似開玩笑非開玩笑的，也不知道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只得站起身來，連連向她招着手，臉上微笑着，又向她連連的搖着手，秋雲看了這個樣子，只得回轉身來，向朱氏低聲笑道：「大嬸有什麼高見？」朱氏再敬她一根烟捲，又跟她倒一杯茶，然後和她對面坐下，沉住了臉色道：「大姐，要說到婚姻大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也不能把她老留在家裏。可是這件事，自己娘兒倆，總該好好的商量，

怎麼不言不語的，就這樣躺在坑上和我拚命？我又不是她肚子裏的蛔蟲，她這樣鬧幾天，我知道她是什麼意思？勞你的駕，你去對她說，若是有病呢，我自然當醫治，給她找大夫來。若是和我鬧彆扭呢？就讓她先吃點喝點，有話慢慢再談。真的，不開玩笑，這就是我心裏幾句話。」秋雲坐在一邊，靜靜的抽着烟，只聽朱氏一個說，也就將顏色正了一正，向朱氏點着頭道：「您這話說得對，有病要治病，沒病也開口。現在慢慢的去和她說，看她意思怎麼樣？回頭再來再回您的信。」說着，手裏夾着烟捲，向痰盂子裏彈了幾彈灰，站着做個沉思的樣子。朱氏看到，便問道：「大姐，你還有什麼話說的嗎？」秋雲道：「我沒有什麼話了，可是……」說着，又微笑了一笑，她要說的那句話，始終沒有說了出來。朱氏道：「大姐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情，你儘管說，我請了你來還能讓你爲難嗎？」秋雲想了一想，微笑道：「倒沒有什麼爲難的，」這才掀開門簾子，到桂英屋子裏去了。朱氏心裏當然是有說不出來的一種煩惱與苦悶，可是這話又無從說起，自己只管是躺在坑上抽煙捲。聽聽桂英屋子裏，先還有秋雲勸解的聲音，後來唧唧噥噥，就聽不到說的是些什麼了，談了兩個鐘頭之後，秋雲就來了，朱氏連忙起身相迎，以爲總有一些結果，不料她一進門之後，竟行了個平常不大行的禮，身子一蹲，請了個雙腿兒安，接着搖了幾搖頭道：「大嬸兒，我對你不起。桂英的脾氣，現在過的真懶，什麼話也說不進去。我看還是你娘兒倆慢慢的商量罷。大嬸，你也看破些，好在她總是您腸子裏出來，遇事您讓她一點。她那個人幾天水米不沾牙，那怎樣攔的住？我

家裏還有事，我要走了。」說完，她掉轉身，就做個要走的樣子。朱氏急了，走上前一把將她的衣服拉住，便道：「大姐，你坐一會子，我還有話和你說。」秋雲半側了身子，搖着頭道：「大嬸兒，這件事情，我真辦不了。」說着，又微笑了一笑。說畢，扭轉身去，又是要走。朱氏搶先了一步，站在房門口，擋住了秋雲的去路，便道：「大姐，幹嗎呀？咱們多年的交情，這一點兒小事，你還不肯幫忙嗎？她有什麼話，你只管對我說，能辦的，我自然是答應，不能辦的，你是個傳話的人，也不能讓你爲難。」秋雲笑道：「有了這句話，我就敢開口了。」這時，却聽到屋子外有個人插言道：「我們這位張大奶奶，真是調皮。」秋雲向窗子外道：「是大福大哥嗎？我又怎麼調皮了？」朱氏搶着到了窗戶邊，隔了玻璃窗子瞪着眼道：「你別多事，這與你沒有什麼相干？」然後回轉臉向秋雲道：「你別聽大福的。」秋雲一隻手臂靠了桌沿垂下手背來，自己却對了手指上的戒指，注意許久，又翻着手心，看了一眼，向朱氏一撩眼皮，笑起來道：「並不是我調皮，桂英的話不好說，大嬸兒的話也看是怎樣的講法，我不能不聲明兩句。」朱氏道：「大姐的意思，我都明白了，她的意思，究竟要怎樣呢？」秋雲笑道：「很簡單的一句話，就是她要嫁那姓王的，你一天不答應她，一天不吃飯……」朱氏搶着道：「喲！她以先一個字也……」秋雲也搶了道：「我也是這樣子說呀！你先一個字也沒有和您提過，您的意思是贊成，是反對，也全不知道，怎麼先就來個絕食。這話可又說回來了，她知道您是不肯答應的，又知道您是最疼她的，所以來個先下手爲強，把疏通您

的那一段免除了，乾脆就從您不答應的這兒做起。大嬸您想呀！在她那一方面，不答應的話，就別向她開口。這樣出兵不由將，言不二價的話，我怎好和您說？您要是答應呢，不用我說，您瞧了她餓成那個樣子，也就答應了。您不答應呢，我豈不是找釘子碰？所以我不願意管您娘兒倆這檔子事。」她說的時候，臉上笑着，眉毛揚着，手還帶比着。朱氏看着又聽着，倒出了神，說不出什麼來。及至她把一套話全說完了，朱氏才笑道：「我的姑奶奶，大家要說的話，全讓你一人說了。教我還說什麼呢？」秋雲笑道：「那末，你是答應了，我倒要擾您這一杯喜酒。」朱氏氣得臉上像喝了三四斤白乾一樣，又不知道怎樣的答覆她好，抽了烟捲兒，只管微笑，秋雲道：「我真有事，要先走一步，您有什麼話，自己去對桂英說就得了。」她說着，又起身要走。朱氏想留她，又覺得她完全和桂英一條藤兒上的人，留着她在這裏，也不會和自己出多大的力，她要走也就由她，只虛說了一聲，坐一會兒也不要緊，就跟着在她身後，送到院子裏來了。秋雲去後，朱氏回到自己屋子裏，一人坐着，又呆想了一陣，照說姑娘要嫁人，自己也不能說出反對兩個字，可是千挑萬揀，挑個獨眼，什麼闊人也不嫁，就嫁個交通部的小科員，實在令人不服這口氣。自己雖然不至於賣兒賣女，然而嫁女也有兩個條件，其一是大大的收人家一筆聘金。其二是靠着姑爺，可以養活下半輩子。若是姑娘嫁姓王的這個小子，老實一句話，恐怕一點希望都沒有。我這個丫頭實在有三分下賤，要讓親戚朋友知道了，那豈不是一個大笑話？隨便怎麼着，這事我不能答應她，她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如此一

想時，直撇撇的在床上又躺下了。在她躺着靜靜兒沒想的時候，桂英躺在床上呻吟之聲，一陣陣的送進耳鼓來。聽到久了，心裏也就有一種感想，她老是這樣的餓着，不要真餓出病來。無論怎麼樣，先哄着她吃些東西下肚去再說。如此想着，又悄悄的起來偷着將楊媽叫到一邊，叮囑她勸桂英吃些東西。楊媽皺了眉道：『這話還要您說嗎，今天我也不知道勸了多少回了，可是她睬也不睬。』朱氏道：『據她說，要怎樣她才肯吃東西呢？』楊媽道：『有話她那肯對我說呀！不過她和張大奶奶說話的時候，我聽見兩句，好像是要您答應了給她辦喜事，她才肯吃呢。』朱氏頓了一頓道：『這又不是作什麼生意買賣，說成就成，總得慢慢的商量，你再去勸勸她看。』楊媽無精打彩的道：『勸我是勸，就怕白費了一口氣力。』她緊緊的鎖着雙眉，好像是要在無辦法中去想辦法似的，就慢慢的走到桂英屋子裏去了。桂英不分晝夜的躺在床上，當然是睡不着，一聽到有走近的脚步聲時，且不管是誰。立刻翻身向裏，閉了眼睛裝睡，及至楊媽走到床前低聲叫了聲大姑娘，她才翻身向外看看，見屋子裏並沒第二個人，就笑問道：『老的說了些什麼？』楊媽輕聲笑道：『行了，她說了，有話可以慢慢的商量，你再熬上一天兩天的，我看她就什麼來都可以答應的了。』桂英道：『我渴了，你可以帶點水給我喝了。』楊媽笑道：『您雖然不挨餓，不受渴，可是這幾天，也真夠你整扯的了，受這樣的罪，將來那位王先生，怎樣報答你呢？』桂英笑着，用手向她亂揮道：『小着聲音一點罷，讓他們知道了，那可萬事全休。』楊媽低聲笑道：『你放心。』說着，她自走出去了。

朱氏一見她出來，又迎着她相問。楊媽搖了頭道：「她那個脾氣，我簡直沒法兒說。」朱氏見她推得乾乾淨淨，心裏更是着急，因為除了她，並沒有人和桂英去說話了。又這樣混了一天。到了晚上，朱氏在床上想着，明天她要再不吃喝，那她就是下了決心要嫁姓王的了。不答應她，苦苦的把她餓死，自己也得不着什麼，她生來有這樣下賤，非這樣辦不可，那也就由她。這是合了那句俗語，女大不中留。想了一夜，結果只有屈伏。到了次日早上起來，就等楊媽進房，故意高聲和她道：「你去對二丫頭說，她只有嫁混小差事人的命，就讓她去嫁罷，我養了這麼大姑娘，不能白給人。那姓王的，不是誇着嘴說，家裏很有錢嗎？那就很好，叫他預備錢就是了。這件事是秋雲兒的大功勞，我很明白，你打電話把秋雲找來，我要和她談談這盤子。」楊媽聽了這話，故意望了她發楞。

朱氏道：「別發楞，我是真話。我也想破了。自從秋雲一嫁人，她的心就花了，留她也是留不住的。作娘的總是望女兒好，我希望她嫁個好主兒。既是她一定要嫁姓王的，她命該如此，由她去罷。我就願意姓王的作個薛平貴，有朝一日得了榮華富貴，把我這老丈母娘也封上一封。」楊媽笑道：「人家現在也不是花郎呀，幹嗎那樣打比呢？」朱氏道：「哼！就怕他沒有那樣好的命。」說着倒笑起來了。楊媽看她雖有些憤憤不平的樣子，可是她那表示也就好像實在無可奈何，心裏頭暗笑，就依了她的話，打電話給程秋雲。這天下午，秋雲來了，一見着朱氏，便笑道：「大嬸，你一定要我爲難到底嗎？」朱氏道：「不會要你爲難，你放心，要你爲難，還打電話請你來麼？我這老幫子也太

不識相了。你去對我那二丫頭說，算她贏了，她去嫁那個姓王的罷。」秋雲明知道朱氏是會生氣的，既是要和桂英幫忙，就不能不忍受點，因笑道：「啲！我的老太太，這是喜事呀，幹嗎生這樣大的氣。想不到我這杯喜酒真喝成了。」於是陪着朱氏先說笑了一陣，然後再到桂英屋子裏去，直到晚上九點鐘，方始回家。進得屋來，便見玉和跟張濟才對坐在兩把椅子上。玉和手指上來了一根烟捲，微微偏了頭，在那裏抽着，却是一言不發。聽到屋門響，一偏頭看見秋雲，就連忙起身相迎道：「大嫂怎麼這時候才回？」秋雲道：「我渴了，先倒杯茶來我喝了再說。」於是在靠牆的一張沙發椅子上，倒着坐了下去，將大腿架了起來，濟才聽說，就要去倒茶。秋雲望了他，將手連搖了幾搖道：「這用不着你假殷勤，我又不是爲你的事受累的。」玉和回頭一看，見茶壺茶杯，都放在掉上，就倒了一杯，遞將過來。秋雲手接着茶杯，眼皮向他一撩道：「你倒很機靈，知道我是要你倒茶。」於是將這杯茶喝了。用手將空杯子一伸道：「拿去。」玉和微笑着，接着杯子放在茶几上。濟才笑道：「你和人家幫一點小忙，就搭起這樣大的架子。究竟事情辦得怎樣呢？」秋雲瞟了濟才一眼道：「你倒比他還找急。」濟才道：「並不是我找急，若是沒有把人家的事情辦成功，要人家這樣侍候，心裏可是過意不去。」秋雲道：「你想呀！若是沒有辦成功，我能這個樣子吩咐他嗎？我們那條計，總算是成功了。可是大婦提出來的條件，却是很厲害。她說要兩千塊錢的禮金，十樣金首飾，十套綢衣服，後來桂英急了，說是這是賣她。大婦才說，衣服首飾，是爲桂英掙的，桂英不要

就拉到。這兩千塊錢，她說非要不可！因為她背了一身的債。有姑娘唱戲，可以指望姑娘唱戲來還錢。姑娘出了門子，就沒有指望了。所以要一筆錢來還債。沒有這兩千塊錢也行，就讓桂英再上台唱戲，什麼時候繳足了兩千塊錢給她，什麼時候，讓桂英出閣。至於辦喜事，那是男女兩家的面子，只要大體上過得去，男家愛怎麼熱鬧，就怎麼熱鬧。小王，你別說你老丈母娘要錢不對，你知道天河配這故事嗎？王母娘娘也要牛郎一筆禮金呢。我也跟你算了算，假使你要把這個家創成功，非三千塊錢不可。桂英身邊有一千二三百塊錢，她說了，拿出來幫你一個忙。你手邊還有多少錢呢？也不過五六百塊錢吧？那末，至少，還差一千塊錢了。」玉和聽了秋雲的話，許久作聲不得，又在煙筒子裏取了一根烟捲，坐到濟才對面，慢慢的去抽着，抽完了一根烟捲，他紅着臉向濟才道：「大哥能不能夠幫我一點忙呢？」張濟才道：「忙是當然要幫你的忙，可是我這幾個月，也趕上了手緊的時候。」說着這話，眼睛可就向秋雲身上看來。秋雲會意，便對玉和道：「你和濟才是把兄弟，我和桂英也是頂好姊妹，只要能盡力，沒有不盡力的。現在你可以找朋友去幫忙，錢不夠的話，我們多少和你湊一點數目。你是知道的，我們家裏的錢，都在老爺子手上，我們幫忙，也只能私下掏腰包呢。」玉和家裏，是個小資產階級，他由讀書到現在，不曾受過什麼經濟壓迫，也就不會張口和人借錢，現此和張濟才剛一開口，就碰了個小小的釘子，下面的話，就不好跟着說了。秋雲看他 and 濟才都默然無言，不免有點尷尬，便笑道：「王先生，你還爲難什麼？大事都算成功了。大嬌不

過要兩千塊錢，你和桂英手上的錢，拿來湊一湊數，也就夠了。現在你要預備的，不過就是安家的錢。辦喜事的錢，這個好辦，有錢多，辦得熱鬧些，錢不湊手，遇事節省一點，那也沒有關係。」玉和很隨便的點點頭道：「你這話說的對，我也就只好這樣子辦。」他今天下午三點鐘來的，丟了許多事沒有辦，這個時候，也該回去了。於是和濟才夫婦又商量了一些辦喜事的用項，就告辭回去。他一路之間，坐在人力車上，口裏還不住的念着，二百元，三百元，一百八十元。拉車的想着，這人莫不是個瘋子，只惦記着錢。他到了公寓裏，在電燈下面，第一件大事，就是搬出筆硯來，將一張白紙，開了一張預算表，上面一行的寫着，租房三十元，購置木器，一百五十元，添置被褥二十元。然而寫到第四行，想起新房要褻糊，假使租五間房，褻糊，就要十塊錢，於是又寫上十元。第二個新感想又來了，三十元的房租，是按北京規矩，第一個月，另付一月茶錢，實際上是租房每月十五元，十五元的房子，未必帶電燈，這一按電燈，恐怕就要三四十元，於是又加上四十元。他這樣連續的想着，連續的列表，把一張大紙都已寫滿，總計一下，竟超出了一千塊錢。這不行，得極力減省，於是將結婚日八元一棹的酒席，改爲四元，將花汽車改爲花馬車。先是自己一樣樣的寫着，復又一樣樣的改着。改完之後，看來有些地方，過於省略，還是從先前那個設計。一張預算表添改幾回，也就到了晚上一點鐘。自己明早還要上衙門呢，便捨棄了這預算表，上牀睡覺。可是頭一落枕，想得更厲害。記得自己郵政儲金，和銀行裏的存款，共有六百五十五元，可是又彷彿是五

百六十五元，這裏面相差到有一百元，究竟是多少？不能不查一查，於是跳下床來，打開箱子，把兩扣摺子，都拿出來檢查了一遍。果然，乃是五百六十五元。平白地又少了一百元的基本金，這事又棘手一點了。於是把摺子放好，再睡到床上去想，想了許久，自己却罵着自己道：『我有些傻了。結婚又不是明天的事，我今晚這樣找急作什麼？睡罷，要不然，明早又起來不了呢。』可是他自已終於是命令不了自己，一夜到天亮，他都忙碌着在搜羅結婚的用費。次晨醒來，才知道是作了一宿的夢。在自己未認識桂英以前，回得公寓，很坦然的上床睡覺。自從認識桂英以後，常是整夜作夢，這樣看起來愛情究竟是快樂呢，還是苦惱呢？他在洗臉的時候，拿了洗鬚子的刷子，本是向胰子盒裏去搽抹胰子的。另一隻手扶了洗臉架子，臉對了壁上懸的一面小鏡子只管出神。那鬚刷子在洗臉架的托板上，活動了許久，舉起來在嘴唇週圍塗着，却在鏡子裏看到，嘴的週圍塗了一個白圈。再低頭一看，原來鬚刷子伸到牙粉盒子裏去，把一盒牙粉全廢了。自己倒不由得嘆噫一聲笑了。洗過臉，坐了下來喝口茶，預備就上衙門了。然而看到棹上作晚列的預算表，又情不自禁的，拿起來看上一看。一面看預算表，一面伸手到棹上去拿茶杯。將茶杯送到嘴邊時，老碰不着杯口。這到奇了，東西也像我，有些神魂顛倒嗎？看時，手上並不是茶杯，乃是墨水盂，於是放下墨水盂。站起來叫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公寓裏的伙計，跑着推門進來問道：『王先生，什麼事？』玉和看他驚慌的樣子，問道：『什麼事？』伙計道：『我們那知道什麼事，王先生不是嚷着了不得嗎？』

玉和這算明白過來了，笑道：「沒有什麼，看見一個大耗子罷了。」伙計望了他一下，笑着去了。玉和也覺自己神經錯亂，自己極力的鎮靜，便把開的預算表，向棹子中間抽屜放了進去。這裏有一本三民主義，原是一位在廣州的朋友，祕密寄來的。隨手又把這張預算表夾在書裏。剛是夾在書裏，忽然想起，這抽屜沒有鎖，革命黨的書，放在這裏不妥。早兩天就是該鎖箱子裏去的，這幾天情緒太亂，沒有放下。自己已經是看了好幾遍了，同事劉錄事，也是個有志之士，轉送給他看罷。這樣一轉念，便把書將報紙緊緊包捲了，帶着上衙門去。不料到了部裏，那劉錄事恰是請了假，只好把這本書又放進辦公棹的抽屜裏。他這一科，人多事閑，到了科裏以後，第一項工作，便是看報。看完了報，科長不在這裏，三四個同事，湊一個談話的集團，有的談，昨天那裏的飯局，今天那裏打牌。有的談戲，那個戲子禮拜要唱好戲，那個戲子和某要人有關係。其有不上談話集團的，便在公用箋上寫字消遣，一為遷客去長沙，烟籠寒水月籠沙，隨寫一陣。玉和往日也和這些人一樣，今天却是不然，只是坐在自己的辦公棹邊發呆。一會兒科長來了，科裏談話的聲音，稍為清淨一點。玉和却也不會留意，還是在出神。偶然伸手到袋裏一摸，却摸出那張預算表來，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揣起來的，於是索興鋪在棹上將面前現成的算盤，逐樣的核算起來。算了一遍，那數目還是在千元上下。不覺將算盤一推，嘆了一口氣道：「簡直沒有辦法。」他們這位老科長，載了大框眼鏡，兩手捧了報，正在看一段神話新聞，西郊閑鬼記，被他這一歎，却驚醒了。站起來，兩手除下眼

(146)

鏡，望了玉和道：「王科員，你在核算什麼？公事給我看看。」這一問，問得玉和張口結舌，答應不出個所以然來。心裏連叫糟了！糟了！然而科長還等着呢，那末這表怎能送過去哩？

第十一回

解悶時都忘纏綿無限
棄官言不得啼笑皆非

那時，玉和因老科長逼迫得厲害，身上的那張表格，還鋪得整整齊齊的，擺在坐位面前，除非老科長那目力較差的人，有些看不清楚，否則低頭一看，便一行一行的數目，一覽無餘。這就一面站起身來，笑着向科長陪話。將手由身後翻過去，一把便將那表格抓到手裏，捏成一個紙團，向袋裏一揣。低聲道：「這並不是公事，是我私人的一篇賬目。」科長見他紅了臉，有些哭笑不得的神氣，於是兩手向額角上一舉，把那副大腳眼鏡，取了下來，在衣袋裏取出眼鏡盒子裝着，嘆的一聲，把盒子關着，正了顏色向玉和道：「無論有無公事可辦，你總不能在公事桌上算私賬。我可麻糊過去，可是讓司長總長知道了，連我是一塊兒要怪下來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倒要受你的連累，我就是不怪你，你心上也過不去吧？」在機關裏，下一級的人，對於上一級的人，就如子弟對於父兄一樣。老科長這樣照着情理說話，總是十二分的客氣，玉和還敢說些什麼，只有紅了臉低着頭，挺直了身子，靜受他的教訓而已。老科長還要說什麼時，只聽得窗戶外面茶房喊着總長到，本來這屋子裏的談話聲音，就因科長一怒而停息。再加上這總長到三個字傳到耳朵裏面來，就把空氣裏的音波完全停頓了，那科長臉上，怒容是沒有了，就

祭神如神在的，把面孔莊重起來，然後在衣架上取下了馬褂，在身上套着，在抽屜裏拿出兩件公事，校對一番，自到總長室回公事去了。科裏的人，這就都向玉和做個鬼臉子；有的就輕輕的問他，究竟說得是什麼賬？玉和如何好說出來，只是微笑而已。到了下衙門，匆匆的便走，回到公寓的時候，自己一人在屋子裏坐着發悶，心裏便想着，科長對我，總算顧全體面的，他真板起面孔來。說幾句官話，記上一大過，那又有他的什麼法子。不過向來是沒有受過申斥的，今天忽然受了這種教訓，却說不出來心裏有一種怎樣不安的感覺？至低的限度，在科長面前，是不能維持信用的了。假使他見總長的時候，把這話隨便的說一句，自己的位置，就不能保。不過科長是個忠厚人，或者不至於。雖然是個忠厚人，在氣頭上他偶然說一兩句，又有何不可！他坐在屋子裏，顛三倒四的想着，總覺今天的事，有些不妥。與其這樣，不如打一個電話到科長家裏去，和他表示歉意，看他說些什麼？於是就走到前面電話室裏，向科長家裏打電話。隨手摘下耳機子，報告了電話號碼。那邊接着電話，問找誰。玉和對了電話機，就半蹲了身子下去，作一個鞠躬的樣子，然後笑道：「是我，請科長說話。」那邊問道：「什麼？請科長說話，」玉和道：「是！請科長說話。」那邊笑道：「嚇！你不要打哈哈了，你不是玉和嗎？到我們家找科長來了。」玉和這才省悟過來，笑道：「哦！你是濟才大哥嗎？你瞧，我是和科長家裏打電話的，也不知道怎麼着，報了你家裏的電話號碼。」濟才哈哈大笑道：「還虧你說出口啦。這幾天，你總是這樣魂不守舍。你找科長什麼事，要借錢嗎？

「玉和歎了口氣道：『還提借錢啦！我搞了個亂子了。』濟才道：『什麼事？到我們這兒來談談罷。』玉和道：『我身體不大好，要睡得很，你沒事，倒可以到我這裏來談談。』張濟才想了一想，便道：『好罷，回頭我就來。』玉和掛上電話自己笑着回房去了。心想，我這是怎末了，總是這麼神魂顛倒，這樣下去，事情幹不成了。於是自己強自鎮定，將小書架子上的兩本書，翻出來看看。然而也只看了三四行便覺得滿紙字跡亂跑，看第一行，却看到第三行去，看三行時，却又看到第六七行去，連字跡都看不出來，慢說是分清句讀了，爲了這個，他只好放下書不去看，倒在床上，慢慢去想着心事。因爲日裏用腦過度，頭一沾枕之後，慢慢的就睡過去了。他睡不久久的時候，恰是張濟才到來，一推房門，見他躺在床上，記着剛才還在通電話，當然是睡覺不久，且不驚動他，坐下來抽一根烟捲。桌上那本小說，書頁前面，有許多繡像，就翻着看了幾頁。正這樣看着，却聽到玉和在床上說起話來，他道：『婚事還沒有起頭，就讓錢逼得人要死，娶親娶親……』以下的話，就很含糊聽不清楚了。張濟才還以爲他是和自己說話，正留心聽着。現在聽明白了，敢情他還是在說夢話。便笑道：『這個人不得了，真讓白桂英給他迷住了。』便喊道：『玉和玉和，你怎麼啦？』玉和一個翻身坐起，揉着眼睛問道：『你幾時來的？』張濟才笑道：『我也不知道你這個人，是幾百輩子沒有見過女人，現在就爲了桂英答應了你的婚事，七字沒見撇，八字沒見勾，你就這樣掉了魂一樣。』玉和被他說得臉上紅了一陣，然後走下床來，他和倒了一杯茶，抱了桌子角，向他對

坐着，用右手一個食指，蘸了滴在桌上的剩茶，只管畫着圈。許久，才道：「我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我一聽到說，要我籌劃兩千塊錢的禮金，我想想一點路子沒有，我就發急起來。我也明知道不見得馬上就要用，可是我一想起來就只管發愁。她今天沒有給你電話嗎？」張濟才笑道：「她是誰？那兒就夠是上叫她。」玉和笑道：「人家心裏難受。你不幫忙罷了，還要開玩笑。張濟才道：「你以為娶媳婦是買東西嗎？有了錢，東西就到手了。至少還有三月兩月哩。」玉和道：「現在沒錢，兩三個月後，也不見得有錢。」張濟才見他那樣無精打彩的樣子，就寬慰了他一頓，說是只管慢慢的籌款，萬一籌不到，自然會替他想法子。玉和覺得除了這樣子辦，也沒有別的法子，勉強笑着和他說話，留了張濟才吃過晚飯而別。晚上也不願出門，早早的就睡了。次日清晨，還不會起來，就聽得窗戶外面有人問茶房道：「王先生還沒有起來嗎？」玉和一聽是桂英的聲音，連連答應道：「起來了，起來了。」桂英推門進來，見他穿了短小的襯衣襯褲站在床前穿衣服，就微笑了一笑，掉過臉去，看牆上掛的一張山水畫。玉和忽忽的將衣服穿好了，便笑道：「我們也不是外人，你幹嗎躲着我？」桂英掉過臉來向他臉上看了看，笑道：「你瞧幾天的工夫，瘦得眼睛都落下去兩個坑了。」她說着話時，將她那件墨綠色白花綢裏子的夾斗篷，放到他的床上，看到他的薄被，抖亂着的，就給他疊好，又將被單牽扯一番，用手摸平了皺紋。玉和在洗臉架子邊洗着臉，回過頭來看到，便笑道：「呵呵，這可不敢當！」桂英笑道：「你瞧，你應該受罰才對。剛才你說不是外

人，這會子我跟你疊被，你又說是不敢當。」玉和笑道：「這也就因爲你很有些避嫌疑，所以，我也就客氣起來，若是不避嫌疑，我也不客氣了。說話時，茶房送進茶來，玉和先將溫水壺裏的熱水刷了刷茶杯，然後斟了一杯茶，送到桂英手。見她穿了一件浪花點子緞旗衫，便將眼光由下向上一溜，直看到她的頭髮上去。桂英抿嘴微笑着，只喝着那茶。等玉和自己也倒茶喝，却笑着伸杯子道：「哪！給你。」玉和接了忙斟上這杯，又遞了過來，桂英擺擺手道：「你自己喝罷。」玉和見她兩手撐了牀，半側了身子坐着的，也就背靠了桌子喝着茶，望了桂英微笑。桂英道：「張大個兒告訴我，你很快急，急出病來了。現在你總是笑嘻嘻的，一點發急的樣子也沒有呀。」玉和道：「你來了，我就不發急了，也不發愁了。」桂英道：「不發愁，不發急，爲了什麼原故，就爲着週身上下，把我看個夠嗎？」玉和笑道：「你要是怕我看，爲什麼穿這樣好的衣服來呢？」英英笑道：「你不要爲這個發急，我唱戲的時候，穿這樣好的衣服，將來我一樣的能穿藍布大褂。」玉和笑道：「你多心了，我是看着你好看，所以多看你幾眼。啲！我這話說得粗魯一點你不生氣嗎？」桂英聽了這話，要伸手伸個懶腰，身子撐不住，就向後一倒。玉和的心裏，這時起了一個奇異的思想，自己的床，向來沒有婦女坐過，現在可開始了。玉和正在笑呢，桂英翻身坐了起來，笑向他道：「現在你覺得心裏開暢得多嗎？」玉和笑着點點頭，桂英抬起手上的表看了一眼，笑道：「那末，你好好上衙門去辦公，不要胡思亂想了。錢的事，不要緊，只要我願意，你就一個不拿出來，他們也

沒有你的法子。我要走了。」玉和道：「你就爲了要我好好的上衙門辦公，這才來看我的嗎？」桂英笑道：「你不是身子不大好嗎？我來看看你好了沒有？」玉和道：「這就對了，你因我身體不好，來看我的，我身體剛好些了，你又要我去辦公。倒現着你不是看病來了，你是催我辦公來了，時候還早着呢，買一點兒點心來吃，再談一會子罷，我們那裏辦公，就是這麼一回事，畫個到就得了，遲到是在那裏坐着，晚到也是在那裏坐着。」桂英聽他說得那樣輕鬆無事，自然也就不便勉強他去上衙門。笑道：「這是你誠心要請客，我就讓你請罷。」玉和只要她不走，又可以多坐多談一會，令人說不出來，有一種怎樣好的快感。立刻拿了一塊錢出來，叫茶房去買點心，索興在靠近床前的椅子上坐着笑嘻嘻的和桂英談話。茶房買了點心回來，一發換了一壺茶葉，二人隔了一個桌子角坐着，喝着茶吃着點心，低聲細談。公署裏的茶房，不經房客叫喚，是不敢走進來的，當進來時，必定看到他兩人笑容滿頰。這種形狀，當局人是不知道的，必定要到事後，才有那甜密的回憶。這時玉和同桂英，只是說些不相干的閑話，玉和說得有勁的時候，桂英聽得入趣低了頭，兩手折疊了一張包點心的紙，揚着一雙眉峯，只管微笑着。當桂英說得有趣，玉和聽得入神，又是用指蘸了剩茶在桌面，畫了圈圈。這話越說越長，茶也加上過好幾回水。可是玉和依然繼續的說下去，並不知道到了什麼時間。還是桂英想到關於時間的別一樁事情上去，扭轉手背一看手表，已經開到十一點鐘了。便將玉和推了一推道：「到現在，你還不該去上衙門嗎？我們談話的時間，也就談得可以了。」

「玉和握了她的手，伸頭看着手表。笑道：『糟了，今天上午，算是誤卯了。這個時候就是跑了去，也到了散值的時間了。』桂英正色道：『誤了卯不要緊嗎？』玉和道：『誤卯多了，那是與飯碗有關係。至於一回兩回，誰也難免。而且我向來不誤卯，今天偶然誤上一回，這倒也不足為奇。』桂英笑道：『既然是不要緊的，那你就更不用慌，我們一塊兒吃午飯去，索興到了下午，你從從容容的去上衙門。』玉和因為有幾天不和桂英在一處談話，二人是越過越親密，也就毫不猶豫的，一口答應下和她一路去吃午飯。二人一味的廝混，由公寓裏混到飯館子裏，直到下午一點多鐘，方才分手。玉和滿心歡喜的到交通部來上值，當他到了科裏時，有兩三個同事先到，都問他早上爲什麼不來？玉和道：『那個沒有誤卯過呀，我偶然誤了一回卯，這也很不算什麼，追問我幹嗎？』一個年老些的同事，走近一步，向他很誠懇的道：『你若有腳路的話，趕快在總長那裏想點法子罷。天下真有這樣巧的事，昨天科長交給你辦的一件公事，今天總長要調卷看。科長因爲你沒有來，自己打開抽屜來找了一遍。等到把那公事翻出來，還是原來的底稿，你一個字也不會改動，他很生氣。把你昨日的舊賬，今日的新賬，合攏在一處，都告訴了司長。司長爲了卸除責任起見，對於總長，當然也是一本奏上。恐怕不能毫無問題吧？』玉和聽了這話，忽然想起抽屜有一本三民主義，立刻扯開抽屜看時，捲的報紙透開着，書却不見了。馬上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又羞又急，脊梁上汗如雨下。不多大一會兒，科長來了，玉和情不自禁，由本位站了起來。那科長對他並不理會，取下頭上

的呢帽，聽差走向前接過去了。自脫了身上的馬褂，褂在自己位子邊一個掛牆衣鈎上。立刻在身上取出大腳眼鏡帶上，就把抽屜裏的公事取出幾件，隨便翻看。玉和站在自己位子邊，手扶了桌子，只管發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自己猶豫了好久，覺得這不是害臊害怕的問題，稍微鬆勁，自己的飯碗，就要打破了。而且還不止打破飯碗而已。只得硬了頭皮，走到科長身邊，低聲叫了一聲科長。老科長先抬着眼將眼光由眼鏡眶子的上面，斜看了他一眼，然後將桌面上幾件公事歸理到一處，眼鏡並不取下，兩腳讓它夾了兩太陽穴，却把鏡子送到額頂上戴着。這才站了起來，望着玉和道：『下午你倒來了？』玉和微微退後一步，垂了兩手站定。低聲道：『因為上午頭痛，不能起牀，所以沒有來。』科長將兩隻手籠了袖子，向胸前一捧，正了顏色向他道：『年輕人在外作事，無論在那一界混，都應當守着規矩。在政界裏作事，有一層層的官箴，更是胡來不得一步。就是做了大總統，也還要受參衆兩院的拘束呢。』玉和沒甚可說，科長說一句，他就答應一個是。科長望着他，停了一停。然後道：『你何曾頭痛，分明有私事，就是有私事不能來，也可以打個電話告訴我。昨天下午，你一來，我就把一分京漢路的公事給你，大概你看也不會看。公事當天不辦，這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也當看看公事內容如何，是不是可以放下的。你知道昨天那件公事沒有辦，誤了多大的事。我們雖相處有日，但是到了這種情形之下，我也沒有法子顧全你了。總長今天上午到了，很生氣，傳見你，你又沒來。我再三的說，才這樣辦。總長交條諭下來了，你去看罷。』說着，打開抽屜，

拿出一張字條，交給玉和。他看時，那字條上寫着有杯口大的字兩行，竟是總長的親筆。上寫着：

「路政司第三科主事王玉和，自即日起，毋庸到部，聽候另行任用。年月日總長吳」他在看條諭的時候，老科長在那裏解釋着道：「這總算二十四分的給面子了」玉和將一張臉，紅得過了耳朵後面，捧了那條諭，說不出話來，抖顫得那紙條，却瑟瑟作聲。老科長看了他那喪魂失魄的樣子，便用很和緩的聲音對他道：「你也不必找急，好在這條諭上的話，却是很活動。」說着，却在抽屜裏取出一個白紙捲兒，手哆哆嗦索的舉着交給他道：「這種小說，你爲什麼帶到部裏來看？我成全你這事沒有舉發，回去把這書燒了。你懂嗎？」說着向他很快的看了一眼。玉和心裏明白，這就是那本三民主義。心裏如釋重負之下，覺得老科長總算手下留情，接過書來，鞠了個躬？謝謝，不能再有什麼話說，只得走回自己位子上去坐着。看看科裏的同事，都把眼睛望着自己，各人的眉頭子，都是些皺起來。不知道人家是憐惜，或者是怕受連累，然而這件事大家都知道，是很明瞭的了。在這樣十目所視的情形之下，自己可有些坐不安身，只得站了起來，向科長道：「那麼，我可以走了。」科長站起身起來，向他點着頭，還放出笑容來道：「好罷，你請便，我們後會有期。」玉和又和同科的各位同事，遙遙的點了個頭，算是告別的意思。可是走出門去，頭上涼習習的，沒有戴帽子，又復回身轉來。因爲怕人家誤會，一進門，就嚷道：「我是拿帽子的。」伸手在牆的掛鈎上，摘了帽子，就向上

戴着。本科的茶房叫起來道：『那是科長的。』玉和越急了要走，倒越有糾纏，便笑着取下帽子，交給科長。老科長正在看公事，他忽然送了一頂帽子過來，這倒有些莫明其妙。那茶房在別的掛鈎上，將玉和的帽子取下，交給了他。老科長正要起身問玉和的話，他已戴着帽子走出去了。科裏的人，却哈哈一陣大笑。玉和走到窗戶外，聽到屋裏這種笑聲，心想：他們真是勢利眼，我在這科裏的時候，因為比較的能辦事。大家對我都很有客氣。我一把事情丟了，掉過臉來，大家就笑我。本來就覺得總長，書的事情，既沒有舉發。有些罰得過於嚴，心裏很是不平，現在同事又是這樣的譏笑，更是忿恨，走回公寓去，掩了房門，就倒在牀上躺着。心想，事情丟了不要緊，恐怕婚事也要受很大的阻礙，以前有在交通部做官的這塊招牌，多少還可以令人受聽。於今差事丟了，成了個無業的遊民，平常的人家，也未必肯給姑娘，現在想討一個有名的女伶，那如何能夠？這事算是一了百了，全盤皆輸了。這樣的躺在牀上，只管懶於起來，便是天色昏黑了，屋裏的電燈也懶去亮着，躺在牀上，除了想心事，便是聽公寓裏的人，左右前後說語話，最後聽到隔壁屋子裏兩個人閑談，一個道：『你家裏又來了快信了，又是催錢吧？』一個道：『可不是？我真後悔，不應討老婆，每月發了薪水，什麼事都得放下，第一件，就是寄錢回家給太太。我們在外面混小差事，奴顏婢膝，送往迎來，受盡了骯髒氣，每月混百十塊錢，吃不能吃好的，穿不能穿好的，一切都湊付，可是太太坐在家裏，什麼不管，只知道每月寫信來要錢，日子遲了，信上就要發牢騷，總疑丈夫在外有什麼不

正當的行爲。每月寄錢回去，另外還要說上許多道歉的話，我不明白，男子們怎麼天生成這一副賤骨頭，女太太又憑着什麼，吃丈夫的，穿丈夫的，還要干涉丈夫的行爲。我來仿時髦人物，喊句口號，被壓迫的丈夫們聯合起來，打倒封建餘孽，專制魔王的太太們。」那一個人聽說，就哈哈大笑道：「瞧你這股怨氣沖天。其實你這問題，很容易解決，你不會有錢自己花嗎？不理會家裏，也不寫信回去，來了信，塞到字紙簍裏去，就什麼困難也沒有了。」這一個道：「那怎麼行，她會追到北京來的。」那一個道：「娶太太，不是爲了朝夕相共嗎？你怎麼怕她來？」這個反問一句道：「你的太太，是朝夕相共的，你覺得滋味如何？」那一個道：「別提，別提，我們是三天一小吵，七天一大鬧，她把家事，全讓老媽子料理，每日至少是八圈牌。可是我回去晚了，必得說明來歷，要不然，她就哭着鬧着，說我不管家事。每月發的薪水，都得交給她，要買什麼東西，還得在她手上去拿錢。我有心和她決裂，咳！又有幾個孩子。不決裂吧？終日的敷衍太太，太太說什麼新樣子衣服好，明知道太太要做，不敢說不做，只繞了灣子說，那樣子的不大方。太太說，一點好首飾都沒有，打算打一隻金鐲，也不敢說不打，只說現在不時行佩戴金器了。可是這話，你能哄着太太嗎？不行，她高興冷笑一聲算了。不高興，她就罵起來，說是不買也不要緊，夫妻們可以好好的商量，爲什麼說鬼話？你瞧，真會把你弄得啼笑皆非。我氣不過了，就和她鬧一場，你真吵得厲害了，她也可以軟化。我們有事的人，也就算了。可是你一算了，她又起勁。咳！太太？冤家罷了。」這一個

也補足一句道：「女人真不是好東西。」玉和在牀上，把這話聽了個夠，心想是的，我看到許多朋友有了家眷，都是苦惱，說我們光身漢子自由，這話是真的。我以前不知道什麼男女戀愛，每日愛上那兒，就上那兒。現在和白桂英談上了戀愛，終日裏如醉如癡，一下子就把差事丟了。丟了差事，還要籌備兩千塊錢結婚，自己那有這種力量，豈不活活的逼死人嗎？果然，女人不是一種好東西，我不幹了，向廣東革命軍投効去。他如此想着，忽然跳了起來，亮上電燈，就興奮起來。先打開箱子，將銀行裏存摺取出，檢點了一番數目，竟還有五百多塊錢，心裏想着，這些錢，足可以帶回家去，見兄嫂一面。作個進門笑。北京事情丟了，那不要緊，向兄嫂明說我可以到廣東去，現在廣東政府，也很收羅交通人才。正如此計劃着，要逃出情關。茶房却進來報告道：「王先生，電話來了。」玉和雖然有着心事。電話不能不接，便到電話室裏來接電話。一接之下，却是女人的聲音，她先笑道：「喂！怎麼不到張家來坐坐？」這分明是桂英說話了。玉和也不解是何原故，一聽到她的聲音，心裏就軟化了，情不自禁的笑道：「喂！你現時在什麼地方？在張家嗎？」桂英道：「可不是？上午我出來，說是找大夫瞧瞧的，回去晚了，他們知道了。知道了就知道了罷，反正不能把我吃了下去，所以我下午索興出來了。嚇！別一個人在家裏找急，急得成了大病，那很犯不上，要想法子，還是我們大家想罷。」玉和道：「我身體依然不大好，……」桂英馬上接着道：「要不，我來看你。不過公寓裏，晚上我是不願意去的，可是爲了你，那沒關係。」玉和道：「晚上涼，……」

「桂英道：『喲！你不歡迎我來嗎？』玉和連連道：『歡迎歡迎。』桂英說着一聲回頭見，就把電話掛上了。玉和一人走回房來，心裏想着：女人固然不是好東西，但是桂英對我，只有犧牲，並無要求，只見愛好，並無衝突，豈可以把她當普通人所咒罵的女子來看。假使我逃出情關，躲開了她，那便是天字第一號沒有良心的人了。他自己將自己責備了一頓，趕緊就叫茶房泡好一壺茶，買了些瓜子花生仁，在屋子裏靜候。果然不到一個鐘頭，桂英就笑嘻嘻的進來了。她兩手操了斗篷，待放下未放下，望了玉和很注意的道：『怎麼了，你的氣色，晚上更是不好？』玉和想了想，微笑道：『還不是和上午一樣嗎？不過電燈下面，你看着我沒有血色罷了。』說時，替桂英接着斗篷放在牀上。桂英却拉住他的手，走到電燈下，又仔細看了他的臉色，笑着微搖了頭道：『我明白，你這是心病。』玉和笑道：『那末心病還要心藥醫啦。』桂英瞟着他道：『我這個治心病的大夫，不是來了嗎？不過你這個病，還要點藥引子。』說着，將右手拇指食指，比了個圓圈，給他看看道：『不是少這樣東西嗎？』玉和深深歎了一口氣，在一張藤椅上，坐着倒下來。桂英坐在他身邊一張方凳上，手便握了他的手。玉和見她換了青嗶嘰旗衫，週身滾了白沿條，腳上穿一雙鮎魚扁頭式的黑絨平底鞋套着那窄窄的白絲襪子，白是白，黑是黑。於是又笑了起來。桂英道：『你剛歎完了一口氣，怎麼又笑起來了？』玉和又長長的歎了口氣道：『你太美了。穿得華麗，華麗得好看。穿得素淨，素淨得好看。你令堂給我那一個大難題目，我又得不着你，還讓你受氣。我現在神昏顛倒，

週身是病，我打算逃走，又捨不得你。」桂英用手在他腿上。輕輕搥了一下，笑道：「不要瞎說了。討不到老婆，難道官也不做不成？」玉和笑道：「我們這算什麼官？」桂英道：「大小是個官，反正比挑水賣菜的強。」玉和道：「我以爲我不如挑水賣菜的哩。人家憑力氣賣錢，一點不求人。我們幹這小差事，上面層層的管頭，一天人家不高興說不要你了，我就得滾蛋，其實，一個學工程的青年，混這麼一個芝麻小官，用非所學，我也太沒有志氣。」桂英笑道：「你這樣大發牢騷，不要是爲了我的事，碰了什麼釘子吧？」玉和坐了起來，連搖着頭道：「不，不。沒有的事。」他口裏如此說着，心裏便砰砰亂跳，恐怕桂英看出了形跡。於是用手巾擦了一把手，抓了一把花生仁在手，兩手合着，力極的挪搓一會，把花生仁的薄衣，完全搓下，然後偏了頭，向手掌花生仁上微微的吹着，把薄衣全吹掉了。然後把這花生仁送到桂英手上，又倒了一杯茶，先呷了一口，不涼不熱，這才倒一杯遞給桂英。桂英笑道：「我自信做事很細心的了！和你一比，就差得遠啦，你這樣做事，公事沒有辦不好的，」玉和想說一句話，沒有說出，又忍回去了。桂英也不喝茶，也不吃花生仁，拉了玉和在藤椅上躺着，自己依然在方凳上相陪，手便握了玉和的一隻手。玉和看了她許久，笑道：「我是真捨不得你，不然！我真要回南去一趟。」桂英道：「你爲什麼要走，是爲了籌款子嗎？」玉和點點頭。桂英見他兩道眉峯隱隱的皺起。便正色道：「你說我母親給你一個難題目做，在你看來，那是不錯的。可是壞她看，那又不然，你想，唱戲的姑娘嫁人，只要像我這樣紅，那個

做父母的，不想發一筆財。就是秋雲嫁給張濟才，也得着五千塊錢的禮金啦。我媽媽知道我箱子裏有一千塊錢，和你只開兩千塊錢的口，算得只要幾百塊錢啦，這個數目，我都給你賴了，恐怕我母親會瞧你不起，所以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你若是能回家去湊付一筆款子出來，我倒也贊成，反正比在北京東拉西扯強。」玉和將桂英的話，仔細玩味了一遍，覺得很對，就點點頭道：「你這話說得有理，我應當回南走一趟。明天來不及了，後天我就動身，遲則一月，早則二十天，我一定趕回北京來。可別鬧成張太太那話，真弄成天河配。」桂英笑道：「別胡說了，我把什麼比織女，你也不會是牛郎。我聽說你家是個財主，那麼，回家去找個千兒八百的，很不算回事，不過就是一層，不知道衙門裏可告得動假，若是勉強走開，差事受了影響，那犯不上。」玉和道：「那也沒法子，爲了終身大事，丟差事也不在乎。」桂英道：「不能那樣說，以後我又不能唱戲，指望着什麼過日子哩？你若是告不動假，籌款就緩一步也不要緊。你爲了我，你要好好的保全你的差事呀，你說對不對呢？」桂英句句都是好話，玉和聽了句句比罵他還難受哩。

第十二回

閨夢逐征車還憐小別
農家苦夏日轉異遠來

這一番談話，玉和是哭笑不得，桂英那裏知道，還以為他對婚事十分熱心，要堅決提前的辦理呢。談到十二點鐘，桂英回去了，玉和一人在屋子裏，背了兩手在身後，只覺在屋子裏來回的踱着，似乎這樣的踱着步子，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似的。然而他一直踱到晚上兩點鐘，還只有一個早回家去的辦法，橫在心裏，要不然自己丟差事的消息，就要宣佈出來了。次日起床之後，就開始佈置動身的時候，到了下午，又把這話，向張濟才報告了。張濟才以為他是回家去籌款，若要攔阻他時，自己免不得拿出整千塊錢來借給他，多少有點冒險性，也就含糊的答覆，不贊成也不反對。桂英聽說玉和堅決的要走了，心裏倒有些驚慌不定，算計着玉和下衙門的時候，她就來到公寓了。玉和正在屋子裏收拾網籃，一回頭看到桂英手提了兩大包東西進來，便笑道：「你還這樣的和我客氣，要送我的程儀。」桂英笑道：「你三星期就回來的人，我送你程儀作什麼。你們南方人，都喜歡北京土產，什麼同仁堂的耗子屎，王回回的狗皮膏藥，王麻子的剪刀。再說骨頭針兒。杏乾兒，梨脯兒，只要有人到北京，誰不帶個幾塊錢的。這都是些小意思，不值什麼！你帶回去送人罷。另外我買了個虬角小旱煙袋兒，送給我那大哥，又有

個雕漆梳妝盒子，景泰藍粉缸兒，送給我那大嫂子。」她口裏說着，將東西一哆嗦放在桌上，然後解開了綑的繩子，一樣一樣的遞到玉和手上，讓他放進網籃裏去。一放之下，竟有一小半網籃子。玉和放完了，一拍手道：「北京的土產，你差不多買全了，北京出地毯，你怎樣不送我一床大地毯呢？再說北京的古宮和幾個海子，南方人也是想見一見的，你就讓我也帶了走罷。」桂英道：「你很斯文的人，現在怎麼也會說俏皮話了？」

「玉和笑道：『這說是北京土語，黏兒個壞了。』桂英見他穿了藍湖縐短夾襖，臉上紅紅的，額頭上兀自出汗，就掏出身上的手絹，走到他身邊，給他揩那額頭上的汗。玉和順手接過她的手絹，向口袋裏一揣，向她笑道：『這條手絹，你送我罷。讓我帶在身上想起你待我的好處，我要時時刻刻爲你去奮鬥。』桂英站在他面前，他却坐着。她用手撫弄他的頭髮道：『你既是爲我奮鬥，你只管說出來，要怎樣獎勵你？我就怎樣的獎勵你。』玉和抬起一隻手來，扶了她的肩膀，只是望了她微笑。兩個人都微笑着，聲音便寂然了。這個時候，張濟才和他買了火車票，正送了來，先在門口，問了茶房，王先生在家沒有？茶房說是白老板在他屋子裏，在家呢。張濟才聽白老板在這裏，就悄悄的走到房門口，不敢冒昧進去。不料他在外面等着，一分鐘又一分鐘的過去，等了好幾分鐘，還不見裏面有些聲響，只得向後退了一步，然後叫道：『玉和在家嗎？』玉和在屋子裏答應了一聲，接上屋子裏哄通一下響。張濟才走進屋子去看時，玉和由地上扶起一把椅子來，桂英却在牆邊，對了牆上掛的一面小鏡子，只管去理那耳朵邊的頭髮。張濟才

看他二人臉上，都有些慌張的樣子，笑也不便笑。只得裝着麻糊，向桂英點了頭道：「白老板早來啦。」桂英這才掉轉身來，向他微笑道：「也到了不多大一會兒，我在這兒等着你啦。」張濟才掏出了火車票，交給玉和道：「車是明天上午十一點開，你可別貪圖說話誤了點，這來回票，管一個月，而且可以展期十天，時間上是準夠你騰挪的了。今天晚上，我預備一點菜，請你兩口子，算是賀喜也算是餞行。」桂英笑道：「張三爺說話，是不顧輕重的。」張濟才道：「喲！我這話算重嗎？我是不那樣說呀，要說得比這重些，也沒有怎樣不行呢。」玉和向桂英丟了個眼色，再向張濟才笑道：「我忙着啦，你該幫我一點忙，怎麼只管說俏皮話呢？」張濟才撇着大嘴，只管微笑，想了一想道：「我先回去了，我不能幫你的忙，也不在這裏打攪你。」於是他一掀門簾子走了。其實玉和的行李也都收拾好了，桂英在這裏也只是陪着閑談。二人說些婚事計劃，又談些情話，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不過張濟才却打了兩遍電話來催請，說是一切都預備好了。兩人待兩遍電話催過之後，這才動身到張濟才家來。秋雲首先挽了桂英的手，把她拉到屋子裏去，很談了一陣子，然後二人才一同到外面客室裏來。張濟才笑道：「我真不懂，女人到了一處，那裏就有許多心事要話，一談起來，就沒結沒完。」秋雲道：「這叫瞎說，難道男子到了一處，說個三言兩語的就完了嗎？大概也是沒結沒完吧？再說我們可提到一件事。」桂英紅了臉，連連向她道：「別說別說，你可不能說呵！」張濟才道：「什麼事情？你那樣發急，這一件事：我想玉和是一定知道的，她也知道了，爲什

麼瞞住我一個人？別說她知道，少不得我也會知道的。」秋雲和桂英坐在一張沙發上，桂英一伸手捏住了秋雲的手心，又向她瞟了一眼。張濟才坐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却回過臉去看坐在側面的玉和，笑問道：「你們鬧些什麼？」玉和對於這二人的話，正也是茫然，不過他猜着，反正離不開自己和桂英的愛情問題，也只是向張濟才微笑着，秋雲向張濟才搖了一搖手道：「這事你就不必多問，遲早我告訴你就是了。」張三爺是有些怕三奶奶的，看三奶奶是扳住了面孔說話，便不再問她一句，一會兒擺上飯菜，大家吃喝一頓。桂英向來也很有酒量，這時可只喝了一杯酒。盛飯來吃時，不過一平碗飯，她因玉和坐在上手，就將飯碗向手上一伸，笑道：「我撥給你一點。」玉和道：「你怎麼一平碗飯也不吃呢？」張濟才笑道：「你這又何必多問，還不是爲了你要走。」玉和道：「你勉強多吃一點罷。」桂英皺着眉，只搖搖頭。於是他只好伸着碗，分過一些飯來。然而就是小半碗飯，桂英也是勉強的吃下去。玉和看了她這樣子，心裏很是難受，然而又得到一種安慰，覺得桂英實在是愛他。飯畢，玉和便起身向張濟才夫婦告辭。他的意思，却是要和桂英一同到公寓裏去，再作長夜之談，然而桂英雖是滿臉的憂容，却不說跟着他回公寓去，玉和臨走時，桂英只送到大門口，握了他的手道：「我心裏亂得很，要先回去睡一覺了，明天一早，我來送你。」玉和將她的手捏了兩捏道：「你覺得身上怎樣？」桂英道：「身上沒病，只是心慌，你讓我回去睡一覺，定一定神，我就好了。」玉和道：「那末，你就早點回去罷，我也不妨先回公寓去睡一覺。」桂英不作聲，望

着他坐車子走了，回身進來向秋雲道：「你瞧怎樣辦？這豈不是糟糕。」這時，張濟才不在秋雲臥室裏，秋雲向外面屋子裏張望了一下，微笑低聲道：「你這人就是這樣，心裏攔不住一點事，這就只要問你自己一句話，你究竟覺得那個不錯呢？」桂英道：「當然是小王，」她毫不猶豫的答覆出來，秋雲道：「這不結了，你一顆心既然在他身上，別的人你就不必去管他。」桂英坐在靠窗戶的一張椅子上，用手按住心口道：「真不巧得很，這位剛剛要走，那位偏偏的來了，小王在這裏，我是不怕什麼的。小王走了，將來他回北京來知道一二，我就是於心無虧，他也會疑心的，什麼都軍成馬就了，我又不能留着小王不走，爲了這件事，我心裏爲難極了。」秋雲道：「我想這裏頭，多少還有些原故，天下沒有這種巧事，你回去先瞧瞧罷。」桂英道：「你千萬千萬，這事不能告訴小王，他若知道了，會不依我的。」秋雲笑道：「想不到你，現在倒弄了一個管頭，你倒會怕他不依你。」桂英笑道：「你這有什麼不明白的。彼此既是相處很好，難道還願意從中加上一道隔閡嗎？」秋雲笑道：「你怕他，就因爲你愛他，許多人怕媳婦兒，不都是爲了愛媳婦兒嗎？」桂英笑着站起身來道：「我不像你那樣高興，我真還要回去瞧瞧呢。」秋雲也是覺得她有回家之必要，就不怎樣的挽留她。她臨走的時候，到院子門口，還握着秋雲的手道：「這件事，你總還得給我保守一些時候的祕密，」秋雲道：「唉！你放心就是了。」桂英看這情形，秋雲是不會說出什麼來的了，這才放心回家去，一到院子裏，朱氏就迎了出來了，問道：「什麼事把你攔了？打了兩三遍電話，都

催你不同。」桂英道：「不就是林二爺送了一些東西來了嗎？收下就得了，還要我回來作什麼？」朱氏道：「林二爺自己也來了。」桂英道：「在電話裏我聽見了，我有些不相信。他剛到上海去不多幾天，怎麼又會跑回來？」朱氏道：「人家有事，一天跑一趟不多，像咱們這樣沒事的人，就十年不跑一回，那也不算少。」桂英却也沒有理會他母親的話，自己走回臥室裏去。一掀開門簾子，便見地上放了幾個高低大小的篾簍子，牀上放着大一個小一個的紙包，那封皮紙上，印着藍色的花紋和大小字，總有兩個字很顯然的射入眼簾。便是上海。隨便在牀上搬過紙包來，在燈下打開一看，就是北京向來所未見的花綢衣料。正要去拿第二個紙包時，朱氏一脚跨進房來，眉飛色舞的笑道：「這一回，二爺送的東西真不少，大概可以值個一百二百的。」桂英道：「得！你就是看着錢說話，無論什麼，你得先談上這個錢字。」朱氏道：「姑娘！你也別太過分了，這幾天，我對你就讓到十二分了，你愛什麼時候出去，就什麼時候出去，你愛什麼時候回來，就什麼時候回來，我問過你一句嗎？怎麼我一開口，你就給我釘子碰，林二爺送你許多東西，我說句值多少錢，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這也犯不上又挑我的眼。」桂英道：「東西多就東西多，你爲什麼還要估價錢呢？他又不是賣給我。」朱氏見她將牀上所有的東西，一包一包的都向玻璃櫥子裏放了進去，並不打開來看，臉上也沒有一點笑容，這也猜不着她是何用意，似乎不便多和她嘮叨，只得向她道：「林二爺他還說了，今天晚上不來，明天一早就來呢。」桂英道：「他有什麼事，這樣急着要見我，我看

他這回來，不是自己來的，一定還有別的原故。」朱氏道：「啲！這還有什麼原故呀？」她說着這話時，臉上似乎有些難爲情的樣子。便望了她母親道：「不要是你們寫信把他找了來的吧？」朱氏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寫信叫他來做什麼？」她說了這話，一掀門簾子就走了。桂英看了母親這個樣子，更是疑心，林子實到北京來了，這是證實了，至於是不是自動的回來的，這可有些令人疑惑。設若他今晚上真個來了，還是見他呀？不見他呢？一個人坐在屋子裏，就如此呆呆發傻想，不吃不喝，也不說話，過了一回子，自己坐着也怪無聊的就展開被來，上牀去睡着，然而她一落枕，那王玉和林子實兩個名詞，便只管在腦筋裏旋轉。一會子，和林子實談別後的狀況。一會子，又和玉和談閑，一會子，林子實送自己上車到鄭州去，一會子，又是自己送玉和上車到漢口去，這兩個男子的影子，不時在眼前發現。然而玉和的影子，卻比林子實的影子，發現的更多，迷迷糊糊的，很像同玉和坐了一輛汽車，帶了鋪蓋行李，一直到西車站來。這西車站上旅客擁擠的狀況，和上次自己到鄭州去是一樣。紛紛的上下，那二等車的房間裏，依然擠着人；只有側身去走的分兒。然而他們所佔的房間，恰是寬寬裕裕的。只有他兩個人，玉和笑道：「你看這車房裏有的是地方，乾脆，你和我一路走罷。這樣一來，少了你母親那些麻煩，又免得你見林子實有些難爲情。」桂英笑道：「這真正是我心眼裏的一句話，你倒替我先說了。」這樣說時，林子實滿臉的怒色，走了進來，向桂英道：「你這人太豈有此理？你母親寫信又打電報，把我催促到北京來，我趕來了，你倒跟姓王

的走！」桂英道：「我母親真寫信叫你來的嗎？這個我那裏知道呀？」林子實道：「你不知道，可害苦了我了。」玉和道：「打點了，你下車罷。你難道同我們一路到漢口去嗎？」桂英起身，也待要走。玉和道：「你不跟我走嗎？我走了，你就又和林子實要好，我可不放心呀。」桂英還不會答言，那開車的點聲，已經打到車戶外邊來了。睜眼看時，那是車站上打點？乃是桌上的時鐘，剛打十二鐘呢，却不料清清楚楚的，做了這樣的情節顯然的一場夢。心裏想着這個夢，簡直算是事實。林子實來了，必有所謂的，知道我要嫁玉和，一定心裏難堪的。王玉和呢，他以爲我除他以外，是不愛別的男子，然而他走了，恰來個林子實陪伴着，又怎能放心？自己除了像夢境一樣跟了玉和南下，那是無法避免和林子實見面的。夢了一場，只管想着，直想到四點鐘才睡着，自己醒了過來時，已是九點多鐘了。火車十一點鐘開，玉和收拾收拾，就該上車站了。這時，恐怕張濟才夫婦，都已到公寓裏去送他，我還在牀上未起，可對不住他。於是急急忙忙的下牀，搶着漱洗一陣。心想：我買着送玉和哥嫂的東西，昨天都送去了，對於玉和，難道就一點兒都不送？然而時間迫促，已經是來不及買東西了，面前擺了幾個篋簍子，是林子實由上海帶來的，不概是吃的，於是撕開蒲包看看，正是水果點心之類，提了兩大簍子，立刻就坐車到花園公寓來，走進玉和屋子時，行李綯好了，他口裏啣了一枝烟捲，只管在屋子裏旋轉着。看到桂英進來，皺着眉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你再不來，我就不走了。」桂英瞟了他一眼，微笑道：「我身上不舒服，這還是勉強來的。」

玉和道：「我已經嫌東西多了，你爲什麼還買東西送我？」桂英道：「這不過是我一點意思。」玉和看了一看手表，便道：「走罷，濟才已經在車站上等着我呢。茶房！和我叫一輛汽車來。」桂英忽然想到夢裏同車的事，心裏一動。這時，忙碌過去了，二人對立着，却無甚話可說，坐着，到了西車站。桂英心裏一個疙疸，心想：不要件件事都應了夢，那可有些糟糕，她給玉和提了蒲包，只管低了頭，在玉和前面走。到了火車上，果然這二等車房間裏，只有一個客人先在，多出兩個鋪位，似乎又有些應了夢景。濟才早在這裏等着，望了玉和道：「怎麼這時候才來？把我等急了。」再看桂英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問道：「你怎麼啦？」桂英抬起一隻手來，扶了額頭，便道：「我昨晚上病了一宿。」玉和道：「咳！我知道這麼着，今天就不該動身。」說時：只看着桂英的臉皺眉。張濟才道：「都坐下罷，火車開，還有四五十分鐘啦。」桂英在一張鋪上坐了，只管低頭。玉和想安慰她兩句，一來有同房間的客人，二來有張濟才當面，於是先擦了火柴，吸着一根烟捲轉遞給他。隨後叫茶房泡了一壺茶來，又倒了一杯茶給她喝。在蒲包裏取出一捧香焦和梨來，拿了一個梨在手上，在身上掏出鑰匙練上的小刀，正待去削，桂英望了他一下道：「別吃梨了。」張濟才笑道：「既然不讓人家吃梨。怎麼倒買梨送他呢？」桂英道：「也是人家送我的。」這句話說出來，覺得有些不妥，然而已是不能夠收轉回來了。好在玉和却並不注意，就拿一個香焦，剝好了皮，遞給她，桂英坐在這裏又不作聲了，而且還是將臉子背了窗戶坐着，最後覺得房門開了，也不妥，把

門也關了。玉和因她無話可說，只得和張濟才談些閒話，不知不覺的，車外月台上，有了打點聲，張濟才道：『走罷，開車了，要不然，會讓車子帶到長辛店去，』桂英站起來向玉和道：『一切事你都放心，我等着你啦。』玉和道：『我盡我的力量去籌款，越快越好，也許不到兩個禮拜就回來了。』桂英到了此時，覺得不會碰到林子實，心裏寬慰了些。然而林子實碰不着。王玉和可真走了，走下車來，在月台上對了車子上望着，然而火車已經有些蠕蠕而動了。玉和站在車門口，向桂英點了頭道：『你回去罷，身體不好，應該休息休息，別出來了。』桂英再要說什麼，那火車走着，已經增加了速度，玉和的身子，就移向了很遠，要答覆他的話，他不會聽見了。玉和站在火車上，遠遠的以至於不大看見，桂英似乎還站在那裏不動，可見她心裏依然還繫掛在這火車上。他靠了火車門，呆呆的看了車外的風景，不知不覺的，火車走過了二三十里，已是在長辛店停住了。這才想起，車房門未曾關，若是有閒人上車難免不到屋子裏去拿東西，這才走進屋子去。他心裏有時想到桂英一個人的寂寞，有時又想到自己在衙門的差事，有時又想到回家去見了兄嫂，這法子如何籌法？一個出門的人，本來心理上有些變態，這些令人無可免除的思慮，越是增加了心理上的不安，所以京漢鐵路雖有那樣的長距離，可是玉和坐在車上，只是糊裏糊塗的過着。到了漢口，由漢口又搭輪船到了安慶，一路上，都這樣忙碌模糊的過去。由安慶到鄉下，還有八十里路的旱道，他雇了一乘小轎，和一個挑夫挑着行李，起了個絕早，就向回家的路上走來，這是陽歷的五月，在鄉下人過着

祖宗傳下來的陰歷，依然還是四月。久住北方的人，一旦到了江南，第一便在草木上，會有不同的感覺，在北方來的時候，樹葉子還是嫩綠，現在到了家鄉，就四望皆碧了。在離開安慶城三十里以外的時候，已經深入了鄉間，太陽當頂晒着，只覺空氣裏的溫度，陣陣向上蒸發，然而東南風斜着由側面吹來，在身上感到發熱的當兒，有時又感到身上一陣痛快，在東南風吹過的曠野裏，大小麥都長得有三尺來高，蒼綠或淡黃的麥桿上，都垂着很長的穗子，因之這東南風裏面，似乎有一種香味，其實也不是麥香，乃是麥田中間，一兩塊油菜地開了晚油菜花，向大道上送了香氣來。遠處綠樹林子裏，不時的發出一種尖銳的鳥聲來：「割麥栽禾，蠶豆成棵。」那年年必來的布穀鳥，這又開始工作了，鄉下的農人們，似乎也因為有了這種聲音，工作得很起勁，男子們在田裏割了麥，一挑一挑的大麥，成網的順着田埂，向麥場上挑去，田溝裏的水，在綠色的短草裏玲玲的淙淙的響着，隨着田埂的缺口，向割了麥的空田裏流去，真是割了麥又預備栽禾了。玉和有三年不曾回家來，忽然看到這種景緻，只覺眼界一新，心裏空洞靈活了許多。心想：我家並不是沒有錢的人家，便是住在這裏有吃有喝，又有好風景，好看的愛妻，人生還想什麼？這不就夠了嗎？我看，大可以回北京去，把桂英接到鄉下來過日子。他自己這樣想着，將自己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解決了過來。因為交通部的差事，已經丟了，若要回北京去，非從新找差事不可。在官場中找事情，磕頭禮拜，逢人受氣，是能否把事情找得，還不得而知。而且兄弟們本來很和氣的，桂英來了，也一定可以合作

。他不曾到家門，便有了這樣的感想，這算是他未到家以前的一種收穫。轎夫們走得很快，只在下半下午的時候，就到了玉和的家門王家莊外。玉和到距家還有五里之遙，自己就跳下轎子來，在前面步行，讓轎子在後面慢慢的跟着。這個地方，離省城有七八十里，隔絕了一切城市上的物質文明。在田裏工作的農民，看到一乘轎子，就認爲是老爺下鄉了。這轎子後面，又有一個挑子，挑着一隻光滑平方的皮箱，精細好看的網籃。這又很像是在遠方作官的人，回家來了。老遠的就立定腳看着。那放牛的小孩子們，在大路上頂頭遇見了轎子，嚇得把牛也拋開，趕快的躲到麥田裏去。玉和到了莊口上，這裏有一口大塘，塘邊斜放着兩架水車，兩三個農夫，坐在大楓樹蔭下乘涼。遠遠的看到一乘轎子抬着來了，都站起來看着。其中有個人，在白大布短衫上，橫束了一根藍布帶子，在帶子裏斜插了一根旱烟袋，手上提了一大捆蠶豆藤，也站了呆望。玉和早就高聲叫了一句大哥。原來他便是玉和的長兄玉成。呵了一聲道：「老二回來了，你並沒有寫信給我，怎麼突然的回來了？」玉和道：「我自己原來不打算現在回來的。所以事先不及寫信。」那些農夫，知道是王家二先生回來了，都圍了攏來。玉和取下帽子，和大家拱揖。這些人都笑了，有的道：「二先生作了官了，還是這樣客氣。」有的道：「三年不見，他越是發福了，真是家寬出少年。」有的道：「這箱子真好，北京的東西，沒有錯的。」這一說話，四處的農夫們，都圍了上來，要看這作官回家的。玉和在許多人蜂擁之中，走回莊屋去。這地方的莊屋，有些和別處不同，總是蓋一所一二百間的大屋。開一

個大門，由許多人共住。這些人家，又可以在牆上另外去開門，這種聚居，可以說是蜂巢式的。玉和家便在七屋的東頭，早開了門戶。因為來看熱鬧的人多，就引到私廳裏來坐。所謂私廳，便是一間類似堂屋的屋子，中間放一張白板桌子，圍了四條板凳，以便親友來坐談的，此外煽糠的風箱，磨稻的礮子，照例也是放在那裏。玉和家是個鄉下財主，私廳比較好些，除了無風箱礮子而外，倒多了一張藤椅，和兩個木椅，一把茶几，壁上正中掛了一幅趙玄壇騎虎木印畫，配上玉成結婚時的一副喜聯，黃土牆上，也抹了一些石灰。倒掛了一排烟葉子。和一隻打漁籬。玉和一進這私廳，心裏便有一種感想，這三年，大哥手上，很是活動，家裏倒還是這樣簡陋。他陪了鄉人坐着，眼睛四處張望。玉成道：『你看些什麼？你三年沒有回來，我沒讓屋漏了，牆坍了哇！』玉和道：『我正是想着，你在家太辛苦了。你還自己下田嗎？剛才我看到你捧了那些蠶豆葉子。』玉成道：『快芒種了，你不知道鄉下人辛苦的日子到了嗎？雖家裏有兩個長工，多一雙手，多出一分事，我這樣年紀，又不七老八十的，爲什麼閑着看人？』在場的人就附和道：『大先生是個發財的人呵！』說話時，玉和嫂子田氏出來了。右手提了一把大瓦茶壺，左手托了四五個粗瓷茶杯，還帶一根蒿子香。笑道：『二叔回家了。』說着，把東西放在棹上。向玉成道：『抬轎的和挑行李的，我讓他們在大門口歇着，晚上我們是吃大麥糊，要打兩升米作飯人家吃吧？』玉成道：『那自然。你兄弟在北京過慣了好日子，晚上要作點給他吃的。』田氏道：『這兩天忙，鄉店裏人也出來割麥了。連豆腐都

買不到一塊。園裏黃瓜沒有下架，莧菜又小，芥菜早老了，這幾天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二弟怎麼趕了這個時候回家來？」玉和道：「我回來過幾天就走的，大哥大嫂，成年辛苦，我陪着吃兩天苦也不要緊。」田氏笑道：「喲！憑了這幾句話，設法我也要做些好菜你吃？但是你不是在冬天收成過身的時候回來，這個日子，趕回來，過青黃不接的日子，爲了什麼呢？」玉成道：「人家自然有公事。你知道什麼？快去打米做飯罷。」田氏很高興的，笑着去了。可是玉和想到嫂嫂問的話，哥哥答的話，都讓他不能再贊一詞。三年不回家，回家來了，鄉下人都不免有那發財回家的揣測，那末，自己是回來籌款的，在這樣環境之下，不是爲難死人嗎？

第十三回

掘地取藏銀艱難贈弟
登門獻重幣揮霍為卿

過了一會，田氏送上飯菜來，客就紛紛散了。玉和隨着兄嫂們一塊兒吃飯，桌上只有四碗菜，一碗老豌豆，一碗萵苣葉子，一碗醃菜，一碗炒北瓜藤，飯雖蒸得很透，可是米却很糙，還帶了一些黃色。玉和有三年多不過家鄉的日子，忽然重嘗這種飯菜，却有些吃不慣。那煮豌豆這樣菜，在都市裏，本來是一種很好的口味，現在的一碗豆子，並非綠色，却是灰黃色，碗裏不會放一點油，嚼到嘴裏，除了只覺得是一團粉而外，還有些豆腥氣。那萵苣葉子，上面有許多毛，吃到嘴裏，像木屑子一樣。倒是那北瓜藤，是撕了外皮的，只剩了些裏皮，用鹽和青椒炒着，倒是很好，有些鹹味。至於那碗鹹菜，裏面是臭蘿蔔，酸白菜幹子全有，也是不能吃。玉和吃了半碗飯，實在吃不下去了。便和田氏笑道：『嫂嫂有開水嗎？找淘半碗飯吃。』田氏笑道：『飯煮得很香的，爲什麼要淘開水呢？菜不好吧？』玉和笑道：『多年不吃家鄉小菜，吃得非常之有味，我因爲口裏乾，所以想泡碗飯吃。』田氏道：『開水可是沒有，飯盆裏還有些熟米湯，你用米湯泡些飯吃罷。』說着，她站起身來就走了。不多一會兒，手裏拿了個葫蘆瓢走了進來，便伸到他碗邊笑道：『泡些罷？』於是將瓢裏的米湯，向他碗裏傾了下去。玉和不

能推却，只好接着。可是向碗裏一看，却有頭脚俱全的蒼蠅漂在米湯面上，只得反過筷子頭，將蒼蠅挑了出去。田氏道：「一個蒼蠅嗎？不要緊。」玉和想要不吃，怕兄嫂說話。要勉強吃下去，實在是憊，吃下一定會打噁心的，因之不住的用筷子挑着飯粒，也不放下。玉成是到過城市裏的，知道都怕蒼蠅的，便向他道：「你吃不下去，就不用吃了。」玉和向碗裏皺了皺眉，只得笑着向兄嫂道：「大概是走路走累了，實在吃不下去。」田氏以爲他是實話，也就不再相勸。吃過了飯，太陽已經落下山去，鄉下人爲省燈油，只在廚房裏點了一盞洋鐵盒子的煤油燈，田氏在灶上洗鍋碗，玉成兄弟坐在一邊談話。玉和心裏想着，這應該探一探哥哥的口氣，便閑閑的道：「大哥，現在鄉下的銀錢，還活動嗎？」玉成道：「五荒六月，銀錢怎麼活動得起來？」玉和道：「現在還沒有到五荒六月呀！」玉成道：「這四月裏恐怕比五荒六月還要緊得多哩。」他坐在一張矮凳子上，背靠了黃土牆，口啣了旱烟管，微昂了頭，深深的吸着。玉和躊躇了一會子，又站起來伸頭向窗外看了一眼月亮，然後又回來坐在哥哥一處。玉成抽過了兩袋旱煙，然後將旱煙袋掛在牆釘上，伸了一個懶腰，又坐下來，兩手抱了拳，撐在兩隻大腿上，眼望了地上，也像很隨便的道：「這個時候，有錢帶回來放債，那是最好不過的。」玉和聽了，不敢答言。玉成又道：「你有半年多沒有寄錢回來了，現在帶了多少錢回來呢？」說到這裏，田氏就搭腔了，轉過身子來，向他笑道：「二弟本也應該有幾個錢了，到了這般年歲，也當成家了。」玉和難得嫂嫂生出這個枝節，這可以把哥哥所問的話牽扯開

去。就笑着站起來道：『成家？這事談何容易呀。』說畢打了個呵欠。田氏道：『二弟大概身體倦了，要早些睡覺。』玉和巴不得一聲，便笑道：『果然的，我要去睡了。』於是和嫂嫂要了個燈，自到書房裏去睡。睡的時候，心裏很有些後悔，自己並非不知道鄉下銀錢艱難的人，爲什麼在這個日子，到鄉下來籌款？這個樣子，不但是不能和哥哥要錢，還要拿些錢給哥哥才合適呢。在牀上展轉思維了一宿，却一點法子沒有想到，除非是趕快離開家鄉，再到外面去找錢罷。一直想到村雞高唱，才勉強的按捺住了自己的思念，胡亂的睡了一會。到了次晨起來，玉成已經到田坂上看放水去了，玉和到廚房裏來舀水洗臉，田氏看到他兩眼紅紅的，臉上的氣色也不大好，便問道：『二弟，你昨天晚上沒有睡好罷，怎麼今天起來，是這個樣子呢？』玉和笑道：『是的，一來是認牀。二來爲北京的公事，丟不下來，想了有些着急。』田氏在灶口燒着火，玉和將臉盆漱口盂放在小桌子上來漱洗，二人隔了一方灶說話。田氏道：『既然是公事抽不開身，你就不該回來，既是回來了，那也就不必再去想他。』玉和隔了灶壁上的方眼，遠遠的偷看嫂嫂的顏色，見她兩手抱了一隻大腿，眼望了灶裏，很自在的樣子。便大了膽子道：『大嫂，不瞞你說，做兄弟，有些官迷，我很想運動運動，弄一個縣知事做。』田氏聽說，先啞了一聲道：『那好哇！原來鄉下人，別的官位大小，一概弄不清楚，只有縣知事這個官，覺得威風不小，這一縣的人，誰不怕他。』玉和擰起一把手巾，正待端了盆去倒水，田氏由灶門口搶了出來，手拿了盆沿，笑道：『你是做縣太老爺的人，又是新

回來的客，讓我來伺候伺候你罷。你將來作了縣知事，可要接我們到任上去玩玩啦。」她說着話，倒水泡茶，忙着伺候一陣，玉和心裏有了這樣一個計劃，口裏隨便說着，不料一說之後，田氏却是如此恭維，便笑道：「那自然，兒嫂苦了半輩子，也不妨到外面去看一看花花世界。」田氏趕忙在灶裏添上兩根柴棒，也就到小桌子邊，矮凳上坐着。笑道：「這是好事呀，二弟，你想法子弄到手來做罷，你既是要弄縣官做，爲什麼又趕回來哩？」玉和道：「就是爲了這個，我才趕着回家來呀。捐官這一件事，大嫂總也聽見說過的。」田氏道：「曉得曉得，我大伯的監生，不是花二十四兩銀子捐來的嗎？他在前清，見了縣知事，不用下跪，也不能打他的屁股。你爲什麼提到捐官呀？」玉和定了一定神，笑道：「大嫂，你想，這個世界，那裏不是銀子說話呀！我的縣知事，上司雖然答應了給我，但是也要一筆運動費。在北京，我還有個一兩千塊錢，本來作運動費也就夠了。可是我挑的是個紅缺。上司另外要我報効一千塊，我一剎之間，沒有地方去找，只得趕回家來和哥哥商量，若是有法子湊些，這官就可以到手。可是哥哥說了現在是荒月，鄉下銀錢很緊。這樣一說，我也不想在鄉下找錢了，只是這個機會可惜。」田氏道：「喲！照了這樣子說，家裏要拿出一千多塊錢出去呀！」玉和道：「可不是？」田氏道：「那就不幹也罷。這一千多塊錢拿出去了，知道能回頭不能回頭。」玉和正要答言，玉成背了個鋤子，走將進來了。便插嘴道：「我在窗子外邊鋤菜園裏的草，玉和的話，我都聽見了。家裏若是拿出錢去，準可以到手嗎？玉和見玉成那神氣，似乎大

可以幫忙的樣子，便道：『當然啦。要不然，我爲什麼千里迢迢，跑了回來呢？』玉成道：『你算算，一年知縣能掙多少錢』玉和道：『那也沒有一定，會掙的，一年掙十幾萬的也有。不會掙的，一萬八千的也不少。』玉成在牆釘上取下旱烟袋，裝上了一煙斗，走到灶門口去，用火箝夾了一塊火炭，將煙吸着，依然把炭送進灶裏去。便側了身子在小桌子角上坐着，只管吸煙，看他一口一口的煙，由口裏呼了出來。許久他才對玉和道：『我倒不在錢上。你真能弄個正印官做，那也是榮宗耀祖的事情。我只當把你多讀十年書，雖然鄉下銀錢很緊，我也要和你想想法子。好在這筆錢，總是可以弄回來的。』說畢，又連連吸了幾口旱煙。兄弟二人，正在這裏說着話，廚房外有人叫道：『王大先生在家嗎？』玉成問那一位？就有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滿面愁容的走了進來。見了玉成雙膝一跪，十指叉地，就給他磕了一個頭。玉成連忙攙起來道：『老五爲什麼行這樣的大禮？』老五站了起來，和田氏作了個揖。看見玉和道：『這是新回家的二先生，』也作了一個揖。玉成道：『有什事？只管說罷。家門口的人，何必這樣多禮。』老五哭喪着臉道：『我媽的病很重，託人推車子接醫生去了。脈禮總要包一封鈔。』說罷，即一百枚銅元。醫生來了，還要到街上（指鄉鎮）去買斤把肉，幾塊豆干。檢藥的錢不算，馬上就要一塊錢開銷。我想和大先生借幾塊錢，按月二分息，下半年稻上場的時候，你派人到我家裏去挑稻，稻照時價算，本息一併歸還。我這裏開得有借條，大先生請看。』說着，就在繫腰的腰帶裏，掏出一張字紙來，雙手交給玉成。玉和一想，

哥哥這還有什麼話說，既作了好事，而且條件又是這樣優厚，但是玉成將借條仔細看過一遍之後，便道：『老五，你想這個時候，那個有錢放債？』老五又作了兩個揖道：『大先生幫一點忙罷。你家裏沒有，你也可以和我想點法子。你的面子大，你要和人家移（移挪也）個四五塊錢，那實在也不算得一回事。』玉成扶了旱煙袋，在嘴裏吸着，一手拿了那借條，只管是看。玉和身上還有幾塊錢，正想出頭說話，玉成却向老五點點頭道：『我本來也不願多這個事。看你爲了老娘的事着急，我和你想點法子罷。過一會子你再來。』老五很高興，作個揖走了。玉和心想鄉下人真講信用，錢沒有借到手，借條倒先給人家了。因道：『我箱裏這些盤纏錢，給人家就算了，何必又要人家跑一趟呢？』玉成道：『瞎！你那裏知道？現在鄉下人都說我有錢，他們一借，我隨便就拿出來，足見得是我錢多，這個名聲，傳出去了，我可是惹不起。』玉和聽了，才知道這也是作財主的人，一種政策。約莫有一頓飯時，老五又來了，玉成到屋子裏去了好久，取了五塊錢給他而去。玉和一想，人家和哥哥借五塊錢，都有這樣困難，自己打算和哥哥要一千塊錢，恐怕是搬梯子上天，不可能的事了。自己想了好久，料定此事不成，在鄉下多住，也是徒增自己的煩惱，不如走罷。因之到了下午，自己就去收拾綢籃，預備明天早走。然而他正在發悶，玉成悄悄的走將進來了。他嘴裏啣了煙袋靠了門，望着他一會，問道：『你忙什麼？明天就要走嗎？』玉和道：『我的事情，不能耽誤了，家裏想不到法子，我要趕快出去，想第二步法子。』玉成吸了兩口煙，悄悄的向他道：『你跟着

我來。」說時臉上沉鬱着，轉身便向前走。玉和跟着他走到臥室裏去，一架舊木牀後，有一個黃土倉，倉後有間空屋子，地面上堆了許多乾柴棒子，四週牆角落裏，都堆了柴草。屋子裏陰沉沉的，並沒有空氣透進來，只是屋頂上，按了一塊明瓦，略微露進一些陽光來。玉成將屋子角落裏的柴棒子移去了七八捆，露出一方土磚來，自己蹲下地去，將土磚挖出幾塊來，堆到一邊，然後捧出許多浮土來，土裏又顯出一塊青石板，他掀起了青石板，下面就是一個酒罈子。點點頭，悄悄的向玉和道：「來！你跟我把這個罈子口上浮土來剝了。」二人蹲下身去，剝開了浮土，早有一片白光，射人的眼簾，原來這全是鄉下人說的大洋錢。玉成伸手一掏，就取出一大截來向玉和微笑道：「我這裏面，積攢了一千多塊錢，田也捨不得買，預備留着應急用的，你就搬一千塊去罷。對你嫂嫂說，只說是二三百塊錢罷。」玉和看到他哥哥摸了洋錢時，手上還有些抖顫，一截洋錢中，總有幾塊是上銅綠的，心中受了絕大的感動，覺得哥哥相待太好了，自己倒要用話去欺騙哥哥，眼睛裏兩眶眼淚水，怎樣也忍耐不住，就滴下兩點來。因怕哥哥看見，連忙揉着眼睛道：「這屋子裏面，好重的塵灰。」於是兄弟二人忽忽的數好了一千塊錢，玉成找了許多破布片來，一捲一捲的包上。另外又數了五十塊錢給玉和作路費，免得把那一千塊錢整數破開了。洋錢數好，依然將屋子裏作成原樣。玉成又怕一千塊錢放在一隻箱子裏，未免太重，令人疑心，又翻出一個木箱子來，在裏面塞了一網破棉絮，以便裝了洋錢不響。忙了一下午，總算把一切的事，都忙碌清楚了。玉和有了錢，心裏寬慰

了許多，就不急於要走。兄嫂以他前程遠大，次日殺了一隻雞給他吃，每餐不是臘肉，便是雞蛋，免他吃不下飯去。玉和住了三天，然後雇了一輛車上省依然由原道回北京來。公寓裏的屋子，本來尙不會退租，依然住到那屋子裏去，草草的將行李收拾好了，趕快就到張濟才家來，張濟才一見，便笑道：「喝！你回來得真快，我們算着你還沒有動身呢。」玉和笑道：「在家裏我又沒什麼事，老住着幹什麼？」秋雲在屋子裏先笑了起來道：「我們正在這裏提心吊膽，怕出什麼事故來，你倒趕着來了，我們真算聽評書吊淚，替古人耽憂。」玉和道：「事故？有什麼事故呢？」秋雲走了出來，微笑着，張濟才就只管和他使眼色。秋雲道：「這話總是要說破的，好在沒有關係。」玉和聽了這些話，更是愕然。秋雲向張濟才一伸手道：「給我一枝煙捲。」張濟才在身上掏出煙捲盒子來，給了她一枝煙，她吸了煙，斜靠在沙發椅上坐着，望了玉和微笑。玉和看了這番神氣，心裏更狐疑不定，問道：「你們說罷。究竟爲了什麼事？」秋雲拍了旁邊一張椅子道：「你到這裏來坐着，讓我慢慢的來告訴你。」玉和只得坐下來，皺了眉道：「瞧你們這樣子，又像要緊，又像不要緊，到底是什麼事呢？」秋雲吸了兩口煙，然後很從容的向他道：「在你去的前兩天，桂英的一個舊朋友林子實由上海來了。」玉和聽到這話，臉上就是一紅。秋雲瞅了他一眼道：「先別找急。唱戲的人，誰沒十個八個朋友。朋友就是朋友，和你們男子漢的朋友一樣，就是我以前……說時，又瞞了張濟才。他皺了眉道：『人家問你的話呢，你就說罷，拖了話把子作什麼？』秋雲笑道：『男

子們的醋勁，真比女人要重十倍，男子可以三個太太四個太太。女子嫁三個老爺……

「張濟才坐在那裏一頓腳，倒沒有說什麼。秋雲這才繼續的道：『他不是自己來的。是桂英母親寫快信，打電報，把人家找了來的。自然，他來了，無非爲了婚姻大事。可是桂英對他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就老實告訴了他，說是要嫁你，你三四個禮拜，就回來的。林子實到也名符其實，他說：若是你不回來呢？桂英就作了個順水人情，對他說：你不來，就嫁姓林的。現在你來了，這件事當然不成問題。』玉和紅了臉道：『姓林的還在北京嗎？』秋雲道：『自然在北京，若不在這裏，他們爲什麼替你提心吊胆呢？』

玉和站起來：『那末，我去看她去。』秋雲道：『我說了，你別找急，你還是這樣。你是桂英家沒有去過的人，今天一去，就有些探訪的意思，却不要把事弄僵了。你在我這兒坐一會子，我派人把她找來就是了。』玉和雖覺得有些等不及，然除此也沒有比這再好的法子。於是和張氏夫歸閑談，在他家靜等。張濟才是派包車夫拉車去接的，桂英科着就是玉和來了信，立刻就坐車子來了。在窗戶外，聽到玉和說話的聲音，心中就是一喜。走到門邊，倒是悄悄的推開門向裏面伸頭探望着。秋雲隔了窗戶，早看到窗子外面花衣裳一動，就知道是她來了，便笑着叫道：『快來罷，你的心上人回來了。』桂英走了進來，笑嘻嘻的向玉和道：『怎麼回來得這樣快？』玉和道：『在南方並沒有什麼事，久住着幹什麼？』他口裏雖在答話，可是他臉色紅紅的，眼睛也向下頓着，只隨便的站起身來，又復坐下。這較之他已往待人的殷勤份兒，却是相去天淵。桂英看看秋雲，

見她微笑着，心裏就明白了。因此在玉和下手坐了，桂英微笑道：「大概我的事，秋雲姐都和你說了。你想，我要是不能告訴你的事，我還讓秋雲姐對你說嗎？再說姓林的人，又不是我把他請來的。你幹嗎氣得臉上像關爺一樣？得啦！瞧我罷。」說着，就將棹上茶壺裏的熱茶，倒了一杯雙手遞給他，笑道：「我給你陪禮，還不成嗎？」於是全屋子裏都笑了。這日下午，就是張濟才留着他二人晚飯，大家商量了一陣，覺得這婚事，本來就不可緩，現在有了姓林的從中一打攪，這事更不可緩。張濟才答應親自出面，和玉和作媒。在作媒之前，陪着玉和上門，親自去拜會朱氏一趟，叫玉和重重的預備一些禮物，讓丈母娘一見就歡喜。玉和覺得也是，便定下次日辦禮物，後日去拜見，玉和這晚回去，少不得又籌思了一晚，覺得桂英雖是當面說明了，並不願嫁林子實，但是自己總放心不下。想來想去，總只有多多的買了些重重的禮物去孝敬未來的丈母娘。到了次日，就把那舊木箱子打開，取出幾個破布捲出來，揣了兩百塊洋錢，在門口烟錢店裏換了二百元鈔票，然後上街去買了八色禮物，一齊帶回公寓來，全擺在桌子上，紅紅綠綠，長長方方的紙包，陳列着實在好看動人，可是掏出鈔票來看時，那二百元鈔票，已經去了三分之二了，心裏這倒不覺一動，那一千塊錢，來之非易，若是像這樣子去花費，恐怕一千塊錢，不到四五次，就要光了。於是躺在牀上，用手撐了頭，靠在疊的被褥上，望了桌上的那些紙包出神，自己想着，這次花錢，是莫可奈何的事，以後要少花才好。第一就是自己已經沒有了職業，現在花空了，將來何以爲繼。第二，無論是自己在

郵局裏存的錢，或者哥哥送的錢，都來之非易，不應當揮霍掉了。正這樣想着，張濟才却來了電話，他去接電話時，張濟才首先一句就問道：「禮物都買好了嗎？你說說，去買了些什麼？」玉和道：「你不是告訴我，要買些硬貨嗎？我買下一套銀壺銀杯，十件衣料，此外就是吃的東西了。」張濟才道：「行，這很在行。不過明天去，你得帶百十塊錢在身上，預備打牌。她家有個老媽子和一個車夫，你見面禮，每人賞十塊錢得了。」玉和呵呀了一聲道：「爲什麼費這多？」張濟才道：「這都是你的面子呀！也是給桂英壯面子呀。以前去拜訪桂英的都是十塊五塊的賞錢，難道到你這兒，還能夠不如人家嗎？」玉和聽他如此說，也只好答應了。到了次日早早的吃過午飯，就叫了一輛汽車來，帶着禮物，先到張濟才家去邀請相送，然後一同到桂英家來。這天桂英起了個大早，裏裏外外全收拾乾淨。楊媽也格外小心，爐子上的水壺，老讓它開着。一屋裏桌子上，列着茶壺茶杯，煙筒火柴，門口一有汽車聲，她就搶到外面來開門，一上午到撲空了好幾次，後來玉和的汽車真到門了，怕朱氏笑話，就不敢來。因爲朱氏對於王玉和的拜訪，始終是冷冷的，一天都坐在屋子裏，老不肯出來呢，直到門外有人敲着門環響，才上前開門，秋雲首先由汽車上跳下來，笑道：「老太太在家嗎？」楊媽笑道：「喲！新客上門，怎好不在家啦。」看見汽車裏坐着一個面生的白面青年，當然就是王先生了，立刻就在汽車外蹲着身子，就向車上請一個安。玉和下了車，她笑嘻嘻的叫了一聲王先生，就在前面引導。到了院子裏，她就高聲嚷道：「王先生來啦。」桂英本來早已知道客到

了，可是偏在屋子裏坐着，不肯出來，直等楊媽這樣叫了一聲，才到院子裏來相迎，只笑着點了一點頭，却沒有說什麼。她立刻抽回身去，向朱氏的臥房裏叫道：「媽！王先生和你請安來了。」朱氏正一手撐了頭，在屋子裏靠了棹子坐着。心裏可在想，我就坐在屋子裏等着，看你們怎樣對付我？及至聽到桂英是如此的說法，就不便再堅持己意，只得走到堂屋裏來。這時，早見旁邊的茶几和椅子上堆了一大片的禮物，客都站在屋子中間，其間有個穿灰囉嘰長衫的，倒是個白面書生，自己如此注意着，那人向桂英問道：「這就是伯母嗎？」桂英還不會來得及介紹時，他已經向上一揖，接着磕下頭去。朱氏真也料不着人家會行這樣大禮，呵呀一聲，欠着身子道：「不敢當不敢當！地下髒，王先生請起罷。」玉和端端正正磕了三個頭，這才站起身起來。他這樣一着棋，不但是朱氏所不及料，就是張氏夫婦以至桂英，都沒有料想到的。桂英心想，這個傢伙，你別看他不作聲，使出一着絕着來，倒也是適當其分，朱氏受了這一拜之後，覺得人家情到理到簡直不能有什麼可說的，便笑着點頭道：「請坐，你隨便過來就是了，何必費事呢？你瞧，東西把我們坐的地方都佔住了，這真是不敢當。楊媽，還不快收起來？」楊媽望了桂英一眼，立刻就把手裏所有的禮物，都收到朱氏屋子裏去。朱氏招待客人坐畢，也到屋子裏去打了一個轉身。她第二次出來，那臉上的笑容，越發的濃厚了，就向玉和道：「桂英早就對我說了，王先生爲人很好。我就說，有工夫就請過來坐坐罷？不過我們這裏，屋子窄小一點。」桂英見母親臉上並沒有一些不高興的精神，那末，今天這一番

介紹，總算是得了良好的結果。就大了膽子也在一處坐着陪了講話。玉和在身上，就掏出五元一張的鈔票，數了四張，交給桂英，笑道：『府上不是有兩個用人嗎？這一點小意思，請你分給他們去買雙鞋穿。』桂英道：『呵！幹嗎給許多呀！』朱氏在一旁也看見了，笑道：『這就太客氣了。』桂英將鈔票分作兩疊捏在兩手，便笑道：『既然是拿出來了，當然沒有拿回去的道理。』便喊着楊媽和車夫當面。告訴他們，王先生賞你們每人十塊錢。二人連眉毛都活動起來，接了錢請安而去。原來桂英那個包車夫，雖是歇了工，還是常來老主人這裏幫忙，今天是特地來討喜封兒的。主客談了一會子，秋雲笑着向玉和道：『你也願意瞻仰瞻仰我們妹子的繡房吧？』說時，站起身來，就把桂英臥室的門簾子挑開，笑道：『你進來瞧瞧，』朱氏也站起來笑道：『請到那邊屋子裏坐坐罷。』桂英因爲母親都開了口，就站起來微笑着，也不相請，也不攔阻。玉和一想，大家坐在當面，也許有話不便談，因之就借了這個機會，走進房去。張濟才依然坐在堂屋裏。門簾子還捏在秋雲的手裏呢，玉和一進來，秋雲就把門簾子放了。桂英讓他坐在自己常坐的那把轉椅上，首先一句，就低聲向他問道：『你幹嗎？給他們那些個錢？』玉和低聲笑道：『不都是爲你作面子嗎！』秋雲笑着低聲道：『小王，我看你不出，你比我們都機靈，進門一個頭，就巴結得老太太歡喜極了。』玉和笑道：『一個作晚輩的和長輩磕上一個頭，這算什麼希奇？』秋雲本來站在門簾子邊。她並未坐下就向桂英低聲笑道：『我要去敷衍敷衍老太太。』桂英向他招着手道：『喂你別走。』可是秋雲不等

他的話說完，已經閃到門簾子外面去了。玉和昂頭向屋子四週看着，雖然沒有什麼華麗的陳設，却也裒糊得雪亮。看着床上，微笑了一笑。桂英靠窗戶坐了的，向窗子外張望了一下，並不見窗子外有什麼人，這才向他笑道：『你對我床上笑些什麼？』玉和道：『我覺得你在家裏！是一個大王，真是舒服之至。最好的屋子，最好的傢具，都是你的。』桂英道：『怎麼不該我呢？錢是我掙的。而且我所得的，也不過就是這些。你想想我唱這多年的戲，應該掙多少錢了……唉！不發牢騷了罷。你今天新來，我該歡喜，我們說說笑話罷。我問你，你送了一些什麼東西，引得老太太眉開眼笑。』玉和道：『濟才老對我說，老太太是見過世面的，送禮非送硬貨不可！於是乎我就打了幾樣銀器送來。』桂英道：『銀器？是什麼首飾呢？』玉和道：『不是首飾，是一套銀壺銀杯，半桌飯碗。』桂英道：『那還了得，好幾十兩重吧？』玉和笑道：『好幾十兩又怎麼着？也不過百十來塊錢罷了。』桂英聽了這話，默然了一會，微笑道：『好是好。不過你千里迢迢，回家跑一趟。弄了千把塊錢，就這樣的花了它。』玉和道：『你這是想不開的話了。我千里迢迢去弄錢，無非是爲了你，送禮，也是爲你。只要錢是爲你花的，一千塊錢一次花了是花，一千次花了也是花。』桂英且不答他的話，掀開門簾子向外面堂屋一看，見並沒有人，這才笑道：『話是對的，不過你這樣花起來，他們以爲你是個大手，老指望你這樣花下去，你受得了嗎？』玉和道：『這是第一次進門，總要替你裝點面子。將來我就不這樣的花了。』桂英默想了一會坐着歎了一口氣道：『我也沒有什麼好法

子，不過這個辦法，總不能算是十分妥當的。』玉和聽她如此說就不免看了她的臉色，見她兩眉深鎖，有些發愁的樣子，就很驚異的看了她道：『你今天還有什麼心事嗎？』桂英立刻笑了，便道：『我有什麼心事，我今天歡喜極了。』說時，她走到梳妝台前，打開粉缸子，對了鏡子，拿了粉撲，只管向臉上撲粉，在鏡子裏偷看着玉和，還對他笑呢。

第十四回

冷熱只因財留餐沽酒
聰明還弄舌錢別放歌

玉和偷看桂英那樣很歡喜的樣子，但是笑呀，說話呀，都覺得帶了幾分不自然，難道我今天前來上門，還有什麼不對之處不成？如此想着，就先用一句話去試探她，因笑道：「我看我也不必在這裏多耽擱了，坐一會就走罷。」他說這句話。桂英却吃了一驚，問道：「那爲了什麼？」手上還拿了粉撲呢，掉轉身來向玉和望着。玉和笑道：「並沒有別的原因，我走了，好讓濟才兩口子，跟你們老太太談談。」桂英道：「好事從緩，這樣重要的事，也不能就這樣搶着說。老太太很高興，她不留你吃一餐飯，能讓你走的嗎？」玉和一聽這話，這又不像是她要催自己走了。便笑道：「我總聽你的指揮。」桂英笑道：「別說這樣沒出息的話了。讓別人聽了，倒說你先就怕我。你坐一會兒，我瞧瞧去。」她去下粉撲在棹上，紅漆棹面，印了個白暈。她也不顧就出去了。玉和是個心細的人，聽她說話，有頭無尾，舉動又是這樣的匆忙，這裏面不能說是毫無問題。但是心裏儘管疑惑，嘴裏可不敢說出來，怕問的不對，站起來在屋子裏不住的徘徊，還不時的隔了玻璃窗，向外窺探。但是桂英有桂英心裏的事，玉和僅僅觀察她的舉動，如何看得出來。她走出房來，所謂瞧瞧去，不是瞧別人，乃是瞧大福。見大福屋子裏沒人，就

把楊媽叫到一邊，輕輕的問道：「你知道大福上那裏去了嗎？」楊媽道：「他今天臉色倒是不好看，出門的時候，他說了，一會兒回來看熱鬧。」桂英道：「就爲了我由鄭州回來，他沒有分我幾百塊錢，老和我搗亂。你想，我的錢，也來之非易，我能夠隨隨便便的，就分他一筆嗎？他說，今天要把林子實請了來，大家見見面。我倒是沒有什麼，可是姓王的今天初來，給人家這樣一個大釘子碰，別人家倒會疑惑我們不是真心對他，那豈不糟了？林先生來了，你可以告訴車夫老劉，在門口攔着一點，你也留一點心。林先生來了，你想法子別讓他進來。」楊媽道：「要真是那麼著，我們這位大老板，可有些糊塗。您也看破一點，給她幾個錢就完了。」桂英道：「他沒有短花我的錢啦，我這裏拿出二十塊錢來，你用一個紅紙包兒包着。他一進門，你就把他拉到一邊，說是王先生送給他買鞋穿的。這話遠得瞞着人家，算朋友也好，算親戚也好，你想人家送大老板一筆進門禮，那算什麼話。叫他也別謝人家，實受就得了。」說着，掏出二十元鈔票，交到楊媽手上。楊媽捏着鈔票，搖了一搖手笑道：「你放心，有了這個，就什麼大事都沒有了。」桂英點着頭。立刻回房陪客去了。楊媽依了她的話，如法泡製。這個車夫老劉，也是桂英的黨羽，只因爲桂英不唱戲了，將來的出路小，也不像以前那樣忠心，不過真有人欺侮桂英的時候，那他就幫着桂英說話。這天他得了玉和的十元賞金，心裏便想着。這位王先生不錯，白老板嫁了他罷。現在楊媽告訴他，大福要前來搗亂，他就很是不服，立刻就搬了一條凳，在門洞子裏坐着等候。不到一小時之久，見大福歪戴了呢帽，怒氣

勃勃的在胡同裏，高一脚低一脚的撞了回來。老劉一看他身後無人，這倒和桂英乾了一把汗。心裏本也想着若是林子實和他一路來了，姓王的吃起醋來，也許和白老板翻臉，現在見大福一人回來，更好打發，便起身相迎道：『今天家裏來客啦，你那兒去了？』大福一瞪眼道：『什麼客，我管得着嗎？』老劉道：『人家特意拜訪你來了，怎麼說管不着。』大福道：『我不要認識他這樣一個朋友。他在交通部做他的官我混我的戲飯吃。開水不犯河水，誰也管不了誰。』老劉笑道：『您別那樣說，將來你們是親戚啦。』大福大聲道：『親戚？狗屁！』他說着話一脚搶進大門洞子裏面來。老劉心裏也就爲難着，他這一走進去，不要曠了起來吧，自己究竟是白家一個被雇的工人。怎敢上前去攔阻他？正爲難着呢，楊媽却出來了。來不及說話，遠遠的就把手上捏的一個紅紙包高高舉起，在半空裏搖蕩着。大福一看到那紅紙包，料着就是錢在裏面，就迎到她身邊問道：『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嗎？』楊媽將這個紅紙包向他手裏塞了去。大福也料着是鈔票，却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不過這鈔票既然遞到手裏來，當然有些用意，便低聲問道：『誰送的分兒？』楊媽笑道：『您先解開來瞧瞧。』大福果然將紅紙包打開，一看時，却是五元一張的鈔票共有四張。這倒不由他不吃一驚，誰送這樣重的分子呢？楊媽也知他的意思，不等他問，便道：『你不知道吧，這是王先生送的。他說，今天來的忽促，沒有給你買什麼，送你二十塊錢你自己去買罷。』大福笑道：『我和他沒有見面的朋友，怎好走來就收人家這樣一筆重禮呢？』楊媽道：『這就算重嗎？你到老太太屋子裏去瞧

瞧，看人家送了什麼了」。大福道：「這總不算少。他現在那兒坐，我得去見見人家。」楊媽道：「那是他很歡迎的。可是他說了，送這一點兒東西，請你千萬別謝，你要謝了，他倒不好意思。」大福笑道：「這個人大概不壞，送禮還知道不讓人家謝。」楊媽看他一個人回來，而且笑嘻嘻的，又沒有什麼怒容，這就放了心，讓他自由行動，不加攔阻了，大福一點不加考慮，一直的就向母親屋子裏走來，進門之後，便見棹上放了一套銀光燦爛的茶具，另外在棹子靠牆，一字兒排開，又放了四隻銀飯碗，家中向無此物，當然是王玉和送來的了。屋子裏有母親同張濟才夫婦，他們談話談得很有勁，似乎商量一件什麼事，正在迎刃而解呢。張濟才看到他進來，首先笑着相迎道：「家裏有客到了，你又出去了。」大福拱拱手道：「真對不住，我是有名的「混世虫」，每天就是這樣瞎混。」張濟才道：「你請坐下，我有幾句話和你商量。」大福靠了朱氏坐下，答道：「若是爲我大妹的那件事，你不用和我說，她不和我不爲難就得了，我還管得着她嗎？這些事只要我母親答應了，我沒有話說。你的意思怎麼樣？」大福望了朱氏的臉，等她回話。朱氏一來是人面有見面之情。二來玉和今天送了這些貴重的物品，而且人家見面就磕了一個頭，人家還不會走，一口咬定，不和他聯親，這話也有些說不出口。便道：「我們這姑娘的性情，我也沒有法子說什麼。自由的年頭兒，讓她自由去得了。」秋雲笑道：「這話可不能那樣說。要結一門親戚，總要大家願意才好。姑娘不願，父母硬作主，那是害了姑娘一輩子，姑娘嫁定了，父母不樂意，將來走起親戚來，也是彼此不順眼。桂英

她願意先跟家裏說好了。這個辦法很對，你幹嗎倒要推個乾淨？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話，讓玉和照着那個數目去辦。若是有個不即不離兒的，你高高手兒，也就過去了。」朱氏道：「我不是說了嗎？到了現在，什麼也車成馬就的了，我還有什麼廢話可說呢？我也只要他們以後好好的過日子也就算了。反正姑娘也靠不了一輩子。」大福一聽母親這口吻，大概桂英嫁王玉和就從今天定規了，在裏面要作難，已是不成，倒不如明作好人，像今天一樣，也許可以得妹妹一些報酬。便道：「不管親事怎麼樣。人家今天的來意不差，還有張三爺呢？也是希客，留着大家在這裏便飯。你們先湊合一棹牌，我到館子裏去叫菜。別讓人家老閉着坐在那裏。」秋雲笑道：「難得大哥有這番好意，我們就敬領了。我引着你去和王先生見一見吧！」大福笑道：「這是未免成了笑話了，」說着，人就向外面走來。走到桂英屋子外面，就高聲道：「大妹，王先生在這兒嗎？給我引見引見罷！」桂英聽哥哥的口吻，是如此之平和，心中就落下一塊石頭，掀開了簾子，向他一點頭道：「你就進來坐罷。」大福向屋子裏先作了揖，對玉和點頭笑道：「這是王先生了。咱們短見。」玉和知道是桂英的哥哥，在桂英口裏，他久已知道他爲人。便拱揖相還道：「早就要過來奉看，一來是不待工夫，最近又回南去了一趟。」大福道：「您別見怪，我是個粗人，不大會說話，恕不奉陪，回頭我們喝幾鍾。我先告假。」說畢，他又走出去了。玉和見他忽然而來，又忽然而去，倒呆住了，向窗子外望着，桂英知道那二十塊錢，已經到了哥哥口袋裏，心中自是很明瞭的，無須害怕，便笑向玉和道：「你別

管他，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見規矩人說不出話來，見壞人就什麼話都有。」玉和道：「他還要跟我喝幾鍾哩，怎麼又走了？」桂英道：「你信他的，他說請你喝幾鍾，也不過那樣一句話罷了，他從來不請客。」玉和也覺得大福是一句敷衍話，不曾放在心上。可是大福這倒是實心實意的讓她母親請客，到了飯館子裏，自行作主，替母親叫了三塊錢的菜，一時高興在回來的時候，路經酒店，就自掏腰包買了兩瓶酒。手上提了酒瓶，笑嘻嘻的向家裏走，忽然身後有人連叫了兩聲大老板。他回頭看時，林子實由一輛人力車上跳了下來，走向前來笑道：「喝！你今天高興，打兩瓶酒喝。」大福道：「不是我喝，請客。」林子實笑道：「在府上請客嗎？我正要到府上去，要叨擾你兩鍾了。」大福聽了這話，倒不由得暗暗連叫兩句糟了。昨天，自己會故意對人說，今天要把林子實請了來，鬧一出男雙搖會，這也是氣頭上一句話，現在林子實真要到家裏去，就不是我請的，妹妹也會疑心是我請的了。心裏一急，這就顧不得面子上的客氣了，就笑向他道：「對不住，你今天到我家去，我可要擋駕的，」林子實見他雖是笑着，那笑容可極不自然。兩條眉頭，還緊皺到一處，便問道：「什麼貴客呢？我不能見的嗎？哦！是那位王先生吧？」大福口裏連說不是不是，臉就紅了。林子實一想，王玉和在他們家，自己去了，不但是和桂英爲難，他一家子人，也沒有趣味。想了一想，便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去了。不過我有幾句話，想和白老板當面談一談，明天正午，我請她在味鄉樓吃午飯，請你帶一個信兒，她務必走一趟，我明後天就回上海了。」大福只哦了一個字出

來，就沒有說下文。林子實道：「那王先生回來得這樣快，大概是部裏公事要緊，抽不開身來吧？」大福道：「對了，他在部裏很紅，不久就要升科長了。」林子實道：「人很和氣嗎？」大福道：「和氣極了。他和我們交朋友，很隨便的，一點不搭架子。」林子實道：「你老早就和他認識嗎？」大福道：「我也是今天初見面……：我到他公署裏去的。」林子實拱手道：「那個口信，務必帶到。令堂若是肯賞光，也可以同來，十二點，我準在味鄉樓候光。」他笑嘻嘻的回轉身去，依然坐了那人力車子走了。大福站在街上，看了他的車子拉去了好遠，這才轉身向家裏走。心裏也就想着今天這事算巧，是我碰見他，把他攔回去了。要不然，大家鬧個沒趣。他提了酒瓶子走回家去，堂屋中間，兩男兩女，已是打上了牌。桂英眼快，見他真提了兩瓶酒回來，心裏暗念着，真不知道二十塊錢，就有這樣大的力量，把他的性情都改變過來了。算是自己錯看了人了。不過看他臉上，又有些神色不安定，莫非這兩瓶酒，他是不得已的原故，就請朱氏來替她打上一牌，自己看到大福回屋子去了，就跟着他也到他屋子裏去。他不等桂英開口，向屋子外面張望一下，就低聲道：「你看這事巧不巧，我打酒回來的時候，遇到了林子實二爺，他正坐車子，要到我們家來，我就攔住了他，說是家裏有客，請他不要來，他說明天回上海去，上午十二點，請你在味鄉樓吃午飯。」桂英聽到林子實要回上海去，心裏倒踏實了不少，問道：「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不像是生氣的樣子嗎？」大福道：「他好好的生什麼氣呢？」桂英更是歡喜了，立刻眉飛色舞的，再上場打牌這就說也

有，笑也有了。打過了四圈牌，飯館子裏的菜也就送來了。大家飽啖一頓，鬧到下午六七點鐘，方始散去。這一場集合，最注重的。是朱氏歡喜與否？朱氏一歡喜，其餘的人，自然是更歡喜了。到了晚上，桂英就公開的向朱氏說，林子實明天要回上海去了，上午十二點他請吃飯，去呢還是不去呢？朱氏答不出話來，却歎了一口氣，許久許久的時間，才很懊喪的樣子，低聲向她道：『無論什麼事，都是個緣法，沒有緣分，怎樣也是枉然唉！』說畢，又長的歎了一口氣。桂英看了這個樣子，不敢向下說了，自回房去。到了次日上午，看看朱氏並沒有要出門的樣子，料着她是不會赴林子實的約會，也就不必再催請她了。到了時候，一人自向飯館子裏來。那林子實要了個雅座，已是老早的在這裏等候了，往日見桂英時，他必得起身上前，和她撈過斗篷，今天却看了她一人自行脫下，自行掛在衣鈎上，而且倒了一杯茶放在對面的座位上，那意思就是要疏遠點，隔了桌面坐着。桂英對於這些事，却也不放在心上，就看了放茶的所在很自在的坐下了。林子實拱了拱手，微笑道：『多謝你賞面子，老太太不能來嗎？』桂英道：『她是個老古套的人，她知道你要回上海去了，不能和你餞行，倒反要擾你一頓，在情理上未免說不過去，所以她不好意思來。』林子實笑道：『兩個人坐着談談也好，你要什麼菜，我來開單子。』桂英向他微笑道：『老實說一句罷，你的目的不是請我吃飯，我的目的，也不是來圖你的吃，菜大可以隨便，倒是揭開天窗說亮話，我們各說兩句肺腑之言，心裏都痛快了，然後再來開懷暢飲，你說好不好？這回林二爺回北京來，可受了一點委屈

，這委屈要不說出來，真比害了一場大病還要難受，你說是不是？」她說話時，兩手撐桌子上，托住了自己的頭，很自在的樣子，笑嘻嘻的望了林子實的臉。林子實笑道：「白老板說話，總是這樣的爽快，我也沒有什麼委屈。我爲人就是這樣，作事十分熱心的。白老板認識我許久了，總相信我說的是真話。」桂英道：「這是真話，就因爲你太熱心了，所以受點委屈。我們唱戲的人，臉皮是厚的，沒有什麼話說不出來。我就直說罷。打鄭州回來的時候，我是打算嫁你的，可是你又動身到上海去了，那個時候，我真熱心，還追到車站上去看你呢。後來在張濟才家裏遇到這位王先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緣由，就愛上他了。我母親是個財迷，以爲要嫁姓王的，得不了什麼錢，不如嫁你的好，又知道你是很想娶我的，我也有一個時候很喜歡你，她才寫了快信又打電報，把你找了來，以爲你來了，我就回心轉意又會愛上你了。那末，她就可以和你要上一注錢，而且她以後還有了靠身。她就不知道我跟姓王的交情到了什麼關係，糊裏糊塗，把你找了來。你一番好意，趕着來，也以爲這件事差不多是大家同意，就萬想不到我倒要跟定了這個姓王的。你既然來了，又不願白跑一趟，還在北京候信到今天，這實在是因爲熱心，受了委屈了。你縱然不說出來，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嗎？」林子實一肚皮的委屈，正打算見了桂英之後，從頭至尾，爽爽快快的說了出來。不料自己一個字沒提，桂英就傾筐倒篋，完全代爲說了出來，覺得她這個人並不是不知好歹的，這委屈先不能說，便笑道：「我也沒有什麼委屈，本來公司裏在北京方面，還有許多未了的事，我不來，可以託

人代辦，我來了，就自己來清理，這也算是以私報公。」桂英笑道：「林子實，您真是名符其實。慢說你不是以私報公，就算你是以私報公，你在女人面前，也別說出什麼大槪跟女人灌米湯這件事，你是不會，我的二爺。」她不說出這些話則已，一說之後，將林子實一張臉，臊得通紅，手捧了一張裱糊了的菜單子，只管去翻弄。翻了許久，才抬頭向桂英道：「吃什麼呢？」桂英笑道：「二爺，你別客氣，今天這餐飯讓我請，算是給你餞行，也算是給你道歉。」說着，由他手裏接過菜單子來，口裏一面喊伙計。當伙計來了的時候，手捧了菜單子，就報四樣菜一個湯，然後回轉臉向林子實道：「夠了吧？」林子實笑道：「怎樣好要你請客。」桂英道：「又怎樣好不要我請客哩！」說着，將手向伙計一揮，讓他走去。林子實道：「白老板！你這分爽快勁兒，我真是佩服。」桂英搖了一搖頭，笑道：「不對，女人要溫柔好，像我這樣潑潑辣辣的有什麼好？你不見那徵婚的小廣告，都是這一套嗎？什麼性溫貌美，年在二十歲以下，要有中舉程度，第一項我就沒有資格。」林子實真說不出什麼來，只是笑，桂英道：「說起來，我是有些對不住林二爺，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從中鑽出一個王玉和來。我對他，什麼話都說過了，我已經放他不下，到了這時，我已經沒有法子和第二個人提到婚事了，若是林二爺不到上海去這一趟，那就不會發生這些波折。我媽剛才說了，說是凡事都有個緣分，這是真的。」林子實不免減去了那見人老笑的顏色，微昂着頭，長歎了一口氣。桂英道：「二爺，你這次來，花了多少錢？」林子實道：「我沒花什麼錢，住在公司裏，火車

票，也是公帳。不過公司裏限我十天回上海的，現在差不多，過了一半的限期，稍微失一點信用罷了。好在我是公司裏的老年人，我只要說得出原因來，公司裏倒也不會怪我。就是花幾個錢，也沒關係，我一個光身漢子，要許多錢作什麼？」桂英道：「以前，你是等着我，現在你到可以成一家分了。」林子實在袖子裏抽出一條手絹來慢慢擦抹着臉，頓了一頓，才道：「成家這事，很不容易。」他也只能說到這裏，又提起桌上的茶壺，斟了一杯茶喝。這時，伙計送上菜碗來了，桂英道：「給我們來兩壺紅玫瑰。」林子實一擺手道：「酒罷了。」桂英笑道：「我給你餞行，怎樣不要喝點酒？」林子實爲了這個酒字，想起昨天在街上遇到大福提了兩個酒瓶子的那回事，有一句話想說出來，終於是不敢說出來，却笑了一笑。桂英道：「二爺笑什麼？」林子實道：「我笑你令兄呢。昨天在街上打酒，我碰到他。他說王先生不在府上，可是他又說見着王先生還是初次，他那樣一個機靈人，也讓我老實人捉到了錯處，所以我見着酒想起來就笑了。」伙計送上酒來了，桂英接過酒壺先向林子實斟滿了一杯笑道：「你瞧這酒，紅紅的，濃濃的，喝到嘴裏甜蜜蜜的，咱們交朋友一場，沒有什麼可報答你的，請你喝這樣一杯甜酒。」說着，也將壺向自己杯子裏斟下來，然後舉起杯子，站着向林子實道：「我們就對乾一杯罷。」林子實怎能拒絕，也只好端了杯子站將起來，就向着她喝了。喝後，還照了一照杯。桂英將酒喝下，手按着杯子，點了一點頭，笑道：「這杯酒算喝下去了。咱們的事，也就像這杯酒一樣，完全沒有踪影了，請你以後，把我姓白的忘了。」林子實道：「怎

麼樣子說。我們也是朋友，爲什麼忘了呢？」桂英笑道：「爲什麼忘了？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因爲你說起了，我心裏頭就會難過的。喝酒喝酒，不要提了。」說着，二人坐下，繼續的吃喝。林子實請桂英來吃飯，本想多少發兩句牢騷，可是一和桂英見面之後，這牢騷就減去了一半，加之自己要說的話，桂英也就全知道了，讓他有口難開。這時桂英斟上一杯酒，讓他們把以前的事忘了，他不但覺得忘不了，而且對了這杯酒，更覺桂英這樣一個聰明而又豪爽的女子，實在可愛。只恨自己臉子長得不漂亮，年歲又大一點，所以無論怎樣，得不着她。可是得不着她，也可以想起她的好處，就是她光明磊落，有愛人就有愛人，不愛你就不愛你，老老實實的說出來，這很可以減少男子們無聊的追逐，無謂的相思。他如此想了之後，更覺得心平氣和。吃了一會，就向她道：「北京這個地方，我每年總少不了來一兩趟的，將來白老板出了門子以後，你的老太太那裏，還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地方，只管找我，沒有關係。」桂英笑道：「他們也不會好意思再找你的了。這一次他們寫快信打電報，把你找了來，下次還能寫快信打電報把你找了來嗎？」林子實只管笑，喝了酒沒作聲。桂英道：「二爺決定今天走嗎？」林子實猶豫了一陣子，笑道：「就把這飯館子當了火車站罷，你不管我那天走，是不用送行的了。」桂英想了一想，點點頭道：「不送就不送罷，你一定原諒我，二爺！你瞧過我演的紅拂傳沒有？」林子實聽她突然提到這齣戲上來，倒有些莫明其妙。答道，「瞧過的。白老板！你問這句話，什麼意思？」桂英道：「那紅拂和虬髯客拜別一場，不是舞了一

套劍嗎？」林子實笑道：「莫不是白老板也要對我舞劍一場嗎？」桂英用嘴對牆上一努，那上面掛了一把胡琴，笑道：「二爺不是喜歡聽反調嗎？這裏反正沒有外人，我自拉自唱一段，你瞧好不好？」林子實笑道：「那太好了。咱們交多年的朋友，我沒有聽白老板在台下唱過一句。」桂英笑道：「惟其是這樣，這自拉自唱，才是難得的了。」說着，她起身取了胡琴下來，半側的身子坐着，調了一調絃子笑道：「行了，我唱什麼呢？」說着，回過臉來，笑嘻嘻的望了林子實。他拱拱手笑道：「白老板唱什麼都好的。」桂英笑道：「那末別唱反調了，唱一段甜蜜蜜的醉酒罷。」林子實道：「只要白老板賞面子，什麼都行。」桂英聽他如此說側過臉去，果然拉着胡琴，唱了一段醉酒，正唱的是那「你若中了娘娘意，合了娘娘心，來朝一本奏當今。」林子實聽了，不由他不神魂飄蕩。桂英一回頭，看他笑嘻嘻的樣子，便笑道：「這個不好，咱們朋友分手，還有什麼可樂的，我唱一段起解的反調罷。於是她又拉着唱了起來。唱到那「但願得與三郎得見一面，」真個回了頭向林子實看了一眼。林子實那樣的老實人，也就爲之黯然。桂英唱完了，將胡琴向桌上一放，笑道：「不好不好。」林子實將桌上一杯涼酒端着，一飲而盡，然後站了起來，一拍手道：「白老板！勞你的駕，跟我拉一段。」桂英眉毛一揚。笑道：「好哇，二爺唱什麼？」林子實笑道：「我唱戲有子沒有板眼。公司裏人，都說我是搖板大家，那末我唱一段連環套天霸下山罷。」桂英笑道：「那末，你把北京城當了強盜窠，我算是寶二墩啦。」林子實哈哈笑了。然而笑是笑了，桂英依然拉着胡琴

。於是林子實對了牆站着，高聲唱道：『多蒙寨主寬宏量。』只唱了這一句，却是掃興，有人來打岔來了。

第十五回

如願以償千金博此夕
見機而作一曲話當年

林子實長歌當哭的，正唱了那句搖板，這飯館子裏的伙計在屋子外，隔了門簾子大聲喊道：『林先生電話。』林子實無論怎樣唱得高興，也不能說有了電話不去接，只得向桂英笑道：『對不住請等一等，我要去聽電話。』說畢，就掀着門簾子出去了。桂英以爲他平常一般的去接電話，一會子就回來再唱的，依然將胡琴把在懷裏等着。不一會兒，他回房來了，臉上似乎更增加了一種不快。他也不說什麼，立刻就叫了伙計進來，向他伸着手道：『我們的帳單子呢？』伙計去取帳單子，他就伸手到懷裏去掏錢。桂英將胡琴一放，用手攔着道：『二爺！怎麼着？你真要會帳嗎？我們是多好的朋友，且不去管他，決計不能夠要走的人，倒向不走的人會東。我和你講個最後的交情，這個東由我會，算我向你餞行，你看好不好？』林子實躊躇了一會，平白地却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們要好，也不在乎這作東不作東上。』桂英道：『這不結了，你作東也可以，我作東也可以，爲什麼你就不讓我作東呢？你若是記我的仇恨，你就別讓我作東。要不呢，算我作朋友的和你餞個行兒，似乎你也不好意思拒絕。』話是說明白了，你答應不答應，權在於你，我可不敢勉強。』說時，半側了身子，站在林子實的前面，眼珠斜斜的望了

他。林子實向來是不好意思正眼兒望着她的，現在却也不客氣，向她臉上凝神看了一遍，約莫有兩三分鐘之久，才微昂着頭嘆了一口氣道：「你一定要和我錢行的話，就讓你和我錢行罷。剛才公司裏人打了電話來，說是上海總公司裏有電報來了，催我快快南下，我是決定下午這班車走的了。」說着，又嘆一口氣。桂英看他一會子功夫，倒歎了三四回氣，明知道他心裏是極端的難受，可是，爲事實所限，又不便怎樣去安慰他。只得裝了模糊，微笑道：「這也像我從前唱戲一樣，到了唱戲的時候，無論有什麼天大的事情，也要前去。拿了人家的錢，就得受人家的管，這可是一件沒有法子的事情。」林子實道：「我倒不爲這個。」說着，就向她拱拱手道：「多謝多謝，我就用不着再客氣了。」桂英向來也沒有看到過林子實說話是這樣牢騷的，一面在身上掏了錢會帳，一面向他道：「你雖然是忙，也不忙在一會子，叫伙計重沏一壺茶來，我們坐着談兩個鐘頭再走，你看好嗎？」林子實道：「不必了，我要回去收拾收拾行李。你也可以早點回家去，免得……」說着，頓了一頓，才接着道：「免得老太太不放心。」桂英知道他是話裏有話，然而沒有法子去駁他，只有向着他微笑而已。林子實就將旁邊茶几上的涼茶壺斟了一杯茶，先漱了漱口，然後喝了半杯，放下杯子，取下牆上掛鈎上的帽子，向頭上一蓋，連連向桂英點頭道：「再會再會！」說時，他手掀着簾子，就走出去了。桂英走到雅座門口，手扶了門簾子，只是向着人家的後影出神。半晌，叫了伙計，將茶壺換了開水，一個人坐在雅座裏，慢慢的喝着。直把一壺茶都快喝完了，猛然想着道：「我這不是

無聊嗎？一個人坐在這裏喝茶算怎麼一回事呢？」於是站起身來，才自回家去。一進門，楊媽就迎到院子裏來，向她低聲微笑道：「張三爺那邊，派了一個人來，請你過去有話說。」桂英道：「要我過去說話。我就過去說話得了，爲什麼這樣鬼頭鬼腦的說。」她說話的聲音，倒是很高。楊媽一想，這倒怪了，難道這是王先生叫她去，她還不知道不成嗎？若是知道，爲什麼不歡喜哩？桂英也不再說什麼，一個人自走回房裏去。楊媽看了她這樣子，猜不出是什麼情形，悄悄的自去作事。過了一會，隔壁糧食店裏的伙計前來傳話，說是有個姓張的打了電話來，請白老板過去一趟。楊媽迎到院子裏來說是知道了，回轉身來，到桂英屋子裏來回話，桂英正和衣趟在床上，扯着一條毯子，蓋了下半截。楊媽自言自語的道：「又睡着了，回頭再說罷。」桂英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向她道：「誰睡着了？我累了，躺一會兒。」楊媽道：「張三爺又打了電話來了，您是要去與不去呢？去，就別讓人家老等着，不去，也回人家一個信兒。」桂英很堅決的樣子，向楊媽道：「你去回個信，就說我不去了。」楊媽道：「王先生不也在那裏等着麼嗎？」桂英不作聲，只是一人在床上悶坐着。楊媽摸不着桂英是什麼意思，自去向糧食店裏借電話打。剛剛走到大門外，桂英却由後面追了出來，連招手帶叫道：「不用打電話，我去罷。」楊媽是贊成她到張家去的，當然沒有第二句話可說。桂英歎了一口氣，走回自己屋子裏去了。過了一會，她也披著斗篷出門去了。朱氏等桂英走遠了，將楊媽叫到屋子裏來，盤問她道：「張家打電話來，把你大姑娘找去的吧？大概那個王先生也就在

那裏。』平常朱氏提到王玉和，都是姓王的那個小子，至多也不過說一聲土玉和，如今居然叫起王先生來。這可了不得！大概是不會反對玉和的了。但是楊媽也不敢率然就答應，便作兩可之詞道：『大概他也在那裏罷，可是也說不準。』朱氏笑道：『那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你們都是一條藤兒上的人，事到於今，我任說什麼你們也不會背信，只好由你們去辦罷，你們也就用不着再瞞我了。』楊媽又怎好說什麼呢，只有微笑而已。這日晚上，桂英回來得很晚，臉上通通紅的，猶自帶了幾分酒色。楊媽料着她有個半醉，就把家裏留下的水果，搬出一些，送到棹子上來。桂英靠在椅子上，用手撐了頭，看到楊媽搬上水果來便笑道：『你以為我喝醉了嗎？』楊媽道：『你臉上帶了酒色，怎麼看不出來，今天晚上，你準是很高興。』桂英聽說，不由得長歎了一口氣。復又笑道：『天下事，總不能兩全，我也只好麻麻糊糊的了。』楊媽掀了門簾子，伸着頭向外看了一看，然後低聲道：『老太太今天都叫起王先生來了，這樣一說，你大喜的日子就近啦！』桂英聽說，又是一笑。楊媽看了他這種情形，料得果然是喜期近了，也就不必多問。自這日起，桂英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忙，王玉和也就一天兩天的到白家來上一趟，不必談什麼喜事的話，只聽王玉和商量着，在什麼地方賃房，買些什麼傢具，什麼時候就先搬東西過去，在一旁聽了許多話，便可知桂英是那一天出閣了。忙着到了最後的三天，王玉和已經不來了。桂英家裏也開始辦理喜事。起初幾天，桂英臉上，還不免帶些愁容，這星期來，她卻是很高興，臉上不時的帶着微笑。最後三天，王玉和雖不來，桂英

却悄悄的每天要出去幾趟，向王玉和打一個電話。楊媽看着覺得桂英和王先生的感情，一定很好，將來結婚以後，這生活不知道要甜蜜到什麼程度呢。到了喜期的日子，王白兩家，都是借了飯莊子辦喜事，一早白家的人都到飯莊子上了，只留楊媽一人在家守門。一直到了晚上，朱氏，大福，和幾位親戚，都回家來了，朱氏向楊媽道：「你姑奶奶今天到那邊去了，沒一個親人，你姑爺斯斯文文的，又不懂住家過日子的事，這三天，你到那邊去伺候幾天，等你大姑娘混熟了，你再回來。」楊媽在家裏悶了一天，正恨不得一脚就踏到喜堂上去，看看新郎新婦是如何的情形，現在朱氏叫她到王玉和家去，還趕得上新婚之夜，心裏非常之高興，立刻就到屋子裏去，攏了一攏頭髮，找一朵通草紮的紅海棠花兒，插在耳朵鬢髮上，然後換了一件新褂子，就雇車到王家來。一到大門口，便見大門樓上，點了一盞球式電燈泡，照耀着兩扇紅漆大門，釘着黃銅環子，非常華麗，走到裏面，小小的四合院子，一律朱漆廊柱，綠漆格扇，糊着雪也似的窗紙，非常好看。正面屋子裏，又是麻雀牌，又是骨牌，又是開話匣子，聲音鬧成一片，玉和穿了長衣馬褂，笑嘻嘻的在正面屋子裏陪着客。楊媽一腳跨進門，便向玉和請安道喜，玉和情不自禁的，却笑着向她作了一個揖，客人都哄然大笑，有的道：「玉和今天是高興極了，見人就矮三級。」玉和笑道：「不是那樣說，因為我們這番婚事，一大半是這位大嫂幫助成功的，今天新人進房，我可不能將媒人拋過牆。」說着，引着全場人又大笑起來。楊媽看了大家這樣歡喜，也覺得這回婚事，是非常圓滿的了，到了新人屋子裏，

只見滿屋都是白漆的傢具，和那糊得雪亮的屋子，真個是沒有半點灰塵。屋子正中，垂着宮燈式的電燈罩，對了白漆鏡台上一對高可二尺的龍鳳喜燭，互相照映。上面一張白漆銅床，罩了白色珍珠羅的帳子，兩盞紅紗罩的銅擎電燈在牆上斜伸出來，照着紫色的錦被，繡花的枕頭，別有一種風味。桂英穿了粉紅色的衣服，頭髮上束着一紅色絲帶，臉上笑嘻嘻的，喜氣迎人，週圍坐了四五個珠圍翠繞的女客，簇擁在床角邊，和桂英談話。楊媽一進門，還不會向他道喜，桂英立刻站了起來向她笑道：『我算定你該來了。』

『楊媽請安道：』大姑奶奶，大喜呀！』一個女客道：『你真改口改得快呀，馬上就叫起姑奶奶來了。』楊媽笑道：『這兒是王宅呀！我若照着在家裏那樣稱呼，可有點不合式呀！』桂英眼睛瞟了她一下。微笑道：『這兒是王宅？』說着，聲音却是很低，楊媽道：『我這話沒錯呀！要不是王宅，我還用不着道喜呢。諸位瞧呀，我們姑奶奶今天可樂大發了。平常瞧見我們姑奶奶在戲台上扮新娘子，不過那一回事，今天瞧見我們姑奶奶真是新娘子了，彷彿就又是一個人。』桂英笑道：『你不要信口胡謔，我怎麼會又是一個人了呢？』女賓從中起鬨道：『本來另是一個人呀，從前是白老板，於今是王太太了。』大家哈哈大笑，桂英正在得意之秋，却也不免隨着大家一同笑了起來。楊媽也不知是何緣故，跟着裏面高興，進進出出的伺候，直到一點鐘，還不見疲倦。這個時候，女賓們都已走了，外邊屋子裏，一棹打麻雀的人，和幾位看牌的，只是宣言要戰到天亮。玉和只是笑着，不贊成，也不反對。有幾個男賓，索興惡作劇起來，要把牌棹子拍

到新娘子房裏去打，楊媽見最後的四圍牌已經完了，就忙着打手巾把，倒茶遞烟捲，笑道：「諸位老爺都請回府去安歇罷，時候不早了，那位先生自己有車，那位先生雇車，有車的吩咐車夫點燈，沒車的，也讓我雇車去。」她說着話，還帶了向人請安。這些客人說笑幾句，借雨歇台，各人也自走了。玉和家裏原雇有個女僕，楊媽早打發她去睡了，自己先打好了一盆洗臉水，然後又替他們鋪好了床，疊好了被，把玉和請到新房裏去，放下門簾子，替他們反扣了門，悄悄的到下房去睡。約莫有半個鐘頭，自己還是不放心，復又悄悄的走到上房來，隔了窗戶，向裏面聽着，窗戶紙上，已不是那樣通亮，電燈是滅了，聽到桂英低聲道：「那對燭，要點着的，你別吹它。」接着，有拖鞋踏地板聲，帳鉤聲。桂英悄悄的道：「你這個小家庭，佈置得不錯，花錢不少吧？」玉和道：「這都是爲了你啊！多花幾個錢。我倒也不在乎，今天我總算如願以償了，像我這樣一個窮措大，得着你這樣一個人作媳婦，我還有什麼話說？」說到這裏，却聽到嗤的一聲，有人笑了。楊媽在窗戶外點了兩點頭。又聽了一會，又聽到桂英笑道：「今天晚上我看你很快活，其實照住家過日子說，今天也不應該這樣舖張。據我算，你在家裏籌策的一千塊錢，大概是完了。」玉和笑道：「人家說，一刻千金啦！我就是花了一千塊錢，有了今晚一刻，那一千塊錢就不冤。而且對於愛人，是不應該說金錢問題的。」說到這裏，彼此聲音都小了。後來玉和笑道：「一刻千金！一刻千金！不要睡，談談罷。」桂英道：「你不是說對我不談金錢嗎？」說到這裏，聲音便小了，只聽見一片笑聲，

楊媽總算一百二十個放心，自回下房去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楊媽率同這邊的劉媽，收拾屋子。桂英起來得特別的早，她們在外面收拾屋子的時候，她已把衣服穿整齊了，開了門出來，楊媽早搶上前一步，對她臉上注視着。然後笑着請了一個安道：『您大喜呀！』桂英紅了臉沒甚可說的。玉和却披衣起來。楊媽又請安道喜。笑道：『還早着啦！您不休息休息。』玉和道：『我還有事呢。』楊媽道：『今天您還上衙門嗎？休息一天罷。』楊媽給玉和道喜，他倒沒有難爲情。只是楊媽說到上衙門三個字，這可教他臉上紅了起來，不能答覆一個字，隨便的由嘴裏哼了一個字。桂英笑道：『衙門裏若是非到不可的話，你還是去罷。這裏到交通部又不遠，你下班回來再去回門，我等你就是啦。』玉和道：『不要緊。遇着有正經事，誰也可以請個三五天假。』桂英聽他如此說，也就不勉強了。楊媽在一邊看到，覺得姑爺和姑奶奶有談有笑，非常和氣，心裏也是高興。這天玉和沒有走開，到了十一點鐘，照着北方規矩，夫妻雙雙的回門過二朝，這一日混上一陣便天黑了，青天白日易過，轉轉眼，就到了甜蜜的夜間了。這天晚上，沒有鬧新房的親戚朋友，電燈光下，便可去細話生平，夫妻二人，更是融洽。到了次日，玉和睡到九點鐘起床，又沒有去上衙門，桂英也不以爲怪，直到第四日頭上，玉和自已想着，這不能不把丟了差事的話，告訴桂英了。否則只有一個辦法，每日按着上衙門的時候出去下衙門的時候回來，反正她不到交通部去的，她有什麼法子來證明我說謊？不過這話又說回來了，天天這樣瞞着她出去，豈不是痛苦。而况朋友來往，說話之間，

恐怕總也有露出馬腳的時候，等桂英再來盤問，那就告訴也過了。這只有厚了面皮，老老實實的把話來告訴她，好在我之丟差事，十之八九是爲她的，那麼，說起來，她也就不能不原諒我了。如此想着，便想將話來和桂英說。他起了床，漱洗已畢，閑閑的抽着煙捲，來回的在屋子中間走了幾趟，忽然站定了，取下嘴裏的烟捲，面對了桂英，正想把這話說了出來，桂英恰好有話問道：『今天你還不算上衙門嗎？那可不成話了。』

玉和道：『今天當然去。』桂英道：『看你好像有幾句話想說，又沒說出來，你要說什麼？』玉和笑道：『沒什麼，我就是說，設若我回來晚了，你不用等我吃飯了。』桂英笑道：『你爲公事出去，我能夠不等了嗎？你只管去治公，這些小事，用不着挂心了。』

玉和聽了這番話，不能不走，於是就勉勉強強走出門去。可是一早去看朋友，是不大合宜的。要找個地方消遣，聽戲，看電影，都太早了，若是就這樣在大街小胡同裏走着，兩條腿又經受不起。想來想去，只有買兩份報帶到公園裏去看，可以消磨到十一二點鐘去。而且公園這種地方，就是天天去，也不會煩膩，人家看到只覺其高雅，也不會發生什麼疑心。主意決定了，當日上午，就在公園裏消磨了半天。回得家去，桂英笑嘻嘻的由屋子裏迎了出來，笑道：『回來得不遲不早，剛是吃午飯的時候，你們科長司長，都沒有說你什麼嗎？』玉和道：『沒說什麼。』桂英道：『你的同事，一定和你大開玩笑來着罷？』說着話，攜了他的手，一同進屋子去。玉和心裏想着，太太待我如此之好，我豈可以讓她掃了興致，也就湊趣道：『可不是嗎？他們還要來看新娘子呢。』

「桂英道：『我就怕你今天到部裏去要碰釘子，既是部裏上上下下對你都很好，我也就很高興了。』玉和笑嘻嘻的道：『你也高興嗎？那就好極了。』二人說着笑着，一同吃飯。吃過了飯，玉和也不必桂英再說，擦把臉就出門去了。有了這番虛演的故事，玉和對於丟官的話，就不敢再說一個字，一日跟着一日，只是一早到公園裏去看報，下午滿城會朋友，這樣混着有一個星期之久，不必要桂英看破，每當自己由外面回來的時候，見了桂英，臉上就是一紅。出門的時候，桂英不說什麼，爲了向她告別說上衙門去了。這話不能不說，說出來，聲音小得像蚊子一般，臉上雖不紅，也覺得皮膚裏面，有一種極不好受的感覺。偏是在無事的時候，桂英又喜歡談衙門裏的事，玉和不隨着說，那是不可可能，隨着說，却每個字都是撒謊。自己生平是不喜歡撒謊的這種人的，到了現在，却撒謊過日子，自己對於自己，也說不出來是如何難受。好容易熬到了星期日，不用得假上衙門了，算是停了一天撒謊，到了星期一早上，又要開始撒謊了。這天他醒後最早，在枕上睜了兩眼望了帳子頂，注視得帳子頂上的紗紋，一根一根都要看清楚出來，這算決定了主意，他自己警告自己的在想須從今天起，我不撒謊了。要不然，我又得一早上公園去坐冷板凳，坐一個星期之久了。就是下午，向城去拜訪朋友，也把應當看的，以及不應當看的朋友，都看遍了。天天去看朋友，並沒有一點正經事情，會不到，也不留下什麼話。會到了，也不過瞎談一陣，整天整夜的出門騙自己，回家騙新夫人，這種痛苦，實在忍受不了，還是把話向夫人言明了得了。好在自己手邊還有幾百塊錢，就是

按了這種小家庭的日子去過，至少還可以過半年，在這半年以內，我總可以得着一個差事，與其終日裏欺人欺己，倒不如用這種功夫去謀個位置。如此想着，在當天吃過晚飯之後，沏了一壺茶，故意在屋子裏和桂英閒談。不過說來說去，自己總沒有那種勇氣，突然的把自己沒有差事的話來說出。兩人隔了一個棹面，玉和手扶了茶杯子，作一沉吟的樣子，眼望了牆上一架繡字鏡框子，老是出神。那繡字是西湖月老祠的那副集聯，乃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桂英道：「你想什麼心事，是想這副對聯上的話嗎？」玉和只管望了對聯，並沒有聽到她說什麼。過了一二分鐘，忽然想到桂英是向自己說了話的，如何不理會呢？立刻掉過臉來向她問道：「你說什麼我沒有聽見。」桂英笑道：「了不得！你想什麼想入迷了，我當面和你說話，你都不聽見。」玉和笑道：「可不是，實不相瞞，我有一件極大的心事……」他口是說着，眼睛可注視着桂英的臉上，看她怎樣，桂英猛然聽到他說有一件極大的心事，也不免詫異起來。玉和看那樣子，這句話是不好接着向下說，立刻笑道：「你嚇了一跳嗎？我是故作驚人筆，其實也沒有什麼心事。」桂英道：「我也是這樣說呀。你現在是心滿意足，甜蜜蜜的，度着這新婚的生活了，還有什麼重大的心事呢？」玉和道：「我是心滿意足的了，就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心滿意足呢？」桂英道：「我有什麼不心滿意足呢？愁吃？愁穿？你我的精神上，本來都很安慰的。在物質一方面，你在交通部拿的那一百多塊錢薪水，足夠咱們這一家子澆裹的。再混個一年二年的話，你差事再好一點，我們就有餘

了。」玉和聽這話，臉上雖是極力矜持着，不露出什麼慌張的樣子來，但是他心裏已經碎碎亂跳了一陣。於是站起來，倒了一杯茶喝。然後先放下茶杯，其次向棹子上吹了兩口灰，才緩緩的坐了下來。打了這樣一個岔，心事總算安定了。但是自己預備了一肚子話，一看這種形勢，就一個字也不敢說出來，取了一根烟捲，慢慢的抽着。他慢慢的抽着烟，昂了頭，又入了沉思的狀態中了。桂英坐在棹子那邊，看到玉和那個樣子，便笑道：「真有點心事吧？究竟爲了什麼？你可以說出來。若是用得着我分憂解愁的話，我也可以和你分憂解愁。」玉和先向她笑了一笑，接着又道：「其實沒有什麼心事。就是有點小心事，我自己足以了之，不成問題。」說着，扔下烟頭，又倒下了一杯茶喝。桂英笑道：「今天晚上閑下無事，我將你的心事，猜上一猜罷。」玉和一想，自己的心事，還是不讓他猜也罷。便笑道：「你到現在，還有三句話不離本行，又在唱戲說話了。」桂英道：「這個習慣，的確是不大好，我想法子，要慢慢的改正過來。這都因爲我們一班姐妹們，平常都愛這樣鬧着玩。所以大家都弄成了口頭禪，沒有法子來改變。」玉和道：「那沒關係，不改也不碍事。有道是：『君子不忘本。』是幹什麼的，到底就是幹什麼的，將來咱們有了兒女，你願意把一個去學唱戲的話，我也贊成。」桂英道：「唱戲？咳？我是領教多手了。有兒女寧可讓他去挑葱賣菜，也別讓他唱戲。唱戲唱到我這樣子總算不錯，你瞧我到於今，鬧着什麼？那天無事，我把唱戲，苦處和你談上一談。」玉和一想，她慢慢的要談到心事了。她談了心事，我也可以談心事。因道：「今天也

無事呀。你何不就談談呢？」桂英道：「這個談何容易，說起來，恐怕有三車子的話。」玉和道：「這又不是什麼急事，非一天談完不可的，你今天先來說一段得了。」桂英手撐了棹子，托了自己半邊臉，眼睛斜斜的向窗戶上望着，出了一會神。笑道：「我就說一件事罷。我們演少奶奶的扇子那本戲，你看了是很贊成的。全班的角兒，你覺得都很整齊嗎？」玉和這倒摸不着她什麼用意，便笑道：「這本戲，我看過兩次，果然角色很整齊。」桂英道：「少奶奶家裏有個老媽子，你看那個角色怎樣？」玉和道：「這個角兒在戲裏不怎樣重要，我倒沒有注意。」桂英點着頭笑了笑道：「有你這句話，我就算沒有白問了。去這個女僕的角兒，她叫梁小寶，今年四十歲，兒子都有十八九歲了。她是十二歲學戲，就上台當跑龍套的。那個時候，她一天不過拿十幾個子兒的戲分，自然是苦，可是到了現在，她快唱二十年戲，每日在台上轉着，別說學戲，就是瞧着人家做戲，聽着人家唱戲，也該練習了不少的本事。你猜怎麼着？直到於今，每天還拿不到半塊錢的戲分啦，這個人總算唱了一輩子戲了，圖個名呢？圖個利呢？」玉和道：「那也只怪他不圖上進，爲什麼不好好的學出一點本事來呢？」桂英道：「不知道的人，都是這樣說，其實她也照樣的努力學戲過，無奈台上沒有人提拔她，台下沒有人捧她，她總紅不起來，說句迷信的話，這也只好說是她的運氣不好罷了。命運這樣事情，我是不能信的，可是像梁小寶這種人，我怎能說她不是運氣呢？」玉和聽了這句話，心裏頭就痛快極了，這豈不是和我造下一個說話的機會？便笑着點點頭，歎了一口氣道：「你這話

配河天

說的很對，由命運之說；又引起了我姻緣兩個字的迷信。譬如舊戲鴻鸞禧這出戲，一個書生在乞討之中，也得了人家的憐愛。假使我是個莫稽，你也肯嫁我嗎？」桂英道：「因為愛你，才嫁你，管你是幹什麼的呢？」玉和笑道：「當年我就看過你鴻鸞禧這出戲，彷彿你就是金玉奴，我愛極了，不料我今天就娶的是你。」桂英道：「那麼，你是自比莫稽了。這可比的不對，你爲人用情專一，不能像他那樣嫌貧愛富。」玉和故意放出笑容來，對他臉上看了一眼，才道：「假使我現在窮了，你是不是還愛我呢？」桂英笑道：「你這叫閒着無事，無話找話說，交通部現任的老爺，怎麼會窮起來了？」玉和道：「你以爲我還是交通部的小科員嗎？」桂英聽了這話，一點也不驚訝，却笑着看了他臉色道：「我早聽說，你有升科長的希望，你真升了科長嗎？」玉和笑着站起身來，用大步子，在屋子裏來回踱了幾轉，不曾答覆出來。桂英笑道：「你這個人的性情，實在是特別，總是放在心裏做事，不到那個時候，你不發表。你說，幾時升了科長？還是剛有這個消息呢？」玉和心裏想着，我要說丟了官，她反而猜我升了官。這話怎麼說？這話怎麼說？糟糕！他心裏說着糟糕兩個字，口裏也就衝口而出。桂英這才吃了一驚，突然站起問道：「什麼事糟糕？」玉和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背對了夫人，不會看了夫人的顏色，就歎了一口氣道：「咳！我丟了！」回過頭來一看，只見桂英紅了臉，有大爲吃驚的樣子，這話他怎敢直說呢？在丟了兩字以後，把這話就自己很勉強的停止了。站着望了桂英，只管發楞。

第十六回

伉儷情深解鈴原有術
逢迎道苦托鉢竟無門

白桂英看他猛然說出的那個樣子，也不知道他丟了什麼東西，不免只管追着向下問道：『你丟了什麼？你丟了什麼？』玉和見這情形不妙，如何敢說是丟了差事，用手摸到了胸前的口袋所在，作出很驚訝的樣子道：『糟了，糟了，我把箱子上的鑰匙丟了。』桂英嘆喟一聲笑了出來道：『你嚇我一跳，丟了一把鑰匙，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何必這樣大驚小怪。』玉和道：『你不知道，我有兩封信，鎖在箱子裏，等着要發出去，一時拿不出來，你說我急不急？』桂英道：『也用不着急，你重寫兩封信就是了。』玉和笑起來道：『對了，我是一時想楞了，沒有想到這頭上來，對了，對了，我就來寫信罷。』桂英聽說他要寫信，於是搬出紙筆墨硯替他放在棹上，先和他磨上了墨，然後又找了幾張信紙，整整齊齊的，放在書棹子前面，玉和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能不寫信，於是坐了下來拔出筆，慢慢的在硯池裏週轉的蘸着，兩隻眼睛，却只管望了牆上掛的日曆想心事。他望着日曆，看看還是星期一，他心裏就聯續着得了一個感想。假使我今天不向桂英把話說破時，不成問題，這一個星期。我又得上一星期的公園，跑一星期的路，

拜一星期的朋友，這都不打緊，最難堪的，便是回來，又要撒一星期的謊他如此沉思着，桂英以爲他在構思呢，便倒了一杯茶，悄悄的送到他面前。也是桂英大意，這一杯茶，就放在他右手臂下。還是不願驚動他，悄悄的放下，她又悄悄的走開了。不料玉和將筆只管蘸着，突然的將筆向硯池上擱着，身子半站起來，抬起手向棹上一拍。棹子轟通一下響，袖子又一帶，嘩啦一聲，將茶杯帶落在地下，打個粉碎。桂英看了這種情形，不由得嚇了一跳，以爲是他生氣來着，站在他身後，呆看了許久。還是玉和自己先醒悟過來，立刻回身向她陪了笑道：『你看我有些發糊塗了，怎麼寫着信，發起急來了？』說着，就彎腰把打碎的杯子撿了起來，送到外面穢土堆裏去。然後再回屋子來，將筆墨紙硯一齊收起，搖着頭道：『不寫了，不寫了。』桂英問道：『你有什麼心事，這樣的神志不靈！』玉和看看桂英的臉色，持有很猶豫的神氣，便笑道：『不相干！我想起朋友在銀錢上共往來，都是這樣，借錢的時候，什麼條件都肯接受，到了你和他討錢的時候，他就推三阻四，甚至於置之不理你，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和朋友共往來了。』桂英聽他所說的話，如此的圓到，當然不是生自己的氣，這才放了心。玉和也怕桂英爲了這個疑心，就向她陪着笑道：『這真對不住，我無心打碎了一個茶杯，讓你受驚了，現在你還受驚嗎？』說着，向前握了桂英的手，連連搖撼了幾下，作個安慰樣子。桂英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一個茶杯落在地上，好會嚇了這樣子久。』玉和知道夫人是不會疑心的了，這就倒了一杯茶，靠了桂英坐下，一面呷茶，一面微微的哼

着西皮二簧，過了一會，大家把剛才的一件事，差不多忘記了，玉和才敢陪着夫人安寢。可是他心裏，却不住的懊悔着，自己正要把一肚子苦水告訴夫人，偏偏一點勇氣沒有，就是這樣含糊的隱吞下去了。這樣看起來，自己這一番苦衷，恐怕始終沒有可以宣布的時候了。如此想着，在床上翻來覆去，怎樣也睡不着。桂英本睡着了，被他左右翻覆的驚醒過來，就問道：「玉和，你到底有些心事吧？要不然，爲什麼睡覺也睡不着呢？」玉和道：「我那有什麼心事。不過今晚睡得早點，在床上糊裏糊塗一想，南天地，什麼事都想到了，因之睡不着，其實沒有什麼心事。」桂英因他不肯說有什麼心事，當然不能逼着他，非說出來不可，也就含糊過去了。到了次日，玉和依然去上衙門，按時回家。不過他的臉色，總不能十分安定，又過了三日，玉和道是上衙門出去了。到了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玉和有個朋友叫寇伯瑾的來拜訪。桂英會過他兩次的，就親自出來招待。他坐下來，第一句自然問道：「玉和兄不在家嗎？」桂英道：「他上衙門去了。十二點鐘下衙門的時候，他才回來呢。」寇伯瑾道：「玉和斬得了差事嗎？」桂英道：「還是在交通部。」他聽說還是在交通部，表示着很驚訝的樣子道：「還是到交通部去了嗎？這就難得了。上次部裏把他的差事撤了，我就替他抱屈，現在又調進部去，這倒也罷。」桂英聽了這話，心裏有些疑惑，就強笑着道：「對他在外面的事，我是不大過問的。」寇伯瑾道：「在你辦喜事的前一兩天，他還說要想法子，找一個事呢，當然，就是這兩天調進部去的了。」桂英含糊答應着是的，也就算了。寇伯瑾因

玉和不在家，桂英又是個新娘子，不便多談，立刻也就走了。他這一來，桂英就增加了一個莫大的疑問，既不會聽到說玉和丟了差事，更也不會聽到新得了差事，剛才寇伯瑾這話，從何而起？看這樣子，他是丟了差事的成分居多，不然，何以每回說到部裏的事情，就踢促不安呢？本來這件事可以去追問張濟才夫婦一下，可是仔細一想起來，自己閨門以內的事都不知道，而又要去問朋友，這未免是一件笑話，因之還是攔在心裏。到了次日，恰是一個下雨的早上，桂英起床以後，並不驚動玉和，玉和熟睡着醒過來，已經有十點鐘了。他在枕頭下掏出手表一看，坐起來淡笑着道：『糟了，太晚了。』桂英看他臉色，却並不怎樣的驚慌，心裏這就有了五成數。因向窗子外努着嘴道：『你看看外面，雨下得這樣子大，今天不必去上衙門了。衙門無非是這麼一回事，我想一兩次不去，也沒有什麼關係的。』玉和打着呵欠，伸了懶腰，笑道：『我就依從你的命令不去罷。』桂英偷看着他漠不關心的神氣，心中更是有把握。由上午混到下午一點，又該上衙門了。玉和心中暗想，這樣大雨，街上的車子，一定是亂敲釘鎚子的，要讓車夫拉了滿街跑着拜朋友，當然所費不資。若不拜朋友，大雨的天，又到那裏去安頓身子，躊躇着，却也沒有決定是出門不出門。桂英倒反而先向他道：『雨還沒有住呢。既然上午你沒有到衙門裏去，下午也就不必去了。你若是還怕不妥當的話，可以借個電話向部裏打去，請朋友替你請一天假。』玉和道：『既是不去，就不用打電話了。好在部裏一班同事，待我很好，我就是不去，他們也會替我畫到的。』桂英笑着點點頭，也不強迫。

他去打電話，於是玉和安然的就在家裏度過這個兩天，晚上桂英假說頭暈，老早的睡着，早上醒來，玉和當然要問他的頭暈好了沒有？桂英却道：『不會好，若是衙門裏的事情，可以放得下來的話，希望你今天再請一天假，陪我一天。』玉和沉吟着道：『今天再請一天假嗎？』這個我還說不定。』桂英躺在枕頭上，却把眉來皺着。玉和立刻改口道：『那總可以的。我這就去打電話。說着就走出去了。』桂英聽到女僕在外面屋子裏掃地就悄悄的把她叫進來，悄悄的向她道：『你到大門外去看看，王先生幹什麼去了。你在大門外不要響，回來偷着告訴我。』女僕雖不知道這是什麼用意，但是這却有些神祕的意味。當傭人的，十九都喜歡探訪主人祕密的，既是主人教她去參與祕密，這更是樂於從命的。便笑着去。過了一會，老媽子由外面進來，向桂英悄悄的道：『王先生沒去打電話，站在胡同口上，東張西望一陣。』桂英正色道：『你知道什麼？這樣鬼頭鬼腦作什麼？』女僕在隔壁屋子裏聽得清清楚楚。明明是太太讓主人打電話去了。現在主人不打電話，自然是欺了太太，正想把這話據實報告，得些獎賞，不料太太倒是一句話喝下來。這也無話可說，只得閃開了。過了有十來分鐘，玉和笑着進來了，他道：『我已經打過電話了，部裏有好幾人答應和我請假，請假是不成問題的了。』桂英只微微笑了點頭，並不說什麼。到了這天晚上，桂英等女僕出去了，見玉和在靠床的椅子上坐着，自己坐在床上。玉和道：『你現在沒有什麼不舒服了嗎？』桂英笑道：『壓根兒我就沒病，騙着你好玩兒罷了。』玉和道：『你爲什麼冤我呢？』桂英低聲笑道：

「我冤着你在家里好好的舒服一天，那不好嗎？」玉和看她笑中帶刺，似乎有什麼譏笑的意思，因就向她道：「你的意思很好……」把這個好字拉得極長，下面似乎有一句什麼話要說出來，却慢慢吞吞的忍下去。桂英不由微昂着頭，歎了一口氣道：「老實說，到了現在，你還不能十分了解我呢。」玉和作個猛烈驚疑的樣子，向她問道：「你這話從何說起？」桂英道：「我自桂英要嫁什麼人嫁不着？什麼人都不嫁。單單嫁你，不就爲的彼此情投意合，誰也不至於欺誰騙誰嗎？」玉和聽這話，料着是自己玩的把戲，已經被夫人識破，不由得紅了臉，把頭來低着，桂英道：「我既是爲了愛情來嫁你，當然不管你有吃無吃，有穿無穿，你作官，我坐轎，你抬轎，我嘴窩頭，決計是沒有反悔的，因爲如此，不管你有差事也好，沒差事也好，我待你總是一個樣子的。可是你把那些貪慕虛榮的女子來看待我了……」玉和搶着攔住道：「你這是什麼話？我對你是親愛到十二萬分之外，又佩服到十二萬分，只是愁着沒有法子報答你。」桂英點頭道：「你最後一句話，我相信是真的。也就因爲有了這樣一句話，所以對我很有些困難，第一是不能露出窮相，免得我心裏難受，因爲不能露出窮相，所以對我不能不說謊，其實我心裏未見得好受，你心裏倒難受起來了，那是何苦呢？」玉和道：「我有什麼話騙了你嗎？」說這話時，將臉色正了一正，望着桂英。那意思仍是表示着對桂英依然誠懇。桂英道：「你不是騙我，你是自己騙自己呀。我聽到說，早幾個月，你的差事就丟了，可是到了現在，你天天還鬧着上衙門。我想，你出門以後，就是無賴的野馬，要到處

亂鑽吧？出去亂鑽，回來倒要正正經經的說，由衙門裏回來，這不是很痛苦嗎？其實，我決不是那樣勢利眼的人，你有差事，我和你是夫妻，你沒有差事，我就和你不是夫妻。你要是早早的告訴了我，這一回喜事，我就不讓你這樣大鋪張，把一天花的錢省下來，我們留着慢慢的住家過日子，要過幾個月呢。」玉和聽了這番話，心裏緊張了一陣，又舒服暢了一陣，衣服裏面，一陣陣的汗，由脊梁上透出，和小衣都黏成一處了。嘴角上閃動着，不由的露着苦笑。桂英又向他道：「我的話還沒說完啦。你想，我的眼睛裏，要是以官爲重，我不嫁總長次長，也要嫁督辦司令，爲什麼要嫁一個科員。你這樣一個小小職分，和闊人比起來，不像是沒有差事一樣嗎？所以你有差事沒有差事，由我看起來，簡直不成問題。」玉和聽了她這樣大刀闊斧的說上一段，心裏是如釋重負，痛快極了。但是一說破了，自己便是用話來騙了新夫人，這便是不忠實，新婚未久，就讓夫人偵察出來，是個騙子，這不是笑話嗎？玉和想到了這裏自己是大窘之下，額頭上不住的冒汗珠子。桂英站身起來，拉了玉和的手，讓他也躺在床上坐着，笑道：「我們是貧賤夫妻，這些都不在乎的，你放心得了，你的話，我也替你說了，差事沒了，那是不要緊，飯總要吃的，可是差事沒了，現在沒有了進項，那怎麼辦呢，我就該說了，因爲沒有進項，不能不去想法子，既想法子，就當一心一意，好好的去辦，還有功夫天天說謊話，假裝上衙門？從今以後，你可以把爲難的事，對我實說了，我能幫你忙的地方。一定盡力去作。你自己呢，担着一分要找事的心，就別再担一分怕讓我爲難的心

了。你就好好的去找出路罷。」玉和聽了這話，只覺一陣陣熱氣由丹田直冲腦門，一齊丟由眼睛裏冒出來，只是這樣對夫人哭着未免太不像話了，因之極力的忍住了眼淚，用手緊緊捏了桂英的手，很從容的道：「我真是對你不住，做出這樣的事來。你不但不要怪我，倒反而原諒我，我真不知道要怎樣的感激你才好。」桂英將他的手緊緊捏了兩下，向他微擺着頭道：「你說這話，就不是知心之言了。」玉和連連點頭道：「你說的是，我既知道你很清楚，就應該知道你很能原諒我。我不知道你會原諒我，就不是你的知己。」桂英笑道：「你也不必一味的自己埋怨自己了，反正你的心事我已經明白，多說也無味，我們就不必往下再談了。」玉和也是覺得越談越無趣，她不願談，那就更不必往下談了。當先被桂英說破了自己行蹤，臉上自然是不好意思，現在完全說破了，倒也覺得心地洞然，因向桂英道：「從明兒起，我要開始奮鬥去找事情，在一個月之內，無論大小事情，我總要去抓個位置，好來安慰你。」桂英道：「我們的款子，好在還可以過週年半載，你不用慌，慢慢的去找機會好了。我母親面前，我自然會和你去遮蓋，你用不着担心了。」桂英一好起來，便是無處想的不週到，玉和除了感激人家之外，真也無話可說。這一晚，夫妻兩人之感，格外見好，談談笑笑，直到夜深。到了次日早晨，玉和首先感到舒適的，便是高枕無憂的，睡到十點多鐘，方始起床，安穩穩的吃過午飯，然後出門而去。這些日子，玉和在外面拜訪朋友的時候，也是不住的託朋友找事。只是有一層，吞吞吐吐，不敢切實的求人。一來怕朋友到家裏去說

，二來又怕朋友通信，三來自己還不敢撒手應酬。如今好在是家庭都通過了，不妨明幹的，所以見了朋友之後，有老老實實的說，差事丟了，希望朋友找一個位置。朋友當面都是說，現在沒有一個機關，不是鬧裁員減薪，找事恐怕是不容易。背後却都譏笑着說：王玉和也是自作其孽，過得好好的，要娶個什麼媳婦。娶個平常人家的姑娘，倒也罷了，却又娶得是個唱戲的名角。混小差事的人，這樣去幹焉有不失敗之理。除了幾個交厚的朋友，竟沒有一個人和他表示同情的，所以玉和在外面正式奮鬥了一星期之久，所得的結果，只是朋友們的冷面孔與冷笑。自己仔細想想，也未嘗不知道是自己娶了白桂英的原故，所以在外面儘管受了委屈，回家却是笑嘻嘻。桂英問起找差事的話，玉和只說朋友答應代為設法，不敢說一點無希望的話。但是自己曾說過了，儘一個月之內，大小要找個位置。現在過了四分之一的預算期間，不但沒有一點頭緒，而且觀察這一個星期得來的結果，可以決定了朋友是不肯幫忙。若只自己一個人的話，這樣不見重於朋友，何必還說多話，即日僕被出京，也就完了，於今有了夫人，有了親戚，自己沒有差事，何以供養夫人，又何以替夫人在親戚面前，保留這個面子？如此一回想起來了，才覺得人家說家室之累這一個名詞，是千真萬確的。這樣混到第十個日子上，打聽得清楚，舊上司袁鐸司長，有升職移署長的消息。去年他老太太過八十整壽，曾和他寫過兩部金剛經。不但是字寫得乾淨，而且并沒有一個錯字。沒有一下省筆。袁司長看到，很是歡喜，說是抄寫的許多部金剛經裏面，要以這兩部寫得最好，從此衙門裏遇着，

就很客氣的打招呼。後來他調任到財政部去了，彼此不同衙門，所以缺少往來。現在去找他，算是他一個得意的舊屬，或者他不能夠淡然置之。如此想着，算定了他是九點多鐘上衙門的，一早八點多鐘，便前去拜訪。到了門房裏一打聽，說是我們老爺昨天晚上，三點鐘才睡，這個時候，那能起床？玉和看門房那個樣子，很是和氣，倒也不難說話，便笑着問道：『貴姓是？』門房道：『我姓劉。』玉和道：『哦！劉爺。在司長這公館多年吧？』這劉門房本來攔房門口站着。固然是不讓玉和進去，他自己却也並不要出來。這時，他却走出來一步，臉上帶一點笑容，向他道：『可不是？司長這兒常來常往的人，我都認識，你以前也到我們這兒來過，現在好久不見了。』玉和道：『我聽說這邊司長要高升啦，也許有用得着我的事情，所以我特意來見見。』劉門房道：『咱們不見外的話，我老實對你說一句，這可難啦。這幾天來見司長找事的簡直不斷，還有託人寫介紹信來的，那還不算呢。』玉和道：『這個我也知道，各人碰各人的運氣罷了。但不知什麼時候，司長可以見客。』說着這話，滿臉堆下笑來，然後向他微點着頭道：『求你多照顧照顧，將來再感謝。』劉門房道：『昨天晚上開了一宿的會，司長實在是乏了，今天要他見客，恐怕不能夠。明天九點鐘以前，你可以來上一趟，到那個時候，我跟你言語一句。至於見得着見不着，我也說不定。』玉和道：『見得着見不着，那沒有關係，我多跑兩趟就是了。』劉門房道：『你府上有電話嗎？到了那個時候，打個電話來問我就是了。我們只要說得來，彼此都有個關照。』玉和聽說心裏可就想着，要說

家事沒有電話，顯見得局面小。要說有電話，人家要打電話去呢？這便向劉門房笑着拱拱手道：「不敢這樣子的費心，好在明天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再來跑一趟就是了。」說着，又和劉門房道了幾聲勞駕。方才回去。到了家裏，桂英知道玉和今天是見袁司長去了，一進門便迎着笑問他道：「今天見着袁司長，有些成績了嗎？」玉和躊躇着道：「約了我明天去見呢。」桂英道：「闊人都是架子大的，能約着你去見一面，那就不錯了，日子遲一兩天，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玉和怎好說什麼呢，也只好陪着夫人笑上一笑，他因爲不願撒謊，欺瞞夫人，又不願說真話，讓夫人失意，所以只有笑上一笑，模模糊糊的，過了此厄。到了次日，玉和又到袁鐸家裏去求見。還沒有走進大門，那劉門房却迎了出來，陪着苦笑道：「你今天又算白跑，我們司長上天津去了。」玉和聽說，軟了半截，找得着事，找不着事，那還沒有什麼要緊，可是夫人問了起來，自己却何辭以對？難道直說袁司長上天津去了？昨天告訴夫人，袁司長約我談話，今天袁司長偏偏上了天津，這可見得我在袁司長面前，是一點信用沒有了。他心裏如此想着，神情自然就躊躇起來。劉門房看了他那種爲難的情形，便道：「你不是聽到說我們司長有升官的消息，才來找他的嗎？其實你別找他，他由司長升次長，就是由第三席坐到第二席去，又不是新機關，能安插什麼人？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吧？從前和我們司長也同事的梅幫辦，現在有外調津海關監督的消息，這一子下，可就要用人不少。你何不到他公館裏去找機會，找得着很好，找不着，也不損失什麼。」玉和一聽，這話有理，立刻就改向劉公館

來。到了公館門口，一看只見提籃攜盒向裏面送禮的，却是絡繹不絕。自然門口的汽車人力車。也停滿了道路兩邊。玉和看着，不像是平常日子的情形，於是就向一個車夫打聽，這宅裏有什麼事？汽車夫說，是宅裏的老太太的散生日，玉和一想，這倒是個進見的機會，何不送上一分禮，然後跟着拜壽，只要他送禮簿子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也就不敷衍我一點。於是忙着回去拿錢，採辦了一筆禮物，還出了兩毛錢，運動房東的包車夫代為送去，一直忙到下午，自己這纔到梅宅來拜壽。禮物算是收下了。到壽堂拜壽的時候。只有梅司長的少爺，打一個照面，接着便有招待員引到客室裏來。這客室裏，人是坐的不少，但是舉目一看，沒有一個是認識的。而且這些人，氣派都非常之大，談笑自若的，三個一羣，五個一黨，互相招呼，在那裏說話，對於他並不理會。玉和在許多活動的人物中，單單的一個，正襟危坐着，不但自己無聊，便是讓別人家看到，也要說自己是個傻子。因身邊還坐着一個鬍子長一點的人，還像是個長厚些的人物，便站起身來，笑嘻嘻的向人家問着貴姓，不料這個老人，竟有幾分不識擡舉。隨便答應了一聲我姓秦，站起身來，有別人向他打招呼，他却和別人說話去了。玉和碰了這樣一個釘子，心裏自是難過已極。然而看看這位老人，態度軒昂，起碼也是簡任以上的官吏，怎好去和人家計較什麼，因之依然低頭無言，沉默着坐在那裏，再冷眼看那些招待員，也只挑着那大家奉承的人前去招待，對於自己，眼角也不會看上一看。剛纔坐在這裏，自己還只覺得無聊，坐久了，倒覺是無恥了。自己站起身來笑着想告訴一個招待員，說是裏

走了。然而那招待員只管在人羣裏忙來忙去，眼光却並不射到自己身上來，自己這又算白和人家陪了一回笑臉。只是已經站起來了。却也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牽了一牽馬褂，到旁邊屋子裏去，將帽鉤上的帽子，取着拿在手上，站到屋中間來。他心裏想着，這個時候，招待員看到客人手裏拿着帽子，是個要走的樣子，一定前來打招呼的了。不料自己站在屋中間有五分鐘之久，還不會有人理會，只得拿帽子，悄悄的走出梅宅。這樣回去，當然是一件十二分掃興的事。不過一方面掃興，一方面又覺得恢復了自由，倒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忙了一下午，花了十幾塊錢送禮，主人翁自己，都不曾見着一面，實在冤枉極了。這時天色已黑，到了吃晚飯的時間，自己且到小館子裏去吃一碗麵，再回家去，依着他本人的心事，本應當向桂英直說的，可是不明什麼緣故，當見了桂英之後，桂英問上一句，酒席怎麼樣，自己便會答覆出來還好。這還好兩個字，就是自己撒着謊，說是吃了酒。此外的話，她一問起來，又不能不跟撒謊了。他口裏撒謊，心裏却非常的難受，自己早已決定了，不再向新夫人說一句謊話的，怎麼不知不覺的又跟着撒起謊來。心裏惶恐還不要緊，又怕臉上的顏色不好，就難免讓夫人“內容察看出來了。所以只和夫人說了幾句，就牽扯到一件事情上面去。他今天是懊喪極了，老早就上床去睡覺。然而他那裏睡得着，頭一落枕，就在那裏想着，找了兩位舊上司，都無緣可接近。明日應當找一個方法，找一找有能力，而位分小些的人。雖不能直接向他投事，可以請他代為介紹出去，至少也可以把自己現在一番為難的情形，對他說上的。這樣的上司，

自己有還是有一個，便是同鄉李學慈，他做過一任教育次長，代理部務。同鄉的人，不稱他先生不稱他次長，都叫他一聲李學老。這也無非以爲同鄉的關係，不稱官銜而稱某老，比較得可以更親熱些。既然是可以表示親熱，當然可以用同鄉的資格去找他，所以他當晚從頭至尾想了一遍之後，到了次日，悄悄的就來找李學老。這個李學老遇着同鄉來拜訪，向來當作自己家人一樣，來則必見的，自己也就毫不猶豫的，專誠之至的來拜會。不料到了門口向門房一打聽，門房便說次長不大舒服有好幾天了，恐怕不能見客。玉和一想，李學老在同鄉中是個敦厚的長者，知道他有病，就當來奉看，而况又到了他大門口，怎好過門不入呢？如此的想着，立刻就轉變了意思，對聽差的道：『我就是知道你們次長身體不大好，特來探訪的。』門房聽了，當然進去先報告了，然後引他進去。李學慈果然不是風寒小病，他正歪臥在床上，牽着被，蓋了自己的下半截，床面前放了一張茶几，上面放了藥碗糖罐茶杯之類，屋子裏充滿了病人的空氣。李學慈在床上就拱了兩拱手，向玉和連連道不敢當。早有在病人屋裏照料的老媽子，搬了一張凳子，靠了床放下，讓玉和坐着。越坐得近，越看了老人家臉上，血氣不充足，這個樣子，安慰人家之不遑，怎好在人家當面要求介紹差事，因之隨便的說了幾句話，不敢攪擾人家，就起身回家了。他心裏非常之苦惱，連找了三個方向，都是籌之爛熟，以爲有把握的，結果都是碰鼻子灰。在北京官場找飯碗真有如此之難。這一腔苦水，自己也不敢和桂英說，只是悶在肚裏，預備去想第四步的辦法，等事情成功了，然後一齊告訴桂英，纔可

見謀事之苦。因之又忍耐了一天，預備再去找一個可以幫忙的人。不過找了三天，蹩了三天氣。這第四天，且不要又蹩一天氣。自然出去找路子，在官場裏，十有其九是蹩氣的，爲了免除今天再蹩氣起見，只有今天不出去拜客，不出去找路子，是萬無一失的。如此想着，第四天早上，就一點事也不做，只端了幾分報在家裏看。他看報的時候，無意之間，看到報的前端，有兩項啓事。上面的文字是：『安徽旅京同鄉諸君公鑒。茲據皖垣來電，吳太岳先生，準於十五日下午，乘通車到京。吳公文章道德，望重海內，此次蒞京講學，鄉梓增輝。凡我鄉人，望於是日下午齊集車站，恭候文旌，以表示歡迎之至意。』下面還有其他的文字，也不必看了，心裏忽然靈機一動，接着想着道：這位吳先生，爲人是非常慈祥的，在省城念書的時候，曾請他當過學校的校長，結果，他真代理了三個月。那回去歡迎，他自己便是十大代表中之一個，今天他來了，無論爲私爲公，都應當去歡迎他一下子。天下事是說不定的，也許借着這個機會，就可以請他找一件事。十五是那一天呢？將手上拿的報紙一看，呵，喲，十五便是今天！原來打算今天休息一天的，這樣子，今天便又不能休息了。一個人找起事來，猶如撒了一把種子到土裏去，知道那一粒種子可以長出秧來，那一粒種子長不出秧來？今天去歡迎吳太岳老先生是撒種子之一粒。又猶如討飯的花子一樣，知道那家要得着飯，那家要不着飯，上車站去歡迎人，也是去要飯的一家，有效力與否，在所不計，去總是要去的了。玉和在一番考

虛之後，到了下四點鐘，就穿了長袍馬褂，到車站去歡迎吳先生。

天河配

下冊

張恨水著

第十七回

一代鶯花銷磨七件事
滿城風雨高卧二分愁

當玉和決定了主意之後，就按時到車站來接吳太岳，他以為這不會有什麼困難的，總可以在車站見着他，不料走到了車站，一看同鄉們，却一個也沒有，心裏想着，難道所有的同鄉都不來？那末，我一個人接着了吳太岳，這人情更大，他更要領取我的人情了。這樣想着，低頭向站裏面月台上走。轉了兩個灣，忽然又一轉念道，慢來，同鄉這樣大登啓事，豈有不來歡迎之理，莫非已經過了鐘點了，找着車站上的標準鐘一看，並沒有到鐘點，當然沒有歡迎過去，那麼，這些同鄉何以不來，難道報上登的那一則啓事，是開玩笑的嗎？一個人狐疑着，猜不出所以然來，但是既然來了，不能白白的回去，且在車站上等等着，不多的時候，火車到了，自己在行人要道上站定，只管張望車上下來的人。這些人是一羣一羣的過去，並沒有吳太岳，當然，這是自己實心信任了報上那一則

啓事，又算白跑一遭了，一個人快快的走回家去，又加上了一層不快，後來一打聽，吳太岳在中途有電致同鄉會，展期一天到京，等自己知道了這個消息的時候，吳太岳已經是到京的一天了。這樣一個與自己有淵源的人，偏是又把這歡迎的機會錯過去了，他連受了幾番挫折，自己就很是灰心，在家裏休息兩天，也不會出去找朋友。可是在第三天下午，岳母朱氏却來看女婿來了。她進門看見玉和，第一句話，就問道：『姑爺，衙門裏公事忙呀？』玉和答應不好意思，不答應又怕露出了破綻，隨便的道：『總是這樣。』桂英聽到母親說話的聲音，一直迎到院子裏來，將她攙了進去。朱氏問道：『這幾天你公母倆都不見面，我知道，玉和一定是公事忙，你爲什麼也不回去呢？』桂英道：『我要走了，家裏就沒有了人，你叫我怎樣離得開來。』娘兒倆說着話，走到屋子裏來，玉和也就跟了進來，在一邊坐着陪話。朱氏隨說了幾句閒話，她原是朝姑娘坐着的，這時却掉轉來向玉和坐着，因道：『我今天來，一來是看看你們，二來還有一點小事。』說時，掉過臉來，又朝着桂英道：『自從你出了門以後，家裏更現得冷靜了，你哥哥也說家裏事沒有人做，這不是辦法……』桂英笑道：『你不用向下說，我明白了。是不是哥哥要娶嫂子呢？這是好事呀。』朱氏道：『好事不是？可是一說好事，就結了嗎？』桂英聽到這裏，知道下面有一段大文章。便向玉和看了一眼，那意思好像是說，有了一個難題目了：你自己斟酌答覆罷。玉和心裏也很是明白，微微的將下巴點了兩點表示是知道了。朱氏說的話，是一口氣說下來的，姑娘姑爺面前，當然用不着怎樣考慮，又道：『

第一就是錢這件事，我沒有辦法，你哥哥說了，打算打一個會，請你公母倆，一個上一枝。』桂英以爲母親要下什麼命令，硬要多少錢。現在不過很客氣的商量着，要公母倆上一枝會，這就不好怎樣推辭得。因向母親道：『哥哥要娶嫂嫂，我們手足至親，當然要幫忙。可是玉和的錢，就是我的錢，我的錢，就是玉和的錢，怎麼我兩人，倒各要上一枝會呢？』朱氏笑道：『說雖是這樣說，可是借了這個名兒，好讓你夫妻二人出個雙分兒。』玉和道：『是多少錢一枝會呢？』朱氏道：『少了不夠的，多了又怕邀不起來，所以我想每枝會定二十塊錢，你們兩個人，一個月拿出四十塊錢來得了。玉和在交通部，一個月拿一百五十塊錢，這還不到零數啦。我也跟你們算了，你們又不等着錢用，先別使這個會錢，按會收利，說是四十塊錢，一個月貼出三十五六塊錢得了。到了最後兩個會，你總得了去。十個月之內，你們貼出三百五六十塊錢，可以收回四百塊錢回去，這也是一件好好的事呀。不知不覺的，可以替你們聚上一筆錢了。』玉和聽了，心裏不住的打算盤，將銀行裏存的款子，通統算起見，也不過四五百塊錢。每個月極力的節省着過，也只好用半年，岳母出了個主意，倒要貼十個月的會，這不是要人的命嗎？他躊躇了許久，才向桂英道：『北京城裏標會的這種事情，我可有些不懂。』朱氏道：『這有什麼不懂？我作頭會不算，邀十個人出來，逢月攤錢，到了那日，像衙門裏買東西投標一樣，大家標利錢，標得利錢多的得會。譬方說，桂英短錢使，想得二會，標兩塊錢利，那末，二會這一會，你一枝出十八塊錢得了。你若是老不使會，到了末會，你一個錢利

息也不用標，會也歸你得，人家都要按分出二十塊，你不是出打折的本，收足數回來嗎？」朱氏談起標會，她彷彿是個老手，說着連算帶比，兩手鬧了個不歇，玉和聽了，始終裝了不大明白，微笑道：「這件事，我實在是外行，請你自己和姑娘接洽罷。」朱氏道：「啲！你真是個書呆子，別的話不用說了，難道你出錢也不會嗎？一切你都不用管，到了上會的日子，你拿出四十塊錢，交給你的太太。多了錢，就帶回來，反正誰也不能欺負你。」朱氏說到這裏，真把話說得無可轉折了，玉和要說出錢也不會出，那就是不肯出錢，丈母娘豈肯放過呢？因之什麼話也不說，只是笑笑。桂英知道他這一分困難，這時一定回斷了母親，大家面子都不好看，便笑道：「不用說了，你要去會朋友，出去會朋友罷，讓我和媽慢慢的商量罷。」玉和聽了這話，猶如得了皇恩大赦一般，立刻站了起來，向朱氏連連拱了兩下手道：「我要出去會兩個朋友……」朱氏道：「今天不上衙門去嗎？」桂英搶着道：「去的。他去會朋友，也是爲了公事。」朱氏也站起來道：「既有公事，你就別耽擱，我是自己家裏人，還跟我客氣什麼呢？」玉和有了這話，歡天喜地的去了。他爲避免和丈母娘說話起見，直到吃過了晚飯的時候，方才回家來，見朱氏已不在這裏，就向桂英道：「你看這件事怎麼辦，不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嗎？我去後，你是怎樣和老太太辦交涉的？」桂英道：「我還能說不出錢嗎？我告訴了媽。只要哥哥娶親，我一定幫忙，兩百塊錢的事，還用得着邀會嗎？到了那個時候，我拿出來就是了。」玉和道：「你倒說得好大話，兩百塊錢我們隨便拿得出來

嗎？」桂英道：「我又不曾變錢，我怎麼又拿得出來呢？不過我想大福，他是想借娶親爲名，好邀一個會，弄些錢花，壓根兒還沒聽到說媳婦家姓張姓李，他娶個什麼親？所以我就落得向他說個大話，說是只要大福有了日子，我就拿出二百塊錢來。」玉和道：「他真要是定親呢？」桂英道：「我也跟你想了，你受驚也就是這一兩個月，到了他定親的時候，你一定也有了事情了。那個時候，無論怎麼樣？兩百塊錢的事，還週轉不過來嗎？」這樣一說，玉和聽到肚裏，昂頭先想了一想，桂英道：「你覺得怎麼樣？」玉和道：「很妥當的。到了那個日子，我還找不着事，那也不是我的好事情啦。」桂英道：「這不結了？」玉和自己說了這樣一句壯膽子的話，心裏比較的痛快一陣，其實這幾個月裏，是否有把握可以找到一件事，真沒有把握呢。他如此想着，點了一根烟捲，斜坐在靠椅上只是出神，桂英却也不來理會，打開小櫥子捧出一分東西，放在棹上，玉和看時，乃是三本賬簿，一把算盤，還有一個小木頭盒子，裏面裝有銅子和銅子票。她放好了，接着又把三層棹上的筆墨也移了過來。玉和笑道：「這樣子，你是要算今天的帳了。你到那三層棹上去寫不好嗎？幹嗎又挪筆墨到這邊來呢？」桂英道：「在這兒寫，就了屋子中間的亮罷，到那裏去寫，又要亮上一盞電燈了。」玉和笑道：「你真是了不得，一省儉起來，什麼都很經濟，多點一盞電燈，你都捨不得。」桂英笑道：「並不是我過於節省，你想，一樣事情省一點，把省儉的十樣事情歸結起來，就是一筆很大的款子，現在你沒有找到事情，我還是放開手來花，你怎樣經受得起？我常聽到你們讀

書識字的先生談過，什麼不能開源，就當節流。我這也算是節流啦。」她如此說着，在身上口袋裏摸索了一陣，摸出幾張字條來。她看一張，就在賬簿上寫上一筆，寫完了，然後將算盤敲打一陣，打完了，手按棹子，昂着頭想道：『不對呀。我今天付出了一塊八毛錢，怎麼只有一塊六毛錢的賬呢？』玉和口裏啣了煙捲，只坐在一邊，遙遙的看着，這時見她如此，便笑道：『二毛錢的事，爲數幾何？你何必還要這樣的去思索呢。』桂英道：『這話不是那樣說，既然談到記賬，那就一毫一釐。都要仔細考究起來，不能含糊過去。』說着就高聲叫了一聲劉媽，他們的女僕進來了，笑道：『大奶奶算賬啦，是有一筆賬漏了，記不起來了嗎？今天下午，巡警和我們要公益捐來着，臨時把條子丟了，他說明天補了來，準是這一筆賬沒有想起吧？』桂英哦的一聲笑了，這才讓女僕走去，自己提起筆來在賬簿上補寫着。玉和道：『我想不到你一個把洋錢當銅子兒使的人，會過的這樣的日子。』桂英道：『惟其是當年把洋錢當銅子兒使，於今看到錢不容易，很悔當年孟浪，所以更要把錢看得重了。』玉和站了起來，突然向她作了一個揖，笑道：『這真算我對不住，你一代名伶，爲了我，王玉和，把你那正在三月鶯花的春光，却消磨在這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裏面了。』桂英連忙退後一步，讓開他一揖，然後才笑着道：『只要你明白。我作了就值得。我現在雖然少花幾個錢，用不着天天去伺候人。從前我在台上，不哭要哭，不笑要笑，於今我要哭就哭，要笑就笑，第一件事，就快活多了。從前唱了戲不算，鬧到十二點鐘散戲以後，也許還有應酬，於今是沒有的了。』

。』玉和道：『當然，現在身體上是自由得多了。』桂英道：『這不結了？人生在世，第一件要的是自由，第二件才是穿衣吃飯。你不見犯了罪的人，法律只禁止他的自由，並不禁止他穿衣吃飯嗎？』玉和笑道：『不料你倒有這樣一套議論？』桂英道：『唱戲的人，人情世故，什麼不知道？而況我們唱的戲，一年至少有十個月是唱的時裝本戲，總不外乎是社會上一些升高落下的事情。別跟人學，就是我們唱戲，自己也把自己教乖了啦。』玉和點點頭道：『你這話真難得，有你這一篇話，我為你肝腦塗地也值得。』桂英笑着將筆墨賬簿，一齊收了起來，向他道：『別這樣對着灌米湯了，大家打起精神過日子就得。人家總說唱戲的女孩子，不會當家的，我倒要做點事給人瞧瞧。就是你說的話，柴米油鹽醬醋茶，打開大門來，也無非就是這七件事，這有什麼難於料理的。』玉和道：『原因爲不難，才覺得讓你去管理，那是有些不值得。』桂英道：『有什麼不值得？那裏缺少了銀行總經理，要我去當不成？』玉和笑道：『我不說了。我怎麼樣子說，你怎麼樣子和我的辯論，反正是你有理。』桂英笑道：『這種有理，還不是你所歡迎的嗎？』玉和道：『當然是我所歡迎的。你瞧，若不是我歡迎的，我怎麼會跟你作揖道謝呢？』桂英道：『半是和我作揖道謝就算得了嗎？』玉和道：『你說要怎樣的道謝呢？我眞要道謝，怕你又要拒絕了。』桂英抿嘴一笑。在這一笑中，夫妻倆才把柴米油鹽這本濫賬算清，一同去安寢。到了次日清晨。玉和在床上睜眼看時，身邊已不見了桂英，枕頭邊倒放着一疊報紙。自己匆忙的起來，漱洗已畢，順手便拿起報紙，從頭至

尾看了幾遍。把報都看過了，却見桂英手提了個菜筐子，在窗子外邊一閃。不多時，見她手拿了個白瓷碟子，盛着五個蟹壳黃燒餅進來，笑問道：『洗過臉了嗎？』玉和道：『洗過了，茶也泡了，我喝了。不淡不鹹。』桂英笑道：『你覺着合適不是？是我在茶壺裏放好了茶葉才走的。你喜歡吃的燒餅，我也和你帶來了，此刻還是熱的，趕快吃罷。』玉和笑道：『這樣子，你又上了一趟菜市了。我告訴你好幾次了，買菜的事，交給老媽子去作就得了，何必還要自己去買呢？就是讓她從中落下幾個小錢，那也是有限的事。』桂英道：『我倒不是怕他們從中落錢，他們買的菜，怎樣也不會合你口味，反正我也沒有什麼事，出去跑一趟，也不值什麼。』玉和點點頭，又歎了一口氣道：『我慚愧！』桂英拿了一個燒餅送到他手上，笑道：『吃燒餅罷，別一起來就發牢騷。我還要給你去作那紅燒鯽魚呢。』說着，她就衣架上一搭的一條白布圍襟取了下來，在胸面前繫着，竟自走了。玉和一個人，在屋子裏喝茶，吃着燒餅，就伏在棹上不住的想心事。心裏默念着，假使我兩三個月內，找不到事情，她還能這樣待我嗎？就算她能這樣待我，好意思來享受嗎？她越是這樣待我，我越要去找一分職業，來對付她，我若是找不着職業，我應該羞死了。他正如此沉沉的坐在屋子裏想着，外面有人叫起來道：『客來了，怎麼瞧不見人呢？』玉和伸頭一望，却見程秋雲穿了一件淺灰滾黑邊的軟絨長旗衫進來。耳朵上吊了一副珍珠墜子搖擺擺擺的，很有風頭，她穿了一雙芽黃高跟皮鞋，一點灰痕沒有，可想是坐車來的。玉和連忙笑着迎了出來道：『貴客到臨，歡迎歡迎！』

『秋雲道：『你們新太太呢，到那裏去了？又在屋子裏頭巧梳妝吧？』玉和倒有些不好意思，說她是在廚房裏去了，便笑道：『就來的，就來的。』只這一句話，桂英手上拿了柄炒菜的鐵鍋鏟子跑了出來。秋雲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拉住了她一只空手。笑道：『你現在真會當家，什麼都是自己來。』玉和見她伸出來的一只手，却帶了一只很大的翡翠戒指，照現在的行市而論，怕不要值二三百元？自己夫人的手上却是光光的，上面還有鍋煤跡。自己心裏一難爲情，臉上也就紅了起來。但是桂英却坦然無事的，拉了秋雲的手，一路走到屋子裏來，還笑嘻嘻的向她道：『你來得正好，在我們這裏一同吃了午飯去罷。』秋雲還不會坐下來，就先笑着向玉和道：『我們這個媒作的不錯吧？你看我們妹子多好，什麼事都會做。』玉和笑着向她拱拱手。桂英叫了女僕來，將鍋鏟交給她，自己到臉盆裏去洗着手，解下白圍襟來，擦乾淨了手，又撲着身上的灰，因向秋雲道：『在家一點兒事也不做，未免無聊得很，所以老媽子做不好的事，乾脆我就自己來。』秋雲笑道：『不想你花容月貌的名女伶，現在這樣做起當家太太來了。我們這位王先生，要怎樣的報答你才對呢。』玉和笑着還不會答話，桂英搶了答道：『兩口子過日子，誰又當謝誰，請問你幫着張二爺，他怎樣的謝你呢？』桂英說到這裏時，玉和的眼光，就像閃電似的，將秋雲耳朵上的珍珠墜子，身上的軟綢旗衫，腳底下的高跟皮鞋，由上至下，看了一個夠。桂英坐在一邊，早看到了，心想我這樣說着，一比起來，豈不是故意讓他難爲情？於是向玉和丟了一個眼色道：『我們談談心，沒有你的什麼事，

你出去罷。』玉和正覺得有些受窘，叫他出去，倒是給他一線活路，向秋雲道：『在這裏吃了午飯去，我少陪了。』說畢，自戴了帽子走出大門來。那秋雲的包車夫，正站在大門外向門裏邊估量着，看到玉和出來，就向他笑着請了一個安，玉和也向他點了個頭，那車夫李二道：『王先生，我薦個車夫給你罷。』玉和倒不便說不用車夫，閑閑的問道：『你薦一個車夫給我？』李二道：『是的。他是我們同鄉山東人，非常之老實的。』玉和點點頭道：『再說罷。』李二道：『你天天上衙門，總是要坐車的，自己買一輛車子，不好嗎？』玉和怎好和他多說，笑嘻嘻的走開了。可是自己走遠了以後，心裏却非常之難過。自己越急，越是受了這些無味的刺激。依着自己的意思，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的真態度揭開，就說自己沒有事，大不了，也不過親戚說我窮，說我運氣不好而已，不比這樣一天說假話，作假事好些嗎？如此想着，低了頭只管的走去，及至抬頭一看，糊裏糊塗的穿過了一條東西長安街，自己由西城步行到東城來了。自己心裏，本是極端的慌悶，借着散步的機會，解一解自己的慌悶，也未嘗不是好事，於是倒也不必雇人力車子，依然步行回來。到了家裏，程秋雲已經走了，院子裏兩個送煤球的，將煤球筐子放在地上，只管和桂英說好話，桂英手上拿了一把大秤，扳了臉子，在屋檐下站着。送煤球的笑道：『王太太得啦，送煤沒有那樣好的事，差個三斤五斤的，總是免不了的。你高高手兒罷，下次我和櫃上說，讓他把秤再邀足一點兒就得了。』桂英道：『一次兩次的和你說，你們總是這樣，今天不補來不行。』玉和遠遠的看到她那

一番當家的情形，覺的她真是改換了一個人，令人可敬。可是轉念一想，她的如此，不都爲的是我嗎？又令人慚愧。自己遠遠的站在院子門外發楞，送煤球的回頭看到，便笑道：「囉！老爺來了，老爺下衙門來了。老爺辦大事的人，百兒八十的，那也不算什麼，差幾個煤球，你還計較。」說時，這兩個送煤球的，又到玉和面前來說好說歹，玉和笑着讓他們倒煤球去了，和桂英一路走進屋來，低聲笑道：「你這種樣子過日子，和我們鄉下人過日子，簡直是一模一樣，和我們大嫂在一處，一定是二十四分說得來。」桂英見玉和一再的誇獎她，便笑道：「實在的說罷，我們作戲的時候，三百六十天，天天在台上罵人，不能到了自己頭上，就把這件事情忘了。」玉和聽了她這話，也覺得她是真正有一種覺悟，心中自是歡喜。因問秋雲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事。桂英先是不肯說，後來才道：「你的事情丟了，張濟才公母倆是知道的。這兩天，有人在她面前打聽，你究竟在交通部掙多少錢一個月，她怕這件事傳到我媽耳朵裏去了，特意來問問我們。」

玉和淡淡一笑道：「問問就問問罷，反正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桂英笑道：「這幾個月內，我們的生活，又不會發生什麼問題，諺看得出這個漏洞，我想還是瞞着一點的好。至少人家會說我的命不好，我一來，就把你的事情弄丟了。」玉和聽了這話，却也是真的，只好忍耐了不說。可是表面上，從這日起，心裏就加添了一件心事，覺得這樣的隱瞞，決計不能久上的，萬一讓岳母知道了，這事怎麼辦？桂英既是不願讓她母親知道這件事情，實在也有些不好隱瞞，一想起來，真教兩頭爲難。然而這沒有別的法子可以

挽救，只有趕快去找一件差事到手，才可以把面子遮住。因此一來，他四處鑽營差事的運動，却特別加緊。有一次找着一個實業的朋友，他說天津方面，公司裏差一個協理，若是懂簿記，又懂英文，再有點商業常識，就可以担任。玉和想着，除了英文還可湊付而外，那兩項全不行，不敢去。又一次遇到一個舊上司，要找一個私人祕書，只要字寫得漂亮，漢文有根底就行，資格倒是不論。然而漢文有根底這句話，玉和不敢說。還有一次，電燈公司，要找一個工程師，每月薪水三百元，還帶分紅。可是生平沒有學過，學的是土木工程，隔用。兩個星期前，曾寫了一封信去廣州，託同學李子良想點辦法，果然來了一封快信答覆，說是廣州革命政府，非常有朝氣，尤其歡迎知識青年來工作，請快來，這是個絕好的機會了，可是這位新夫人，是個唱老戲的，談到向革命政府下去找工作，她不嚇壞了嗎？若是自己一個人，與其在北京政府下受這骯髒氣，老早就去了。總而言之，找工作的機會，並非沒有，但是得來機會，自己都不能利用。世上那有作官這件事容易，只要認得字就可以。不用談專門科學生疏了，就是普通常識，也趕不上時代。自己若干年來學些等因奉此的公事套子，除了作官，那一行也用不着這個。作官作官，真是害了自己。然而北京城裏爲了官好做，走上做官這一條路子的，至少說也有四五萬人。各機關上併攏算一算，大大小小，也不過可以容納萬兒八千的，找不着差事的，就多了。要說沒有事再去找事，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會鑽，人家也會鑽，這事情就容易臨到我頭上來嗎？作官可以掙容易錢，作別的什麼，本也可以掙

容易錢，但是無論什麼事，却不如作官這樣有面子。你無論到那一種社會裏去，你若是說作官的，就比不是作官的受歡迎，作官的人，若是沒有了官職，再去改就別的職業，和人家談起來，也好像很沒有面子。這樣的社會，實在應當革命一下。可是要去革命，帶了家眷去，那是笑話。丟下家眷，於心不忍。他這樣心裏煩悶，表面慌張的生活，約摸過了一個月，依然是找不着一點機會。不但是找不這一點機會，這時，北伐的革命軍，已經由河南山西兩方，直逼北京，北京政府，天天有崩潰的可能，原來在機關上謀生的人，都發起慌來，不知道何以善其後，當然是更沒有找生活的機會了。不過這樣一來，玉和心裏，倒是場實了些，只希望革命軍快些殺到北京來，那個時候，所有北京城裏的官員，都沒有了職業，自己也就借此倒台，說是跟着北京政府的交通部一齊完了。因之每日看到北方軍隊打敗仗的消息登在報上，心裏就很痛快。這一天報上登着，河南軍隊，已經過了新鄉，山西軍隊逼近石家莊，就高高興興的念給桂英聽。桂英笑道：「我也知道你那個心眼，只要革命軍來了，北京城裏有了變動，你就不用說謊，還在交通部有差事了。反正大家是完，不礙着你的面子，可是你還得望後想，到了那個時候，你要找事就更難，我們打算怎辦呢？三個月五個月，找不着事。要遮掩也就遮掩過去了。永遠要找不着事的話，不但是面子事兒，衣食兩個字，還得發生問題呢？」這一句話提醒了玉和不少，革命軍不來，雖撒謊有事，不難找個小官做，把謊彌補起來。革命軍來了，用不着撒謊，可就更找不着小官作了。自然，那時可憑自己真本事，作點工程

上的事，可是在另一個局面之下，自己又毫無把握。如此一想，又重新煩悶起來。北方的天氣，是不容易下連陰雨的，一下起連陰雨來，那就會格外的悶人。偏是在玉和前思後想都無路的時候，接連的下了三天大雨，滿院子裏都是水窪，穿了便鞋，屋子外一步也移動不得。院子外本有一株高大的槐樹，在大雨停了，小雨飛着細煙絲的時候，映着屋子裏陰沉沉的。凡是下細雨，大概總有風的，那風吹來樹上，將樹葉上的積水，灑潑下來，落到水窪裏，嘩嘩嘩作響，令人聽到，說不出一種什麼煩悶的感想。他夫妻倆，總是在三間北屋子裏盤桓的，外面兩間，作爲吃飯作事的地方，裏面一間屋子，作爲臥室。玉和由外面屋子踱到裏面屋子，由裏面屋子踱到外面屋子，走來走去，只有這三間屋，非常的困倦，反背了兩手，只管靠了屋門，向院子裏天空上望着。那雨絲捲着冷氣球兒，在半空裏飛舞，偶然有風吹近身邊，只覺臉上冰涼一陣，桂英也是悶得無聊，拿了一件小汗褂子，坐在窗戶邊，換紐絆兒。便對玉和道：『你在家裏悶得利害，出去找個地方消遣消遣罷。』玉和道：『你瞧，天上的黑雲，都罩到屋頂上來了，城裏那個消遣的地方也停止了。再說我也沒有心思去消遣。』桂英道：『到濟才家裏去坐坐罷。』她說着，停了針線，拿出皮鞋雨傘到外面屋子裏來。玉和看到夫人一番好意，不便拒絕，只得換了皮鞋，打着雨傘，走出門來。北京總是那樣，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這小胡同裏，被三天的雨水一浸，土地化了，車子和人一踐踏，滿處都是稀化的泥漿。玉和想着，出來消遣的，就不坐車子了，靠了人家的牆，挑了硬地走。脚下走着，心

裏又不住的想心事，走了許久，忽然省悟，我到那裏去，就這樣一直走去嗎？擡頭一看，走上馬路，已離天安門不遠。便想着，不必去會濟才了。人家過着那樣快活的日子，瞧着也是心裏更難受。天安門地方寬闊，到那裏去看看雨景吧。於是變了方針，一直走到天安門來，這裏是堅硬的石板路，雨越洗，越是清潔。走到廣場的中間，朝南一望，那一片花園，夾着一條御道，很有些畫意。然而這裏望得遠了，更顯出滿天風雨來南方的正陽城樓，北方的天安門城樓，都伸入陰雲層裏去。似乎這整個北京城，都有些陰慘慘的。站了許久，似乎身上有些涼，便坐了車子回家。桂英問道：「濟才不在家吧，怎麼這早就回來了？」玉和將自己跑到天安門去看雨景的話說了一遍。因笑道：「北京政府沒有生氣；連北京全城的人都沒有生氣了。」桂英道：「你是心裏不受用，無論看到什麼，也覺得淒慘的。不過，你近來喜歡罵北京政府。你也想作民黨嗎？那可危險呵！」玉和也懶於辯論得，靠了棹子，一手扶了頭坐着。坐了有半點鐘之久，打了兩個呵欠。桂英道：「你出去一趟，連小衣都濕了，換了乾衣服，蓋着被睡一覺吧？」玉和道：「對了！只有睡覺，是愁人過陰天一個好法子。」於是桂英打了盆水，放在床面前，讓他洗腳，又取了一套乾淨衣服，讓他換。玉和換好了衣服，坐在床沿上，隨便的將腳伸到腳盆裏去搓了兩下，便覺得頭重腳輕，有些支持不住。他也來不及等腳布了，順手掬起垂下的被單，將腳擦了兩下，立刻倒了下去，扯着疊的棉被，將身子蓋了。桂英看了他這個樣子，連忙倒了水，來和他將被蓋好，伏在枕頭邊問道：「你別是招了涼了吧？」

「玉和強笑道：『沒事，我不過是心裏煩得很。』桂英聽說他是心裏煩得很，不敢再問他什麼，依然坐到窗戶邊去做活。那窗子外的雨，又大起來，風吹着，只管沙沙作響。許久許久，却聽到玉和在枕上抖着念道：『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桂英也沒理會，不久，他又念了一遍。接二連三的，只管把這句話來念着。桂英覺得這不是偶然的，就望着床上的他，奇怪起來。」

第十八回

頻道不如歸
形成槁木
可憐無所好
目送飛鴻

白桂英坐在一張凳子上，正自納悶，爲什麼他說這種話呢？那床上的王玉和，又抖顫着聲音哼起詞句來道：「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桂英笑道：「你怎麼了？顛三倒四的，只管把這幾句書來念着？」玉和笑道：「什麼也不爲，可是念了這幾句書，心裏就像痛快得多。」桂英將茶壺裏的熱茶，斟了一大杯，遞到他手上，就向他笑道：「你在外面回來，又立刻洗了腳，肚子裏面還藏着寒氣呢。喝一杯熱茶下去，把熱氣衝一衝罷。」玉和坐起來，接着茶杯，並不說什麼道謝，却向桂英嘆了一口氣。桂英道：「你爲什麼倒嘆氣？」玉和搖搖頭道：「我昂藏五尺之軀，倒要受你的保護，我是非常慚愧。」桂英笑道：「你這也叫多此一番慚愧了。兩口子談什麼保護不保護？」玉和將一杯熱茶，勉強地喝一半，就將杯子遞還給桂英，接着還拱了一拱手。於是一倒身子，牽了被，將身子蓋着，便一個翻身朝裏就睡着了。原來玉和今天在天安門看雨景，吹了兩口寒風，已經受着感冒，不睡倒還可以，睡倒以後，這病就來了。立刻頭上昏昏沉沉的，只是不言不語，不睡不醒，人擁了大被躺着。桂英到了這時，才知道他是病了，因一面替他蓋被，一面輕輕的叫着他問道：「玉和！你現在怎麼樣？」玉和捲了被頭，朝

桂英明知道他是勉強答應的，可是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法子來安慰他，於是叫着老媽子打了米去，立刻煮上稀飯，自己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只望了牀上的病人。等到稀飯熬好了的時候，玉和已經睡着了。桂英本來要打個電話給母親。請他來了，可以和自己作主。可是母親真來了，萬一玉和漏出口風來，說是自己差事丟了，母親不但不會原諒，反會說玉和是爲了窮逼出來的病，那更是要了自己面子，所以不敢去打電話。到了這時，自己心裏想着，玉和的病象是如此的，究竟是不是受了感冒，却還不知道，假使不是感冒，是別的病症，這可就誤不得。母親既不能告訴，不如先打一個電話給張濟才，他究竟年紀大一點，有事可以見得到。如此想着，也不再考慮，冒着雨，就到巡警格子去打了一個電話給張濟才。張濟才在電話裏聽到她說，玉和忽然病了，燒得人事不知，倒吃了一驚，玉和那裏會有這樣大的病呢，和秋雲一說。秋雲問是誰打來的電話？張濟才說是桂英自己打的電話。秋雲道：「這可了不得，他家打電話，都是在巡警格子裏借用，可隔着有十幾戶人家，這樣大的雨，她自己水流水滴的來打電話，必是情形很吃緊，我們趕着去看上一趟罷。」張濟才和王玉和的交情，非同泛泛，聽到說，他在風雨交加的時候病了，怎好不去探望他一下子，因之遵了夫人的命，叫了一輛汽車，二人就趕到王家來。這時已是電燈火亮很久了，桂英聽到門外有汽車喇叭聲，料着是濟才夫婦來了，立刻叫女僕開門，自己迎到院子外廊檐下來，檐燈光下，照着秋雲手牽了蓆袍的底襟，點着腳尖在院子裏磚石上走過來，身上早已洒了不少的雨點，連忙搶上一步，

攙着秋雲一隻手道：『真對不住，這樣大的雨，要你也跑來了。』秋雲道：『咱們是什麼交情呢？再說玉和又沒有別的親戚，我總得來看看。』說着話，濟才已在向前走，走到玉和臥室裏去。玉和足足睡了一覺，精神已好得多了，看到濟才夫婦進來，就連連拱了兩下手道：『這可了不得，把二位都驚動了。』張濟才見他躺在枕上，臉上紅紅的，雖然有些病容，精神還好，不見得有什麼重病，便走上前握了他的手，試了一試溫度，點點頭道：『是受了一點感冒，不要什麼緊，你好好躺着罷，可再別招涼，再要招涼，也許真會鬧出大病來。』桂英在一邊，連連皺了幾下眉毛道：『二位剛才沒來，他睡着都糊塗過去了，我心裏一找急，就只好打電話給你二位。大風大雨的，真對不住！』濟才笑道：『沒關係，在家過兩天，我們也是悶得厲害，走來和你兩口子談談，也好讓心裏痛快痛快。』桂英請他們坐下，忙着敬了一遍茶烟。濟才望望玉和，又望望桂英，心裏可就想着，這也是我不好，我要多備什麼事，和他二家作媒。媒是作成功了，桂英成了個過窮日子的太太，玉和成了個小災官。望後想着，這是怎麼好？他心裏如此想着，就不得得奪口而出的向桂英道：『別找急，事情也只有慢慢的來。』桂英不會想到前前後後的事去，濟才無緣無故的安慰她一句，她這却是不知道話的命意所在，到反而翻了眼向濟才望着。秋雲坐在一邊，冷眼看着濟才的神氣，便有些明白。就插言道：『你真是個老粗，把話來勸人，無頭無尾的就這樣對人說着，人家知道你勸的是那一套呢？』於是掉過臉來向桂英道：『他的意思說，玉和沒找着事，別找急，慢慢的等機會罷。』桂

英道：「這個我倒不急。現在時局這樣不好，沒有事的人多着啦，也不是他一個，只要人身體健康健健的就得了。」濟才道：「可不是？逢到這種時局，也不是那一個人的事，現在我店裏，也是沒有生意，只好暫時熬着罷。」他們在這裏談到生活問題，玉和躺在床上，雖然是不置可否，可是他一句一句聽到心裏去，閉了眼睛，側身躺着，很久很久，却歎了一口氣，秋雲笑道：「別談了，人家在這裏病着，不來好言好語的，讓他寬心，倒說這些掃興的話，更讓人家心裏煩悶。」玉和這才睜開眼來，微微的搖着頭道：「沒關係，要這樣的談談，把心裏沒法對人說的話，彼此談起來，才會痛快些。」濟才道：「你是南方人，現在到南京政府去找事的人，就多着啦。縱然北京政府倒了，你還有路子可走。就是說革命軍來了，你也可以想法子。一來你年輕，這是革命政府肯用的。二來你是南方人，到南方去找事的話，不比在北京找事強的多嗎？」玉和聽得張濟才的話，完全隔膜，官場中找事，原因那裏是這樣子簡單的？可是人家冒雨來看自己的病，真是天大人情，自己怎好說人家什麼？於是在枕頭上將頭移挪了幾下，表示是點頭的樣子。張濟才笑道：「革命軍也快到北京了，到了北京，你就可以想法子了。」桂英笑道：「三爺這句話，算猜到了他的心裏去，他天天瞧着報，心裏就是這樣的老念着，革命軍什麼時候到北京來呢？這話，我可要駁一駁了。革命黨，不就是要打倒舊官僚的嗎？怎麼是能夠用老官僚呢？我聽說南方的官，現在沒有總長督辦了，全叫委員。這委員可就小啦，縣衙門裏有委員，前清小佐雜也是委員。我怎麼知道呢？從前我大爺（

註：舊京人稱大伯父爲大爺，二伯父爲二爺，爺字音葉將字拉長作平聲，與僕人稱大爺二爺之爺有別。也是一個宛平縣下鄉催糧的委員，所以我就知道。這樣看起來，革命黨都是好人，把官不當一回事。咱們在北京交通部幹事的人，都是腐敗官僚，革命黨還肯用嗎？張濟才兩手按了膝蓋坐的，這就兩手同時一掐笑起來道：『我真猜不到這位王太太肚子裏，還有這樣一部春秋。』桂英笑道：『你別說我。不信，你問你們太太，她知道不知道？我們唱戲的人，這一套詞兒，我們學也學爛了。』玉和在床上聽着，只是皺了眉，那意思自然說是不對。張濟才看見，便道：『常言道，事同兒戲，事同兒戲，唱戲那裏可以比真事！革命黨志氣都大着啦！全是英雄好漢。沒聽到現在唱的軍歌嗎？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革命成功就好了，欺侮我們中國的洋鬼子，全要打倒，這也可以說是同唱戲一樣嗎？』秋雲瞅了他一眼道：『別瞎扯了，你只知道火腿土絲，該賣多少錢一份就掙錢，你也配談革命。』玉和聽他們牛頭不對馬嘴的，談了一陣子舊官僚和革命黨，全不是那一回事，也不由得揚眉一笑，張濟才不料閑話越說越遠，倒把病人招笑了。這就向桂英道：『玉和完全是受了感冒，我瞧是不要緊的。別找急，好好的養息幾天，千萬別再冒風。我們走了，汽車大概還在門口等着呢。』於是他夫妻二人，就告辭走了出來。張濟才走到外邊屋子裏來了，却又踱進屋去，走到玉和床頭邊，低聲向他耳邊道：『你這件事，大概令兄知道了，寫了一封信給我，問你的縣知事發表了沒有？又問聽說娶了親，這女子是什麼身分？他不寫信給你，爲什麼倒寫信給我呢？我不過

和你家裏轉轉信，彼此從來沒有通過信的呀！那信我不敢拿了來，怕會出什麼問題。過一天，你到我家裏去看信罷。」說畢，也不等玉和的回話，忽忽的就走了。玉和聽了這樣一個報告，比突然得了感冒，還難過十分，桂英是找了人來，想和丈夫減輕病症的，這倒和丈夫格外加重了幾分病症。玉和躺在床上想一想，我真想不到，回到北京來以後，竟是一點兒事都找不着。要知道如此，我何必回去撒那個謊，說是打算運動做縣知事呢？這叫有何面目去見江東父老，如此一想，精神上加增了無限的痛苦，病又重了幾分，當晚就大燒了一宿，第二天也不見好。桂英看這樣子，怕不是一天兩天的病，這就不敢瞞了母親，就派了老媽子回去報告。這日已是天晴了，朱氏看在姑娘的身份上，也就不能不聯帶着，看重自己的姑爺，立刻就來探望。她問過病之後，倒勸着玉和說，你好好好的養病罷，衙門裏不去也罷。聽說南方的軍隊，快要到這兒來了，這兒的衙門全得換人，遲早是散，丟了事也不算什麼。」玉和倒不料岳母會說出這種話來，真替自己開了一線生路，便道：「我也是這樣想。」桂英站在一邊道：「據張三爺說，革命軍來了，倒反有法子可想。」朱氏道：「可不是嗎？以前都是這樣，那省的兵到了北京，那省的人就抖起來了。」玉和微笑道：「革命軍不是那樣，這回不同了。你們生長北方，指着口音稍不同的，都叫南方人。那裏知道，南方有三江，兩湖，兩廣，還多着啦，有十幾省呢。革命軍來了，十幾省的人都抖起來了嗎？」桂英向他丟了一個眼色道：「不過你是有辦法的。」朱氏道：「現在姑爺身體不好，別談這個，好好的養息養息身體就好了。俗

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有個熟大夫，不用花錢，我把他找來瞧瞧罷。『於是她就走出門去打電話去了。玉和拖着聲音向桂英道：「難得老太太有這番好心，我真是感激不盡。」桂英笑道：「現在木已成舟了，她無論怎樣的不滿意你，到了現在，也只有望你身體好好的了。因為你的身體好，我就跟着你好呀。」玉和在床上點點頭。他心裏本以為丈母娘來了，不免要加重自己的心事，現在丈母娘除善言安慰而外，而且是十分的體貼，雖是沒有吃藥下去，這病已經見好許多了。當時，翻轉一個身向裏，倒是舒舒服服的睡轉過去了。等着他醒過來，朱氏已經將大夫請到了。大夫看看玉和的脈，說是感冒病，沒有什麼關係，給他開了一個發散性的藥方，就走了。玉和睡了兩天，出了幾次大汗，過了兩天，病就好得多。只是自己除身體害病而外，精神上還受有重大的刺激，就一點氣力沒有，終日昏昏，只在床上躺着。不過在這時候，却有一件事，使他精神特別安慰的，就是北伐的革命軍一天一天的逼近了北京，北京各機關，冰消瓦解，逐日崩潰。玉和沒有別事，只是早上看日報，晚上看晚報，整天在床上，將報上的消息來安慰自己。他不是說革命軍北伐成功了，可以慶祝作新國民了。他的意思是說，各機關倒了，北京政府也倒了，對丈母娘呢，不必說，她知道是全北京官都丟了，不關於那一個人。對於哥哥呢，說是知縣已經到手了。只是換了朝代，是沒有法子的事，政府發表的縣知事，革命政府之下，是沒有用的。整個國家的國體都變動，何況一個小小縣知事。哥哥雖昧於時事，一部袁王綱鑑，却看得透熟，關於換朝代的事情，當然很知道，自己

說是同北京政府一齊倒的，哥哥決沒有什麼疑問。那末，除了花掉哥哥一千多塊錢，不必交賬而外，就是回家去暫度農村生活，哥哥也沒話說。到了鄉村以後，等外面有了機會再出來就事，不必將家眷背在肩膀上，就輕鬆得多了。還是去學校裏學的玩意，當不到工程師，當名工程師也好。自己越想越對，心裏痛快的多。當他在床上這樣想入非非的時候，這不像香賓票中頭獎那樣難，革命軍果然進城了，據老媽子進來說，滿街都掛着藍旗子，這就是所謂青天白日旗了，心裏揣想着，街上必然是煥然一新，只是自己兩條腿支持不住，不能起床，要不然，一定要到街上去看看這革命軍人入城以後的情形如何？桂英見他每日看過報，就有一種興奮的樣子，這就向他道：『以前革命軍沒有進城來，你是天天找急，現在革命軍進城來了，你又天天找急，你到底急些什麼，那個總司令要請你去當祕書嗎？』玉和道：『我又沒作聲，你怎麼知道我在發急？』桂英道：『我怎麼不知道你發急呢？這兩天你瘦得不像人還罷了，最難看的，就是你兩道眉毛鎖着，老是展不開來，這就是你心裏發急的樣子。』玉和道：『你拿面鏡子我照照看，究竟我瘦得成個什麼樣子了。』桂英道：『別胡來了，病人是不許照鏡子的。』玉和道：『唉！我們現在走的這步運氣，也就壞得不能再壞了，還怕什麼照壞運氣嗎？』於是也不待桂英的同意，立刻走下床來，在梳粧台上取過一面鏡子，躺在床上，自己仔細照着。他一照之下，不由得就哎喲了一聲，這不但是人家說瘦了，就是自己看着自己的相，也幾乎不認得。兩隻顴骨，既是撐出多高，兩隻眼睛圈兒，却又恰恰的落下去了。形容得這

張臉，真個成了個蠟紙人形標本。兩隻眼睛，白的地方帶灰色，黑的地方帶黃色，一點神彩沒有。這何須說得，自然是神氣完全疏散了。真不料自己一場感冒的病，竟會弄得身體消瘦一至於此。假使這場病不好，自己就這樣死了，那真是自作孽。桂英呢，不妨改嫁，可憐我哥哥對我一番大希望完全成空，少不得還要到北京來，替我收屍呢。如此想着，手拿了鏡子柄，自己只管對了鏡子發呆。約摸有五分鐘之久，不曾移動一下。桂英一伸手，將鏡子奪了過去，皺了眉道：『你老看鏡子做什麼？』玉和突然的嘆了一口氣，昂着頭道：『我們回去罷。』桂英聽了這話，倒有些莫明其妙，便站在床面前問道：『什麼？回去，回到那裏去？』玉和望了她的臉道：『回老家去呀。這個地方，沒有錢不能過日子，那有我們到安徽去的好！』桂英笑道：『張三爺勸你到南方去找事做，你讓人家猜着了，真要回南方去了。』玉和道：『我要是真到南方去的話，你能跟我去嗎？』桂英道：『這是笑話了，爲什麼我不能跟你南方去，難道你到南方去了，我一個人在北京單獨過日子嗎？』玉和猶豫了好久，才道：『我也知道你一定跟我去的，只是我那鄉下的生活，恐怕你過不慣。』桂英道：『你這是瞧不起人的話了，我雖是掙過錢，經過好日子，但是我也窮家姑娘出身，粗茶淡飯，我一樣的能過。再說一個人也要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一個人沒有受苦的日子，怎樣望到出頭的日子哩！』玉和聽她的話音，對於回家這一層，竟是一點留難沒有，心裏却分痛快，就向桂英點着頭道：『既是這麼着，我們就決計回去罷。』桂英道：『你好好的養病罷。什麼也用不着去想，

只要你的病好了，我們要怎樣都容易。」玉和道：「真的！與其在北京這樣前路茫茫的幹下去，不如趁早回家鄉去。」桂英以爲人在客中生病，總是念家的，這也是無足深怪，隨他念着罷了。可是這樣一來，玉和愁悶着幾個月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就有了辦法。好像一個人生了延久的病症，今天這樣治，明天那樣治，只要有法子想，就拚命去想法子，後來什麼法子都無效了，一心一意去辦善後，倒也免除了無味的紛擾。玉和的境遇，正也陷到了這一步田地，就等於醫藥罔效，現在只作回家的善後的思想，却也心地坦然。這一天，天氣晴和，玉和叫老媽子搬了一張方凳子，在屋檐下坐着，看到院子裏綠陰陰地棗子樹上，垂球似的小棗子，還有微微的一絲棗花香，心裏想道，北京城裏住家，是令人可留戀的，小小的院子，一道白粉牆，兩棵棗子樹，幾盆石榴花，就令人可愛。南方這個時候，黃梅天氣未過，又該開始苦熱了。正想着，只看院子門外，有個人影子一閃。玉和道：「誰？」那人閃了出來，穿一件暗晦的藍竹布長衫，光着腦袋，油膩膩的拖了一頭長髮，他還沒進門，先就笑着拱了拱手道：「王先生，您好？」玉和看清了，這是和桂英拉胡琴的趙老四，便笑道：「喝！是趙四哥！好久不見。」趙老四走向前，對玉和臉上注意一番，很驚訝的道：「你消瘦得多了。我聽老太太說，我身體欠好，早就想來看您，今天才得來。我們姑奶奶呢。」桂英迎了出來道：「趙四忙呀！久不見。」趙老四皺了眉，嘴裏又吸了一口氣，然後才道：「別提了，革了我的命了。這樣的時局，唱戲這碗飯，還混得出來嗎？」女僕跟着端橙子遞茶煙，他倒一一領受了，口裏連

道別張羅。他抽着煙捲，跟玉和對面坐着，噴出一口烟來，然後又微笑道：「現在你是好了，可以大活動了。」玉和笑着露出滿口白牙來，却道：「我病得有氣無力，還會大活動嗎？」趙老四道：「我聽說，您早就盼望革命軍來，現在真來了，您不應當活動嗎？」玉和心想，正你猜着一個反面，便無精打彩的道：「我灰心極了，不久就要回南方去。」趙老四一拍腿笑道：「怎麼着？我一猜，就猜到你要大活動了。其實也不一定要到南京去找事。聽說南京謀事的人太多，掙的薪水，還不夠花，北京這大地方，總會有幾個機關，您不會找一個事在北京混嗎？您要是在北京的話，也可以把我們攜帶攜帶。我還有兩個朋友，正託着我和你想法子呢。」玉和聽了這話，什麼話也不說，却反過臉來，向桂英微微一笑。趙老四倒不知他這一笑是何用意，也向桂英望着。桂英笑道：「這一程子，他灰心得很，正要回家鄉去呢。」趙老四道：「王先生，你真要回南方去嗎？」玉和道：「在北京這樣乾耗着，不如回去的好。」趙老四見他們再三的說要回南方去，不像是口頭言語，與自己來的目的，却不甚相符，坐談了一會，就告辭出來。他告辭了，先不回家，却一直來見朱氏。朱氏自桂英出嫁了，用不着拉胡琴這樣的人了，就不大理會趙老四。關於借錢呢，却老實推個乾淨。現在趙老四又來了，大概是大煙土沒了。老早的就繃了臉等着他，趙老四似乎也有些自知之明，在屋檐下老早的就向她請了個安，笑道：「老太太好？」朱氏站在屋子中間，隨便向他點了個頭。趙老四道：「我順便走這胡同裏經過，特意過來看看老太太。」朱氏淡淡的道：「請坐罷。」趙老四站着

道：『我剛才去看姑奶奶來着，你姑老爺說要回南方去呢。』朱氏道：『是嗎？我沒有聽見說過，那是怎麼一回事？』趙老四笑道：『姑奶奶大概知道你捨不得，所以沒有肯先說。到了那個時候，她還不會發表嗎？可是……』說着又笑了笑：『先別問你姑奶奶，你是要問，也別說是我說的。』朱氏聽了這話，猶如兜胸受了一拳，心中甚是難過，可是又不便對着趙老四立刻變臉，就淡淡的道：『這話也不見得吧？』趙老四偷眼看着朱氏的顏色，料着她已經把自己的話，聽到心裏去了，這才慢慢的坐了下來，然後向朱氏道：『老太太你瞧，現在咱們梨園行這一行，簡直不行了。我這兩天，把當都當光了，昨天拿一件小夾襖去當，再三的說，才寫了兩錢銀子。昨兒一個晚上混了一餐，今天晚上混了一餐，錢是全沒了。我的意思，想和你……』說時，格格的笑。朱氏聽他的話音，是知道他是借錢，便搶着道：『老四，我的難處，你還不知道嗎？』趙老四道：『我怎麼不知道？我知道多着啦。我並不想和你借個十塊八塊，你多給我想點法子，借個三塊錢罷。』說着，站起來又和朱氏請了一個安。朱氏道：『你也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一開口就是三塊錢。』趙老四又笑道：『那也不能依我的話，你就是少給塊兒八毛的，我還能楞和你要嗎？』朱氏道：『你又憑什麼能夠楞和我要呢？』趙老四又向她請了一個安，笑道：『我敢說什麼呢？你只可憐可憐我就得了。』朱氏道：『我現在沒有活錢進來，你別這樣一趨一趨的和我要錢。』說時，就沈着臉色，趙老四不肯走開，只管笑嘻嘻的站在她面前，不肯走去。朱氏道：『你不想想法子去，只管東借西挪』

過日子，也不是辦法呀！」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塊錢，向棹上一拋道：「你去買七抽罷。」趙老四伸手將錢抓去，又向他請了個安，然後稱謝而去。朱氏聽到玉和要走，心想，這話不至於假，第一就是玉和沒有了事，不能不去找出路。第二，他兩口子在這裏坐吃山空，也應當回家找一點款子來，只是姑爺到南方去，姑娘可用不着去。現在姑娘不對自己說，這裏面也許有什麼機關，自己也不必問去，只暗中提防一二就得了。這天晚上，大福喝得醉醺醺地回來，朱氏一見，劈面就罵道：「現在是什麼年頭？你還有這些閑錢灌黃湯。」大福倒並不示弱，反是翻了眼向母親道：「什麼年頭？革命的年頭！可是革命只管革命，也不能禁止我不和朋友往來。」朱氏道：「什麼狗屁的朋友，現在外面銀錢多緊，沒事的三朋四友，只管在酒館裏進……」大福搖着手道：「你別忙罵，你猜是誰請我，是你願意的人請我呀！」朱氏道：「我願意的，你說是誰？」大福道：「是林二爺請我的。」朱氏道：「林二爺幾時來的？上海到北京，多遠的路，他只當條小胡同走着？」大福道：「人家有錢呀，為什麼不走呢？」朱氏道：「這樣亂亂的，他趕來北京作什麼？」大福道：「亂亂的，連媳婦也不要嗎？」說着，一溜歪斜的走回他自己屋子裏去了。朱氏聽到林子實到北京來娶媳婦，倒好像礙着他什麼心事一般，就追着身後問道：「我有話問你，睡覺忙什麼？」大福走回房去，鞋子也不脫，就向坑上躺下，口裏自言自語的道：「這年頭兒作官那裏靠得住，今天是總司令總指揮，也許明天就是一品老百姓。只有作大生意買賣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是一樣的。依着我的話

，王家這一頭親，就不該攀。你看人家現在風風光光的辦起喜事來，多麼有面子。」朱氏站在屋子中間，手扶了棹沿，都聽呆了，楞住了一會，才問道：「聽你的話，好像是林二爺到北京來娶親來了。娶的是那麼一家的姑娘呢？」大福道：「我聽說是人家一個小姐，喜事辦得好極了。」朱氏道：「喜事辦過了嗎？」大福道：「就是今天，你說我是灌黃湯，我就是喝得人家的喜酒呀。他沒有下我們的帖子，我今天遇着戲館子裏劉海，他告訴我的消息，我臨時湊了一個份子，他一見面，十分親熱，就留着我喝酒。」朱氏聽了他這一番話，仔細一想，人家也該娶親了，自己還有什麼話說，嘆了一口氣，回房去了。到了第三天，桂英因爲玉和病好些，怕母親掛念，自己特意跑回來，向母親報個信。閑談了幾句，朱氏就告訴她，說林二爺到北京娶親來了，桂英却也沒有深細的追問，隨便的答應着。可是當桂英也不過回家來一小時以後，只聽到門前一聲汽車喇叭響，接着就有人在院子裏喊了一聲老太太。桂英聽了這聲音很熟，掀着窗戶簾子向外一看，只見林子實穿了長袍子短馬褂，後面跟了一個穿粉紅綢旗衫，燙髮上紮紅辮插紅花的女人。只看她面孔上喜氣洋洋的，就可以知道這是一位新娘子了。這是新夫婦受了人家的賀，出來回謝拜客，本是常例，却不料林子實不避嫌疑，會賀到自己家裏來。客既來了。決沒有躲避不見之理。朱氏早是迎了出去，在堂屋等着，林子實在門外退後一步，等新娘向了前，然後攙着她的手，走進門來，輕輕的告訴她道：「這是白老太太。」於是就向朱氏一鞠躬。朱氏道：「請坐請坐。」桂英在裏面屋子，向靠裏的牆角下一閃，本

想不出來見這一對新人的，不料自己一閃動，衣服角閃起風來，帶了一些乾灰塵到嗓子裏去，不由得自己咳嗽兩聲。這種咳嗽聲，林子實却聽得很熟，一進耳鼓，便知道是桂英的聲音，就笑着問朱氏道：『大姑奶奶也在家嗎？』桂英料着是藏不了，見見也沒有什麼關係，於是一掀門簾走了出來，向林子實點着頭道：『二爺，大喜呀！』林子實笑着拱了幾拱手道：『多謝多謝！』那新娘子不必介紹，就向桂英一鞠躬。桂英拉了她的手道：『新太太貴姓呀！』新娘微笑着低聲道：『賤姓趙。』桂英笑道：『好姓兒，百家姓上頭一姓。』說着，拉了她的手，到裏邊屋子裏來坐，朱氏却陪着林子實在堂屋裏談話。桂英看她雖不十分俊俏，然可以說是五官端正，態度斯斯文文的，倒有幾分書生意味。便笑道：『你以前在那個學堂念書？』新娘道：『早年在小學裏念書，如今早不翻書本子了。』桂英笑道：『你和林二爺這一段戀愛史，能談給我們聽聽嗎？怎那不聲不響的，就辦喜事了。』桂英的意思，以為她和林子實的婚姻，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功的，所以故意的問上一句。她微笑了一笑道：『談不上呀，子實和家父原是世交。』說到這裏，楊媽正送了茶進來，遞茶杯的時候，向新娘臉上看了一眼，回頭向桂英笑道：『挺斯文的。』桂英笑道：『可不是？和二爺正是一對兒。』楊媽向新娘笑道：『你福氣，二爺人極老實的。』新娘笑道：『無用的人罷了，也就只這一點，一點什麼嗜好都沒有。』正說到這裏，堂屋外門林子實叫道：『我們走罷。』新娘順了這話，就站起來道：『再見！』就走出屋子來，同了林子實告辭而去。桂英坐在玻璃窗子下向外面斜看

着，見了那新娘的後影，却撇了一下嘴，他那意思就是說，你美什麼呢？我們王先生，也是什麼嗜好都沒有的人，只是他運氣不好，沒有找着什麼事情，可是她說到林二爺那沒有什麼嗜好的時候，嘴角翹着，眉毛一揚，那一分兒得意，就不用提了。得意什麼？是我不要的人，你得去了，我們王先生，也一點什麼嗜好都沒有的。她心裏如此想着，口裏也就不覺得說了出來。朱氏送了客進來，在外邊堂屋裏問道：「你一個人在屋子裏說些什麼；你說誰一點嗜好都沒有？」說着，走了進來。見桂英依然靠了窗戶，眼睛向大門外望，竟發了呆，直至朱氏站到她面前，她才回過臉來。朱氏道：「你一個人說些什麼？」桂英嘆了一口氣道：「剛才新娘子在我面前誇嘴，說林二爺什麼嗜好都沒有。其實玉和也什麼嗜好都沒有。可憐他在倒霉的時候，我就不能對人誇嘴。」朱氏是知道姑娘脾氣的，決計不肯在人家面前示弱，說是丈夫不好的。如今居然說起丈夫運氣不好，一定是十分的不順心了。正要想法子追問姑娘一句話，玉和有什麼運氣不好？可是說也奇怪，桂英坐在那裏，好端端的，却垂下淚來。

第十九回

離膝去依依枯榮莫卜
回鄉愁戚戚甘苦難同

朱氏看了她這番情形，倒有些詫異起來，看了林二爺夫婦來拜客，爲什麼她要哭起來，便問道：『怎麼了？怎麼了？好好兒的，你會傷心起來了。』桂英揉着眼睛，忽然一笑道：『我不是哭！這兩天晚上，沒有睡得好，眼睛熬害了，有點兒痛。我今天不是回家來，我就到醫院裏瞧瞧眼睛去了。』她雖是這樣說着，朱氏明知道這不是真話，不過她自己說不是哭，不能一定說她是哭，只得笑道：『我也想着，你好好的爲什麼哭呢？』桂英站起來道：『玉和還沒有完全好，我出來了這久，要回家瞧瞧去了。』朱氏正還有一肚子的話，想問一問姑娘，話不會談起，林子實夫婦就來了。現在姑娘要走，這話就攔不住，因道：『我倒有句話問問你，聽說玉和在南京已經有了路子，要到南京去就事，這話是真的嗎？』桂英且不答覆這句話，反問一聲道：『你怎麼聽得？是老四來說的吧？』朱氏被她一語道破，料着她有些證據，就不能根本否認，因道：『也不是他一個人這樣說。』桂英道：『許多朋友，都是這樣勸他，說到南去找事，可是他說丟不下我。』朱氏道：『這可笑話了，男子漢，大丈夫，那有爲了媳婦，不出去找事的呢，你叫他只管放心，有老娘在北京招呼着你還靠不住嗎？』桂英淡淡的道：『是的，我也

是這樣說，可是他……」朱氏道：「他怎麼着，要帶你一塊兒去嗎？我養得這麼大的姑娘，沒有離開兩個月三個月，我可捨不得！」桂英道：「你別急！話早着啦，未必就走得成功。就是走得成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呢。」朱氏道：「雖然這樣說，你可得和玉和商量妥了，免得臨時麻煩。」桂英在這個時候，也不便和母親多說，含糊着答應了事。爲了避免母親的嚙唆起見，立刻就告辭回家了。到了家時，玉和首先看到他眼圈兒有些紅，便笑問道：「你回家去，捨不得老太太，向老太太哭了吧？」桂英道：「別胡說了，我們娘兒倆，兩天不見面，三天就見面，有什麼捨不得，我是爲你的病，把眼睛熬紅了。」玉和聽了這話，也是無話可說。桂英走到屋子裏去，見棹上擺了算盤賬本，還有銀行裏郵局裏兩扣存款摺子。因笑道：「你那幾個窮錢，大概又算過一過了。」玉和收拾棹上的東西，便道：「可不是嗎？我算一算，只有二百多塊錢存款了，糊裏糊塗的，也不知道怎麼樣就用了許多錢。我們要是回南京的話，這些錢要留着做盤纏，可是動不得。」桂英道：「你真打算走嗎？可是我媽的意思，只能讓你一個人走。」玉和道：「我一個人走，就一個人走，可是我走了。你一個人在北京住家，未免太寂寞，若是讓你搬回家去，跟老太太一塊兒過，我又怕老太太說閑話，所以我覺得你是同我一同南下的好。」桂英微笑道：「這都不是緊要的話，你最不放心的，大概是別有原因吧？」玉和笑着，只說了笑話兩個字。桂英道：「什麼笑話，這是應有的事情。你想，我一個唱戲唱紅了的女人，要認識多少男人，你若是走了……」玉和皺了眉道：「桂英！你怎

麼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不怕我傷心嗎？」桂英笑道：「你急什麼？我和你鬧着玩的呢？我要知道你有那個心眼，我還肯和你說這話嗎？而且我心裏已經決定了，一定跟你到南方去看看。你說的話是對的，我一個人過日子，又寂寞，又害怕，我要是回家去住，又怕老太太說閑話。所以我非跟着你走不可！」玉和道：「我想要走的話，不必遲延，越快越好，免得把那幾個存款又多用了。我想這個星期，就決定了走，你看好嗎？」桂英聽了這話，當然不免心裏動了一動。但是他臉上，却十分的鎮靜着道：「我沒有成見，你看那一天走好，就是那一天走。不過我應當早幾天和母親商量商量，她自然少不得又有一番留難的，可是我的意思決定了的話，她也沒有法子，只好依着我的。」玉和背了兩手，在屋子裏踱了兩個來回，沒有說什麼，將頭搖了幾搖，自言自語的道：「這話恐怕不好說。」桂英坐在一邊，望了他正色道：「你不用狐疑，反正我決計和你一同南下就是了。」玉和嘆了一口氣道：「事到頭來不自由，我也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桂英道：「你放心，我母親不是那種人，沒有姑娘要跟姑爺走他不放手的。到了南方，你找着事了。寫一封信寄幾個錢給我母親，把他接到南方去玩上一趟，讓她開開眼，她也很高興的。就是她不肯來，花幾個川資，我回北京來跑上一趟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損失幾十塊錢罷了。」玉和見她態度如此之堅決，心裏自是歡喜。他在北京，本無所謂留戀，只是桂英肯走不肯走，能走不能走，這却是個無法預知的事情。現在桂英下了決心跟自己走，這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從即日起，就收拾家事，預備南下。過了三天

，大致業已清楚，就和桂英商量着，過了五天就動身。到了現在，不能瞞着朱氏了，應該讓桂英回去稟告母親，有什麼麻煩，早幾天說起來，也可以從容解決。因之桂英在這天一早起床，就回娘家來。朱氏看到，就問她一早回來作什麼。桂英做出那很恐惶的樣子，皺了眉道：「昨天玉和接着南京一封快信，今天又接着南京一封電報，南京有一個朋友，已經和玉和找了一個事，叫他快些去，玉和怕事情耽誤了，打算幾天之後就動身。」朱氏剛剛起床不久，還在洗臉架子邊洗臉，擦了滿臉的胰子沫，低了頭正洗着，聽桂英說些什麼？桂英說完了，趁忙一把將面洗完，向桂英瞪了眼道：「你怎麼辦呢？」桂英道：「我出門子不久，年紀又青，一個人在北京住家，那怎麼成呢？白天罷了，晚上我會害怕的。」朱氏道：「這也沒有什麼難處，他走了，你不會搬回來嗎？」桂英聽了這話，站在屋子中間，向朱氏呆呆的望着，說不出一個字，許久許久，才微笑了一笑。朱氏道：「我是說真話，你笑什麼？」說着，將手上的毛巾，向臉盆裏一扔，把水灑了滿地。桂英道：「我也知道你是說真話，不過我心裏有我自己的主張，我一個出了門子的姑娘，丈夫走了，就回家來過，就是大福不說什麼，也怕別人說閑話。」朱氏洗完了臉，拿了一根烟捲抽着，噴出一口烟來，淡淡的笑道：「不用說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不是要跟着玉和一塊兒走嗎？」桂英站在屋子中間的，這時便退了兩步，靠着床，因勢就勢的，慢慢坐下，手上牽扯着床上的床毯子，去拍那上面的灰。朱氏道：「你跟着你丈夫走，我作娘的，還有什麼話說：不過你沒有到過南方，你跟玉和，也只

有這些時候，南方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不得而知，你冒冒失失的這樣一走，我實在有些不放心。」桂英道：「這也沒有什麼不軌心，我這樣大的人，還怕人家騙着我去賣了不成？」朱氏知：「這樣子說，你是走定了的了。」她說着，又瞪了眼向桂英望着。桂英這才抬起頭來，因道：「並不是走定了，您得體諒我一番苦衷。我若是不走，在北京算怎麼一檔子事呢？我這一次去，也是看看的意思，好就多住幾個月，不好我就馬上回來，有什麼關係？」朱氏噴出一口烟來，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馬上就回來，你這話告訴我的嗎？」桂英道：「真的，不好，我就回來，你一定知道我一個人敢出門。」朱氏將手上的煙捲頭，向痰盂子裏一丟道：「我不說了，反正我怎麼說，你怎麼有理。你去罷，將來有不願意的時候，可別怪我老娘，沒有攔你。」桂英坐在床上，又繼續拍那床上的灰。朱氏道：「唔！女生外相，我今天才明白。我算白養活了你一輩子。」桂英突然站起來，紅着臉向她道：「你也太嚕唆了！」朱氏道：「我倒嚕唆了！好！我嚕唆了，我不說了。我知道這樣，我真不該……」她只說了半句話，嗓子一硬，倒哭了起來了。桂英經母親一鬧，本來是滿腔怒氣，現在母親哭起來，這倒叫她無話可說，於是呆呆的坐在床上，也就垂下淚來。朱氏嗚嗚咽咽的哭了一陣子，就問桂英那一天走？桂英擦着淚道：「十五號走，」朱氏望了牆上掛的日曆道：「今天十號，那麼，五天之後！」剛剛停住了眼淚，又哭了起來，娘兒倆這樣一來，把剛才頂嘴頂舌的一番氣憤，都消下去了，桂英見母親眼淚流得太多了，看看臉盆裏的洗臉水，還有些熱氣，於是搓了一把手巾

，兩手捧着交到她手上，微笑道：「你別傷心，過幾個月，我就回來的。你說捨不得，我難道又捨得嗎？你擦把臉。」朱氏接着手巾，擦過了臉，又把手巾遞給桂英道：「你也擦上一把罷，你把臉上的粉都哭濕了。」桂英果然依着母親的話，洗了一把臉，朱氏是年老的人，家裏並不備着胭脂粉，桂英只找出了半瓶雪花膏，塗些在手心裏，在臉上微抹了一層。當她洗了臉之後，還沒有擦雪花膏的時候，臉上可是黃澄澄的。朱氏心想，女兒未出閣以前，是水葱兒似的一個人，出閣以後，却落得這種樣子，成了個黃臉婆了。在北京尚且如此，若是離開了我，混到南方去，知道是怎樣的情形，而况桂英跟玉和南下，是回婆家去，雖沒有婆婆管着，可有嫂嫂管着，倘若嫂嫂再要磨折她一些，她就更要吃不住，恐怕她顏色不好，還不止這個樣子呢。想到了這裏，又不覺流下兩行眼淚來。桂英已是不敢哭了，怕是繼續的哭下去，會更讓母親難受，因之勉強忍住了眼淚，就對母親道：「真的，我不騙你，幾個月之後，我就會回來的。朱氏見女兒南去之心已決，苦留不住，反而會招出女兒的惡感，倒不如不說爲是，於是也收住了眼淚，叫着楊媽來告訴她道：「姑奶奶要到南方去了，你到菜市上去買點菜回來作午飯吃罷。」楊媽站着，呆望了桂英道：「大姑奶奶，真的嗎？」桂英點點頭，皺了眉道：「我也是沒有法子。」楊媽聽說，也是眼圈兒一紅。桂英向她丟了一個眼色道：「你去買菜罷，我這兒有錢。」於是在身上掏了一塊錢，塞到楊媽手裏，又把嘴微微一努。楊媽知道不能再逗引朱氏了，接錢自去。桂英於是到廚房裏去提了開水壺來，給母親泡上一壺茶

，見床上的被褥，還不會疊着，又替母親將被褥疊好。疊完了被褥看看地上不乾淨，又找了一把掃帚來，掃了一遍。她也不知是何緣故？和母親議定着要走了，立刻加倍的親熱起來。雖然向來對母親有些不滿意的，於今都一筆勾消了。朱氏對於女兒決定了南下，本來是極端的不高興，可是到了自己不能挽留以後，就只覺十二分的捨不得，姑娘願意怎樣的親熱，就讓姑娘怎樣的親熱一下，所以朱氏也並不來攔阻他。吃過了午飯，母女們談談，話越說越長，朱氏道：『天不早，你索興吃了晚飯走罷。』桂英道：『玉和不知道爲什麼我沒回去，恐怕會找急的。』朱氏道：『這也沒有什麼難處，我去打個電話，把玉和找了來，我們在一塊兒吃飯就是了。吃完了飯，你一塊兒回去得了。』桂英也覺得有些捨不得離開母親，就依了她的話。一會兒玉和來了，大家倍覺親熱。朱氏首先就正着臉色低聲道：『姑爺！你要回南去找事情，這也是正事，我怎能攔你？只是桂英的脾氣，你是知道的，遇事請你原諒些，』玉和當了桂英的面，怎好受岳母這樣重的話，便笑着道了你放心三個字。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大福也回來了，大家一面吃飯，一面談話，桂英吃完了飯，玉和也吃完了飯，玉和就接過桂英的碗，一塊去盛飯。朱氏看到笑道：『倒用不着這樣客氣，到了南方，你遇事原諒她一點就是了。玉和！你究竟是在外面做事的人，你別跟她一般見識。』玉和笑道：『你放心！』大福也望了桂英道：『你脾氣也得改改，千里迢迢的，別讓媽老惦記着。』朱氏却望了玉和道：『可不是，大家都是這樣說，她的脾氣不大好，』玉和笑道：『管她脾氣好不好，反正我們並沒

衝突過。』朱氏道：『總望你們老是這樣就好。』桂英見母親老這樣叮囑着，怕引起玉和的煩厭。吃過了飯，就叫玉和先回去，免得女僕一人在家。玉和道：『我走了，回頭你又要請大哥送你回去。』桂英抬了頭，對自己的屋子四週看看，微笑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到這裏來了？我陪着媽睡一晚罷。』玉和聽說，自己無可非議，先走了。到了次日下午，桂英還不見回來，玉和本打算去接，恐怕岳母的一套嚙唆，只得罷了。到了臨行的前兩天，才母女雙雙的回來，大福隨着在後面，還提了許多東西。朱氏一進門，四週看看，便對桂英道：『我說怎麼着，東西都沒有清理不是？我來幫你們一點，不是很用得着嗎？』玉和聽說，迎着岳母，却道是不敢當。朱氏笑道：『也沒有什麼不敢當，你念着丈母娘一點好處，到了南方去，體諒體諒我的姑娘就是了。姑爺！我要有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你都原諒着……』沒有說完，她便流下淚來。玉和道：『我不是再三的說了嗎？你儘管放心。』朱氏道：『姑爺呢，我還有生麼不放心的，就是回南去以後，你還有大哥大嫂哇！』玉和道：『我哥嫂都是老實人，不會委屈你姑娘的。再說，我回家去不久，就要回到南京去，和我哥嫂也住不了多久。』朱氏走進屋來，說了一大篇話，至今還不會坐着，身子靠了棹子，只管捏了一塊手絹去揉擦眼睛。玉和看看這樣子，也未免呆了。心想：這位岳母大人，向來是要強不過的，這次却這樣再三的討饒，倒也是可憐，便道：『你自己的姑娘，你自己總會知道，他是一個受人家委屈的人嗎？』玉和這話，雖是一種很好的解釋，却是嗓音很高。桂英在隔壁屋子裏收拾東西呢。

，聽了這樣說，就跑了過來，皺着眉道：「你別再說了。」朱氏隨身在身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口裏就連連的道：「好！我就不說，我就不說，孩子！往後你不在娘跟前，遇事要忍耐些才好，別儘使脾氣。我養你這麼大……」她說着，兩行眼淚，就直流下來。玉和雖是一個極能忍耐的人，看到丈母娘這樣再三再四的說，也未免有些煩膩。不過看看桂英的態度，對她母親，似乎也有一些可憐而又說不出的樣子，相聚就只有這一會子，自己怎好有什麼表示，因之也就無可說了。朱氏擦眼淚，就開始和桂英檢理東西，大福也不像往日那樣偷懶，幫着細網籃，細行李，上街買零碎東西，忙個不了。這樣忙了兩天，到了他們臨行的那一天，天一亮，桂英起床，就回娘家辭行去了。其實朱氏還在這裏吃晚飯回去的，有什麼要緊的話，也都說過了。約莫有一小時之久，她娘兒倆忽忽忙忙，又跑了回來。隨後大福也來了，大的蒲包，小的紙包，兩隻手提滿了。玉和笑道：「咱們又不是外人，何必這樣客氣呢？」大福將左手提的一串紙包舉了一舉，笑道：「這是老太太買的，說是桃脯梨脯香餠餠，這都是南方沒有的，帶回去送家裏人也好。」他又將右手舉了一舉，笑道：「我這無用的哥哥，送不起好東西，買點水果，你們路上吃。」東西放在棹上，桂英望着，眼淚汪汪的，雖說不出什麼，似乎對於這個哥哥，也有許多憐惜之意似的，檢檢東西，好好的會發起楞來，歎了一口冷氣。玉和知道這裏面有不少的哀怨，要勸是勸不過來的。不勸呢，又怕夫人說自己不理。可是要勸呢，怎麼說法，難道說別離不算一回事不成？或者說我們並不走，這可有些心口相違。他這

樣躊躇着，就站在屋子裏發呆，最後他想得了一句很冠冕的話，就向桂英放出愁苦的樣子來道：『你別再傷心了，你這樣一來，老太太更是難過！』這種話，倒是讓桂英聽得上耳，只好忍住了眼淚不哭。不過一個人家，到了盡室搬移，東西一收拾疏空凌亂起來，就把屋子殘敗情形，一齊顯露出來，尤其是滿地的殘草和紙片，塵灰潑散着到處都是，便有一種荒蕪的情形，令人心裏難受。玉和看到夫人在這裏坐守之非計，就說三等車上的人很擠，叫桂英和老太太先上車子去佔坐位，讓她們先走了，然後才和大福歸理清楚了東西，押着行李上車站來。到了三等車上一看，果然是人聲鼎沸，空中烟霧騰騰，車板上痰水滿地。朱氏娘兒倆，擠在一張木椅子上坐了，桂英手上拿了一柄蒲扇，自己扇着，又帶和母親扇着，望了娘並不說話。朱氏手上拿了一枝烟捲抽着，也不作聲。玉和來了，倒沒有了座位，安排了行李只好站着。朱氏站起來道：『姑爺！你坐着。』桂英道：『你坐罷，我們在火車上要坐兩天呢，還不及坐嗎？』說着，站起來讓玉和坐，玉和當然也不便坐着。朱氏站在玉和面前，手拉了他的袖子，放出好誠懇的樣子來道：『姑爺……』玉和便知道下面是那一套話，就半鞠着躬，微笑道：『老太太！我這幾天再三的和你說明了，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朱氏道：『我是放心的，不過她的脾氣不好，總怕她不肯改過來的，諸事你都忍耐一點啊。』玉和真沒法子對付這位丈母娘，說來說去，總是這幾句話。便笑道：『這樣罷，以後每逢三天，就給你來一封信，這信讓她自己寫，她要有什麼委屈，一定會寫信來告訴你的，那末，我就不能不照顧着她了。』

。」朱氏笑道：「並不是我對你有什么不放心，俗言道：『母子連肝，』你總懂得這句話。」桂英道：「這火車裏熱得要命，你到車子外面去站着罷。」說時，手上的扇子，還是不住的在朱氏背後搖動着，朱氏接過扇子，倒向她身上一陣亂搖。玉和道：「你兩個人怕熱，在車子外面談一會子罷，這也就快開車了。」於是桂英扶着朱氏一路走下車去。玉和在車子裏張望着，只見她娘兒在月台上擠着站在一處，親親熱熱的談着話。玉和看看月台上的人，紛紛的向車上走，似乎開車的時候到了，抬起手表一看，已是只剩三四分鐘，又便向大福道：「你下去換令妹上來罷，車子快開了。」大福聽說，倒是去的很快。桂英和朱氏却是遲遲的回轉身來，又是遲遲的走到車子邊來，玉和向桂英道：「你上來罷，快開車了。」桂英並不理會玉和，却向朱氏道：「媽！你別等着，先回去罷。」只這一聲，兩行眼淚，早就拋沙似的，流將下來，朱氏本來就哭了一場，如今被桂英一引，二次的流起淚來。哽咽着道：「我……還站一會兒。你先上車罷。」桂英趕快走上車子，就伏着車窗口上來說話，朱氏偏又不和她說話，倒是向車子裏的玉和望着，用手揉了眼睛道：「一路你都照顧着她，」玉和連連點着頭示意，在人聲嘈雜與紛亂的時間，鳴的一聲汽笛響，車子已經開了，桂英是在窗戶口上，只管望着，不肯縮進身子來。玉和就拉着她的衣服道：「坐下罷，車子都快過永定門了，」桂英坐下來，兀自流着淚。自這時起，桂英心裏就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苦痛。在三等火車上，自己已然受着生平未嘗想到的滋味。長江輪船上，坐的又是統艙，又是一場難受。到了安慶。

玉和私自考慮着，還是坐轎子回鄉去呢？還是坐小車子回鄉去呢？照着桂英嬌生慣養的身體，應當讓她坐轎子回去。可是自己又沒有作官回來，而且還虧了哥哥一大筆款子，擺着排場回去，將來何以善其後？於是就決定了雇三乘小獨輪車回去，一乘車子坐人，兩乘車子，推舖蓋行李。這是個五月中旬天，當空大毒太陽照着，不用提面上曬了，就是那太陽曬着水田裏那一股子熱氣，向人身上衝了來，也極是不好受。登程的時候，桂英就聽玉和的話，只穿了一件藍花布長衫，跟玉和二人，各撐了一把雨傘遮着太陽。然而這小車子，不但像汽車馬車有那寬敞的地方可坐，而且也不像城市上的膠皮人力車，坐在上面，軟綿綿的半躺半坐的，讓車夫拉了走。這車子輪子在中間，兩人各坐着輪罩子的一邊，車把後橫了一根竹棍，搭着薄被，捲了一個小捲，用麻繩紮着，細在車架上，就是坐墊子。人要背靠竹竿上，腳撐了前面的直檔，還坐的住。要不然，就會讓車子顛下來的，桂英初次嘗這種風味，已覺是不慣。加之這個獨輪車子，是木質包着鋼條，在崎嶇不平的路上推轉，一頓一顛，直頓得人渾身都有些肉動，頭上的短頭髮，也是顛着一抖一抖。一手扶了車輪架子，一手又撐了那柄紙傘，實在不能忍受。本當下車來走幾步路，但是自己出娘胎以來，不曾走過一步鄉下路，於今突然之間，走起大毒日頭下的長路來，又怎樣經受得了？因之也只走一里多地，又坐上車子。身上流着汗，透出衣服來，在背上露出一條一條的痕跡，額頭上冒着汗，在鬢髮耳朵上流下來，因為手撐了傘，沒有功夫去揩擦，那汗在額角上乾了變成鹽霜。用手一摸，整片的塗在手上。

桂英在北京的時候，一塊錢以下的雪花膏，永遠是不用，這張臉子，從來沒有讓她受過苦。於今臉上會擦出鹽霜來，這臉子未免太吃苦了。當太陽正中的時候，撐了傘走路，倒也晒不着。及至太陽偏西了，陽光是斜射過來的，坐在獨輪車子上的，沒有法子，將傘斜撐着，只好收了傘，硬着讓太陽去晒，一個半個鐘頭，還無所謂，晒久了，只覺皮膚細裂得生痛，還是玉和是個有經驗的人，在網籃裏拿出一條毛巾來，在田水溝裏浸濕了，讓桂英搭在頭上，以便蓋住了左邊的臉。桂英在戲台上，曾裝扮過不少回的鄉下女子，鄉下女子有這樣一種裝扮，却是作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本當不搭，無如臉晒得難過，只好依着他。小車子在鄉下大路上走了大半天，太陽遠在西邊山頂上，有二三尺高，桂英覺得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走到一個鄉鎮上，就停住了安歇。一打聽時，這裏到安慶，還只有五十里路，這五十里路，如何這樣難走？在北京的時候，坐了汽車到西山去玩，不是一會兒功夫就到了嗎？他們投歇的一家店，外邊有四根枯樹，撐了一個焦枯的松枝棚，上面盤了些倭瓜籐，下面擺了兩張燒遍了火眼的棹子，棹面上的灰，大概永久沒有洗刷過，很厚的一層黑泥。車子到了棚底停住，玉和就引桂英在棹子邊一條板檯上坐下。桂英皺了眉道：「別的都罷了，我一身讓汗醃了，得先洗個澡。」玉和笑道：「鄉下可不像北京天津的旅館，到洗澡房裏一放水就得。人家灶上瓦罐子裏，那有那些個熱水？洗臉大概可以湊付，回頭再叫店老板燒水洗澡罷。」於是叫着店老板打水來。店老板倒是十分巴結，立刻送了臉盆手巾來。桂英一看，是一口黑木盆，所謂盆，只是

一個形，一個圓東西，外面圈了一道篾箍。那都罷了，這上面搭了一條灰黑色的布片，兩頭不用挑花，自然的成了小繃子，原來是那布片麻花兒了。倒是有大半盆的水，水上飄着一層浮油，一股汗腥，早隨了熱氣，直冲鼻子，桂英不覺哇的一聲，打了一個惡心。玉和知道她的意思，趕快叫車夫將它拿開，自己在網籃裏取出搪瓷盆毛巾來，到人家外面一道小河裏舀了清水來，桂英洗了一把冷水臉，這才心裏痛快一點。玉和知道她領教這飯店了，叫店老板洗淨瓦壺，在泥爐子上先燒一壺水，自己取出自帶的茶壺，泡茶她喝。一會子店老板送上飯來，一隻粗瓷碗，裝了一碗莧菜，一隻碗裝了白水煮王瓜片，一隻瓦碗裝了鹹菜，那鹹菜是豇豆王瓜蘿蔔，都成焦黑色，尤其是那蘿蔔，雖是像個圓的，然而樣子是化了，陣陣的臭氣冲人。店老板送了碗筷，就放在油膩的棹上。桂英咬着牙，搖了兩搖頭。玉和又到網籃裏取出牙筷來。把省城裏帶來的鹹魚火腿罐頭，也擺出來。桂英不敢將筷子放下，看看飯倒是白的，就把筷子插在飯裏。玉和不敢作聲，低頭自去吃飯，桂英扶起筷子夾了一點莧菜嘗着，一點味都沒有。因向玉和問道：『我們家，就過的是這種日子嗎？』玉和苦笑着道：『當然比這乾淨些。』桂英聽他這話，料着是比這高明不多。心裏這就有些後悔，不該誇口禍福同當，冒昧的和玉和回來。自己以為鄉下日子難過，不料却是苦到這樣。但是還沒有到家呢，究竟也不知道是怎樣？若是這個樣子，我一定馬上就出來。玉和說不能同甘苦，也只好由他了。她心裏如此如此想着，不由得緊鎖了雙眉，只吃大半碗飯，就不吃了，玉和只知道菜不好，她吃不

下去，却不會想到她愁了以後的苦日子難過。依然不敢作聲，自吃了兩碗飯，忙着叫店老板燒水她洗澡。桂英想到洗澡盆也未必乾淨似面盆，倒攔住了。坐在這棚下，眼看着天色昏黑，星光徧野，晚風由水田上吹來，倒有些清芬之氣，水田裏蝦蟆水虫，開始着奏它們的夜間歌曲，不到二三十分鐘，哈叮嘩啦之聲，鬧成一片。那莊上樹木，也慢慢不見了，只有些模糊的黑影，但是兩三星螢火，變成數十星螢火。越來越多，黑野火光四濺，比天上的星還多，有些螢火就飄然在身邊飛過，並不避人。手偶然一抬，一隻火螢虫就飛在手上。她看了這種景緻，心想鄉下倒也有味，然而她剛剛有點好感時，那大蚊子出來了，哄哄亂叫，向人週身猛撲。打個呵欠，蚊子就鑽進口來，自己只好亂吐着痰。上風頭有人乘涼，也怕蚊子，却帶着製造肥料，帶着薰蚊子，在那裏燒青草和牛糞，氣味觸人，桂英忽然歎了一口氣道：『這種生活，我是作夢也想不到的，我嘗幾天儘夠了。』玉和聽說，心裏爲之一動，無以解答，只好淡淡一笑。

第二十二回

舉目盡非親且餐粗糲
捧心原是病頻夢家山

玉和在那松枝棚子下乘涼，也不時的偷看桂英的顏色，這時見她望了黑野，怔怔如有所失，料着她心裏又在想到了什麼，就悄悄的走了過來。輕輕的拍着她肩膀道：「你今天坐小車子累了吧？應該進去休息休息了。」桂英道：「外面很涼快，再坐一會子罷。」玉和道：「不過這裏蚊子太多。」桂英笑道：「那要什麼緊呢？據我想，你府上的蚊子，不會更少似這裏吧？從今以後，天天是要讓蚊子咬的了，就此練習練習也好。」玉和聽了她這話，知道是一種負氣的口氣，待要駁他一兩句，又有些不忍，不駁呢，決沒有贊成她這種話的道理，站在他身邊倒楞住了，桂英回過頭來一看，見他還在身後，也是不能再有什麼話說，却歎了一口氣。玉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輕輕的道：「桂英！你心裏有了什麼感觸嗎？我同你說，我們現在回家是依靠兄嫂來了，雖然家產兄弟是平半分，但我是哥哥一手撫養大的，而且我最近又用了哥哥一千塊錢，在家庭一方面說，已經是夠沾光了。當然，鄉村的生活，怎樣可以比得上北京城裏？不過我們回家來，總是一個短局，過年半載，我有了事就要出去的；對於家裏的事，都請你忍耐些。」桂英道：「這個我何必要你囑咐，我自然知道，我要是不能忍耐，我還不跟你回來呢。」玉和站在

她身後又頓了一頓，才笑着道：『那末，你剛才爲什麼說那樣一句氣話呢？』桂英道：『我也就只說這一句，從此以後，什麼我都不說了。』說畢，她又歎了一口氣。玉和搬了一條凳子，也靠了她身邊坐下。二人默然在星光下晚風裏坐着。約莫有十分鐘之久，桂英伸了一個懶腰站起來道：『我們去睡罷。明天還要回家拜見哥嫂呢。』於是玉和在前，將她引到了飯店裏去。這中間一所屋子，一邊是灶，一邊算是店堂，黃土牆上，掛了一個一尺長的竹架子，架子上，放了一個洋鐵扁盒子，盒子上，伸出一個細管，長約二寸，剛好塞進一根燈草，於是就在這細管子上點着，算是油燈。燈火上，放出尺來高的煤油黑燄頭，在半空裏打旋轉。玉和在灶頭上拿來這般同樣的一個竹架子，在牆上就了一就，引出火來，再拿着在前面引導。走進一間屋子裏，有一架竹床，上面撐了黑得像抹布似的一床夏布帳子，屋子裏除了一棹而外，並沒有別的陳設，倒是床頭邊放了一隻帶提柄的尿桶。走進屋來，便令人有兩種感觸；一種是打成球的蚊子向人臉上亂撲。又一種，就是陳尿臊味。桂英皺了眉頭道：『我們就在這屋子裏住嗎？』玉和頓了一頓道：『鄉下的飯店，都是這個樣子的。』桂英道：『就是這裏罷，你叫店老板來，把尿桶拿出去就是了。』玉和也覺得她是有些委屈，就依她的話，代店老板做了。桂英看到，又不願意，逼着他去洗了一回手，這晚實在無法子度過，閉着眼睛，鑽進帳子，糊裏糊塗的就睡了。到了次日清晨，麻麻糊糊的，吃了一餐早飯，依然坐着小車上道。雖然越到家門，那風景越好，然而桂英心裏，只惦记着見了哥嫂怎樣說話？見了鄉下人怎樣

應付？自己都是這樣的私付着，不會去觀看風景。在半下午的時候，到了家門口了。玉和首先下車，在前面走着。桂英看到丈夫下車了，也就跟着下車來。玉和這次回家，雖然是坐車子的，但是一行有三乘車子，後面還跟着一個外方打扮的女子，鄉下人一樣的新奇，也蜂擁着到面前來觀看。玉和是個丟官回家的人，當然見人要格外客氣些，所以看見人到面前，不必人家說話，先就打着招呼。桂英雖是在北京城裏廣結廣交，什麼大人物也見過，但是對於這些鄉下人，看他們穿的那些衣服，放出來的那種舉動，都覺不堪之至，和他們說話，他們未必是懂，而且自己到了這種地方來，身上的打扮，口裏的話音，都是和這些人兩樣的，便不作聲，已經引着大家注意，何必多給他們一些注意的材料。因之自己倒反成了個傻子，只是跟在玉和身後走路，一點響聲不發出來。鄉下人到城裏來，向來是胆怯怯的。然而你只有兩個城裏人走到鄉下去時，鄉下人一樣的笑嘻嘻地看城裏人，和你開玩笑。尤其是那些鄉下孩子們，在小路上抄上大路來迎面觀看，等人過去，立刻就議論起來，有的道：『你看這女人什麼樣子？大腳沒有頭髮。穿了長衣服，男不男，女不女。』有的道：『這是洋打扮，上次張家帶一個女人回來，不也是這樣子的嗎？』有的道：『張家帶來的女人頭髮沒有這樣子長。鞋子都是黑布做的，她不是。』桂英聽了這話，心裏真有些不高興，這些鄉下人少見多怪，還當面批評人，心裏氣不過，却將那些小孩子恨死命的瞪了一眼。玉和也知道桂英不順眼，就和她並排走着，指指點點，告訴她一些鄉下情形，說着話時，已經到了大門口，田氏正提了一隻

木桶到塘裏來提水，一眼看到兄弟帶了一個女人，三輛小車一直向家裏走來，這就不必怎樣思索，一下子就可以猜出這是帶着新弟婦回家了。老遠的就放下水桶，昂了頭在塘岸下叫道：『那不是二兄弟回家來了嗎？』玉和取下頭上的草帽，和她鞠躬道：『嫂嫂！我又回來了，』田氏提着一桶水，由塘岸下迎上來，笑道：『你怎麼事先也不寫一封信，就回家了？』玉和連忙回轉身來對桂英道：『這是我們嫂嫂。』桂英看到玉和對嫂嫂都是那樣恭敬，自己怎好怠慢，就向田氏一鞠躬。田氏將桂英週身上下，閃電也似看了一遍，笑道：『很好的，可不是人家信上說着那樣的人呢。』玉和覺得嫂嫂這話，有些毛病，初見面就是這樣一句話，恐怕會給予桂英一種不良的感想，連忙搶着問道：『大哥在家嗎？』田氏道：『你哥哥剛才從田坂上回來，我這不是提水他去洗腳嗎？』她說着，一手撐了腰，一手提那水桶，三脚兩步的搶着走進一個黃土門去。桂英料着這就是自己家了。這裏是一帶黃土矮牆，牆上覆着稻草，一連開了幾個窄小的門。他們這大門的左邊，是一個草蓋的牛欄，稻草屑和牛糞，鬧了遍地。右邊是一片菜園，菜園前頭，一個毛廁，只用幾根木棍子夾了一片破篾席略事遮蓋。雖然這門口七八棵大柳樹，掩映着一塘清水，風景很好，可是大門口左右夾着這兩樣東西，實在不堪得很。走進大門，經過了一個窄小的穿堂，折過了兩間屋子，玉和却把她引到有灶的廚房裏來。玉成赤了雙腳，坐在矮棹邊一張凳子上，靠了棹上抽旱煙袋。田氏走進門道：『快來罷！玉和帶了新娘子回來了。』桂英老早看到一個中年以上的人，光着漆黑的身上，穿一

條藍老布褲子，高高的捲上了大腿窩，腰上繫着灰黑的腰力硬，倒是掛了一個黑布荷包。頭上還留了一截鴨屁股式的短髮，蓋着後腦勺子。噫心裏立刻想着，這就是哥哥了。玉和這樣溫文儒雅的人，倒有這樣一對兄妹。當玉和介紹着這是哥哥之後，說不得了，也是向着他一鞠躬。玉成和田氏正也是一樣的感想，覺得桂英這種裝飾，雖和鄉下人不同，自己是到過省城的，這在省城裏，總算是很樸素的人物了。便點着頭道：「遠路回來，辛苦了，歇息着罷。」玉和這時到外面去照料行李，就剩着桂英和哥嫂說話。桂英仔細看這位嫂嫂，穿一件泛黃色的白布褂子，上面至少一打補釘。下身的藍褲子，和哥哥的料子一樣，藍裏透白，漿洗的程度，自然大可以想見。下面恰是三寸金蓮的小腳，灰襪子黑鞋，那腳背上拱起一個鵝頭包，捲了一大細紅帶子。他頭上蓬着一把頭髮，挽了一個鷄心小髻，耳朵上一副大圈耳環，有銅子樣大，那尖削的黃臉上，汗珠只滴。這一分鄉下婦人的醜怪，又是平生扮戲，所不會夢想到的，她心裏在這裏瞻仰鄉下人，可顯鄉下人，也一樣的要瞻仰她，這時；消息已傳遍了全村，玉和由北京帶了一個女戲子回來了。張家老奶奶，李家小姑娘，趙家大嫂子，絡繹不絕的，哄動了一大羣鄉下婦女，擁到玉成的廚房裏來。小女孩子們，不敢進來，在房門外指指點點，倒也罷了。惟有那年老些的，自居見識多，就一路喊進來道：「王師娘！聽說你們家由北京來了一位新嫂子嗎？那是真命天子腳下生長的人啦，我們去看看。」田氏對於這一層，似乎也有些光榮似的，就笑道：「請進來看罷，也沒有什麼好。」這些鄉下奶奶進來了，牽牽桂英的

衣服，摸摸桂英的襪子，把她當了一個活寶展玩。桂英當着哥嫂，不便拒絕這些人參觀，又不勝這些人的包圍，大窘之下，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玉和進來了，操着家鄉話，和大家道歉，說是她不大懂家鄉話，對答不週，不要見怪。現在我們要收拾房間，請改天再來罷。這才算替桂英解了圍，大家笑着走了。一會子，田氏煮着飯到灶下去燒火。桂英坐在一邊和玉成閑話。玉和由外邊提了行李進來，就同她丟了一個眼色道：『你可以學學了，把那藍子裏的菜切一切。』玉成搖着手道：『不必了。她新回家來，什麼也不知道你叫她作什麼呢？還是你帶她去收拾屋子罷。』這時天已黑了。於是玉和帶着桂英，由廚房一個窄門裏進去。這裏有一間房，四圍都是黃土牆。有個釘了木棍子不能開動的死窗戶，正對着夾道開了，只透着空氣，並無別用。屋頂有兩塊玻璃瓦，由那裏放進一些亮光來。雖是白天，屋子裏也是黑沉沉的，而且最不堪入目的，便是那靠黃土牆的所在，高的矮的，圍了許多篾蓆子，裏面屯着稻穀。這個樣子，屋子裏並沒有擺什麼陳設的餘地，更談不上原來有什麼陳設的了。桂英悄悄的向玉和道：『我們就在這屋子睡嗎？』玉和放出苦笑來道：『鄉下人家的屋子，大半都是這種情形的。』桂英覺得這幾天以來，每談到鄉下情形困苦的時候，玉和必是如此解釋，鄉下情形都是這樣的。他那意思，以為不只是我們這樣苦，鄉下人家都苦。他如此說着，忘壞了我們是由北京來的，為什麼就要跟着鄉下人一樣，來受這種苦呢？若是在北京的話，一定要把這話說了出來，跟玉和評上一評理。可是到了這鄉下來，除了玉和，沒有第二個親人，若是

把玉和再得罪了，自己變成了一個孤鬼，那如何使得？只得向他哦了一聲道：「鄉下都是這樣的。」只有這七個字，也就不能再說別的什麼了。玉和肩了一細行李進來，就向正面一張漆黑的木架床上一放，這床並不是黑漆的，不過因年代久遠，白木成了黑木，床上是否雕花？這已沒有法子可以看見，却是高高的堆了尺來厚的稻莖。因坐着床上，用手撥弄了稻草唏唆作響，然後坐在草網上微笑道：「到鄉下來，別的罷了，只有這種東西，在鄉下是富足的。」玉和笑道：「其實，鄉下也不全是這個富足，我們這裏山清水秀，倒是大可以留戀的。」桂英聽了這話，也不置可否，只將嘴向玉和微微一撇。玉和自然是什麼話也不敢多說，只是收拾屋子而已。過了一會，玉和已經把屋子收拾清楚了，就帶着桂英到廚房裏來吃飯。桂英看那張矮棹上，有一個大瓦盤子，裝了北瓜，一隻粗瓷藍花碗，裝了一大碗苧菜，又是一隻舊瓦碗，裝了一大碗臭醃菜，四方堆着四大碗黃米飯，熱氣騰騰的上升，聞着了，却也有些香味：玉成還是很客氣，向她笑着道：「你們在路上辛苦了，吃飯罷。」說着，他首先坐下來。玉和望着她打了一個招呼道：「你坐下吃飯罷。」說着，他就坐下吃飯。桂英在一路之上，已經嘗過了鄉下這種無油無鹽的菜蔬的那種滋味的了，不會下箸，自己已先自發愁。現在看到棹上這一棹菜，北瓜是黃澄澄的，苧菜是青郁郁的，不會變着一點色，這也不必提，準是沒有什麼油鹽作料下鍋的，所以還保持了那原狀。勉強扶起了筷子，爬了兩口白飯，夾着北瓜方塊，吃了一口，那北瓜雖無什麼鮮味，倒是甜津津的，這與下飯，却沒有什麼關係，只得硬

吃下兩塊。那碗臭醃菜，自己不敢過問的，只有這一碗青莧菜，可以算下飯的東西，自己就繼續的吃着，明明吃到嘴裏去，是一點味都沒有，然而倘使將沒有味的情形表示出來，又怕哥嫂看到不願意，只好勉強的連菜帶飯，不分鹹淡，糊裏糊塗，囫圇吞了下去。一碗飯，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居然就吃下去了。當然，不用得再添，於是輕輕的就將筷子碗放下了。玉和是知道桂英的食量的，怎麼着，一餐也可以吃兩碗飯，現在到了家裏，只好吃一碗飯，爲什麼突然減少一半呢？照說，在路上操作過勞了，是要多吃一些飯的，而桂英不但不加多，反而減少起來，這可以見得鄉下的飯菜，實在不合胃口。然而不合胃口，又有什麼法子呢？玉和看了桂英一下，也不敢說什麼，玉成却望了她道：「怎麼？只吃一碗飯嗎？」桂英笑着點了一點頭道：「我本來是飯量小。」如此說着，玉成也有些相信，因爲他知道城裏人的飯量，向來是不大的。吃完了飯，桂英就溜進了屋子裏去。這時，天色已經昏黑，抬頭看着，只有屋頂上那一塊明瓦是白的。那蚊子雖然比在半路上飯店裏好些，然而却也其聲嗡嗡，周圍全是蚊子陣，自己沒有扇子，只將兩手在空中拂着。本來可以走出屋子去躲開蚊子的，但是這村子上的婦女，把自己當一樁新奇罕兒看，實在有些討厭。玉和究竟是猜得出她心事的，就拿了一根蚊烟，和一盞煤油燈進來，燈就是在飯店裏看到的那種東西，蚊烟倒有三四尺長，粗如酒杯，點了起來，就在地面上一個窟窿裏，爲了這烟頭厲害，蚊子果然少得多，但是那一種煙裏含的硫磺木屑氣味。却也實在令人難受。玉和見她側了身子坐在床上，便道：「你

怎麼不到外面去坐坐。」桂英先歎了一口氣，接着又微笑道：「以前是你的日子難過，現在開始着是我的日子難過了。」玉和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這算什麼？再說一個人，總應該過過農村生活，過了農村生活以後，他才知道艱難，以後過着什麼苦日子，也能過了。」桂英道：「你的意思，是說我不知道艱難，不會過苦日子嗎？」玉和還想解釋這句話，無如外面有了哥哥說話的聲音，不敢多言，自行走了。桂英理想中的家鄉，一定是和住西山旅館那樣舒服。不料到了家鄉，竟是這樣的不堪。既然來了，現在不能馬上回去，只有暫時忍耐一些時再說的了。這晚她不聲不響的，含着兩包眼淚睡覺了。到了次日清早醒過來，睜開眼睛，首先所看到的，就是屋頂上兩塊通亮的明瓦。自己正想着，天亮了，鄉下人起來得早的，再睡一會兒就起來罷。她還不會把這個念頭轉完，只聽到外面鍋鏟相碰之聲，接着又有人說話，床上先是沒有了玉和，大概全家人都起來了。趕忙穿好衣服，走到家人集合的廚房裏，只見灶上的鍋縫裏，熱氣騰騰的，只管向外噴了出來。嫂子田氏在竈門口燒火呢。她見桂英出來了，由灶門邊伸出頭來笑道：「睡夠了嗎？飯都好了，城裏人總是愛睡早覺的。」桂英聽了這話音，分明是嫂子俏皮自己的話，怎好說什麼呢？便笑道：「城裏人那有鄉下人起來得早呢？」她勉強說出這句話來，臉上也就紅了，自己趕忙着洗過手臉，跟隨大家吃飯。當然，這一餐飯，依然還是昨日所嚐的那些菜蔬，昨日已經餓了一天，今天若是厭憎菜蔬的話，只有再餓一餐的了。在沒有法子之下，自己還是勉強的跟着吃，今天這一餐早飯，比昨天好得多，居然

在一碗飯之外，淘了一些蘿蔔菜湯，又吃了小半碗，這一餐早飯。她算是吃下去了，但是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又吃不下了。這裏的鄉下人，始終持着那種老規矩。爲了盛菜盛飯的便利起見，就是廚房裏擺一張棹子，佔有半邊廚房，就在這裏作餐室。桂英在未吃飯之先，端了一把黃竹矮椅子，坐在棹子一邊，現在雖然吃飯了，她坐在那竹椅子上，依然是懶得動。但是全家都在這裏吃飯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單單的不動，這又有些不像話說。所以只得皺起了兩道眉毛。兩隻手只管捧了自己的心口，玉和看到，連忙問道：『你今天好像有些不大舒服的樣子，莫要是有病吧？』桂英道：『可不是嗎？我那心口痛的老毛病，現在又復發了。』田氏望了她，不覺啞了一聲道：『這樣一大點年紀，就有這樣不好的老毛病，那還了得嗎？』桂英見嫂嫂相信她是害病，索興兩手捧了胸口，皺眉不語。不過她對於他人疑他是病不是病，沒有關係，然而却好借了這個題目，以不吃飯。因之悄悄的回到屋子裏去，靠了床坐着，一手托了頭，一手就撫摸着胸口，皺着眉毛，一語不發。玉和走了進來，輕輕的問道：『你怎麼了？』說着話，走近她的身邊。桂英勉強舒展着眉毛，微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心裏煩悶得很。』玉和停一會，才掏起她一隻手來，輕輕撫摸了幾下，然後微微一笑道：『這個樣子，我看你家鄉的生活，有些過不來，還是回北京去罷。』桂英正了臉色道：『我心裏現在難過到一萬分，你還要拿我開心。』玉和這樣一句很平坦的話，却不料鬧得桂英發出這樣大的脾氣。站在她面前，不覺是發了楞，他不作聲，桂英也不作聲，屋子裏轉是寂然。許久，玉和

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呢。」桂英聽說，立刻站了起來，望着了他的臉道：「怎麼是早知如此，悔不當初呢？」玉和立刻又轉了笑容，按住了她的肩膀，讓她坐下去，微微的笑道：「我不過是一句閑話，你不要多心。」桂英道：「你說得這樣子明白，我問你一個所以然，怎麼倒說什麼多心呢？」玉和低聲陪笑着道：「你身體不大好。你不要這樣，忍耐些？」桂英倒在床上，一個翻身，向裏睡着去了。玉和想說什麼吧？恐怕更惹起她的誤會。不說什麼吧？她這樣生氣的樣子，並不用一句話去安慰，又怕她更要挑眼。於是站在屋子中間呆了。桂英在這個時候，只覺有二十四分的煩惱。玉和對人，雖是十分溫存體貼，到了今日，也看不出他的好處來，反覺得他是城府很深，故意把人引到火坑邊來。因為如此想着，就不願意去理會他，只是面朝裏去假睡。當她假睡着的時候，閉上了眼睛，就會想到家鄉這種日子，前路茫茫，無法可過。再又回想到在北京唱戲的生活，那是多麼享受？自己却偏不滿意，發了瘋似的，終日只想嫁丈夫。一嫁了丈夫，因為不能唱戲，自己的能力就失效了，倒反要來作一個寄生蟲；這寄生蟲作得好也罷了，於今只是到鄉下來，向着那回來看不起的莊稼人，討一碗飯吃，越想越懊悔，心裏如火焚一般，倒真個像是生了病。心裏只管想着北京，倒好像真在北京一樣，糊裏糊塗的，自己就走到戲館子後台，大家正扮着戲，演的一出描寫農村生活的新戲，叫「到民間去。」說農村好極了。一個扮農夫的女孩子，走到她面前，向她笑着問道：「白老板，你是在鄉下住過的，你看我扮得像嗎？」桂英笑道：「你們這出

戲就不像，你以為鄉下日子好過呢，說起來那是造孽，我一輩子不願到鄉下去了，你們還唱這種戲勸人到鄉下去！」那後台管事紅着臉走了過來道：「你不唱戲了，別在這裏掃別人的興致，這是有名的戲劇大家編的戲，會沒有你知道得多。」桂英似乎對這後台管事，還有些可怕，糊裏糊塗的，又扮了個村婦在台上唱戲，台底下的人似乎看自己扮村婦扮得很像。霹霹拍拍鼓起掌來。可是睜眼一看，依然睡在牀上，不過是夢中到了家裏罷了。嫂子田氏，在廚房裏劈木柴片拍達拍達的聲音，穿了幾重牆屋，送將過來，這就是夢裏所聽到拍掌聲了。揉揉眼睛，坐了起來，心裏可就想着，這就是我的不對。嫂嫂這樣不分日夜的勞苦工作，我倒是躺在床上靜等飯吃，兒嫂就是不說話，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因之將冷手巾擦了一把臉，牽牽衣服，然後走到廚房裏來。田氏果然坐在門檻上，手拿了斧子柴片，在階沿石上砍着。兩袖高捲，頭髮散着，披到臉上，汗珠子只管由額角上滴將下來。她兩手高舉了斧子，兀自對着面前一塊大木柴，砍了下去。桂英笑道：「嫂嫂的力氣，真是不小。」田氏回過頭來，才看到了她，因道：「你不是病了嗎！又起來作什麼？」桂英道：「嫂子在這裏做事，我怎么好躺着呢？」田氏斧子落下去，拍的一聲，將一根粗圓的木柴，砍成兩半，笑道：「你也幹得動這個嗎？」桂英微笑了一笑。田氏道：「我聽說你在北京，是唱戲的，這話是真嗎？我對你哥哥說，那一定是謠言。我們現時雖然做莊稼，可是書香人家，玉和也不是那樣胡鬧的人。我現在還你倒也知道一些艱難苦楚。閑言說得好，樣子無情，戲子無義……」桂英聽到這裏，不由

得臉色一變，紅裏透青，就勉強笑道：「做那種事的有壞人，做那種事的也有好人，這怎樣可以一概而論？北京城裏唱戲的人，多着呢！』說完這句話，自己又走回房來。心裏可就想着，固然是鄉下人不會說話，出口就傷人。但是她還不相信我是戲子。假使她要知道我是個戲子，那要怎樣的看不起我呢？如此想着，在萬分爲難之中，又加上了好幾分爲難。這天晚上，連晚飯也託病不吃，就睡覺了，白天那樣足睡一陣，到了晚上，如何睡得着？因之躺在枕頭上胡思亂想，想來想去，無非是想着北京。玉和睡到了半夜裏，聽到桂英突然說起來道：「我不回北京怎麼辦？再要在南方鄉下住個週年半載，我的命會沒有了。」玉和就搖着她道：「你怎麼了？你怎麼了？」桂英驚醒來道：「你說什麼？」玉和道：「我要問你說什麼呢？你倒問我說什麼？」桂英這才明白了，因道：「我說夢話來着吧？我夢見回北京上醫院治病去了，我媽只問我回去作什麼呢？」玉和道：「你不用爲難，過一些時候，我送你回去就是了。不過我欠下我哥哥一千多塊錢，一點什麼事情沒有辦給他們看，我自己也說不過去，你讓我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一兩個月之後，我出去找事，帶你一塊走就是了。」桂英道：「那由你罷，你不走，我一個人也是要走的。不過我回來兩天，就覺心口痛得要命。我等得了兩個月等不了兩個月，可還是個問題呢。」說畢，一個翻身又向裏睡了。桂英因一夜沒有睡穩，醒來時，又晚了一點。靜靜的聽着，廚房裏有些筷子碗響。這就聽到玉成道：「現在木已成舟，也沒有什麼話說了，可是你知道我們是個務農的人家，你遲早是要回家來過日子的，你怎麼會

「娶一個戲子作家眷？」又聽到田氏道：「我呢，倒沒有什麼可說的，可是她嬌生慣養慣了，要吃好的，穿好的，還要睡到飯熟不起來，就怕鄉下人說閑話，說我們家門風不好。我們這種人家，怎容得下這些野草閒花呢？」玉和道：「她實在是出門受累了，有些心口痛，所以不能作事。她在北京的時候，住家過日子，倒是很在行。」田氏道：「老二！作嫂子的，暫放一個屁，她是能在鄉下住三個月不逃走，我就不姓這個田了。」這一句話，說着是特別的重，桂英躺在牀上，聽得清清楚楚，不覺心裏一動，她立刻想着，在鄉下，非再住三個月不可。

第二十一回

革面却繁華
衣衫盡換
健身安貧賤
井臼同操

佛家把酒色財氣，當作四戒。我們猛然聽到這個氣字，覺得與人生無甚大礙，其實這個氣字，也就壞事最大。一個人爲出一口氣，往往可以鬧得全國騷然，不用說是就個人而言了。白桂英聽她嫂嫂的話，料着自己不會在鄉下住三個月。她就想着；你究竟爲什麼那樣看我不起，我怎樣也在鄉下熬過三個月去，反正是比討飯強吧！一個人落了難，王孫公子結果去討飯，那也有的是啊！她如此想着，把那急於要回北京去的念頭，就完全取消。自己也不害病了，立刻就走下床來。玉和在外面，聽到屋子裏有響動，知道是桂英下床來了。立刻跑進屋子來，低聲向她笑道：「你身體不好，何必勉強起來呢！」桂英搖着頭道：「也沒有什麼不好，我自出娘胎以來，就吃好的，穿好的，沒有嘗過一點痛苦，這未免太享福了。我現在要來嘗嘗艱難苦楚，下半輩子再要有福享的時候，我也就可以知道享福的人，是什麼滋味了。」她這樣說話的時候，臉可是紅紅的。玉和一想：新近回家，不要在兄嫂面前露出失和的樣子，還是忍耐一些罷。只得低聲笑道：「我們這正真成了天河配」，桂英望了他道：「這是什麼話？」玉和道：「我和牛郎差不多，你就差沒上織子織布。」桂英道：「你還有心說笑話。」玉和道：「你別急，反正住個

十天半月，我們再走就是了。」桂英道：「你不要給這種寬心丸我吃，我是不走的了。我也是個有志氣的女子，能夠讓不見天日的鄉下人，把我料定了嗎？」玉和知道嫂子的話，讓她聽見了，這就不敢再說什麼。桂英走到廚房裏來，洗過了一把臉，飯已經吃過了，不想再吃，檢出玉和同自己的幾件衣服，就在廚房後面院子裏，洗將起來。到了吃中飯的時候，田氏打了米來洗，桂英就問道：「嫂嫂！做什麼菜？讓我來罷。」田氏笑道：「我們鄉下做菜，可不燒什麼口味，你不會攔油鹽，替我燒燒火就是了。」桂英不料第一次毛遂自薦，就碰了個釘子。心想：我就是做不出什麼好菜，何至於油鹽都不會攔。不過她既說了，自己不會攔，她一定會攔，且看看她是怎樣的攔法？於是依了她的話，且到灶門口去燒火。這裏鄉下，都燒的是茅草，茅草火固然是好旺，但是一烘即息，一把茅草，燒不了五分鐘，因之燒火的人，必須在灶門口坐着。這灶門口並無一張凳子，只是半爿破石磨，坐了下去，雖是冰涼一陣，然而硬幫幫的，比起在北京坐的沙發椅子來，另有一番天地了。她在身邊的茅草堆上，抽出一束茅草來，扭了一扭，擦了一根火柴燃着，送到灶裏頭去。她心裏却想着：到鄉下來，別的不會，燒火總是一學便會的了。這個日子，天氣還正熱着，初坐到灶邊去，還無所謂，直待燒過半餐飯時，自己一張面孔，烤得如喝醉了酒一般。側了向左邊坐，右邊臉烤得難過，側了向右邊坐，左邊臉又烤得難過。背上的汗，把小褂子濕透了，額角上的汗珠子，也是不住的向下滴。自己以為燒火的事最容易，嫂嫂給了一件輕便的事來做，才知道燒火是一件最苦的工作。

作。心裏正如此想着，手就很隨便的去抽茅草，不料大意的一抽，却抽了一束刺在掌心裏。自己兩手將茅草一捲，三四個刺頭，刺入肉裏。趕快拔去了刺，已是扎得掌心裏鮮血直流。哎喲了一聲，在袋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擦，無如血來得很湧，簡直擦不乾淨。這裏沒有止血藥粉，又沒有橡皮膏，想起還帶了一些擦臉粉回來，便起身要去找粉。田氏在灶上看到，問道：「讓刺扎了嗎？那不要緊，在隔壁灶裏，抓些冷灰按上就是了。」桂英也沒有作聲，就撮了一把冷灰，將血眼堵住。她想着：別看嫂子是鄉下人，倒會將難題目給人家做，我倒要研究研究，她的菜是怎樣做法。這時，田氏將砧板放在灶上，切了一大堆王瓜片，倒是省事，用刀摸着一推，王瓜片全下了鍋。不見她放鹽，也不見她放油。待王瓜煮得快熟了，才抓了一撮鹽，放到鍋裏去，再到菜熟了，然後才到菜子樹裏，拿出一個瓦鉢子來。把瓦鉢中淡黃色的豬油，挖了一個缺口。她將鍋鏟子角挖起了指頭大的一塊豬油，然後在鍋的上半截，很快的畫了兩個圈圈。那豬油經着熱氣，就變成了液體，沿着鍋，流到菜湯裏去。田氏不怠慢，立刻將鍋裏的王瓜一頓拌動，就盛到碗裏來了。桂英這才明白，原來鄉下人作菜，就是這樣的作法，這有什麼難呢？怪不得這菜不好吃，不過白水熬王瓜罷了。在她長了一番見識之後，這一餐飯算是作成功了。就是在是時，玉成已經回來，他上身打着赤膊，將一件褂子披在身上。只把領子上的鈕扣扣住，套在脖子上。他手上帶着一把鋤子，向門角路裏一放，接着就去解他的鈕扣。他一回頭，看見桂英身上，還穿了花紗的旗衫，便笑道：「白妹！你沒有短衣服嗎？在鄉

下住家過日子，只圖個便利，用不着穿得這樣斯文一脈的。」桂英笑道：「我沒有什麼短衣服，有也破舊得不像樣子。」玉成道：「破舊要什麼緊？縫縫補補，洗洗漿漿，就是一件好衣服。」桂英覺得自己說得有理的事情，由鄉下人看來，也是沒理的，這還好說什麼？只有不作聲而已，吃過了飯，桂英不聲不響的，打開了箱子，翻了一件墊箱子的短衣服在身上穿着。然而這又有了問題。她在北京的時候，穿的是短腳褲子，長統襪子。於今脫了長衣服，田氏看到，她先笑了，向玉和道：「我們白妹。倒好像一個莊稼人，褲腳子短過了膝蓋，和你大哥插田的時候光着兩條大腿一樣。」桂英聽了這話，自己低頭一看，覺得也實在不雅，只得脫了短褂子，又把長衣穿上。當日就悄悄的拿出兩塊錢來，交給了玉和讓他在鄉鎮上買了兩丈多老布回來，自裁自縫，不分晝夜的，趕着做了兩套小褂褲，立刻穿了起來。布鞋線襪，依了玉和的話，在北京就換好的，腳上是不用再換的了。只幾天的工夫，桂英由上順下一換，簡直變成兩個人了。在她自己看起來，這總算是二十四分的將就着家庭，兄嫂不應該再有嗎麼話說的了。然而就在這上面，又引起了嫂嫂田氏的疑心，她私下對玉成道：「我看玉和的老婆，在北京的時候，決計不是好人。若是好人，那有粗布衣服都不預備一件的呢？玉和這樣一個老實人，討這樣一個戲子回來，實在不對。現在鄉下人，還不知道她的出身，不過說我們莊稼人，不該娶一個城裏人罷了，若是大家都知道了她是一個戲子，那可敗壞了我們的門風。我會仔細想了想，上次玉和回來，帶了一筆錢出去，那裏是捐官？一定就是討老婆。他那些

錢，恐怕都花在這女戲子身上了。」玉成道：「你不要胡說，我兄弟不是這種人。」田氏將聲音提高一點道：「什麼不是那種人？既是好人，爲什麼倒娶一個戲子作女人呢？」這句話却是洞中竅要，說得玉成無話可以答覆，便道：「好漢不論出身低，只要她以後好好的過日子，也就不必追問她以前的事了。」田氏道：「哼！那不行，你兄弟帶了家裏一筆現款出去，並沒有弄個什麼名兒回來，有一天，我總要和他算算這一筆賬。」她這幾句話，聲音既高，桂英在自己屋子裏趕着做衣服，句句都聽得清清楚楚。心想：兄長究竟不失爲一個好人，還肯替兄弟媳遮蓋。可是說句良心話，玉和在家裏拿的那一筆現款，正是用在自己頭上呀，鄉下日子是這樣的苦，玉和在鄉下居然搬出上千的現洋去，那實在是破天荒的事情，如果讓兄嫂查出錢花在自己頭上，那恐怕一番重大的交涉。自己爲了顧全丈夫起見，應當格外樸素起來，讓嫂嫂知道自己很能吃苦，並不是個不好的女子出身，那麼，玉和拿去的這一筆錢，就不能說起花在我的頭上了。她有了這一個意思，緊緊的記在心裏，所有箱子裏的綢緞衣服，一齊收了起來，在鄉下決不打算再穿了。在北京臨動身的時候，也還帶有七八種化妝品，如雪花膏香粉之類，現在也不用着了。因爲臉上不出汗，手上不沾灰的人，這才用得着化妝品。現在若是梳妝打扮起來，第一是兄嫂要說閒話，第二是同村子裏的人看到，又要當一種新開去傳說，第三便是每天要廚房燒三回火，化了裝，一會兒就失却了效用，倒不如不打扮的省事。而且鄉村裏的女人，都是不打扮的人，一個人打扮，不但博不到人家說聲美麗，結果還讓人家說

聲妖精，這又何必。於是除留着兩塊洗手肥皂在外面應用而外，其餘的化妝品，一齊都鎖到箱子裏去了。這時天氣，正自酷熱着，桂英身上穿着老布長袖短褂子，又穿一件長腳管老布褲子，再要加上洗衣煮飯，沒有一天不是濕汗透背。玉和看到，心裏很不過意，特意自己到縣裏去一趟，賣了兩丈夏布來，私下找裁縫做好了，帶回來，就說是由北京桂英的娘家寄來的。然而照着鄉下的規矩，沒有生兒女的婦人，不能露出兩個乳峯來，穿夏布褂子，裏面得加一件小背心。再說這種粗夏布，穿在嫩皮膚上，又像有許多軟刺，只管扎人。桂英穿了一天，實在受不了，還是穿她的老布褂子。玉和非常的不過意，但是表面上可不敢表示出來，因為哥哥作莊稼，嫂嫂當家，自己在家裏只吃一碗安樂飯，難道連自己的女人，也要吃一碗安樂飯不成？至於用話去安慰桂英呢？也是不敢，因為不談起日子苦，却也含含糊糊的過去了，談起苦來，桂英就要發牢騷了。王家在這鄉下，總算是個富農，照一般普通情形而論，也不算苦，他們的火食，總是這樣：早上是一餐硬粥，中上是飯，晚上是剩飯剩粥，或者吃麥粉糊，或者吃麥粉疙疸。白天兩餐，是家裏現成的米，不費事；若到吃大麥糊的時候，就要用家裏的手磨子，將麥磨出來。磨子放在架上，是用一個丁字磨簍担子拉着推着，小腳女人們，可以把一個人遠坐磨子前方拉動，一個人坐在磨子邊下麥。桂英初到家鄉來，看着農具，什麼也是有趣的，總喜歡跟着嫂嫂在一處弄弄。初兩三次和嫂嫂一同磨磨子，有個遠房的十歲的姪女兒，招弟把她在隔壁找來下磨。到了四五回頭上，嫂子不客氣了，就叫桂英下磨。下磨的方

法：是懷裏抱一筐子大麥，當磨子眼轉到面前的時候，就抓一把麥下去。看起來是很容易，然而那磨手上，有担子鈎着的丁字直柱，隨了眼轉過去，放下麥去，縮手稍慢，就要讓直柱子打上一下。若是預先伸手過去，麥又放不到磨眼裏頭，爲了這個，每次鬧得手忙腳亂，心驚肉跳，渾身是汗。田氏看到，却是笑了個不亦樂乎。桂英覺得自己什麼都說會懂的人，到了鄉下來，却不如一個十歲的女孩子，這却可恥了。不過下磨子下來，扶了磨担磨麥，總是會的，於是和田氏掉着，田氏下麥，自己下磨。約有半個月之久，是王玉成的散生日，田氏煮了一大碗掛麵，煎兩個雞蛋在裏面，給了玉成一個人當中飯，算是慶祝的意思。這天晚上，却作一鍋糯米粬，全家來吃。糯米粬的作法。是用清水將糯米浸透了，再磨成了漿，然後用布濾過，成了粘粉，才開始作粬。這有七八天了，每天下午一小時的磨，都是桂英的事，現在磨糯米，當然她還是繼續來磨了。田氏端了一大盆水浸糯米，放在磨子架上，笑道：『白妹！磨糯米，不像磨大小麥，讓我來罷。』桂英笑道：『天天磨慣了，倒也不在乎了。』田氏微笑着，却也不再說什麼，桂英拉動磨子來，田氏用一個鐵瓢，舀着水米向磨眼裏放。呵呵！這磨子比往日要重一倍有餘，將橫担向前一推時；還沒有什麼費勁，向懷裏一拉的時候，這就費勁大了。只將磨子拉了七八個轉轉，已是面紅耳赤，不住的喘氣。田氏笑道：『磨磨子，是大麥最輕，無論磨什麼？都當着磨大麥一樣，那裏行呢？白妹！你磨不動，就不要勉強了。』桂英聽說，真個就不再勉強；手扶了橫担子，笑着只管喘氣，向田氏微笑。田氏道：『你

就把小招弟叫來，讓她來下米，我們兩個人來磨。『桂英真的不敢掙那分硬氣，就笑着去找小招弟。招弟雖住在隔壁，但是由玉成家裏過去有一門可通。桂英掀起一片大衣襟，揩着額角上的汗珠子，穿過了廚房門口一個穿堂，再過一個有垂楊樹的小院子，就是招弟家了。他走到這裏，只見玉和穿着短汗衫短褲子，光了雙腳，踏了一雙沒後跟的鞋子，坐在一張矮竹凳上，在那裏慢慢的清理釣魚竿。腳邊放了一隻瓦罐子，裝着魚食。他看見桂英臉紅紅的，便問道：『你這是怎麼了？』桂英笑道：『原來磨糯米重得很。』玉和道：『你也去找救兵嗎？我去和你磨磨罷。』桂英笑道：『你這個斯文勁兒，也磨得動呢？』玉和道：『你都磨得動，難道我還磨不動嗎？到了家裏來，現在就剩我是個閑人，我也怪寂寞的。』他說着話，就起身向磨房裏走。桂英覺得有了自己丈夫去打替工，就比找別人好得多，也就跟玉和一路回來。凡是莊稼人有一碗飯吃的，他家裏必定有一間米房，地上掃得乾乾淨淨的，預備在這裏舂稻篩米，米落到地上就可以掃起來，因之磨子篩子等物，都在這米房裏。由這米房裏過去，便是倉房。玉和一走到這裏，就想起上次回來，哥哥在倉房地窖裏取現洋的那一件事。自己騙着嫂子，可以做縣知事老爺，縣知事在那裏？回到米房裏來磨糯米來了。他如此想着時，走進屋子裏，就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熱。田氏見他臉上紅紅的，以爲他不好意思代老婆來磨磨，便笑道：『當年我做新娘子的時候，你哥哥也常是和我打替工的，現在輪到你夫妻二人頭上來了。』玉和搭訕着看看磨架子，又將磨轉担搖撼了兩下，笑道：『也許我不行呢。』說着，就開

始磨起來。玉和究竟是生長農家的，雖然是多年不作重工作了，然而像磨這小磨子的事，還優爲之。他站在屋子中間，將磨子拉得飛動起來，桂英坐在一邊，只是含着微笑的談着道：『白妹！北京城裏，也有磨子嗎？』桂英搖搖頭道：『沒有這些東西。』田氏道：『那末，要吃一點粳呀，粳呀，麵食呀，怎麼辦呢？』桂英道：『店裏都有現成的，拿錢去買就是了。』田氏道：『店裏也要磨，也要舂的呀！』玉和拉着磨剪担子。只管氣吁吁的喘着氣笑道：『都是買現成的呀！譬方說賣粳子的店，他們到米店裏去買江米，到雜貨店裏去買竹箬，自己只費一點手續，將粳子包好煮熟就是了。那像我們鄉下，先要把糯稻舂成米，還要到山上去摘箬竹呢。』說着，氣吁得更厲害，就停住不說了。田氏笑道：『這樣說，街城裏真是便當，什麼東西。都可以拿錢去買，自己不用費心費力。白妹！你過慣了北京那樣便當的日子，我們鄉下這樣窮苦的日子，你還過得來嗎？』桂英道：『嫂子！你不看我過得很好，我有什麼過不來的。』田氏笑道：『你們在北京城裏，天天總買些魚肉吃吧？鄉下人不逢三節和插田，是不會弄葷菜的。』桂英道：『住家過日子的人，就是在街城裏，也不能天天頓頓吃葷。』田氏道：『不過也看什麼人吧！聽說白妹在街城裏，日子是過得很好的。你自己還會掙錢呢！』這幾句話，說得桂英心裏一動，玉和心裏也是一動，兩個人都說不出話來。桂英頓了一頓，她就想着，自己唱戲的事情，玩嫂反正是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瞞着也無益。於是向田氏點了一

點頭道：『是的，我在北京的時候，一個月稍微能掙幾個錢。』田氏將鉢子裏的水米撥弄了一會子。閑閑的問道：『有多少錢呢？』玉和怕說多了，嫂子會疑心的，就隨便的答道：『也不過一百來塊錢。』他這樣說着，實實在在的，已經桂英每月掙的包銀，打了一個對折，以爲這已經很少的可觀了。說着，又開始磨起來。田氏將鐵勺子隨便的舀着水米，一下一下向磨子眼裏下送去。眼望了磨子道：『是一個月一百多呢？是一年一百多呢？』玉和道：『是一個月一百多。』田氏一拍手道：『那還了得，一個月那麼些個錢，你是怎麼的用法呢？』桂英道：『也並不是我用，我還要拿出錢來養家。』田氏道：『無論怎麼的養家，一個月也用不了那麼些個錢，就是我們在鄉下過一年，也不會用過一百塊錢的。不用說了，那自然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頓魚頓肉，你到家鄉來，忽然過着這樣窮苦的日子，也過得慣嗎？』她口裏如此說着時，兩隻眼睛，就不免注視着桂英的臉，表示着一種詫異的神氣。玉和將磨子拉了好幾轉，田氏還不曾將米放了下去，玉和道：『嫂子，你想着什麼啦？』田氏這才搖着頭微微一笑道：『我真有些不相信，一個人掙了那麼些個錢，還能到鄉下去過日子啦。一個月一百多，一年一千多，十年一萬多，那還了得？白妹，你又爲什麼不想掙錢，要出閣呢？』桂英心想，若是告訴她許多原因，她未必能了解，便笑道：『作了女人，遲早總是要出閣的，那有什麼法子呢？』這一個不甚可解的答案，倒讓田氏若有所悟，就不向下追問了。但是這樣一來，却讓她長了一番大見識，一個女人在城市裏，可以掙到一百多塊錢一個月的

。但是掙錢的事，究竟還不能夠大似嫁人，所以女子到了相當的年齡，爲了嫁人，錢也可以不掙的。但是桂英既賺過錢的，玉和要拿出多少錢來，才能夠將她的身子買到手呢？這樣看起來，恐怕玉和拿錢出去捐官，已經捐到官了，只是作官掙來的錢，都花到桂英頭上去罷了。她如此想着，就覺得桂英的身世，含有一種極大的秘密，非把她的秘密完全探出來不可。不過有一點考慮，就是自己雖負着一個能幹人的名稱，但是和城裏聰明女子鬥起智來，恐怕還是鬥人不過，爲了這個；自己常是在米房裏磨麥磨米的時候，和桂英閑談，在閑談裏面，去探討桂英的祕密。桂英心裏就暗笑着，假使你玩着圈套，我都不識，那也未免太笨了。因之她在閑談中總是表示着，既然嫁了玉和，就當跟着玉和一塊兒吃苦，過去的繁華日子，決計不想。田氏問到她在北京的事情，她總就那鄉下人意料中的事去說，因之田氏也就無法可以偵查她。可是桂英情願吃苦的這一句話說出來了，田氏就又有新的計劃了。一天晚上吃飯，乃是莧菜加小麥粉煮的菜糊，這糊裏面攪幾個鹽花，讓莧菜略有一點鹹味。因之桌子上還有一大碗雜拌式的鹹菜拿來下飯。這樣的麥粉糊，吃一餐兩餐，換一換鄉下風味，却無所謂，現在可是吃了一餐又吃一餐，這可嫌着乏味。桂英用筷子挑着麥糊慢慢的咀嚼着。田氏笑道：『吃這樣的東西，白妹有點吃不慣吧？』桂英道：『那有什麼吃不慣，人都是一樣的嘴，哥哥嫂嫂吃得慣，自然我也吃得慣。』田氏覺着是個機會了，就向桂英道：『大家都在這裏，我要把話來說明。我們家沒有幾多重事，無非各作各的針線，各洗各的衣服，除了想吃些雜

糧，舂大碓磨大磨的事，都不用得作，無非是每天擡兩桶水，澆澆菜園裏的菜。這幾天白妹來做，都是挑重的幹。以後無論什麼事，我們姊妹兩個人平分就是了。」桂英還會答話，玉和聽着心裏却跳上了兩下，像她這樣花朵兒似的人，怎好正式來做農家婦的重事。不過嫂嫂公開的說了，兩個人平分着幹，這又有什麼可說的呢？在他不能作聲的時候，桂英也就無話可說。恰是說過這話的第二日，趕上了大晴天，玉成因為種了幾坵田早稻，快成熟了，忙着滿田野去看水。玉和也爲了寫好許多封信，親自送到縣城裏去發，來回有四十里路，家裏只剩田氏和桂英。田氏道：「白妹！今天你不用洗衣服了。你哥哥做出來有幾斗米，他沒有工夫舂，我們兩個人來舂一舂罷。」桂英却還沒有嘗過舂碓的風味，就慨然的答應了。他家碓臼，按在大門外的左側，對了門口一口方塘，幾株垂柳，景緻是很好的。田氏抗了一大筐糙米，向石臼裏一倒，笑道：「我也有兩個月沒有上碓床，不是你幫着我，我還不敢動手呢。」說着話，她已走上碓床去。這碓床是一輛小車樣的大東西，中間的車輪子，換了一根粗木柱，柱的那頭，有一截大圓石滾，脚踏在木柱上一踩，那石頭抬起來向下一舂，又像公園裏活跳床，很有個趣味。碓床由後向前斜下去的，前面有個扶手架子，人可以扶着站定。田氏道：「你的氣力小，站在後面罷。」她一脚踏在床架上，一脚踏在碓柱上，笑嘻嘻的脚按了兩按，那碓石昂起了幾下。桂英看着輕飄不難，也一脚跨上碓床去。她另一隻脚剛向舂柱上一踩，那舂柱在床架縫裏，落下一二尺，人當然跟着回下一沉。桂英猛不提防，幾乎摔了一個筋斗，哎

啲一聲，兩手拽住田氏的衣服。這一個不提防，還未曾了結，第二個不提防，又撲着來了，就是木柱的那一頭，再向上一抬，在腳後跟上彈了一下，彈得人又向上一聳。田氏笑道：「你不懂這個，你好好的扶着我，我們兩隻腳一同向下一踏，人不要動。」桂英笑道：「我現在明白了，跟你一下下的春罷。」於是她順着田氏的勢子，向下春着。她覺得身子站得挺高的，身子虛飄飄的，有些心驚肉跳，搖搖頭道：「來不得，來不得，我站到前面去扶着木架子罷。」田氏笑着和她掉了一掉位子，她兩手扶了架子，有了經驗了，一下一下的春着。她以為這種工作是很輕便的，做做也無所謂。可是春不到一二百腳的時候，週身發熱，氣喘個不了，他這才知道這種工作，需要全身努力之處，比磨磨子還要厲害。然而自己已經上了這確床了，決不能半途而廢，讓嫂嫂去見笑。因此雖然是渾身發熱，吃力異常，依然拚死命掙扎着。她先是兩手扶在木架上的，到後來就整個身子靠在木架上了。好容易把這幾斗米春完了。她伏在木架上，簡直不能動，伏在木架上，看着那柳下的清風，吹着塘水，起了鄰鄰的皺紋，幾隻白毛的鴨子，飄浮在綠水上，將嘴插到翅膀裏去，在那裏打盹，心裏就想着，我一個人還不如這鴨子舒服，未免言之慚愧了。田氏春完了米，却不管她的事，將石臼裏的米鏟了起來，抗着走了。桂英足足在確床上伏有一小時之久，纔站立起來，慢慢的走回房去。偏是田氏還有餘勇可賈。將一隻乾淨的蠶桶，插了一把長柄木勺在裏面，提到院子中間，笑着道：「白妹！你累了嗎？累就索興累一下子，我們抬着水，把菜澆澆，澆完了菜，我們好洗個澡。」

「桂英聽着，走出房來一看，嫂嫂已經拿了一隻竹子扁担在手，當然也是不容推辭的了。少年人總是好勝的，立刻就答道：『好的，我們去罷。』於是同嫂嫂抬着空桶，向菜園裏來，這個菜園外，有一口土井，井上一棵冬青樹，終年是罩着這片地綠陰陰地，桂英每到井邊，就有一種感想，覺得這裏空氣，十分陰慘慘，不願向這地方來。現在太陽西下，暮色蒼茫，這冬青樹井邊，更是不堪了。田氏和她將桶歇在井邊，將帶來的一隻小木桶，放下井裏去汲水，她汲了兩小桶起來，倒在大桶裏，還只有一半的樣子，她毫不客氣的，就將小桶和繩索，交給桂英道：『你來罷。』可憐！桂英今天春了兩小時的確，已經是筋疲力竭，走路都走不動，那裏還能作事。這一隻小桶上的繩子，約有四五丈長，放桶下井去，擺了幾擺，舀滿了一小桶水，向上拉時，却非常之重。兩腳分開，站在井口，彎了腰，咬着牙，兩手拉着繩子，提起桶來。可是自己越覺得重；這水的重量，彷彿也就真個向上增加。將繩子拉到一半時，身體擺了幾擺，實在拉不動了。然而不把這水汲起來，嫂子可會笑死了。不管什麼，只管向上拉着，把桶拉到井口，一手提了繩子，正要騰出一隻手來去拿桶梁。不料一隻手的氣力，更是不行，那隻水桶將人向井裏一拉，人站立不定，就向井裏栽了下去。

第二十二回

奇貨可居雙身釋重負
百喙莫辯千里報讞言

鄉村裏的井，總是不十分大的，那井口的直徑，不過一尺有餘。這樣大的井口，一個人橫着躺下。想要落到井裏去，當然是不能夠。所以桂英被水桶墜着身子向下落的時侯，兩隻手一叉，已叉住了井口，差不多是蓋在井口上，田氏在後面看到，早是三步兩步的，飛奔向前，將他攙扶了起來。因問她道：「你這是怎麼了？可嚇了我一大跳呀！」桂英紅着臉笑道：「踏着青苔，讓它滑了我一交，沒有關係。」她說着這話，看見稻場上有個滾稻的大石轆轤，一蹲身子，坐在上面，就向田氏道：「嫂子；你看玉和回來了沒有？你叫他來幫着你吧。」田氏見她兩隻手操在肚子上，皺了雙眉，便側了身子向她問道：「白妹！你是怎麼了？不要是肚子痛吧？」桂英兩手依然按着肚子，却微微的點了兩點頭。田氏笑道：「你不要是有了喜了吧？」若是有了喜，這樣跌一下子，那可是不當玩的。桂英皺着雙眉，將眼睛也半閉着喘着氣道：「沒有什麼。」田氏正着臉色道：「你要是有了喜，可得實說。萬一閃動一下，也好找個醫生來看看。」說到這裏，四顧無人，就低聲向着桂英耳朵裏唧咕了幾句。桂英眉頭一舒，微笑着道：「統共也不過兩個月那樣。」田氏一拍手道：「那還了得，準是無疑，這怎麼辦呢？若是有一點不好

，可真叫人悔不轉來。你早怎不對我說，早要知道，我就不能讓你做這些重事了。你可走得動，讓我來攙你回去罷。」桂英站起來道：「快別那樣，讓別人看見，那是笑話了。」田氏道：「這是什麼笑話？這是人生大事呀！」桂英因為到了鄉下來，一舉一動，都惹着鄉下人注意，若是讓嫂嫂攙了回家去，又是讓人注意的事。只管走得快快的，離開了田氏，走回家來。桂英一溜進了房，玉成提了一桶溫熱水，放在塔檐下，人坐在凳子上，兩隻腳隔着桶梁，插到水桶裏去，頭望了天空，口裏調着黃梅調，非常之得意。莊稼人沒有什麼事是快樂的，只有每日工作回來，提了熱水來洗腳的時候，這是最快樂的一件事，因為這就可以完全休息，直等到明天日出，才用得着做事呢。正在玉成這樣得意之時，見她妯娌兩個忽忽回來，而且桂英的臉色，不大好看。這就覺得有些奇怪。田氏在後，就向她問道：「跑什麼？怎麼了？怎麼了？」田氏走到玉成身邊，正着顏色低聲道：「了不得，我們二弟妹，她有喜了。」於是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這王玉成是鄉下一個富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別無所求，只有兩件事，他還未曾滿足。第一是他沒有兒子，沒有女兒，自己年過四十，恐怕是無望了，不得已而思其次，便想得一個姪兒。第二是自己無功名之分，但願兄弟得個一官半職，合了世代相傳的教訓，榮宗耀祖。玉和既是花了錢沒有捐得知縣回來，却也罷了。現在聽說二弟妹有孕，這是天字第一號的喜事。將一雙濕淋淋的腳，由水桶裏抽了出來，站在地上瞪了眼向田氏問道：「這話是真嗎？」田氏道：「若說是我有了孕，那是我騙了你。現在說人家有喜，怎麼會

假呢？我也犯不上說那種假話！」玉成道：「你趕緊到她屋子裏去看看，我到吳先生家裏去，給她找一包安胎散來。」說着，就走出去了。他夫妻二人，自這時忙起，內外兩面跑，把晚飯也忘了作。玉和那天，是老早由縣城回家了。一次出去，正釣了一筐子魚回來，到大門口就喊道：「飯得了沒有，我有了晚飯菜了。」玉成正在廚房裏煎安胎散，迎了出來，輕聲喝道：「不要叫，白妹睡了。」玉和以爲哥哥是俏皮話，便道：「胡鬧了，怎麼睡得這樣早？」玉成道：「你才胡鬧呢，說起不讀書，識字，什麼事你都知道了。自己女人有了雙身子，也不給我們一個信，倒眼睜睜的讓她舂確磨磨，作那些重事。」玉和見哥哥正正經經的說話，而且聲音又很平和，倒不像是俏皮話，便從從容容的，在天井裏放下了魚簍子釣竿，走進廚房來道：「我不知道哇！」田氏正點了兩根蚊香，向桂英房子裏送，笑道：「剛才真嚇了我一跳，現在她說肚子不痛了，大概安定了。」玉成在竹櫥裏取出一隻飯碗，先放在鼻子尖上嗅了兩嗅，然後在懸繩上取下白布手巾，將碗擦了幾擦，就把爐子上放的藥罐端起，向碗裏倒了藥湯，兩手端着，交給田氏道：「你端了進去，親眼看着她喝了下去，安定了，那也得喝。」於是田氏就笑嘻嘻捧着碗進去了。玉和站在一邊，看得呆了。哥嫂固然是望得兒子，然而兄弟添兒子，他們也喜歡得會到這種樣子，這可是出於意料以外的事。可是爲了這一點，到觸動了他一點靈機，心想：桂英嬌生慣養的，實在是做不動鄉下這些粗笨事情，現在哥嫂既是怕她動胎，正好借了這個機會，讓他少做一些事情，於是笑向玉成道：「她爲人是不大喜歡說話的，

對我也是這樣。我也問過她的，她也不肯承認，一直等到今天春了大確，才發現了。」玉成坐在矮櫬上，正抽着旱煙袋呢。便道：「這是你嫂嫂不好，她一個由城市裏來的人。那裏能作這些重事，從明天起，這些事都不要她做了。以前她沒有回來，家裏也不會攔下了什麼事呀。」玉和聽了這話，心中大喜，可是正着臉色道：「日子還早着哩，難道家裏就養着這樣一個閑人嗎？」玉成手扶了旱煙袋，塞在右嘴角邊，嘆喲嘆喲，眼望了兄弟，抽了兩口煙，這才抽出旱煙袋來，將煙嘴子點着他道：「難道你沒有聽到過胎教一說嗎？我們就是辦不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那一層，也不能讓孕婦受累，出什麼毛病。」玉和笑道：「想一點不受累，那裏能夠呢？比方我現在到外面去，就有了事……」玉成不等他說完，便搶着道：「假使你在外面有事，在孩子沒有出世以前，你也不能帶着她走。不要說一路之上，輪船火車，那種震動是孕婦受不了，就是家裏這一截旱道，由鄉下到省城裏，坐轎子也好，坐小車子也好，都顛簸得非常之厲害，怎樣經受得住呢？再說你年輕，什麼都不懂，你也不會伺候一個雙身子的人。這些將來的話，你不必說，進去看看她罷。」玉和走進房來田氏便走了出去。只見桂英躺在床上，高高的枕了枕頭，屋子裏的蚊煙點着，燒得霧氣騰騰的。那盞小煤油燈，在煙霧裏放出淡黃的光燄來，照着屋子淒慘慘地，倒好像真是一間病人的屋子。桂英面向裏睡着，只有一頭毛蓬蓬的頭髮朝外，身上穿的一件老大布褂子，掀起了大半邊，向外露着白背脊。玉和一伸手，正待要去和她牽衣服，桂英一個翻身，面孔朝外，就將手一掀，撥開他的手來。

，輕輕喝道：「不要鬧。」玉和看她的臉色，白中透紅，和平常人無二，就輕聲問道：「你到底怎麼了，真個動了胎嗎？」桂英眯了眼睛望着他道：「那有這樣一回事呢？勞你駕，你幫我一個忙，把我兩隻腿給我搥一搥，痠痛痠痛，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樣子的難受。」玉和道：「那準是春確春累了。」說着，挨了床沿坐下，捏着拳頭，輕輕在她腿上搥着。桂英閉下眼睛，輕輕的哎喲着。玉和笑道：「你是有了兩個月吧？何妨實說呢？你不知道：哥哥現在是晝夜望有後輩出世，你若是有，那比我作了官回來。他還要快活，自然要加倍小心的來保護着你。他已經對嫂嫂說了，以後家裏的事，全不用得你做，這不是很好的事嗎？」桂英半開着眼睛道：「這樣說，我有一年懶可以躲了。」玉和不搥腿了。兩手搖着她的身體道：「你說沒有這一回事，到底還是有這一回事呀？可是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哥哥說，在你沒有產生以前，不讓你出門。」桂英道：「只要我不作重事，我就在鄉下多住幾個月，那倒也無所謂。」玉和道：「你翻轉身去，我給你搥一搥那邊的腿。」桂英皺了眉道：「我累死了，實在懶得動。」玉和笑道：「啊啲！翻身都懶翻得，累到有這步田地了嗎？」外面的玉成就高聲接嘴道：「玉和你隨她去罷，不要吵鬧她了。」玉和向桂英微笑着，點了頭低聲道：「如何如何？」桂英也就微笑着。這樣一來，桂英得了一個救星，從次日起，就不用作事。而且嘔吐，煩悶，想吃酸物，種種懷胎的象徵，也就慢慢的暴露出來。桂英回來的時候，屋子窗戶外面，有一棵楓樹，濃綠的樹葉子，變作了黃色，由黃色變成了紅色。紅色的葉子，後

來不見成了光樹枝，光樹枝上，堆着了白雪。桂英的肚皮，也就頂着出了懷，一望而知的是個孕婦了。至於玉和呢？他的臥室裏一張書棹上，放着南京上海廣州，各處朋友寄來的回信。把信上緊要的言語摘錄出來，無非是：「俟有機會，再行奉告。」「現在無可設法。」「愛莫能助，爲之奈何。」「萬勿率爾命駕，以致空勞往返。」這樣的信，堆滿在面前，增加了他無限的煩悶，在夏季秋季，可以出去釣釣魚，山上找找草蕪子，來消磨時間。冬天只有到村子口上，一個教讀的先生那裏去下象棋。有人問起他來幾時出門？他就向桂英身上推，說是等她產生了以後再走。其實在暗中呢？桂英希望他得一個機會，好到外面去，找個產科醫院來分娩，自己的身體，也可以保障安全些。然而玉和每次接到外面朋友寄來的回信，總是唉聲嘆氣，自己一肚子苦水，也就只好悶着，不敢說出來了。不過最近兩個月來，兄嫂的態度，慢慢的有些變化。雖然不必要桂英作什麼重事，見了面時，顏色總是淡淡的，每每在桂英背後有一種議論，等着桂英到了當面，就不說話了，玉和心裏暗猜着，這必定是議論着我夫妻兩個人不作事，只在家裏吃閒飯。然而這是事實，有什麼法子呢？這也就只好裝着麻糊，只當不知道了。這個時候，村子裏的那位教書先生，已經散了年學了。玉和爲着在家裏坐立不安，依然是終日在這鄉學裏去消磨時光，好在先生已經散了學，在這裏混着，並不耽誤事情。這位教鄉學的先生叫王佐才，爲了他那個名字，他增加了無上的感慨。因爲科舉停了，他學了滿肚皮四書五經的學問，無處發洩，於今只好在鄉下教一堂蒙館。這個鄉下教蒙館的，彼此自

取了一個渾號，乃是教門板的，猶之大教授們，說是吃粉筆的。門板云者，係形容鄉下蒙童如門板一般不受教訓，無法攻入。所以王佐才先生不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就不算是一樂也。他轉念到不爲良相，便爲良醫，於是買了一些本草綱目，陳修園三十六種，這一類的書，在授課之餘，加以研究。放了年假之後，除了看看醫書而外，便是和鄉裏幾個先生們談天說地鬥門紙牌，下下象棋。這個散了學的鄉學，倒成了個俱樂部，天天賓客滿堂。玉和有一次上縣城去了一次，頭一天去，第二天就回來，回來無事，依然是到這個門板俱樂部來。這個時候，天色已近黃昏，屋子裏點上燈，掩了門，有好幾個人，在裏面說話。有一個人道：『差一脚，打不起來，若是有玉和在這裏，這就可以湊成功了。』又一個人道：『他上縣去有什麼事？』王佐才道：『他一半個月，老是上縣一次的，或是寄信給朋友，或是收信回來，他急於要出去就事，鄉下這種日子，他怎樣過得來呢？』有一個人道：『對了，第一就是他的女人，不能受這種苦，聽說春了一回確，病了兩個月，真是貴人貴命。這樣的女人，不知道玉和怎樣弄到手的？』又一個道：『聽說玉和在北京做官，掙有上萬塊錢，都只爲討個女人，把錢全花光了。錢花光了不要緊，官也丟了。好像王三公公子嫖玉堂春，見面銀子三百兩。你說這樣的闊公子，他還不嫁嗎？玉和要找事，恐怕是不能夠了。他這次回家，聽說是革職永不敘用，再要出去找事，恐怕是不行了。』王佐才就很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後世必有以女色亡其國者。』玉和聽了這些話，氣得身上是不住的打抖顫，站在門外，一寸路也移動不得，站

了許多的時候，只覺晚上的西北風，陣陣的向後腦勺裏吹了來。心想，站在這裏有什麼意思，於是掉轉身軀，向家裏走。他心裏可就想着，這些話，若讓兄嫂知道了，那是一種什麼感想？怪不得這兩個月以來，兄嫂對我夫妻是如此不客氣，原來外面傳言，我成了個王金龍了。這種事情，却是無法去和兄嫂解釋，若是任其傳言，並不解釋，說我成了個敗子，那也無所謂，然而把桂英形容成了個妓女，這種話傳到她耳朵裏去了，她豈不會活活氣死嗎？當晚憑空添了一種心事，走回家去時，臉上的顏色，就不大好看。桂英以爲他到縣城裏，必定又沒有接着什麼好消息，所以不高興，在這幾月以來，這是平常的事，也就不必去過問他了。可是玉和對於夫人雖力守祕密，然而對於家庭鄉黨，却處處留心，因爲處處留心，就越是把鄉人一種不屑的心理看了出來。到了陰歷年邊下，玉和奉了兄長的命令，出去收賬，到深夜回來。家中因桂英身體疲倦睡覺了，嫂子在燒火炒年貨。外面的大門，大概是因爲在柴堆上拖柴網進去匆忙之間，不會關閉。自己將門關上，悄悄的走進去，心裏想着，他們作事太大意了，要嚇他一嚇，於是不聲不響的，溜到廚房裏來。却聽到田氏道：「弄這樣一個女人進門來，真是家門的不幸，我們祖傳幾代，那有一個不字給人家說，於今弄這樣一個女人進門，把幾代的清白，都糟塌了。我早就聽見人家說過，唱戲的人家，不許作官不許上譜，這樣一來，將來我們家裏人，也要弄得不能作官不許上譜了。她回家來的時候，我就問你，這人到底怎麼？你說她賣嘴不賣身，唱戲現在也是很文明的事，人家都看得起的。又說家醜不可外傳，叫我

不要說，我信了你的話，把她當個文明人，對外面也就不說一個字。你看，現在村子裏村子外，那一個不把我們家這一件事，當做了新聞去談，走出大門去，真讓人家指通背梁脊呢。」接着，就聽到玉成歎了一口氣答道：「這件事辦到了現在，早是木已成舟，說也是無益。再過兩個月看看，她若是添下一個男孩子，也算和我王家傳宗接後了。」田氏道：「若是生下一個女孩呢？」玉成道：「讓他們遠走高飛好了，玉和本來和她就很好的，而且生了兒女以後，我們還能逼着玉和休妻不成？」玉和聽了這些話，不但心中亂跳，而且渾身上下都抖顫着，自己在門外呆站了許久，心想：原來嫂兒對於我們的態度，都是這樣的，這個樣子，鄉下如何能住？自己第一次來家，還打算着在鄉下過田園生活，於今看起來，事實上決不讓我這樣安樂的了。兄嫂的意思，既是如此，也不必去和他們分辯，心裏知道就是了。於是依然悄悄的走出來開了大門，就在大門外叫道：「啊喲！我們家，怎麼忘了關大門呢！年三十夜，正是出歹人的時候，不要讓歹人進來。」這一句話，把玉成夫婦驚起，就是一陣亂。玉成手上找了一根棗樹棍，叫田氏掌着燈火，房前房後，找了一個徧，所幸並無什麼損失。在燈下向玉和盤查了一遍賬目。各自安寢。然而玉和心裏有事，那裏睡得安穩。他想着，最近並無同鄉的人，由北京回來，自己在北京作的事，怎會傳到兄嫂耳朵裏去？必定是北京有回信來，將事告訴兄長了。只要有信，這來源就好查。知道外面來的信，兄長的習慣。都是完全保留着的，信却放在哥哥放賬簿的一隻木櫃子裏。今天說不得了，要作一回賊，偷開那櫃子來查一查

。於是暗中摸索着，走到玉成當書房又當賬房那間屋子裏去。然後在身上掏出燭頭火柴，點着了，在黃土牆縫裏仔細尋找。記得有一次，玉成把鑰匙塞到牆眼裏去的，總可以找得着。找了許久，却摸着有一塊牆磚是搖撼着的，用力一捏，却把那塊磚抽動，牆上現出一個窟窿來。這裏面正有幾把鑰匙，於是把櫃子打開，將一束信件裏面，凡是寫着由北平寄來的，都抽出來檢查一番。他將插燭的泥燭台，放在櫃子沿上，又將長衫脫下來，掛在窗戶紙上，擋住了燭光，然後蹲着伏在櫃子上，將北平的信，一封一封來讀着。果然，在其間找出嚴端甫的幾封信，少不得在這裏面批評了自己幾句，總是說自己習於浮蕩，可爲一歎。後來查出一封信，是答覆玉成的，這却是一個老大的證據了。那信上說：

玉成世兄閣下：前接手書，垂詢玉和姻事一節，愚爲事外之人，本不應置答。且兄言，白女回鄉以後，尙能安居，則以前之事，尤可付諸既往不咎之列。但兄謂鄉人嘖有煩言，不能不知其底細，則爲府上世代清白起見，愚亦不妨略舉所知，俾或有所匡救。查此女確係北京女伶，負有微名，北京舊習，對伶人極不重視。年來雖有不
同，但達官貴人狎伶之事，猶爲不免，俗習相沿既久，自不能一旦改革，至對於女伶，更不免玩物視之！雖有束身自好之女伶，但積習迫人，亦無可如何？白女在伶人時代，愚不知其詳細情形，但聞初欲適汪督辦爲小星，後不知如何捨富貴而圖貧賤，竟與玉和成其姻好。當此事將成之際，愚曾招玉和一談，加以勸止，而玉和少

年盛氣，頗令愚不堪，愚遂不欲再過問矣。玉和在燕，初果有小積蓄，自娶白女後，成立家室，當然不無花費。以前是否涉足歌場，有千金買笑之事，愚實不知，愚借大年紀，實不願揭人陰私，更傷兄手足和氣，然明知不問，坐視府上受人指摘，亦無以對令尊於九泉。故愚對此，立言甚難，不足爲外人道也。然而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尙望善爲處置可耳。特此奉覆並祝冬安。愚嚴端甫手啓

玉和拿了這封信，拿在手上出神了一會，心裏想着：這事的關鍵在此了。鄉下人沒有新聞，遇着外面來的信件，只要有經手的機會，就要拆開來偷看，看了不算，還要輾轉告訴人。新聞是越傳說越失真，越失真越加裝點的，那麼，自己這一段艷聞，現在傳徧了鄉間。當然就是這樣一個原因了。嚴端甫爲了作媒不成，至今對我不滿，哥哥寫信去向他問消息，這不是問個對着嗎？他是蹲在地上看信的，不知不覺的，自己已是坐在地上。索興將背向後。靠了牆坐着。偶然一抬頭，看到蠟燭只剩了一小截屁股，這才趕着將一切東西恢復原狀，依然摸索着走回房去。桂英睡覺，向來是很靈警的，玉和摸索着出去的時候，她就醒了，這時他摸一回來，輕輕的上床安睡，她焉有不知之理，就低聲問道：「你這是怎麼了？你鬧什麼玩意？」玉和歎了一口氣道：「將來我再告訴你。」

桂英道：「你的形跡可疑，你幹什麼了？非得告訴我不可，你若不告訴我，我就要在你兄嫂面前，當面質問你了。」玉和道：「呀！不料你也一樣的逼我。老實告訴你，北京有人寫信來給我哥哥，說我的壞話，我特意偷着將信翻出來看個究竟。」桂英道：「

信上提到了我的事嗎？」玉和頓了一頓，才道：「順筆帶上兩句，總是不免的，但是對你沒有什麼壞話。我久在家裏，就是兄嫂會容納我，鄉下人也會譏笑我，說我是個無用的人，在外面混了若干年，結果還是回家來。吃一碗老米飯。我過了年，決計帶你出去，也免得你在鄉下過這種苦日子。」桂英道：「你還要考量放量罷。外面一點活動的法子沒有，我們才跑回家來。若勉強的跑出去，再想回來，是更難爲情，當然是不可能的。假如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你打算怎麼辦？」玉和道：「此話難說，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我覺得挨餓不要緊受凍也不要緊，只有這環境的不合作，讓人一刻也停留不得。」桂英看他這幾天在外面收賬，已經忙的不得了，再讓他心裏不舒服，內外夾攻，真會逼出病來。於是將被頭向上牽了一牽，在玉和肩膀上塞了兩塞，將玉和的手捏了兩下，低聲道：「夜深了，睡罷。玉和雖是一肚皮牢騷，然而愛情這樣的寬慰着，心裏也就得着安慰，轉過身來，替桂英也塞了一塞被頭，就安睡了。然而他表面如此，心裏依然是十分難過，次日天色一亮，就起床了。桂英却是一宿未睡，天亮了，反睡到飯熟不醒，吃飯的時候，玉和一看棹上，是一大瓦碗白水煮蘿蔔片，一碗椒末炒風蘿蔔釘子，一碗醃菜，醃菜裏面。有一大部分是蘿蔔。自從入秋以來，幾乎無餐不是蘿蔔，桂英懷孕的人，把這東西吃多了，已經是不必吃，只要聞到蘿蔔氣味，就不免要吐出黃水來。現在棹上完全蘿蔔，桂英起來，除了吃白飯，還有什麼法子？因就向田氏撒一個謊道：「你弟妹身上又不舒服，昨晚還燒了一夜，她不起來吃早飯了。」田氏覺得一個孕婦，身

上疲倦不舒服，這總是難免的事，也就不去追問。然而當大家扶起筷子碗來的時候，桂英却是由屋子裏走出來了。田氏道：「你不是身子不舒服嗎？就不要勉強起來了。」桂英笑道：「我沒有病呀！這些時候，總是這樣累的不得了，所以爬不起來。」田氏看了玉和一眼，就向桂英道：「起來了就好，快來吃飯罷。」桂英早看到棹上是一矮棹子蘿蔔，便搖搖頭道：「飯我倒是不想吃。」田氏笑道：「我想起來了，你怕吃蘿蔔的，今天撞巧三碗菜都是蘿蔔。你雙身子的人，飯總是要吃的，不曉得個菜頭後面菜園裏去撇上一點青菜葉子來煮着吃罷。」桂英聽着，以爲是嫂嫂的好意，笑道：「不忙，等你們吃完了飯，我一個人從從容容的來弄好了。」田氏夾了一大叉子蘿蔔片，放在飯頭上，將筷子在飯頭上插了幾下，向玉和瞟了一眼道：「我們老二，原來是個老實人，現在也讓白妹教得刁滑起來了。白妹分明是怕吃蘿蔔，倒要說起害病。玉和爲了白妹，名也不求了，利也不求了，就圖的是這一點。」桂英聽了這話，已經覺得是夠挖苦的了，那玉和已經知道兄嫂對於自己的態度，便淡淡的笑道：「嫂嫂！你不要聽外面那些閑言閑語，人家造我們的謠言，都是想鬧得我們兄弟不和的，我們何必去信他呢？我爲什麼不求名？不求利？這些話，我長一百張嘴出來，也是分辯不出來的。我已經下了決心，過了年，我就出門去了。我們究竟是一種什麼人？等着將來的事實來證明罷。」他說着，把臉都漲紅起來。田氏也扳了臉道：「我說這樣一句笑話，你爲什麼就發急？」桂英恐怕叔嫂會吵起來，連忙上前勸解着道：「說笑話要什麼緊？嫂子不必理他。」玉和將筷子

碗放下，走向自己屋子裏去，在屋子裏叫道：「我不分辯了，將來用事實來證明罷。」田氏也道：「好！我望後看你的罷。」叔嫂兩個，這幾句話，大有賭賽的意味：可是王玉和這騎虎之勢，似乎更進一步了。

第二十三回

無限傷心偎爐度長夜
不堪回首含淚看新春

這天王玉和言語之間，已是和嫂嫂田氏衝突了。當天坐在屋子裏床上，一人生着悶氣，無論如何，也不肯走出屋子來，把一個白桂英累的無話可說，只是在哥嫂兩邊，十二分的用好言語來安慰。整整忙了一天，才把哥嫂兩人安頓妥當了，回得房來，就埋怨着道：「你無論怎麼着，也不該和哥哥嫂嫂去衝突。一百步，我們已經走了九十九步了，就剩着這一步，我們還走不過去嗎？」玉和自吃早飯以後，就在床沿上坐着，直到吃過了午飯，也不會出門，依然還在床上靠了床欄干坐着，一手撐了頭，一手在大腿上搓着，只管沉沉的去想心思。桂英立在一邊呆望着他，只管出了神，一句話也不說。久而久之，還是玉和看不過意，低聲向她道：「你何必呆呆站在這裏。出去罷，讓我一個人在屋子靜一靜心罷。」桂英脚步移了幾尺路，復又走了回來，低聲向玉和道：「我看你這情形，在家裏也是忍耐不住，過了年，你一個先出門去也好。可是你既然要出門去，在家裏不過稍住幾天的事，也犯不上和兄嫂們生氣。」玉和那手撐了頭，依然是說不出什麼話來，許久許久，才道：「我若是走了，你怎麼辦呢？」桂英道：「這一點問題沒有，這七八個月以來，我什麼大罪都受了，不過還差一兩個月的事，怎麼樣熬着，我也

熬過去了。現在所剩下來的，也不過三個月。憑我這一副窮命，大概兩三個月，我還不至於死，你放心出門去奮鬥得了。」玉和聽了這話，他還是不作聲，許久許久，才道：「我想，我又不能走了。你臨產的時候，有我在家裏，多少還幫助你一點，和你作三分主，我要走了，只剩你一個孤鬼，你又該想着傷心了。唉！事到如今，我也沒有了法子，陪着你再熬上三個月罷。」他們二人如此商量，恰好他那多心的嫂嫂，在門外邊窗子底下聽了一個夠。她雖不說些什麼，然而她緊貼了牆腳站着，週身上下，都篩糠也似的抖。直聽到玉和夫妻把這篇話談過又談了些別的話了，她才挨了牆摸索摸索的走開，然而她的心裏，已經是惱恨到二十分了，她摸到自己屋子裏去，坐在牀沿上，兩手扯了夏布蚊帳，只管揉搓着，咬了牙道：「恨死我了，恨死我了！」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着。兩行眼淚向下一拖，竟哭了起來。一會子，玉成由外面回來，看到婦人這種形狀，料着就是爲了兄弟的事情。自己一向是爲兄弟護短的，以爲兄弟雖然有一些錯處，他是個有希望的人，給他分解分解，不要真和家庭弄決裂了。可是這半年以來，只管陸續地，發現玉和的短處，不但是護不勝護，而且那種短處，自己也很有幾分相信，所以田氏現在和兄弟生氣，在面子上他不便幫了田氏說兄弟，但是在暗中想着，田氏這個辦法是對的。若再不給玉和一點顏色看，鄉下人也就未免太容易欺侮了。因爲如此，田氏在這裏哭着，玉成只當是不知道，並不過問。在屋子裏找出一瓦罐烟絲來。裝了一旱烟袋，然後吸了兩口，在屋子四周看上一遍，現出他那無聊的樣子來。搭訕着嗽咳了兩聲，移着腳就

打算走出來。田氏道：「你走到那裏去？你兄弟重言重語的說上了我一段。就這樣算了不成？」說着，把臉子扳了起來。玉成吸了兩口烟，皺了眉道：「忍耐些吧！馬上就過年了。」田氏道：「過年了，我就該忍耐些嗎？你怎麼不叫他忍耐些呢？我告訴你，我們要分家，你不分家，我就回娘家去過年，讓你們兄弟兩人去過年罷。」說時，兩行眼淚，由臉上紛紛流了下來。玉成口裏啣了旱煙袋，站着向田氏呆望了。田氏掀起一片衣襟，擦着臉上的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田氏撇了嘴道：「你裝什麼呆？你今天要給我一個決斷，你不給我決斷，你莫想出我的房門，我要和你拚命。」玉成吸着煙道：「何至於鬧到這種樣子？他過了年，恐怕是會走了。」田氏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你還打算他過了年就走嗎？他要在家裏伺候美人過月子呢。一個男子漢，那樣沒出息，官也不要作，事情也不要幹，只想在家裏看守着女人，這樣的人，我眼裏看不慣，你讓他在家裏，我就走開，事情就是這樣子辦，理與不理，聽憑於你。」她說了這話，倒索興兩手抱了大腿。偏着頭望了玉成，一言不發。玉成看着，怕田氏叫了起來，讓玉和聽到，有些難爲情。便兩手捧了旱煙袋，向她微微拱着手道：「得啦，有什麼事情，都過了年再說，我讓他夫妻兩口子走開得了。說到分家，我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這件事，不是關起門來起國號，可以我們自己料理的，總還要請兩個房族長來說說。現在家家要過年，分了家的弟兄，也有湊到一處來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找房族長來分家，那不是笑話嗎？」田氏道：「有什麼笑話？我一不作賊，二不當娼？三不唱……」玉成

聽到這裏，也不等到她把這句話說完，立刻掉轉身來就向外面走。田氏叫道：「你不要走，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玉成走了回來，站在房門口，望了田氏不作聲。田氏道：「你一到了外面去，三朋四友，南天北地，什麼話你都會說。現在我和你說正經話，你就像得了啞症一樣。」玉成輕輕的喝道：「我給你面子，你不要不懂好歹，我要翻起臉來，龍王爺出來，我也要扳掉它兩隻角。」田氏道：「你說話爲什麼這樣子？」玉成兩脚在地上一頓，兩手拍的一聲，打了一下手掌道：「我就是這樣兇，你把我怎麼樣？」田氏還不會說什麼呢，却聽到玉和在外面叫起嫂嫂來，二人只得把話停止了。玉和站在房門口，向裏面探頭看了一眼，然後微笑道：「哥哥嫂嫂，不要爲了兄弟的事，倒傷了和氣。我已經和她說好了，過了年我夫妻兩口就走。」田氏道：「並非我作嫂子的，不能容你，實在是家裏日子太苦，怕你夫妻過活不下來。」玉和道：「過呢，也沒有什麼不能過。只是他的脾氣不大好，不會伺候兄嫂，所以沒有人緣，讓她跟我出去得了。」玉成夫妻，當然都是贊成這句話的。但是兄弟自己真個說出來要出去，面子拘定了，倒是不能不說兩句光亮一點的話，田氏的便道：「二兄弟，不是作嫂子的要在你面前作什麼空頭人情，不過我有話，也得說明白。我是個直性子人，不願受人家的委屈，一有話就要說出來，但是反過來說，我也不願人家受我的委屈。現時正在年邊下，大家都趕着回家來團聚，怎麼你倒要向外邊跑呢？」田氏說這話時，不但哭得眼淚汪汪的那副形容改變過來了，就是帶着二分煞氣的形容，也沒有了。女人家只要不生氣，再說出兩句客氣

話來，自然就有幾分以柔克剛的意味在其中。玉和本來有幾句俏皮的語，要對嫂嫂說一說的，現在看到嫂嫂這種樣子，心裏那份要說的話，也就不便說了出來。自己就轉着彎道：『我說要出去，也並不是馬上要走，是等這個年過去了再說。』這樣說着，嫂嫂二人，算是各各都讓了步，這一篇話，就毋庸向下再說了。玉和說了這話，緩緩的一步一步向後退着，就走開了。這已是陰歷臘月二十八，轉眼一過，就到了三十夜，王氏兄弟二人，忙着結束各處賬目，關於鬧意氣的這一層，也就來不及計較了。三十晚晌，玉成因爲今年家裏過年，多了兩口人，商得了田氏的同意，把飯菜格外作得豐盛些。天色晚了，家裏做好了豬頭三牲，連着香燭，一托盤子托了，送到祖先堂上來。玉和說：桂英初次回來，家鄉風俗，也讓她看看，讓她在後面跟着。到了祖先堂上，玉和替哥哥接過托盆，放在供案上，桂英一看，中間一個大豬頭，上面貼一個大紅紙元寶，右邊一隻大乾鯉魚，身上貼了一朵紙剪芙蓉花，所謂富貴有餘。左邊一隻大公雞，四隻紅筷子夾住了，鷄嘴裏松柏枝。另有是三杯茶三杯酒。還有一碟子豆腐，一隻大碗栽了一棵青菜，桂英看了，心裏倒有些納罕，爲什麼供祖先還要青菜豆腐呢？這時，玉和點着蠟燭燃了香，玉成却三跪九叩首的，朝祖先磕頭。玉和是將臉子緜得緊緊的，一點笑容也沒有。將手敲着供案上的鐵磬，噹的一下，又噹的一下，和玉成磕頭相應和。而且玉成穿了短短的，大袖藍布棉袍子，外罩青布棉馬褂，頭上戴着大紅絲線頂子的瓜皮小帽，兩個袖比着高舉過頂一個揖，然後磕上一個頭。桂英看了這個樣子，忍不住好笑，可又不敢笑。玉成磕

頭過去了，玉和也是照樣而行。桂英看在眼裏，心裏可就想着，莫要說他們是個莊稼人家，他們還是執着前清那一派的老古套。這樣的家庭，怎樣安插得下我一個唱戲的女人？祭過了祖先，大家回廳上去吃年飯。這棹上除了鷄魚肉之外，還有兩大碗掛麵，兩大碗豆腐，兩大碗糯米小粳，兩大碗青菜，其實堆滿了一棹子的菜，也不過是城裏人吃的粗食罷了。原來這鷄碗裏兩隻鷄腿，已經截下來了，留着新正客來了待客，煮掛麵作點心；魚呢，却是不許動的，正因為魚是要餘的。所以滿棹子的菜，僅僅只有一碗肉是可以吃的。桂英自出世以來，那裏過活過這樣淒涼簡陋的三十晚，兩眼眶眼淚，只好向肚裏落了去，勉強把這一餐年夜飯吃過去了。到了夜深，村子裏人三三兩兩的聚攏在一處，有的鬥紙牌，有的擲骰子，雖是有人來約玉和去加入戰局，但是因為玉成不賭錢的，他也就謝絕了不去參加。找了幾個大乾柴兜子，在牆角上，糠池子裏燒着。鄉下人不燒火盆，用七八層黃土磚，圍了一個牆角，那就算是爐子，大概由三十晚上燒起，可以燒到正月初四五裏去。先是燒樹根，然後將稻糠掩蓋起來，火半天不會息滅，可以暖屋子，可以燒茶，可以燉酒。這時，玉和將糠池燒起後，兄弟兩人，各端了一把椅子，坐在池子邊，煨爐閑話。到了半夜裏，玉成將一隻大瓦壺，煨了一大壺麥燒酒，將糯米粳青菜豆腐用一隻瓦鉢子裝着，加上了一些剩肉湯，放在糠灰裏燒將起來。恰是桂英心中有事，睡不着覺，也來了。玉和看到她就向她點了幾點頭道：『你也到這裏來坐坐，回得家鄉來，過過這烤老糠火的生活。』玉成左手拿了酒杯子，右手提起了糠灰裏煨的瓦酒

壺，斟上了一滿杯，先抿上了一口，然後點了兩點頭。桂英搬了個凳子，靠着糠池子坐下，兩手伸到火焰上，烘了兩烘，笑道：「鄉下這種年三十夜，倒也有個味兒。」玉成笑道：「你覺得鄉下的年，也很是有味的嗎？」桂英道：「這一個地方的人，掉到那一個地方去總覺得是有個玩意的。譬如說供祖先的時候，還要供上兩樣青菜豆腐，這就是北方風俗沒有的事情。」玉成道：「這個你有什麼不懂，這就叫過青菜豆腐年。我們由祖先到子孫，都過的是青菜豆腐年，過年就有青菜豆腐，這也無非叫我們不要忘了莊稼人本色的意思。」桂英只要玉成提到了鄉下過窮苦日子，她就沒有了辦法，怕的是玉成從反面着想，就會說到自己在北京過的日子，未免過於奢華，就站起身來笑道：「我過年向來是不守夜的，你們兄弟兩個喝酒罷，我走了。」說畢，掉轉身就走了，玉成吃年夜飯的時候，就有幾分酒興，到了現在，這酒興還不會去，再喝上這幾杯煨熱的熱酒，更覺得興致勃勃的。於是歎了一口氣道：「像二弟妹這個樣子，也就很可憐，一說到過鄉下日子她就提心吊胆。」玉和微歎了一口氣道：「可不是？本來這全鄉下的人，都看她不起，以為她的出身有問題。其實好漢不論出身低，縱然出身不好，她現在公公正正，可很會過勤快日子，慢說她以前並沒有做什麼壞人，就是做了什麼壞人，難道還不許她改過自新嗎？」他說着這話，可扳住了他的臉子。玉成喝了一口酒，將手按住了他的肩膀，搖了兩搖頭道：「玉和你不能怪我呀！我總是這樣說，家醜不可外傳的。但是這一件事，也不知怎樣陰差陽錯的，就會傳到許多鄉下人的耳朵裏去。我早就知道了，

因爲不便跟你說，所以都悶在心裏。」玉和將一根圓的木柴棍，撥弄着糠池裏的熱灰，很不在意的，堆疊着在灰上寫上「人言可畏」四個字。玉成說上了一大套，他却沒有說一句話。玉成斟滿了那杯酒，將杯遞到他手，很和緩的道：「玉和！你喝一口罷。做哥哥的，沒有什麼對你不住。鄉下人造出這些風言風語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說時，將一雙筷子，也遞到他手上。玉和一手拿了筷子，一手端了酒杯，兩眼只望糠中間一個燃燒着的木片，不住的抽出火苗來。玉成見他老不作聲，便道：「你老不作聲，還生着我的氣嗎？」玉和兩眼望了糠火，許久許久，才歎了一口氣道：「事情是我做錯了，既害人，又害己，然而我有什麼法子呢？」說着，抿了一口酒，將筷子伸到瓦罐子裏去，撥弄了許久，才夾了一絲絲青菜到嘴裏來咀嚼。玉成道：「你這話說的我倒有些不懂了，你怎麼會害了人呢？」玉和道：「哥哥，你有所不知，桂英在北方的時候，無論她賣藝也好，不賣藝也好，平平安安的吃一碗飯，總是不會錯的。現在她到鄉下來，在我們家看是上等日子，在他看來，可就受苦受夠了。她要是心中不服，埋怨我幾句呢，那也好些，可是她受盡了各種的苦，也不說我一句壞話，我心裏更是難受。」他說時，眼睛定了神，望着手上拿的這個酒杯，許久許久，又低了聲道：「哥哥！你待我都很好，我……我實在對你不住。我……」說到這個我字，眼淚水幾乎就要滾將出來。玉成默然了許久，才道：「我也知道你心裏很難受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對家事，總是極力忍耐，倘使我不忍耐的話，你嫂嫂早吵起來了。鄉下婦人，知道什麼，只要她知道的事

，一齊會說了出來的，到了那個時候，恐怕二弟妹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把家分了，你夫妻二人自燒自煮，自立門戶，你嫂子就是多事，也管不了分家弟兄的事。田呢，你可以找人種……」說到這裏，聲音低了一低，「就是那地窖裏的洋錢，除了你上次拿去捐官的數目而外，還有個千把塊錢，平半分，你還可以得四五百塊錢，拿到外面再去過日子罷，家鄉呢，我倒是敢留住你。因為鄉下人的眼光不同，白妹家一天，他們就要當着新聞傳說一天，而且鄉下這種日子，白妹實在也未必能過，倒不如出去的好。我以前想，白妹若是添了個男孩子呢，留着在家裏，我也可以熱鬧一點，不過據現在的情形看起來，恐怕連孩子長大了……」玉和放下杯筷，突然站起來，執着玉成的手道：「哥哥！我決計走，家不必分了，錢我也不要，我已經得了哥哥不少的幫助，還分些什麼呢？我很知道，我在鄉下一天，哥嫂總要受着人家的譏笑一天，我走開了，你們就乾了一身汗。」玉成道：「你以為我是催你出門去嗎？」玉和道：「不是哥哥催我出門去，也不是鄉下人催我出門去，只是這鄉下傳下來千百年的老風俗，逼着我不能不出門，到了現在，我知道舊禮教殺人這一句話，不是假的了。」玉成到了此時，無話可說，接過了杯筷，坐在糠池子邊，只管喝酒，吃熱鍋裏的菜。這個時候，玉和心裏固然是難受，玉成心裏，也未嘗不難受，兄弟二人，只管悶悶不樂的坐着，不覺喔喔！遠遠送來兩聲鷄叫。糠池子裏燒的柴棍，漸漸變成了紅炭，不過一息息火苗，在那裏抽着，也像人一樣的精疲力倦了。玉成道：「一大壺酒，不知不覺都喝完了，大

概有些醉，我們睡覺去罷。」玉和答應着好，可沒有動身。只有玉成一個人走了。他靠了牆，望着糠池子矇矓着兩眼，手上拿了一隻長柄火鉗，只管在糠灰上塗着字，表示着那充分無聊的意思，一個人慢慢的昏沉睡了過去。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有人搖撼着自己的身體，睜眼看時：却是桂英頂了一個大肚皮，站在身邊，他扶了玉和的肩膀道：「大正月初一的你怎麼坐在這裏打盹？」玉和睜眼看時，天色已經大亮。桂英穿了一件大襟藍布短棉襖，衣擺都撐將起來，頭髮是多時不剪了，後腦上是垂下來一叢長長的頭髮，雖然臉上今天淡抹了一些粉，然而並未抹胭脂，這很不足以掩蓋她臉上的憔悴。桂英道：「你爲什麼老望着我？」玉和握着她的手道：「我想你自出娘胎以來，不會經過這樣的正月初一吧？」桂英道：「你上床去休息一會罷。不要說這些廢話了。」玉和道：「這不是廢話，去年年冬，我們無論對那個問題，都是這樣說，以待來年罷！現在是到了那個來年的了，我們怎樣辦呢？我想着了這一點，無論作什麼事？我都覺得不順心。」桂英聽了他這話，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了玉和一隻手就跑，玉和怕是謔兒嫂看到了，有許多不方便，就只好跟着她一塊兒回房去。他一覺大睡，直睡到下午兩三點鐘方始起床，桂英是不知道鄉下規矩的，以爲他熬了一夜未睡，讓他休息休息也好。殊不知這件事又得罪了嫂嫂，在吃午飯的時候，田氏很不在意的問道：「玉和還沒有起來嗎？」桂英道：「他天亮以後，才去睡的。田氏笑道：『到底做了官的人，情形有些不同，正月初一，也不出來拜年。家無常禮，我們作哥嫂的，那倒是不要緊。但是村子裏

，有許許多多尊長老輩，若不去和他們拜個年，恐怕人家會說我們不懂禮吧？」桂英不便怎樣反駁，因道：「我不該勸他睡就好了。他倒是說過的，上午這要給哥哥嫂嫂拜年呢。不料他一上床，就睡着很熟的，醒不過來。」田氏點着頭哦了一聲。只憑她這一聲哦着，桂英就知道嫂嫂的心裏，是怎樣的不滿意了。這時玉和醒了過來，桂英皺了眉道：「你擦把臉，趕快去給哥哥嫂嫂拜個年罷。」玉和道：「哎喲！我忘了這件事情了，嫂嫂說了什麼話了嗎？」桂英道：「說是沒有說什麼，不過提到這件事上來罷了。」玉和道：「果然不妥，多年不在家，在家的時候，又不和哥嫂拜年，倒以為是存心這樣的呢。這時候拜年，恐怕也不恭敬，這沒有什麼法子，只好裝病再睡。」他本來下了床要出房門了，現在索興就再上床去，二次睡覺。一直睡到晚上燈亮，方才醒了，本打算不起床的，然而一天不吃飯，肚子未免有些餓，只得下床來，偷偷的漱洗一番。桂英泡了一壺茶，送到床邊的茶几上，烘了幾塊糯米粬，給他作晚飯。桂英低聲笑道：「大正月初一的，你就裝病，我有些不贊成，」玉和笑道：「假使不看人家的顏色，平平安安的過着，我倒願意常常害些小病。」桂英聽着他的話，很是可憐，本打算歎一口氣，恐怕這又會勾引起玉和肚子裏的牢騷來，只是微微笑了一笑。這一道難關，在表面上，是讓玉和逃過來了。但是田氏沒有受他新年這一拜，心裏非常之不高興，以為玉和瞧不起，有心賴了這個年不拜，把恨玉和的心事，又加上了一倍。把三朝過了，田氏嘴裏，就囉哩囉唆的說是作官的人，眼睛眶子大，鄉下人受不住他一個揖的。玉和聽說，只得裝着

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玉和本來是要走的。但是自過舊歷年而後，桂英鬧着胎氣，不是腫腳腫手，就是悶煩嘔吐，終日昏昏的想睡。玉和想到自己若是走了，丟他一個人在家裏，就是要茶要水，也有些不方便。只好逢人就說，在外面的事情，已經找妥了，只要小孩產生下地，立刻就走。這種話傳到田氏耳朵裏去了，她倒覺得比玉和自己說來的還要可信，囉唆的程度，也比較的好些。玉和爲了避免衝突起見，當田氏說話的時候他就走出門去。田氏囉唆的時候多，玉和就在外面的時候更多。桂英在家裏呢，就更顯着寂寞。她這臥室的後方，有一帶窄小的廊檐，廊檐外有一片長院，種了有二三百根竹子。桂英在最無聊的時候，便是端了一把竹椅子坐在廊檐下，看這一叢竹子的青翠之色。到了二月，江南春暖，竹子裏面長的三株杏花，都開了。烈日之下，牆裏深翠的竹子，牆外淡綠的楊柳，和這淺紅的杏花，互相映掩起來，越襯託得這春色如畫。桂英想到在北平的時候，雖然春色沒有這樣的早，但是每年到開杏花的時候，自己總要和幾個男朋友，坐了汽車，到西郊去遊玩一番。就是不出城去，只要這天沒有戲，穿着細瘦的春衣，光亮的絲襪子，在中央公園柏樹林子裏平正的路上，繞着幾個圈子，在來今雨軒喝點飲料，看看欄干外，成片的牡丹芍藥，這真是西方極樂世界了。當時過的那種快活日子，並不覺得有什麼好處，如今要想再過這種日子，却不知要等待何時了。現在自己頂了一個大肚皮，穿着一件短的藍布褂子，青布大腳褲，衣服果然不好，人的形象，也變得不成樣子，在去年此時，心裏幻想着：嫁了王玉和，應當怎樣去成雙作對，度這爛漫

的青春。結果，是吃盡了苦；受盡了氣，在這黃土牆的矮屋子裏來看春光了。女子們，總喜歡嫁作官的人，一來名氣好，二來可以發財，其實天下最無用的人，就是作官的，除了作官，什麼事情也不能幹。假如說，玉和有幾斤力氣，可以作莊稼，自己幫着嫂嫂作家裏的事，玉和幫着哥哥在田隴上作事，那樣子辦，我想哥哥就是不滿意於我，也沒有什麼壞話可說的吧？記得和我們編戲的那個張先生，常常要編些提倡農村生活的話到戲詞裏去，那也只好在台上說着，讓台下的人，多鼓兩下掌罷了。城市裏吃肥魚大肉，走三步路還要坐洋車的人，到鄉下來作什麼？給鄉下人提尿壺，鄉下人還嫌他是個癆病鬼呢。我倒不嫌鄉下生活，只恨我一斤力氣沒有，不配作鄉下人罷了。我也不要唱什麼高調，還是回到城市裏去，駕輕就熟的想些辦法；不過唱戲這件事我決不幹了。女人唱戲，就是賣臉子，我有了丈夫，有了兒子，還去賣臉子不成？她一個人坐在這矮屋檐下，由現在的生活，回想到從前，由從前的生活，又顧到將來，一坐就坐上兩三小時，不知道走開，只是沉沉的想着；想得久了，肚子有些餓了，很想吃兩塊牛乳餅乾。但是這鄉下買塊豆腐乾，還要跑三里路，那裏有牛乳餅乾？抬頭看到杏花，覺得口裏無味，心裏煩悶，能找幾個酸的水果吃吃也好。然而鄉下是經年不見醋面，又那裏有酸水果吃？想這樣沒有，想那樣也沒有，越是沒有，心裏是越想。作孕婦的人，想吃那樣東西。就恨不得立刻到手的，桂英却是想一百樣，連一樣也沒有。想吃酸的實在想的難受，心裏忽然想入非非起來，杏子既然是酸的，杏花當然也是酸的，何不摘兩朵花吃着試試看

，她自己寬解自己，覺得這個辦法是很對的。於是起身走到杏樹底下，攀了一枝杏花在手，掐了兩朵，連萼帶瓣，塞到嘴裏去咀嚼，咀嚼的結果，只是苦澀，並沒有什麼酸味。一回，又想我白桂英出了半輩子風頭，不想如今害肚，却來生吃杏花瓣，口裏不酸心裏酸起來，立刻兩眼淚水汪汪的，要流了出來。恰是玉和見她久坐在屋檐下，不會進去，大概又坐着想心事，於是悄悄的走了來，又想勸解一番。在房門裏便看到她手攀一枝杏花，兩眼含着兩包眼淚，好像是要哭的樣子。這就向她微笑道：『你看到紅花綠葉的新春，又想家了。』桂英這才省悟過來，放了手上的杏花，勉強笑道：『我想家作什麼？想也是白想呀。』玉和回頭看看並沒有人，便低聲道：『你不用悲傷，自從三十晚上，我和哥哥談了一次心之後，我說了不分家產，嫂嫂已經對你放鬆了一把。她現在對我唧唧咕咕，無非是想我快走，怕我變心的意思。只要我們肯走，盤纏錢大概不成問題。我現在三餐飯，至多在家吃兩餐，其餘總是在外面東混一餐，西混一餐，都爲的是躲開她。你固然是痛苦，你要知道我更痛苦，一個多月了，他還記着正月初一，我沒有跟她拜年，到如今還不和我說話呢！我進進出出，看他那副冷臉子，不都是爲了你沒有生產，不敢走動嗎？你若是原諒我……』玉和說到這裏，嗓子硬着，說不下去，他幾乎也要哭出來。一叢杏花之下，站着這樣一對少年的苦惱夫妻，這杏花真就不幸了。

第二十四回

生女不留人川資暗贈
求官還作客京市空來

玉和夫婦對花垂泣的這一幕慘劇，恰是就誤得時候太多了。田氏見他二人在屋子裏許久沒有出來，疑心着又在說家庭什麼閒話？因之悄悄的走到廚房外的院子裏，聽他們說些什麼，那邊的院子，和這邊的院子，只隔一牆黃土牆。玉和夫婦說些什麼，可以說聽得清清楚楚。她聽玉和說，爲了躲開自己，飯都不能在家裏吃，這未免在背後說得過分一點，家產是玉成由父母手上承繼下來的，把家產守住，把家事振興起來，也是玉成的力量。就是玉和由家裏念書，轉到省裏念書，由省裏念書，轉到北京去念書，也是玉成力主持的。而且去年玉和捐知縣做，還在家裏拿了一筆款子走呢。這樣說起來，家庭對於玉和，是什麼錢也花了，何在乎這兩餐飯？當時田氏想着自己一方面的理由，恨不得打通了那道黃土牆，跳了過來，敲玉和夫妻兩個嘴巴，他心裏如此想着，做是不會實做。然而她一隻手扶了黃土牆，撐住了自己的身體，幾乎氣昏了過去，後來聽到玉和說：『得了你，還忍耐一些時候罷。這鄉下人乃至於我家裏人都看你不起，不但我要奮鬥，你也應當奮鬥，我們做出一番世界來給他們看看。那個時候；我們煮了大鍋的白米飯，大鍋的紅燒肉，讓他們去解饑解饑，我們也應當拿大拇指頭當了扇子搖呢。』田氏

聽了這話，只氣得三魂出竅，身體如墜在饅頭蒸籠裏一般，週身的汗毛孔裏，隨着熱汗，一齊冒出氣來。他呆站了許久，回身走到廚房裏去，氣忿不過，拿起一隻瓦碗，就要向地面上擲了下去。然而她將那隻瓦碗，剛剛舉得有腦袋那樣高，她第二個感想，接着發生起來；自己怎好打碎自己的東西呢？瓦碗不是要值六個銅板一隻嗎？於是輕輕的放下了那隻瓦碗，在水缸脚下，檢起一隻破葫蘆瓢，用腳竭力一踩，踩了個粉碎，踩得粉碎還不算，用脚在那碎片上，還連連的踏了幾脚。口裏咬着牙道：「恨死我了，恨死我了。」玉成由外面屋子走了進來喊着道：「你這是怎麼了？你這是怎麼了？」田氏看到丈夫走了進來，索興在葫蘆瓢碎片上，連連踩了幾脚，然後向旁邊矮凳子上架腿坐着，板了臉道：「你問我嗎？我不知道，你去問問你的兄弟和弟媳婦就知道了。」玉成道：「你又和他們吵什麼？玉和他很自諒，已經和我說了，不分家，也不要什麼，孩子出世了，他就走。」田氏道：「孩子出世他就走嗎？我也知道，他想着我們沒有兒女，他要是生了兒子，可以跟王家傳宗接後，我們就會留住他不讓走了。」玉成道：「你以為他們愛過這鄉下日子嗎？」田氏道：「鄉下日子是不愛過，鄉下田地，他們也不愛要嗎？他們把兒子承繼過來了再走，也不遲呀。可是我下了一百二十個決心了。就是他們添了兒子，我也不要，他是年都不跟我拜，瞧我不起，養出兒子來，就會看得起我嗎？他要走趁早，我是一點也沒有什麼捨不得。」玉成道：「你有這話，放在心裏就得了，何必還要一定叫將出來呢？」田氏索興提高嗓子叫起來道：「我要叫，我愛叫，難道我還怕他

們不成。」她這樣叫着，又讓玉和在屋子裏聽到了，夫妻兩個對看了一下，玉和低聲道：「這個日子，我們怎樣的向下過。」桂英和他對看了一眼，沒有說什麼。玉和也不敢在桂英臨盆在即的時候，又和嫂嫂爭吵什麼，悄悄的溜出了大門，就這樣走了。他猜想的却是不錯，在這天下午，桂英已經發動了。桂英是個初生：肚子一經難受，就愁眉苦臉的，忍耐不住。玉成夫婦，恰也是不曾經過這種事的，跟着也就叫嚷起來。這一下子，真把合家鬧得馬仰人翻，連村子裏所有幾位年老些的婦人，都找了來了。大家見了玉成，都說他要添姪子了，這就好了，添了姪子，就像養了兒子一樣了。玉成在最近一兩個月來，對於玉和生兒子一層，本來就看得很淡了，到了現在，孩子快落地，又說不出來，心裏又有一種什麼痛快之處？口裏啣住了一管旱烟袋，只嘻嘻的見了人笑着。大家鬧了一天一晚，孩子算是出世了，然而並不是大家所希望的傳宗接後的人物，却是一位千金小姐。孩子一下地：玉成聽到產婦房裏的人說，是個換糯米粑吃的，他心裏就冷了一半。在屋子裏陪伴產婦的人，也就悄悄的走了一半。桂英看到，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不料鄉下人重男輕女，一至於此，難道你們就不是女人嗎？這倒也好，我們痛痛快快快的走開，免得哥嫂有什麼留戀。隨着也就聽到有人在外面屋子裏跟嫂嫂道喜。田氏道：「賀什麼喜？不過是個丫頭罷了。我們王家，還缺少黃毛丫頭呀。有什麼了不得呢？就是長大成人了，也不過跟她的娘一樣罷了。」桂英本想接住嘴。就說田氏兩聲，轉念一想：自己也犯不上跟他們這種愚蠢的鄉婦一般見識，自己產生後，沒有人來看護，自己還

得看護自己呢。因之在床上發了兩聲冷笑，也就算了。因為田氏的態度，既然很冷淡，玉成雖是很自慚的，又看到了一代人，却不敢有什麼鋪張。玉和夫婦，現在是寸步都留心着兄嫂的態度，兄嫂不高興，那裏又敢有什麼表示？所以三朝不會有什麼舉動，滿月也不會有什麼舉動。而且在這一個月之中，田氏和玉成說了好幾回笑話。她笑道：『你不用發愁了。將來你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去靠你的姪女，她會唱戲掙錢來養活你的。』玉和每次聽着，不過是氣得兩臉通紅，却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桂英聽到這種話，每次都咬牙切齒的，要想和田氏爭吵幾句。可是到了後來，總是自己忍耐住了。心想：嫂嫂雖然厲害，哥哥總還算不錯，至少是個肯培植兄弟的人。鄉下的錢，有如此的艱難，上次玉和回來，還帶了一千塊錢出去。不是一千塊錢，自己嫁玉和也嫁不成功的。這件事，直到於今，嫂嫂還不知道清楚，可見哥哥對玉和總不算壞，爲了報答哥哥的恩惠起見，對於嫂嫂，也就只好讓步一些的了。桂英如此想着，念到將要走的人了，何必臨走還落個惡名，索性就忍耐了。好容易熬到了四十天頭上，夫妻二人不聲不響的，把鋪蓋行李，完全收拾妥當了。然後趁着大家同棹吃晚飯的時候，玉和就正色向哥哥說道：『哥哥！我們明天走了。』玉成突然聽到說兄弟要走，倒怔了一怔。許久，才問了一聲道：『你要走，盤纏錢有嗎？』玉和道：『這個不成問題。』玉成道：『你打算到那裏去呢？』玉和道：『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現在南京是國都，我先到南京去碰碰看。若是』

在南京碰得到機會，當然就住下來。若是在南京碰不到機會，我還是到北京去，究竟那

裏人眼熟些。」玉成道：「談到外面的事情，我當然是不知道，不過說一走去就有事，我想沒有那樣容易的事？設若出去，住上兩三個月，那比平常住家，還要貴上三四倍的。你手上預備得有些錢嗎？」玉和被他如此一問，却有些不好回答。默然了一會，才道：「那也只好再看罷。」說到這裏，玉成也就不說什麼了。吃過了晚飯，弟兄閑談了幾句，玉成打了兩個呵欠，表示着要睡的樣子。玉和道：「有什麼話，明天早上再說罷。我明天也要吃過早飯再走。」玉成點頭說也好，他竟自進房睡覺去了。田氏見丈夫對兄弟冷冷的，心中倒是很高興，進得房來，見玉成睡在床上，蜷曲着身體，是個睡得很熟的樣子，於是走上前用手推着他的身體道：「喂！你醒醒，我有話和你說。」說時；兩隻手亂搖着玉成的身體，玉成突然坐起來問道：「什麼事？什麼事？你發了瘋了嗎？」田氏低聲道：「叫什麼？我問你的話啦。玉和沒有盤纏，你打算……」玉成不等她說完道：「這事我不管。」只說了這五個字，他就把身子一倒，躺下去了。田氏再要問他的話時，他已是一個翻身，臉朝着裏睡着。田氏心裏想着，這就好極了，他還以為我是來和他兄弟講情呢。她如此想着，也就安然入睡。其實玉成和她相較，正相處在反面，雖然入睡，却不睡熟。等到田氏睡着了，他翻了一個身，口裏唧咕了一陣，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吹了燈了，時候不早了嗎？瞎！真是倒霉，半夜裏要起來上毛坑。」他如此說着，田氏也沒有答聲，於是他就摸索着下床了，在床墊褥下面，摸到了火柴，擦着將燈點上了。點了燈之後，坐在床沿上，抽了幾口旱烟，田氏並沒有動作，大概真是睡着了。他

就拿了燈走進倉房，把窗戶都關閉好了，然後轉到挖有地窖的屋子裏，悄悄地用手刨開了磚土，發現了那半罈子現洋錢。他戰戰兢兢的，將手抓了幾把洋錢，放在地上，數足了二百元。依然用磚土將窖口封好，出去拿了一小口袋米，一瓢冷水來，把這二百元，都放在米口袋裏，一點也不響。再含了冷水，不斷的噴在地上，用腳將浮土都填平了，再在稻屯子裏，搬出幾簸箕稻來，向濕土上堆着。眼看一點痕跡都沒有了，於是將這米口袋提着，放到自己賬房的賬櫃子裏去，將門鎖好，再回房上去睡覺。田氏在床上作夢；正夢到玉成拿了一根竹桿子，指着玉和罵道：『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我以為你在外面作官，榮宗耀祖。你倒在外面討個女戲子回來，敗壞我王家的門風，你跟我快滾罷！這家產都是我的，你想拿去一個銅錢也不行。』她作了這樣甜蜜的夢，嘴角上還不斷的作那甜蜜的微笑，玉成將燈放在棹上，看到她面朝外，嘴角上老是笑着閃動，倒嚇了一大跳。及至仔細觀看，她實在是睡着了，這才放下一條心，上床睡覺。不到天亮，玉成就醒了，睜了眼睛，只在床上躺着。一直挨到天亮，聽到玉和夫妻已經在說話了，這才重手重腳的下床，田氏也醒了，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問道：『他們今天真走嗎？』玉成道：『我那裏知道？他們真是要走的話，想我拿一個錢出來也不行。』田氏坐了起來，向他正色道：『那一個雖是戲子，這一個總是你的兄弟，你一點東西不給他們，恐怕他們真氣了，倒要分家不肯走。你就隨便花三五塊錢那也不要緊。』玉成道：『不行！要錢一個也沒有。我已經給他們預備好了，量了五升糯米，讓他們帶到路上去打尖。我

作哥哥的人，不是絕情，要這樣教訓教訓他，讓他知道做人不容易。」說着，他就走出屋子來了。急急忙忙的，到賬房裏將那口袋糯米提在手上，覺得裏面是沉顛顛的，向玉和門口走來。玉和放出苦笑來，向玉成道：「東西預備好了，我已定好了韓老小的車子，馬上就動身。」玉成將這隻米袋遞給玉和，握住他的手，讓他顛上兩顛，向他去了一個眼色，然後放重聲音道：「我這回不能幫助你的盤纏，你自己出去想法子罷，鄉下銀錢艱難，你是知道的，加之我過年沒有收到賬，一切都週轉不過來。這五升糯米，你帶到路上去打尖。雖然，不過是五升糯米，在我看來，足值二百塊洋錢，這是什麼說？你去想一想罷。」玉和拿着米口袋，是那樣重顛顛的，哥哥又那樣說着，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心裏一動，眼淚又幾乎要流出來了。因點頭道：「哥哥！你說的話，我都明白了。這半年以來，你爲了我；名譽上受了很大的損失了。」玉成本想和他多說兩句話，回頭看了看，怕是田氏出來了，只和他點了一點頭，逕自走了開去。玉和將口袋提到屋子裏去，伸手在裏面一摸，就摸到冰涼的一截洋錢。正想把話告訴桂英，田氏就跟着走來了。她站在房門外道：「白妹！你們今天真要走嗎？」桂英笑道：「半年多在家裏讓嫂嫂受累不少，我們不能出去砍一網柴，又不能挑一担水，早一天出去，早一天替哥哥嫂嫂輕一天累。」田氏手扶了門，目灼灼的望着玉和屋子裏的鋪蓋行李。玉和怕嫂嫂看出什麼形跡來了，只把背來朝着房門，不住的去收拾網籃。田氏看了許久，也看不出什麼動靜來，這才道：「你們出去可以找好事情，留你們在家，也是沒用。但是你早兩大告訴

我也好，我也可以和你們孩子作兩件小衣服帶了去，多少盡一盡我作姆娘的心。」桂英笑道：「這就累了姆娘一個夠了，還要勞動你嗎？我們這回出去，掙錢不掙錢，那是不敢說，不過我跟玉和都這樣想着，非和哥嫂爭回一口氣來不可。」他說這話時，臉上就有些紅的樣子。田氏一想，假使再和他談下去，恐怕他會由說俏皮話說得爭吵起來的，因道：「那就很好，我代替你們祝告菩薩，大小一路平安罷。」她說過這話，竟自走了。玉和低聲向桂英道：「你到最後，算是給了她一個反抗了。」桂英微笑着，鼻子裏哼了一聲。今天算是田氏大發仁慈，一句閑話沒說，自去作了早飯，讓玉和夫婦來吃，玉和雖覺得嫂嫂至今未曾理他，心想，也犯不上和這種婦人一般見識。吃過了飯，笑嘻嘻的對她說：「嫂嫂我們走了呵！」田氏笑道：「好哇！你升官發財回家來，我們老遠的去接你啦。」桂英同玉成，同時都向她望着，玉和却是笑而受之，一點沒有作聲。他忙着將東西搬上了小車子，避開了田氏的話鋒，帶着一妻一女，跟了一輛小車子，就上道了，他走出村子的時候，遇到了村子人時，向他們告辭，人家都是這樣說：「好呵！這回出門去，升官發財回來啲！」這些平常應酬的話，在玉和聽到，都成了一種惡毒的激語，心裏就想着：他們對我，都是這個樣子說法，假使我不升官發財呢，我就不回來了嗎？他心裏斃住了這樣一口悶氣，離開了家鄉。到了安慶旅舍裏，才由那隻米口袋裏，把洋錢掏出來。數了一數，可不是二百元嗎？桂英歎了一口氣道：「你哥哥好，可是把這錢收了，更加重了我們一層負擔，假使你不作官，你不發財，你哥哥這一種恩惠，

怎樣的去報答呢？」玉和道：「這一層關係，就不能想，想起了，我是一天都不能過呢。」桂英道：「所以一個人，總不要受人家的恩惠，除了作忘恩負義的人而外，這恩惠背了在身上，比背了一身債還要難過的呢，不過你也不必發愁，我已認定了吃苦耐勞，家庭方面，是什麼都不成問題的，憑你這樣一個人，難道在外面找一個混飯吃的職業都沒有嗎？」玉和受了夫人這種安慰，心中自是坦然一些。在安慶沒有什麼耽擱，找了幾個舊同學，談談各人最近情形，有的賦閒，有的不過在中小學裏當教員，生活都很艱難。談起來，反羨慕玉和能在南京北京這些大地方跑。玉和的出路，都有人羨慕，他還有什麼法子，可向旁人說的呢。過了兩天，搭了輪船到南京，先在下關一個小客棧裏，把桂英母女安頓了，然後自己一人進城去，分別找朋友去。這裏要找的朋友；第一個就是林司長，他在北平的時候，不過是一個科員而已。他見機而作，首先服從三民主義，在十七年之春，就到南方來了。後來因為熟手的關係，以及親戚的攜帶，就在部裏當了科長，由科長又升到司長，始終是走着紅運。當年在北京交通部同事的時候，彼此是很相投，於今來找他，當然是不算過分。好是在安徽的時候，曾和他通過兩次信，他的公館，當然是知道的。自己一頭高興，坐了人力車子，直奔林司長家。這人力車夫，他要抄直路，並不肯順着新修的馬路彎了走，只揀小巷子裏跑着。這車子既沒有軟的靠背，又是在鵝卵石面的路上，顛簸了走。轉過了七八條巷子時，已經是顛得週身骨軟皮酥，背上和車後靠的木板，磨擦了個夠，恐怕是破了皮。本待下來走，無奈又認不得南京的路，只

好坐在上面忍耐坐着，尤其不堪的，每條巷子裏，都有一個公共廁所，這已經是下午三四點鐘了，到了人家倒馬桶的時候，隔兩家的門口，就有女僕們在那裏洗刷着，一路臭的不得了。好容易熬着到了目的地，那臉色自然也是難看極了。自己定了一定神，方才向前敲門。這裏一道圍牆，裏面一塊草地，夾栽着花木，簇擁出一座新式的小洋樓。樓前石階下，正停着一輛很漂亮的汽車，不必猜，這一定是林司長由外面回來了。於是在身上拿出一張名片來。交給了門房，讓他上去回話。那門房見他帶了滿臉風塵之氣，而且臉色不定，猜想不到他是什麼人，老實不客氣，就回了他一聲司長不在家。玉和雖明知道他是假話，然而不能一定說林司長在家，只得問了一句林司長什麼時候在家？快快的走了。這樣一來：第一個指望的門路，算是斷了。有個老上司蔡局長，且去找他試試看。於是向路上的警察打聽着路徑，向蔡局長家裏走來。這蔡局長家裏，正和林公館相處在反對的地位，這裏是個純粹的江南舊式房子。一字石庫門樓，敞開着兩扇黑大門，進門來，天井裏黑沉沉的，地磚上滿塗着綠色的苔蘚，上面一個過廳，只有兩根柱子，什麼東西也沒有。屋子既然陰濕，更沒有人，倒讓人說不出一種什麼感想。他站了一會子，那門房悄悄的開着，才出來一個聽差。玉和爲了免除再碰釘子，就先向那聽差聲明自己是由家鄉來的，路過南京，特意來看蔡局長。聽差向他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覺着或不是假話，於是將這名片遞着送了進去。這位蔡局長倒是沒有什麼官排場，立刻就請。這樣一間堂屋，帶了兩間房的屋子，直穿過了三進，眼看後面，還不知有多少進

？走至這裏，聽差却向旁邊一個小院落裏引了去。這院子裏，高高的搭着一架薔薇花，和一叢芭蕉，再加上些大大小小的盆景，滿院子裏倒也綠陰陰地。上面一所大花廳，陳設得頗是精緻，一個五十上下的人，捧了一管水烟袋，架了腿在椅子上坐着。這位老先生，正是蔡局長，他看見了玉和，捧了水烟袋，就迎到門邊來，將手拱了兩拱，笑道：「玉和兄，久違了，請坐。」玉和走進花廳來，見這位先生，還帶了不少的官僚味兒，心裏就這樣想着，南京這種地方，對於這種人，却依然還是需要。蔡局長和他寒暄了幾句，就問道：「你既是回家鄉去了，那就很好，爲什麼又要出來再上北平去。」玉和皺了兩皺眉道：「我又不曾作莊稼，在家鄉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蔡局長架了腿，呼了幾口水烟，這才道：「北平現在的情形，我不知道怎麼樣，若以南京的情形而論，來找差事的人，真的是滿坑滿谷，我家裏現在就住着兩個候工作的人。在四個月以前，他們所找的人，就答應了給他們設法，有了這兩句話，他們以爲總可以等些機會，就借住在我家裏靜靜的候着，一直候過四個月，至今並無消息，你說南京找事，難也不難。」玉和還沒有把自己心裏的話，說出一個字，人家就先說了一陣南京找事是如何的不容易，老老實實的，只當是來訪蔡局長的，其餘就不必談了。坐了一會，玉和告辭而去。他連碰了兩回壁，已沒有在此地找工作的意思了。心想，以往由南京來去多過，總不會進城看過。舊南京正在改造，何妨看看。因此，且不坐車，就到最熱鬧的花牌樓來走走。這時，市中心區的舊街道，還不會拆除，兩旁的商店，雖然陳設得很華麗，可是那石板面

的街道還不過丈來寬，行人真是挨肩疊背。正這樣打量，忽然有人叫了一聲玉和兄。一個穿灰布中山服的人，和也握了一握手。原來這是極要好的同學史竟成。兩人握手之後，寒暄了幾句。史先生便道：「多年不見，難得遇着，多談一會罷。就引着他到橫街上一家茶館裏喝茶敘闊。這是下午三四點鐘，茶館裏正清閑着，兩個人自在在挑了靠裏一張棹子對面坐下。史先生取下那頂灰舊盆式呢帽，露出一顆和尚頭，也顯着面皮焦黑。但他精神抖擻，說話總是笑。他知道玉和要找工作，一拍胸道：你跟我上西北去毫無問題。我是由西安來的，不久就回西安去。你在南京稍等幾天，我們一路到西北去好嗎？玉和沒想到無意中有這樣一個好機會。問道：我去有什麼工作呢？史竟成道：咱們學什麼的？就去幹什麼。於今西安有一條公路直通蘭州，正在修理着。還怕用不着我們這小小的專門人才嗎？玉和道：所得的薪水怎樣？史竟成道：西北那邊，是苦幹硬幹，衣服你瞧我身上，是公家的。吃飯，西北的大鍋塊，公家反正不短你的。不談薪水，每月可得零用錢六元。仁兄，你可別嫌少，在西北那高原上修路，根本無處可花錢，何況一切還有公家負擔呢？等軍事時期過去了，國家不會虧累我們修路的，將來自有報酬。我們先當吃一點苦。玉和斟了一杯茶慢慢的喝了一口道：我什麼苦都可以吃。只是我有家眷同行，還有剛滿月的小毛孩子，怎麼……史竟成搶着道：不成問題。我們幹工程，公家特別體諒。有家眷的，也可得一份糧食，麵粉不過粗一點，決有得吃。安家呢，向西走鄉下隨處有大窩洞。住在鎮市上，也可以找房子。玉和道：聽得那邊吃水發生問

題。史竟成道：「那沒什麼，你挑有好井水的地方安家得了。」玉和笑道：「聽說那邊很涼，土著是燒馬糞暖炕。史竟成點頭道：『這是真的。但我們不至於燒馬糞。』玉和心裏想着，桂英跟着自己在安徽鄉下，痛苦已不堪言，怎能帶她上甘肅那苦地方去。可是不能辜負同鄉的好意，只說和內人商量，各告訴了地址，訂着後會。走上街來，天色已經昏黑，糊裏糊塗的，不覺撞上了一條馬路，正要打聽向那裏去搭下關的公共汽車。恰好有輛破爛的汽車，由身邊經過，車夫見他在馬路上徘徊着由車子裏伸出一隻手來，向他亂招着道：『到下關去嗎？上來上來。』玉和還躊躇着不知道要多少價錢？未敢貿然上車，那車子索興停了，跳下一個車夫來，伸着兩個指頭道：『只要二角錢，你還不願意去嗎？』玉和被他拉上車，在人的腿縫裏，塞進一個三腿的矮圓凳子，於是插了身子坐上去。這車子開起來，哄哄咚咚響着，倒有些火車の意味。顛簸到了下關，又擠得渾身是汗。到了旅館裏，只見桂英伏在一張棹上打盹。她一抬頭見了玉和，埋怨着道：『你怎麼去這一天才回來。』玉和道：『你不知道，由下關進城去，猶如旅行了一回一般，實路遠。』於是就大略把今天的事說了一遍。桂英道：『原來是這樣的不方便，你瞧。』她先指着那假鐵床上的灰黑帳子，又指着四週紅漆的板壁，塗了許多黑灰，行李雜亂堆中，陳設着一隻缺了大半邊的痰盂，還有一隻馬桶。再指着電線上的塵灰，發出昏黃色的小電燈。微笑道：『南京的旅館，就是這個樣子嗎？』玉和道：『當然有好的，但是我們住得起嗎？』桂英道：『明天進城不進城呢？』玉和道：『我打算遠到城裏去碰碰機

會看。明天我在城裏找家小旅館，一同進城去罷。」桂英道：「不是我說句掃興的話，我看不必了。聽說在南京找事不着的人，比當年在北平找事不着的人，還要多三四倍。人家有路子有薦信的人，都沒有辦法，憑我們來自田間的人，就會有機會嗎？至於到甘肅去呢？」說着她微笑了一笑。玉和道：「聽說甘肅地方，幾里路難遇到一棵樹，其苦可知，自然不去。在南京明知道是難，但是我們是出來幹什麼的？不管有機會沒機會，我不能不去一碰。」桂英聽了玉和這話，不能再攔住了，也只得由他。但是玉和因為桂英對於這小旅館充分的不高興，第二日搬進城去，就找了中等旅館住下，雖然不能十分完備，却也陽光充足，器具乾淨。這房子的定價，本來是很貴的，因為玉和跟賬房說明了，是長住的，於是賬房答應打個折頭，然而連房飯在內，每個月也要七八十元哩。玉和是爲了安慰桂英起見，雖在客中，一切都讓她享受一點。買了兩部言情小說，留着她在旅館裏消遣，自己却出去分途找朋友設法。可是他拜訪朋友的結果十個之中，却有六個叫窮的，不叫窮的，也是對他說：「南京找事不容易，有一個小機關；招考兩名書記，薪水不過是五十元，然而去投考的，却有八百多人，結果所取的兩個，一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是最漂亮的少女，請問南京找事難也不難？」玉和聽了這些話，想到謀生之不易，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不過每次經過電影院的時候，總看到懸着客滿的牌子，下午六點鐘以後，經過夫子廟，酒館門口的車輛，堆排着塞了路，這豈是社會上不是氣，市民無出路的象徵？因此想着朋友的話，或許是推托之辭，自己總不肯馬上離開南京。

。所以不能離開南京的原因，就是有幾個知己的朋友，告訴他說：某部長要更換，一定是某甲上台，他上了台，可以安插一部份人下去。或者有人說：某乙要外調某省主席，這是大家極熟的人，當然可以跟了他去。這一類的消息，在找事或想他就的朋友口中，不住的報告出來。玉和聽了這種消息，自己就興奮一下子，然而一天兩天，這樣的傳說下去，那個消息，始終是不能證實。再要去找史竟成呢。因為搬了旅館，斷了聯絡，人家已回西北苦幹去了。時間匆匆的過了三個星期，除了房飯錢之外，每日零用，也要一元以上。玉成的二百塊現洋，已經去了一半有餘，若再住下去，恐怕連北上的火車費都會沒有了。玉和對於南京，原抱有一種希望而來，失望之後，慢慢的加以恐慌。到了現在，恐慌也是枉然，失望也是枉然，只是決定了不了了之，眼望窮途之到來，等臨了絕地，再謀生機而已。

第二十五回

鍛羽空回托足嗟無地
埋名可隱傷心愧有家

王玉和這種恐慌的環境，白桂英早就知道是個不了之局。只因玉和下了最大的決心，要到南京來謀事，若麻麻糊糊的就走了，玉和不會死心的，所以放在心裏，隱忍未發。這一天，玉和又在外面找腳路，撲了空回來，垂頭喪氣的走進了屋子，揭着帽子，向棹上一放，歎了一口氣。桂英微笑道：『我知道你又該發牢騷了。』玉和坐下忽然一笑道：『不！我今天打聽得三條社會新聞來了，告訴你聽聽。第一條：就是在北平遊藝園唱戲的，白玉霜那個小孩子，你不是說她的扮相很好嗎？她在南京當歌女了，紅的不得了。讓一個民衆機關的主任看上了，請她停止唱戲，把她薦到機關裏去當一名書記，改名晁進行，薪水一百二十元，這主任却暗裏津貼她夫馬費一百八十元，湊成三百之數。這位歌女根本知道主任不懷好意，三天倒有兩天請假。第二條：是我在北平的一個鄰居，我眼瞧他拿旗子在大學堂門口演說，終年不上學的一個大學生，於今當了次長。和他一同起哄的幾個人，都做了高等顧問，有的在天津，有的還在北平，每月乾拿四五百塊錢的薪水。第三條新聞就慘了：是個日本留學生，回來在一個地方當技士，現在除了軍界，日本留學生是不吃香的。他常有被裁的可能，最近又要開刀了，他嚇不過成了精神

病了。這樣看起來，在南京找事，實在不易，我死了這條心了。」桂英笑道：「那末，我去當歌女吧！憑我在台上這多年的經驗，改成清唱，總沒有什麼不行？」玉和紅了臉道：「若果歌女真是靠賣藝混飯吃的話，我倒沒有什麼不贊成。」桂英笑道：「你先別找急，我是和你鬧着玩的，何至於落到那步田地呢？你的同學，有鬧過什麼運動的沒有？假如有的話，不愁不是一位次長。他要得了次長，你也不愁不是一位顧問。」玉和道：「別說笑話了，檢檢東西罷，今天是來不及走了，我們明天過江北上罷。到了北平去多少可以找點路子，怎麼着也比在南京住旅館好些。」桂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唔！你也該走了，你若是不走，那只有當難民，坐免費火車北上了。」二人談了一陣子，簡直是越說越感慨。桂英本想問他一聲，回了北平住在那兒呢？怕是這一問，又逼得他無話可說，只好讓他自己發表。到了次日，檢起了行李，過江北上。這一次在火車上，與上次南下不同。上次南下，玉和心裏是落實的，反正是回家鄉去吃老米飯，桂英是一切不知道，糊裏糊塗的跟着他走。這次北上，可是前路茫茫，不知道何處是歸宿之所？然而不北上呢，幾乎是中國之大，都沒有地方可以立足。好在三等車子上，總是紛紛擾擾的；而且兩個人又帶着一個孩子，把兩天的行程，就這樣混過去了。到了北平：在正陽門一下車，首先射進眼簾的，就是正陽門的玉層高樓。那城門口上的行人車馬，依然是如魚穿梭一般。玉和心裏這就想着，北平還是北平，我王玉和可不是原來的王玉和了。夫妻二人一陣忙亂，出得車站來，也沒有什麼可考慮的，雇了人力車，一直就向桂英

的娘家來。敲大門，是大福出來開門，一見之後，呵啲了一聲。叫着向屋裏跑道：「媽！大妹回來了。」朱氏正在和麵作午飯，兩手團了一個粉團團，笑嘻嘻的跑了出來，啲了一聲道：「這是我的小外孫嗎？」百忙中將一團粉塞到桂英手上，兩手在懷裏，接過小毛孩子來，將頭靠着臉親了一下。於是她一人在先，帶着男女行李，一齊走了進來。朱氏歡天喜地的樣子，向大福道：「趕快去買些豬肉來，家裏擰麵是來不及了，到麵館裏去叫兩斤麵來吃罷。你這傻大舅，又見了一代人，也該歡歡喜喜啦。」大福見母親如此歡喜，也就笑着出去了。玉和心想：這真是猜想不到的事情，丈母娘見面之後，却會這樣的高興。這倒讓他心裏落下了一塊石頭。在他們回來的前三天裏，朱氏始終都是表示歡喜的態度。將桂英原住的房，讓給他夫妻住了。知道玉和不慣吃麵食的，逐餐都煮着大米飯，預備一兩樣可口的菜。她還說桂英帶孩子不能料理家事。這時，楊媽是早辭掉了，還要去雇個老媽子來，和桂英抱抱孩子。桂英是知道的，箱子裏僅僅只有三四十塊錢了。假使搬出去的話，怎樣子儉省，一個月也維持不過去，把這錢留在母親家裏湊付着還能過些時，還雇用什麼老媽子呢？因就向朱氏道：「不必了，一兩個月的毛孩子，很容易對付的，將來再說罷。」朱氏以為她是不願意攪擾娘家，這也就只好由她過了幾天再說的了。到了晚上，桂英偷偷的將這些話，告訴了玉和，玉和道：「我看岳老太太的樣子，好像疑心我們這回由南方來，帶了不少的錢來，以為像上次一樣，還要租房住家呢。我想老太太對我們的態度，總算不錯，不如把話對她實說了。就說現時暫在

這裏住些時候。等我找到了事，再搬出去。我們兩口子，每月貼她老人家二十塊錢。」桂英微笑道：『你知道你箱子裏還有多少錢？』玉和道：『我也知道沒有多少錢，可是不這樣的和老太太說一句，我們怎好意思住下來？我想老太太不會好意收我們的錢的。我們這樣說着，不過是蓋蓋面子罷了。』桂英沉吟了許久，歎上一口氣道：『那也只好這樣說說看。但願你早些的找着事情，我們搬了出去住。』玉和道：『事到於今，我們也就再遲不得了，早一天和老太太說了，早一天心裏舒服些，我還沒有會到濟才，今晚上去去和他談談，看看可有辦法？趁此機會，你就去和老太太有意無意的交代一下，你看好不好？』桂英道：『再說罷，倒是你找張濟才談談是正經。』玉和心裏，本也就毫無主張，經桂英一度贊成，他也就覺得找張濟才，是不可緩的事情，戴上帽子，就出門去了。桂英坐在屋子裏，出了一會神，見那個女孩子，在床上睡得很熟，於是找了一枝煙捲，在嘴裏啣着，從從容容的走到朱氏屋子裏來。朱氏站在棹子邊，正在裁小孩兒的毛衫衣。桂英道：『媽！這兒有取燈嗎？』她口裏說着，看到棹上有一盒火柴，就拿起來划着，點上了煙捲。朱氏道：『小孩子睡了嗎？你怎麼把她一個人放在屋子裏？』桂英道：『她睡得很熟，不會醒的。又要姥姥給她作許多衣服。』朱氏道：『我也不知道你在南方幹些什麼？小孩子衣服也沒有預備一點。』桂英挨了棹邊的椅子坐下，沒有答覆這個問題。朱氏道：『玉和呢？晚上還出去拜客啦？』桂英道：『他忙着要找事，事情沒有到手，心裏總是不能安貼的。』朱氏道：『這倒也是實話。多了一個小孩子，要』

多許多的事情，那裏不要用錢，你們什麼事都得儉省一點，不能像以前那樣過一天是一天的胡來了。」朱氏說着話，已經把小衣服裁好，先用線縫了四週，兩隻眼睛，都注意在手上。桂英偷看了她母親的顏色，覺得態度很和緩，並沒有嚴重可意味，於是啣了煙捲，慢慢的噴着，像是不大留心的樣子，閒談着道：「玉和倒也說過，現在有了孩子，不像以前，遇事都要省儉。本來打算這兩天就要找房子搬家。可是轉念想着，不知將來就事的地方是在東城？或是在西城？是在北平？或者是在別的地方？所以就只好等上一等。」朱氏已經將小衣服拿在手上，低了頭兩手只管去縫那邊縫，口裏可就答道：「這孩子怎麼說這種話。你在家裏，住個十天八天的，難道我還算你們的飯錢不成？你這還要聲明什麼。」桂英笑道：「可不就是要算飯錢嗎？玉和向我說；北平現在機關少了，不能說隨便的就找得着事，他打算把事情找安了才搬，現在呢，他想每個月貼您二十塊錢的火食費。我覺得他這話，太孩子氣了，可是他說了，我又不能不把話對你說明。」朱氏聽了這話，不由得將手上的針線停着，望了桂英道：「玉和是真話呢？是說着玩呢？」桂英看到母親臉上那樣注意的樣子，就笑道：「他這樣對我說着。我知道他是真話是玩笑呢？」朱氏道：「你是我姑娘，回娘家住個周年半載，那是常事，姑爺就是到岳父家裏住些時，這也算不了什麼，貼錢不貼錢。都談不到。但是住在我這裏，怎麼也是個湊付勁兒，那不是天長地久的辦法。再說找事碰機會，也沒有準日子，若是三個月五個月的，我是不緊，恐怕大福他會囉唆的。」桂英聽母親這話，分明是不同意。本來

二十塊錢，管大小三口的用費，當然是少一點，但是自己和娘家掙上十年的錢，家產全是我的，我回來吃週年半載，又算什麼？於是紅了臉道：『大概總不至於鬧到那樣久吧？明天我就叫玉和來找房，您別找急。』朱氏剛剛作了幾針活，於是放下活來，又向她望着道：『姑娘！你怎麼還是這樣的脾氣。我是和大家着想，才這樣說，憑我怎麼樣子不合人，你是我肚子裏出來的，我還會多餘你嗎？』桂英道：『找事那兒有進啦！我也並沒有說你什麼，我也是和大家着想。讓他出去找房的好。』朱氏道：『我說的話，我是承認的。玉和回來了，就把我這話跟他評評，我想他也不能說我說錯了。你想，你那個脾氣，玉和那樣顧面子，加上大福他那份小器，這能夠合攏在一處嗎？你那意思，我也知道，無非是說有了我在一處，可以和你照應照應小孩子，難道你們剛從家裏出來，住家過日子的錢都沒有帶上一些嗎？』桂英聽到了這一層，却不敢誇張，因道：『玉和以為北平有的是朋友，錢總可以想法子，』朱氏道：『你們家不是鄉下一個財主嗎？怎麼出門，盤纏也不帶足呢？』桂英道：『盤纏帶的是不少，只因爲在南京運動差事，日子耽誤得久了，把錢全花光了。』朱氏臉上帶了些淡笑，因點點頭道：『我這就明白了。』桂英聽了母親這種冷語，猶如心窩裏挨上了一尖刀。也不和母親說第二句話，氣憤憤的，就跑回房去了。她心裏想着：自己親生的娘，都不肯借一席之地，讓自己托足，這又何況他人，等玉和回來，和他想個週全些的辦法，還是離開這裏爲妙。如此想着，她就一人坐在房裏抽烟，靜等玉和回來。到了十二點多鐘，外面有打門聲，料是玉和回來了。

，就親自走到外面來開門。玉和同着她一路進來，因問道：『怎麼你還沒有睡？』說時，在電燈下看桂英的臉色，見她眼眶下還有淚痕。低聲道：『你等門等久了，對不住！老太太說了什麼閑話嗎？』桂英道：『我不等門怎麼辦？還打算別人給你姑老爺來開門嗎？』玉和看這樣子，知道她受了委屈，自己雖然也是一肚皮牢騷，這却不敢再提起一個字。因微笑道：『以後我回來早些就是了。』桂英道：『聽你這話，你打算在這裏住上周年半載哩。』玉和不敢說什麼了，脫了長衣，疊好了被褥，在床裏邊放着尿片油布，將毛孩子悄悄輕輕的移到床裏邊去。桂英看他這可憐的樣子，又不忍再說他了，便把今晚上和母親說的話，從頭至尾對玉和說了。因道：『這個樣子，你想這裏還能住下去嗎？』玉和道：『你說的這話，果然不錯。但是這兩天在外面和朋友接洽的結果，我知道現時在北平找事，比以前還要難上十倍。我們若是搬了出去住，那更覺得困難。我今天和張濟才談了兩個鐘頭，他也說，我暫時不宜組織家庭，免得又增加了負擔。不過你一定要搬出去，我也不反對，就算當當，也可以維持一個月兩個月的。唉！挺好一個到西北去的機會，我又犧牲了，於今要去，又沒有了川資。』桂英默然了許久才問道：『難道一點機會都沒有嗎？』玉和道：『北平現在成了文化區域了。連河北省政府，都有搬到保定去的消息。作官的路子，這裏就越來越小了。』桂英道：『這就難了。南京那末些機關，說是沒有機會。北平是混事的老地方，又沒有機會，作官不是太難了嗎？』玉和道：『作官實在不難，而且比任何事都容易，只是因為容易了，大家都要作官，弄得

全國的機關，都天天滿座。我和濟才商量着，非改行沒有飯吃。但是教我改作那一行呢？作工，我懂一點，又吃不了那分苦。作莊稼不行，作生意買賣也不行。假使我自始就不讀書，跟了哥哥作莊稼，天天賣力氣，天天吃飯睡覺，那有這些個煩惱。我若是會編戲，我一定現身說法，編上一本勸人不要犯官迷的戲。要知道作官發財的人雖有，可是作官落得討飯無路的也不少。人家只看到作官的坐汽車住洋樓，就沒有看到作官的吊頸跳河。』桂英皺了眉道：『你有工夫說這些廢話。』玉和道：你不曉得，人到窮途廢話多。沒法子發洩胸中這口悶氣。』桂英道：『這樣子說，九九八十一，我們只好厚着脸在這裏賴着不走了。』玉和道：『你是在娘家，有什麼厚臉不厚臉，所難堪的只有我。』桂英想了許久，眉毛一動，微笑低聲道：『說不得了，說到無賴，我們就只好無賴了。』

明天早上，我索興唱起花臉來，說是要我走，我偏不走，這幢房，是我掙的錢買的，我要收回來自己住。這樣一來，他們一定會軟下來。你在這裏，我不好說話，你一早就出去，我打好了江山，你來住就是了。』玉和道：『計倒是一條好計，不過不是我們所應當幹的事。』桂英道：『事到於今，說不得了，我們只好這樣辦。睡罷！不必再談了，免得洩漏了天機。』玉和對於夫人這種計策，雖感到心裏有些不安，然而勢成騎虎，也不得不照計而行。到了次日早上，玉和早些起來，漱洗完了，就走出家來。不過這樣早的天氣，市民大部分沒有起來，現在到那裏去也不方便。這不由得他前塵影事兜上心來，記得上次假說到部辦公的時候，早上老跑到中央公園去坐着看報，現在大可舊夢重溫一下

。於是一點也不躊躇，就到中央公園來。這次到了公園，可有些與前次不同，居然碰到一個很好的機會。當他走進大門的時候，却見走廊的紅柱上，橫懸了一幅白布，上面大書特書的寫了一行字。乃是全國徒步旅行團，在水榭展覽成績，歡迎參觀，玉和一想：這倒是一件消磨時間的好辦法，於是向水榭走了來。大概這個徒步旅行團，足以哄動一時，所以向水榭去參觀的人，却是絡繹不絕於途。玉和走到了水榭門口，早就聽到裏面霹靂拍拍，一陣鼓掌之聲。走進去看時，正面屋子裏，有人在那裏演講，圍上了一大羣人。左右兩邊屋子，門口貼有字條，上寫「成績展覽室」幾個字。走進左邊的屋，四壁懸着大大小小的照片；那照片上有的是風景，有的是古蹟，有的是人物寫真，所攝來的影片，都是平常遊歷家所不到的地方。看了之後，足以引起人的興趣。再到右邊去，却是些礦物和生物的標本，又有些各地的土產，在上面都標明出自何地。在看過這些成績之後，不但有些興趣，而且覺得中國隨處都是寶藏，令人興奮起來，也要跟着他們旅行去才好，看完了這兩個展覽室，再進到正面屋子裏，那講台上又換了一個人在那裏演講了。那個人約摸二十上下年紀，穿了藍布短衣，滿面風塵的樣子，一望而知是旅行團裏的人。他正說着：『現在中國人，動不動就要到國外去考察，却忘了在國內考察更要緊，譬喻一個舊家庭，打算更新一下，到新人的家庭去參觀參觀，以便作個標準，這是好的。但是對於自己的家庭；臥室如何？廚房如何？水井如何？却一概不知道，這便是學得了人家的樣子，也不會知道自己家裏應當從何處改革起。一個子弟不知道家裏有多少財產，不

知道家裏有多少人口，倒要去考察別人家的事情，那不是一樁笑話嗎？所以我們這個旅行團，不求到國外去，却要到國裏頭來。我們在國裏發現了從來沒有見着的東西以後，我們非常之高興，覺得這不亞於到紐約去看高大樓房，到巴黎去賞鑒肉感的藝術。還有兩層好處，第一：是用不着一萬八千的川資，我們這班人，差不多都是不帶一個錢作盤纏的。第二：是無論到什那地方，都說的是中國話，縱然不懂，寫出字來，別人總是認得的。這話說回來了，既然如此容易，何以沒有什麼人肯旅行呢？這就是在中國旅行，是一件痛苦的行，越是向內地走，越是飲食起居，和物質文明相去過遠。不過我們覺得內地旅行的樂趣，也就是這一點。現在我們還要繼續的旅行與考察，而且分組的把旅行團擴大起來，往各處去，有忠實的同志，加入我們的團體，我們是十分歡迎的。」說着，他就拿起了一大捲印刷傳單，向人頭上飛着撒了下來。玉和接了一張，拿到一邊去看。那傳單上寫的是：

雙手入世界尋出黃金窟

有高尚志趣的同胞們：您不願意作一個健強的國民嗎？您不願意找出一條生路嗎？您不願意替暮氣沉沉的中國找出一線生機嗎？您不願把中國的寶藏；東方的文化，介紹到世界上去嗎？您如果願意的話，加入我們的全國徒步旅行團，便是向這條路上走！我們的旅行團：現在已有八組，包羅着科學文學各種人才，分工合作，您願意走路，可以加入這八組。我們在河套，有大片的荒地，在開墾，創辦農業和畜牧兩大實業，您

若是願作固定的工作，可以加入我們的農場。中國有許多的黃金窟，期待着我們去發掘，貢獻國家，同志們來呀！

在這傳單後面，還有一行小字，尤其是動人，乃是：

加入我們的團體的條件，很是簡單，只要你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無須你帶一個錢川資，也無須什麼人介紹，只要你自己有這種學識與體魄，認定了前來吃苦，那就行了。

玉和兩手捧了這張傳單，一面看着，一面向外走，走到一棵樹下，靠着樹幹呆呆的站定。心裏想着：這不是我一條很好的路子嗎？說別的事我不行，若論走路吃苦耐勞，這可是我的拿手，何況我還是學土木工程。我不如加入他們這一個團體吧！據他後面所列舉的條件說，我是完全都符合，我不如就到水榭裏面去和他們接洽吧！作一個旅行的人，我就是並沒有什麼成就，至少也可以不受社會上的藐視；精神總可痛快一下。而且我去報名，也不用真名實姓，隨便捏造一個名字就行。從此以後，叫社會上的人，永遠忘了王玉和。有一天我真的挖到了黃金窖，再把王玉和的名字來恢復着。這足以讓那些近視眼的人，驚異一下子，也可以知道我不是個可以小視的人了。我決計去，我決計去！他如此想着，就要向水榭裏面走。但是他又轉念一想，這件事：難道無須乎和桂英商量一下子嗎？桂英和我，總是患難夫妻，我豈能丟開了她，隱姓埋名不知所之嗎？我就是走，也應當和她說明，不能隱姓埋名，連她也瞞了。主意想定了，就不向水榭裏面走。

在公園裏混到了半上午，方始回家去，當他走的時候，他心裏又想着，我果然走了，桂英生活問題，如何解決？就算她是個有作爲的女子，生活是不成問題的，難道我生的那小孩子也要連累她不成嗎？不知道這個旅行團收女性不收？如果收女性的話，我可以帶了她一路去。可是她還有個蟲豸一般的小孩子呢，怎叫她犯了這樣一個小毛孩子，也就徒步旅行嗎？這未免笑話了。他慢慢的走着，慢慢的將事情從頭來想着，越想這事情是越不能幹，當他走到自己家門口的時候，想到了最後，簡直是勇氣毫無，就悄悄的走回臥室裏來。當他走進屋子的時候，只見桂英口裏啣了一枝煙捲，兩手抱了一隻大腿，側了身子在那裏坐着，很像是在生氣的樣子。玉和取下了帽子，向她微笑了一笑，在她對面慢慢的坐下望着她。桂英將嘴向房門口一努，意思是叫他放下門簾子來。玉和起身放下了門簾子，桂英就有笑容了，她低聲道：『我們的那條計，已經走通了，他們挽留我們了。』玉和道：『你和他們大動干戈，吵了一頓嗎？』桂英道：『用不着大動干戈，只要我說出幾句硬話，他們就受不了。老實一句話，只要你能夠真心和我合作，我怎麼着，也要帶了這個毛孩子，同你去奮鬥。』玉和在中央公園裏悶着的那個啞謎，這時越發的不敢說出來，只管點了頭，誠懇的說：『假如不是你，我早五湖四海亂鑽了。你想：一個人兩肩扛一口，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還會混不到兩餐飯吃嗎？譬如：到甘肅去找史竟成，那就是最現成的』說着，長歎了一口氣。桂英正色道：『你真有離開北平之必要，你只管去，我在北平，總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玉和道：『我若是知道那

個地方有很好的事情，可就認準了方向去就事，把你母女放在北平，當然不成問題。然而我要出門去，可是有點撞木鐘，就不能走了。因為前途的安危，完全是不知道的，萬一有個問題，叫你們怎樣辦呢？這話還得進一步說，不但不能亂跑，我就是現在要死的話，也得咬了牙，掙住了這條苦命，和你們一同死呢。」桂英笑道：「你又發牢騷了。誰叫你好好兒的要討什麼媳婦，假使你不討媳婦，沒有這個腳踢不開的窮家，天涯海角，你只管走，誰也不能來牽扯你的了。」玉和兩手按了膝蓋，昂着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傷哉貧也，生無以爲家，死無以爲養……」桂英給他在棹上拿了帽子戴在頭上，又在身上一掏，掏出一張一元鈔票，和幾張銅子票，向玉和手裏一塞道：「別在家裏悶得發慌了，出去玩玩罷。我們這裏的事，還沒有完全了結呢。」說着，兩手將玉和連推帶送，把他送了出門來。玉和走上了大街，也不知向那兒是好，中央公園，今天已經是去過一輪的了，不欲再去。這次回北平，就沒有到過北海，不如到那裏去散步一番罷。於是雇了車到了北海來。這是初春的天氣，北方還是很涼，樹上剛剛有些嫩綠的葉子，北海的遊人很少，也一人沿着湖水的東岸，在大樹林子外面走，四顧無人，遠望一片白水，直達對面的五龍亭，那水浪却打着岸上，拍拍有聲。這種無人處的水浪聲，越是能添加人心上的悵惘。心裏想着：真的，我就死都死不得呀！一了百了，又奈我何呢？想到這裏，恨不得就聳身向水裏跳。

第二十六回

一飯艱難王郎原自愧
十年薄倖馮婦竟重來

王玉和在北海東岸遊着愧恨交并，想到前路茫茫，沒有什麼大希望，看到一汪湖水，恨不得就立刻向水裏一跳。可是這是他第一個感想。接着；他第二個感想就跟了上來，假使我真個跳了下去，十分鐘之後，我妻白桂英，她就是個少年寡婦了。我那個出世不到三月的女孩，就是孤兒了。桂英便算是可以再去嫁人，然而我那孩子，已是無父之兒，教她這一身怎麼辦？永久是作人家的孩子，人家愛打便打，愛罵便罵，愛蹂躪便蹂躪，那是害了她。爲了我的孩子，我要留下這雙眼睛來看看他，我不能死，我要奮鬥。玉和想到這裏，他已經是不打算死。接着；他第三個感想，又跟了來，我現在最覺得不快的，不過就是丈母娘有些勢利眼，憑良心說，她對我還沒有什麼事過不去。就算過不去，舊式婦人的見地，我計較他作什麼？古人像蘇秦朱買臣這些人，都是被婦人輕視過的，他們又何嘗不是坦然受之，到了後來，他們有了權威了，婦人們就自然的屈伏在他的權威之下。這樣看起來，一個人受了人的藐視，正不必灰心，還應當去努力奮鬥。惟其能忍耐，才能奮鬥，能奮鬥，才有出這口惡氣的希望。如其不然，一死了之，那不是要飲恨千古嗎？我想穿了，暫時不去和舊式婦人們去計較，爲了我的愛妻；爲了我的嬌兒，

我得去努力奮鬥。玉和是越想越澈悟，到了最後，他便改了一個方向去想，要如何的奮鬥了。這不要緊，跟丈母親去磕頭也可以，跟丈母娘去陪小心也可以，有一天你來求教於我的時候，我就可以報一筆仇了。玉和自己一個人發愁，一個人勸解着，到了最後，他由頹廢而來，到變着了興奮回去。到家之後，見桂英手上抱了孩子在喝乳，掉上擺了一本抄本兒戲詞，他有意無意的，眼睛對着了上面看着。玉和偷眼看她臉上，還有些紅紅的，也許自己去後，她和母親又曾口角了，自己爲了顧全各方面，也就只好裝着麻糊，只當是不知道。桂英見他悄悄的走進房來，悄悄的取下帽子，掛在衣鉤上，那種小心翼翼的神氣，大概惟恐是攪擾了自己，便抱着小孩子站起來向他笑道：「你是到北海去了嗎？」玉和本想說，今天幾乎是不能和你見面了，轉念一想：這句話說不得，說了出來，桂英會發生恐慌的。因就向她改口道：「今天我是排除了萬斛愁腸，痛痛快快的，在北海裏面玩了一週。」桂英笑着低聲道：「你是不是爲歇腳的地方，已經有了辦法了。」玉和頓了一頓，笑着點頭道：「是的！是的！」桂英却歎了一口氣道：「英雄末路，就落到這一步田地。玉和笑道：「你也別把我太高比了，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說我走到了末路，我倒也承認，若說我是英雄，我可沒有那樣厚的臉來承認。」桂英道：「這話不然，事在人爲罷了。假使大福現在做了總指揮總司令，你至少可以鬧個什麼？」玉和道：「難道說有長字號的人，就是英雄嗎？」桂英一時失言，倒挽不轉來，就笑道：「我已經抬了一天槓，不和你再抬槓了。」話說到這裏，玉和也就不便跟着向下說。

可是他心裏想着，女人的虛榮心，總是有，桂英拋却了一切虛榮，肯嫁我這樣一個小官僚，正是把什麼事都看破。可是到了現在，聽她的口音，她依然未忘情於英雄和闊人，自己假使要掙一口氣，而且有以安慰桂英，就算做不到英雄，也當去做一個二三等闊人，才可以對得住她。但是自己現在這樣的環境，想辦到那種地步，大概是不可能吧？玉和想到這裏，把剛才回家來的那一番豪興，又掃除乾淨。總之，他在一日之間，老是這樣，時而興奮，時而頹廢，心緒總不能固定着朝準那個方向。可是自這天起，朱氏對於他們一家三口，在這裏寄住，雖不敢說什麼，却總不能有什麼笑容朝着人。尤其是大家在一棹吃飯的時候，玉和夫妻兩個，朱氏娘兒兩個，四個人都低了頭吃飯，誰也不同誰說話。玉和自己仔細一想，究竟是個客人，餐餐板住了面孔來吃人家的飯，未免有些不好意思，因之在無甚可說的當中，也就無話找話的，找出話來說。朱氏總要顧全些姑爺的面子，也就跟着敷衍幾句。大福向來是說話粗魯的，偶然說上一兩句話。却也很有令人不能忍耐之處，桂英恐怕吃飯的時候吵了起來，會給予玉和一種難堪，因之當大福說的不對的時候，就不免狠狠的瞪大福一眼。於是大福怕她發脾氣不作聲，玉和怕朱氏護着兒子不敢作聲，朱氏也怕姑娘要跟着算舊賬，也不敢作聲，所以玉和儘管敷衍着說話，可是結果還是鬧得不歡而散。有一日吃午飯的時候，朱氏所預備的飯菜，是比平常更壞，乃是買了幾斤本地黑切麵，用白水煮好了，大一碗小一碗的放在棹上。棹上有三個碟子，一碟子豆芽菜，一碟子甜醬，兩隻小碗盛了些醬油醋，此外便是一碟子鹽水疙疸絲

兒，棹上放了幾個蒜瓣，朱氏叉了一夾豆芽，挑了一些甜醬，放到了麵碗裏，加了一些醬油醋，唏哩呼嚕，就捧了一碗麵，吃將起來。桂英知道玉和是能吃苦的人，伙食雖然粗糙些，這倒也無所謂。但是家中的伙食，自從唱成了紅角以來，並沒有吃得這樣的苦過。今天既然吃的是黑麵，而且麵裏連素油也不會有一點，恐怕是母親故意如此作的。玉和坐到棹子邊，照着丈母娘的樣子，正要如法泡製，桂英走到棹子邊，並沒有坐下，悄悄的站了許久，然後向玉和板着臉道：『你別吃了，我請你吃小館子去。』玉和還不會領會到她的意思，將筷子挑着碗裏的麵條，只管去和弄。桂英道：『你難道沒有吃過這種黑麵條嗎？我說請你吃小館子，你怎麼不理我？』玉和笑道：『吃得好好的，爲什麼要到外面去喫小館子？』桂英道：『我不愛這種洋車夫吃的飯，要去吃好的，叫你去陪我一陪，還有什麼不行嗎？』大福正坐在她對面的所在，右手拿筷子拌着麵條，左手拿了一片蒜瓣，放在嘴裏咬了吃。淡淡的笑道：『你們去吃館子，也可以帶我一個吧？』桂英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你吃我的，還吃少了嗎？你不用得說什麼俏皮話，你摸良心想想，你現在住的房子，是那裏來的？你現在坐的橙子，是那裏來的？你現在……』朱氏放下了麵碗，將筷子向麵裏一插，然後兩手相抱，望着她道：『桂英！你這是什麼原故？動不動就跟着我們娘兒兩算舊賬。不錯，你是掙錢給我們花過，我們不能說是天上掉下餡餅來，養活着我們的。可是現在你們沒有掙錢，帶着兩三口子在這裏吃飯住房，也就可以慢慢的撈本回去了。』桂英道：『當然要撈本，是我掙來的錢，我爲

什麼不要弄回去呢？」朱氏道：「撈回去，你只管撈回去，可是你把我吃窮了怎麼辦？我知道，你是嫌我今天這一頓飯作得不好，所以說上許多閑話，老實說，我辦的伙食，就只能辦到這種樣子，你要吃好的，等你兩口子掙了錢再說。我自己說不定還要活個二十年三十年的，我不能現在花光了，等着到老來受苦。」桂英道：「據你這樣子說，我們非在這裏吃過三年五載不可！」朱氏道：「這個我那裏知道？你們自己打算罷。反正坐吃山空，誰也受不了。」桂英道：「你別算定了我們是吃閑飯的。玉和只要肯捨面子，大概到外面去找個小書記當當，那還真不費事。就是我，大概願上台的話，至少還可以唱五年戲。我們再幹五年，以後學了乖了，真不用得再求人呢。」朱氏淡笑道：「姑奶奶！你不要說那種大話了。長江後浪推前浪，現時在台上走紅的，又是一班人了。」桂英道：「這個樣子，我大概是上不了台。」朱氏道：「你不信我的話，你出去打聽打聽。」大福坐在一邊吃麵，不住的微笑。抬了許久的槓，他們怎麼說，桂英都不會真生氣。只是朱氏說她上不了台，大福又在一邊藐視着，這可給予了桂英一種莫大的侮辱，她瞪了眼大聲道：「我不相信，我倒霍了。連戲都不唱了，我倒要試試瞧。」說着，將玉和手上的筷子，劈手搶了過來，瞪了眼道：「叫你不要吃不要吃，你還是要吃，你那兒這樣想不開眼？你跟我抱孩子，我去雇車。」說着，她掉轉身來就走了。玉和慢慢的站起身道：「唉！一點小事，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他雖然是這麼說着，然而已經跟在後面，同桂英走了。走到屋子裏，低聲向她道：「你這是何必？」桂英道：「你這個人如

何無用到這種地步，一點志氣都沒有嗎？你受得了這個氣，我受不了這個氣。『見她打開箱子，揣了些錢在身上口袋裏，抱了孩子就走。玉和到了這個時候，勸也來不及，說也無可說，只得跟在後面，一路出大門，在附近小館子裏吃飯。玉和在種種方面觀察，她大有再登舞台的意思。說到唱戲，自己並不反對。只是一個作丈夫的，不該養活妻子，還要她犧牲色相，掉過頭來養活丈夫，不但心裏慚愧，而且面子上也很是難看。所以同着桂英在小館子裏吃飯的時候，却一個字也不敢提。桂英倒是毫不介意，從從容容的把一頓飯吃完了。然後向玉和道：『你不用爲難，無論鬧到什麼地步？我們夫妻的感情，是不會破裂的。我也不一定就上台唱戲，能夠在唱戲這條路上。找個不出面的法子混飯吃。那是更好！萬一就是上台去，好在我用的是白桂英的名字，與你王玉和無關。你現在即刻找不到事，一家三口子，老在我娘家吃飯，那總不是辦法。何況他們的顏色又是非常之難看的。我現在去和秋雲商量商量看，你不去？』玉和躊躇了許久，才道：『我對於這個又不懂，我去作什麼？不過表示着我對你的行動完全同意的，我可以寫封信，讓你帶給張濟才去。』桂英一想，他或者是面子上有些摸不開，便點點頭道：『那也好。』於是玉和向伙計要了筆硯，就將一張白紙，隨便寫了幾行道：

濟才我兄惠鑒，前日造訪，所示教弟忍耐一節，無任感佩。惟五尺之軀，擁攜妻孥，依人伴食，是何人格，而堪爲此？况岳家亦非富有，內弟更淺學識，終日聽指桑罵槐之聲，作奴顏婢膝之容，弟縱可忍受，桂英恐將焦躁而死矣。昔謝道韞嫁王凝

之，謂天壤之間，乃有玉郎，桂英愛我，願無此語，然我自視，實令桂英有天壤王郎之憾也。今日午飯，又受不堪言喻之氣，桂英爲將來計，決離開岳家，另謀生活，擬與嫂夫人面商一切，藉作南針，弟方寸已亂，竊爭聽桂英自決矣。如有請助賢伉儷之處，尙乞爲最後之援手，至禱至盼。卽叩日安

弟玉和頓首

玉和寫一句，桂英站在身後念一句。將信看完了搖搖頭道：「你寫得這樣文謔謔的，我不知道張濟才認不了三個大字嗎？」玉和將筆一放道：「啊啊！我錯了。我只覺得肚子裏有一肚牢騷，就儘量的抖起文來，沒想到收信的人，是個光眼瞎子，我來重寫一張罷。」桂英道：「不必了，你寫信給他，本也就是這麼一回事，白話也是秋雲念給他聽，文言也是秋雲念給他聽，就是文言，也沒有關係。」玉和道：「我這封文言信，秋雲看得懂嗎？」桂英道：「你不要藐視她，她肚子裏很有貨呢。」玉和嘆了一口氣道：「一朵鮮花，插在狗屎上。」桂英道：「誰不願意嫁一個肚子裏有貨的。可是肚子裏有貨的，總未免將女子當玩物。」玉和本來還想申辨兩句，轉念一想：今天她已經夠不高興的了，怎麼還可以拿話去駁她？於是笑道：「這就叫負心多是讀書人。」桂英道：「你別多心，我不是說你。」玉和道：「你要說我負心，爲什麼嫁我呢？這一層我是很明瞭的。你這就去罷。你什麼時候回家？我一個人是不好回家去的。」桂英道：「你晚上回家好了，我和秋雲。恐怕要暢談一番呢。」玉和道：「那末，我多謝了。」他借了這一句玩笑的話，

就站起來，點着頭出門去了。他當真依了桂英的話，直混到晚間才回家。回家之先，還打了一個電話給張濟才家，問明了桂英確是回家去了，這才回白家來。進門以後，一聲也不響，直接就走到臥室裏去。進房就看見桂英斜躺在床上，口裏念念有詞，一個人在那裏溫戲。桂英見他進房，就笑臉相迎，因道：「你在那裏吃的晚飯？」玉和道：「我在麵館裏吃了一碗麵。」桂英道：「吃一碗麵就夠飽的嗎？」玉和還不會答話，桂英就打開玻璃櫥，取出一盒乳油雞蛋糕放在桌上，又倒了一杯茶，也放在棹子邊。玉和見夫人突然的客氣起來，倒有些奇怪。然而桂英是個久於舞台生活的人，刻劃人情，什麼不知道？見玉和有些驚慌的樣子，如何看不出來。便笑道：「你覺得我今天有些親熱過分嗎？」玉和微笑道：「我倒沒有這種感想。」桂英點頭道：「是的，我今天要格外的和你陪小心。所以要格外陪小心的原故：就因為我將來的出路，是你不願意的，假如我是你的話，我們兩人互相掉換一下，你若是我這樣辦，我也不願意的。因為如此，所以我情不自禁的，我要和你陪小心。」玉和聽她說這一套話，知道唱戲的事，已經成爲定局了，心裏也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痛苦之處。於是笑着坐下來，端起茶喝了兩口，然後向桂英道：「你的話我倒有些不懂，我們要作的事，不是事先已經商量好了的嗎？還有什麼可以說的？」桂英笑道：「你不要硬着頭皮子說強話，其實你心裏很難受呢，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嗎？可是我要去唱戲的話，雖然你心裏難受，只要我憑着良心，做出事來對得住你，儘管社會上不原諒，自己心裏總還是坦然的。若是一點事不幹，就這樣厚

着臉皮在人家裏蹭飯吃，那是面子上和心裏兩下難過。所以我覺得我們順了這一條路走。還是比較的平坦一些。」玉和心裏想着：自己並沒有說什麼，桂英倒解釋了這樣一大套，更要說兩句，她更不知如何是好了。自己不能維持夫人的生活，怎好禁止夫人去自謀生活。玉和走向前，握住她的手道：「你放心，我決不能那樣不懂事，攔住你的出路。你沒有嫁我以前，你就是有骨幹的女子。現在我們的感情，非常之好，你還能夠拋棄了我不成？我很放心的，你若是要把話來敷衍我，倒反而顯着夫妻之間有什麼不合作的地方了。」桂英道：「你說這話，我倒對你很慚愧。不是你對我有什麼不好，倒是我不能了解你了。」玉和用手拍着她的肩膀道：「不必說了，越說倒越顯着我們感情生疏。」桂英這才無話可說，向他微微的笑了。不過夫妻之間，自存了這一分的客氣，各人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只是如何不痛快，却又說不出來。因之在這晚以後，桂英雖然是露出要重登舞台的口風來，却還不會把怎樣登台，怎樣搭班，仔細說了出來。然而朱氏知道桂英要唱戲了，態度比以前好得多，吃飯也不是餐餐吃黑麵，有時吃白麵，有時也吃大米。大福不但不說俏皮話，而且不時的向着桂英獻殷勤，一會兒問着，要不要叫趙老四吊嗓？一會兒又問着，戲衣有當了的，要不要贖出來？桂英只是隨便答應，不會給他一種切實的話，暗中却同玉和道：「你看怎麼樣？我一提到唱戲，他們大家都起了勁了。所以爲了顧全各方面，我這個戲，還是不能不唱。」玉和道：「這何待你說，我已經是很明瞭的了。」桂英心裏想着，我無論說着什麼，玉和總覺得有個勢所必然的樣子，

究竟不知道他是一種好的感想呢？還是一種壞的感想？現在也不能去斷定，不過事實在這裏擺着，假使我不唱戲，他也並沒有其他的辦法，來度過這個難關。那末，我出來唱戲，他不應該口是心非的有什麼不滿。桂英想到了這種地方，心裏自然是又坦然一些。說着這句話的第三天，出了問題了。玉和是個關心政局的人，不能不看報。可是叫他花一塊多錢一月，叫他定一分大報，他又沒有這種力量，所以只將一個大子一分的小報每日買兩分看。北平市的小報，與上海漢口只談風月的小報大不相同，它簡直是一張大報的縮小物，大報所有的新聞，這上面也應有盡有。玉和每日早上起來，別的事可以不問，這兩份小報，却是不能不看。而北平小報，還有一種特殊的情形，就是新聞的反面，通俗小說和戲評，比大報要多，看報的人，足可以消遣。玉和每在看過緊要新聞之外，就不免拿起報來看後幅的小玩藝。當他看到戲評欄裏，就有一行大字題目，將他大大的震動一下，那題目乃是歡迎白桂英重現色相。題目下署的是「攀桂舊客」四個字的名字。玉和也不知是何緣故？他心裏對於這個名字，起了莫大的反應，立刻臉上一紅。不過臉上雖是紅了，他心裏依然竭力的鎮靜着，還是捧了報坐在一張靠椅上看。那一段文字如下：

子宦海勞人，風塵下士。有季子之多愁，復長卿之善病。每感無聊，輒聽歌以消遣，偶然有興，還把筆而評章。梨園子弟，不少良朋，北國鶯花，亦多風友。其間如白伶桂英者，最所欣賞，時為顛倒。

玉和看到這裏，不由得一陣怒火，湧上心頭。恨不得使勁一下，把這張報撕個粉碎。轉念一想：以前北京有一種消閑錄的報紙，專談嫖娼捧角，投稿家裏面，幾個呱呱叫的角色，就作的是這一路的文字。他們並不管事實怎麼樣？提起筆來，就要這樣寫，這對他們什麼法子呢？於是就繼續的照着向下看。

金樽檀板，有口皆碑，豪竹哀絲，無日不聽。自信為該伶之周郎，幾名列同座之白黨，而乃十年塵夢，博得薄倖之名。三載豪情，竟斷淒涼之瑟。琵琶別抱，魚雁都沉，相思有淚，問訊無由，嗚呼噫嘻，何以堪哉？今者：得友人之確言，聞令孃之實信。劉郎可尋前度，馮婦竟約重來。紅氈餽上，仍現女兒之身。桂子香時，重譜霓裳之曲。僕也鍾情如舊，願洗薄倖之名。卿乎留約未忘，應償相思之債。

玉和兩手捧了一張小報，那小報抖得瑟瑟作聲。他也不知是何緣故？伸手在棹上一拍道：「放他的狗屁！」桂英坐在床沿上，正低了頭同小孩子縫小毛衣，心裏連連跳上幾陣，昂了頭問他道：「你這是怎麼了？」玉和紅了臉，搖着頭道：「真是豈有此理？太豈有此理了！」說着，又連連將手在棹上拍了幾下。桂英怔了一怔道：「你在報上瞧見什麼了？」玉和將報塞到她手上道：「你瞧：這簡直是整個的侮辱你的人格。我非把這家報館告一狀不可！」桂英不知道報上登着什麼消息？暫不敢答覆玉和的話，只好接過報紙來看着。把那一篇是四六而非四六的文字，看了一遍，自己究不能完全懂，這上面究竟說些什麼？玉和氣得手腳冰冷，本來不想說什麼的。可是桂英的前塵影事，究竟是

些什麼？自己也不知道，不妨詳細的解釋他聽聽，看她的態度怎麼樣？如此想着，就接過報來道：『我本來不願說，可是我要不說的話，倒把你覓在悶葫蘆裏，人同此心，我想你聽了，也是很生氣的。』於是念一句解一句，把報上全文，念給桂英聽。她聽完了先是有氣的樣子，然後微微一笑道：『這種不要臉的人，我們去理他作什麼？我們在台上唱戲的時候，那班混帳東西，在台底下叫好，什麼話都叫得出來，我們在台上，也不過心裏罵他們兩句，別的還有什麼法子？』玉和道：『在台底下怪聲叫好，那也不過一時一地的事，他現在把這話形之於文字，普遍的介紹到社會上去，你想我們還成了什麼人。我也知道捧角的文字，總不會有什麼好話的，可是他這篇文字，並不是捧角，乃是佔我們的便宜，這個我如何可以忍受？』桂英坐在床上，默然了許久，才正色道：『玉和！你一定信任得過，我在捧角家裏面，我是看不起一個人的。他那文字上說着十年薄倖，那全是胡說。你想我總共多大歲數，怎麼也不能夠唱有十年的戲，他怎麼就捧過我十年呢？』玉和道：『作文章的人，總是撒謊的。尤其是作四六文章的人，講個上下句相對，全篇文章裏，也許找不出一句真話。』桂英道：『這不結了？你還有什麼看不過去的。』玉和道：『果然是有那些事呢，我倒不生氣了。就因爲他這篇文章，全是捏造謠言，所以我心裏很氣。而且「馮婦」兩個字，他就根本沒有懂得。一個人原是作壞事的，洗手不幹了，忽然又幹起來，這叫做馮婦。他既然歡迎你登舞台，那自然是表示好感，爲什麼倒說你是「馮婦」呢？』桂英笑道：『你既然說了他完全是撒謊，又說了他狗屁不

通，這一篇文章，當然就是不值一笑的東西，你何必還生什麼氣呢？」桂英口裏說着這話，順手就把那張報搶了過來，連連撕成十幾塊，揉成了個字團，向棹子下面一丟。玉和笑道：「我看了都氣得要死，你倒毫不在乎，這可見得作女戲子的人，是受人家侮辱慣了的。」桂英聽了這話，不覺得臉上一紅，因道：「這也不但是女戲子，受了人家的侮辱。有冤無處伸的女子，那多得很呢。」桂英說完了這句話，她也覺得有些強詞奪理，立刻就走到床邊去把孩子抱了起來，同孩子換尿布。孩子正鬧了滿身的屎尿。桂英忙着和孩子揩抹屎尿，就來不及和玉和辯論了。可是在玉和心裏，總覺得這一件事很重要，就是這樣麻麻糊糊了事，於心未甘。極端的憤恨之餘，無可發洩，也就只好掏出烟捲盒子來，取出一根烟捲來慢慢的抽着，昂了頭只管想着心事。桂英雖是在收拾孩子，却不住的將眼睛去偷看玉和，看他在作什麼？見他一手撐在棹上托了頭。一手夾了烟捲，很不留意的，放在嘴裏抽着，似乎還在想那報上的話。正待說一句，不必去想哩，只見玉和一彎腰，却又伸手到棹子下去，要把那字紙團拿了起來。桂英看到，不免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可又歎出無限的苦惱來。

第二十七回

喜怒總無因
心藏痛隱
聲容渾不似
絃托悲音

王玉和一彎腰，正伸了手，要去檢棹子下面那個報紙團。聽了桂英發歎，就伸直腰來，不去檢那紙團了。因望了她問道：「你爲什麼歎氣？」桂英皺了眉道：「作一個人真難，我不唱戲吧？是物質上受痛苦，我去唱戲吧？是精神上受痛苦，我不去唱戲吧？母親不容我，我去唱戲吧？丈夫不容我。」玉和正色道：「你這是什麼話？自從你提到唱戲以來，我沒有說過一個不字，你怎麼說是不容你？」桂英道：「你當我是個傻子呢，連你的顏色我都看不出來啦。你這幾天，總好像是心裏有一種隱痛說不出來似的。那不就是爲了我要去唱戲的這一個問題嗎？不用說別的，只瞧你對於這一段報紙老是放心不下，就可以明白。我不是對你說了嗎？一個唱戲的女人，極容易遇到這種捧角文字，最好是不去睬它，越理會越會引出麻煩來。」玉和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若是有人寫信給你，教我不要看，我一定就不看。現在人家把這種文字登在報上，本來就是公開的，也不知道有幾千人看，幾萬人看，爲什麼單獨的不讓我看呢？」桂英紅了臉道：「這樣說，你簡直是不諒解我，這不難死人嗎？」說到了這裏，嗓子一硬，就哭起來了。玉和當然也有氣，雖然覺得夫人受了一點委屈，也不肯馬上去安慰她，隔了棹

子坐着，却在身上取出烟捲，一個人只管抽着。桂英不哭則已，一哭之後：倍覺傷心，兩手伏在棹上，頭枕了手臂，只管去哭。玉和凝住了神，自己只管是抽煙，本待上前安慰兩句，也不知道是何緣故，彷彿又有些不服氣，所以在他這種猶豫的態度中，始終不會上前去。一個女子當了男子的面哭泣，那總是急於要男子去安慰的。若是恩愛夫妻，那更不消說。現在桂英哭着，心裏總覺馬上玉和就會來安慰的。許久的時間，見玉和默然無言，這分明是他生了氣，不受自己的駕馭了，而且也就是她的計策失敗，傷心之餘，又加上一層羞愧，這哭聲更大了。玉和心想：你這樣大聲哭着，豈不是有意告訴你家人嗎？如此一想；他也是心裏很氣，越氣就越愛來理桂英。倒是他心裏所猜的對了，桂英這種哭聲，乃是無異告訴家裏人。朱氏三脚兩步的，跑了進來，問道：「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桂英本想直說，一念在母親面前，不可露出夫妻不合作的態度來，因之：只把頭伏在棹上，將大聲收住，却用了小聲來哭。玉和也是同桂英一樣的心理，不願在岳母面前露了裂痕，站起來笑道：「不相干的一點小事。」朱氏道：「既是不相干的一點小事，為什麼這樣子傷心？」玉和伸手到棹子底下，把那個報紙團檢了起來，展開來向她笑道：「這報上登了一段不相干的捧角文字，言語未免輕薄一點，她想着還沒有唱戲呢，就受人家這樣的侮辱，所以她哭了。」朱氏向玉和臉上看看，又向桂英看看。便道：「這不是笑話？一個唱戲的人，為什麼怕人家捧角，越有人捧越好呀！」她接過那報紙，兩手一撕，捏成了紙團，依然扔到棹子下面去。這幾句話，在朱氏說着

，乃是實話，可是玉和聽着，就非常的刺耳，「越有人捧越好，」這是什麼話？難道一個作女戲子的人，就該受男子們蹂躪嗎？他作娘的人，可以讓女兒去受人的玩弄，我作丈夫的人，可不能讓媳婦去受人家的侮辱。他心裏如此想着：臉上的顏色就板得一點笑容沒有，繃臉偏得一邊去，不去看朱氏的態度。朱氏初聽玉和說，是爲了報上一段文字，倒也存些相信，後來一看桂英哭得那般傷心，似乎不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再看玉和臉上是那樣的難看，分明他也是生了氣，由報上那段文字看起，再推到其他的事情上去，恐怕這件事，與桂英出來唱戲的這件事有關。看到玉和掏出來的那盒烟捲，放在棹子上，她拿起來抽了一根，在棹子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了，這娘兒三個，正坐成了一個品字形。玉和在抽烟，朱氏也在抽烟，桂英却伏在棹子上，不抬頭也不說話。這屋子裏寂然了，一點聲音也沒有。却見那個小毛孩子，在小被褥裏。露出一張白胖的嫩臉來。他也是緊閉了雙眼，睡了一個酣。朱氏既然來了，決不能就這樣不聲不響的走開，她使勁一陣，把那截烟頭抽完了，將煙頭扔在地上，用腳踐踏着，然後向玉和似乎帶了一點笑容的樣子，問道：『你爲什麼也是撅了嘴，莫不是你兩口子有什麼口角了吧？』玉和淡淡的笑道：『沒有沒有，好好兒的口角些什麼？』朱氏道：『你兩口子，總還有些別的事情吧？』玉和道：『沒有別的事情，無非就是這段報的問題，其實我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朱氏道：『你不把這事放在心上，我想桂英也不會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吧：這是什麼原因呢？好好的哭上這樣一場？』桂英覺得話說到這裏，再要裝麻糊，那就有些

不行了。於是抬起頭，在脅下抽出手絹來揉擦了自己的眼睛，然後放出很平和的樣子來，向朱氏道：『沒什麼事，不過我想着到了現在，還要出來唱戲，未免傷心得很。』朱氏道：『你這叫愛傷心的了。咱們原是梨園行，還幹梨園行，有什麼傷心？又不是拿了棍子碗，挨了家討去。』桂英道：『是呀，我也這樣想轉過來了。一想轉過來之後。我也就不傷心了。』朱氏看這情形，一定是兩口子吵了嘴，但是玉和不肯說，桂英也不肯說，這倒讓人摸不着頭腦，但要追究，怕惹出是非來，若不追究，又放心不下，這就默然坐了許久，然後歎了一口氣道：『你們年紀輕輕的時候，不好好兒過着恩愛夫妻的日子，將來到了中年以後，回想現在的日子，糊裏糊塗的錯過了，那就怪可惜的了。人不到中年，是不會知道的，我說這話，你們愛信不信？』玉和看了那段報紙，好好的無名火起來以後，任勞任怨，決沒有一點二心，那很可以相信的，決不會和舊時的那一個顧客，有什麼勾結；人家無故的要加她一矢，這教她有什麼法子可想呢？倒是老丈母娘的話不錯，少年時代恩愛夫妻的歲月，糊裏糊塗的過去，將來會可惜的。真的，彼此總算是圓滿的婚姻，現在困於物質，正當奮鬥起來，找一條生路，怎好自己彼此發生裂痕？他一轉念之間，態度就完全軟化了，因向朱氏道：『沒有什麼，您去罷，我去勸勸她就是了。』朱氏看玉和那樣子，很像是要向姑娘陪禮，自己在這裏，他夫妻倆，多少會有些不便的。於是向桂英道：『你還得乳孩子呢，自己也別作踐自己的身體。』桂英低了頭坐在

那原地方，却沒有作聲。朱氏一看這情形，姑娘也不會怎樣的大鬧脾氣，歎了一聲就走了。玉和也不說什麼，將臉盆拿出去，舀了一盆水來，濕着手巾，擰了一把，兩手交給桂英。她覺得玉和沒有說什麼重話，不能人家遞了手巾來，都不接着，只得接過擦了一把眼睛。玉和等她手放下來，就接過手巾去，又要來擰第二把。桂英立刻搶上前，向臉盆裏，按住了手巾道：「你這是作什麼？難道還和我陪小心嗎？那豈不是笑話？」玉和向她微笑着，也沒有作聲，自提了茶壺，到廚房裏去，沏了一壺茶來，然後斟了一杯，放在桌上。看桂英已經洗完了臉，就在玻璃櫥裏，取來一盒雪花膏，放在她手邊茶几上，跟着又取了長柄黑牙梳，橫擱在雪花膏盒子上。桂英不能不笑了，向他瞅了一眼，笑起來道：「你這作什麼？倒成了我身邊一個大脚老媽了。」玉和道：「這無所謂，你有時候我的時候，我也有伺候你的時候。我想你心裏，今天一定是十分的不痛快，依我說，你不如到濟才那裏去，和秋雲談談罷。」桂英心裏正有許多話，要去和秋雲說，只是看玉和的態度，他一提到唱戲，玉和就十分的難受。秋雲是贊成自己唱戲的，若到濟才那裏去，恐怕玉和聯想到唱戲的問題上去，又是不快，因之不敢談到。現在既是玉和提起來了，就可以趁機去上一趟。便道：「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去，不好嗎？」玉和遲疑了一會子，歎一口氣道：「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桂英雖不能完全明瞭他所說的詩句意思，料着他是不大好意思見人，也就不說了。等着孩子醒了，換了一件衣服，就抱着孩子到濟才家裏去了。玉和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情不自禁的，又把桌子底下那個

報紙團檢了起來，展開了放在桌上，這張報已經被朱氏撕成了三塊，恰好就是在捧桂英的那段戲評所在，分開來的。他把房門先關上，然後將這三張碎報併合了縫，伏在桌子上，把這段戲評，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屋子裏雖是無人，而臉上陣陣發熱，自會害起羞來。他瞪了一雙大眼，一把將那些碎報抓起。向地下用力一擲，並捏了拳頭，在桌上一拍，自言自語的道：「這小子欺我太甚！」於是兩手環抱在胸前，靠了桌子，對地上這三張碎報，只管發楞。他一個人這樣的站着，也不知有多少時候，但是可以知道這屋子裏靜寂極了，因為手上帶的那個手表，環抱在胸前，那機輪的搖擺聲，竟是唧唧唧，響着聽到很清楚。他由靜生慧：不覺想起了一件事，今天不該讓桂英到張濟才那裏去，設若她把今天的事和纓托出，未免與自己的面子難看。然而人已去了，有什麼法子呢？除非是她還沒有提到這件事，自己趕了去，還可以阻止她談到。自己原是不好意思去見張濟才夫婦的。其實要託重濟才夫婦的事，還多得很，難道這樣躲一個將軍不見面，就能了事嗎？和濟才又不是泛泛的朋友，將話對他們實說了，也沒有關係。想到這裏，於是將地上的碎報紙，檢了起來，再捏成個紙團，塞到木櫥底下去，戴上帽子，打開房門，就向外面走。朱氏自程英去後，本想在背地裏問一問玉和，他們究竟爲了什麼哭着又笑着。及至她走到房門口來的時候，玉和却把門關上了。朱氏這倒有些奇怪，青天白日，爲什麼關上房門？莫不是睡了覺了。在門外正猶豫着，却聽到玉和拍桌子大罵，這小子欺我太甚。誰欺侮了他了？讓他闖起門來發狠。如此一來，心裏更是奇怪。這時玉

和開了房門，就向外走，朱氏就禁不住要問了。因道：「姑爺！你怎麼啦！你兩口子，今天成了個大傻子了，喜歡一陣子，又鬧上一陣子。」玉和已經走到了院子裏了。聽到岳母一問，回轉頭來笑道：「我們這叫歡喜冤家。」朱氏見他臉上有笑容，又不像生氣似的，真是莫明其妙，因道：「你到那裏去？也上張濟才家嗎？」玉和隨便的答應一聲，就走着出門了。玉和走了不大一會兒，趙老四耳朵上夾了半截煙捲頭，手上提了一隻藍布胡琴袋，在黃黝的臉上，帶了笑容，一溜歪走到屋子裏，斜提着胡琴，向朱氏請了一個安。朱氏道：「你是來和我們大姑奶奶吊子來了嗎？」趙老四道：「可不是？昨天白老板給我一個信，叫我來吊噱，又說沒有準時間，這可叫我爲着難，還是一早就來呢？還是到了亮上電燈才來呢？」朱氏道：「不能吧？她叫你來，怎麼不約定一個準時間？」趙老四道：「我也是這樣說，我想這個時候來，總沒有錯。頭一次當面約定了，以後就好辦了。」朱氏道：「他兩口子都到張濟才家去了。有話你到張家去找她。」趙老四在耳朵上取下那半截煙捲頭，放在嘴裏抿着，轉了身子，四處去找火柴，臉上却帶了一些微笑。朱氏道：「你笑什麼？難道張濟才那裏，還是去不得的地方嗎？」趙老四道：「不是那樣說，我看姑奶奶唱戲，有些迴避姑老爺的樣子，大概是要等他出門去了，才能夠吊噱子。」朱氏笑道：「沒有的話。我們梨園行，賣藝是本分，公明正道的事，誰也不用瞞着。姑老爺現在沒有做官。做了官的人，還同咱們一行拜把子呢。」趙老四見朱氏說得如此冠冕，因道：「張家我也是熟極了的地方，那麼，我就到張家去走

趣能。」他始終是沒有找着火柴，他也落得將烟捲在嘴裏多啣上一會，就這樣抿了嘴唇上的烟捲，高高興興的向張濟才家來。當他走到張家的時候，早聽到上邊客廳裏。有一片嘻笑之聲，他站在院子裏，就咳嗽了兩聲然後叫道：「張三爺在家啦。」張濟才隔了玻璃窗子，就向他招了兩招手道：「進來罷！這兒沒有外人。」趙老四進去時，玉和夫婦，可不是在這裏嗎？桂英正側了身子坐着，在乳孩子呢，解開了懷，沒有抬起頭來。玉和看到有人提了胡琴進來，臉上似乎有些不以爲然的樣子，於是向他笑着點頭道：「久違了，以後我們太太的事，還得請你多幫忙，你真熱心，還追到這個地方來和她吊嗓子啦。」趙老四不料一見面就碰上一個釘子。照着平時的脾氣說，無故受人家這樣的侮辱，一定要反駁兩句過去。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桂英一定是要唱戲的，自己還指望着桂英吃飯呢，怎好得罪她的丈夫？便笑道：「我倒不知道王太太在這兒，今天是來看張太太的，張太太高興，老早就說，讓我帶了胡琴來消遣一段。」他說着話時，站在屋子中間，可沒有落座，眼望了秋雲，希望她說一句話來圓這個謊。秋雲坐在靠門一張軟椅上，手上拿了一張小報，正在有意無意的看着，她似乎想避開趙老四進門來的這一度風波，却還不可得。現在趙老四正式提到了她，她怎好閃避？就兩手將報按在雙膝上，用極快的速度，轉着眼光，將屋子裏人看了一遍，然後向趙老四微笑道：「你還記得這一件事啦，隔了多少日子了囉，抽煙捲罷。」說着，將茶几上的一隻煙捲筒子，用手一推。趙老四嘴裏啣着的那枝煙捲，不知何時，又夾到耳朵縫裏去了。他於是將

胡琴袋掛在木椅的靠背上，取了煙捲抽着，在最外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玉和笑道：「趙四哥……」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呢，趙老四將身子一欠道：「好說，您客氣。」玉和接着笑道：「咱們以後得合作啦，不必客氣行嗎？我們剛才商議着啦，我們太太決計再上台。我們太太說，我還要混差事啦，她要在北京唱戲的話，好像不合適。打算先到天津去唱三月兩月的，再回北平來，假如有人問起來，算上次離開北平，就是唱戲去了，厭根兒沒有歇着，其實我不贊成那樣。天津到北京，多麼一點路，幹什麼事人不知道。」桂英這才抬起頭來，向趙老四道：「老四！他和你鬧着玩，你別信他。因為北平戲館子裏，人都夠了，何必加上我一個？田寶三他打算分一班人到天津去，正差着幾個人呢，所以我願到天津去。」趙老四聽他兩口子所說的這些話，理由都不充足。可是他兩口子都說是上天津去唱，這大概是真的，便湊趣道：「到天津去我很是贊成，像咱們這樣的本戲，天津很少見，準可以賣錢，我也多年沒有出門，到天津去玩兒一趟，那也很不壞。」話說到這裏，大家都無所隱諱了，張濟才倒給玉和打着圓場，笑道：「王先生這次回北平來，本來有一種事情要辦，也是不湊巧，等他到了北平，那個和他合伙的朋友又到南方去了。大概再有兩三個月，那個朋友，也就回來了。在這兩三個月以內，青黃不接，經濟不免有點恐慌，所以王太太暫時出來唱兩三個月。」趙老四又湊着趣道：「是呀！在家裏閑着，也是白閑着，自己有那項藝術，出來消遣兩三個月，白檢一筆錢，爲什麼不幹呢？」玉和明知道這些話，都是極無聊的，但是說說無聊的話，也究竟可

以挽回一些面子來，這又何樂而不爲，聽了這話時，勉強放出笑容，不住的偷眼去看桂英。桂英懷裏的孩子，已經睡着了，她拉着秋雲，一同把孩子送到後面院子裏去睡覺，然後才同回來。玉和道：『你爲什麼那樣不怕費事，把孩子還送到後面去呢？』桂英向他微笑着道：『我要吊吊嗓子試試看呢，怕吵了孩子。』玉和聽了這話，也就默然。秋雲向張濟才丟了一個眼色，然後走回房去，張濟才會意，隨着也就跟到屋子裏來。秋雲低聲道：『桂英她要試一試玉和的心事，究竟怎麼樣呢。玉和若是不高興的話，她就死了這條心，不唱戲了。若是玉和對她吊嗓子，並不怎樣爲難，他就決計到天津去唱戲，爲的是避開北平一班老捧客，這話，你也可以有意無意的和玉和談談。』張濟才笑道：『桂英這孩子，用心真是週到，我說玉和遇到這樣的媳婦，死也可以閉眼。』秋雲道：『真的嗎？那就讓我也去唱戲罷。』張濟才連連搖着手道：『咱們別抬槓。』說着，他就走出屋子來了。只見桂英臉上紅紅的。雖是勉強放出笑容來，但是她那雙眼珠，却放出了一種呆澀的樣子，好像有些害怕的神氣。趙老四嘴角斜啣了一枝煙捲，態度却是坦然，將腿架起，胡琴放在腿上，合尺合尺，先試了兩下絃子，抵住了煙捲，向桂英問道：『先來個什麼？』他的頸微微的偏着，那神氣十足。桂英笑道：『我要是上台的話，當然先把老戲打泡，不是女起解，就是玉堂春。我是要連身段兒一塊兒來，連唱帶做，一口氣，把一齣戲試完。』趙老四道：『那麼着，你就唱起解罷。起解，只要一個崇公道當配角，我總去得了。』桂英道：『好罷，就試試，從頭裏來。』說着，她向後退了

幾步，把那三張沙發椅子背後，當了上場門。老四叫着蘇三走動，立刻就拉起搖板來。桂英走着台步出來，口裏就唱着道：『聽說是……』趙老四突然將胡琴拉弓一夾，笑道：『喲！我的姑奶奶，你怎麼唱得這麼樣子高？以下怎樣子唱呢？』桂英笑道：『我倒是不想唱得這樣子高，可是一張口，就唱大發了。』趙老四道：『重來重來！』桂英這回留心了，壓低了嗓子唱道：『聽說是叫蘇三我心驚胆戰，嚇得我……』她唱到這裏，身子真個有些抖顫，不住的用眼睛去偷看玉和的態度。玉和斜躺在一張沙發上，昂了頭在那裏抽烟，却不大理會桂英唱戲的這些動作。趙老四聽桂英唱的搖板，不住的起了波浪。心理想着；唱到心驚胆戰，聲音也哆嗦起來，這是那一家派的派頭？我們這位姑奶奶大概是在南方學來的。可是這樣的唱法，我絃子是怎樣的托呢？正這樣想着呢，桂英却忘了詞，突然停止了。趙老四道：『喲！怎麼又不唱了？』桂英紅了臉笑道：『我忘詞啦。』趙老四道：『怎麼起解的詞，你都忘了呢？下面是戰兢兢，不敢上前。』桂英道：『我也是這樣子說，可是心裏想着，上面是心驚胆戰，下面怎麼又會是戰兢兢不敢向前？』趙老四笑道：『原詞兒就是這樣呀，你要改，也得先就想好了詞，臨時怎麼來得及？』桂英連唱兩回，都有些不對，這裏雖是沒有多人，却也在面子上有些摸不下來，那臉就更紅了。秋雲也知道不是忘詞，也不是唱不來，只因玉和在這裏，她雖是冒着險，要試一試玉和的態度，可是究竟沒有那種勇氣，所以在進退不是的時候，就慌了架子了。因向桂英道：『你是念着孩子在後面怕會醒了罷？不要緊，我叫老媽子正看住了她

呢？」桂英笑道：「我倒不是惦記着她，大概是歇久了日子不唱，有些生疏了。好在我們這兒又沒有外人，一回唱不好，唱兩回，兩回唱不好，就唱三回，那有什麼要緊？」她說時，將眼珠又不住的向玉和看着，玉和心裏，實在也是難過，這個時候：叫他反用話來安慰別人，却也是辦不到。於是昂了頭不住的去抽烟捲。桂英看他雖沒有什麼好感，却也沒有什麼惡感，料着唱下去也就沒有多大關係，於是第三次又站到沙發椅子後面去，還是從聽說是叫蘇三唱起，這回頭兩句搖板，算是唱過來了。照着她行路的地位說，她由椅子背後，轉到椅子前去。到了第三句，沒奈何我只得把禮來見，這應該轉一個圈兒，將臉朝了正面那張沙發，道一個萬福，再唱崇老伯呼喚我所爲那般？這時，去崇公道的那個角兒是趙老四，趙老四已是坐到靠門的那張椅子上去了，桂英若是向正面沙發椅子行禮，便是遠遠的將背對了趙老四。她心裏一機靈，不朝着沙發椅子行禮，却直奔趙老四那兒去。趙老四笑着打了個哈哈，停着胡琴，站了起來道：「這是使不得，那有衝着台底下叫崇老伯的呢？」這一說，滿屋子裏人哄堂大笑起來了。玉和雖是沒有什麼快感；有了這樣的趣事，也就發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桂英一想，這真不成話說，於是跑到沙發椅子上坐着，將頭枕了椅子靠背，也格格的笑了起來。秋雲笑道：「真糟，越來越不是那麼一回事。」我說你先別做身段，把戲詞溫一溫就得了。」趙老四道：「對了，身段不打緊，鑼鼓一響，唱熟了的人，自然會上規矩。我說你還是把那段反二簧唱上一唱罷。」秋雲道：「對了，桂英是這段反調唱得最好，好久沒有聽唱過，今天你

高興，何不就來上一段呢？桂英也覺得兩三次唱，都沒有唱好，這次再不唱得好好的弄回一些面子來，讓趙老四說了出去，那真成了笑話了。於是自己起身，倒了一杯茶來喝着，笑道：『這一段反調，再要是唱不好的話，我就不唱戲了。』這回她下決心，將臉掉過去唱着。胡琴一拉，她就預備張口。然而這反二簧的胡琴聲，又引起了她一種莫大的印象在腦筋裏。記得和林子實告別，曾唱過一段喜調，又唱過一段悲調，假使當年嫁了林子實，自己何至於受這些痛苦？就是玉和他不娶我，也許現在還在做官，這真是兩下都走錯了路。她如此想着時，胡琴的過門，已經拉完了，趙老四道：『姑奶奶！你到底唱不唱呢？』桂英這才省悟過來，把張口的所在，就誤過去了，因道：『我怕這項又忘詞了，所以先默着想了一想，你拉過門罷。』桂英一橫心，不想了，隨着胡琴唱了起來。這回她臉背着人，更沒有去管玉和是何種態度，總算唱平正了。只是她唱的時候，嗓子裏依然不住的哆嗦着。反二簧本來是淒涼的調子，加上桂英心上有事，唱得就格外淒涼婉轉，動人極了。她唱完了，回過臉來，秋雲道：果然唱得不錯。可是有一層，你嗓子好像有些哆嗦，你是成心這樣呢，還是無意的？』桂英道：『是嗎？我嗓子哆嗦來着嗎？』玉和插嘴笑道：『有一點，大概你心裏有些害怕吧？』桂英道：這是笑話，我唱了這些年的戲，上絃子那還會害怕呢？』秋雲在一邊聽到，心裏可就想着，可不是害怕，不過怕的是丈夫不高興，並不是怕上絃子。趙老四看秋雲沉吟着，倒誤會了，因問道：張太太也來一段吧，你消遣什麼？』秋雲看到桂英唱戲，對於玉和，總有些害怕

的樣子，那麼，自己唱戲，恐怕張濟才也未必高興，這就向他道：『咱們兩個合唱一段，你看好嗎？張濟才唱戲，向來受夫人的指摘，說是全不是那一回事。今天難得夫人如此高興，倒叫自己陪着夫人唱，不由得笑了起來道：『好哇！有什麼不好？咱們唱什麼？唱什麼罷。』秋雲笑道：『我從來不和你配戲，一配戲，就罵奸賊罵了起來，那也不好。』張濟才見夫人如此體貼，更高興了，搔着頭皮道：『就讓我唱幾句大花罷。咱們合唱別姬。』秋雲道：『怪喪氣的做那個楚霸王。咱們合唱梅龍鎮得了。』張濟才樂得張開了他那張闊嘴，笑道：『好！就是那麼辦，就是那麼辦。』於是趙老四掉轉身來，和張濟才夫婦拉起絃子來。玉和擰了頭，向二人看着，心裏這就想着：同是一樣的娶坤伶做媳婦，張濟才就那樣快活，我就這樣受罪，這決不是我們夫妻之間，有了什麼隔閡，就爲着少了幾個錢罷了。誰能說，愛情是不需要金錢的？他心有所思，外面就不免也跟着表現出來，於是咳的一聲，嘆出一口氣來。那擰了頭的手，也就放下來，在沙發上拍了一下，這讓大家都吃驚了。

第二十八回

情敵難忘借杯澆塊壘
醉鄉堪老酣睡是生涯

在座的幾個人，這時都正高興着，玉和突然的嘆出一口氣來，大家都有些愕然了。就是趙老四拉着胡琴，也聽見了，他覺得也是奇怪，猛然的將胡琴停住，却向了玉和望着。玉和見大家都向他楞着，才省悟過來，便笑道：「沒有什麼關係？我看到濟才會唱戲，我想着有些慚愧。」張濟才道：「這倒怪了，我會唱戲，你會慚愧，咱們也想搶這兩位老板的生意嗎？」玉和道：「不是那個意思，我想你們兩口子多快樂，我這兩口子多整扭，同是一個人，苦樂這樣不均，總而言之，還不是有本事無本事之別嗎？所以我就跟着嘆下一聲了。」他說着這話，張濟才就無話可說的了，因笑道：「你又耍發牢騷。」桂英本來一手搭在椅子背上，托住了自己的頭，微偏着眼睛看濟才夫婦唱戲。現在玉和說出這種話來，濟才聽了不要緊，若讓趙老四把這話傳了開去，却與自己的面子大有關係，便正色道：「你爲什麼老說這樣的？你不過二十多歲的人，由南混到北，大小衙門都辦過事。談舊學你很不错，談科學，你還是個工業人才，也儘夠了。就因爲政局變化了，歇了幾個月沒就事，這算什麼？爲了政局沒有事的人，全國不下十萬哩，那都是沒有本事的人嗎？以後別這樣發牢騷了，讓人聽去了，是一樁笑話。」桂英說話時，那

雙眼睛，不免在趙老四身上看了好幾次。趙老四恰是注意到了，心想着我們這白老板，是個有心眼的人，她聽了王先生的話，那雙眼睛，只管望着我，瞧她這意思，怕我說什麼啦。便站起來笑道：『王先生真客氣，您都要這樣說，我們靠了一把胡琴到處找老板，吃一飽，穿一身，這不算人了。哈哈。』他一面說着，一面在大腿上提起了胡琴袋，將胡琴套上。笑向張濟才道：『改日見罷，我還有個地方要去呢。』秋雲看玉和那個樣子，簡直不是心事，若是繼續的談了下去。更會讓玉和發牢騷了。便向濟才道：『你和王先生出去喝兩鍾罷，和他解個悶兒。』張濟才對於夫人的命令，真是聖旨一般，立刻揣了錢，就和玉和出門。趙老四聽說是喝酒去，也想蹭兩杯酒喝，慢慢吞吞的走着，和張王二人一同走出門來。走了不多遠，有一個卅多歲的漢子，由人力車上下來，正要向一個人家去敲門。那趙老四看到，却丟了張王二人，搶上前去叫道：『林二爺！幾時回北平來的？』他笑着答道：『回來兩個禮拜了，你現時在什麼地方就事？』趙老四道：『閑着啦，二爺給我們想點路子罷。』他二人說着話，已經站到一處，看張濟才臉上的顏色，却有些不自然，他道：『咱們走這邊罷。』這裏正是一個橫胡同，張濟才拉着玉和，就走向這邊來。這林二爺三個字，壓到玉和耳朵裏來，有好些個熟，這不就是桂英從前一個好朋友嗎？看他那樣子，很想和濟才點個頭，因濟才偏過臉去，所以中止了。此其一也。其二呢；張濟才見了他，心上大為不安，而且拉着自己避開來走，這不是爲了我的嫌疑，爲着什麼？玉和仔細一想，這不成問題，必是這個關係無疑。他不想便能，一想

之後，竟也是在身上，一陣陣冒着熱汗。跟在張濟才身後，糊裏糊塗的，却不知道轉了幾個彎，走了幾段路。張濟才笑道：『我們就是這裏罷。』玉和抬頭一看，這才知道到了酒館門口了，笑道：『我真要擾兩鍾嗎？』張濟才道：『你都到了酒館門口，難道我還能冤你。你這樣說了，我倒要大大的請你一番哩。』說着，他走進酒館子裏去，一迭連聲的，就叫找雅座。玉和他高興的樣子，似乎有些勉強做出來的，這也都看在眼裏。二人要了酒菜，隔了一隻桌子角坐着。張濟才提起酒壺來，向玉和杯子裏斟上了一杯笑道：『老弟，喝！今朝有酒今朝醉，別發牢騷。』玉和用杯子接了酒，點了點頭端起來一飲而盡，用快子敲着棹沿，吟了袁子才的詩道，「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天河。」張濟才望了他道：『你說什麼？』玉和笑道：『唱兩句兒解悶。』我們就這樣吃着，不等趙老四嗎？』張濟才道：『這小子蹭吃蹭喝，我最討厭這種人了。別理他。』說着，扶起筷子來，將筷子頭連連在菜碟子裏點了幾點，只管叫吃。玉和吃是吃，可是也不能停止問話，笑道：『大概他又貼上那位林二爺了。』張濟才很愕然的樣子，手捏了酒杯子，待喝不喝的，望了玉和道：『你認得他嗎？』玉和很自然的吃酒，筷子擡着碟子裏的菜，微微的笑道：『我怎麼不認識他？他不是與我有點關係嗎？』張濟才低了聲笑道：『你可別瞎說，他和你會有什麼關係？』玉和端起杯子來，將裏面大半杯玫瑰酒一飲而盡，笑道：『我們是三角戀愛。』張濟才真不料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先看了他一眼，見他臉色自若，便笑道：『就算三角戀愛，他也是個失敗的人啦，你還惦記

着他？」玉和道：「我才不惦記他呢，你瞧我提過他一次嗎？大概你和他很熟吧？」張濟才道：「以前聽戲，常在戲館子裏會到，點頭之交罷了。」玉和笑道：「桂英上了台，他又可以去捧角了。」張濟才道：「他事情很忙，新娶了家眷，相處得也很好，他不會像以前那樣愛聽戲了。」玉和道：「桂英和他，總也算是一個朋友，朋友重上舞台，捧捧場，這也是應盡的義務。」張濟才道：「我就決定了你們太太不會請他來捧場？」玉和笑道：「這個，我倒無所謂；登了台唱戲，總是要人捧的。」張濟才默然了，他繼續的喝了兩口酒，又吃了幾筷子菜，然後向玉和笑道：「你們太太那天拿了 you 一封信到我家來，提到唱戲的事情。我當時真不好說什麼？我贊成吧？恐怕你心裏難受。不贊成吧？你們到了這個節巴眼上，除了這麼辦，也沒有再好的法子。由十二點來，她談到三點才走，我們也解決不下來這件事情。」玉和聽了這話，不由心裏動了一下。那天桂英到張家來，自己不好意思陪伴了來，到了晚上打一個電話給張家，只聽說早回去了。却没有說幾時走的，到家和桂英談起，她却是很晚回家。張家到林子實家，只隔一條胡同，不要是那天，也像今天一樣，她在路上，遇到了林二爺了吧？心裏如此想時，便是一陣紅熱，飛上了臉腮。好在自己正喝着酒呢，縱然有些紅，這也可以說是酒色，不必去遮掩了。這就笑道：「我們自己，事到臨頭，也是拿不定主意，那天桂英不但是到你們這兒來請教，也去問過別人家去請教過的呢？張濟才道：「我想，她也一定會去找別人的，別人都怎麼說呢？大概都是勸她上台的多吧？要不，她不能把這件事決定了。」玉和

道：『其實也用不着向人去請教，沒有飯吃，肚子會教你去這樣辦了。』張濟才道：『那天我也和她出了兩個主意，第一呢：就是你兩口子，住在岳家，先別搬出來，總還要王白兩家合起來做事。當日你太太不唱戲了，以爲行頭沒有用處，全交給了你們外老太太，於今知道這東西值錢了，可是你要是不跟外老太太合作的話，她未必肯把行頭全給你們吧？第二呢：你太太當年唱戲，北京地面熟人太多，還是給人打招呼呢，不打招呼呢？我勸她先到天津去唱。今天這兩層辦法，她全贊成了。』玉和端起杯子來，放在嘴唇邊碰了兩下，微微抿了一口，又停了一會，才放下酒杯子來，嘆了一口氣道：『既然是讓她出來唱戲，我還掙什麼硬氣？要什麼面子？凡事都由她去作主罷。』張濟才看他這個樣子，也是覺得可憐，便向他杯子裏斟了一杯酒，笑道：『我們先喝酒，別說這些了。』他放下酒壺，將酒杯立刻舉了高過鼻尖，向玉和望了道：『喝！一醉解千愁。』玉和也就跟着舉起杯子來，笑道：『我也想破了，喝！』他端起杯子來，就一口喝乾，而且向張濟才照了一照杯。張濟才向來就貪兩口酒，今天又是和玉和解悶來着，更不能隨便了事，因之二人吃一壺添一壺的，二人差不多喝過了一斤多酒，還是玉和覺得臉上狂熱得難受，就向濟才道：『酒夠了，別喝得太醉了，回去撒酒瘋。』張濟才手按了酒杯笑道：『你既然說酒夠了，咱們不是外人，我也不勉強你再喝。可是……』說着哈哈一笑道：『別管怎麼着，你可不能撒酒瘋。我是請你出來解解悶兒的，結果，倒弄成我挑唆是非出來了。』玉和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些幌動，兩手按住了桌沿，只覺兩隻腳虛飄飄的

，好像自己是站在棉絮上，四週都是搖動的，自己有倒下去的可能。於是手扶了桌子，又坐下來，搖了兩搖頭，笑道：『糟了！我醉了。』張濟才也是向來沒有看到過玉和喝過這些酒，他說醉了，不會是假話，這便笑道：『這可是我的不是，怎麼老灌酒你喝，這樣罷，你別吃飯，叫伙計們切盤水果來吃。』玉和手扶了桌沿坐着，沒有作聲，定了神，微閉了眼睛。停了一會，慢慢的站了起來道：『都不用了，叫一輛車子拉我回去睡覺罷。』張濟才心想：這可糟了，是我不該勸他酒，把他灌醉了。笑道：『你真醉了，別在車子上栽了下來，雇輛汽車送你回去罷。』他於是叫伙計打電話叫了一輛汽車來，自會了酒錢，親自同車送玉和回家。他們到白家時，桂英還沒有回來，張濟才少不得將玉和送了進去，就對朱氏說：『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二人談得高興，他多喝了兩鍾。』朱氏對於這位姑爺，就是那麼一回事，喝醉了回來，那是太高興了，回來了，讓他躺着也就完了，也只泛泛的和張濟才道了聲勞駕。張濟才料着這位岳老太太對於姑爺，不會怎樣的留意，也不敢多坐，立刻坐了汽車回家，把桂英送來。當他回家進房時，玉和鞋子也未會脫，和衣躺在床上。滿屋子都是酒氣，床面前放了一個痰盂，裏裏外外，全是嘔吐的髒東西。桂英叫了兩聲玉和，他緊閉了雙眼，在床上躺着，却未曾答應，桂英連忙將毛孩子放在搖籃裏，舀了一盆溫水來，擰了一把毛巾，替玉和擦了一把臉，然後將痰盂子捧出去倒了，把地掃了，點了兩根安息香，放在小花瓶子裏。這才坐到床面前，將玉和的額角和手心，都摸了一遍，覺得他並沒有什麼燒熱，實在是喝醉了，這就

放了心。玉和這一場大睡，却睡的時間不少，直到吃過晚飯以後，才翻了一個身。那時，桂英要招呼醉人，也要看着小孩子，手上拿來一本書，靠了床欄杆坐着看。一隻脚伸在搖籃的推輪上。將搖籃待推不推的，正把手上的小說書看得入味。却聽到玉和口裏呶呶了一陣，忽然叫起來道：「什麼林二爺林三爺，不過是捧角的罷了。他別撞着我！」說畢，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桂英聽到他說出這句話，倒以爲他醒過來了。及至他又翻了個身時，便不說什麼了，連忙推着他的身體問道：「你說什麼？」玉和睡得正熟，却未曾答應。桂英兩手按在床褥上，望着玉和的臉不由得發了呆，心裏這就想着：他何以忽然提到了林子實，莫非今天喝酒的時候，張濟才和他提到林子實來着嗎？自己和林子實，早是恩斷義絕，毫無來往，濟才爲什麼提到他？他爲了唱戲這個問題，夫妻之間，正不免發生了一點裂痕，再要有人加上兩句閑話，挑動彼此的是非，那將來的感情，就不可以形容，勢非決裂不可！這樣看起來，自己還是不唱戲罷，沒有吃飯事小，喪失夫妻的感情事大，等他醒過來，我就這樣斬釘截鐵的給他說明白着就是了。桂英是這樣的想着，兩手撐住了床，望了玉和的臉，只管發呆。正在這時，却聽到大福在院子裏叫起來道：「大姑奶奶在家嗎？」桂英聽他的聲音，來的是那樣猛烈，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立刻跑出屋子來，向他問道：「叫我……」這一句話還不會問完，却看到桌子上放了一個大包袱。包袱不會包得完全，在包袱縫裏，露出一只花衣裳的襟角來，這分明是戲衣，却不知他從何處得來的。便問道：「這是行頭，那裏來的？」大福道：「是你的行

頭呀？過年的時候，債逼得很緊，一刻兒外面挪不動錢，我想家裏放着你那些行頭，放着也是白放着，不如把它當了，挪出幾個錢來。因爲這樣，所以拿出去，一共當了一百多塊錢。你說要唱戲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麻麻糊糊的，就沒有敢作聲，這兩天聽到你說唱戲的話，一天比一天見真，我想這行頭實在不能再就擱了，只得跑到外面去，東拉西扯，湊了一百多塊錢，把你的行頭全贖出來了。你瞧我作事怎麼樣，總算對得住你吧？桂英倒不料他不聲不響的，却花了這一筆下去。聽他說的話看他情形，這事却不會假，因向大福道：『只行頭你是贖出來了，你現在要我拿出這筆錢來，我可拿不出來。大福道：『只要你唱戲，還怕你還不出這筆錢來嗎？』桂英聽了這話，自己未免楞住了，許久的時候，才向他點了一個頭道：『那麼，到要多謝你的好意思。』大福看到桂英淡淡的樣子，以爲是不高興他把行頭當去了，就笑道：『你別不高興，所有當去了的行頭，現在都贖出來了，你要唱戲，反正誤不了你的事也就得了。』桂英微笑着，也沒有把這話加可否。大福不知道桂英是何用意，背着包袱進去了。桂英依然走回房來，坐在床面前，因爲小孩子哇哇的哭着，這却把玉和驚醒過來了。他睜眼一看，屋子裏電燈亮着，這就向桂英道：『了不得，我這一場覺，睡得時候不少，天都黑了。』桂英微笑着道：『對不住，孩子把你吵醒了。』玉和揉着眼睛，踏了鞋子下床，就拖了洗臉架上的手巾頭擦了兩把嘴，微笑道：『到了這般時候，我還不該起來嗎？』桂英一面和他說話，一面哄着孩子在懷裏吃乳。笑道：『你也是餓醒了。』玉和伸了一個懶腰，坐在對面椅

子上，頭靠了牆，微笑道：『我還沒有醒過來呢。』說着又打兩個呵欠道：『你好久沒有給孩子乳去吃嗎？我睡過去了，是一切都不知道。』桂英道：『我看你醉得這個樣子，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自己也像醉了一樣，只管向你呆呆的看着。』玉和笑道：『和張三爺三言四語的說得高興了，不覺就多喝了兩杯。其實也不是怎麼的大醉。只怪我的酒量小，太禁不起事罷了。』桂英默然着，用手摸摸孩子的頭髮，又扶起小孩子的小手，在鼻子尖上聞聞。這時，她的臉當然是看着小孩子。就不朝着玉和。許久，她就低了頭問道：『張三爺請你吃飯的時候，和你說了一些什麼事情來着？』玉和道：『並沒說些什麼。』桂英道：『難道你兩個人，吃了個不抬頭，就沒有說一句什麼話嗎？』玉和道：『說是說了一些閑話，東一句西一句，說的一點次序沒有，過了身，我也就忘了。』桂英道：『提到了我唱戲的這件事上來沒有？』玉和道：『他不是怕我發牛騷，要我去喝酒解悶的嗎？那還能夠提到唱戲的事？』桂英道：『真的，一個字都沒有提到嗎？』她說着這話，把頭低下去，牽起小孩子的手在鼻子上聞着。玉和道：『既然，願意提到這件事，當然就一個字也不提。』桂英明知玉和濟才那一番談話，不但是會提到唱戲這個問題，恐怕一定提到了林子實。要不然，他睡夢裏何以會說到什麼林二爺林三爺哩？桂英心裏想着，自然也就是不住的低頭去想着。玉和向他看了許久，已經知道他心中那一番爲難的樣子。便道：『事到於今，你不必三心二意；預備去唱戲就是了。關於這一點，我決計不反對，你放心就是了。』桂英道：『真是的，現在我也鬧得勢成騎虎，不

唱戲也不行了。你總可以知道，戲館子裏，那個田寶三，他來找了我好幾趟。你看大福，他也把當的許多行頭也贖出來了。假使我不唱戲，他們都得和我搗麻煩。所以有些事，我也竟自己去籌畫着，並沒有來告訴你的原因……。」玉和笑道：「我很明白，用不着你來解釋。其實你告訴我，那也是白告訴，對於唱戲的事我是完全不懂。」桂英聽着玉和的話音，簡直是毫不介意，就是看他的顏色，也好像很坦然的，似乎不是作偽的，夢裏的話，也只好不去追究了。在玉和方面，他又有他的一番思想，聽得桂英說，有些事，她已經籌劃過了，那麼，那天到濟才家所剩餘的工夫，一定也是到別處去籌畫唱戲的事，她雖然不會公開說出來，事情是可想而知。無非籌畫贖行頭，要人在打泡的日子捧場，假使她是到天津去唱戲的話，必定是找人寫介紹信。一個唱戲的人，這都是免不了的行動，假使自己要干涉她的話，她只好不唱戲了。玉和既然如此想着，他也只好一橫心，一切不管。假使桂英一個月能掙幾百塊錢，那就忍着週年半載後等手邊有了現款，再作計較。於是他就決定了態度，只是笑嘻嘻的對了桂英來掩蓋他那不願意和難為情。這天晚上，隨便談了一些話，也就算了。到了次日，還不會吃午飯，桂英就說，要去找田寶三，自己到天津去唱戲，是不是能叫座，可沒有把握，總得叫他大大的鼓吹。玉和聽說，也沒有置可否。一會子工夫，朱氏却把桂英叫去咕嚕了許久。玉和一想，這明明是避着我的事了。桂英走後，他又想起，那天她初次到濟才家商量這事，三點鐘就走了，然而她却是一整天都在外邊，還有幾個鐘頭，究竟是幹什麼去了？她有了

地是我的事，由我來打掃乾淨罷。」他說着話，腳伸下床來，就踏了鞋，滿屋子去尋找。桂英兩手攙了他，讓他依然在椅子上坐下，笑道：「笑話了，你弄髒了屋子歸你掃，我弄髒了屋歸我掃，若是第三個人進得屋子弄髒了，那該歸誰掃？」玉和道：「從此以後，你是掙錢的人了。」桂英道：「快別說這話，難道我掙錢，就該罰你在家裏做這些事不成？」玉和笑道：「不是那樣說，你出去作事，回來又要你作事，我心上也有些過不去。」桂英笑道：「無論怎樣苦，反正也比在鄉下的時候，舂碓推磨強得多呀。」說到了這裏，玉和一笑，他就無可說的了。偶然一看桌上的鐘，却是三點多了，心想：這一覺睡着時候不少，一餐午飯，就是這樣的睡掉了。提起來，大福爲人，未免可惡，知道我在家裏，爲什麼不叫起我來吃午飯？這樣想着，坐在床上，只管低了頭望着地板。桂英却是不聲不響的，已經把屋子收拾乾淨，她因忙着一陣，彷彿身上出了一些汗。看到洗臉架上，還有一盆乾淨水，於是捲了兩隻袖子，兩手扯下毛巾，按到水盆裏去，兩隻眼睛可就只管向架子上方鏡子裏面看着，玉和見他鏡子裏的面孔，未免尖削了一點，因之眼眶子大了起來，兩個顴骨，也微微拱起。因之歎了一口氣道：「爲誰憔悴爲誰容？」這一句話，在一部新編的戲詞裏，却是用過，桂英很明白他的意，向着鏡子裏點頭道：「你借着文章發牢騷，有時我也懂得的。你問這話，難道不明白我都是爲着誰嗎？」玉和笑道：「我怎麼不明白？我正是爲你這樣歎着氣。」桂英道：「不然，這一句話，應當在你待我不好的時候，我反問着你，怎麼倒要你來問我呢？老實說，我早已就有

後悔的心事了，覺得不該要唱戲，可是到了現在，車成馬就，全退不回來了，『玉和搖着手道：『快不要說這話，你要說這話，倒好像我有什麼從中攔阻的意思似的，那不是有心讓你進退兩難嗎？』桂英聽了他這話，雖然還想說什麼，然而觀察他的意思，已經是十分委曲求全，心裏頭也就不忍再說了。玉和也將冷手巾擦了一把臉，又倒了一杯涼茶漱了口，對着鏡子，牽牽衣領，微笑道：『睡覺睡大發了，把午飯就誤了，我出去吃個小館兒去。』桂英道：『你身上帶着有錢嗎？』玉和也不會答應她的話，已經是走將進去了。玉和一路走着，一路心裏默想着大福和岳母，都可惡，明知道我沒有吃飯在家裏騎着，他們並不叫我吃飯。桂英去唱戲也好，他掙來的錢，是可以讓我聽便使用的，至少每天吃兩餐飯是不至受氣的了。至於心裏所放不下的一切事情，那總是男子多疑了，請問有幾個女人，能夠像她那樣和丈夫同甘苦呢？不要去想那些了，還是上街找點東西吃。人到了這個時候，只有自己安慰自己。心裏想着，已經到了街口。順步走進一家小飯館，本來想吃碗炒飯，也就算了。剛一落座，伙計送上杯筷來，順便問道：『喝酒嗎？』玉和道：『也好，四兩白乾，炒一碟牛肉絲。』一會子酒菜擺上來，玉和一個人，坐在一間小雅座裏，又慢慢的想着心事，覺得這個社會，只有金錢是好東西，沒有錢便有天大的本事，也要受人家的氣。好！我還是讓媳婦去唱戲，她有了錢，我自然有辦法。別何必去管。他如此想着，就不住的斟酒喝，不知不覺之間。把四兩白乾，喝了個乾淨。宿酒未醒，又加上了新酒，心裏更是昏沉沉的了。這樣一來，倒不敢吃飯，

下了碗餛飩吃，便回家去。也不知桂英抱着孩子到那裏去了，房子裏靜悄悄的，正好睡覺。於是摸上床去又睡了。這一天，只兩頓酒，兩場睡，便混了過去。到了次日上午，他回想過來，這倒是個辦法，長日迢迢，只有在醉中渡過去爲妙。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也不告訴別個，自己便悄悄的買了一茶杯白乾回來，拿到桌上來喝。朱氏見玉和兩三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倒有些奇怪，便問道：『怎樣啦？姑爺！這兩天你到喝上了。』桂英正坐在玉和的對面，心裏這就想着：我且看你是怎樣的答覆？玉和不慌不忙，端起杯子來，抿了一口酒，却笑道：『我這是喝藥，不是喝酒。我有個朋友，是當大夫的，他說我寒氣重，讓我常喝酒呢。』朱氏道：『四月天氣了，還會有什麼寒氣？』玉和也不加以辯正，只管微笑着喝下去。等他酒喝足了，桌上菜也光了，大家也下桌了。玉和到不在乎，盛了一碗飯，將各碗裏的殘湯剩汁，都倒在飯裏，也不用菜，連湯帶飯，一口氣就吃完了。桂英在一邊看到，心裏很是不過意，走回房來，又見他枕頭疊得高高的，在床上睡了。這就向床上問道：『你這是作什麼？天天喝醉了就來睡。』玉和微笑着道：『大長天日子，一點事沒有，怎混得過去？喝幾兩酒，床上一躺，花錢不多，足夠舒服的了。有兩句現成的詩，只要改一個字，我就用着了。我是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從今天起，假使每頓給我四兩白乾，一包大花生，就是這樣到死，我也不想別的了。』桂英明知道他是發牢騷的話，可是自己却不能用什麼話去安慰他，只好向他笑了一笑了事。而且在這幾天，桂英天天都要出去接洽登台的事情，關於家裏的情形，也不能一一去

過問，玉和既是喝了酒就大睡一場，這分明是他對外事也是概不過問，讓他在家裏清靜幾天也好，等自己登台以後，再來勸勸他，也就是了，這樣一連三四日，玉和都是喝了酒便在家裏睡覺，並沒有出大門一步。桂英回得家來，只和他說些閑話，並不把接洽着唱戲的事去告訴玉和。這並不是有什麼心事要瞞住了玉和，這是她想着，對於唱戲這個問題，他是不願意聽的，將不願意的事，強迫他聽，那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嗎？他如此想着，自然以爲是對的。可是這件事在玉和，却又更引着以爲痛苦了。

第二十九回

宴客避良人強為歡笑
開門迎僮父故作癡聲

王玉和只見桂英一天一天的忙碌起來，却不曾見她把忙碌事情，吐露出一個字來，心裏倒很是奇怪。照說，對於夫人一切的行動，自己都不曾去干涉，那末，自己的夫人呢，也就不應該將外面的事，瞞着不說出來。她既是不肯把外面的事來告訴着，當然，這裏面恐怕也就有不可告人之隱。在這個環境之中，實在無法來自己排遣，不得已，那就還是陸續去過醉鄉生活罷。如此想着，他就把日子分着四分；早上起來，是喝茶看報，這樣一來，就把時間混到吃午飯了。午飯一頓酒，喝完了睡午覺。醒過來之後，在胡同裏溜兩個灣。回家來，再喝些酒等晚飯。晚飯之後，帶了幾分醉意，就到那三等影院裏去，看那一毛錢的電影。桂英也有些看出來，覺得他是存心如此，來消磨時間的。可是自己在這個時候，絕對沒有法子來打退堂鼓，說是不唱戲了。既是不能說，那也只好由他，等着自己上了台，把這陣子應酬忙過去了，再和他開談判罷。她存了這一番心，所以對於玉和始終沒有什麼表示。看看自己登台的日子，越來越近了，這一天下午，她買了一罐牛乳回來，另外還有一個喂牛乳的瓶子，一齊交給朱氏，把小孩子也抱到朱氏屋子裏去，然後梳了頭髮，抹了胭脂粉，又換了一件極時髦的衣服，先在屋子裏打了兩

個轉身，見玉和好好的躺在床上看書，這就是沒有什麼問題了。於是靠了桌子站定，斟了一杯茶，慢慢的喝着，喝完了，將茶杯慢慢的放下，將眼睛向床上微微的瞟着，看玉和有什麼表示沒有？玉和一手彎過去，枕了自己的腦袋，一手捲着一本書，抵在眼睛面前。對於床面前站的這個人，並不理會。桂英見他絲毫不介意，又緩緩的倒了杯茶喝，兩手扶着桌子，想了半天，才道：『玉和！你身上有零錢花嗎？』玉和道：『我身上還有三毛錢，喝酒看電影的錢都有了，我沒有什麼事；你有事，只管出去罷。』桂英又想了想，笑道：『我大概晚上八九點鐘，也就回來了。』玉和何嘗問她幾時回來，她自己說，九點鐘就回來，大概還以為那時候是很早呢。心裏如此想着，就微笑了一笑。桂英到以為他是一番好意，就點着頭道：『那末，我走了。你要吃什麼東西？我給你買着帶回來。』玉和笑着點點頭道：『多謝你。我什麼也不要。』桂英不願再和他說什麼了。第一個大原因，就是怕引着他會發什麼牢騷。現在趁他心平氣和的當兒，大可以走，要不然，又絆住腳了。桂英心裏轉着念頭，在門口找了一輛相熟的人力車，就坐了上去，這車子一直拉到北京有名的一家大館子門前，然後停下了。桂英走進店門來，就向站在門口的伙計問道：『林二爺已經來了嗎？』兩三個伙計站着向她一鞠躬道：『早來了，你請罷。』桂英走在樓梯上，伙計早在樓梯下叫道：『五號！』桂英只走到門簾子邊，林子實就自掀着門簾，走了出來，向她點着頭笑道：『我猜着白老板還有一會兒就來，怎麼倒來得這樣子早？』桂英道：『我自己請客，我怎好不早來？』說着話，走了進來。

林子實先在烟盒子裏取出一根煙捲，雙手遞到桂英手上，笑說一聲抽烟，接着又倒了一杯茶，兩手捧着，放到棹子邊上，向桂英一點頭道：『白老板請喝茶罷。』桂英笑道：『林二爺！這可不對，我是主人，您是我請來陪客的，怎麼倒要您來招待我呢？』林子實笑道：『這有什麼關係，我們是老朋友。我雖不是摩登人物，漂亮話總是會說的，我們老早就很好的朋友。到了現在這年頭男女社交公開，我們更是不分界限，反過來說，今天就是白老板這樣招待我，我也不會怎樣推辭的。』桂英擦了火柴，正坐在棹子橫頭抽煙捲，手撐了下巴頰昂頭看了牆上懸的一副篆字對聯，只管出神。臉上可就一陣一陣的紅了起來。林子實也站在一邊抽着煙呢，看了桂英那種情形，十分的不安，他雖是沒有說什麼，然而自己第二個感想，就跟着來了，大概是自己的話，說得太老實，沖犯了白老板吧？本來人家是有了丈夫有了兒子的婦人了，怎好說人家是朋友？想到這裏，自己臉上，也就一紅，於是向桂英捧着拳頭，作了兩個揖，笑道：『這都是我的不對，我能夠翻出陳賬來說話呢？』桂英這就不看那篆字對聯了，手指頭夾了煙捲，在煙缸上彈上兩彈灰，眼睛可就望了林子實微笑道：『林二爺多什麼心，以為我怪你不該說是朋友這句話嗎？這可奇了，不是朋友，我們今天在這裏相會。那爲了什麼？不是朋友，你又憑什麼幫我請客？』林子實被她如此一駁，却駁得無話可說。不過自己很知道的，桂英那一種不高興而又難爲情的樣子，正是爲了自己說着老朋友那一番話。於是自己倒了一杯茶坐着喝。這個雅座裏，一面是一張圓棹子，乃是擺酒席的。一面是

一張大餐棹子，擺了茶煙瓜子碟，是客人來了，先休息的所在。桂英原是坐在大餐棹子的橫頭，當了王席。現在林子實覺得以遠遠躲開爲妙，也就座在大餐棹子的下橫頭。他第一個感想：很以爲這種辦法是對的，遠遠的離開人家。就算是避嫌疑了。然而他剛剛座下，和桂英對面對的座着，第二個感想又來了；桂英座的是主席，自己座的也是主席，這倒成了吃西餐，男主人女主人那種座法，如何使得？他心裏想着，人正在這兒爲難呢，不料桂英的感覺，比他更是銳敏，已經挪到橫頭邊首席上座了。林子實到了這時，自己挪位置是不好，不挪位置也不好，心裏很是難過。白桂英嗑着瓜子，也沒有話說，雅座裏倒是寂然。林子實覺的這種不是辦法，便想了話來說道：『這些客，大概在家裏還沒有動身呢。』桂英道：『那末，打電話去催一催了。』林子實道：『我已經開過條子，交給伙計打電話去了。』桂英道：『既是如此，我們就等着了。我是沒有事，就是怕耽誤了林二爺的事。』林子實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事。』林子實找出一個題目來，說了幾句話，說到這裏，又感覺得無話可說了。由面前碟子裏，抓了一把瓜子放在棹子上，自己依然伸到碟子裏去，抓起瓜子來吃。桂英嗑了一陣瓜子，又點了一根煙捲來抽着。這樣說來，彼此還是沒有脫離着這無聊的境地。桂英心裏想着，這有點顯着窘，反正是要人家出來捧場，反正自己是耍拉攏的。既然要唱戲，當然就按着戲子聯絡人的辦法前進，還顧忌什麼？如此想着，噴了一口煙出來，又倒了一杯茶喝，這就向林子實道：『林二爺！您別以爲我現在是人家的太太，就不把以前待我的那番交情拿出來。』

是我做了太太，您還把我當個好朋友，那才見得你以前和我交朋友，沒有什麼假意。」林子實連連的拱着手道：「言重言重！」他除了說言重這兩個字而外，也沒有別的什麼話說。桂英說完了這句話之後，她的態度立刻就變了，於是拿了一枝煙捲，笑嘻嘻的就送到林子實面前。向他道：「您抽煙捲罷，現在我要開始作起主人翁來了。」她見林子實嘴裏啣着煙捲，就拿了一盒火柴在手上，擦了一根，要和人家點上煙捲。林子實說了一聲不敢當，不肯去就火。桂英兩個指頭，鉗了一根火柴，總不肯收回。一直等這根火柴燒完了，再取一根擦着，復送到林子實面前來。林子實怎能夠再又拒絕，只得將嘴上啣的煙伸了出去。接着了人家的火，然後彎了腰，向着她道謝？桂英笑道：「您別道謝，我不過勞着您的駕，試驗試驗，我懂不懂招待。請您寬寬馬褂。」林子實倒以為她真是要練習練習，就把馬褂鈕扣解了下來。只等他鈕扣一解，桂英立刻站在他身後，兩手代脫了下來，就要向衣架上掛去。就在這個時候，恰好是有個人在門外喊道：「這屋子裏是白老板請客嗎？」桂英正想答應一句是的，那門簾子一掀，已經有一個青年人鑽了進來。他身穿一件綠綢夾長衫，外罩青色團花毛葛馬褂。頭上戴了烏紗印壽字花的圓形瓜皮小帽，上面還頂着一個小小的紅絲線疙疸。這人的面孔，雖然很白，然而兩隻眼睛的下面，可有兩道青紋。加上兩隻肩膀向上扛起，越發形容得出這人是個貧血的衣裳架子。林子實道：「我來介紹介紹，這是柴仰韓八爺。」柴仰韓却不待林子實說了出來，兩手抱着收合起來了的一柄摺扇，向她連連拱了幾下手道：「白老板！我是久仰的了。」

，咱們倒短見。」白桂英在北平社會上很有一番經歷，久在娛樂場上週旋的人，當然是不能不認識。這柴八爺是個富商之子，除了一切男女聲色之好，他和常人一樣，都不能避免而外，還有奉送照相和騎大象兩種嗜好。他家裏在暹羅買了一對大象來，夏天還罷了，冬天把象關在一間裝熱氣管，而又帶游泳池的屋子裏。這該要多少錢耗費？他不論見着什麼人，或者到什麼新鮮地方去，都歡喜照相。而且他和誰照相，就把那相片子洗個十張八張送人。他自從照相以來，也不過三五年，都在一家照相館裏沖洗，那底片的號碼，已經是超過了五萬號，這數目豈不可以令人驚異一下？一個有這樣種種嗜好的人，聞名而未相逢的人，一見之下，當然少不了有一番注意的了。桂英自也少不了有這一番好奇的心事，向柴八爺臉上看着，然後微笑了點道：「這就是柴八爺，久仰久仰。」柴仰韓拱拱手道：「白老板的戲；一年前，我們是常聽，真好。」桂英一面說着話，一面替林子實掛衣服。回頭看時，柴八爺却也在脫馬褂。她心裏一機靈，待貴客要平等，立刻就走過來和柴仰韓掛馬褂。就在這時，又進來兩個人，一個是穿淺灰西裝的，一個是穿寶藍色湖綢長衫的，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取下帽子來，這不用提，完全是頭髮光滑得可以照人的，桂英一想。和別人脫過馬褂，當然，和這兩位先生，不應當置之不理，也應當接過帽子來，代掛一下，於是迎向前和二人點頭道：「未請教過兩位貴姓？」那穿西裝的笑道：「白老板是貴人多忘事。我在汪督辦手下當過祕書，同席不止一次。」桂英哦了一聲笑道：「哦！我記起來了，您是張子超祕書。」張子超伸了手，拍着穿藍長

衫那人的肩膀，笑道：『這位就是邊永安二爺。他票青衣，上起場來，準不在白老叔以下。』邊二爺笑道：『開什麼玩笑？新見面的朋友，就是這樣鬧着玩。』桂英伸着兩手，已經把他兩人手上的帽子接了過來，微笑道：『沒關係。一回見，二回就熟啦。以後還要請各位多捧場。』於是掛好了帽子，趕緊敬茶敬烟。接着又來了四位客人，大概不是小官僚，就是大富商，都是有錢與有閑階級。桂英一一招待入座，然後就擺起席來。今天所請的客，都是林子實的熟人，他知道張子超在天津市政府有勢力，許多地方，可以幫桂英的忙。柴仰韓在平津有大字號，一花兩三千塊錢不在乎，只是要圖一個熱鬧而已。所以他讓張柴二位在上面首二席上坐着，其他的客，只好讓他們紛擾一陣，自己去各佔一席。林子實本人，這就說不得了，自然是坐在主人的旁邊，當一個準主人。那位柴八爺對於酒菜，只不過略吃了一些，這因為他家中廚子作的菜，也許比這好些。他燃了一枝烟捲，只是和棹上的人談東說西。那個邊二爺，說着一口道地的旗族京話，表現出他是個皇帝後代來。他笑道：『在北京城裏住慣了，那兒也不願意去。可是偶然出一趟小門兒，逛那個十天半月回來，可真有趣。白老板在天津露（讀作漏）的時候，也許我到天津衛去玩兒個一趟。』桂英笑道：『那敢情好。請您多捧場。』邊二爺道：『到天津去，就您自個兒去嗎？』桂英笑道：『我算老江湖啦，出門那還用得着人帶。』邊二爺笑道：『你們先生也放心嗎？他總得跟了去才對。』桂英不像別個女戲子，不肯說自己有丈夫。可是人家提到了她的丈夫，她心裏就很難受，尤其是林子實在當面的時候，他

總怕人心裏想着：你丈夫養活你不了，你也只好出來再賣唱吧？所以有丈夫儘管是不瞞人，有了丈夫還出來唱戲，他實在不好意思。這時邊二爺一問，不中她不紅起臉來。就笑道：『這解放的個年頭，夫妻們應該分工合作，我去作工掙錢，他有什麼不放心的？警方說罷。丈夫出門去掙錢，作太太的在家裏，能夠說不放心嗎？』邊二爺點着頭道：『這話是對的。不過太太出去找事，總不像老爺出去找事。太太出去找事，容易讓老爺聽了不高興。』他這兩句笑話，何嘗不道着桂英的毛病。不但是找事是丈夫不高興，就是偶然請一次客，丈夫也不高興。自己在這裏笑着說着，他可在家裏愁着躺着呢。於是向邊二爺道：『您說的也是，可是各人的環境不同。』林子實是知道桂英的心事，立刻高舉了杯子道：『咱們先喝這一大杯，且不說別的。』他這個酒杯子舉了起來，可不會放下，這讓全席的人，不得不跟了他一塊兒舉杯子喝酒。那張子超似乎帶了三分酒意，也斜着眼向桂英道：『今天白老板賜酒給我們喝，我們應當感謝。可是主人翁勸酒，自己全不動手，都是林二爺代表，我不敢挑剔，說這是不恭敬，彷彿有點兒美中不足似的。』桂英心裏想着，事到於今，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輩不輩，素不素的，那算什麼意思？於是突然的站了起來，手上按了酒壺，望着大家道：『好！我來敬各位一杯。可是有話在先，我不會喝酒，我只能用一杯，陪大家喝一杯。』張子超軟着脖子，偏了頭笑道：『這可太便宜了呀！你想：你一杯酒拚一棹子七八杯酒，那是什麼算法呢？』桂英道：『我覺得我這個算法很公正。諸位是一杯酒下肚，我也是一杯酒下肚，大家都是

杯酒下肚子去，這不是很平等的事情嗎？」柴八爺拿着手上摺的扇，招了兩招，便笑道：「大家不要鬧，張先生說得有張先生的理，白老板也說得有白老板的理，這樣對峙下去，什麼時候，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倒想得了一個主意，酒呢，大家還是喝一杯，不過我們雖沒有吃虧，白老板可沾了一個大便宜。爲了讓大家滿意起見，我主張白老板把她的拿手好戲唱一段，讓我們大家洗耳恭聽一番。我想這種辦法，在白老板並不爲難，當然可以答應。在我們呢，可以自在的聽着白老板唱上一段，那比在戲館子裏坐頭排還強的多。」大家聽說，也不問桂英答應是不答應，闐闐拍拍，早拍起手來。桂英心裏想了一想，眉毛一揚，笑道：「好的，我就唱上一段。可是我要說明：什麼我也不拿手。諸位愛聽那一段，只管說出來，說了我就唱。」張子超手扶了面前一隻玻璃杯子，五個指頭，上起下落的，打着玻璃響，笑道：「白老板一給面子，就太給面子了。慢說我們不知道白老板是那齣戲拿手。就算是知道，我們憑什麼資格，可以指定了白老板唱。您自己肯唱出的來，那一定就拿手。」座中有人道：「誰會拉絃子呢？」林子實道：「白老板自己就很好。」大家一聽，又鼓起掌來。桂英手提了酒壺走到各人面前，都斟上了一杯，然後走回自己的位子來，在椅子邊站定也斟了一杯，向大家舉着杯子道：「我今天請諸位前來，不敢說是作什麼人情，不過借這個機會，認識認識，作個朋友。以後我上台了，請諸位念在朋友關係上，給我多捧場。諸位覺得我這話並非交淺言深，就請乾上一杯。」說着，先拿起酒杯子來，一飲而盡，然後反過杯子口，向大家照着

杯。張子超陪着她，首先把酒喝了。也對照着杯子，在場的人，看了這個樣子，無論會飲不會飲，也都把酒喝乾了。桂英等大家喝完了，然後才放下酒杯子來，向大家點了一個頭道：『謝謝。』他再也不說第二句話，回頭看到壁上掛了一把胡琴，一伸手就把胡琴取到手裏，然後坐到旁邊一張椅子上去，先拉了個短過門。這就拉着胡琴，張開大嘴唱道：『父是英雄兒好漢。』只是一聲，惹得在座的人，全體哄堂大笑起來。原來她唱的是連環套戲裏的竄二敦。她也不理會衆人，拉着胡琴，把這段黑頭戲唱完了，然後放下胡琴，也是一陣哈哈大笑！索興捧了兩手，高舉過頭，向大家作揖笑道：『沒有什麼可聽的，讓大家聽了，笑上一笑罷了。』男子們調戲女子，總挑那溫柔婉轉的人去玩弄，若是浪漫一些的女子，男子所視為神祕難得的事情，一切都平常了，這就不用着怎樣的迷戀。而况女子把一切事情看得平常了，也許她反而要來戲弄男子。所以桂英的態度一狂放起來，在座的人，也就把調戲的程度，認為到了頂格，不再向下胡調了。桂英一看這些人已入圈套，就放開手段來和大家說笑。這一餐宴會，上半截自己很是苦悶，下半截却也舒服一陣子。宴席吃完，果然是九點多鐘，與桂英的預算相符合，邊永安二爺他臨走的時候，屋子裏只有主人和林子實了。他笑向桂英道：『今天這一餐酒席，吃得痛快之至。白老板登台，我一定捧場。別的能力沒有，我一定包三個廂，包過一禮拜。老林！你瞧怎麼樣？這夠朋友嗎？』林子實連連點頭道：『好的好的，我這兒先替白老板道謝了，』邊永安道：『不用謝，交朋友嗎。除了這個。我還得託朋友在報下捧場呢。』

明天瞧報罷。』說着，他笑嘻嘻的走了。林子實等客走盡了，才叫伙計開賬來，掏出三十元鈔票。來付酒帳，桂英看到，很是過意不去。只說多謝破鈔，林子實道：『一個人，在社會上交朋友作什麼？不就爲了有急事來相助嗎？你先請回去罷，太晚了，家裏……家裏毛孩子餓了，可等着乳吃呢。』桂英聽了這話，心裏又不免難過一陣，然而事實逼人，也只有含混的過去了。當時向林子實道謝一番，不敢再事耽誤，忽忽的就坐了人力車子回家去。他到家以後，走到房門邊，就伸頭到門簾子裏面來看了一看。見玉和伏在棹子上已經睡着，手臂外正還放着一本書呢。桂英悄悄的進房來，把衣服換了，又由朱氏屋子裏把毛孩抱了來，這才叫道：『喂！老這樣睡着不醒，不上床去躺一躺嗎？』玉和依然酣睡，却是不曾醒。桂英抱着孩子，連連碰了他幾下，叫道：『醒醒』，這兒怎麼好睡？』玉和嘴裏，『唔了一陣，然後伸着懶腰抬起頭來，向桂英問道：『什麼時候了？』桂英道：『才九點多鐘，我回來半天了，』玉和揉了一揉眼睛道：我本來打算出去看電影的，吃過了晚飯，一混就是八點三刻，看電影已經是來不及了。因之找了一本書看看，也不知道怎麼着，就睡起來了。』桂英一想，這話簡直就不能向下說。他八點三刻還在看書，九點鐘也許是醒的，自己說早就回來了，這個謊有些撒不過去。於是笑道：『晚上沒有喝酒嗎？』玉和道：『喝酒的，若是不喝酒，會坐在這裏都睡着了嗎？』桂英笑道：『我也喝酒的。你瞧，我臉上不是這樣紅。』桂英以爲說了這句之後，就可以把今天的事略微告訴他一點。不料他並不怎樣的向下追問，淡淡的答應了一聲：『

你在外面也喝了酒。」他說這話時，已經走到床面前去，牽好褥子，展開鋪蓋，放好枕頭，緩緩的解開衣服鈕扣，竟自上床睡了。桂英看到這種樣子，料着肚子裏有話，也是不能向下說，只好不聲不響的，也就悄悄的跟着睡了下去，到了次日起來，自己還是彷彿作了一件不好的事，對玉和不住似的，臉上却不住的泛着紅暈，不敢正面向着玉和談話。玉和倒是什麼也不介意，清早起來，照樣的洗臉喝茶，照樣的看報。直到吃午飯的時候，桂英不會見玉和問過一句話，似乎昨晚瞞着他謔客的事。他竟是一點也不知道。這就心裏坦然了，提心吊胆的一個難關，總算逃了過來了。今天玉和沒有喝酒，吃過飯之後，舀水洗了一把臉，而且將梳子梳了兩梳頭髮，摸得光光的，又找了一件嶄新而又絕無皺紋的長夾襖穿着。自己剛把新長衣穿上，對了鏡子一照，忽然有什麼感覺似的，又把新衣服脫下，將那件穿着在床上打滾的舊夾襖，依然穿起來，梳光了的頭髮，還用手在頭上撥弄了一會子，把頭髮弄亂了。帽子也不戴，就梯踏梯踏，有一腳無一腳的向門外走着。到了門口，兩隻手正把大門向裏拉着，只見一個穿綠綢長夾襖，戴紅頂帽子的人，由一輛油光黑亮的包車上走了下來。他在門外站着，向門裏不住的張望着。玉和見了他那一臉浮滑的樣子，早就是不高興。那人看玉和穿的衣服，很是不高明，而且垂頭喪氣，也不像是個有作有爲的人，毫不介意的，就問他道：「這是白桂英家裏誰？」這句話問得未免太唐突了。無論是怎樣一個解放的人，遇到如此一個油滑的分子，指着愛妻的姓名來問話，當不能絲毫無所動於中，而况桂英這些時候，很忙着在外，險，大

概魚龍混雜，什麼朋友都有。今天這個人，貿然而來，提名道姓的問着，怎能教人忍受？先向那人瞪了一眼。那人似乎也感到自己問話太冒失了，就笑道：『我叫邊永安，昨天晚上我們還和白老板在一處吃飯的。這裏有兩張報，都有我替白老板捧場的消息，我特意送着他來看看。』玉和聽了這一篇話，真個無名火高三千丈。恨不得走上前去，搥他兩下。可是轉念一想，這又何苦。他說昨天還和桂英在一塊兒吃飯的，今天又送着捧場的消息前來，不能毫無原因，也許就是桂英約着他來的，這也只好不說什麼了。他頃刻之間，轉了幾個念頭，當然臉上也就變了幾回顏色，而且也沒有什麼話向邊永安說。邊永安一看他精神不振，衣服破舊，決不是什麼高明的脚色。像桂英這樣唱紅了的人，當然家裏可以用兩個僕役，這也許是桂英跟包的，也許是桂英當差的，和這種人有甚麼可以客氣的。便問道：『我問你話啦，你怎麼老不答應？究竟白老板在家不在家呢？』玉和見他情形，又轉到夜郎自大的那條路上去了。心裏想着：我要說明了來歷，恐怕這門口沒有你站腳的地方，不由得微笑着道：『對不住，我耳朵有點聾，是說什麼？我沒有聽清楚。』邊永安歎了一口氣道：『這真叫活倒霉，說了半天的話，算是和璧子說了。』因又大聲道：『我是邊二爺，問你白老板在家沒有？』玉和笑着點點頭道：『這算我聽明白了，在家不在家，我說不上。你敲門問罷。』他雖這樣說着，把話推辭了，然而邊永安這樣大的聲音說話，門裏邊已是聽清楚了，大福早已趕了出來迎門。他偏認得邊二爺是個有錢的人，老遠的就是一揖，笑道：『原來是邊二爺，希客希客！』玉和

聽了這話，頭也不回，竟自走了。

第三十回

歸去已柔腸何曾奮鬥
別來空忍淚終冒嫌疑

王玉和他不是一個傻子，這樣的油滑少年前來探訪他的太太，他倒可以置之不顧。然他也想着，要干涉，怎麼的去干涉呢？不許桂英接近這些油頭滑腦的青年，那就是拒絕他去受人家捧。沒有人家捧，這戲還唱得成功嗎？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唱戲也不見得完全要捧，有些人也是將真本事去掙來的錢。桂英已經是頭二等角色了，把她的名字，掛了牌子出去，自然有人來聽她的戲，又何必要這些油頭滑腦的人來捧場呢？他一路走着，一路這樣沉沉地想，雖然他的脚步，走的是十分的小，然而已走到了胡同口上了。到了這裏，他不得不回轉頭來向岳家門口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大門口除停下了一輛光亮的人力包車而外，却是別無所有，這要說是什麼可疑，也未免太神經過敏了。這個姓邊的，當然知道白桂英已經嫁人，當然知道她丈夫和她同住在一處。他知道這些，還大模大樣的來探訪桂英，真可以說是目中無人。他怔怔的望了自己的大門口，很想就衝回去，看看那人究竟在家裏說些什麼？但是他的脚步僅僅一移，第二個感想，又跟着來了。家裏還有大福，還有岳母，他們都要出來招待客的，那還有什麼不可對人言的交涉哩？這時衝了回去，徒然是教桂英手足無所措，那又何苦來呢？還是繞一個灣再

回去罷。我就是不滿意於桂英這種態度，那也不要緊，等人走了，我慢慢的和她辦交涉就是了，在這一會子功夫，我又何必去和她計較什麼呢？他如此自寬自解的時候，已經離開了胡同口很遠。他又繼續的想着，有人說了，結婚爲人生之坟墓。這樣看起來，真是不錯。在未結婚以前？自己是個多自由的身體，要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要吃什麼？要穿什麼？一切都可以自主，僅僅是每日到衙門裏去枯坐幾小時的時候，稍微受一點拘束罷了。哦！這也是我要討女伶的結果。假使我以前聽了嚴端甫的話，不和桂英結婚，也許不會受這些個痛苦，若說結婚是爲了愛情，愛情是重於一切的，我算沒有作錯。然而我和桂英的愛情，有些搖動了，我固然有許多地方不放心她，她似乎也有許多地方要瞞着我，愛情原是重於一切，結果是愛情受了一切事情的支配了。果然，像嚴端甫對我那些教訓，實在是太腐化了。可是截長取短，他的話，也有一部分可以容納的地方。可惜我意氣用事，竟把人家的話，完全抹煞了。記得他說過這樣一句話，牡丹花是不應當栽在籬笆下的，於今看來，此話豈不果然？像白桂英這種嬌艷的名花，在家裏應該住着高樓大廈，出門來，應當坐着汽車。可是我這般一個窮措大，那裏有呢？無已，只好把純潔的愛情，來當高樓大廈，只好把誠懇的保護，來當汽車。可是最低的限度，窩頭是要吃的，破屋子一間要住的。然而在你沒有本領去換窩頭和破屋的時候，愛情當不了窩頭，愛情也當不了破屋，於是只好把愛情犧牲了。這樣看起來，愛情是高於一切的嗎？玉和走着路，老是糊裏糊塗的想着，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猛然一抬頭，已將走上大街了。

。自己突然的驚異着、我並沒有什麼預定的計畫，我只管這樣的走，打算到那裏去呢？有了，我不是想起了嚴端甫嗎？我何不去找一找他。雖然他對我不滿，在他寄給我哥哥的信上看起來，他倒是有一句說一句，而且不傷忠厚。這樣的人，除了說他思想落伍，說到處人接物，總還是個忠厚長者。我不妨找他談談，也許有機會，他可以幫我一個忙。如此想着，就向本邑的會館裏來。這位嚴老先生，可算是個老住會館的。這天正在屋子裏寫幾封來往信，玉和叫了聲老伯，一掀門簾子走進來了。這却不由他不爲大吃驚一下，兩手取下眼鏡，捧着袖子，連忙和玉和作了兩個揖道：『啊啲？幸會幸會！請坐請坐！』他彎了腰，支着手，請玉和坐下。他在原位子掉過臉來，向玉和望着坐下，手摸了鬍子稍點了兩點頭道：『很好，世兄還有功夫來看看我，』於是敬了一根煙捲，又將暖壺裏的茶，斟上一杯，送到茶几上去。他見玉和還是很客氣的神氣，就向他道：『會接到令兄的信，說起世兄帶了家眷回平了。令兄難得呀！他雖是鄉下人，見識倒是很開展的。對於世兄以往的事，並不介懷。去年和我通過兩封信，打聽世兄在北平的情形，你想我在世交上。是說好呢？不說好呢？我也只好含糊着回了兩封信。後在他的來信上，知道世兄在鄉下不能安居，他送了你的川資，讓你出來。最近，他又來信，說你在南京無法找事，只得回到北平來。要我照顧。他又曾提到花了一千多元錢的運動費，和你找了一個知事頭銜，問知事可否有希望，若是沒有希望，叫我勸你小就也好。』玉和不覺紅了臉道：『運動縣知事的那件事，是家兄誤會了，現在是什麼時代？還許有這種事實發現嗎？』

嚴端甫手摸了鬚子，不住的向玉和全身打量，然後他就微笑道：「大概你賢伉儷回到北平來，還是很困苦的，現時打算怎樣望下辦呢？」玉和躊躇了一會子，心想着這個樣子，這個老頭子，也許可以幫一點忙，於是把現時寄居在岳母家裏，遭人家的白眼，以及自己想走開，妻女又發生問題。說了一遍。把桂英重要登台的這一節，却隱了不說。嚴端甫點點頭。又微昂着頭想了一想道：「彷彿在那家報上看見過，說是令正又要重出來登台了，這話是真嗎？」玉和道：「她因爲生計很難，有這個意思，不過爲顧全各方面，這事還沒有決定。」嚴端甫取了一根烟捲抽着，噴出幾口煙來，最後他就淡笑道：「據我想：這年頭，什麼也不能大似吃飯，若是現時沒有別的較妥善的法子，暫時上台唱些時候，也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只是……能不能改一改名字上台呢？因爲世兄自己，當然也是要出來作事的，恐怕和你前途有些影響。我們分明知道唱戲是一種職業。可是你要到什麼機關裏去就事，若是有人挑眼，說你家中是吃戲飯的，恐怕就不好辦了？你總不能有了夫人出來唱戲，就不用得找事了吧？」聽這幾句話，說得玉和無言可對。嚴端甫笑道：「說起青年人這些奮鬥的話來，我倒是贊成，你們賢伉儷，也算能奮鬥的。只可惜你們奮鬥得不澈底。你別瞧我老古板，天天看報，這些新名詞，那裏不裝進一半句的到肚子裏去，我用老古套的話說你，你大概不服，我用新名詞來批評一下罷。你們是既要和環境宣戰、又要和環境妥協。這好比無故和仇人宣戰，打到半中間，洩了氣，就當上俘虜了。你說我這話對是不對？」玉和真不料這個搬老頭子，會說出這樣針針見血

的話來，心中大爲感動之下。將手一拍茶几道：『老先生！你這些話不錯，我得根據了你的話，繼續去奮鬥，我不和環境妥協了。』嚴端甫搖搖手道：『老弟台！你別嚷，這也不是一時的事。你還得好好的考量一下，再爲定奪罷。』玉和沉思了一陣，點點頭道：『老先生批評我的話是對的。以後有事請教的話，就請老先生這樣直說。』嚴端甫見他已經佩服自己了，大爲得意。留着他在會館裏吃過了飯以後，方才放走。玉和受了這一種興奮，已不是來的時候這樣垂頭喪氣。覺得人窮到此，就再犧牲一下，也就無所謂。自己從今日起，不再喝酒，另外去找生路，只要找着了生路，桂英唱戲不唱戲這個問題，那就大好解決了。如此想着，熱血重新沸騰起來，就急於要回去，看看那邊二爺走了沒有？他告辭出來，又是那樣的不湊巧，遇着那位曾一度做過媒妁，牽絲未成的馬芸姑了。她正由大街上回來，手是提一籃子菜蔬，跟在一個男子之後，那男子穿的衣服，真比自己還要破舊，然而却笑嘻嘻的，肩上背了一小口袋米，在芸姑面前走。芸姑在身後笑道：『在門口歇一會再進去罷，臉上紅紅的走了進去，回頭我父親又要說我們省那幾個車錢，省得沒有意思了。』那人笑道：『要什麼緊？咱們是貧賤夫妻呀！』玉和真不敢再向下聽了，低了頭，忽忽忙忙的就走了開去。他在回家的路上想着：我若是娶了那位馬小姐，何至於鬧到現在這般情形？我回去和桂英說，我們也搬到會館裏來住，我那怕是去拉人力車，我們必須繼續的奮鬥，決不能夠在岳母家裏，做那寄生蟲生活。他如此想着：覺得理由很充足的，於是壯了胆子回家去。路過琉璃廠，見那些書店門

口：多在黑牌子，門市廣告上。用白粉筆寫了許多革命書籍。這正是北伐軍到了華北以後，帶來的生氣。心想，記得在結婚以前，自己很有革命思想，冒着危險，還看三民主義呢。自結婚以後，志氣漸漸消沉。於今既興奮起來，重新作人，我遠得學習一點革命精神才好。於是在書店裏買了一套當時北平書商翻印的學說帶了回去。他到家以後，却聽得朱氏在正中屋子裏道：『田寶三這回待咱們不錯，居然肯出八百塊錢的包銀。就算生意不好，打個對折，一個月也鬧個四百塊錢，除了各種開銷，怎麼着，一個月也可得二百多塊錢，有這些個錢，每月的澆裹就夠了。』玉和慢慢的走到屋子裏去，却見桂英母女啣着烟捲，分坐在椅子上談話，而且兩個人臉上，都是笑嘻嘻的。這個樣子，就不必去怎樣的打聽，知道他們是十分的歡喜了。本來嗎，在紙面上，每月可收入八百元，這個數目真是太大了。就是以每月實收三四百元而論，這比現在分文未進，要差到那裏去呢？這就怪不得她母女二人笑嘻嘻了。玉和走了進來，桂英先就迎着他笑道：『你到那裏去了這半天，我正等待你商量呢。』玉和故意怔怔的望了她道：『找我商量什麼？』一面把書放在檯上。桂英笑道：『組班的田寶三來了，許了我八百塊錢一個月的包銀，後天我就動身到天津去，孩子我也帶着，已經雇好了乳媽了。在北平這一班聽戲的臭角家，實在也是纏人得厲害，今天那個邊二還跑來了。我要是到天津去唱戲，就可以躲開他們了。你能不能跟着我到天津去玩呢？』她說時眼望了檯上的書。見書面上是中山學說。便沒說什麼。玉和搖搖頭道：『以前是老爺上任帶着太太，於今是太太上任

帶着老爺，這個有些不妙吧？」桂英紅了臉道：「這有什麼不妙？並不是我到外面去掙錢，要在家裏守家，不過是借機會要你去玩兒一趟罷了。」玉和心裏想着：剛是有了收入的數目，就打算玩了。自己的話，也許使太太難堪一點，便笑道：「我和你鬧着玩呢，這兩天，我在北平，有點事情要接洽，過兩天，我自然會去。」朱氏因為孩子在她屋子裏哭着，忽忽的走了，桂英就低聲笑道：「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今天我私自和田寶三辦了一點小交涉，和他借了一百塊錢的祕密債，我分五十給你零用。」她說話時，已經在身上掏出一捲鈔票來，向玉和手上一塞。玉和見她說給錢，就攆過來，大概也是急於表示好感的意。照說，太太未免小視人了。可是人家笑嘻嘻的送着錢來巴結人，還能對人表示惡意不成？也就只好微微的一笑，將鈔票在手上捏住了。他要說什麼時，朱氏已經抱小孩子出來，當然無甚可說的了。自這時起：桂英是更忙了。玉和打算阻止她不要去唱戲的話，也就不知所云的，自然銷沉下去。本來的，在自己被金錢勢力支配之下的時候，能把有錢的事情向外推了去嗎？那沒有別的什麼，依然是去受饑寒的逼迫，去受社會上的笑罵。我在岳母家裏已經住了這些日子了，她縱然藐視我，總是我的岳母，丟臉還不會丟到外邊去。像桂英這樣好的收入，何妨讓她唱幾個月，以便掙起一千八百，把生活問題解決了呢？因為他如此的存着念頭，也就只是終日看了桂英忙進忙出，並沒有什麼話可說。到了動身的這日，在屋子裏桂英私下向他笑道：「真的，過了幾天，你到天津去玩一趟，你看好不好？我們結婚以來，並沒有一天離開過，你沒有離別我

出門去，我倒和你的孩子走了。」玉和笑道：「這要什麼緊，又不是一千八百里的路程，早上動身，上午就到了。」桂英將門簾子放下來，回轉身，兩手握了玉和的兩手。眼睛注視着他的臉，用很柔和而又誠懇的聲音，向他道：「玉和！你能原諒我嗎？」玉和道：「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呢？你叫我原諒你，我倒有些莫明其妙，有什麼事，你需要我原諒呢？」桂英將頭靠在玉和的懷裏，抬起眼皮來望着他道：「你是裝傻呢？還是真不知道？我離開了你去唱戲，能夠不要你原諒嗎？」玉和一手摟了她肩膀，一手撫摸着她的頭髮，也用了很誠懇的聲音來答道：「你若是爲了這件事來求我的原諒，你說了出來，不是更讓我難受嗎？我作丈夫的，不能和你解決生活問題，倒要你自己出來自食其力，我就萬分不安啦。我不要求你原諒，怎麼倒要你要我原諒呢？」桂英道：「雖然如此，可是女子自食其力，以至於唱戲，這和別的職業，可有些不同。」玉和道：「有什麼不同？總是一種職業。」桂英於是將兩隻手抱住了他的頸頸子，正對了他的臉。點點頭道：「你所說的這些話，都是壯我胆子的，我很了解，你是真愛我呀，委屈你了。」他們夫妻二人，在屋子裏唧唧噥噥，把這位岳老太太，可在外面屋子裏爲了難。到了臨走了，什麼事這樣子親密，不要是不肯走了吧？於是在外面咳嗽了兩三回，加重聲音和新雇的乳媽說着話。然而門簾子裏面，唧唧噥噥的，儘管是唧唧噥噥，一概都不理會。朱氏只得放重了聲音，問道：「大姑娘！你的東西都檢好了嗎？」桂英這才離開了玉和的懷抱，對着鏡子理着頭髮，口裏就向朱氏道：「東西已預備好了。」

，上車還有一個多鐘呢，忙什麼？」朱氏這才掀開一角門簾子張望了一下，然後走了進來。她向玉和道：「姑爺！你送她上車嗎？」桂英對玉和望着，似乎有話，却不能說出來。玉和道：「請您送一送罷。戲館子裏前台後台的人，和她同走的，大概不少，我大概不認識。你去了，還可以拜託熟人照顧。」桂英笑道：「對了，還是老太太送一送罷。過幾天，反正他也到天津去的。」玉和看見棹上有一盒煙捲，他自取了一枝煙，找到了火柴，點着煙抽了。對於這個問題，他竟是沒有工夫來答覆。正在這時，大福在外面叫道：「田寶三打了電話來了，我到對過米行去接的電話。他說，他先上車了，我們這就去罷。寧可讓人等車開，車子可不等人的。」朱氏道：「那麼，你去叫一輛汽車，讓我們馬上就走罷。」玉和拿了一根煙捲抽着，一手撐了棹子，只看了他們一家人去忙亂。看桂英將屋子裏的行李零碎，一樣一樣的向外搬着，並不作聲，只是歇了幾分鐘，就向外面噴出一口煙來。桂英將東西都搬到外面屋子裏去了，然後笑着向玉和道：「我們真要走了。」玉和笑着站了起來道：「那末我得送你。」桂英道：「車子還沒有來呢。」說着，她眉毛一揚，似乎想起了一件什麼事，於是一掀門簾子出去，把小毛孩子抱了進來，她笑道：「孩子來辭行了，爸爸抱着親熱一會子罷。」玉和將煙頭丟了，接過孩子來抱着，見她那蘋果也似的小臉，配着兩個漆黑的小圓眼珠，真是玉雪可念，不覺得低下頭去，在小孩子頰上，連連親了兩下。可是他同時心裏又想着：這樣好的孩子，讓跟了母親飄零去，我這個作父親的人，也未免太不能負責了，他如此想着，一陣心

酸，眼眶子裏兩泡熱淚，幾乎要落了出來。他極力的將眼淚忍住了，依然把小毛孩子遞給桂英抱了，他笑道：『多費你心了，在這幾天，我並不能幫你的忙。』桂英抱了孩子，待要說什麼時，只聽到大門口嗚嗚的一陣汽車響，她猛然的楞住了。大福道：『車子叫到了，東西都往車子上搬嗎？』朱氏道：『那是自然，不搬還要你叫車子來作什麼？』有這幾句話，才嚷着把桂英驚醒過來。她向玉和笑道：『我們再見了。』玉和也就向她微笑着，點了兩點頭，跟着說一聲『再見。』大家走到外邊客堂裏來，只見大福忙着滿頭是汗，將行李一件一件的向外搬着，非常之高興。玉和淡淡的笑道：『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瞧他這一分忙勁兒。』桂英覺得這話裏有話，然而自己有什麼可說的呢？只好那樣陪着他一笑。在匆忙和心裏混亂的時間，東西都已經搬着出來了。朱氏叫乳媽抱過了小孩子，便在前面走。桂英明知道到天津去，並不是出什麼遠門，談不上離別兩個字。但是也不明白是何原故，心裏頭却十分的忐忑不安。她不時的向玉和望着，有時四目相射，她却向玉和淡淡的一笑。玉和自己也是一肚子的委屈，一句說不出來，除了乾笑着，也是沒有什麼話可說。這時桂英也顧不得有人在面前了。先和玉和笑了一笑，然後執着玉和的手道：『我一到天津就寫信給你，今天晚上，你可以到張三爺家裏去坐坐，也許我打一個長途電話給你。』玉和笑道：『那不是讓人家笑話？共總幾個鐘頭沒有見面，忙着就打起電話來。』桂英道：『我也有別的事，要和秋雲說，電話我一定打的。』玉和道：『你放心去工作罷。我把事情料理清楚了，一定到天津來。咱們光明的路

正在後頭呢。」說着，用手拍了桂英兩下肩膀。桂英也是不能有什麼可說的了，怔怔的走出了大門，只見朱氏和乳媽，都已坐上了汽車。大福手扶了車門靜等了她上車呢。桂英回頭看時，玉和站在門洞子裏，却不肯出來。原來桂英重登舞台了，坊得了這個信，都出來送她上車，男男女女站滿了好幾家大門口。她很原諒玉和這個時候的立場，不再和他告別，上得車子來，遙遙的和他點了兩個頭，這車子就開走了。到了火車上，有戲館子裏許多同事，大家見面，便是一陣哄笑。把桂英心裏那一層愁雲就撥了開去，桂英坐的是二等車，和她坐着同等級車子的只有四五個人，火車一開了，坐三等車的人，都跑上三等車子上去了，這二等車裏，立刻就沉靜起來。桂英坐着靠了窗戶的一個坐位，向窗子外面望着。手擎了前面的茶几，着自己的下巴頰，呆呆的出神，窗子裏男男女女的坐客、窗子外的村莊樹木，她一切都不會看到，心裏只是想着：我忽然的拋開了丈夫，丈夫作什麼感想呢？丈夫作什麼感想呢？她那心只管轉着這一個念頭，有時候想丈夫傷心起來，自己深怕兩行眼淚會流了出來，立刻就閉着眼睛，只當睡覺，把這兩行眼淚，終於是忍耐回去了。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中，車子就到了天津。好在同路有田寶三。所有各人的大小件行李，他都代為安頓着，而且天津戲館子裏，也早得了信，知道北平有一班人來，已經有好些人到車站上來接。桂英在大家忙亂的當中，跟着下了車。她剛剛一上天橋，只見林子實手裏揚着帽子，笑嘻嘻的迎了上來道：「倒是準時候到了，很好很好。」桂英道：「林二爺真到天津來了。」林子實見她手上提着小皮箱，一伸手

就要來接過去。桂英本待讓他接了過去，一回頭看到乳媽抱了孩子跟在身後，這就將手一縮道：『不必客氣。』林子實似乎也有些省悟過來，就笑着問道：『王先生沒有來嗎？』桂英道：『他今天沒有來，過了兩三天，也就來了。』林子實道：『寓所已經定了嗎？』桂英道：『我們戲館子裏賃了房子，大家都在一處，我們另外有兩三個人打算住在交通旅館。』林子實一拍手笑道：『好極了，我也住在交通旅館。』桂英聽說，很覺得是不湊巧。心裏想着，萬一玉和兩三天之後他來了，林子實又沒走，那不會發生很大的誤會嗎？可是她臉上依然向着林子實笑道：『那倒是巧得很。』大福手裏提了一個大網籃，由人後面擠上前來，大聲笑着嚷道：『林二爺來接我們來了，真是不敢當。』林子實道：『大老板也住在交通旅館嗎？』大福道：『不！我們住在戲館子賃的房子裏。』他如此一曬，惹得走路的人，都望了桂英。有些人偷偷的互相告訴道：『那是白桂英，她也到天津來了。』桂英一下車，就讓人家看到和捧角家同路走着，心裏十分的懊喪。出得車站來，正好田寶三在前面走，她搶上前兩步，拉着他的手道：『我不能住交通旅館，我今天先上國民飯店了。勞駕，我的東西，跟我送過去。』回頭看到林子實跟了上來，就向他點着頭笑道：『我變更計畫了，要搬到國民飯店去。』林子實如何不明白？點着頭笑道：『那也好，有事請您打電話過來，我今天晚上，大概是不能出門的。桂英笑着點點頭，就坐上了飯店接客的汽車。她帶了乳媽孩子，到了國民飯店，在三層樓上，開了一間小房間住下了。她心裏想着，總算我摸得下面子，立刻掉到這裏來住，要不

然，這嫌疑就犯大了。然而這種手腕，也只有對付林子實這種老實人，才不妨事，若是別一個，也許爲這點事情要翻臉了。他洗過臉，喝了茶，坐在一張軟椅上，正要休息一會子，茶房却送進一張字條來。桂英接着看時，上面寫道：

您也住在這兒，歡迎得很。我們備了酒席，在房間裏爲你洗塵，在座有李子琴三爺，鮑又安五爺，魏文彬先生，務必賞光。我們是二樓十二號，請您七點鐘來。

柴八邊二同約。

桂英拿了這張字條在手，半晌作聲不得，原來田寶三早就和她說過，到天津去，有幾個人不能不聯絡，都是天津地面上有勢力的人，可得罪不得，現在這張字條上，所開的三個人，就完全在內，這怎麼辦？自己原是要避嫌疑，偏偏又遇到了這最惹嫌疑的一班人，這事教人真爲難了。看看手表，已經是六點鐘了，這可沒有第二條脫身之計。再說同住了一個旅館裏，能夠關上房門，不去赴人家的約嗎？想來想去，自己是沒有了主意，就打了個電話去問林子實。林子實說：『正約了他，他馬上就來。』不到十五分鐘，他果然來了。桂英招待了一陣，就皺了眉道：『二爺！你瞧，這事怎麼辦？我是最怕應酬，偏偏一到了就應酬。不瞞你說，我們那位王先生，性子是很古怪的，我也不願……』林子實搶着向她搖了兩搖手道：『不能那樣說，人是要走到那裏就得做到那裏的。您在天津唱戲，能得罪這一方的太歲嗎？唱戲不成，那還是小，也許闖下什麼亂子來呢。您只管放開手來，自己把自己也當一位大爺看待。你請我吃我就吃，你請我喝我就

喝。到處都給人家一個大方，反正有勢力的人，也不能像老虎一樣吃人吧？再說，今天還有我在場，多少我可以和你幫一點兒忙？」桂英本來是坐着的，這時突然的站了起來，一挺頸子道：「好！我就去，請二爺先走，一會子我就來。」林子實走到了房門口，拱拱手，還叮囑着桂英一定要去，然後才走了。桂英靠了棹子站着，心想唱戲這件事，果然不能幹；現在還沒有上台，就要陪了大爺們吃酒。他們那裏是爲我洗塵，不過拿我開開心罷了。這話不能說穿，若是說穿了，叫人家作丈夫的能撒手讓他太太去交際，並不加以過問嗎？她想到這裏，不由得臉上一陣陣的紅着。那乳媽見這位主母爲了人家請吃飯，却是這樣的爲難，倒有些莫明其妙。便笑道：「太太！人家請吃飯，那也是好事，您爲什麼倒有些發愁的樣子呢？桂英歎了一口氣道：「咳！你這裏知道。」說到這裏，她也就不敢說什麼。她在屋子裏稍微靜坐了一會，突然的一站了起來，將手提箱子打開，取出梳篋粉鏡，梳洗打扮了一會，換了一件衣服，就下二樓到十二號房間裏來。這裏是一所兩間打通的屋子，一方面放了平常的傢具，一方面擺了圓棹靠椅，棹上鋪着雪白而有紅花邊的棹布，上面放了四個冷葷。四個水果碟子，每一個位子上，放着高的玻璃杯子，低的大酒杯子。席的下面，放着兩個高酒瓶，兩把錫壺，這個樣子，當然是要大鬧一頓。那方面却是七八個人坐着躺着，正在說話，看到桂英推門而入，於是乎一陣哈哈大笑起來，只聽說歡迎歡迎！

第三十一回

言所難宣顛狂半夕醉
勢在必走決絕一封書

過了三小時以後，那張圓棹子，是堆滿了殘肴剩酒，屋子裏，還拉着那不成斷落胡琴。桂英滿臉紅紅的，蓬着頭髮，歪斜着衣襟，推門走了出來。那門裏却伸出男人的手來，把她的衣服拖住。桂英極力的剝開那手，笑道：『真對不住，我要回屋子去看看我的孩子了。』她一掉轉身，就飛跑上樓來了。其實她不是要看孩子。無如酒喝得過多，心裏作酸，只管要嘔吐。若是在人家屋子裏吐出來了，未免失儀，所以趕快的跑回自己屋子來，坐在沙發上，緊對着痰盂哇啦哇啦就大吐一陣，把那個在屋子裏打盹的乳媽，却嚇得目定口呆，動作不得。桂英吐過了這一陣，心裏覺得好過些。可是腦筋依然昏沉沉的，因之衣服也不更換，喝了一口涼茶，漱漱口，就倒在床上睡了。她酒醉之後，腦筋只圖着休息，那裏有什麼記憶力，她說着今天晚晌，給玉和打長途電話的這一件事，那就全忘記了。玉和呢？他雖告訴了桂英，不必打電話，然而他一來掛念孩子，二來又怕桂英心裏難受，白天，把新買的那部中山學說，埋頭細看。吃過了晚飯，就到張濟才家去等桂英的長途電話，一直等到十二點多鐘，並不見來，心裏就這樣想着：也許是長途電話線給人佔住了，也許是桂英有事，分不開身來，這個電話遲早是會打來

的。可是這樣夜深，人家也該安歇了，自己老是在這樣等着電話，倒攪擾得人家夫妻不能睡覺，自己也於心不安，只得說了一聲改天會，自己就告辭了。十二點多鐘才走，自己又沒有坐車子，有一步沒一步走到家裏來，當然是有一點多鐘了，砰砰礮礮打了許久的門，才把朱氏驚醒。這時朱氏雖已用了一個女僕，可是傭工的人，大概都貪睡，明明聽到有人敲門，她也只當是不知道。所以玉和敲門的結果，却是把朱氏驚醒過來了。朱氏不會開門，在屋子裏就嘟囔着出來了，她道：「作親戚的人，在親戚家裏，遇事總要自己自諒，吃人家，喝人家的，還是要這樣深更半夜的回來。若是我在姑爺家裏住着，也是這個樣子，姑爺姑奶奶會願意嗎？」她後段這一大截話，玉和在外面都聽得清清楚楚。然而自己寄食在岳母家裏，乃是事實，有什麼可以辯論的。何況自己這樣夜深回來，還要岳母開門呢。她開了門，自己走進去，倒不必人家說，自己首先向朱氏笑道：「又吵着不能睡覺，我實在也回來得晚一點，可是今天有點特別的情形，我在張三爺家裏等你姑奶奶的電話呢。」朱氏咕嚕着一陣關上了門，向屋子裏走着。口裏就隨便的問道：「她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麼？」玉和道：「因為沒有電話來，我才候到十二點多鐘的。要不然，我早回來了。」朱氏道，本來嗎，這就不應該打什麼電話，今天上午才走，今天晚上就要通電話。夫妻們感情好不好，也不在乎這上面。」她說着話，已經進臥室去了。玉和想着這真可怪。我專誠去等桂英的電話，倒等出一番不好來了。自己摸索着走進了自己的屋子，漆漆黑的，又沒有燈光。摸了半天，將電燈機紐摸着了，可是轉來

轉去，有四五次之多，電燈也不會亮，這也只好摸索着睡了。到了次早起來一看，原來是沒有了電燈泡。當然，這必是岳母故意爲難。將電燈泡摘了。若是去問岳母的話，必又是惹她發上一頓牢騷，小事就忍耐些罷。他如此想着了，就沒有作聲。心想，桂英在這裏，岳母有三分怕她姑娘，太難堪的事，大概做不出來。現在姑娘不在這裏，她愛怎麼樣擺臉子，就怎麼樣擺臉子，沒人敢駁回他。我若是和她挺撞幾句，那就更好，必是我逼着走了。低首下心，在這裏住着，這太不是辦法。今天混一天，桂英沒有電話來，也有信來，看她是怎樣的說。我還是跟着她到天津去暫住些時罷。玉和把前後的事，想了一個透澈，也就安之若素的，和往日一樣的過着，只是在屋子裏看中山學說。可是他預期今天有信來的那個念頭，却有點不準，到了下午五點鐘還不會見到郵差到門。在家裏候着。實在有些心煩，這還是到濟才家去坐坐，可以借着談話，解解苦悶。也許桂英就在這個時候，有了長途電話來，知道了她到天津以後的情形，自己就好作一番打算了。他一路低頭想着，只管向前走去，忽然有人迎面叫道：「這不是王先生嗎？」玉和抬頭一看，却是不認得。看她穿了一件竹布長衫，兩腮却塗着很厚的粉漬，頭上的短髮梳得光而又滑。看那樣子，分明也是個女戲子，却是面生，她笑道：「王先生！你不認識我嗎？我和你們太太在一個班子裏唱戲。」玉和只好糊裏糊塗哦了一聲道：「對不住，我記心不好，都不認得了。她可是上天津去了。」她笑道：「我也是剛下車，由天津回來拿東西，明天一早要趕了去。」玉和道：「瞧見我們太太嗎？」她道：「今天早上，我

到國民飯店去的。她昨天晚上有人請他喝酒，她喝醉了。』玉和道：『她不是住在交通飯店嗎？』她道：『不，她一個人搬任國民飯店住。你是到張濟才家裏去罷。我也是由那兒來，他不在家。』玉和苦笑着搖了兩搖頭，說一聲再見，就向前走了。一直把所走的這條胡同走完，才想起已把張家走過了。心裏這樣想着：剛才這位姑娘，已經到濟才家去了，若是會着秋雲的話，恐怕已完全告訴了她。仔細想着，却是與自己的面子攸關，不必去見他們了。這個樣子，桂英也未必有長途電話回來的。自己長歎了兩口氣，就溜到大酒缸去喝了一頓酒。（註：平市出沽零碗酒者：以大酒缸二或三，半埋土中，上覆以蓋，宛如大圓棹，置酒具與下酒物於其上。此項小酒店，俗稱爲大酒缸。）原來想到天津去的意思，這時又完全冷了下來。這天晚上回家，雖沒有一點鐘，可是朱氏已經安歇了。今晚算是女僕開的門，他搶進門來了，取下帽子，向她深深鞠了一個躬。捲着舌頭道：『老太我對你不起！今天喝了兩杯酒，又：又：』說着，向女僕身上一倒，黑暗中，兩個人都摔倒了。女僕嚷道：『我的姑老爺，你是怎麼，喝得醉成這一個樣子？這一下子，真把我捧得不輕。』他們這樣一鬧，還是把朱氏吵醒了。她手上捧了一截燭頭，走到大門口只見玉和一仲灰色囉囉長衫滿身都沾遍了是土。帽子已經是不見了，頭髮蓬鬆着滿頭，全洒上了土。臉上。都像染了黑漆一般。雖是站午門邊，然而身子還是不住的幌蕩着。朱氏瞪了眼望着他，在黃昏的燭光中，他却是不看見，女僕口裏，不住的唧咕着，關住門，她自走開。玉和彎了腰拍着手，又拍腿，哈哈大笑。他指養女僕的後

身道：『你瞧，她滾上了那一身土，成了泥人了。』朱氏喝道：『少說鬼話罷。自己醉得像泥人一樣，倒還指着別人背後笑。』說時，一隻手當了扇子，在鼻子尖上，連扇了幾下道：『好好的一個人，忽然的貪杯好飲，鬧到這一步田地。你瞧，這般子酒味，真是薰人。』玉和也不理會她的話，在她手上，奪過半截燭頭，就向自己屋子裏走去。口裏捲着舌頭，走着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誰也別管誰的閑事。她在天津喝醉了，我在：喝！這洋燭頭也會欺負我，剛要進房，它便滅了。真是時衰鬼弄人。別忙，有一天我抖起來了，你們全都逃不過我手裏去。把電燈泡摘了要什麼緊，我摸着進房去。』朱氏站在院子裏，看到玉和走了進去，只管發楞。許久，才歎了一口氣道：『這是那兒說起？他吃了個薰天爛醉回來，指桑罵槐，把我們倒罵上一陣。難道說作丈母娘的，供你吃，供你住，反而供養壞了嗎？別吵了街坊鄰居，今天我暫時忍耐一宿。明天再來和你算帳，好小子。』朱氏說着這話，也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回臥室去了。到了次日，玉和直睡到十一點多鐘方始起床。雖然是起來了，然而腦筋還是昏沉沉的。自己對於昨天的事，有些記得，這也不敢再驚動人，自端了臉盆，到水缸裏去，舀了一盆冷水來洗臉，爲着是頭上讓冷水冰冰，精神好清醒一些。洗過了臉，自己沏了一杯茶，坐在屋子裏看小報。只聽得朱氏帶着笑聲，在門外問道：『姑老爺！您起來啦。』玉和心想：岳母大人，今天如何這樣的客氣？待一抬頭看時，却見朱氏扳了面孔進來，却有點異乎平常，這就站起身來笑道：『昨日不該喝了幾杯悶酒，醉着回來了，今天差一點兒爬不起來。』

朱氏道：「昨晚上你喝醉了酒，可是說出來的言語，一句也不是酒話。」玉和有什麼可說的呢，只好是微笑。朱氏索興走進屋子來了，身上掏出煙捲盒子來取了一根煙捲，點着慢慢的抽了。只看她兩個指頭，夾住了那根烟捲，放在右嘴角上，用勁吸着，一口煙，然後吁吁的呼了出來。只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她有些失常態了。玉和料着是昨晚上鬧酒得罪了她，今天她要與問罪之師了。這也不敢惹她，也不敢躲開她，兩手捧起了一本中山學說來看。朱氏噴過半了枝煙，就冷笑一聲道：「以前我以為我們姑奶奶不唱戲，不定要幹些什麼大紅大綠的事情出來，到於今還不是出台去賣臉子。」玉和這就覺得言中有刺，但是她說的也就是事實，又奈她何？於是並不作聲，只管去看書。朱氏又道：「哼！自由？平權？什麼鬼話？要是照着古禮的事，凡事都要娘老子出頭，何至於鬧到今日這種樣子？」這話差不多已經說明了，是不該嫁王玉和。他實在忍耐不住了，這就向朱氏道：「老太太，你這些話是說着我呀！我們結成這門子親的時候，雖然說是我和桂英自己辦的婚姻，可是也經過了你們同意。到現在還沒有多少日子呢，你就不承認嗎？」朱氏一拍胸道：「不錯，當時我是承認過的，可是你一家大小三口，都跑到我這裏吃着住着，那我可是想不到的事。」玉和放下書來，兩手按住，紅了臉道：「老太太！你冷言冷語的，總說我住在你家，吃了你的飯，可是這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姑娘說的，這房子是她掙錢買的，這家也是她掙錢安頓的，她回來吃兩個月，那不算過分。」朱氏冷笑道：「我沒有瞧見過。男子漢大丈夫，養不了妻室兒女，還要說強話。就

算我姑奶奶該回來吃，難道你也該回來吃的嗎？」玉和聽了這些話，只氣得渾身抖顫，默然了一會，然後微微地笑着，走上前來，向朱氏深深的作了三個揖，笑道：「老太太！對不住，算我失言了。您說的對，男子漢大丈夫，那有靠了媳婦吃岳家之理？今天還在府上借地方安歇一宿，明天一早，我就離開北平。」朱氏微笑道：「我知道，你是要到天津去。」玉和站在屋子中間，望了朱氏那種瞧不起人的樣子，恨不得由胸膛裏噴出一口熱血來噴到她臉上去。於是手抬着肩膀笑一笑道：「老太太你真諒得一點也不錯，我原是打算到天津去，看看夫人孩子的。可是我這個人的脾氣也是非常的概拗的。既是猜着我非去不可，我目前就不去了。」朱氏站起身來，一拍衣服，就向外走，睬也不睬玉和一眼。玉和站在屋子中間，實在是氣極了，抬起手來，在自己頭頂心裏，連連打打了個爆栗。自己跳了脚道：「難道我這樣的無用，讓婦人女子，這樣的看不起我。」自己心裏，這時雖然是怒氣如焚，可是自己的身體，却是軟攤了，那裏站立得住，於是向床上一倒，就躺下來了。這幾天，總是看中山學說解悶。一看到中山先生那一些革命精神，和知難行易的理論，就會讓人興奮起來。枕頭邊俗又放着這本書。隨手拿起來一翻，題目是「黨員不可存心做官」。這話正搔着自己的癢處。便拿着看下去。這是孫先生十二年十月對國民黨懇親大會的訓詞。中間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從前革命，不但是自己性命難保，並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我們從前有那樣的大危險，還能夠去革命，那是什麼緣故呢？就是由於我們富於犧牲的精神。因為我們有很大的犧牲精神，所以

後來革命能夠成功。」看了，不覺將床一拍，突然站起來，自言自語的道：「對極了！我之失敗，就由於沒有犧牲精神。」這時，到了吃午飯的時候，那女僕却來問他，吃午飯不吃？自己並沒有吃什麼東西，爲什麼不吃午飯呢？這種明知故問的問話，那也就有心損人了。這倒無所用其客氣，就一揮手了：『我不吃飯，回頭我出去吃。』女僕去了，玉和掩上了房門，將箱子打開時，點了一點自己的衣物。數一數桂英留給自己的錢，約莫還有三十多元，這要拿去作一筆川資，那是勉強夠用的了。一疊箱子上，還有自己一隻手提的小籐箱子，是初上北平來用的，後來嫌它粗糙，就沒有用過了。這裏面大概可以裝上十件單夾衣服，攜帶倒也方便。至於粗糙兩字，現在倒是最適宜的了。他到了這裏，就不由得對了那籐箱子微微一笑了一陣。到了這時。他的意思，完全是決定了。也不去驚動別人，揣了一些零錢，到外面去吃了一餐飯。又買了一隻網籃，裝了許多出門人應用的物件回來。一直到了晚間，電燈泡沒有也就算了，自點了兩枝白燭，將預備好了的信紙信封，一齊拿出，就在桌上寫起信來。也不知道他今天的才思，何以那麼的奮發，寫了一張，又寫一張，不到一點鐘，就寫了四張信紙，那信道：

桂英賢妻：我們現在分別了。我們是真正的經過了潔純的戀愛，彼此心滿意足，你不慕虛榮，我不分畛限，然後結爲夫婦的。這樣的成功的夫婦，不但我們自己爲了自己愛情，要永久維持，不讓他破裂，就是在社會上，如果要維持我們作一對模範情人的話，也應該來維持着我們這個家庭。惟其如此，所以一年以來，受盡了辛苦，受

盡了壓迫，然而我總不肯說一句分別的話。可是到了現在，終於把分別兩個字說出來了。以前，我很自私，以爲我之受壓迫，是社會的罪過，換句話說，我們夫婦的結合，若是不能維持到永久，那也是社會所壓迫的，於今看起來，這話有些不然。假使我不想作官，能夠自食其力，那就作莊稼人也好，作工人也好，甚至於和你一樣，能上台唱幾句戲也好，我就可以自組家庭，不必去倚賴人了。然而我恰是不能，只有合了北方人所說的話，坐在家裏，靜等天上吊下餡餅來，那有那麼容易的事？我之失敗，不是應該嗎？果然，現在你有了職業了。但是，在這樣過渡時代，女子職業，究竟難於提到高尚純潔那上面去，這不是女子不成，無奈社會的惡勢力，不容你走過去，何況你唱舊戲，完全是供有錢老爺們的消遣事業，有什麼不被人侮辱和壓迫之理，而且我聽得你到天津的第一晚，就讓人將酒把你灌醉了，以後不更可知嗎？你這種職業，已經是很難堪的，再叫我靠着你爲生，作你的寄生蟲，我心裏過得去嗎？我們要維持愛情到底要希望將來組織一個不發愁不受人壓迫的家庭，我們只要再去奮鬥。我自然是要去找一種職業，就是你這種賣臉子講應酬的職業，也非拋掉不可！所以我在忍無可忍之下，逼得我下了極大的決心，要暫時離開了你，去另找出路。假使我有了解法，你願意處理家事也好，你願意再找職業也好，那都容易得多，因爲有了基礎了。自然，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奮鬥的人，只能說求着精神上一種慰快，不能說事實上就算成功。可是，你總明白，我是有專門技術的。憑我這點能耐，只要肯苦幹，沒

有不能安身立命之理，只是遲早之分而已。以前我之碰壁，就由於苟安的思想所誤，只想作現成的小官吏，不肯去賣苦力。假使我肯吃苦，隨了史竟成同學到甘肅去，不早就建設那安身立命的基礎了嗎？這一程子，我看中山學說，得了不少的鼓勵。孫先生說，知難行易。一個人就怕不知道，知道了沒有不能去作的事。知道了而不能作，那是自己懶，那是自己畏難苟安，那是自己沒有決心。所以我現在決計去奮鬥圖存了。我的去路，大概是先上河套，也許到甘肅去。除非人有旦夕禍福，發生什麼意外。否則，我決計會成功的，我決會回來的。你等着我罷。再說明白一點，你可放心，史竟成先生那裏，不有現成的一個監工員讓我去做嗎？雖然只六元一月的薪水，把我所學的報効國家，我又自食其力，我精神上是安慰的呀！這樣，我至少不是一個廢物了。至於我拋下你，也非完全忍心。我知道你是足以自了的，我可以放心。只是這個女孩子，恐怕要連累了。但我要回來，至多不出三年，三年內，如有錢的話，我當匯到岳母家裏，你是不必用我的錢，然而對小孩子，我應當盡父親的責任呀。話又說回來了，人有旦夕禍福，萬一變牛不測，我能教你永遠等着嗎？三年以後，我若不回來，你就不必傻了，你就另找良緣罷。桂英！我說出這種話來，我知道你一定十分傷心的，可是事實逼着我們走到了這步境地，我有什麼法子呢？你若真是真愛我，一定顧全我的人格，一定要贊成我去另找出路。不然，我只圖着朝夕聚首，就這樣受委屈一輩子嗎？別了，桂英！我解放了我自己，也解放了你，你好好的努力罷。最後；我還

是要聲明那一句話，假使我三年之後，還不回來，也許我已經不在人世了，你還是去另找良緣罷。你若是知道我怎樣的愛你，一定知道這句話，是出於誠意的。我們就算演一回天河配罷。別了。桂英！再見了！

玉和留言

玉和寫這封信時，寫半張，看半張，寫一張，看一張，一直把四張信紙看完，又從頭至尾，將全信再看一遍。一隻手撐了頭，一隻手拿筆，對着這四張信紙出了一會神，覺得自己所要說的言語，絕對不止這些。可是要在字裏行間，逐句的補充意思吧！恐怕字行的空當，完全填滿了，也是說不完。於是把這信紙擱下，拿起一張白紙，又重新寫起來，寫了一張紙。還只發了一陣牢騷。不能不走的原因，却是未曾提到，看看棹上擺的兩個燭頭，已經所剩無多，想要寫出若干張信來，却怕是不可能。自己明天一早起來就走，今天晚上，還得收拾行李呢，老是寫着這一封信作什麼：他如此想着，把新寫的這張信，三把兩把撕扯得粉碎，就趁着燭光，把自己放衣服的箱子來打開，這時，忽然門外咳的一聲，似乎有人在那裏驚異着了。情不自禁的，問了一聲誰？外面這就有人答道：『我本來也不願多你的事。可是我剛才看到你把一張字紙扯碎了，立刻又來開箱子，這好像你有什麼重大的心事似的，玉和！你生氣只管生氣，鬧鬩扭只管鬧鬩扭，我們作親戚的，可沒有待錯你。』說着話，朱氏披了一件青布大褂，一面扣着紐扣走了進來了。她進來之後，臉上帶着十分驚恐的樣子，由棹上的紙筆墨硯，看到玉和打開的箱子

裏去。由那箱子裏，又看到玉和的身上，兩隻眼珠，直射到他身上不動。玉和微笑着道：『老太太！你怎麼了？』朱氏道：『這樣夜深，你不睡覺。你一個人在屋子裏寫着又忙着，你可別胡鬧，來坑我。』玉和聽說，倒不由的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來。因道：『老太太！你以為我受了氣，要尋短見嗎？老實告訴你，天下惟有最聰明的人，才肯自殺，也只有最笨的人，才肯自殺；因為聰明人是想活了，生死毫不不足為奇。笨人是想不開，以為死了什麼問題就完了。沒有辦法對付人的時候，用這個辦法，就把誰也對付過去了。可是我既不是聰明人，也不怎樣的笨，教我自殺，那我不是不幹的。我是連夜寫一封信給你姑娘，告訴她我要去找事了，不定幾個月回來，叫她別惦記我，並沒有什麼事情，您找什麼急？』朱氏向他臉上。依然呆呆的望着，沉吟着道：『找事呢，那自然是好事。可是我看你這樣子，急急忙忙的，好像有很大的心事，不見得就像你說的那樣自在吧？』玉和道：『心事總是有的，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心事，無非兒女常情罷了。你想：我現在拋妻別子，要出去找飯碗，而且說走就走，連要見一面的工夫都沒有，我心裏有個不難受的嗎？』朱氏見他口裏說着話，可是在大衣箱裏，將單衣服一件一件，從從容容的向籐箱子裏檢了進去。箱子裏有桂英的一張半身相片，也向籐箱子裏放了下去，這個樣子，却是真有出門的意思在內，便道：『你打算到那裏去呢？有機會可找嗎？』玉和道：『我有一個朋友，在漢口市政府下面做局長，我想去找一找他？』朱氏道：『真的嗎？以前你怎麼沒有提到過？』玉和道：『我提起來作什麼？若是去不成，豈不

又是一場笑話嗎？」朱氏沒說話，走出去了。玉和也不理會她是幹什麼去了。不一會兒的工夫，她却拿了一個電燈泡來，向掛燈線上插好，口裏道：『有盞燈，亮一點，你檢東西也方便些？』玉和笑着道了一聲勞駕，依然檢東西。朱氏道：『到漢口去，是平漢鐵路的火車呀。你弄得有免票嗎？』玉和笑道：『川資倒是挺足的，那用不着。』朱氏道：『你的朋友，他作了局長，那總可以和你安插一個位置的，他有信給你嗎？』玉和微笑着道：『倒是有信的，這倒請恕不用替我發愁，我一個人，兩肩扛一口，到那裏去也餓不死的。』朱氏一開口，就碰姑爺的釘子。心裏有話，也不敢說了。坐着看玉和將一隻手提箱子檢好，才問一句道：『你明天什麼時候上火車？』玉和道：『大概是上午十一點多吧？您請去安歇，有話我們再細談罷。』朱氏見姑爺的態度，還不十分激昂，夜已深了，有話明天說也好。於是笑道：『你也睡罷。』玉和笑着將岳母送到堂屋裏，然後才回房去，朱氏睡在床上，心裏想着：看玉和那個樣子預備下許多衣服，倒不像是到天津去。他走遠點也好，免得桂英不能放開膽子來唱戲。不是我天天嘖咕着，他那肯走，他心裏對我，自然是不痛快，可是也顧不得許多了。她如此想着，當天晚上，倒睡了一夜安適的覺，次晨起來，就問女僕道：『姑爺起來了嗎？』女僕道：『提了一個籃子，一隻籐箱子，早走啦。』朱氏倒怔了一怔，問道：『他說了什麼嗎？』女僕道：『是姑爺叫起我來關門的。我一出來，他就上車了。』朱氏道：『車子拉到什麼地方去，你知道嗎？』女僕道：『聽到車夫說：有一點鐘準可以拉到西直門，誤不了事。』

朱氏道：「這可奇了，到西直門？是上張家口的火車呀，他不是到漢口去嗎？」說着話，趕快的跑到玉和屋子裏來看。只見屋子裏箱子是疊着鎖着，櫃子櫃子是關着。所有玉和用的零碎東西全收起來了，一件也看不到。其餘的東西，都整理了一番，却一樣也不少，桌子靠了窗台，放着他一張半身相片，相片下放了一張字條，一封信，這個樣子，他是存心不告而去的，朱氏却不認得字，拿了那張字條在手，站着呆了。

第三十二回

垂淚尚登場悲歌欲絕
傷心難撒手忍辱空還

在兩小時以後，王玉和留下來的封信，放在張濟才家客室圓桌子上了。秋雲坐在矮椅上，兩手抱了膝蓋，偏了頭只管去想心事。朱氏眼望了張濟才，兩手按在腿上，坐在他對面。她正靜等着他說話呢。張濟才口裏啣了一枝烟捲，偏了頭靠着椅子靠背，然後搖搖頭道：『老太太！不是我說你，你這件事，作的實在也就不對。姑奶奶已經去掙包銀了，姑爺暫在岳家住個十天半月，這很不算一回事，他不能白吃你的，好歹有你姑奶奶會飯賬呢。玉和這個人，他不是沒志氣的人，不過愛你的姑娘，捨不得拆開來，所以……』秋雲皺了眉道：『別所以了，這才歸到玉和不能不走的那個原因，要說到這封信，等待何時？老太太！事到於今，誰也不用埋怨誰，最好你自己到天津去一趟，把這封信親自交給桂英。勸她先別傷心，我們再想法子打聽玉和的消息。他若是到漢口去了，那很不值什麼？隨時可以通信。若是照老媽子的話，他是由西直門走的，他一定是到綏遠河套子裏去了。他常說，有個旅行團，留了一部份人在河套子裏開荒，那裏是個自由之國，他也打算去。我們以為他是氣頭上發牢騷的話，誰也沒有去理會。如今看起來，也許他是真上那個地方去了。若是真到那個地方去了，那可沒有辦法，只好等他幾

時高興，幾時回來。」朱氏覺得玉和這三出走，不能不說是自己咕嚕成功的。現在把人家少年夫妻拆散，充軍似的，把人家逼到沙漠荒地裏去，良心上究竟也說不過去。因之她默然着許久，才說兩個字：『你瞧。』在你瞧這兩個字說完之後，她又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秋雲道：『這件事，你還是不必耽誤，趕下午這趟車，就到天津去罷。』說着就不由得歎了一口氣道：『早曉得是這樣的結果，我們真不該做這個媒。我看了這封信，心裏就萬分難過，別說是桂英了。』張濟才道：『那就暫時瞞着她罷。』朱氏搖搖頭道：『那可不行，我們這位姑奶奶，專是講一家理的。回頭她說這樣大的事，都瞞了她，那要和我算起賬來，我真受不了。』張濟才抬起他那個厚手掌，將圓棍似的粗指頭，在腦袋上摸索了一陣，站起來一拍巴掌道：『說不得了，我陪老太太到天津去一論罷。你娘兒倆，若是說不攏的時候，我還可以從中勸解勸解。』朱氏道：『那就好極了。沒有什麼說的，你還是瞧你太太的面子，念她們作姊妹一場，多費心罷。那麼，我先回去了，我們車站上見。』朱氏帶着原信走了，濟才夫婦，又議論了一陣，濟才道：『我曉得，玉和這次逃跑，還不光爲了外老太太的顏色不好看，我想桂英上台唱戲，又免不了許多無味的應酬，這是玉和最不高興的一件事。噯！我想做女戲子的人，不去受人家捧場，那就不行嗎？照着賣藝說……』秋雲不等他說完，搶着道：『你別怪女戲子，誰教他們這些侮辱女子的男子去包圍女戲子？我唱戲的時候，當年你在台底下，沒有怪聲叫好過？沒有請我吃過飯？沒有買東西送過我嗎？』張濟才站着向她，了兩個揖，笑道：『

得了，讓下人們聽了去，什麼意思？我們也犯不上爲了別人的豆子炸了自己的鍋。」他說畢，帶着笑容，竟自溜着出去了。這日下午七點多鐘，張濟才陪着朱氏。一同到了天津，坐了車子，一直就奔國民飯店。本來呢，這個時候，日戲散了場，夜戲還沒有開始，桂英應該是在旅館裏的了。可是朱氏問明了房間，進去一看，只有乳媽帶着小孩子在屋子裏是坐在椅子上打盹。門一響，進來兩個人，倒把她嚇得一跳。朱氏道：「老板呢？還沒有回來嗎？」乳媽道：「還沒有回來，就有兩個客，坐在這裏等着。等她一回來，就把她拉起走了。」朱氏道：「知道她走上那裏去了嗎？」張濟才就插嘴道：「這還有什麼問的，這個時候走開，一定是讓人拉着吃晚飯去了。」朱氏道：「怎麼到天津來了，她也有這些個應酬？張濟才明知道她這句話，是和桂英遮蓋着的。自己心裏這就想着，各人有各人的困難，這又何必去多人家的閑事？所以把這事撇開了，便道：「老太太！別等了，咱們先就在旅館裏，叫一點飯菜來吃罷。咱們吃完了，她也就應該應酬完了。朱氏掩上了門，就低聲問道：「白老板是吃飯去了嗎？」乳媽道：「誰知道哇？兩個大老爺們在這屋子裏，磨菇了半天，老板一頓腳，好像有些生氣似的，就跟着他們走了。那兩個老爺們嘴貧着咧。」朱氏雖覺得這乳媽的話，有些不堪入耳。然而她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人，繁華城市裏這些男女交際情形，當然沒有見過，便道：「那都是我們家極熟的人，來坐坐談談，沒有關係。」乳媽道：「不，他們到這兒來，還是那林二爺引見着來的呢。他們老是說要在這裏打牌，老板不肯。爲什麼不讓他們打呢？打了牌，

我也好落幾個零錢用用呀，老太太！你說是不是？」朱氏又不便怎樣說她，一賭氣只好是不說了。她心裏想着，我們姑奶奶睡在鼓裏，這個時候還在開心。自己的丈夫，也不知道跑到那外國去了。自己也不再說話，在屋子裏和桂英順理順理東西，混着時候。一會兒茶房走來，說是張三爺已經開好房間，請白老太太去吃飯。朱氏將帶來的一個小包袱，放在桂英床上，也就走了。她去後約摸有十分鐘，桂英就回來了。乳媽搶着告訴她說，老太太和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同來了。桂英的臉上，略略的帶了些酒色，好像沒有說話的工夫似的。在床頭邊，把一隻裝戲衣的大箱子打開。挑了幾件戲衣，放在床上，口裏道：「你胡說，那有四十多歲的人和她一路來？」乳媽道：「你不信，床上還有那個小包袱在那裏呢，不是她帶來的嗎？」桂英一看，果然是自己家裏包袱。將包袱打開，裏面除了小孩幾件毛孩衣而外，還有一封做口信。信封套上寫着，請交令愛桂英賢妻收。這是玉和來的信，他不來，怎麼叫我母親和他帶信來呢。這上面無非也就是一些愛情話，現在沒有工夫看，帶到戲院子裏去看罷。她將這封信揣在身上，忽忽忙忙的，就向外面跑，跑出了房門，又回轉身來問道：「老太太來了，在什麼地方呢？」乳媽道：「吃飯去了。」桂英道：「她回來了，你叫她到戲館子裏去找我罷。今天唱的是雙齣戲，九點鐘我就要上場，去晚了，我又要誤場了。」她也不等乳媽的回答，竟自走了。到了戲館子後台，只聽到那田寶三在那裏大嚷起來了，他道：「我說了這幾天名角兒應酬多。就別排雙齣了。九點鐘就上場，這些名角兒，是誰也辦不到的。墊戲罷，墊個化

緣。』桂英搶上前笑道：『別嚷了，我來啦。我很快的，摸點兒胭脂粉，披了一件衣服就出去，忙什麼？』田寶三將一條漆黑的手絹，擦着頭上的汗，微笑道：『你來了，我也許不忙，你不來，我怎麼不忙，難道我能抹了胭脂粉替你出去嗎？』人叢中，也不知誰插了嘴道：『那可好，一掀簾子。準是個門簾兒彩。』哄然一聲，大家全笑了。田寶三拉着桂英的手臂道：『我的姑奶奶別開味了，扮戲罷。下面就是戲鳳了，你扮戲也趕着點，我准告訴場上的人，把這齣泗州城馬後一點罷。』桂英被他連推帶拉，逼得沒有法，只好向自己化裝的那間小屋子裏去扮戲。他的跟包的，也就把她放在家裏的戲衣帶來了。桂英脫了長衣，穿一件紫身褂子，對了桌上的一面鏡子坐着，讓梳頭的和她梳頭。梳頭的笑道：『您現在倒老愛唱這種衫子戲。』桂英也向着鏡子裏笑道：『他們都說我不能唱衫子，我有點不服這口氣，憑什麼就知道我不能唱衫子呢？回頭你也去看看，我的衫子怎麼？』說到這裏，趙老四由外面伸進一個頭來，笑道：『老太太來了，你知道嗎？』桂英道：『我今晚上忙着啦，有話等我回旅館去再說罷。你瞧我忙糊塗了，把那封信忘了瞧。老四，勞你駕。把我長衣袋裏那封信遞給我。』趙老四將信拿着，遞到她手裏。她拿信在手，正待打開來看，梳頭的道：『頭已經梳完了，你去穿衣服罷，回頭瞧信，還有什麼來不及嗎？』桂英想着：也是對了，只好拿信在手裏穿戲衣，穿好了戲衣，自己照了一照鏡子，覺得大致都扮好了，這就坐在凳上，捧了那幾張信紙看起來。只看了幾行，這才知道大事不好，不由得臉上變了色，就連喊了幾聲老四！趙老四走了來道

：「快上場了，你還有什麼事？」桂英道：「我們老太太到戲館子裏來了嗎？快給我叫來，我有話說。」趙老四道：「她沒來，在旅館裏等着你呢。」桂英還要說什麼時，早有人叫道：「白老板！上場上場，正德皇帝出去了。」桂英只把這信看了幾行，心裏委實不安，然而戲正要上場，却是又不容耽誤的，只得拿了信，站得上場門簾子下面去看。只看了那兩行是「我聽到你到天津的第一晚，就讓人將酒把你灌醉了，以後不更可知嗎？」桂英看到這裏：不由得心裏頭連連跳了幾下。可是台上的正德皇帝，已經在那裏唱着，「看看來的是何人了。」桂英聽到，慌了，口裏答應着一聲「來了」就走出去，所幸檢場的事先看到她在那裏看信，見她並沒有茶盤子，趕快的就拿了茶盤子向她手上一塞。然而事情是很險，在上場門打簾子的人。已經把簾子掀了起來了。桂英手裏搶了這個茶盤子，就向簾子外面走。好在游龍戲鳳這一種戲，已經是唱得滾瓜爛熟的戲，縱然心裏很亂，可是聽了胡琴，也就信口而出的，唱了起來了，唱是唱完了，心裏這一分難受，猶如熱水泡着一般。但是熱水儘管是泡着心，然而戲作到什麼地方？臉色也就應當作到什麼程度，當她進去的時候，要作向正德皇帝的嫣然一笑，也就頭一扭，露着牙齒嘻嘻的笑着進去了。桂英的笑容，最是好。當年玉和曾爲着她一笑，把神志顛倒了，她現在一笑，依然是可以顛倒羣衆，在她對於正德皇帝臨去秋波那一轉，台底下早是哄然一聲叫起好來了。桂英的心裏這時正如刀挖一般，進了門簾子拿着那信紙，再待看下去，然而外面的正德皇帝已是唱到將木馬敲打二聲響，自己要接着唱後面來了。賈酒人：應當

跟了出來了。桂英將信看到半中間，不知結果如何？心裏却是非常之難過，偏是今天唱的戲鳳的李鳳姐，必定要做出那玲瓏活潑，才算對工。當然在這個時候，是不許帶上一些兒愁容，看看台底下，看客已是滿座，爲了吸引大衆起見，絕對不許偷一點子懶，自己一橫心，管他呢，我在唱戲，就只談唱戲，信上有什麼話？我就不必問了。她如此想着，依然提起精神來唱戲。直把這戲鳳唱完，進了後台，裝也來不及卸，在身上立刻抽出那封信，一面走着，一面看下去，回到自己化裝的那間屋子裏去，她這樣的看信，當然的引起了後台許多人注意，一齊由她身後追了上來。有兩個人直追進她的化裝屋子，笑道：『喝！這是你們先生寫來的信吧？準是寫得又甜又蜜，這該讓我們大家瞧瞧呀？』桂英把這封信一口氣看完時，早是心裏痠痛着，將眼淚水直逼到眼沿上來。不過他看到許多人追隨着她，若說是自己丈夫跑了，這却是一樁丟面子的事情。因之喘了兩口氣，回轉頭來，向追着的人笑罵道：『你們追什麼？誰沒有爺們，爺們信寫來，這算什麼？瞧瞧，給你們瞧。』她說時，將手上那個空信封紙一直伸到面前去，叫這兩個個人看。偏這兩個人恰是沒有爺們的大閨女，臊着跑了。桂英等人去了，將小屋子裏這兩扇房門一關，自己從頭至尾，再把信來看看，她的眼淚，無論如何，忍耐不住，拋沙一般，自胸面前落將下來。因爲她是太傷心了，不光是落淚，而且非哭出來不可，哇的一聲，只放出了一些哭音，自己立刻感到，這不是故意把事情告訴人嗎？於是一面用手絹握了嘴，一面將手臂枕着額頭，就伏在桌子沿上。她的哭聲雖沒放出來，然而她關起門來的這種舉動

，却是瞞不了人的。後台管事的李多福，就敲着門問道：『白老板！你怎麼了？』桂英定了一定神，向着門答道：『沒事，我肚子痛，歇一會兒就好了。』李多福道：『還有一出大軸子哩。』桂英道：『我幹什麼來了？你放心，這個我忘不了。』李多福道：『不是那樣說，你不是說身上不舒服嗎？』桂英道：『今天晚上，我死了就不唱，有一口氣，我也掙過去。要不然，讓這一戲館子人都退票嗎？』李多福聽她這話，這是誠心願意唱戲了，就不敢再麻煩她了。桂英坐在屋子裏，自己又垂淚了一回，却聽到朱氏在房門外叫了一聲，桂英也急於要知道玉和的情形如何？就開了房門，讓朱氏進來。朱氏猛然一見，倒吃一驚。原來桂英還是穿了戲衣，把一個活潑天真的李鳳姐，變成了拷打的春梅了。那臉上搽得濃厚的胭脂粉，都變成了深出淺入的淚痕，這個人的模樣，簡直變成看不得的花臉了。因道：『孩子！你怎麼了？』桂英道：『我不怎樣，心裏頭悶得慌，我要哭兩聲兒，解解心裏的悶。』朱氏聽她如此說着，可不像話，但是姑奶奶正是在在傷心的時候，也不能追究這話的所以然。默默了一會，才道：『我聽到說，我帶來的那一封信，你已經看到了。』桂英點着頭道：『看到了，他走了就走了罷。』她淡淡的說着，自己去脫戲衣。因為她已開了門，梳頭的也就擠着進來了，向她微笑道：『你該扮戲了。』桂英淡淡的道：『扮罷。』後台管事李多福，在門外整來整去，逡巡了兩回。桂英向門外道：『李多福！有什麼事嗎？你儘管說罷。』李多福搖着頭笑道：『沒事。』桂英道：『沒事，你幹嗎？老是探頭探腦的。我告訴你，我無論心裏怎樣的難受，』

今天我總得把這兩齣戲唱完，你放心好了。」李多福被她如此說着，也只好乾笑了一笑，就走開了。桂英說這話，却是算數。立刻停止了愁容，和平常一樣，對人有說有笑，她的大軸子，是和全班合演的天河配。因為這班子裏遠有一個比她紅些的花衫，扮了織女，所以她反串的牛郎。天河配這齣戲，大致是演一段傳述相同的神話，可是各戲班子，却各自在這齣戲裏賣弄他們的技巧。因為桂英和那個扮織女的，都善演悲劇，所以編戲的田寶三，在鵲橋會的一場之前，牛女二角，可加了一場相思的南梆子，相會之後，照着孝感天的唱法，又加了一場惜別的反調。桂英今天心有所感，把這兩場，唱的十分精彩。最後一場，台上佈着晨星寥落的晚景，牛郎織女，正在鵲橋一邊，依依情話。忽然有兩個仙女上場，說是已交五更，限期已到，不然鵲橋飛散，不能過去了。於是不由分說，催着織女過去。桂英扮着牛郎，手拿了雲拂，獨自站在橋頭。唱起來道：

「嘆天帝輕兒女只重聘錢，限相逢只一夕別要經年，一霎時鵲四飛玉人不見……天孫，織女……我妻……哎呀……我夫呀……」

桂英唱到最後，忽然把我妻變成了我夫，身子歪了兩歪，倒了下去。原來戲場上也有這種規矩，在表演一個人暈倒的時候，可以只唱三句，這叫做掃。可是在戲的最後，這樣一掃，却是不能結束的。她先把我妻唱成我夫，台底下有聽懂了的，早是哄堂一陣大笑。這時見桂英倒在台上，更是起哄起來。後台的人，知道桂英這次是勉強出台的，趁了這個機會，一聲大號筒響，一拉戲幕就算完了。朱氏在後台看到，顧不了許多，就搶

了出去。見她躺在台毯上，雙目緊閉，已是真暈過去了。連忙蹲了下去，搖了桂英幾搖，她也不會動。這情形可重大了，後台的人，早是蜂擁上前，七嘴八舌圍了起來。田寶三分開衆人，擁上前去，搖着手道：『大家別亂。讓她好好的躺着，趕快打電話去找醫生，只要過十分鐘，看客一散，就清靜多了，這個時候，她還是不能受顛簸呢。』究竟田寶三的話，是有力量的，大家就依了他的話辦。不到三十分鐘。戲館子裏人已經散盡了，大夫也就來了。據大夫診斷的結果，這不過是病人受了一些刺激，不要緊的，讓她安安靜靜的躺一會子，也就好了。說時，就和桂英注射了一針，她慢慢的也就醒過來了。鬧到晚上兩點鐘。才用汽車，將桂英送回了旅館。張濟才得了這個消息，也是沒睡，這時候，就跟着到桂英屋子裏來探病。桂英將枕頭疊得高高的，帶坐帶躺的，睡在那裏。看到張濟才進來了，就向他點了兩點頭，帶着微笑道：『勞你駕，又要您跑這麼一趟了。事到如今，我也不能怪誰，只怪我自己不能奮鬥，爲什麼又來唱戲呢？我要不唱戲，我的丈夫，就不至於走。』張濟才道：『你別發牢騷，唱戲也是一種職業，有什麼關係？』桂英也不說什麼，伸手到枕頭下面去，拿出一疊紙件來，伸着遞給張濟才看道：『你看這一個。』濟才接過來看時，有七八張是請客帖子，另有兩封信，還有一封信，附着一個男子的照片。這不用問，大體就可以明瞭了。桂英道：『唱戲真是一種職業嗎？成天的要敷衍人。在台上賣臉子，都是沒有法，下了台還要賣臉子，我覺着這件事，有點兒冤。這次我爲什麼又唱戲？不就是爲了玉和沒有吃飯落腳的地方，我要掙幾個錢來安家嗎？』是

他走了，我也就用不着安家了，更也用不着唱戲了。」朱氏聽到她不唱戲了，首先就不願意。不過她發暈過去，剛剛的醒過來，不是和他抬槓的時候，也就默然的沒有作聲，張濟才笑道：「你這是一時的牢騷話。你現在掙幾百塊錢一個月的包銀，錢又不會咬了手，你爲什麼不幹？」桂英搖搖頭道：「你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話。你想，我若是捨不得幾百塊錢的包銀，上次我不嫁王玉和了。我不是聽到說，你把西山旅館接辦過來了嗎？」張濟才道：「倒是有這件事，你幹嗎問起這句話來？」桂英道：「有這事就好辦，我和你商量，你賬房那個位置，別許給別人，讓我試試。你給別人多少錢一個月的工錢，給我也是多少錢一個月的工錢，我是決不多要。」張濟才道：「這不是笑話嗎？」桂英道：「決不是笑話。你想，我若幹這個賬房，房子是有得住，飯也有得吃，多少還可以掙幾塊工錢。到了那個時候，除了聽你店東的指揮而外，我可是大爺，流氓也好，公子哥兒也好，大人老爺也好，我全不用敷衍了。」張濟才和他說着話，可是不住的偷看朱氏的顏色。見她時而有要笑的樣子。時而有半生氣的樣子，臉上紅紅的，對於她的話，分明是聽不入耳。張濟才不敢多言，就站起身來，向她點着頭笑道：「你歇着罷，夜深了。」說畢，他也不等桂英下面那句話就走了出去了。桂英如何看不出來，在床上不由得笑了一聲。她給予張濟才看的那兩封信，還放在手邊，於是拿起來，抽着信箋念道：「桂英女士慧鑒，不才突以此信相投，自知冒昧，然而愛慕之忱，有迫於不能自己者，但望女士憐其愚而愛其稚。許之爲友，則不勝榮幸之至矣。不才年方弱冠，頗

有資財……」念到了這裏，她兩手攥了信紙咬着牙，恨不得一下將它撕碎。可是他想了——想，倒是嘆嗤一聲笑了。朱氏道：「你笑什麼？」桂英說：「這信上說，他年輕，又有錢。女人不都歡喜的是這些嗎？他的條件。可也就全備了。我想捧角的人，真也把女戲子的心事猜透了。你們白操心，我白桂英是不容易勾引的。我從今以後，不唱戲了，你還有我什麼法子呢？」朱氏道：「喲，你可別說這話，不唱戲那成呀！」桂英道：「爲什麼不成呢？」說時，房門敲着響。桂英道：「那一位？請進來罷。」門推開，田寶三笑着進來了。桂英道：「這樣夜深，田老板還來了，必有所謂吧？」田寶三笑道：「沒事，我瞧瞧您可太好了。」桂英笑道：「你瞧我好了沒有？這就是事情，因爲我要是不好，明天登不了台，你可找急呢。」田寶三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是勉強笑了一笑。桂英道：「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判談判呢。老實告訴你，這戲我是不唱了。」田寶三笑道：「好好的爲什麼不唱戲？」桂英正色道：「我真不唱了，叫我賣藝，我是幹的，叫我賣臉子，我是不幹的。你看，現在唱戲，就完全是叫我賣臉子呀。我有丈夫有孩子的人，不能幹。明天，我乾脆掛我請假的牌子罷。」田寶三也不會坐下，站在屋子中間，也就發了楞了，許久，才懶懶的道：「您要是不肯唱戲的話，誰也不能干涉你，可是咱們訂的合同，那也不算事嗎？您不記得合同上有這樣一條，中途廢約的，要賠償損失嗎？照說，咱們的私交，那不在乎，可是這例子一開，訂了合同的，要全不算事，那不糟了嗎？」桂英聽他這話，倒抽了一口冷氣，然而還硬着嘴道：「難道你田老板，還能告我一狀不成？」

田寶三道：「您別說這種硬話呀，您就忘了這次唱戲，是慫來找我的嗎？要是在這個日子打退堂鼓，您不是讓我爲難？」桂英聽了人家這入情入由的話，已不能有什麼話可說，躺在床上，只管撫弄十個手指頭。朱氏却在一邊，張羅田寶三的茶煙。嘆了一口氣道：「別說你爲難，我們借了一屁股帶兩跨的債，把行頭贖出來了。要是不唱戲了，那可真是個麻煩呢。」桂英將手一拍道：「好啦，我沉住這口氣，唱滿合同來罷。你們不只限我半年的合同嗎？半年以後，我總可以自由了，我也想破了，有你們沒有我丈夫，有我的丈夫沒有你們。現在我丈夫跑了，人是你們的了，你們要怎樣辦？就怎樣辦，我在地獄裏再受半年罪罷。田老板！你放心回去，我照樣的唱戲。」田寶三見她一會子這樣說，一會子又那樣說，也是不着頭腦，坐了一會，也就走了，桂英等人走了，也不和誰說話，一個翻身，向裏自躺在床上睡了。次日沒有日戲，睡到十二點多鐘，方始起來，茶房進來說，那位張三爺，已經搭九點鐘車回北平了，讓我們打個招呼。桂英見朱氏坐在一邊，就微笑道：「他是怕我糾纏着他要做賬房先生呢，不行就不行，何必躲？我有這分能耐，還愁混不出錢來嗎？你瞧着，以後我永遠也不求他。」朱氏還敢說什麼？只是微笑的聽她說說而已。桂英梳洗完了，端了一杯茶，坐在軟椅上，歎了一口氣道：「真是事久見人心。別人不來瞧瞧我也罷了，怎麼林二爺也不來瞧瞧我呢。」不料事有那麼巧，屋子外就有一個接嘴道：「林二爺沒來，林二奶奶來了，成不成呢？」說着，正是林子實的太太笑着進來了。桂英和她也見過一面的，趕快起來讓坐。可是看她臉上總是

紅紅的臉色不定，這顯然是有所謂而來呢。桂英道：「林太太也到天津來了，什麼時候來的？」林太太強笑道：「昨天來的，昨晚我還瞧你扮牛郎來的。散戲以後，子實聽說你暈倒了，他和我商量，要來看你，是我攔住着，沒讓他來，我說男女有別，這樣夜深，可不能去。」桂英笑道：「唱戲的人，什麼叫男女有別？只管來，沒關係。」林太太強笑了一笑，約摸默然有四五分鐘。這才道：「我今天來，有一點小事要求着你，就是我們的子實，爲了替你捧場，把正事都耽誤了，以後，您別讓他來了。」桂英聽說，不由得冷笑一聲道：「我的林太太！你真錯了，我要愛林子實，還能挨到你去嫁他嗎？不過，你來找他回去，我是贊成的。我聽說丈夫跑了，人就暈過去，你丈夫不回家，你不是一樣找急嗎？你把丈夫找回去罷。以後我不讓他到這裏來就是了。至於他願意花錢聽戲，我可管不着，那是你自己的事了。」說着，打一個哈哈笑起來了。林太太原是打算說桂英一頓的，不想反讓她搶了上風，紅着臉說不出話來，許久，突然的站起來道：「你是好人？你是好人？怎麼不像我一樣找你丈夫去？你說我管不了自己的事，你呢？」說畢，她就走了，這幾句話，說得桂英真是啞口無言答。坐着呆了半響，才冷笑道：「哼！我白桂英是人家諒不透的。說着，將枕頭下那一疊請客帖子，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道：『有人請我吃午飯呢，我得敷衍去。』說畢，她草草的撲了一點粉就走了。約有半小時以後，田寶三打了電話給朱氏，說桂英借了一百塊錢走了，在旅館門口，有人聽到她雇車上總站，別是上了車站上張家口去吧？你去瞧瞧罷。朱氏聽了這話，也就慳

了，叫乳媽抱了孩子就追上車站去。到了車站，果然見桂英一個人在天橋邊走着，連忙搶上前去，叫道：『姑奶奶！怎麼你一個人回北平去？』桂英站住了，歎了一口氣道：『你追來作什麼？』言猶未了，趙老四，大福，田寶三，全追上來了。大福皺了眉說：『我的姑奶奶！你拍屁股一走，不是坑了我嗎？爲你出台，我借了好幾百塊錢債呢？』田寶三道：『白老板！你怎麼說話不算話，你要走了，股東得和我要人，我沒法只好找你們老太太了，那可是一場官事。』桂英道：『娘兒們誰捨得自己的丈夫，他跑了，我不該去找了他回來嗎？』朱氏道：『你去找丈夫，該讓老娘吃官事嗎？你自然是打算追上河套子去了。知道他是不是在那裏呢？你一個婦道，能上那地方去嗎？我這麼大年歲了，又忍心把我一塊肉，丟到那荒涼的地方去嗎？』說着，垂下淚來。桂英看到母親哭，也不由得眼圈兒紅了。這時，乳媽把五個月的小孩子。也抱着擠上前來央告道：『你真這樣狠心，把這小孩子丟下來讓他跟着誰呀？』說着，就把這毛孩子塞到桂英的手上。桂英抱住了這孩子，再看母親淚人兒似的，那一鼓作氣的意氣，就完全軟下來了。趙老四垂了肩膀，微歎着氣道：『你丟下老的老，小的小，糊裏糊塗這樣走了，也不是辦法呀，那王先生既然留下信來，教你等三年，你就等三年罷。再不然，你打聽明白了，走也不遲呀。』桂英嘆了一口氣道：『有了你們沒有我的丈夫了。』她垂了頭，抱着孩子，被這一羣人包圍着，一步一步向車站外走，那火車鳴鳴一陣，却開向北方去了。

天 河 配

名原 歡喜冤家

不 准 翻 印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人 張 恨 水

出 版 者 建 中 出 版 社

南 京 太 平 路 太 平 巷 二 號

發 行 人 郭 鴻 羣

總 經 售 百 新 書 店 有 限 公 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十 月 滬 第 二 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2390B



編號(本)-160

頁數 16500 ✓